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二一一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二一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5.87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二一册目次

集部・別集類

趙寶峯先生文集二卷

〔宋〕趙偕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二十二年趙文華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寶峯集二卷》提要

趙寶峯先生文集二卷　明嘉靖刊本　汪氏振綺堂藏書

[illegible]

易曰風行水上渙天文也天文者莫之為而為者也惟有道者能之有道之言如之何六經是矣後世之文得乎是者十一不得乎是者十九故以馳騁為贍以雕鏤為工以峻直為蒼或肆意於淫蕩或放情於謔浪或遣興於花鳥讀之者善形乎顏面樂形乎手足是謂文之奇偉名當世而不及也而不知非有道之言非天文之自然也明之慈谿寶峯趙先生詩文若干卷實得乎天文之自然者也先生蚤歲欲攻舉子業以不窺乎聖涯即棄去與二三友讀楊文元公書有覺而從容山水間益致其力見益明而守益固一時之有志者皆就而講學焉斯道與伯氏性善亦與焉故先生之文不追琢不矯揉皆發乎道心之正非蹈襲乎末世之弊者也使有道者觀之則當嘆當賞不暇使不知道者觀之則必以咀嚼無味然二者於先生何損益哉先生謝世已久其外孫顧恭復懼其散逸編次手

書請斯道以書其實云先生名偕字子永故宋之宗室也門人烏斯道序

門人祭寶峰先生文

至正二十六年歲次丙午十二月戊申朔越十二日己未門人烏本良鄭原殷馮文榮羅拱方原向壽李善烏斯道王貞顏寧羅本翁旭王桓洪璋徐君道方觀裘善緝李恒翁昉岑仁王慎童惠王樵高克柔顧勲王直葉心裘重周士樞鄭愼茅甫生等致祭于

故寶峰先生趙公之柩曰人生天地之中在明此道而已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朋友有尊卑等級忠孝信義恭敬慈愛亘萬古而不變者此道也始先生與二三親朋講明此道上師楊文元公有得於反觀灼然信夫古聖之學不外乎此以為三代之政可行百家之言可一掃然而立毅然而行時人爭唉竊議且詈且排先生不惑紛呶自守不渝生等耳聞面命獲與斯學刻骨銘心曷為可報常期先生道行于時匡□斯民奈何一疾竟殂莫伸已志於乎痛哉是天喪先生之道耶先生之道已在於世耶抑先生之[illegible]同往者存其然耶於乎心無死生此先生平生之言先生精神何往何來何生何死一奠告哀惟神監之

友祭寶峯先生文

至正二十六年歲次丙午十二月戊申朔越十有二日己未友生王約時觀致祭于

子永趙公寶峯先生之靈於乎吾道其至矣乎[illegible]天地亘古今惟有此道而已天地非此無以開闢萬物非此無以生成人不明此無以事君親以綱紀天下為大丈夫於乎自周公沒孔子無位不肖者愈不肖愚者愈愚道其不明矣夫天地間有如子永者生於斯文凋瘵泰火煨燼異端誣惑之餘寥寥千載之下誰如其信道之篤居乎廣居於乎子永王約先妣之姪也時觀髫年同窓之友也幸同生四明東海之隅溪念夫學道之初惟嘆浩浩長夜泉泉迷途雖有志於學古無所啓明不免問道於盲欲前倒趨幸[illegible]祖宗餘澤上帝錫福惠衢翱翔乎山水之間

而同登楊夫子之門牆獲覽聖書忽覩自巳光
明亙大咸自知其非故始信洙泗素王之大道
天獨闡於慈湖寫出世所不傳之妙大明乎君
子儒於乎子永由是而不為巧言勢利所動從
事乎世俗之區區篤志乎孔楊之學直欲建勳
業為伊周致大君如唐虞憯乎時不我遇空有
志於拔茅而連茹於乎吾徒老矣有志者云殂
孔楊之學失此良友死者不可復生吾不知其
為何如一奠永訣嗚呼噫吁

趙寶峯先生文集卷之一

書

上許縣尹書

慈谿趙偕謹上書二章于具瞻大尹先生坐下
其一曰自古以來為政之難莫甚于今日士君
子非有克艱大德豈能處斯世而不謬某自揆
庸下罔知修己治人之道甘終身于草萊中然
聞一人弊政未嘗不感慨見一人善政未嘗不
悅服玆聞先生慈祥豈弟不剛不柔眞有父母
斯民之心殊非作聰明要虛譽者所可比下情
聞風興起輙有未論敢敷陳之上古聖訓曰元
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夫為人君者元首
也為人臣者股肱也元首惟明股肱惟良庶事
斯康矣此誠立政之要貫古今徹上下非特治
天下者所當法凡受天子命臨斯民者咸不可
不遵也今之郡縣即古之侯國今之守令即古
者侯國之君也矧今守令特奉皇訓分亙郡邑
南面臨民豈宜無貳從以輔翼之譬如元首否

無股肱則是塊然一物而已既無四肢豈能運用令之守令非無貳從也有僚佐焉有吏胥焉雖有其員而無其實古之為貳為從者無非長官之股肱也今之為貳為從者非特不能為長官之股肱適以病長官之四肢害長官之運用豈今之人皆不如古之人耶豈古之人皆賢[illegible]今之人絶無良心耶特後世之選法太失古典有以使其然成其弊耳自古為政者有大權斯有大功天下之權莫大於進君子退小人古者

長官得以自簡乃僚君子由吾而進小人由吾而退予奪賞罰皆自吾而制之貧賤富貴皆自吾而馭之吾所進者皆君子則小人亦將觀感而興化矧吾之所取乃吾之同寅協德者方且獻忠陳善之不暇安敢不為吾之用而背吾所任哉惟患長官非其人耳今也則不然令之郡縣僚屬皆非長官所可得而自辟雖胥吏徵役亦非長官所可得而黜陟公家府庫錢帛又非長官所可得而區用官吏俸祿甚薄不足以養

廉不得不貪墨以為家計長官不能重其祿以勸之庶人在官者甚至全無升斗祿以代其耕若不循私則無以仰事父母俯育妻子長官亦不能常其產以生其恒心為長官者既不得以進君子退小人縱賢且明亦末如之何況近世用人大槩惟論資格不專論其賢不肖天下賄賂公行為官為吏一階半職鮮有不因私情而得之者既以枉道失節若非為名為利所圖何事巧於覔利者以為有能善於要名者以為奇

材倚法行私蠧政害民竟以為常間有賢者實不為名又不為利赤心為國為民何止百無一千無一上下左右反以為怪而疾之烏乎自周公沒孔子無位天下不復見聖人之治秦漢以來源不潔流不清綱不舉目不張不知其幾年矣今上皇帝深憫黎元謹選守令其意篤至特命先生來撫鄞民令郡僚既不可托吏胥又不可信無輔無翼何以仰荅責任之意令大可憂者私情用事公論隱伏所以真偽莫辨是非[illegible]

明然則何法可取公論以弭私情大抵士大夫皆君子則公論在官府士大夫皆小人則公論在郊野近世風俗澆薄雖不古朴人之生也本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夫里巷羣居其情狀大可見其相與忠信正直則彼必服相與不忠不信不正不直則彼必不服苟不合理雖惠利之而雖感恩退有後言其心終不能服十事九合于理人服其九亦不服其一甚矣夫人之良心不可泯滅也如此甚矣夫人之公論不可泯

滅也如此此曉然之理人莫不知之若不得其人以衷取之則公論亦不易得是猶沙裏取金石中取玉若無良工智匠安得至寶今來莫若自節己俸延致同志之士一二人或四三人必其平日好公惡私者但求其性行不問其文華不使籍名官府使得從容在外專一訪問體察各都隅何人忠信正直何人孝弟修謹一一紀其姓名今世人物雖甚凋弊而彼善於此者不可謂無固不能量其材之大小而官之亦宜以

禮貌敬之以備詢問或至孝而甚貧者則勸多財好義者以恤之非惟風勵人心而諸處公論庶可由是而得百姓利病諸事是非某弊當革某令當行皆可由是而知之又能夙夜兢兢不自满假旁求既賢且哲之人日與討論人物賢否政事得失尤為盡善盡美昔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衆悅子何施而得之也子語丘所以為之者對曰不齊之治也父恤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

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事十一人可以舉善矣中節也中人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之道孔子歎曰其大者乃於此乎在矣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者小也聖訓昭然而或者猶以為聽政之道在我從公予决奚必旁

於賢哲訪問人材然不知孔子有云佚於取人
勞於治事勞於取人佚於治事帝舜大聖尚捨
於衆舍己從人孔子大聖為魯司寇斷獄訟尚
進衆議者而問之况今貪官汙吏常乘間候隙
蔽吾視聽障吾聰明與其用一己之耳目孰若
用衆人之耳為耳則其所聽也廣雖吾耳之所
不及者皆可聞用衆人之目為目則其所視也
博雖吾目之所不及者皆可見民情眞偽斯不
可匿庶事是非斯可以明諸人咸知我從不孤

矣耳目多不可得而欺矣吏奸不可得而肆矣
賄賂不可得而公然行矣民心悅服教則從令
則行矣孟子曰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
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
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
序朋友有信此道不行於天下久矣五品不遜
百姓不親未易悉言之古今風俗不同人民貧
富不一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而禮樂久不
興刑罰甚不中人心多乖亂今富家子弟不知

稼穡之艱難大率荒淫無禁反不若貧困者有
檢束况於當今設其教化豈能家被戶及宜先
體察各都隅富足人民如父子不篤兄弟不睦
夫婦不和及豪霸兇惡為人害者俾里長主首
社長理諭之不慈孝者勸其慈孝不友弟者勸
其友弟婦不敬其夫者戒之夫不敬其婦而寵
妾狎妓者勒其已之如叔姪兄弟之間恃尊凌
卑或奸頑犯上事產偏頗者則與和平之凡有
豪霸兇惡為人害者使之改過遷善仍別令人

多方體察果能遷過不吝者以禮加敬之如有
不從理諭者則追其到官從而訓之戒之至于
載三或猶有未率化者則示衆以耻之敢有怙
終不悛者則嚴其刑懲一戒百不可輕宥如是
施行誠能使其天屬之頃愛父子翻然而篤兄
弟翻然而睦夫婦翻然而和乃良心所本有衆
人之所願何止一家父子兄弟夫婦咸悅親戚
鄰里四方傳揚凡有父子兄弟夫婦者無不悅
矣此之謂要道為民父母者職當如是若待其

父子兄弟夫婦有訟於官然後聽之縱然斷之
不失則已乖和氣何以感動人心其民之不良
者待其惡成而刑之則是不教而殺謂之虐何
以使人心悅服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
無訟乎若區區惟以聽訟為能恐非學孔子者
所尚雖然取其不孝不弟不良者教之戒之治
之豈若書其孝友睦婣妊恤書其德行道藝興
其賢者能者而進用之量其德之大小而崇卑
之不限資格惟擇賢材則天下之人咸知仕進

若無階可入惟德是階則不孝不弟不良者中
心默感咸將舍惡從善舍偽從實其德之流行
速於置郵而傳命則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比屋
可封囹圄空虛亦非難致之事矣而其責非令
之守令所可行其之言止於其不可為之中而
為一時權宜之計其中心亦以先生嘗欲辭去
而勢未可欲遽行已志而又不可正坐宓子賤
初宰单父掣肘之病故敢僭越言之魯公春秋
諸侯也尚藉孔子之言遽發使告宓子曰自今

已往单父非吾有也從子之制有便於民者子
決為之方今聖天子夙夜圖治必有如孔子者
相其事二帝三王治世大經行有日矣其一時
權宜之計奚足用惟先生詳審之其二曰商考
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孔子曰知者莫大於知
賢政者莫大於官賢共惟太守謙恭下士有好
問之德不執自用之私於先生尤篤信可謂能
敬賢矣可謂能納言矣尚使可以進君子退小
人可以一乃官一乃政則德惟一動罔不吉矣

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不患之人矣惜其有敬賢
之心而無用賢之權未克去羣邪任正人一齊
不勝衆楚然而海隅蒼生困苦甚久今幸聖天
子謹擇太守下惠元元正猶赤子之得慈母莫
不注意莫不渴仰矧今為政甚難若不明其本
末知所緩急度其可行者行之則發號施令人
不服從雖有豈弟愛民之德反不若奸雄舞文
弄法乃為能事竊恐五穀不熟不如稊稗何以
上稱聖旨下慰民望夫路府司縣職事不同務

在各盡其職無越所事斯有成功司縣職在牧民路府職在監臨凡吏民之不治乃司縣官之責也各司縣官不稱乃職則路府官之責也為路府者若干司縣之職則設司縣官為何用若不糾正司縣官是非則監臨何事各司縣執政任事自有官有吏路府特總其政者故稱曰總管况諸縣之衆千里之廣庶事之夥民情吏弊奸究百出豈能周知苟不先正各司縣官而務吏民末事則是不提其綱而求其網之不紊又

况各司縣官廉明者甚無幾惟貪殘者不乏若吏若卒無非為其鷹犬所部豪民不公不法亦無非假其威行其惡耳苟官長得其人清矣明矣賄賂不行無偏無黨則吏卒豪民何所恃而敢肆無忌憚今若欲拯治各司縣吏民安可不自官長始譬猶水之失道若不究其源正其脉則諸流各派汎濫横行孰能禦之昔者天王欲正天下九牧必先擇六卿六卿正則九牧不待天王擇矣諸侯欲正庶士必先擇大夫大夫正則庶士不待諸侯擇矣今之郡守即古之諸侯今固不克參酌古法擇其賢驟升以勸將來亦不宜坐視不肖者壞政害民而不思所以正之宜集各司縣官而誡之曰朝廷為下民建郡縣設官分職各有攸司吏卒不法人民不治皆汝之責汝若不忠君命倚法行私是予之辜予職在監臨汝等當夙夜不寧察汝行止汝稱乃職予不敢蔽汝惟不公亦不敢匿當一一上聞自今以往咸宜改過自新敢有怙終不正則國有

常刑仍求賢哲之士日與講論凡可以正人倫厚風俗起公論抑奸邪一切興利除害之事立紀律畫條目責令合屬奉行戒其勿違斟酌損益責其所可責戒其所可戒令出惟行弗惟反惟所慮者賢哲之士甚不易得而亦不可謂之絕無物以類聚亦在人所好如何耳各司縣官自戒諭之後如有仍前曠職恣其奸貪以私滅公縱其吏卒壞政害民者令人多方體察或私行詳審得其實跡於内先取汙暴尤甚者按其

合黜過名中聞合干上司其次者或耻之責之凡有廉明特立有政於民者宜優加禮待或保薦之或委任之其能改過自新者亦如之其本處官俱非其人不足以責任則委他處廉幹官時往督責其行事如此旌善懲惡扶正抑邪振其綱紀樹其風聲則下司有所激勸有所畏憚未必頑者無廉心未必懦者無立志則制吏卒安人民責有所歸不待上司一一整治矣庶幾不失統緒約而不泛用力少而成功多或以為

今之仕官者不免用情幹除兼任所遠涉其祿甚薄不足以養廉為上司者不宜太察損人前程此誠可念而苛政猛於虎生民無所措手足其害尤重苟能治其貪酷以警其餘則下民免禍不小上天豈不鑒之矧今皇帝憂民荼毒屬意守令特加眷命異於常員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為臣子者當體聖意為民除害不宜小不忍而亂大謀況暴官污吏酷於取民雖積帑千萬計而皇天無私其家災殃迭至不旋踵而壞矣

終不若清儉者悠久無恙為上司者若能糾正下司俾之從吉遠凶積德避禍非惟盡忠於上亦以錫福於下可不懋哉至若府中之事六曹有吏學校有官錄事有司案牘則有經歷司主之刑名則有推官掌之牢獄倉場庫務莫不各有司存士大夫多不深明設官分職之意不知任人之法罔知為長官之職當如何大率惟以口辨為事縱能理落其一二而事情隱伏非口辨所及者甚多未免以是為非以非為是為吏

者得以秉間俟隙脫抑文字借倩語言以行奸弊巧言令色孔壬乃古人所畏夫以一人之口以禦羣小之舌難哉昔魯公欲學辨言以觀於政孔子不可仲弓言居敬行簡以臨其民孔子然之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語曰以約失之者鮮矣今天下事變無窮而所言不一卒難辨明易於眩惑為長官者豈宜輕遽立論倉卒剖決為人朦脫而不思簡易之策以破口辨之弊今諸曹公事各有吏司其責凡有得失是非

惟責其所司言由人出事由人行不事多辨而責其出言行事之人豈不約而易守簡而可行況自古以來知人於任用以前者甚難責人於已形有跡者甚易特不為下民冤心耳今為吏者固難求備豈宜日為其所罔而不思所以遏之當集羣吏而戒之曰朝廷為下民建官設吏各有攸司各曹公事其責各有所歸吾特總其事者諸事不法乃汝之咎汝之不公是予之責繞說巧言實古聖賢所堲畏吾今不尚口辨夙

夜不寧察汝行止從公去處自今以往咸宜改過自新敢有欺公罔上枉法妄行則國有常刑自戒諭之後各司吏所行公事但關係利害者令其置簿明述緣由以備長官從容參詳屢省而時考之仍令人多方體察其是非所犯重而故者必治之其欺公罔上至甚者則罷去庶幾諸吏有所忌憚少戢欺罔奸弊庶幾民情漸可得吾志稍可行弊政稍可除善政稍可舉然今又有天下通病在於恥改過雖明知為奸吏所

臣卒無如之何諸人得以掩過匿非滋長奸邪所關匪輕不可不明之堯舜舍己從人成湯改過不吝曾子曰吾過矣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人非堯舜安能每事盡善過而不改是謂過矣況條令諸公事稽違明許錯者依例改正遲者隨事舉行孰敢曰不然為長官者誠能博求輿言願聞己過勇改不吝斯乃古君子大德則忠告善道者必有人矣下民休戚何患乎不知諸吏

是非何患乎不白則同僚亦將敬畏矧諸吏民敢不率服或曰諸事遲錯自有經歷司檢舉奚必太守博求輿言願聞己過曰若經歷司暨諸吏咸一乃心公乃事則何弊不除何政不舉今正疑其不然耳或又曰疑人莫用用人莫疑今諸路建官設吏莫非資太守所用奚為疑之曰古聖人深慮知人甚難人材不易得故用人弗苟任人弗疑凡長官皆得以自簡乃僚得以進君子退小人則庶僚允諧百志惟熙非難事今

貝不貲君子非長官所可得而自用小人非長官所可得而自去所以左右前後貪官污吏無非拂亂吾行事者故不得不自為之計不得不從權適變以行事若他日升朝則不宜區區若是當以稷契之道事聖主為堯舜謹於擇賢勿疑所任用不輕用付於可付自上而下次第各辟其屬則所擇簡而易精其責各有所歸不患乏人矣惟擇賢材不限資格則俊乂不困下僚不肖者難匿其過亦化為善良矣無問貴賤不

閒親踈惟仁是用惟德是舉則野無遺賢嘉言罔攸伏庶績其凝矣凡為臣子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斯為盡忠斯為不佞愚見如是不審可以上達太守否惟先生筆削而教之幸甚

擇人至難

惟賢知賢惟聖知聖唐虞盛際尚以知人為難況於今世擇人尤非易事書曰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九德中庸曰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不明大道則不足以修身不修己德則不足以知

人惟恐巧言令色孔壬者見謂賢材大公至正不佞者反見疑忌既未知君子小人之辨豈能考幽明以黜陟別能量賢材之大小而不謬無惑乎後世選法不得不拘資格考俸月以為常

古今君子

凡有志於善治者莫不以擇人為先所患無人可擇卒付之無可奈何人性皆善非無人可擇也特古今風俗不同耳古之君子隱於野必有其所可以訪而求之今之君子隱於人心莫知

其鄉可以訪而求之嗚呼自孔子沒堯舜湯武之道不明於天下也久矣人心之蒙蔽也不知其幾年苟不大明以道大開人心終恐君子隱伏不可得而大作

作養賢材

令士大夫間高論或以國家惟用賢材絶無私黨公道斯行人欲斯熄天下安平可坐而待惟所慮者賢材甚鮮無如之何此言誠知今世流俗之弊特未知先大聖人明有至訓開人大道

立人大禮頓使諸人速化即有賢材衆多可以
拯斯民於水火之中凡為人上急欲賢材以設
官分職者苟能特宗先聖之正學不惑於似是
而實非灼知大道即常人日用之心深達大禮
足以著誠去偽夙夜兢兢力行而無失自然羣
下默化庶民觀感咸改舊染之非矧行比閭族
黨之制月書季攷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何患
無人可用

黜陟誅賞

凡讀書知義理者孰不以黜陟誅賞悉奉天命
天討無人私己意斯足以應天順人天下靡不
誠服然不大明斯人之心即天地之心太全斯
人之德即天地之德未必黜陟誅賞無非天討
天命

大得人心

干戈易舉人心難收若得人心則近者悅遠者
來雖地方百里亦可以尊天子令諸侯不得人
心近者既不悅遠者亦不來雖統強兵百萬橫
行於天下終為獨夫考之古史縱觀時事歷歷
可監大得人心則為仁義之師小得人心則為
伯者之兵湯武弔民伐罪天下仰之如大旱之
望雲霓不過得人心而已管仲伯諸侯一匡天
下民到于今稱之亦不過得人心而已得土地
易得人心難天下人心歸之天地鬼神之心亦
歸之天下英傑有衆之人孰不傾心而宗仰今
天下干戈甚衆奇謀秘術不一雖為天下所畏
終有勝負豈若得人心為天下敬服凡有志於

平天下者莫不欲收天下人心但至難收者天
下人心也天下人心難以名利收難以威力收
以名利惠之不協公論面雖感恩退有後怨自
古以來尚名利尚威力者終於內叛況以有限
名利以惠無限人心以有限威力以制無限人
心豈不大難今欲收天下人心惟有大行至公
之道為上策若欲大行至公之道又全在乎修
己任賢而已

治縣權宜為邑宰陳文昭設

常下士無倦講明　喜聞過以開言路
任忠直以為耳目　稽於衆以採公論
用知識以為股肱　臨以莊使人敬畏
奉上司宜忠而敬　御羣下以禮止亂
處重事宜預修辭　各房事責有所歸
明人倫興古學校　彰善良以弭邪惡
義刑罰毋作好惡　考貧富以均賦役
刑吏卒宜察行止　治誑官以杜妄告
謹勾銷以考稽遲

常下士無倦講明

問則裕自用則小堯舜大聖尚稽于衆舍己人周公大聖尚握髮吐哺下白屋之士矧以世之學處至難仕之時為至難治之事不掣肘又況上下左右夙夜惟以利用為念無非陷吾於不義者若不謙恭下訪遺逸求其切琢磨則何以繩愆糾繆所幸山林間幽人負不乏通今達古者亦不少今宜每日平明到治事命各吏以必令吾理落者從早理落其可任知理識事里正主首及可任各吏者悉分任之每汲汲於抽暇特往學院會集賢士從容講明政事得失人物善惡及將諸簿所書討論是否從公定議仍會坊隅主社稽考各都隅社教行否各都主社亦時會之嘉其有功勉其未至其有太過不及損益裁制條畫其事責其奉行庶幾學校有資於政事政事實出於學校不致虛文吾果能常到學院以會賢者不倦則親君子之時多親小人之時少雖不長坐縣庭其功何止十倍此誠當今守令為政之根本是宜常會賢士為急若師古訓當以貴下賤造門請益而發政施德之初人未信服於今薄俗有所未可今且請會於學院公堂庶免外議吾果至公無私足以契天地感鬼神雖日下訪至微賤而有德有謀之人亦何妨嫌之有

喜聞過以開言路

自古為政者唯患言路不開蓋由不喜聞已過吏民之諛佞者得以肆其奸邪不喜聞已過豈

州縣諸君子之來路誠為彼小人匿過之窟穴安可不猛省儆戒凡為民上者果開心見誠喜聞已過則納忠者衆言路自然大開非惟事之錯者得以改正其奸吏邪民罔我之罪亦不可匿巧言令色孔壬亦不足畏矣今宜以簿一扇專記已過每詢同僚及吏貼乃至各鄉都里正主首儒釋道人等及諸處有公論者詢問之際必卑辭下禮喜聞樂道使人人皆可以直言尚恐吾以貴下賤之德未著於人盡言正論未能

盡致其來宜用木櫃竅其盖封鎖於學院公堂内或以訓導書齋前俾進言者實封其事投於櫃中每五日一啓其櫃取到實封請至公無私之士共為考較是否如所言吾過果實則勇改不吝錯者依例改正遲者隨事舉行改正舉行之後對衆責已謝過然後究問吏貼之罪如此決烈力行雖不作聰明施暴厲則吏民之畏甚於鈇鉞吾既拚父母之遺體甘受清苦無非欲忠於官事何故吝改已過以成彼小人貪殘之

計

任忠直以為耳目

古者長官惟患無擇人須禄之材耳苟能擇人須禄其左右侍從無非吾同心同德為吾耳目輔成吾政事者今之長官縱有擇人須禄之材實無擇人須禄之權其左右侍從無非離心離德聾瞽吾耳目壞亂吾政事者矧今各房司吏俸禄甚薄不足以養廉各房貼書全無俸禄以代其耕不得不行詐徇私以為生計夫以吾衆

然一君子處於羣小人之中苟不別求耳目以廣視聽則無所見聞何以行事雖欲以公滅私著誠去偽切恐大難今宜訪求忠直之士以為耳目為急

稽於衆以採公論

既喜聞過以開言路任忠直以為耳目而又必稽於衆者盖為忠直者無爵禄以榮養難責以專其事復恐其不能周知諸事之得失又避嫌疑懼利害凡有是非不敢盡言若稽於衆則

是是非非不出於一人之口孅疑無自而生利害無自而歸忠直者斯可以盡言矣今宜置簿一扇專一以紀輿論凡一切有關繫公事宜不倦多方咨問左右上下鄉邑內外不揀是何人氏前後參錯隔别詢將所言所論隨得輙書仍記所言人之姓名以備考詳其有下情不能上達者則俾實封其言投於學院木櫃中五日一啓以一篋收藏之會至公無私之士於學院中將每日所書及木櫃中投至者討論是否更加詳察可行者即行可止者即止宜改者即改初行之際未免辛勤行之久遠終至簡易果孜孜以愛民為念夙夜究心於此不息自然人不敢欺方有不勞而治之妙

用知識以為股肱

人無股肱則無以運用令僚佐洎各吏既非吾股肱無非掣吾肘者凡有公事無憑詢謀以圖協贊是用禮請各都隅慎行止知理識事里正以為吾股肱為急雖無爵祿以興其公心亦稍破吏貼之奸弊各知識里正每半月輪流在縣宜潔一舍致敬以延之每日所行公事咨問公論以行如各知識未通未知者則俾轉請問高見之人各知識里正既無祿養且有盤費凡有科差宜量優卹

臨以莊使人敬畏

凡臨政者若不靜重端莊則無威嚴人不敬畏若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非惟吏卒恭謹不敢放逸抑且此心靜則可燭是非

奉上司宜忠而敬

從上隨俗則道廢違上離俗則身危不忠而佞固不可不敬而傲亦不可

御羣下以禮止亂

人之於禮猶水之有防以舊防為無用者必有水患以舊禮為無用者必有壞亂矧為斯世政事御斯世吏民苟無禮以防微杜漸安能使衆人整而不譁諸事理而不亂各司吏宜俾進退有規矩止立必端方呈押文字一人退一人進

其該次押文字者兩行端立東西廳上壁下待某吏押文字退然後某吏進其有緊急該先署押者宜出班立於廳上露明庭柱側以俟先進引問公事亦宜逐一循資次凡引問公事時不押文字押文字時不引問公事凡有詞訴者待放狀然後進告一人退一人進書狀當廳下東側書寫其有疑似亦宜別以一簿附口書寫令告人於上書名畫字凡已受過詞狀及抄狀者悉以事目附入吾杜安告簿內令書狀及當日

司吏於上書名畫字以憑稽考體勘其關繫檢屍及合即時掩捕者不在此限各貼書進退出入務在恭謹非該引問公事不得於廳前往來各祇候禁子須兩行恭立庭下不宜縱橫語恐難於久立則更迭輪換不得輙便升廳入堂無故出入各房各吏貼祇候禁子有失禮節者則以謹禮簿書之每半月一考其間敢有故違禮者則罰跪重則加刑責如此以禮防微杜漸庶幾公庭嚴肅諸事井井人民不敢離亂吏卒不敢眩惑抑且吾心靜止可燭是非

處重事宜預修辭

君子過言則民作辭故於其言無所苟矧處重事是宜靜中預為修辭以出其誠或每日勞於政事力所不及則推好問之德請有公論之人相為參詳其修辭意以付貼書於勾銷簿內以憑發落庶幾不苟不失

各房事責有所歸

一邑之政乃為宰者之責各房之事乃各吏之

責為宰者能守其政雖不屑屑於事為則事無不舉不能守其政惟任其事非徒無益殊為失職宜乎舛繆不勝其多政事二字其義不同為宰為吏者當深明其義各守而不移為宰者果深明為政之大本而確守之則各房之事是非得失其責在各吏責有所歸苟不確守為政之大本惟區區尚口以理其事則各房之事是非得失其責在我不在各吏卒致其責竟無所歸百里之廣庶民之衆諸事不勝繁夥苟不守其

職所當專之政乃理其非吾所可理之事誠為大難夫政者正也為宰者果能不尚口辯先正自己以正各吏行止則各吏有所畏服各房各納一簿於吾左右凡各吏所當行之事附寫大槩於簿內或納抹子以備吾靜中參詳或潛令人體察敢有故為欺罔者重則斥去輕則嚴加刑罰果能如此則各吏所行公事自然不敢肆無忌憚

明人倫興古學校

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今之學校雖尚虛文不以人倫為重然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乃天叙天秩人心所不磨滅為百里司牧者誠能以明人倫為急庶民豈不感化所患者不明古今時務不能酌古準今舉其可行者行之耳當今旹俗凡無恒產而無恒心固難遽責其有恒產可責以有恒心者安可不加儆訓今庶民無恒產者甚多有恒產者甚無幾況於當今興古學校豈能家至戶到且宜先體察各都隅富足

人民如父子不篤兄弟不睦夫婦不和及豪覇兇惡為民害幷不肖敗家壞俗者皆專以一簿書之責任各主社俾逐一教訓不慈孝者勸其慈孝不友弟者勸其友弟婦不敬其夫者戒之夫不敬其婦而寵妾狎妓者勒其已之如伯叔姪兄弟之間恃尊凌卑或奸頑犯上事產偏負者則與和平凡有兇惡為人害幷不肖敗家壞俗者使之改過遷善果能改過不吝者則書於彰善簿以禮加敬之如有不從教訓者則俾里正主首諭以利害或俾其到學院公堂親聽吾提調學校官教戒再三教戒之後或猶有未率化者則俾依例執役以恥之敢有怙終不悛者則嚴其刑罰懲一戒百不苟不慢如是行之誠能使其天屬之愛頓興父子翻然而篤兄弟翻然而睦夫婦翻然而和乃良心所本有衆人之所願何止改過之家父子兄弟夫婦咸悅親戚隣里四方傳揚凡有父子兄弟者無不悅此之謂要道且有使無訟之妙為民父母者職當如

畢若待其父子兄弟夫婦有訟於官然後聽之縱斷之不失則已乖和氣何以感動人心其民之不良者待其惡成而刑之則是不教而刑謂之虐何以使人心恱服

彰善良以弭邪惡

五鄉三十一都隅某人良善某人邪惡某人於人倫正某人於人倫未正某人居家及鄉里多公平某人居家及鄉里多私曲悉宜知其姓名又知其數善惡各以一簿書之以憑稽考今雖

不能官其善良者以化邪惡而古者彰善癉惡之遺意亦可畧竊取以施行凡有善良者彰其德以禮嘉敬之或有過誤及有官事量情優恤凡有邪惡者再三教戒或有不悛者依例令其執役以恥之敢有怙終者嚴加刑罰如此勸行不倦果能使善良之風漸興邪惡之風漸消各鄉爭訟必不至如今日之多

義刑罰毋作好惡

義刑義罰弗庸以即汝心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凡行刑罰不作好惡惟義所在此古聖賢德政非後學所易及吾若不自滿假求君子公論則亦可以勉而至

考貧富以均賦役

今年各都隅役事頗均自歸附以來所未曾有然不許攷何處都分役事已均平何處都分役事未均平則亦未為盡善況役戶當役日數尚用增减者各鄉都多有之堪當役而漏網不堪當役而未得脫者亦間有之各都里正主首仍

許小戶貼役錢者比比而是今未暇推排田土惟有每畝權出鈔一兩助役頗為均平本縣不力為主行諸人亦視為虛文各都隅役戶三等九則未得精詳通一縣三等九則亦未編類社社所定上中下都分多有偏負所以一切科差并雜役暨應辦等事未能至均至當今宜以簿一扇逐一都審察輿論隨得隨書仍委知理識事里長潛行體問及潛委各主社覈之

謹勾銷以考稽遲

屢省乃成唐虞令典今除本縣公同勾銷簿外宜别置一勾銷簿每一事用紙揭帖屢試時考復求至公無私之士共為叅詳凡有議擬公論書於揭帖以憑檢閱舉行庶幾不致忘失

制吏卒宜察行止

巧言令色孔壬古人所畏聽其言而信其行古人所戒况今庶人在官者無厚禄以代其耕不得不外假公論内懷私欲以為生計又况吾未免有好惡之偏未能全無玩人之病若惟憑一時辭色處决公事豈無外謬令誠能專以一簿勤察其所行而書之從公去取非惟彼吏卒不敢欺我又且可抑吾玩人作好惡之意

治誣官以杜妄告

今有司凡有所告不實者惟不受其狀而不究治其誣官之罪以致愚民妄告甚多積年流弊習以為常容過無大刑故無小唐虞令典故為誣官者情實可惡此風甚不可長豈可被其侮弄而不思所以抑之况今本縣令各都體勘公

事多非近上里長主首又非正身不畏罪責惟務私欲不行從實回報又况近來發落各都體勘之事竟不問其回報結絶無非解遣告人起去而已殊失元行體勘意凡行體勘無非欲究實情所告如實即與施行所告如虛即重治誣官之罪庶幾不致妄告如今日之多今之體勘有始無終反為吏貼及承該里正主首循私賣弄以致奸頑妄告者日甚一日實為可憂今後凡有告訴除所告至明至實者即與受狀外其餘疑似者宜不問虛實悉令書狀當官用簿附口抄下令告人於上書名畫字召保聽候將所抄告詞附入吾杜妄告簿内以備吾靜中叅詳責令近上里正主首正身多方體勘必使有始有終從實回報仍潛委知識里正及各主社暗行體察所告如虛重治誣官之罪必枷項嚴行令衆不易踈放承該里正主首須用近上正身不行從實體勘者必有罪責自然妄告之風頗息

以上各項權宜合用簿書其名有十

一曰願過聞

凡本職所行政事所用人物應有過失廣求到諸人直言及自省悟者悉書之以憑改正

二曰採公論

凡政事得失民情吏弊官民應有利害是非廣求到諸人輿論悉書之以憑講究

三曰謹禮節

凡在官吏卒人等進退應對容止威儀有失禮節者悉書之以憑戒訓

四曰彰善

凡各鄉里正主首及諸人為人善良篤於人倫所行實直公正多方審察公論得實悉書之以憑禮奬

五曰癉惡

凡各鄉里正主首及諸人為人邪惡乖於人倫所行奸詐私曲多方審察公論得實宜悉書之以憑訓治

六曰均賦役

凡各鄉賦役等則有未均平多方審察公論得實悉書之以憑定議

七曰考吏行

凡本縣及巡尉司吏貼所行公私是非多方審察公論得實悉書之以憑去取

八曰考卒行

凡本縣及巡尉司祗候獄卒弓兵所行公

私是非多方審察公論得實悉書之以憑去取

九曰杜妄告

凡諸人所有詞訟多方審察虛實果有誣官妄告者悉書之以憑懲治

十曰謹勾銷

凡所行公事每件用紙揭帖勾為檢閱書其議擬以憑舉行

右所云云正所謂知其不可為而強為之者也

夫拘於今世之選法竊行古之遺意豈不難
哉既限資格安得大材驟升既不擇賢久委安
得善政大行既不俾各辟其屬使其次第責有
所歸安得所擇至簡而精詳況無重祿以勸士
及庶人在官者無足以代其畊茲乃欲從權苟
且行所不可行責人於所不可責雖竭力從事
小有可觀豈足以展其盛德之治祇惟大人君
子洞達古今必有良法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必
有定見奚庸鄙論以瀆高明特以父母之邦休
戚所繫下情有不能自已耳

趙寶峯先生文集卷之一

趙寶峯先生文集卷之二

古詩

送達里月沙縣尉

天生烝民萬物之靈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夫夫
婦婦是謂彝倫彝倫弗斁天下永清○天生大
君乃聖乃神克用君子化彼小人用人弗忒天
下永清○赫赫皇朝明於用刑弗及無辜惟伐
不仁有綱有紀天下永清○鼎哉我侯惟廉惟
貞勿謂官小勿驟以升皇皇大邦慎選賢明賢
明在位天下永清

南山

南山美沈節婦也節婦居南山之下其
德如之故作是詩以頌

天作南山既高且孤爰有節婦蚤年寡居克安
乃節至老弗渝豈惟諸媍淑德之模凡為夫者
亦宜何如○天作南山巋然峩峩爰有節婦訓
子實多厥子良心終不臧磨豈惟諸母淑德之
科凡為子者亦宜如何○巍巍南山常靜常止

知幾萬年弗變弗異賢哉節婦秉心不貳宜爾永年懋膺福履厥子克孝奚獨甘旨温恭清嘉惟德之趾

贈李原善北游

天作燕山曰維帝京人物林林車馬轔轔○天作燕山曰維帝京豈無周孔論道經綸凡厥臣民靡不有所曰○蕩蕩上古大道平平卓彼先覺叙我彝倫胡然是文靡心是明○蕩蕩上古大道平平維父維子曰君曰臣誰謂斯民厥性靡清○蕩蕩上古大道平平吾子行矣莫匪天經朔風揚沙誰云苦辛

悼周底道

湖水洋洋其流孔長良朋不見我心悲傷○湖水洋洋湖山蒼蒼我思古人天行之強萬古所賴胡命未亨○湖上良友先逝已矣我心茫茫吾奚在世吾奚在古惟忝所生○嗚呼一日匪短百年匪長吾昔誨女斯道莫量

送葉伯奇入官

朔風列列海天茫茫良朋告别我心皇皇○既卜隱居花嶼之陽既有諸賢可以徜徉豈宜今日有茲遠行○吁嗟大道不明久矣矧我後進流俗靡靡正音幽人所居依齋門我清明滌我塵滓庶其有賴日新無已不謂此行匪今可止○蕩蕩上帝厥鑒貽然福善禍淫至公無偏吾友伯奇道心本全落落默默融融淵淵於人弗欺常畏於天○矧今執政篤於敬賢豈不念女孝心虔虔豈不容女奉安介父以享高年

又

寒雲陰陰不雪不雨之子啓行殆往何所海隅山城今為樂土使者招賢孰敢不去○寒雲陰陰不雨不雪之子啓行何其急切海隅山城博收英傑使者命嚴莫敢暫輟○美哉君子邦家之基敬奉庭闈維時之宜矧爾嚴父既老且衰一則以懼一則以喜予小子某亦坎坎不已

送友

美哉慈谿其水洋洋至動而靜實維汝鄉慈谿

之陸其人如玉駕彼白雲翺翔上國維浉西東豈無諸公世教淪落我心混融美哉慈水悠悠之魚載沉載浮爰得我所之子涉途握手踟躕

題節婦方景淵母翁氏詩卷

人言方氏母守節良不易吾觀方氏母行其所無事寡居四十春坦然無所嗜事上孝且恭訓子慈且義閨門衽席間藹藹生和氣老安而少懷家肥自兹致孝義人所同光輝燭天地惟彼昔者多方毋斯為異三綱人之常吾人毋自棄

送阿里擇之都目之浮梁

古人在畎畝尚不忘乎君為官不盡職何以為人臣吾觀四海内茫然浩無垠兵甲尚未息傷哉此良民省臺與州縣冠蓋多如雲豈知小民苦落落今幾人先生業儒術其才尤出羣皇朝有此老合置要路津白髮已滿鬢青衫不掛身鬱鬱淹下僚壯志何由伸天寒途路長北風揭沙塵勗哉加飡飯此外安足云

送宗元始和尚之天竺維那

無上大菩提萬古光熙熙上人自有之捨此將奚為百年能幾何静思良可悲夙緣何來追行意難遲遲扁舟發烏磯去去西湖湄美人寢相離何以寫我私西風楊柳枝南浦秋月輝物物皆吾師愿言毋或違鬱鬱浙江西青山亂無數招吾始上人兩驂往如舜大道至圓通豈容拘定所不敢贊公留㓞敢贊公去自古達士心行止難云喻無南北東西惟住於無住良朋六七人明月烏磯路何以贈子行長江一聲櫓

題羅伯温畫扇長松下一人臨流把釣

落落長松下盤石臨清流老子是何人獨坐意思幽静對巋然山仁心孰與侔既有屠龍手而忘斯世憂

贈友

幽芳其美矣托根蓬蒿中有華紅灼灼有葉青叢叢頗足出塵意殊乏媚世容紛紛人識否一團春自濃○良人遠方來所志在大道對床夜話長不知天已曉山禽忽一聲隔窗送佳報攬

衣起徘徊光風正皜皜我素無機關不閉秘天
竇笑問東籬花纍纍為誰好○鬱鬱慈谿曲清
曉端不俗小子宜開窓青山待刮目微風落幽
花好鳥鳴嘉木友生遽言別倚闌惟穆穆○之
子來游日萬木春色微豈謂重别處敗葉鮮在
枝人生良會少匆復遠別離冬雪尚未下南風
以為期回首西江路使我行遲遲○東籬晚節
花西風楊柳枝悽然寂無言為我傷離悲○一
日復一日袞袞如逝波回首老成人所存能幾

何萬物皆有斃此道不滅磨彼美一片玉可不
求切磋匆凡天下士良心本中和誰云顏氏子
獨冠德行科

題修永齋

萬物有存亡道心無生死維彼有道人不為物
所使此心昭且融湛若秋淵水事物淵中象變
化無纖滓晝夜常光明寂然意不起日用云與
為何曾有終始應酬雖交錯安安而亹亹動靜
妙自一學力無作止敢問修永齋如斯而已矣

○達士遵常道終期有大成已知神不死何必
慕長生晝夜常如是始終無倦情所修能永久
雅稱此齋名

上方右丞

天地賦萬物各隨其所生明鑑照萬物亦各隨
其形大人用人品權衡得重輕量材予官爵一
一恊輿情人各供乃職庶政咸有成吁嗟予小
子愚昧百不能學文不知道學武不知兵何人
不我知譽我以虛聲上官既見錄微民敢不承

惟恐負所任後悔不可懲黙自量己力夙夜惟
戰兢何以竭駑鈍仰荅賢公卿惟有一愚朴不
好利與名自揆德未修深慚道未凝豈敢強所
短上昧日月明

送友入官

青山高疊疊白馬去駸駸有德人如玉何時朙
盍簪方欣天霽朗無復雨霖霪還可歸湖上從
容步綠陰○天地生人物從來本一家如何分
彼此各自有夷華妖氛暫時事春風是處花聖

皇能混合無處亂如麻〇天台山頂上必有道
人家好覓同心去休教兩鬢華清明身上寶名
利眼前花知子能仁守何憂意侶麻

題陳搏瞑目圖

華山高卧知不知山川草木生光輝何方瞑目
一視之直到而今眼未開先生尚欲待阿誰

送張敬輿赴大都

生平雖不好功名未嘗一日忘吾君何不上天
陳良策却在青山看白雲鄉生不是傲斯世既

不能武又不文甚慙周孔我未及敢望姓字聞
公卿三抱遺經發長嘆凛然林壑生寒轂吾鄉
張子今俊傑抱琴挾策游皇京謾向西齋索紙
筆靜坐梅花寫我情居庸風高千萬丈遙知子
來分外青大夫高節宜自尚慎勿枉尺安小成
近聞朝廷復古道推辟將相惟賢能好把佳音
蚤報來使彼大老咸作興我才固短我心赤也
當策馬登修程

思齋進士中秋對月有作丁緝熙以和章
見教不免申所懷非敢為文

西風不負中秋夕淨掃晴空如水碧等閒惠我
白玉盤不用華山赤土拭令人兩目生靈光洞
照乾坤渺無極誰家不是廣寒宮更於何處尋
清閒長笛一聲獨倚樓從來志氣輕封留何妨
將心比秋月未應斯世無閭丘況復瓊樓慶佳
節天仙盛會當今秋諸公本有折桂手還知月
裏花開不

中秋之夕思齋進士約諸友遊寒碧亭適
人事不齊竟沮佳興緝熙悵怏不已有詩
來余嘗贅韻殊非止乎禮義者不以答之
因紀其過為他日自訟云

回首西郊日又夕一聲長嘆秋虛碧好風空送
明月來凝塵滿榻無心拭嗚呼尼父是何人事
業光華天罔極先生殆亦知我懷期我山中賞
幽閒生平視世如蜃樓不羨三起要三留東山
寒碧好高卧天工未許借丰丘今宵自副夙所
願況復對月當中秋無端清興竟烏有耿耿不

昧君知不

續聞是夕諸賢列坐北村館賞月迨夜半

偕偶不得與乃引筆再賛韻發一笑云

荒郊煙雨日如夕趙偕乞食眼睛碧誰憐喪家狗纍纍敬齋下榻為拂拭生來不識一箇字也學商箕論皇極貴人厭聽掩耳去惟有幽花伴清閒平地未起十二樓安使神仙為我留眞欲蓬頭跣足去甘心枯骨堆荒丘不知北村有嘉客高歌浩飲延中秋盃盤狼籍有餘肉還憂野外民饑不

是夕月有食之緝熙又有詩來不免歎韻非好為文也

六年八月十六夕黑氣東來貫虛碧看看明月失光彩安得止天為一栰使我駐目不暫捨幸存餘光魁八極猶勝去年八月中玉宇瓊樓竟寥闃呼童淨掃翫月樓無奈妖物尚遲留此時直欲告天子特潔牲牢祀圓丘祈天速正太陰道惠澤四海一輪秋永如唐虞盛明世日月不貪人知不

賦李原善北遊

三山李宰公至貧乃有古人風不為黃金作民害寧甘餓死溝壑中皇天自無私下佑乃子心學通夙夜欽明大聖訓前述能頓掃詖非入中樞庭闈上下愛敬生閨門衽席宜雍雍有是父有是子一家和氣如春濃此樂實我夙所好至今未遂中心憂忡忡正踏斯人作儀表無端朔風吹上居庸峰欲常太史具老眼昔日辟之不肯起已知吾子非阿蒙别今吾子又非昔所此此公當一見天下凡馬空眷茲孝友子大寬頗與孔門漆雕同眷茲孝友子未應使之遠望白雲千萬重光風軒下蘭蕙佳便當歸來樂我春融融

題蕭吉卿懶齋詩卷

先生以懶名齋諸賢賛詠無庸贅辭然余小子縱觀世事如斯亦不勝其懶反顧已德不修不勝可憂遂自述鄙懷以

請教云

人生斯世兮如浮漚富貴不足榮兮将焉求静夜獨坐兮何悠悠寂無所思兮有所憂天地恒教我兮胡不自修清風吹我兮清我耳明月照我兮明我眸豈不見天行健兮晝夜不息地行水兮晝夜周流予小子乃因循兮春復秋昏昏而逐逐兮何日休

題嚴子陵

書曰天位艱哉光武既登天位為大君

嚴光雖故人臣也徵至闕光武與同寢私與雖私之其如義何嚴光卒犯不臣之罪釣臺遺風纖德也吁君君臣臣如是乎余不勝太息而為之歌曰

富春山兮桐江流子陵垂釣兮豈直釣嗚呼漢帝兮意何求将求彼兮嘉謀猷吁嗟客星兮瀾九州彼桓文之無道兮挾天子以令諸侯猶知有綱常之不可廢兮我心悠悠

題光世墨龍

龍兮何為而昇雲兮何為而從雨甘霖兮從何來斯人心兮天地通胡為乎自間隔瞻彼雲兮神彼龍安得斯人兮内蒼生於爕理之中

和負暄行韻

天為屋兮地為床巍然獨坐老不僵大道不行宜守節飢飡薇蕨渴飲湯隆冬風雪雖凛冽豈能摧我鐵石腸其間自有中和氣不須曝背於朝陽生平不願五斗米直甘潦倒居柴桑從他車馬炫鄉里從他朱門飫高糧從他諸公袞袞

上臺省從他滿室金衣裳丈夫豈間為已甚老鶴不可隨鴛鴦有時從容入山去忽見野翁依短牆逡然相與負暄坐氣味頗合清話長融融如在春風裏不知人世多氷霜曾點漆雕開於此見大意吾人其可不兢兢業業虚度其皆光

會方景淵羅彦威諸友後寫此以謝

杜湖之山高且青杜湖之水澄且平水光照我何皜皜山色於人有道情山高水澄眞可樂此心玉瑩無纖塵春來連月苦霪雨一朝雲散天

開晴湖光老農亦淳朴揀秧刈麥咸忻忻父子
相呼復相應禮貌雖殊情自親太上遺風隱然
在飢謂民頑不可馴天生烝民本好德秪在君
子能經綸我雖不能事耕稼見此民俗知天真
清風明月頗知我開我襟懷怡我神忽思山北
二三友幾年隱居湖水濵不將蹤跡入朝市閒
中妙景應深明魚躍鳶飛豈他物花香竹影皆
吾春我今遠來訪諸友相交雖舊相見新入門
未久便呼酒烹鵞蒸蝌煎金鱗坐對湖山酌春

酒酒酣盡把肝膽傾高談闊論太真率最喜黃
河七日清從容熟講安民事便覽春風滿座生
即今天下多英傑安知大道亨不亨諸公他日
定髙舉須記今朝有此行

題引子龍

黑雲萬里隨長風白日失色天濛濛老龍翻身
出海底瞬息之間升太空小龍奮躍力尚微舉
頭大叫追其宗老龍正飛復回顧煇煇紫電生
雙瞳浩然神氣兩相接其間變化難形容秋蟾
老子寫此圖野夫一見心忡忡若念蒼生久枯
槁焚香再拜心肅恭上祈老龍垂惻隱特遣龍
子施神功四時膏澤及時降大有五穀年登豐
風不鳴條雨破塊盾民壽域時熙雍龍兮龍兮
有功如此斯不失其為真龍

絶句

送宗元始和尚之天竺維那

覺來何處有鐘鳴寒碧山中正五更遥想高人
思我處霜華月色半窓明

數聲鐘罷木魚鳴不管桑田幾變更惟有西來
意無限一溪寒玉照人明

上人自有荆山玉豈愛驪龍頷下珠楊柳湖邊
天未曉偶隨孤棹落西吳

前途湖海渺無涯奪我高人出翠微牵有秋光
壯吾道西風江上白雲飛

臨別惟拈一朶花不謀何處是生涯誹吾道友
太清淡多少無家卻有家

往三山重過雙津孫氏

憶昔曾贈二老顏子孫王立畫班班誰知二十
餘年後又上新樓看好山

題三山畫竹扇面

極目湘江與渭川蓬蒿滿地不堪看誰知今日
三山上却有清風一兩竿

題梅圖

老梅雪裏自藏春隱處開花無世情人似梅花
方不俗玉堂茅舍一般清

題童君稽山行卷後

偶閱稽山行卷詩梅花也唉我愚癡太羨玄酒
有眞味曾許庸人俗子知
皇天蕩蕩絕無私何不秦餘生仲尼誰料漢唐
有天下纔能文飾是明師
先生心地本虛明歸築幽居暢我情應怪鑑湖
千尺浪不知建水一泓清

題梅花為羅彥威作　任常明齋

久矣江南無使人忽然見此一枝春山川何處
不冰雪誰料陽和意外新
莫道羅浮無可人一枝先吐臘前春常明齋裏
常明子日看孤芳德日新

題羅時中梅圖

花開不待春風吹豈待時人題好詩未識漂梅
詩大旨徒然東閣亂尋思

題時子中墨龍

敢告同門時子中大哉龍德可形容昔年既已
通乾卦莫逐時人贊所翁

題王原章紅白梅

破原章詩意原章詩云千年萬年老梅
樹三花五花無限春不比尋常野桃李
只將顏色媚時人
桃李無言自可人梅花紅白亦精神大安天下
無難事一視同仁萬物春

代諸友贈李原善北遊

皞皞洪荒道混融無端龍馬泄天工羲皇已懼
淳風散立我生民一畫中
天下詩人盛似麻誰知吾子達無邪雲林深處

玉堂客為捲疎簾看雪花

道人過我話更深未必黃鐘是俗音諸老送君詩句古溪山秋意愈蕭森

題顧宏可梅花

長夜人誰喜看梅一枝隨月上窗來小齋清坐顧宏可此際能無道眼開

題梅書於周砥道宅壁間

此梅至古至新奇應是江南第一枝莫遣當衢逢驛使清標未許世人知

老梅愈老花逾䆮幾度相看正眼開不道夜深人正睡一枝隨月上窓來

千萬山中有老梅偶然折得一枝來誰人不是尋芳者爭柰山荒路未開

題董孟陽梅花扇

東君未必不相容白玉花開二月中秪恐園林大寥落故教雪裏有春風

寄馬鞍山偉極元長老

馬鞍山上有楊梅我欲登山也快哉待得楊梅成熟後海風吹我到蓬萊

見說馬鞍山頂上四海皆歸一望中有箇高人無所著巍然孤坐月當空

題葉伯奇墨菊圖

不到東籬知幾年菊花依舊可人憐何妨且對南山坐吾道窮通信有天

贈李可道

可道日間靜觀已見虛明之妙但閉目及夜間則不如是未免有觀虛明之意

終二而不一十七日夜忽悟蛙聲無際皆在目中前後晝夜一虛明混融自然而然非意識所能及可道請識遂作詩曰

可道已能觀皜皜柰何閉目竟昏蒙瀟瀟雨後松窓下忽悟蛙聲在眼中

大道元來觀不得有何南北與西東自然妙眼觀無際混混虛明晝夜同

贈馬易之遊大都

雙峯一見馬編脩今日郤從都下遊為問玉堂危學士聖賢治務可行否

謝諸友

古人一飯報千金我亦能忘諸友心只恐死灰終不灼泰山徒峻海徒深

從他百鍊是眞金無限乾坤我道心明日三陽交泰也此懷何事若臨深

讀易

曾將觀省用工夫空洞無邊包太虛豈料道光

和意象毫釐微異有殊途

未離意象四箇字昔日頻看秪等閑豈把碔砆為美玉錯教和氏泣荊山

呈太守

野人曾讀安民策郤愿三公一講明仰首燕山雖咫尺布衣不可入朝廷

今日選來賢太守朝廷不任等閒看小人素有中心赤豈倦半山行路難

平日好論堯舜道豈無一語出忠肝雖然太守不疑忌塵世令人開口難

天下至公人絕少爭教諸子不生疑皇元宇宙大如許未必無人學聖師

九日

當今世事正堪嗟無酒何妨對菊花遥想登高無數客是誰能得近楊家

諸公何必重咨嗟小草沿湖也著花況有南山依舊在黃花今不屬陶家

送楊大章往江西

因尋訪先世楊文元公遺書或遇知音者求其刊板以垂于後

誰能挽取慈湖水散作甘霖遍九州命世英材今不乏此行還遇此人不

律詩

題慈湖書院山長徐勉之女封股詩卷

縱讀人間萬卷書身無實行亦徒為良心九死誰不變去聖千年今可悲慈母剥床嗟病久引刀封體只心知世間落落奇男子看取徐家小

女兒

送宗元始和尚之天竺維那

白雲本是無心物不着高僧半箇閒纔買扁舟到梟繹又飛長錫上吳山幾年分道為三教何處容人露一班此去如逢善財子好言慈水碧潺潺

至正二十三年之春登清輝樓適春雪大作北風凜然明仲先生不可得而見矣不覺悽愴故作是詩以悼之

清輝樓上好徜徉今日重登感慨長世事不常春雪下故人無矣北風凉仰觀老樹還堪惜回視諸孤亦可傷否極泰來雖有日憂心悄悄豈能忘

題浦江士夫餞童君詩卷後

浦江给官其偶耳易水歸興曾浩然且讓無公在雲表謾栽五柳列門前北林堪就廣居賦東海新添小洞天惟覺京華如昨日不知人世又今年

和葉伯奇韻

天命窮通各有時道心虛寂浩無涯匡人弓劔雖堪畏孔子絃歌自不衰誰料斯文終未喪元非庸衆所能思此生堪嘆還堪咲明月清風付與誰

代諸友贈李原善北遊

一聲鐘鼓南柯夢堂上人歎上大都慈水岈邉別我去小春梅杪著花初當今明主尚文德率土蒼生仰太虛握手潸然淚雙下凡為臣子合何如

誰道人心皆不仁偶隨流俗昧天真果然廊廟開賢路未必山林無好人自古妖氛迷皜日當今皇帝恤黎民承流宣化有君子定識儒生不為身

袞袞姚江過十春天教一旦出埃塵青山深處訪佳友黃鳥聲中識古人頓把詩書明日用不因文字昧天真傍花隨柳皇都好華蓋山人可問津

何事柴扉盡日關此心豈是厭塵寰人幾好古
偏謀拙澤不加民分合閑一樹梅花新月下數
椽茅屋白雲間夜來忽作玉堂夢論道經邦悅
帝顔

沈雷仲有詩壽其族叔母顧節婦遼酒醉
再酌之間率爾次韻以上

歲月長兮鬢未絲此心潔白老天知惟聞大義
當貞節豈料遺孤成孝兒有德堪編列女傳無
邪不愧衆賢詩高堂坐對南山靜此日年年進
壽巵

安閑唫

人無固必自然安有意於安便不安未悟困中
無不豫豈知難裏有眞安世間物欲非吾願天
下人安是我安之子襟懷至開闊何嘗戚戚不
安安

人無動靜自然閑有意於閑便不閑未悟否中
無不泰豈知忙裏有眞閒世情榮辱皆虛幻斯
道昏明豈等閑自喜此心常不朽事如天大也
閒閒

呈方景淵羅彦威

杜湖湖上雨初晴獨與山童緩步行每嘆雲霾
迷日月誰知天地忽清明仙岩幸有仙長在道
友何憂道不成秉興遠來非偶耳要尋知己吐
眞情

人生各有謀生計我獨為人何太愚不藉良朋
資粒食已成餓殍在溝渠癡心常想地天泰試
毋未應賢聖無千古湖山風景在諸公亦不是
凡夫

吾人惟恐失天眞豈患區區六尺身對客有時
閒講道奉親無物也憂貧高山流水應知我明
月清風自可人長嘯一聲天地闊誰將斯道覺
斯民

紛紛年少趨名利二三友潛心北海濱淵老溫溫
能慕道威公落落善居貧素聞瑚璉非凡器不
厭簞瓢是達人有用眞材天下少姓名未必可
沉淪

一春多雨喜新晴讀向湖山靜處行碧嶂空餘千古意冰壺照我十分明安知林下無英傑終見雲間有老成白晝正長人不倦閒中儘可察民情

送伯奇入官

目斷斜陽鴈不來碧空無畔絕塵埃此心久矣堅如石生意蕭然冷似灰之子入官偏跼蹐誰人為我暫徘徊秋風已到桂枝上借問緣何花未開

又代諸友作

濟世安民大丈夫襟懷落落有良謨堪扶聖主施神武却向深山守靜孤小子方期同讀易無才正愧匪真儒釆薇獨步長松下欲贈佳言一字無

昔年君是富家子今日清貧樂自如曾讀緇衣能下士間彈長鋏嘆無魚天台自古多人物吾子端非小丈夫何患此時無厚祿惟脩己德有嘉謨

雜著

贊觀音大士

常人咸以為目能觀色耳能聽聲而大士乃令衆生觀其音聲即得解脫元善近日因是訓如脫桎梏見聞圓融無有分隔不勝悅懌以此告奉母夫人持大士畫像囑余秉筆誌之并請一偈發揮屢辭不允庸出愚見恭求哲人是正故為之書而贊之以偈曰

常人有耳目聽聲而觀色大士無耳目觀聲而聽色聲色咸空空觀聽俱寂寂聲色即觀聽觀聽即聲色貞性無物我混然實融一鼻舌及身意皆空空寂寂光明大圓妙無生死今昔常人皆大士奚為自昏溺妄分耳與目各迷聲與色否則離聲色耳目住空寂物我既分隔終非性真實嗚呼吾常人觀聽本融一觀聽若融一光明現寂寂

贊銅鍉伯華

吁嗟乎銅鍉伯華吁嗟乎銅鍉伯華何吾孔子

獨懷汝而嘆也嗚呼三代衰天下無定賢哲幾何微吾孔子使天下後世不聞女之行也嗚呼孔子嗚呼孔子嗚呼銅鍉伯華

賛無言妙和尚

我法妙難思如何可言說無言妙上人太虛一輪月

賛宗元始和尚小像

望之儼然彷彿宗元誰具佛眼識我宗元

代楊大章祭子文

父敬致祖奠于故仲子惟禮嗚呼惟禮嗚呼惟禮胡為棄我而去我胡為棄我而去我親朋長上無不嘉汝靈臺靄實淳良正直不回殆可承先世之正學殆可見汝道心之大開嗚呼惟禮父母兄姊夙夜望汝成材豈期三四日間遽殞時疫之災嗚呼惟禮今既早去何似休來徒使父母中道悲哀嗚呼惟禮來既不由汝去亦不由汝惟有此心虛明廣大無來無去無壽無殀無我無汝今汝形既死矣庸即祔葬于祖墓惟汝心神無方無所宜遵聖訓無忝是祖不昧道心之光明勿謂此道有今古

代伯奇祭妻兄孫伯瑜

敬致祭于伯瑜尊眷兄之神嗚呼人之生死如浮雲聚散耳奚足為意惟大丈夫不因生而有益不因死而有損清明廣大至靜至虛變化彌通無形無體夫如是孰得而有損益於我哉吾子必洞達此旨斯為大丈夫也

代大章祭周砥道文

歆致祭于故友兄砥道處士周君嗚呼吾道衰微知心之友如晨星之稀吾友砥道來居湖上之心非獨他人鮮知之雖同室之人亦未深知曩者欲卜所居遍於邑間相度皆不如意特居湖濱良有所為豈惟厭彼塵煩好茲清致原其本心殆亦為道而已厥道惟何無彼無此蕩然湖山澄然湖水大道之妙匪動匪止庶可與諸道友倘佯以明先聖垂教之大旨十數年間諸友往來湖上情話亹亹或登山或臨水竹間松

下相與盤桓不知其幾有時講明古訓有時附
談世事舉茶對酒之間真情發見雖未知其守
純一灼見其有洒然出塵油然無滯之意思而
天性質直嚮道無偽殊非世人所可知未易心
思而口議惓惓此心不慕流俗之富貴惟日望
大道之亨終期無負於素志豈料遭時多艱遘
疾弗起嗚呼哀哉砥道今生已矣無時之何矣
予小子忝居親友又况所居伊邇朝夕相過交
情篤至何以告之以解吾友所憂之意區區下
情竊謂大道之泰否自係乎時運之通塞何干
吾生死之事砥道之心本自泰然清平無滯無
倚偶或憂鬱偶或歡喜無過如太虛浮雲之變
化耳矧砥道昔非生今非死亘迷古極來今常
如是湖上之山依然高湖中之水依然奇惟不
見砥道我心實傷悲然砥道之心只如斯砥道
之心只如斯先聖所云夫山巋然高水哉水哉
之旨豈昔有悞而今昧之歟惟吾友砥道之神
無所不通無所不之必亨此奠必鑒此辭

代李元善送葉伯奇之台州詩序

東平李善流落慈谿惟留講學不幸遇世亂未
得歸故鄉人或侮之不敢怨人或顧而問之每
舉孟子之言而告之曰人性皆善人皆可以為
堯舜不以唐虞三代所以事君者事君賊其君
者也不以唐虞三代所以治民者治民賊其民
者也自秦以來漢唐盛時尚不免有賊其民之
事矧後世又有遠不及漢唐者乎今人苟不未
明堯舜之道即百姓日用之心豈能深信唐虞
三代之政可以行於今日絕無高遠難行之疑
所幸者邇年來疑而不信者固多不疑而深信
者亦不乏其殆上天欲亨斯道耶一日獨處湖
山間伯奇來別共坐良久遭此時天宇清朗南
風徐來天然道妙絕無古今之殊不覺慨然有
感遂作歌以贈之

為伯奇學清虛而書

凡日夜云為若恐迷復則於夙興入夜之時宜
靜坐以凝神

凡日夜靜坐之後若即寢席無非此道若非此
道不即寢席庶不失雖寢而不寢之妙
凡得此道融化之後不可放逸所實者清泰之
妙猶恐散失宜靜坐以安之
凡除合應用之事外心入齋莊之所靜坐
凡行住坐卧雖未能精一亦必有事焉雖應酬
交錯之間未能無間斷勿忘亦可

書示門弟子

陸子靜亦未知子思孟子之是非錢時小人行

已着書趨時悖道罔衆干名乃斯文中之大罪
人也天下公論所當誅斥修史者乃贅時於聖
人道統之後偶未知其似是而實非耳

常明齋銘為羅彦威賦

常清常明昊天罔極久矣重瘴為我目疾殆天
垂教王成厥德何以領之肅潔齋室夙興夜
於焉自勅爰崩我神落落默默凡有閒暇不敢
他適坐對南山巋然幽寂徐行佇立天朕有則
雖入寢處罔敢肆逸夜靜人定從容即當我躬
清泰匪勞匪逸雖出應酬敢縱意必素願溫恭
敢大聲色矧吾舊習未易消釋是宜持執以儆
以律於戲斯齋保我太極至清至虚昭明宥密
敢不於斯孜孜無斁動靜無二自茲有日常清
常明變化莫測大哉乾元行天不息萬病潛消
在吾精一敢誓神明自懲其失有則改之在乎
頃刻無則已之不勞思憶君子坦蕩小心奕奕
宜民宜人受天之祿

隨寶峯先生文集卷之二 終

附錄

世敬堂記堂在寶峯書院

世敬堂者何南京吏部驗封主事慈谿趙君原實之堂扁也堂之扁世敬者何原實嘗讀師尚父丹書曰敬者萬世之義遂取以名其堂焉則何以取於世敬也原實曰文華家世自宋魏王廷美之後數傳至少傅公遷卜居于慈谿終宋世宦弗替逮元有寶峯先生偕者潛心理學倡道東南游其門者多有顯名再傳至

國朝諱哼者以明經召為杭州司訓與同邑王尚書公來陳祭酒公敬宗友善邑中稱三人傑焉杭州之子增即祭酒公壻也與弟坤俱篤學坤登進士而增以老隱生子廣[illegible]亦業儒不第教其二弟皆成立而仲繼宗[illegible]進士云廣宗生子諱孟封主事即文華[illegible]承祖訓績學著名累舉不第恬澹自若教文華兄弟務身心學以續寶峯之緒蓋寶峯之學先於主敬靜見道體又能因時變通無所偏窒雖未嘗沾一命典一邑然而郡縣守令多執弟子禮受成法為良吏蓋趙氏自杭州以來皆纘戎寶峯而敬承之者也惟文華孤陋寡聞進寸退尺故堂扁世敬固將昭前人之明德寔以旦夕起居省愆黜過奉以周旋無忘寶峯之道也涇野子曰嗟乎原實之尚志矣夫敬者德之聚也故孔子以敬身為大而文王於敬止則緝熙之皆丹書之旨也原實以是扁堂而用諸身焉豈惟可昭前人之德乎且原實才明而志美學博而行篤一與

人交輒見底裏人有善雖弱不廢有非雖勢不護若又能從事於敬當其學之成也雖以修己之敬安人安百姓也不可乎寶峯隱於前元而未顯原實用於

聖世而大行此雖於寶峯之道煥乎增光亦有餘也

嘉靖十三年冬十月高陵呂柟記

後序

繼宗齠齔時聞先君毅菴有曰高祖諱偕字子永近宗慈湖遠接洙泗以道學鳴於時向慕尊崇者摳衣雲集及長見府縣誌儒業項下記子永志尚敦實不事矯飾以舉業為富貴之梯無身心之益遂棄不習及讀楊文元公與象山朱紫陽問答講論所著遺書恭默自省有見於萬象森羅混為一體吾道一貫之意乃曰道在是矣奚事他求遂隱居於大寶山之東麓鄉弟子烏本良烏斯道輩多從之日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言以裁小子狂簡學者稱為寶峯先生常思孔子以道設教而無一日忘天下之心雖處山林恒有憂世之色人或勸之仕則曰吾宗室裔亦非不欲仕也但不仕於元耳邑令陳文明嘗及門受業執弟子禮每以道德刑政民間疾苦啓之於是蒞政不間私智民多感化其憂世之志多諄切於文辭之間鄉人欲刻以垂教戒因兵燹散失近得於慈湖之孫楊旹濟又得於樂中之孫向純夫幸賴天不喪文地未墜道遂鋟梓間姪孫文華亦同繼宗之志遂次成帙而欲繼宗序其事於是及其詳畧之顛末焉

時

嘉靖十一年壬辰十月之吉嗣孫廣東僉事趙繼宗謹序

仍孫文華曰末世道晦俗尚風靡人自為學竊聖言之緒而更飾其門戶諸所傳率贅庬駢拇荏然無補於世教君子謂之木災焉寶峯先生私淑慈湖篤信聖道發為文章平正通達不事於文而寓理淵切讀之初若無味既而玩之不能釋至於佩服終身立身行政信乎鑿鑿可師文華是以不敢自秘出之人人俾共知向守然猶懼災木之病媢親之嫌乃以質之有道咸惜夫見之弗廣弗早也其

所與許尹書及治縣權宜雖為門人邑務設然徹古今通上下一夷險微可師其意顯可見之行不啻世儒迂談美觀而已又其嘉樂山川自得師友備嘗飢困曾不為動殆與浴沂舞雩絃歌陳蔡前後一致故以為先生非徒飾言立戶者也爰掇其遺集梓之或以先生尊楊太過嗣聖太狹謂先生誠慈人也要之景行先哲卓見定向夫自有在予小子何喙焉嘉靖癸卯春正月庚午識

寶峯集二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宋趙偕撰偕字子永慈谿人自以宋宗室入元不仕隱居大寶山東麓是集爲其外孫顧恭所編後兵燹散失明嘉靖中其裔孫廣東僉事繼宗得舊本於楊著濟向純夫處重梓行之今所抄傳即其本也上卷多與邑令陳文昭所論治縣規條下卷皆古今體詩亦多陳腐蓋其學以楊簡爲宗故不免以語錄爲文云

宋鄭所南先生心史二卷

〔宋〕鄭思肖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十二年張國維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心史七卷》提要

宋鄭所南先生心史序

史者文也所以扶綱常辨統系佐征伐之窮者也心者精也所以植天經立人極代命討之大者也春秋一書為史外傳心之要而其義在尊王黜僭誅亂賊而大復讐故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萬世之防廩廩焉五胡壯魏雲擾相仍然中國正朔尚有屬自蒙古篡統乃胥左衽每讀

元史恨未有秉春秋法黜之者不謂宋鄭所南心史先獲我心也吳門張子丘子持以相示述其事甚奇余受而讀之見其正統一論斤斤乎正名辨分於夷

夏之防獨三致意作而言曰夫非先聖史法耶序跋傳記以及詩賦拳拳反正戀戀故君熱血時拋忠肝欲碎靡不足泣鬼神而動天地所著終於至元二十

年每篇仍冠德祐之號主無少康而戴夏不改支微昭烈而思漢彌堅草檄立盟盡黜胡元之統似符若讖誓開大明之天精誠大類愚公銳志真能格

帝果祚我明啓運直接宋之正統焉綜而論之春秋為褒周之心史故筆削定而萬年之倫紀不淆心史為故宋之春秋故予奪嚴而九世

之仇讐終復洵足為生民立心寧第自完忠孝爾尔耶居恒弔文信國精忠大烈千古無兩而前史所載閒有繟緩不脆弱宋氣私殊訴之今覯此書始知忌之

序四

者之點染之也使當時執簡以往事遂著明九死無憾然恐觸忌而此史與此身同盡無益徒絕傳信耳故寧善藏其用俟之後世三百五十餘年不濡不滅

信國諸英魂實呵護之珥筆君子宜急取以補前史孤忠實錄良在茲也嘻彼誤國事虜以取富貴者塵消燼熄遺臭莫湔而董狐筆方出井匣憐炳人世公

序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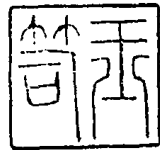
之討賊不伸一時伸千載矣攬郡乘公閭產而披裘吳地意此中必有忠義之侶相與悲歌慷慨澤畔行吟者而湮滅不載惜夫今海內文章節義莫首吳門

此史一出竟若歷斗捫星者之
表章恐後記云藏之名山傳之
其人余獨奇九淵能藏而又嘉
諸君子皆其人也授梓而弁以
序時崇禎歲舍己卯長至古婺

張國維題

張國維

玉符

藏心史

外鐵函函內石灰灰內錫匣匣內生漆書摺成

卷（匣俱毀失）

內緘封

大宋孤臣鄭思肖百拜封（此紙已卯八月遺失）

外緘封

大宋世界無窮無極

大宋鐵函經

德祐九年佛生日封

心史式

此書出日一切皆吉

此紙庚辰閏正月二十四日午時達始於廢紙中簡出諸生文典勘條真跡今附原本中

宋鄭所南先生心史目錄

總目終

承天寺藏書井碑陰記

崇禎戊寅歲吳中久旱城居買水而食爭汲者相捽於道仲冬八日承天寺狼山房濬眢井鐵函重匱錮以堊灰啓之則宋鄭所南先生所藏心史也外書大宋鐵函經五字內書大宋孤臣鄭思肖百拜封十字自勝國癸未迄今戊寅閱歲三百五十六載楮墨猶新古香觸手當有神護於是鄉先輩陸子嘉穎始發明其書假鈔題識冀廣其傳同志中多興起者而諸生張砌遂獻其書於

大中丞金華張公公覽而異之立捐俸繡梓并植碑井傍復擬構祠置主顏其門時爲庚辰孟春云余惟先生卓行載在郡乘畫苑稱其畫蘭無坡意不欲着元土一染墨之微猶不忘君况此史係其親歷於悲歌涕淚中攷據纂輯者觀其誓詞足訂史訛其爲傳信無疑昔人寄慨陵谷至沈碑於淵思壽其功業而先生獨遺淪喪憤懣愊憶固無忘後世之知之也孰知一點血心土封泉潰三百年後復有起而表章之昭揭幽魂登厥琰琬如

張公者乎固見忠義不泯曠代相感而神物吐現有
時良非偶矣書成其原本錮庋祠中俾僧達始世守
以梓本行贊成者鄉先輩文子從簡吾師張異度先
生暨友人張子劭而宗之爲記其緣起如此

茂苑陳宗之記

衛郡文從簡書

宋鄭所南先生自敘

文者三綱五常之所寄也合是匪人也叉奚文之爲哉幼嘗問作文作詩之法於我　先君子曰古未嘗有所謂文也惟古聖賢心正身脩德備行粹凡見於興居踐履揖遜問荅之間無非至文之文安事章句乎其或紀行事之實其或發天理之秘不得已而托於言語爰詔天下後世爲聖賢歸本無作文心此三代以上之事自漢以來專意詞章言浮於理才騁乎學始文而爲文矣至論古今忠臣孝子仁人義士頗

有不達文者其躬行之事乃六經言也亦偉哉或謂書作文之士反不若之何耶是故行者本也文者末也有行而無文不失爲君子有文而無行終歸于小人行者匪他三綱五常是也悲今之人委身汙下誑辭欺世將焉取材汝欲爲文必本之六經立身三綱五常之天然後熟讀左傳孟子莊騷賈董韓柳歐蘇之書縱觀諸子諸史百家之說養其氣質老其才智秉正大之論揭大經大法弘播天下一舉斯民同歸三綱五常之天始無媿於爲文若夫體製意欲新語

欲簡古森嚴有法度主於理勿流於鑿底不墮於綺
靡卑弱及乎出奇直與天地萬物相爲變化於無涯
庸以波瀾其才苟不身之以道惟務言語爲工是委
文爲技耳良可歎息詩之法祖於三百篇下逮曹子
建陶淵明輩詩之律宗於盛唐主以杜甫之李次以
孟浩然高適王維韋要在淑書史之潤益其靈根歲
月至才華吐爲天芬其體製欲溫柔敦厚雅潔瀏亮
意新語徤興趣高遠追淳古之風歸於性情之正毋
爲時之所奪焉凡人之一言一動皆此心之形見者
也果能先立其大者何往不可豈止文之與詩也耶
葢心之爲心廣大于天地光明于日月不可以小狹
之不可以物犯之惟始終養之以正則庶幾乎夫如
是無言則已有言則必可覩汝其行之思肖後質諸
數千百載聖賢之書又以此衡鑑古今人事之變乃
知我　先君子教我者至哉言乎且汗漫湖海從天
下士游固嘗見盡法度識論精微者然根本之論或
遺之故終身所法惟學我　父而已敬述所受以爲
自序云時

大宋德祐五年歲在己卯正月十七日三山菊山後
人所南鄭思肖億翁自序

三山菊山後人所南鄭思肖億翁

題多景樓 時叛將劉整圍襄陽

英雄登眺處一劒獨來遊男子抱奇氣中原入遠謀江分淮浙土天潤楚吳秋試望斜陽外誰寬 西顧憂

逢陳宜之 伯裘

行李苦役役相逢古潤州千金一夜醉四海十年遊山靜鬼行月宵涼人夢秋近聞邊事急畎畝得無憂

送友人歸

年高雪滿鬢喚渡浙江潮花落一杯酒月明千里心鳳凰身宇宙麋鹿性山林別後空回首冥冥煙樹深

越州飛翼樓

飛來絕頂上流盼入無垠國土東南闊山川今古新高樓臨白日平地載青春直欲蓬萊去因風問大鈞

書懷寄孟耐翁 正傳

弓冶學不就悠悠信所之坐看浮世夢吟白少年髭樹冷巢營鵲山晴角解麋覩茲歲又晚而我獨何為

山中聞鶴

涼夜坐巖石飛來白鶴鳴星流銀彈過月㵲玉輪行萬里思不極一天秋更清欣然有所得長嘯度蓬瀛

遊觀音山懷鄉僧貴月溪

天地一閒人孤雲自在身去來心不礙語默意俱深山疊千層樹花迎四望春傳年同笑語今日獨登臨

重題多景樓 時逆賊劉整圍襄陽已六年

無力可為用登樓欲斷魂望西憂逆賊指北說中原糧運供淮餉軍行戍漢屯何年遂所志一統正乾坤

送人之官

斕醉擁貂裘揮鞭跨紫騮客途寒色重邊地月華愁旌旆臨前道江山指別州相逢似作別滄海一虛舟

僧房夜坐

說到死生處令人羨出家法身終不壞濁世自無涯梵夾金銷字經簾繡散花擁爐待月上溶雪煮春芽

聽琴

洋洋盈耳間一派水潺潺意不隨聲盡心應與物閒宿雲穿竇出飛鳥御風還却喜無人識支頤看遠山

寄友人

御街暫分手相憶兩相望生意隨春動新詩入夢香九天饒雨露一水貫蘇杭地𢌿衣冠會聲名日日彰

別故人

泊馬又登程餘酣尚未醒曙蟾消淡白烁漢覆空青江走游龍勢山蟠睡虎形飄零毋感歎天地亦浮萍

就泛省留別

歌聲送晚酒忽忽頗怏青霄志已通燈火幾年成舊業文章今日試新功九天宮闕春城曉萬國輪蹄輦

路風每念蒼生受辛苦願爲霖雨白雲中

夏駕湖晚步懷古 吳王夏月車駕避暑之地

豈獨吳王事可憐人生回首總凄然空留落日猶如夢不記東風幾換年寶駕跡消前古地菱歌聲斷晚凉船如今城郭都遷變茅屋荒頹草積煙

睡覺有懷奇王梅塢垓

向年治亂屢興懷此日清閑獨把杯千古英雄人不見一樓風雨夢初回空中變化觀龍見世上凄凉誤鳳來須入山林了生死莫將心迹付塵埃

送人之 行在

歌斷陽關恭餞筵東風吹客向京華三更舟度淞江月一路春連上苑花地逼星辰黃道近山環宮殿紫雲斜玆遊歸計須宜早莫遣相思夢遶家

飄零

飄零書劍十年吳又見西風颳蓋梧萬頃秋生杯後興數莖雪上鏡中鬚晴天空闊浮雲盡破屋荒凉俗夢無惟有固窮心不改左經右史足清娛

懷歸

突兀高樓落照間此身迴出俯人寰客心不逐年華老詩興何曾月夜閑峽水流歸天際海淮雲飛度浙中山杜鵑啼後歸用發只有春愁滿載還

南山老松

凌容獨立挺精神節操森森骨不塵半夜波濤驚鶴夢幾番風雨護龍身心貞寧受歲寒變氣老常涵古意新終見取爲梁棟去紫烟空鎖碧嶙峋

即事

河朔杯多席莫逃碧筩製酒飲兒曹雨餘地潤南風

爽秌近宵凉北斗高月下夢歸吳苑路天涯心遶浙江皐靈均仙後無人怨誰肯明時賦續騷

訪隱者

石實雲封隱者家一溪流水遶門斜滿山落葉無行路樹上寒猿剝蘚花

春日登城

城頭啼鳥隔花鳴城外遊人傍水行遥認孤帆何處去柳塘烟重不分明

春詞

春氣暄妍御夾紗玉釵雙裊綵雲斜倚欄看遍庭前樹盡是枝頭結子花

懷友

今日樽前忽憶君爲憐秋事又平分坐來凝睇西風久過盡天邊數片雲

春日遊承天寺

野梅香軟雨新晴來此閑聽笑語聲不管少年人老去春風歲歲閶閭城

贈老王道人

曾宴瑤池王母家瞳方鬢黑臉凝霞休將甲子來相問知見蟠桃幾度花

書蘭亭帖後

千載流芳禊事餘鼠鬚筆法重璠璵晉人多喜清虛話不及蘭亭一紙書

湖上漫賦二首

蘚压蒼潤雨初乾石罅飛泉噴雪寒啼斷禽聲山更靜青松影下倚欄干

其二

一望湖光鏡面平暮鴉過盡斷霞輕狂來飛上高峰頂趺坐松柯叫月生

仙興

跣足蓬頭烱碧瞳劃然長嘯響天風千巖萬壑無人迹獨自飛行明月中

詠懷三首

讀書脈悲中愚直與時忤一鶴仰天鳴志不在塵上有懷諸葛公默然不發語後世無斯人清風激千古

其二

居屋雖不大終日心閑閑口誦聖人書立身仁義間
俯仰無愧怍茲道誠爲難君子常進德小人偷自安

其三

驅車欲出門獨立眺虛曠恣意杯酒間舞劒心悲壯
雖在寂寞濱心實千載上入地固寥廓亦當定所向

吳江垂虹雨後觀荷

睡龍瞪目開射光馮夷宮翻身弄變化興水濕洪濛
浪花捲寒雲斜噴清泠風雨歇龍歸來波心臥晴虹
淨洗秋色出霽景涵青空爍爍錦絃晝新綠妬嬌紅
濕香吹不飛戀抱花心中醉而仰天笑月照三吳東

虎丘

何年海湧來霹靂破地脉裂透千仞深嵌空削蒼壁
山潤石乳甘秋冷鐵花碧闔閭雲空愁銀虎去無迹
蛟龍鎭奇險拱護梵王宅

寄蕭梅初二首 皆吾

韞匵玉未售妄想夜生夢風霜鬢鬅鬙談笑氣須洞
上天宮闕高凡身血肉重顧影無其儔一呼四壁動
抱茲忠義心慚與猿鶴共

其二

厲聲沓然來壯心惕然躍委身坐枯靜飛語訊冥漠
曾學屠龍技豈授龜手藥學成無所用舉世亦錯愕
孰云方寸微天地入籠絡春淵花無邊雨驟雲不薄
不齊卑雙肩當跨孤飛鶴

觀雲

吾獨愛觀雲心與雲同色清與匝空朗或語或時默
李白有狂才飛筆寫無極驚倒天上人世間曉不得

古詩三首

筆田不豐年百巧皆晝餅宿火潛永耀奚慕脫囊穎
汲古飲玄味至妙終身領虛懷抱空明爽語吐清泠
不將白日身浪走紅塵影何當踏雲飛始信驊騮猛

其二

醉歌京華春行邁心搖搖孤雲未致雨隨風南北飄
王國天地極斡運四海遙城中百萬戶飛簷插紫霄
傾金買諛噱仰面氣守驕不重讀書人研苦坐寂寥
我欲封綠章天門高岧嶢豈抱浩然氣長年而漁樵

其三

蒼蒼碧玉盤烏兎東西趒一氣母羣兒各弄性情妙
雷動蟄龍飛天老哀猿弔俯首問洪濛萬古一長嘯

秋歌

涼風捲地吹秋來秋之爲氣何清哉紫簫露華浴萬
宇暑神欲駐難裴回今年舍我去者二百二十有五
日今日之後誰使來日來相催琥珀滿巵發越清奇
萬物脆而易化五官靈而多知一世之間幾千萬人
一人之心幾千萬變碎裂神氣紛云爲液槁矣而告
憊氣翻然而相辭適之變化不知其誰氣毋一丸空

虛踸躍金浮木沉老怪消鑠我之變化亦不知誰蒼
蒼茫茫萬萬古玄曨烔欻夜不瞀醉中嗔秋與秋語
秋辭凄脆咽不吐忽欲騎鯨汗漫遊海藏飛出白玉
皷

春詞

去年秋日作秋詞今年春日奈春何往春疊疊疊萬
古來春冥冥春更多青皇旌旆開天衢三八二十四
頭蒼龍車大開東方宮殿坐八荒之內交相賀紅紫
茸茸爛如纈回首柳花撲晴雪造物弄人秪片時弄

夙世人人不知我心清冷湛無邊流光澒洞先天先
前身本在未鑄日月前黃面瞿曇長耳老聃乃吾無
量刼後之孫後身復現擲碎虛空後當知所南先生
爲無量刼前之祖人生精䰟假合舞幻妄紛如氣丸
趒塵土偶然而來託爲形飄然而去若無主今日之
今霍霍翽翽少焉矚之已化爲古胡爲墮影黃泗浦
獨坐儵然看春雨山蒼蒼水茲茲百歲刼刼太極長
我來濯形白雲鄉大笑世上生顛狂醉筆作歌字不
訛宛然蒼蛟老屭勢相拏

琴女行并引

有隣家女歲未笄黠兮容鄙舊習之汙耳慕古意
於無窮皷幽寂兮曠宇生風孤思貞潔兮月走碧
落之方中於是時兮身若不肉泠然飛仙遺雜響
於衆聽抱孤清而獨妍彼冰雪之潔兮奚價芬菲
分春而爭憐輒引而賦

嫦娥開殿當高青白光染夜生空明望中冷冷瑩如
水碧透肉鏡雙瞳子窄袖籠春玉筍嬌撥琴一鼓秋
瀟瀟瑤池女子旨趣別紫清吹下太古雪雙鬟翠[illegible]

縮香霧臨風欲揑青鸞羽應悔思凡謫塵土長向花前憶王母

遇秋澗

靈襟吐洩山川秀擒勒造化歸雙手玄雲飛雨破青空聳動萬象鬼神走我爸　先人遊荆州曾同君醉江漢樓手捉明月入口呑足踏清風跨海遊于今二十二年後古吳國中相邂逅　先人雖負一代名不似先生今白首

雪中醉題

玄雪寘寘凝不飛朔雪灑灑晴還落水神恣意弄奇怪宇宙一白陰風惡南州客子心飄飄狂發長歌破寂寥醉中瀏亮金石聲精神秀發意氣驕故人睨目嗔我怪撫掌大笑群兒駭我家萬卷列中堂古人顛怪皆曾載須臾酒醒那得知索紙落筆蛟龍飛明曉火輪飛出海來看壁上新題詩

前雪歌

玄寘玄玄玄又玄一夜一尺平堦前故現幻化瞞俗眼忽變境界爲神仙彌望潔凈失汙穢與世坦蕩忘歆偏混沌有影逩短短穹窿無縫雲懸懸慢飄如倦欲止歇斜灑似舞爭便嬛萬物根蔕不可見數筆圖畫安能傳詩戰索手白相敵酒潮振臉紅不鮮老龜縮殼息飲氣臥龍哆口寒凝涎木帝捨暖施下土火精飛馭行中天須臾被野盡錦繡四望四野春無邊

後雪歌

不知今日是何年忽然生白[illegible]無邊全體瑩淨妙無象還我太極未分前開口大笑說不得一日一夜獨自顛與君同此光明域有辭難鑄玄中玄醉吐大語呑六合前古朽言無光鮮浩然之氣開虛谷舉頭渺渺皆青天

歲旦登萬佛閣觀雪

赤脚踏上萬佛頂全身坐斷清淨境見大光明徧法界不見三千大千影一時八面俱玲瓏諸塵諸相本無蹤色不是色空不空瑩然塞破虛空中怪見此番寒徹骨無中弄得光芒出驀地省得大年朝即是正月初一日

宋鄭所南先生自敘

予幼好吟長而尤苦於吟自　景定以來至　咸淳五年所作極多離亂之際併所著散文盡失之今記憶者惟詩五十篇目曰　咸淳集姑存舊也厥後數載竟不作欲天其隱　德祐乙亥冬有不可遏之興時輒作數語以道胸中不平事至於丁丑歲擇七十篇目曰大義集每一有作倍懷哀痛直若鋒刃之加於心若語流出肺腑間言之固不忍然得慷慨長歌雖暫舒氣終則何如嗚呼痛哉堯舜之聖非吾君也況於湯武乎又況於非湯武者乎

三宮在北

二王在南撫卷一慟天回日低天乎天乎其果無知乎九州名山大川頗有磨崖石日泚筆以俟大書特書焉願與我以時卒不悖於我

先君子之所教云時

大宋德祐五年歲在己卯正月廿一日景定詩人三山所南鄭思肖億翁自序

大義集（德祐初年乙亥十二月初二日寓吳陷虜時我年三十五）

景定詩人三山所南鄭思肖億翁

火德

火德續正統東南氣運昌離京都赤帝會史筆天王八極開清曉群星避太陽謳歌今有在曆數永無疆

德祐二年歲旦二首（時韃虜未犯行在）

力不勝於膽逢人空淚垂一心中國夢萬古下泉詩日近望猶見天高問豈知朝朝向南拜願覩漢旌旗

其二

有懷長不釋一語一酸辛此地暫胡馬終身只宋民讀書成底事報國是何人恥見干戈裏荒城梅又春

我生

我生逢叔世凡事倍辛勤淚濺亂猶在胡笳愁不聞好花嫌朔雪回雁避南雲無奈浩然氣臨風歌古文

春雪中作寄蕭梅坡昔吾

春來頻下雪彌望漲凝陰無地可容足有天能見心我冠非虜笠正語化蠻音何日得隱去深山深更深

寫憤四首

天命尚屬漢大夫空美新　三宮猶萬里一念只孤臣淚盡眼中血心狂夢裏身勿云今已矣舉首即蒼旻

其二

未能歸趙璧我不厭干戈萬古青天在三年白骨多春風仍歲月世界自山河寧忍委　國難飛身入薜蘿

其三

北虜俗深入東甌亦未曾江山能幾戰風雨廢諸陵雲盡喜天出宵殘願日升蒼蒼今悔禍讖應　兩中興

其四

不信夜不曉哀哀鎖瑞鐵城蹲敗土（時虜人悉平所得州郡城郭）錦國漲腥塵草泣荒宮雨花蕭哨地春少焉開霽色四望一時新

贈僧

澹然無所著暫走世間塵羅漢來東土將軍現後身語香清淨法心苦亂離春曾得拈花意縱橫變化新

獨釣

高與一絲在清風萬古長不爲周呂望願似漢嚴光天下皆秋雨山中自夕陽後來有孺子終久辨滄浪

書前後臣子盟檄後

死亦烏可已丹心闢大猷恭承　父母教用剪國家讎日破四洲夜天開六幕秋終當見行事不與世同流

墨蘭

鍾得至清氣精神欲照人抱香懷古意戀國憶前身空色微開曉晴光淡弄春淒凉如怨望今日有遺民

曉晴

雨晨輝朗霽一碧湛無垠草木新容淨林巒遠意分海生東出日天散北飛雲郄喜風猶競微凉透夏薰

晩晴

落照開空霽明霞映水鮮乾文懸造化土脉潤山川白滿重圓月青還不翳天定鐘聲更徹通昔喜無眠此心

此心期不變曾灑血爲盟舉世無人識終年獨自行
海中擎日出天外喚風生淨盡去雲霧重開白晝明

卽事八首

舉頭雲蒼莽何以慰吾懷白眼世無偶青天路可階
湘蘭終戀楚吳橘不踰淮龍臥未雷雨池塘空沸蛙

其二

棲遲破屋下書史自徜徉道不嫌清苦人皆笑獨狂
晚花辭雨露老樹慣風霜莫望閶門北愁雲天外長

其三

一說乾坤事無愁鬢亦斑心飛空濶外身墮亂離間
日落經何國歸雲識故山憑誰扣冥漠天道幾時還

其四

佯狂全性命守死混樵漁道否懷才老心高涉世疎
掌中籌地理燈下論兵書愧我非諸葛何人顧草廬

其五

山川不可望荒草若何深故國英雄淚終身　父母
心清池函學玉落日墮圓金休問愁多少芳年雪上
簪

其六

薰風吹不透熱惱苦無涯時與生淚恨雲飛動壯懷
醉談天下事清坐月中階此意有誰解兒童自聽蛙

其七

大地盡戎馬皇皇奚所之此身猶夢裏無處問天涯
鳥影驚飛彈蟬聲避過旗願言仍舊貫生死太平時

其八

獨閉衡門坐無言意極長赤心懷　趙日綠鬢染吳
霜火正當陽地風來自午方連宵驗天象心宿炯明

堂心宿明堂古宋分野

宿牛塘寺

一襟清氣足此夜登人寰醉影松杉下吟身風露間
秋懸當殿月雲宿近城山明發騎鯨去飄然不可攀

對雨有懷

世道忽顛覆愁來痛徹心腥風行殺氣淫雨哭秋陰
虜覘　朝廷璽宮空帑藏金　妃嬪今草地宮髻淚
中簪

次韻

寘迷江樹外一鳥破雲還雨雪乾坤變干戈筆硯閑
命千時不偶心與道相關終見二三月花邊展笑顏

自挽 德祐乙亥臘作

堂堂男子不封侯與命爲仇死未休陷虜有歌春夢
斷哭天無地夜魂愁九清風露極玄處萬古虛空自
在遊痛恨莫能生報 國從今陰隲溥南州

一旦

一旦蒙塵朔漢行杜鵑哭破舊冤聲金杯暫飲胡瓶
酒玉鉉誰調御鼎羹故國夜長天正曠離宮春盡草

初生小臣有誓骨銘骨不到神州不太平

偶成二首

劍氣熒熒夜屬天忍觀禾黍廢若煙夢中亦問
朝廷事詩後唯書 德祐年花柳有愁春正苦江山
無主月空圓如今好棄毛錐子滄北長驅馬一鞭

其二

曾受家傳究典墳自期不與俗人群 君臣位亂綱
常在 父母恩深生死分霽日行空餘積雪長風吹
曉淨殘雲坐令世上春光好長使桃花笑臉醺

答

語聲帶咽吐新詩徹骨啣冤痛不知報國心惟憂漢
賊讀書人肯學胡兒劍携入手霜三尺鏡掛當胸月
一規終久難磨天理在匪伊談笑定時危

鴈足

鴈足寘寘未報歸此心裂碎有誰知一懷憤悶心啣
苦雨鬚鬢髮倒垂醉後愛歌諸葛表生來恥讀李
陵詩喜吾筋力猶强健願爲 朝廷理亂絲

次韻三首

百歲光陰十過三故山路梗夢中還看來身在終爲
累悟得心空始是閑幾度踏雲歸草屋有時臥雨掩
松關人間轉盼皆陳迹何必長生久駐顏

其二

活計烟波美謝三醉眠釣艇去仍還爲憐亥者今何
在笑殺忙人不識閑燭影欲殘登夜榻鼓聲未絕啟
晨關匆匆役役塵中走一見青山一動顏

其三

花前歡笑憶春三何故東君尚未還一寸心中千種

事百年世上幾時間虜遷玉帛猶歸市馬犯金湯節
棄關生怕朔風吹下雪飛來點鬢妳紅顏

古時

古時明月碧霄間曾照鑾輿幸蜀還　御座乍空
三殿遠　朝儀暫歇六更閑馬屯腥霧彤墀壞鶯哭
寬春玉戶關若是年年歸舊燕遶簷偷語問　龍顏

補夢中所作

夢作一絕覺而遺首兩句若王二字夢中作中原
二字嫌其忘於　本朝改而足之

鴻鴈流離夢亦驚滿懷悽怨足秋聲此身不死胡兒
手留與　君王取太平

聞陷虜宮女所問

塵汙宮粧粉不香死生魂夢只昭陽一逢人自南來
者垂淚殷勤問　二王

題陶淵明集後

拂袖歸來未是逃傳家何用五男兒不堪生在義熙
後眼見朝廷被簒時

秋雨

雲滿長空雨滿山淒淒風色變新寒夜來白帝將秋
去萬樹淋漓哭不乾

逢故人

曉路雲埋撥未開霜風空老棟梁材平生不識悲秋
事今日白頭何處來

秋成

秋成田里自人煙刀斗聲中又一年王莽貨泉成底
事東都仍用五銖錢

北望

紫塞風高直北秋黃河水自向東流移王御馬還宮
日海內封疆只屬周

南望

南陽遙望見舂陵殘雪初消霽日升鬱鬱葱葱有佳
氣漢家天子必中興

匈奴

匈奴殘破漢封疆江北江南盡戰場若問生靈誰是
主加今天子又　康王（康王　本朝　高宗皇帝）

絕句十首

竿裘獨釣浙江湄百姓哀哀苦亂離但得漢家鴻業
在莫愁光武奮身遲

其二

目斷秋江欲暮時天邊落葉弄愁飛　翠華幸北平
安信只願新鴻帶得歸

其三

玉輦愁經草地腥酸風頻捲馬頭塵　我朝三百年
忠厚不信山河屬別人

其四

闕門城外木棉空鴈影淒涼落照中一望秋風數千
里不知何處是　行宮

其五

草木恩深雨露餘公卿環列漢庭居一朝投閣千年
笑却是揚雄不讀書

其六

一葉飛秋萬樹寒行吟憔悴倚欄干淵明只憶晉朝
事滿眼黃花淚不乾

其七

銀漢斜傾玉溜殘釵蟲熠熠照清寒最憐今夜下弦
月一半娑婆樹不完

其八

驟笠氈靴搭護衣金牌駿馬走如飛十三門裏秋光
冷誰夢朝天唱道歸（行在十三門搭護胡衣名金牌詔符）

其九

西風滿路奈愁何昏鼓聲中厭北歌菱藕市空燈火
斷一城秋怨月明多

其十

子夜神遊碧落間聲仙飛語下人寰上天淡念蒼生
苦特勅　三宮聖駕還

五忠詠

制置李公 芾

公之忠義最烈古未有之所聞未及其詳故未敢
書今廣亦祠祀之矣

舉家自殺盡忠臣面仰青天哭斷聲聽得北人歌裏
唱潭州城是鐵州城

丞相李公 庭芝

公受刑後書吏夏㴆月險白於虜酋阿术乎公之
屍斂棺葬於揚州堡城司空廟後人皆危之㴆亦
義士也
大駕迢迢已北行淮南猶守九州城只謀渡海南歸
國不意忘軀博得名
祭使姜公 才
公至死罵賊不絕口且劇口罵夏貴李公庭芝爲
淮東制置姜公爲制置府都撥發官凡李公得堅
守淮東死爲忠臣者皆姜公之力也

殺氣盤空白晝陰始終不變似精金直疑碧落三更
月來作將軍一片心
都統王公 安節
節使王堅之子在常州與賊戰所部三百軍皆陷
公雙刀孤戰殺賊不計數賊嘗揶示十萬戶金牌
與之不受口則罵手則殺以馬失利而死虜賊咸
稱其能死戰也
健兒三百陷胡塵匹馬孤騰勇過人至死執刀唯罵
賊自言不作兩朝臣

隨駕內嬪某氏
隨駕北狩內嬪某氏虜酋屢欲犯之以共吐語貞
烈竟不可得乃書於裙帶上曰誓不辱國誓不辱
身遂自經於虜館死後爲虜人分臠共肉食之
玉殿辭春陷馬塵忍將𩔳穢汙貞身能行男子難行
事羞殺朝中投閣人
寄同庚友
淳祐初年同下生已經三十七番春此身雖墮胡塵
裏只是三朝天子臣

即事
旅瑣曾聽月下猿至今觸事即愁端北風昨夜無情
甚又作冬來一信寒
小春花
天地無情正北風飛鴻哀咽亂雲中此時縱使開千
樹不及東皇一點紅
對菊四首
天風吹古秋獨立殿寒馥 我父昔愛之終身不忘
菊

其二

受命太極前立身晚秋後一朝揚清香名動天下口

其三

日月雖云逝山中秋自香平生抱正色誰怕夜來霜

其四

三運令非昔多愁老此身誰知陶靖節只是晉朝人

陷虜歌 德祐乙亥十二月廿八日作又名斷頭歌

德祐初年臘月二逆臣叛我蘇城地城外蕩蕩爲丘墟積骸飄血彌田里城中生靈氣如蟄與賊爲徒廿

六日蚩蚩橫目無所知低面賣笑如相識彼儒衣冠誰家子靡然相從亦如此不知平日讀何書失節抱虎反矜喜有粟可食不下咽有頭可斷容我言不忍我家與國同休三百十六年閱歷几幾世 忠孝已相傳足 大宋地首 大宋天身 大宋衣口 大宋田今棄我三十五歲 父母玉成之身一旦爲氓受虜壓我憶 我父教我昔日夜滴血哭成顛我有老母病老病相依爲命生餘生欲死不利爲孝子欲生不得爲忠臣痛哉擗胸叫 大宋青青在上寧無聞自古帝王行仁政唯有 我朝天子聖老天高眼不昏花盍拯下土蒼生命忍令此賊恣殺氣顛倒上下亂綱紀厥令帝怒行天刑一怒天下淨如洗要荒仍歸禹疆土四海草木霑新雨應容隱者入淡窗歲收芋栗供 毋食對人有口不肯開面仰虛空雙眼白

狂歌

一笑識破天地根隨意變化易其名俯御三十六天頂主宰一氣生羣生倏欻有怒行號令億兆雷鼓轟

天聲勅喚龍口數滴水淨洗世界洽然清推出火帝照寰宇萬萬萬世長光明

宋鄭所南先生自序

大詩也者心之動也其動維何因所悅所感所憂所苦觸之爾一動之天多事之源也苟知動而無動則不爲動之所動矣今八荒沸渤山枯海竭身於是時能無動乎夫人之生性於天之淸明形於地之重厚我主乎其中天地萬物莫不俯首爲賓是我之所得者甚大也奚自小之乃不君其君外走逆亂之區盲其主反臣於賊求活焉逞俗滔滔爲江爲河不可禁止傷奈之何我雖無知寧不敢與賊走而俱化故哀

痛激烈剖露肝膽瀝血誓日期毋渝此盟五六年來夢中大哭號叫 大宋蓋不知其幾此心之不得已于動也夫非歌詩無以雪其憤所以皆厄挫悲戀之辭我之所謂詩者非空寄於言也實終身不易之天也豈徒詩而已哉澤畔孤吟鬼然其形心乎一脉之生耿然千木萬雪之下微微綿綿不絕若縷窮陰戮力殺之終不可得而殺此一脉之生將大而爲天地萬物生生無窮之生也歟以天道人事驗之、中興迫矣故曰中興集時

大宋德祐六年歲在庚辰四月十五日景定詩人三山所南鄭思肖億翁自序

已卯夏後至庚辰八月所作

景定詩人三山所南鄭思肖億翁

黃河清 幷序

近有南人自北歸紀之於籍云某月渡河土人謂丁丑歲四月黃河清戊寅歲十一月又清數旬古語曰黃河清聖人生吾 大宋人也知 大宋而已然則中興有日矣獨惜夫人之生於唐末年者歷五代八姓五十五年至 國初僅七八十歲首尾生死於唐 宋之間爲七代之民何重不幸耶

爲馮道者比比皆是 我宋豐水有芑之仁陶化斯世三百年彼忍哉彼忍哉今黃河淸矣汝輩何所逃乎吾謠之曰黃河清 大宋中興天下太平故作黃河淸詩曰

丁丑戊寅歲黃河兩度淸但敎 大宋在卽是聖人生亘古理不泯中天日轉明道沓戡定後世世永休兵

自題大義集後

長夜漫漫發浩歎生民塗炭果如何 中興直馬修壞在變雅君臣廢缺多赤幟開明新日月青龍恢拓舊山河誓崇忠義誅姦逆四海雖遙志不磨

郊行卽事四首

一變太平業民生若失巢乏牛耕瘠土多馬壞荒郊花圃半栽菜穀田今長茅惓然欲深隱遠與世相拋

其二

五年前事別一說淚滂沱 帝業雖遙鼎人心未倒戈日光疑白晝天影愧清波背立官塘路風前慷慨歌

其三

凝立若忘歸欲言還又訥時危恐懼多國破繁華歇黃葉辱吳山綠蕪欺魏闕兩峰流水聲偷哭漢宮月 吳山在行在大內鳳凰山側

其四

雲氣江城晝色陰可憐寂寞讀書身風霜虐命四五載雨露潤民三百春鴈落愁聲唯送淚馬馳怨迹豈成塵如今不獨桐江上新着羊裘又一人

觀顏魯公帖

吾拜蔣公祐凛然氣如生終身大唐臣千載名崢嶸
愧彼今之人獸心蠹天經

苦懷六首

我行荒野間風埃苦浩浩嗟汝後生者惟恐不見老
世事如霜木顏色盡枯槁愁來不即死反爲命所惱
今人眞小兒語話尚癡倒不辨親與讎得食即爲好
焉知父母心茹痛傷懷抱難報三春暉滿地皆芳草

其二

滔滔流波瀾百川俱頹靡競羨呂望貴獨欠伯夷死

小恩尚思報大義反忘恥　國家三百年果何負於
爾

其三

南山一何高支脈遠不斷巉巖峰巒間松柏蒼翠滿
向陽地力盛萬物發新暖我欲飛至之惜哉羽翮短

其四

昔爲天上雲今作地下塵蹴足屢哭慟痛惜六尺身
父母生我時教我爲賢人生得男兒骨一死亦精神
嗜酒迫中年墮影濁水濱踽踽走殘命語颯氣不伸

固知復繼剝霜雪天地仁願得一脈暖散爲天下春
援手水火間以道拯斯民俾知尊卑位萬世不湮淪

其五

我命而爲人形異禽獸生所以異者何不越綱常行
斯道如日光千古同一明胡爲含白晝摘埴塗冥盲

其六

伯夷聖人遠雙瞳空晶晶悲風吹語斷天濶青山橫
古人立志高爲義不爲已今人所見卑獨爲貧賤恥
不義富貴生寧以餓而死遺體非不重所懼悖於理

我稟清淑氣生而秀爲士讀書三十年頗知六經旨
質之以人道所言皆如此奚乃滞風塵爾汝弄歡喜
浙山高蒼蒼浙水清瀰瀰三歎動遐思清風響兩耳
暫焉溪隱去長鑱訪園綺敬俟時之清終其天命爾

己卯十一月朔又夢食梅花夢中作

鴈宇高高兎國斜濕光飛露沁流霞狂來清興不可
遏嚼盡寒梅一樹花

遣興二首

獨笑或獨哭從人與作顛生惟耆食菜貧亦恥言錢

清興遊空外孤愁抱日邊所憂無別念鷹又犯南天

其二

傳家曾受易所得亦良溪今古豈二道死生惟一心
顛風撼曠野凝雪厄寒林不改隱居操扃門自鼓琴

送僧游西湖歸末嘉

大地霽爽痛正新南歸不避雪紛紛柳邊人憶一湖
錦松下僧閑九里雲熟路有緣家易到空經無字世
難聞菖蒲潤水濯雙足鷹蕩山巔瀑夕聽

結交二首

鳳鴞同爲禽麟虎同爲獸以彼善惡殊致令分去取
惡者僞以善惑世不可究唯在行事間以理觀於久
或不近人情避之如避梟君子重結交芳名垂宇宙

其二

伐木義不古僞敬溢顏面交接無真情而是背乃變
眯則以爲恩密則將成怨當學晏平仲終始係相見

隱居謠

布衣暖菜羹香詩書滋味長

醉鄉十二首 并序 醉鄉箴附

余偶得醉鄉題忽興動累十二章不共泛乎素不
能以酒醉於醉鄉乃以詩醉於醉語是亦真醉於
醉鄉矣或曰君兩年來不作詩今何爲而作耶曰
予今不求人詩亦不與人詩人與詩亦不受人求
詩亦不與不倡以先之不和以從之執是數者已
確或意憤累年不作或興動一日數作皆天吾天
而已或鄙之亦不辭

破得愁城了仍還太古風渾然無事國不與世相通
地邁華胥外天歸混沌中蠢哉蠻觸氏苦戰角英雄

其二

狂藥蛻凡骨疑來別一州形骸閑若棄風壤曠無憂
屢有聖人至（徐邈曰酒之清者曰聖人）難同惡客遊（元結曰不飲者爲惡客）
所交惟陸諝（唐子西有陸諝傳）落魄老菟裘

其三

盎然非世境樂意渺無垠暖骨通仙處寒冬能幻春
眼空天亦小心淨月逾新昔者李太白於茲竟瘞身

其四

太和國土裏風味極清柔意外竟忘世胸中不夢秋

日蒸春氣湧地漾水光流此即神仙窟何須更十洲

其五

獨到至樂處于于自在行身心全去礙骨肉若遁明刦外寘天地空中一炁生却觀凡世界聊爾幻漚輕

其六

誰居此域作生涯偏許劉伶畢卓家屋影空空天泒濟燭光冏冏地横斜春紅軟玉頹衣樹秋碧流波漾緗花接壕或過三島路任他苦海事如麻

其七

萬里和風眼底回陶陶樂土隔飛埃暖浮花思春初透紅漲霞紋潮正來長駐童顏驅老去不教玄鬢受愁催舉頭閶闔手能摸更欲乘風過九垓

其八

風物清妍地不塵一天無盡四時春此中正屬忘懷境來者多應避世人

其九

紅潮初上玉船空假道青州一水通相去塵寰千萬里不愁日夜不春風

其十

大哉春宇温厚凝聚靡有冱寒暖於炊煦厥俗孔洽恬無憎娼高陽之徒歷年熟路惟楚屈平欲來莫赴我至是邦妙莫能喻至和滋彤神與天遇載朗笑詠全王貂䙲至清之氣噓呵風露寓若悟道黙契玄趣陋彼市朝喧隘沸痛願我遐年克壽厥寓

其十一

天道何冥冥委形闖窅杳曠刦土坦平沖氣藹雲杪不入禹封疆拓地八荒表空洞無邊涯一切境界小

骨柔春香濃目紺夜光瞭洪荒上古前命不爲愁勦畢哉蒼生愚役心顔貌愀窻猴狂搖搖野馬走擾擾髓竭沖融膏渴命竟枯夭奚不來此邦軟坐廓幽眇劌刷膏肓俗滌濯肺腑皎騁鶩無可遊一生事足了

其十二　醉鄉行

窮冬騁寒凍地裂北望朔方常下雪五臺積古雪不消鳥獸毛氄結凍血江南昔有酒如澠蔗漿麟脯相憑陵　朝廷有道四海清既醉鳧鷖歌太平九土夜市徹天明樓紅陌紫喧簫笙豪氣一飲一千鍾噢得

國裹春風生千金少年百花眼左右捧擁上天行戰
皷聲多毛欲飛從此百姓無寧時龍遭鱗舞鼠變虎
恣意反覆弄風雨如今寂寞不救飽髑髏眼睛生秋
草空欲捎弄百斛船莫羨釀來腰背眼何如我入壺
中遊喝雲開破天外天翠錦幃幕車渠土八面雪白
淨無烟水玉雙闕瓊膏塡使得五行顛倒顛坎離媾
春中央宮俯現摩醯王玉仙手執乾坤萬化柄斟酌
混沌殺中髓嚥得半掬碧色雲夙根無明百雜碎萬
緣俱空恬無爲四肢䩄郁紅玻瓈自然氤氳太和身

融融洩洩先天春形化爲氣輕於霧飛御慈盼福下
土金相朶朶鮮綠雲花㲉綵衛跨空住八十一天開
玉殿天天互透長生路慈溯醴泉雨甘露孕牛產麟
鯀鮫舞九苞鳳凰對舞鳴鈞天清戛雲璈音勅取龍
猛大士藥（西土龍猛大士有藥能點大山爲金相傳今尚有龍猛金焉）盡點大地
變黃金嫦娥搦弄團圓雪抛向下界懸作月銀光倒
潑白泠明笑吻霏霧飄香冰戲擲火丸煎海乾珊瑚
萬樹紅斑斑抱出懶雨活能帝扳髯痒鼻激噴嚏鼻
氣環空掛白虹垂脚東貫大荒東八八翠衫蓬萊兒
舞撒寶花雙逶迤千丈白髯老神翁前導萬從開天
倪徑出盤古項外行封風浩浩空掀轟呵暖爲春吸
爲冬濁世甲子刹那中數數老松化石了幾鏗小厮
半刻天我之大醉八萬四千歲小醉三千六百日世
上幾回漢與唐苦於爭戰悲㺅狨萬國黔首行飯囊
鬼貌蒸色心茫荒狹步躄躃攢埃裏蜉蝣拜天祈壽
長氣濁聲欲不清響啾唧碎聲攣爭攫生來不識快
活國紛華外勝奪心玉晝夜火燒苦捉樹背井索水
嘶且偃啃地荒年苦命活邀條戚施瘠瘦傷貧者逼

迫富者狂一涯血氣六賊戕眼望天上金銀落壘瓊
架屋鐵築墻莫知仁義爲何物冷笑詩書今不香沉
酗私欲反爲醜嬾說青山白雲人孳孖躬躬揺不覺
強語以道必生嗔忽笑大笑休休休回視若輩愁如
讐揮手長揖永相謝千劫萬劫逍遙遊

醉鄉箴 并序

君子之至是邦庸以養恬小人之至是邦適以滋
亂此鄉坦夷厥土惟清壤九州之地弗及之故其
人物皆有士君子之行焉彼之游泳逍涯入於無

量之域雖忘形骸禮而不亂身其景福樂之於內
居之久而安或失其道瀆常經鼓洩其孽氣見之
於外卒莫寧處非醉鄉本俗也雖然亦足以別君
子小人歟後之入國問禁者其將於是歲曰
維人之生所主者德瞿瞿良士藹然溫克其天其游
養和於默勿爲氣奪遷其常則爾微爾身天命難必
罔越乃行終其永吉

德祐六年歲旦歌 庚辰歲

天運無情歲事新 大寶虛位孤王春 盡出街恤夜

夢哭皇皇五載臣無君南望 二王未駐蹕北憶
三宮猶蒙塵祇祲蝕日地軸折冤氣上騰霾蒼旻百
姓茹苦痛徹髓大事未定焦如焚我寧久處逃悶中
遠恐終必爲逆民大哉父母之遺體與生俱生仁義
身天鍊精金鑄我心上縮忠孝兩字文痛憶 我君
我父母眼中不識天下人不變不變不不變萬挫以
必無二心醉嚼海嶽尚翻動不信不滅大年羣或謂
逝水不可復叱我癡忠空愁羅焉知漢絕十八載光
武乃興春陵兵即此一語斷世事仰面再拜淚如傾

西漢絕於平帝元始五年乙丑歲至王莽五年壬午
歲光武於春陵起兵乙丑至壬午歲恰十八年至乙酉
年光武始立國改建武乙丑至乙酉但去二十一年
東漢始與詳見漢史今日德祐六年歲旦歌乃
祥與二年歲旦歌也太歲則庚辰也南閩正統在
天一涯亦未嘗開斷焉我陷虜廷六年其實則德
祐之民故曰德祐六年歲旦歌心愁欲絕日掛空
碧滿腹不平氣何將遂於一吐聊折酒光風霽月之
下相與歌吾德祐六年歲旦歌吾之願足矣或疑
不不變三字盖痛切諦殺之辭非謂不能於不變也

苦雨

霖霪厄晴光胸臆堆倥偬魍魎嘯陰風砭中肌骨痛
物象各憂困坤與一澒洞必禁朝陽升私竊陰權弄
我剖一寸心灑血聲大慟叫天開光明晝夜永不霽

勵志二首

炎正遭中微冠屨紛倒置四壁皆楚歌猙獰何凶熾
萬命墮荊棘身與豺狼値攢眼刺荼毒地無際可避
君子餓欲必爲時所嗤詈白晝行夢中更相問憔悴
我螫茅茨下有生痛自愧寒燈弔老影惻惻不遑寐
憂抑倂填膺反覆論此事 嗣君尚幼冲厲階誰所
致權奸弄破國珠玉亂走地曾謂頃刻間一蹶失神
器風沙犯天顏生必一葉寄勢去若瓦解哀告不可
嘗太廟櫪胡馬太學巢胡吏殿閣秦秋涼羣羣走魍

悲淒風吹宮花春不肯明媚哀笛破淚愁滿目新亭
淚　我朝聖明君一一皆善治涵育三百年豈無忠
義士我讀　我父書頗曾識大義無以死恐我死亦
心不二幾生豁膽槃氣怒頻裂背貳將坐如死突眼
禁相視　先王澤未泯　中興漸可冀仰呼顧不平
挺身攄大志四方皆風動德化仍漸被春秋生殺權
華夷有定位後有董狐筆當嚴於載記爰以明人倫
永使勿頹墜

其二

大哉天地經森然不可踰　聖人治天下綱常安厥
居誰謂遭大變干戈血模糊天地忽破碎虎狼穴吾
廬毒氣孽萬物草木俱焦枯我爲　國之臣於義當
捐軀受死不爲痛　國家終何如念此迫我心萬劒
裂肌膚骨腐尚嘶究且爲　國家圖鬼神果有知聞
之亦欷歔

春日偶成五絕

山塘遊舫接荒城縱有笙歌耳不淸淚憶　國家無
事日人心和氣是春聲

其二

曉來怕上最高樓春盡時光只似秋草木荒寒生意
澁風腥雨膩一天愁

其三

郡縣荒蕪哭暮笳憑高望不見天涯如今揮淚灑枯
木南國春回生紫華

其四

天地腥羶社稷隳萬邦赤子病流離幾番曾共秋風
語說得虛空亦淚垂

其五

百萬胡兒犯　大朝　奔南　狩北恨迢迢我非辦
得　中興事一點英靈死不消

寫憤三首

倒　夕枕上苦吟不就忽於夢中吟得五字云翻
盾洗青天正屬對間爲人喚覺則天已大明矣今
足之于後

自許志頗大頻歌慷慨辭攢眉無說處仰面獨行時
豪傑心猶槩生靈命若絲當今欲平治舍我則云誰

其二

開眼看不得愁來只自顛六年萬憂苦四海一腥羶

歎命巧相值觀時痛可憐却憖溟夜月猶恐照胡天

其三

朝廷罹禍亂民物苦顛連晉帝渡江誠唐皇幸蜀年

剖雲行白日翻海洗青天辦得大事了胸中即泰然

偶成

郡國殘民少　君王何日歸不知秋後鴈猶得向南

飛

無題五首

屢問北來者相傳盡不同　三宮在何許萬姓墮愁

中春草添腥緑雨花啼慘紅人間至微物今亦怨天

公

其二

自古無茲難　我朝今遇之小臣慙道上大事決成

朔刦壞六龍死天荒萬象悲時哉弗可失奮發莫遲

疑

其二

一天悽愴事此恨極難裁骨縱已成土心終不肯灰

毒虵噓樹死怨鳥哭春哀處處山東老懸情漢詔來

其四

愁海茫茫望不窮黃茅白葦渺陰風鳳凰高遁層霄

外豺虎橫行大道中　九廟傾頹郊祀廢四方禍亂

國家空于今建武重興漢誰是雲臺第一功

其五

鞠躬盡瘁兮無君滿耳兇聲不忍聞醉去忘形猶覬

骨怒來嚼齒欲穿齦腥風洸曉春應怨凝霧霾空路

莫分熒惑星明望人出頻頻中夜驗天文

和　文丞相六歌　不次韻

我憶　三宮幸朔方天顏皺黑鬢髮黃鬼風尖尖割

肌肉驚沙撲損龍衣裳群黎命死北魔手世界缺陷

苦斷腸小臣翅短飛未得望破癡眼愁更長嗚呼一

歌兮哀以傷白日無光天荒荒

其二

我憶　二王血淚垂一線正統懸顛危士卒零落若

霜葉陣前將軍今有誰以舟為國大洋裏萬死一生

終安歸至痛無聲冉不聞皇天皇天知不知嗚呼再
歌兮歌孔悲風雨驟至晝冥迷

其三

我憶 我父在日時叱我癡鈍無天姿旦旦灌溉仁
義澤靈臺豁然開光輝夙刦孤露命溷世土事歎掌
生無期一憶 父 母教我諦逃罪無地死亦遲嗚
呼三歌兮淚淋漓 君 父不在倚賴誰

其四

我憶 母氏兮聖善勞苦家事手生繭 母後父死

十五年教我育我恩不淺我雖貧拙志不屈清氣稜
稜秋瑩骨至今一粟一縷絲皆是 父 母流傳物
嗚呼四歌兮痛惻惻皇天后土無終極

其五

我所思兮 文丞相英風凜凜照穹壤失身緇劒草
莽間屢迫以死殲忠壯虛空可變心不變吐語鏗然
金石響想公骨朽化為土生樹開花亦南向嗚呼五
歌兮併悽愴望公不見愁泱漭

其六

我生我生何不辰血淚化作妖花春平生意氣若風
雲何苦戚戚悲呻吟狂來一呼天地動萬物鼓盪俱
精神天上真火滅不得灼爍大地生光明嗚呼六歌
兮歌聲清海嶽瑩潔日月新

久雨後郊外獨行

新秧遺水毀歲事正關情日沒虎狼出城荒荊棘生
清流不可汚古道竟誰行闊步獨歸去茅簷月自明

追奠 并序

毛惜惜高郵軍妓也 理宗朝榮全據高郵城叛

召惜惜佐酒惜惜怒叱之曰汝本 趙官家健兒
何敢反耶吾有死耳不能為反賊行酒榮全以刃
裂其口立命臠之罵至死不絕聲嗟夫今之男子
挺挺讀書學為君子者反蕩然掃地矣不知此婦
人既失身汙賤果何所學何所見而臻於是吾豪
傑上也崢嶸之氣不為世變消鑠此 國家仁義
涵養之所致其敢負 國家乎聞此風者頑夫廉
懦夫有立志不待文王而興可也扼腕特艱追憶
惜惜之事今實不易得故賦以美之

誰謂匪人賊猶懷事賊羞挺身持大義正語叱狂酋
名在春逾艷骨香花不愁有靈知　國事地下笑王
侯

詠懷二首

鳳爲百鳥王孤飛無其友覧德而來儀千載不一有
云胡德之衰囚身狎雞狗我當愁來時散髮狂叫走
歷歷訴此苦太空亦肯首

其二

精衛雖至微啣石尚塡海一點至烈心千生萬生在

我誓銘于天語大莫能載萬萬雷霆誅此盟亦不壞
刎然笑一聲今古生光彩

中興集卷第二

景定詩人三山所南鄭思肖億翁

我苦心吟事二十年矣　德祐前詩僅存一二記序
等作則盡亡之亂後所作幸猶存焉今陷身不義盡
傷于心期剪滅此而後朝食凡所有作意在大事不
敢寄興風雲月露之妙鑄爲獨樂之辭然亦不知其
果爲詩果不爲詩也自　中興集黄河清以下隨得
隨入更不刪去未於述懷不以辭語爲選擇今所作
無遊者俱以礪之一字次第目之礪者言淬礪乃志

決其所行也漢頌逆莽功德者四十八萬餘人今又
過之唐顏氏之門死於賊之刀鋸者三十餘人今無
以尚之何從逆者衆盡節者寡歟晉卞壼父死於君
子死於父偉哉我銘　父　母之教于靈臺與生俱
生與死俱死而不忘者也天高地下日照月臨有違
家訓雷其殛之

一礪　庚辰九月

愈久愈不變一恍生死俱獨行天與語枯坐石爲徒
血汗衣冠國寃浮盜賊匪何當洗兵馬終古貌炎圖

憶前輩二首

昔在　先皇帝 理宗 當陽四十年文明照天下俊傑立王前一自胡兵入俄驚漢鼎遷致令人道亂空谷遁遺賢

其二

治世衣冠盛人才極典刑淵心星日月吐語走風霆氣象近三代文章出六經今焉不可得四顧一冥冥

續洗兵馬

遭時不祥厄陽九垢面蓬鬢喪家狗四夷交侵小雅

廢卒其子弟攻父母封豕長蛇亘人域　天子下殿跣足走凝碧池頭樂最愁逆胡宮裏花亦醜三精霧塞黑曈曈天破地裂一無有誰執弓矢救日月仰泣旻天大號吼賢者不入勝母里義士恥飲盜泉水丈夫立身乃大事一失此足死亦必當知孔明呆鄉華歆然三代古君子尽尚磻溪釣文王乃是漢唐人才爾到今大壞不可救鴟梟破鏡咀啓齧高牒饕覗天下黔首渾敦狀如鬼龍堆大漠鳥獸夷舌捲音響蠻侏離不類人形舞百怪錯亂天命災羣黎營州羯狗也（祿山）猪龍形詎能篡有唐丕基太子即位靈武日天開萬仞磨崖碑載定尊卑莫鰲極一新正朔授人時漸被日出月沒處梯航臣妾拜　京師黃旗紫蓋東南興大火王氣浮晴春勿欺一成一旅微少康猶能作之君班超巳著王命論陳嬰王陵母生心絳衣大冠大敵勇今日豈無劉將軍田野豪傑久延頸一呼而動雲來奔我當率之效馳驅整頓乾坤明大倫舊邦新命光前王逆俗汙染咸惟新

二礪二首

愁裏高歌梁父吟猶如金玉戛商音十年勾踐亡吳計七日包胥哭楚心秋送新鴻哀破國晝行饑虎齧空林胸中有誓深於海肯使神州竟陸沉（夫差敗越二十一年越滅吳十年乃伍員語）

其二

釣天夢冷紫宸春臣子鳴哀社稷屯一縷血忱開白日兩篇心誓哭蒼旻（謂前後臣子盟檄也）渡江祖逖願興晉蹈海仲連羞帝秦回首故都宮闕恨滿山秋色正愁人

題拙作後

我有詩一編率皆懇切辭但寫肺腑苦不求言語奇
矢口吐憤氣焉知詩非詩脆語剪風露叨叨兒女癡
昂然大丈夫以身佩安危何時把杯酒大笑信雙眉

三礪

一礪二礪至萬礪盟執牛耳血為誓靈臺空瑩白於
秋徹底不生乖戾氣皆裂齒碎志懇懇貉之天性寧
踰汝我生一雙霹靂手終碎此虜為虀粉天平地成
風俗淳一統未歇胡無人

九日

眼見今朝菊又黄饑扉潰淚咭凄涼崢嶸歲月精神
發磅礴乾坤意氣狂新鴈來時芳草死歸鴻盡處暮
天長後年箭主當回蹕始信山河再屬唐

菊花歌

太極之髓日之精生出天地秋風身萬木搖落百草
死正色與秋爭光明背時獨立抱寂寞心香貞烈透
寥廓至死不變英氣多舉頭南山高嵯峨

餐菊花歌

道人四時花為糧骨生靈氣身吐香闖到菊花大歡
喜拍手歌笑頻顛狂憶昔我為混沌王洞見未劫壽
不長盡召群仙列殿下勑宣餐菊長生方我今化身
遊下土一嚼清涼徹肺腑頓令心地豁然開迸出明
珠耀今古皆入變化妙如意能為一切主中主塵塵
刹刹黄金身未滅娑婆衆生苦

愛竹歌 并序 十月

吳中承天寺立雪軒脩竹一林極可愛昔承平盛
時每遊其間屢詠絕句刻題竹上世變之後繫心
大事欲此清樂不可復得近至西山忽見竹林脩

翠戀戀終日實不能去始知痾癖不可除也遂歌
之

此君氣節極偉特令人愛之捨不得徧造山水有竹
處不問主人識不識朝朝暮暮看不足感得碧光透
雙目一旦心空忽歸去挺身特立化為玉

四礪二首 十月

壯懷寧久淹藏六暫窮閒道病人相食時危筆不銛
哭哀愁裏命笑聚醉中身淸性每如是從教俗士嫌

其二

說殺說不醒世人良可嘆欣欣從北俗往往棄南冠
毒露沾膚爛尖風破骨寒願身化作劍飛去斬樓蘭

五礪

宋鼎終難問元酋莫死爭九州俱是淚一刻不容生
舌在身當貴心真願必成但思湖海上誰可與斯盟

六礪三首 郊外觸遊草

一聽茶歌淚即流 採茶歌胡曲也 更兼風葉響颼颼不堪滿
地餘殘照併與新寒合 音閤 作愁

其二

又是江空歲晚時痛思 國事獨行遲青山無語青
天遠吐出丹心把向誰

其三

操得南音類楚囚早期戮力復神州須知鐵鑄忠臣
骨縱作微塵亦不休

弔揚州瓊花 并序

揚州瓊花天下惟一本后土夫人司之花之盛衰
淮境豐歉係焉 南渡前經兵火此花亦死今遭
大故丙子歲維揚陷丁丑歲此花又死孰謂草木

無知乎上天福正統厭夷狄於茲見矣

南土新飛劫火灰瓊仙戀國暗驚猜定應攝向天宮
種不忍陷於胡地開花死青春禽鳥哭城埋黑氣鬼
神哀一朝枯析變高樹傳得歡聲沸似雷

七礪

天生忠義性習俗豈能移道在 國常在我知人不
知眼懸堯曆象心醉漢官儀 堯漢俱火德 前日喃喃者今
誰語及斯

八礪三首

黃道霾陰晝蝕光野浮冤氣白冥茫世無聖上天應
哭時有忠臣國不亡萬刃攢身終莫變一誠銘骨豈
能忘休嫌亟復叨叨說未奏膚公正斷腸

其二

生得貞心鐵石堅肯將識見與時遷淚如江水流成
海恨似山峯插入天慷慨歌聲聞屋外婆娑劍影落
燈前篇篇字字皆盟誓莫作空言只浪傳

其三

憤氣塡膺柰若何千生萬死不消磨夷齊道喪綱常

褒湯武兵興叛逆多天外遊心窮碧落風前注目寄

蒼波北騎此意那容說環顧斜陽一浩歌詔人臣某國自湯武始之今胡人則犬羊耳

梅花

寒結凝陰慘物華莫將憔悴聽胡笳明年無限風花

在奪得春回是此花

九礪

忍死以待且蹉跎歲又殘覽身四陷肝盡命哭衣冠

月死虛空黑春枯草木寒秋頭雄劍在白氣夜盤盤

辛巳歲立春作 正月

大辱痛於死含哀弔歲華叫雲聲草擻戀闕夢宜麻

地走人形獸春開鬼面花年年北去婦馬上哭琵琶

覽鏡

朝來一覽鏡抱負頓崢嶸貌古煙霞氣詩新金玉聲

卯晌常鬼哭風雨自鷄鳴所喜不靴笠巍冠敝屣行

獨遊 五月

吾非好獨遊無與吾同者不行衆所行所以驚天下

逆哉一世人昔辯而今啞吻涎流腥氈變尾而不肯

君曰汝爲人寧不識取捨此止勿多言淸風生四野

十礪

屛氣處逆肝衝慮畫奇謀指日誓無語高空問青愁

決志將大法一洗天地羞永使臣子輩恥列僞逆儔

美俗蕪古德至治邈皇猷一統萬萬世海宇咸棠休

同

一刻積一日因循忽七年自乙亥陷虜至辛巳已七年孰云天道

邇不鑒下民冤海陸頻征戰城池盡變遷吾君幸何

地數禱紫微垣

十一礪 四首

錢塘帝王都宮闕高崔嵬盛治蕩無外鼓舞如春臺

咸淳聖人去山崩龍虎摧彈指變晦冥鐵圍生劫灰

丈夫吐一語霍落飛風雷直排四海水併走天外來

手濯天地殼永刮絕纖埃喚醒群盲兒歡喜雙眼開

其二

我本漁樵徒山水足嬉遊昔也爲鳳凰今焉乃駑鈍

反思生爲人虛食 國家飯詎甘死賊手掛戶違公

論孤忠破衆逆彌久氣彌健決當乘良機爲 國行

天意勇往直無前一舉四海勸談笑解倒懸盡釋下
民怨生或不就緒六當償夙願罔使竟食言刲刲抱
長恨

其三

姬發誓孟津集者八百國當時盡棄商喜受鉅橋粟
獨有首陽山不生周草木至今撐天高興商無終極

其四

素持不殺戒一視齊究親今遭此大惡不報無天倫
況聞曾子語不取姑息仁實爲不得已挺身事經綸

苟能悟昨非赦汝改而新負固變詐者我怒佛亦嗔
直期後世後弗恐爲逆臣惟願吾與汝同歸天德淳

十二碼

攀斷龍髯哭不回鼎湖仙去下民哀一身肉痛愁銷
骨兩臉顏枯瘦入腮誓以匹夫紓　國難艱於亂世
取人才屢曾身至難詠處裂破肺肝天地哀

題明皇按樂圖

誰準鑾輿向蜀行梨園弟子歎新絲及知凝碧池頭
事難得樂工雷海清（事史凝碧池上樂工雷海清向西慟哭爲祿山所殺）

憶夢哭歌

五月二十一日夜夢遊西湖上舊遊宛然行至戎
馬蹂踐之地憶今　天子不在咸陽宮大哭隕絕
而覺遂作此歌

金輪王天中天壽赤龍夜哭玄蛇孔仙人不忍辭漢
去青山照水生愁顏雖貧亦有買醉資甘美不入孤
臣口死後骨朽恨不消歲歲暗逐春風上新柳

元賊謀取日本二絕

涉險應難得命還倭中風土素蠻頑縱饒航海數百

萬不直龍王一怒間

其二

海外東夷數萬程無讐於韃亦生嗔此番去者皆銜
怨試看他時泰滅秦

十二碼十首

我有一卷書（即二盟也）仗之以爲命所言非奇辭教人歸
於正昭昭靈臺間生死明於鏡願爲大醫王普治衆
生病

其二

窮陰有巨虵蜿蜒數千里磨牙雨毒霧聞其氣者死
我心不回邪縱毒徒爲爾終將飛劍去一擊化爲水

其三

哀哉大數平妖魔塡虛空刼雨壞世界欲與大海通
羣愚摒空走奪命鬼手中陰極集萬惱願天生暖風

其四

蒼蒼南山松特立孤峯巔身此至正氣性於太初前
流泉近靈物鬼飲之亦仙况抱長生寶永蔭婆娑天

其五

大哉萬物毋清淨光鬆鬆獨尊而爲帝天地亦其子
我見我之身彈指魔王死歡喜獨自笑清風滿萬里

其六

北荒騰黑陰飛妖蝕漢日闖闔九重門老胡騎馬入
萬世然明殿度宗朝殿名一朝韃靼窟韃靼即今北地也江南荒野
間月黑鬼兵出

其七

嗟汝兒女曹至蠢亦孔醜面笑心搖搖欲進乃却走
憨癡弄盲語捧酒祝鬼壽傷哉復傷哉醒眼頻搔首

其八

偶昔文明時萬事皆蒼莽詔汝一世人父亡子爲往
良心油然生千載無清響與道同周流光明塞穹壤

其九

王道一陵夷風俗愈卑隘至於讀書者見利直下拜
一或特高論聚笑議爲怪誰其振木鐸與世開聾聵

其十

風生抱一誠天亦莫能破云胡白晝中開眼而死坐
猛然風雨生一叱萬邪挫卒使世上人子孫未相賀

題蕭梅初舊所藏錢塘王幾閣二首 六月

陰山腥馬蹂京塵鎖殺宮花不識春哭問錢塘江上
月如今誰是去年人

其二

撫膺暗國問蒼蒼郭嗟聲中喜氣昌偷報故都忠義
士趙家天下又南陽

十四礪二首

法駕遙巡六載餘農桑煙火頓蕭疏深山大澤精靈
哭赤縣神州鳥獸居天下黃金歸朔漠南中白骨蔽

郊墟漳泉數郡屢反正贖有忠臣野史書

其二

六合漫空一網羅驅偫椎剝極煩苛星辰錯亂曆無
準天地陰寒氣不和漢室公卿周勃少河梁朋友李
陵多楚然發歎悲風過渺渺吳淞捲白波

十五碼二首

國家今板蕩舊物一微絲至若說不得長懷病似癡
人心危陷阱天理過蓍龜賴有二盟在寧無吐氣時

其二

王畿三輔地誰信捲風沙南貨北塡市北人南住家
亂招城聚虎薜入土生蛇說着未來事戰爭寧有涯

十六碼　城中今有六七虎或東或西一暮卽出頗有見之者

雙眼荒荒不寐時寘搜俊傑慕夷齊讖符鐵券虜當
滅夢出玉清天亦低城裏月明聞虎過人間夜久望
雞啼漢儂擧國巔崖底誰構懸空萬丈梯　先朝常於蜀中掘社武侯鐵券有胡滅漢留一半漢滅胡一人無及依舊朝幾塘之語當應今日之事

六月大雨後作

推上滄溟犯玉京業龍鼓怒恣縱橫青天忽破鬼神
走黑雨驟來山嶽傾混沌重新開覆載虛空頓覺發
光明如今淸淨渾無礙一日南風萬物榮

二唁詩　叙梁日亦失國日唁詩序　七月

丞相陳公　宜中

德祐一年二月平章賈似道出師敗績丞相陳公
宜中當國又以京庠上書議之抗疏而遁大
皇屢降詔趣入至九月始歸朝德祐二年正月
賊逼行在陳公力請三宮不肯遷駕遂與張

侯世傑劉侯師勇奉二王遁遷南奔南海公嘗
夢二日相鬬其一墮地不見其一墜入袖中喜得
奇兆數數以耐字死諭諸文武百撰後勢不能統
制張侯又疑恐左右所賣扗失風奔占城俄而占
城亦降於韃占城遣百二十人兵卒服事之寓監
絆意又遁而奔闍婆國皆遣使賫一器邀張侯
約以挾外國兵來合公未至張侯已敗棄崖山莫
知所之先是景炎二年丁丑歲公以泉州糖髭
盻空名省札數千道遣戴恩僞作糖商販糖求吳

密諭使臣呂大升偏諭浙西數州平日有戀國之
心者皆旋填名補官呂大升用心佈置有法遠近
皆孚期以戊寅歲正月二十四二十五掩其不備
一舉得吳有姚其姓者以謀軍器于其主高氏高
乃告十賊酋拜都至正月二十四果有領兵來者
以賊有備俱陷賊手自正月二十三早閉城門
汲爨俱絕一閧人聲賊即擒而殺之又議舉屠城
幸而免越七日至二月初一午後始許開門子家
寓于吳身親此苦後呂大升等俱受極刑公令呂

大升與諸郡響應乃夾攻之亦為良猶彼高其姓
者身本南人反以告賊陷誤大事生靈受禍不已
高之彌天惡逆可勝誅哉且聞公至海南諸國有
讓王位與之者公亦不受公始五十二歲事業豈
止於此或傳在真臘之間併統外國兵來　微臣昂
首望東望南一旦從天而下盡復　藝祖　高宗
境土寧不快哉

相國生東甌應讖海壇沙（右讖云海壇沙漲溫州出相道年海壇沙始漲陳公果拜相）
早覩上國光辟雍飛聲華叫雲閶姦權（上書言姦相丁）

大金被氣遠竄走天涯十年登要津文彩絢晴霞中台勢
將圻（平章賈似道出師敗績）大拜宣黃麻國步亡孔棘盲途相
牽挈鬼盜殺機弄平陸開龍蛇黠首心不正居然中
陰邪侏縤網蓋屋六宮妃嬪鬟公奔　二王奔脫命
毫髮差瀝膽躋上帝哭斷口大呼南邦血糊地春深
草不芽鬼氣射死樹腥妖幻毒花萬癘集如蠱百怪
鳴如蛙飫盡朱根天　國寄海上槎始知上邑玉潔
白渾無瑕垢衣懸相印獨御指南車沍寒凍不死微
微命一窪刀圭返魂丹陽和所邇遐生擒左賢王勦

叟鹽為耙却覩舊朝士一一誰忠嘉萬古虛空中一
偽不可加偃我　王師來動地騰喧譁雷霆破惡逆
四海仍一家

少保張公（世傑）

陳丞相遵海而南擢為人挾以授賊先托失風奔
占城　少保張公（世傑）擁　廣王即位于海外改
祥興一年己卯歲也正月賊酋烏馬兒兵犯崖
山我軍與之轉戰兩旬至二月初六我軍不幸而
敗所餘五百餘巨艘賊軍四向圍佈期必得　祥

與皇帝賴張公不肯叛勢在必死忽天上黑氣化
爲龍見蜿蜒于空中賊軍爭覩爲大興張侯奉
祥興皇帝俄乘機死戰出賊重圍矣所存惟十九
隻巨艘賊望洋追之數日竟不得先賊酋張九萬
戶本亦公之姪數數密說之叛公泣而言曰我　嗣君
置之何地耶三軍亦不肯我惟有死耳數與賊戰
雖伶仃海島而氣實不餒非獨忠臣亦爲良將累
遷上狀此不詳知故不書獨聞曾除少保其裨將
劉文英降賊謂公已死乃僞說邀功實未死也公

始來勤　王國人俱疑之誠誤矣陳丞相張少保
伶仃大海中人豈不能脅取以投賊二公忠烈動
天地有德感人心所以無莭是念者今俱莫定其
所在昔太平盛時不得拜二公於馬前一識雲臺
之像深以爲惜但人心未改天命豈終窮耶予日
俟之予日俟之
將軍本北人歸順年巳久擢身將校中腰綰中國鍛
身潤白玉潔面獰黑鐵醜剛勇有武威功出衆人右
一朝天柱折當晝豐其蔀陰陽反鐵炭桮棬賊杞柳

公卿文章士盡隳馬乳酒未聞天地開生死反噬狗
幸有張將軍強哉氣赳赳生死不携異寧受奸宄狃
平生鐵石膓明白照九有熒熒赤伏符百拜懸右肘
謀畫入微茫偃目拇撐口死戰拓山開高擎日月走
刳心餒能繼淋漓血毀手聖火壽綿綿凡水焉能渡
睜目出死關命在事非偶張巡埋骨地頑石變瓊玖
白光射天門璀璨奪星斗英氣磨不壞生公踵其後
播蕩大海外若子死戀毋屈指我　世祖建武又乙
酉光武乙酉歲中興爲建武一年今歲辛巳去乙酉歲只四年惡獸腦百裂始識

獅子吼天風吹新雨濯刲淨無垢

辛巳夏七月

辛巳夏七月初五日正午太白粲然見太陰亦俱覩
索曆驗其次太白躔在午兵爭周分野天下氣當吐
敬以詩識之俻爲史官補

避暑入古寺

避暑入古寺暫爾遣驕屑心靜凉於秋倏然適淸悅
彼哉誰氏子對奕氣爭傑惜其二低手彼此茂奇着
旁觀發冷笑連呼錯錯錯救之不可及流視入寥廓

十七礪

我有真黃金只作土價賣陪笑徧示人竟無一人買日暮哭歸來反為衆所恠安得明眼人與之語痛快

昭君歎

漢朝遠人來入使當時公卿短奇計紫清殿內一朶花狂風妬春吹落地命墮窮陰鬼為侶回首玉皇紫清裏舊愁新愁東海深黃鸝舌破傷春事江南絕色天下誇元賊盡虜歸胡沙或以嫁之虜偽爵于飛馬肯行天涯年深衆與生子女情熟比翼忘咨嗟果知

禮義不忍去亦有一死魂還家　德祐百官人稷荐腹飽理學縱橫說尚棄　君父從背叛乃教妻妾學貞烈男兒或老不曉事女子正少欲守節天生至性教不得將危卒見人中傑能盡婦道能誨兒王陵之母王凝妻世間婦人誰及之空恨昭君上馬將顏色日老單于死萬里魂歸身不歸廣寒嫦娥今塵土應見青冢雙淚垂

十八礪

挺挺大丈夫為世一準則如何出處間終始不明白四皓本周人多為漢一出不終為刖臣身與道相失僅安漢社稷暗墮張良術惟我則不然一身無二適縱別生聖人亦當死溪谿我出與　我朝舊都建皇極今力未能之晝夜禱空碧宜王車馬來一見死亦足

哀劉將軍　并序　八月

德祐一年十月虜復攻常州時步帥劉公師勇守之常州素無城壁外濠如市河僅特排柴木一重而已先屢與之戰皆勝至十一月元虜大勢合圍

月餘其回回砲甚猛於常砲用之打入城寺觀樓閣盡為之碎廿一廿二間直攻西門敵之不去四門殺入一城盡死劉侯倉卒間衣胡衣笠胡笠同十餘人騎馬以通事者紿賊盜走至平江僅餘四五騎徑朝　行在隨　二王南奔死于南中韃賊因常州難攻深疑平江有脩及得之曰平江鐵城紙人常州紙城鐵人以此可見劉侯勞苦矣浙右之人至今皆口稱劉侯之事痛其不壽不得盡其所長惜哉故作詩哀之

誓重圍裏脫兵氛四馬勤　王志不分旣抱忠貞讐
國莫於成敗議將軍身前名照江南月地下心銜
雲北雲爲痛英雄併消沒託詩爲史筆傳聞

江南絲

江南絲盡入機房欲此虛空彼富强鞭撻別工皆學
織程量計日定成章驚心蟒鳳愁應死淚手攀花痛
不香貪者只宜巖谷隱草紉槲葉當衣裳

十九鶵

暫爾下生來落身命塵網高明氣常淸貧賤語亦響
雙足風雲行一心山水想何時了　國事方外適幽
賞

大宋地理圖歌

混沌破後復混沌如是幾番開太極四方地偏氣不
正中天地中立中國神禹導海順水性太章步地窮
足力悖理湯武暫救時謀篡莽操大生逆離而復合
合復離卒莫始終定於一粤自炎帝逮唐堯兩漢
大宋傳火德　我朝聖人仁如天歷年三百猶一日
形氣俱和禮樂脩誰料平地生荊棘風輪擗破須彌
山黑雹亂下千鈞石銅蟒蟠舌吼梵雲玉帝下走南
斗泣中有一寶壞不得放光動地神莫測云是刼刼
王中王勅令一下剛不伏燕南番趙北際忽必烈正
巢其地一聲霹靂吹雲飛眞火長生世末世山山溪
水水淸縱橫十方變化身恆河沙數天壞殺獨我志
氣常如新

元韃攻日本敗北歌 并序

日本即古倭也地在海東　先朝嘗入貢許通商
旅彼近知　大宋失國舉國茹素元賊聞其富庶
怒倭主不來臣竭此土民力辦舟艦往攻焉欲空
其國所有而歸辛巳六月半元賊由四明下海大
船七千隻至七月半抵倭口白骨山築土城駐兵
對壘晦日大風雨作雹大如拳船爲大浪掀播沉
壞韃軍半沒於海船僅回四百餘隻二十萬人在
白骨山上無船渡歸爲倭人盡殺山上素無人居
唯多巨蛇相傳唐東征軍士咸殞命此山故曰白
骨山又曰枯髏山元賊又一道自高麗往攻倭敗
尤甚虜酋敗歸幾遭虜主所殺並罰賠金銀鈔物

咸窘且怒虜主又謀復舉攻之航羅國方八百里
航倭甚近韃已奪據其國運糧調兵于彼爲餉衆
窺倭之地倭有五十六州倭兵悉聚太宰府倭圖
誠甚詳倭人狠不懼死十人遇百人亦戰不勝俱
死不戰死歸亦爲倭主所殺倭婦甚烈不可犯矧
歲取犀角刹小珠種額上善水不溺倭刀極利地
高險難入可爲戰守計且今漳州陳弔眼據漳已
久地通諸山洞山寨八十餘所據險相維內可出
外不可入以一當百勦韃難算意欲攻出未能年

號吕泰未知擁誰爲主元賊力攻漳不可得又韃
攻倭倭攻韃卒未已　火德一脉終如何諸處伏
義出者咸有之然恐藉　大宋之名鼓舞人心實
私爲一已之謀圖集事功此微臣朝夕不已、懷
者也　我朝列聖無失德　大宋有道之長當粲
然復興矣公孫述隗囂翟㶸火也寧敵漢日之大
明乎我又夢藕武與語頗奇遂歌之
東方九夷倭一爾海水截界自區宇地形廣長數千
里風俗好佛頗富庶土産甚夥弁産馬舶來中國通

商旅徐福廟前秦月寒（倭有徐福廟）猶怨舊時嬴政苦厭
令犬羊貪猶熾睢目東望心如虎驅兵駕海氣吞空
勢力雖強天弗與鬼吹黑潮播海翻覆大於拳密於
雨七千巨艦百萬兵老龍怒取歸水府犬羊發怒與
天敵又謀竭力必於取已剗江南民髓乾又行併戶
抽丁語凶殘燒眼口竟啞志士悶悶病如蠱鏇傳漳
州氣殘盛又聞襄陽已大舉割據固是稍伸氣律以
大義竟何補縱遇聖明過堯舜畢竟不是親父母千
語萬語只一語還我　大宋舊疆土曾夢蘇武開笑

口云牧羝羊今盡乳仗節還漢欣欣然鬚髮盡白心
如故一念精烈無不通天地爲賓我爲主高懸白眼
混沌前那肯以命落塵土翻身鼓掌一笑時萬古萬
古萬萬古

二十韻五百字

素志欲隱去蜕名辭筆耕偶値惡劫來眼界亂縱橫
窮北洞窟底竄出老魔精被髮走如風四脊獰雙睛
而竅噴毒火直射日月盲一海人髓酒五石瓢爲觥
鬼鼓徧空響白氣幻長鯨夜乂發晕機砲砲打玉京

老仙戰股立手扶鰲極撐甚獄盤古死紫微貫攙槍
諸天落淚雨終夜淋漓傾爍人變醜相齧目豺狼聲
餓虎插翼飛善類誰能攖逆命納彼啖遊魂嘈宪情
血凍天下土赭鐵趾玄癘雨肥髑髏腥生菌高於檻
獨抱深痛聲數與死相爭讀史見義事意氣如雲生
圖窮七首見今豈無荊卿真孤隱山中今豈無程嬰
獲得九尾龜灼紋横庚庚大寶子傳子垂統無卑程
高聲叫亂世聾瞽豁痼醒速郵胡兒衫仙帶飄佩珩
身辭陷陰路火邪郎蓬瀛我秉正直心明比日更明

豪與凌高秋磊落人之英決當勇於動持平平不平
手劈虛空開身提天地行千妖百裂死萬古一擲巖
獨出娑婆外世界懸空擎猛飛大山來突立青崢嶸
劫初第一峯鬼神不識名樹綮百寶花石削五色瓊
香霏月中髓碧沁秋痕輕天上闢新國以正治八紘
大赦統乾運平心持道衡洪厖溥無疆一切命皆亨
下界齊拜舞笑賀羣相迎愧昔桀脤辱悦今趨義榮
淨脫凡骨臭瑩然澄秋泓正性本不壞生死道一誠
逆爽珍微塵玉氣光大清星象怯漢戰草木助晉兵

周勃軍左袒杜甫詩北征　趙祀必不絕　宋禮終
再舉我土我百姓衣切心不驚天君坐靈臺詹行前
後盟（謂前後臣子盟誓也）念念必亦咒願寶期必成口血寧有
變浩劫光晶晶

宋鄭所南先生自序

思肖生於　理宗盛治之朝又侍　先君子結廬西湖上與四方偉人交遊所見所聞廣大高明皆今人夢寐不到之境中年命於塗炭泊影鬼區仰懷

理宗時朝野之臣中夜倒指嘗數一二名相崔公(與之)李公(宗勉)游公(似)杜公(範)吳公(潛)董公(槐)閣臣孟公(珙)彭公(大雅)余公(玠)趙公(葵)陳公(韡)向公(士璧)名臣徐公(元杰)蔣公(重珍)度公(正)徐公(僑)潘公(牥)郭公(磊卿)張公(端義)劉公(漢弼)章公(琰)李公(韶)張公(忠恕)

王公(遂)劉公(宰)蔡公(範)王公(邁)曹公(豳)杜公(淵)徐公(經孫)蕭公(山則)陳公(牥)黃公(自然)洪公(天錫)范公(丁孫)李公(伯玉)道學真公(德秀)趙公(汝談)袁公(肅)蔡公(抗)趙公(汝騰)錢公(時)徐公(霖)文臣李公(心傳)洪公(咨夔)魏公(了翁)危公(科)程公(公許)劉公(克莊)湯公(漢)劉公(子澄)詩人徐抱獨(逸)戴石屏(復古)敖臞菴(陶孫)趙東閣(汝回)馮深居(去非)葉靖逸(紹翁)周伯弜(弼)盧柳南(方春)翁賓暘(孟寅)曾蒼山(幾)杜北山(汝能)翁石龜(逢龍)柴仲山(望)嚴月澗(中和)李雪林(龏)嚴華谷(粲)吳樵溪(陵)嚴滄浪(羽)阮賓中(秀實)章雪崖(康)孫花翁(惟信)其他賢能名官豪傑人物老師宿儒仁人義士僻在遐方異縣深山窮谷誠匪車載斗量所可盡如斯諸君子落落參錯天下當時氣燄何其盛哉　度宗登極權臣持國士氣沮喪畏禍燃身相尚寶諛平日挺爲君子者亦舌噤若炙宜其人才咸無稱焉養成

德祐莫大之禍不可救藥雖　德祐後忠臣義士亦　理宗朝涵養所致者　萬乘南遷宗祏墟土臣子之痛終天罔極今忍死暫生期集大事不暇以歎

倩倩目調笑風月爲詩人美麗之辭嚮昔　咸淳壬申嘗確然立志悉委舊學巳絕筆硯文史謀入山林蛻去姓字甘與草木同朽盡欲以我還之於無聲無臭之天向非　德祐虜禍天下無復賦詩作文矣昔上有聖天子下有賢公卿儒士豪傑人物我藐然匹夫可以隱寓於天游今而上無君世皆賊我當爲天地斯道之主主也者天其綱常於無窮也孝有聞而笑之曰豈少君一人哉每厲聲應之曰正少我輩一人耳實萬萬不容不出爲斯道立極也歟大逆熏心

寃憤塡抑日遇逆事相忤尤覺氣豪不自禁非不知
賊之刀鋸之痛然痛有甚於刀鋸者寧忍避一身微
痛不救天下至痛時吐露真情發爲歌詩決生死爲
　國討賊之志心語心謀萬必行故氣勁語烈殊
乏和平興趣實非詩之正道　先君子嘗謂英氣道
之累又謂離騷亦不得其正但以高古忠憤過之其
以是之謂　先朝作詩皆尚盛唐製作冠冕佩玉五
音相宜如大朝會法度森然此皆　我朝祖宗仁義
之澤況美教化移風俗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果

能一出誠心公道斥去僞語邪思蓋詩道必致之效
舍是而詩恐非古聖人之所謂詩今天下人所思背
邪詩之根本摧喪無餘此爲何時出而言詩爲仁義
辱甚矣果欲爲之必知所立身乃可思肖幼本不肖
且大不孝資質頑鈍授之以學若水灌石了不相入
　先君子盡平生精力竭其所學癡呪枯木望其必
花今若鳥雛能飛詎敢易　父母所行之轍恣謬其
所之亂後所作詩二百篇固近於正一或不能行其
所言願天誅之人誅之彰其不孝不忠僞語罔世之

罪使悉鬭其惡皆相顧而語曰其父母如是其子如
是吾與汝其戒之我晝夜懔懼深思遠計施於言語
果無益不若身之於事以風天下暫乎默警緘誓昇
吟詠爭決其必行計獨以謀之神以運之剖析淸微
豁如天開位三綱福萬物願俾天下後世莫不知有
君願俾天下後世莫不知有父始可以見　我父母
平日教子之志今忘叨叨再四紬繹力主于行爲終
身誓不求天知不求人知不求心知亦非有所利而
爲之蓋臣子之職分當如是也若律以詩去古人法

度誠遠矣當憐所遭之時爲何如時之爲矣如是之
極也夫以時論之在天不在我以理論之在我不在
天時雖異卒不能違於理理至大實可以制乎時昔
父母教我勿違理而行也素矣是以我自許我可必
集亂世難成之事時曷能果病我耶我誓執無終極
之終以終其有終期無負於　國於家焉願畢天下
後世之人一而行之三極之道至矣盡矣維
大宋三百二十有二年德祐七載歲在辛巳陽月望
日景定詩人三山所南鄭思肖億翁後序

宋鄭所南先生久久書

前後臣子盟檄二篇并跋并詩昔分其字而九九錯綜書之又取久久之義故托其名曰久久書秘其機神其事庶幾便出入衆不疑其文且奇其留傳可以久久俟我大事成當釐爲正文激勸天下今又閱四年而事未集大痛在心晝夜不釋期於必成乃事一日興動竟釐爲正文讀之激發其志但我死有期矣恐生不能爲　國家報讐死決當爲大義吐氣我昔有詩曰生或不就緒死當償夙

願罔俾竟食言切切抱長恨此二十字心誓盡之矣久久書後九跋器跋前後臣子盟檄也特意微隱爾德祐八年長至日後十三日所南鄭思肖書

久久書正文

大宋德祐二年九月　大宋孤臣所南鄭思肖作臣子盟檄曰上而天下而地中天地之中立人極焉聖人也爲正統爲中國彼夷狄犬羊也非人類非正統非中國曾謂長江天險莫掩陽九之厄元凶忤天簒中國正統欲以夷一之人力不勝有天理在自古未嘗夷狄據中國亦未嘗有不亡國苟不仁失天下雖聖智亦莫救　我朝未嘗一日不仁亂臣賊子天閉國脉貪官虐吏剝剝民命　君上本無失德今犬羊愈恣横逆畢力南入吾指吾在此賊決滅於吾手苟容夷狄大亂當不復生吾觀吾之身　天地之身父母之身中國之身讀聖賢書學聖賢事是與聖賢爲徒奚敢化爲賊而忘　吾君　吾父　吾母也欲彎弓射賊曷能顧　母存亡欲偷生事　母何以扶國顛覆舍忠不足爲孝舍孝不足爲忠以是遲遲

二三百日閒雙睛望穿天南之雲天道胡爲尚未旋晝夜以思狂而不寧淚苦流膽心赤凝血挺然語孤忠孑然立大義與世相背獨立無涯我　母龍鍾憂憤成疾旦莫無期奚生其生吁日而日未出泣夜而夜何長愈久愈不變愈不可爲愈爲讐賤隷婦富少年智誘以私彼不肯玷厥夫爲烈婦譬貧儒子貴公卿誅邀爲役彼不忍舍乃父爲孝子苟有異代聖人下舉匹夫任以天下事彼不願背主而相之爲忠臣萬潔一汙非烈婦小從大逆非孝子一月不發三月

變矣一年不變三年變矣或者歸不甘從賊買　大
宋已不不可爲且且惟真主望非忠臣何哉婦無二
夫子無二父臣無二君縱姬發武興亦不陳洪範書
吾爲、大宋民　吾君之德不紂彼非姬發而夷狄
天如之何傾有道之國夷齊不懷殷惡不臣姬發之
聖汝輩獨不思　大宋忠厚不怒逢賊慘毒皆樂然
媚鬼求長生術嚌悟其自促乃死何之喃喃誇誇誓
死不變者亦委天命于數偶夷狄以王胥而爲賊反
叱吾恐執方癡謀不與將遷譽其爲聖求變富貴也

聞之心裂痛不可言　國家大讐未報天下大迷未
寤我心大憂未釋仰無天俯無地莫人其爲人之道
學匪詞章之謂所以學爲人人匪形體之謂所以人
其忠孝萬世大經不逾忠孝一人忠教百千萬人忠
一人孝教百千萬人孝生非所愛死非所畏生不得
其道死則爲榮　父教於昔　毋諭於今不得不大
一舉而殛賊即舊邦新之于以正天地大位下以開
日月新光天下忠臣義士耳玆血盟願相從而與
火德復炎炎中天乎實　父之願實　母之願表忠
臣義士於既往誅亂臣賊子於方來誓大播厥盟與
國家其無斁
德祐四年正月作後臣子盟檄曰我被　國家仁最
深受　父母恩最重生長　聖皇聖德汪洋之中飛
躍道化流行之下詩書理義誠明其心衣冠禮樂光
華于躬爲　三朝太平民一旦罹此禍凶禽獸其形
乃食人食得不思　大宋乎豈意天下俯首從賊竟
忘遽變毛角居禽獸列乃曰數也勢不可爲也理無
不忘國也然昔之國亡必有太康孔甲桀紂幽厲哀

平桓靈僖昭之君酷虐禍亂大壞天下數十年民大
態憝奚而不喪　本朝人君萬無一焉故憤悶不平
思　宋者衆寧有　一祖　十四宗至仁中國竟若
是而已夫天理必不然也惟　我朝德澤洽人心也
深故有李公芾李公庭芝姜公才趙公與擇趙公淮
陳公文龍趙公卯發王公安節阮公正己輩俱死忠
烈大有可觀是數人奇哉燁燁乎有光華垂清風於
無窮今死守不失節者丞相文公天祥遁身南歸武
臣張公世傑相與驅馳少傅陳公宜中挾　二王而

主之　三宮狩北未有還期　二王奔南未奏膚公
上下錯亂天怒神愁正臣子報　國忠義自見之日
虎兕逼人蛾吾與汝皆腥涎中食盡反自思焉古今
忠臣義士英壯激烈高風凜然吾亦人也獨不能爲
之乎雖　父母遺體不敢毀傷坐視　君上蒙大難
不救又棄　父母所育之身化犬羊類生不爲全人
死不得全歸終古啣寃痛于罔極何忍負　吾君何
忍負　吾父何忍負吾　毋不爲君子終身忠孝乃
本分事一毫悖謬爲大惡人　父授我語也吾　父

立節剛潔見理極明苟在逆知必奴于此賊又　毋
氏教以唯學　父爲法極拳拳溟望　中興事期我
大有爲當世若不殄逆類炳　炎圖是遵　父母遺
訓爲不孝子詎不大逆生爲吾　大宋之民生爲吾
　父母之子實一世艮遇也倏遭須洞腥汙　社稷
淚盡心破安敢有生當與賊大決一勝終焉爲人臣
人子之道或曰子身不過五尺長弓莫挽三斗強言空
無實力孤不支宜箝口命餘生不然子之肉臨矣嗟
夫身可殺心不可殺形可泯理不可泯平生讀　父

書箕而不弓裘而不冶然至剛至大之氣則塞乎天
地間自反而縮果其往一舉中度天地光明開　大
宋再中興之運緝　先王萬年文明之治仰拜吾
君九天之上俯拜吾　父母九京之下臣子之事或
庶幾乎今雲霧晦塞草木淒苦西顧空空舍我其誰
臣子盟檄所以作曰臣子盟檄何義臣不敢忘　君
子不敢忘　父母誓吾心不變曰盟勸國人皆忠曰
檄作於　德祐二年九月晝夜焦思欲舉大事何期
含垢隱忍又閱五百日圖其大當重其事謀其成不

計其日又懼久而或弛復喜勇於決行斷斷然無負
人臣人子之事吾違茲盟雷殛其形理誅其罪人違
茲盟惟理所在惟公乃行人心天理克復則明敢率
爾舊民羣與萬動協心丕作恭聽號令勦茲强醜聿
新　有宋家邦速觀乃有成俾厥今之人各正天倫
亦期彼後世咸罔違是盟是年九月復跋之曰我幼
愚頑無有慧性凡一毫以上非我　父悲切教之今
無以明大義長而拙懶不解生理凡一日之生非我
　母勤儉育之決無以至今日家庭之訓歷歷胸中

天可窮其高地可極其厚吾 父母之恩大不可而
恩也二十二歲無 父三十五歲無 君三十六歲
無 母又三十八歲無于今爲無君無父無母無子
之人傷哉我又聞我 父曰生死事小失節事大臣
之於君有死無二且謂我 祖我 父傳家惟忠孝
而已庸授於汝毋忘 父言我屢嘗竟夜穌穌悲泣
哽咽以 國以家反覆思之 君師所教所育我者
如此 父母所教所望我者又如此今所爲乃若彼
安乎恐乎此臣子盟檄不容不作既盟之又盟之實

有大不可已者誓行臣子當然之事也夫蟄龍一出
頃而霈雨壯士長嘯剸爾生風前後二檄奚爲空言
時一誦之心勇氣動天日愁變儼若坐雲叱空手搴
滄海淨滌大地腥穢頓復清明之天意頗快然故申
之以戢淬礪乃志决其必爲不然縱累千萬篇空文
無益也今惟以行之一字痛誓于心終施於事將與
天下終始同爲 大宋民期不渝於初心焉後之覽斯
文者察其涙切痛苦之心亦當爲之一下涙也九月
望後復詩以盟之曰死亦烏可已刑心闡大猷恭承

父母教用勇報國家讐日破四州夜天開六幕秋
終當見行事不與世同流時
大宋德祐四年戊寅歲冬至日 大宋孤臣三山所
南鄭思肖億子泣血誓心而書
越四載 德祐八年冬至後藁爲正文久久書
舊文茲不更錄

宋鄭所南先生久久書後九跋

一

此一卷書凡二千二百三十四字昔　先夫子授我曰眞奇書也名曰久久書由是行之可以爲天地立極爲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今未可發其秘久久觀之當自通其文比潛心數歲終莫知其辭支離蹇晦罔測何文何義流離顛沛與此書同死生數矣不敢忘　先夫子所教故今作焉寓山林禽獸之天江海魚龍之天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乃吾之天今所聞

所見所交所言所行所止所飲所食其吾之天乎其非吾之天乎將與草木歸枯朽乎終與日月同光明乎一係于久久書焉行將絕世事委形死志通晝夜寂坐禱于靈臺之天必能冥悟其旨吾當爲天地立極爲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又當大書特書其書以風後世云巳卯歲立春後一日三山所南鄭思肖億翁書

二

我之命受于　父母之天我之學得于　父母之傳縱萬萬斷其肉亦弗復遷之故不敢與天下人相遊於同惟守天理於至久而立於獨以我　父母不與天下人父母一其立心與天地一與古聖賢一敢爲不肖子辱之哉大紀淪斁同風一汙知我者惟我而巳即我律我而我且不中我乃以我之律而律於衆人宜乎與人日益疏背夫今之人吐語無奇氣爲時所變化叱古直拜富貴蕩其心一於利初若剖肝膽相授熟窺於久實不然坐空一世悉莫我之合或相與游終非心於吾之天者也此書實難其托欲碑其

一立萬山之上函其一沉大海之底明揭大義爰鎮覆載閫而語話癡錯容色稿悴死有日矣形骨固壞然有不可泯滅者在焉玆其位育天地萬物於無窮也耶巳卯歲旦三山所南鄭思肖億翁復書

三

歎今三綱五常之道盡廢人而禽獸爾孤立無朋唯心自語　我父剛方純正行三綱五常之道者也萬不肖其一二烏取其爲人子念念思之心痛如割々當誓死行其所教終期於肖不然　我父教我何事

己卯三月望思肖復書

四

朋友居人倫之一今天下大變風俗一爲之汚染欲得相與語吾語者竟不可得伐木𡋯澤之義殆將廢矣抑天下果無人乎故出則獨遊歸則高臥爲世嫌罵指以爲癡蒼天蒼天我讀我　父書者也浩歎激發以手抑胸血漬兩眥乾坤若變色凄然欲風雨凜乎其不能自存忽作而言曰天道不常晦冥終有青天白日之時吾何憂哉

五

我父今逝十八年矣昔在膝下時教我極嚴隨事陳義啓其昏頑行坐寢食無一事一時而不教且痛加之鞭撻直欲吐其心納我腑腹間使其速肖於人譬如種種子于枯塉之土今萌芽者百不一二舉其大要則曰不能事親非孝也不能事君亦非孝也不能立身亦非孝也何也辱於家也故立身爲人子之終事孝經曰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此之謂也汝不行吾之言汝則非吾之子　我母亦語我曰汝不行汝　父之言汝不如死至今歷歷耳間髮卒汗下　父母之言一出諸口卽心服而行之者孝子也今悖　父母所訓委身汙雜爲名教罪人願天下之爲人子者悉以我爲戒家國其庶幾乎況我　父遺所著書數帙又注易甫及六十卦而逝夫繼志述事實人子之責今天昏昏日茫茫正切切然爲天下大事計心夢飛亂卒未暇爲我　父足其遺書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我又犯之我　父遺書終授之誰耶我知雷霆必誅我矣掩面一慟昊天罔極

六

人道立則天其所以爲天地其所以爲地萬物其所以爲萬物人之道苟不然天地萬物之道亦幾於廢矣蓋天地萬物不能自爲天地萬物必以人而天地萬物之人之道大矣哉日輪西傾覆載咸夜羣生冥墪索行莫知所向可哀也已速吾之　帝出乎震開天下曉使昭昭然行大道中人道立則天地萬物咸盡其道吾事畢矣右三章皆感歎久久書而作滔滔有懷言之不足故言之而又言焉今併書之己卯冬

至前二日所南鄭思肖敬書

七

今之爲人父者能生之不能教之惟慮無財遺其子苟能教以學業不教以仁義易爲父間有不孝者亦訴父曰不遺以財使我終窮至謂天不生我于富貴家爲怨也豈父子之天耶嘗思百工之人各知以業授其子（富者知遺財與其子 貴者知延貴與其子） 人君知以天下與其子獨我　父以道授我底乎成人故我　父之恩過於人君以天下與其子天下可得而有道不可得而

聞以天下與其子歷代人君莫不然以道授其子千百世不一見父欲聞道且不可得奚以授於子世之父不多老聃輪扁也縱有之尚不能喻於子道之難聞如是哉我聞道矣一天下之事皆小之但知我父所授之道爲至大白刃加於身實不懼易以變之昔本大不孝今知改爾得如是者非我能也實我父之力也故生生死死一以久久書爲心誌悟天還吾道亨矣昔羅仲素論瞽瞍底豫事曰只爲天下無不是之父母陳了翁聞而善之我繹思其言直與六經相表裏今天下人一之爲惡道本無間斷彼無知者爲時所瞀痛可憫我有我　父之訓確了然不惑獨立不懼豈易至是益信天下無不是父母之語爲至論惜乎生後不得見斯人一拜之世道錯削今與誰語其惟仰蒼蒼一歎乎辛巳九月廿四日所南鄭思肖億翁書

八

吾聞有志者人莫破之鬼神莫破之天地莫破之生死禍福莫破之夫如是我知我久久書必開大明之

天終集厥成也志與道一萬古如新敢再拜焉敬勸爲誓辛巳良月初六日所南鄭思肖億翁書

九

我書久久書後凡八作猶不能已於已也所以不已者何我　父之志未伸也我　父氣如烈日秋霜其嚴行如精金粹玉其潔今洞觀一世人竟無似其毫髮者我欲學之也自始逮今愈學愈不肖竊而望之巍然其天乎始教我爲君子也今小人矣易形革面蹠蹻獸走得罪天理不齒人類如之何不使我哭泣

摧折痛割心肺晝夜悔恨若莫能救人莫不有子其
子未嘗不肖父誰謂我　父有子乃如是爲人笑罵
萓累於先厥罪爲大深思我　父昔日鞭策不可復
得痛哉痛哉誓自今始心無他思目無他視盡力死
行我　父所行之塗雖生死禍福來悉不敢避一念
動于中天地鬼神昭監在前或敢薦違家法我　父
終不瞑目於空冥間鄭思肖盡深思之今恥事虛文
此爲絕筆之誓辛巳陽月初八日所南鄭思肖億翁
書

西漢絕十八年景帝之子長沙定王發五世孫光武
興漢其派實不出於武昭宣元成哀平諸帝之下東
漢絕一年前漢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勝之孫昭烈皇
帝興漢其派亦不出於東漢諸帝之下　大宋開中
興之天或不幸而如是亦寧不可乎惟　大宋一祖
十四宗聖子神孫之後亟圖之微臣雖不才敢不盡
生盡死以效驅馳決不食言
大宋德祐九年四月七日臣鄭思肖拜書

鄭所南先生卓行傳 見姑蘇志

鄭思肖字億翁號所南連江人祖成卒於枝江王簿
父震字叔起淳祐道學君子爲安定和靖二書院山
長有菊山詩集景定壬戌卒於吳葬長洲𦋐齡山思
肖太學上舍應博學宏詞科侍父來吳寓條坊巷元
兵南下扣閽上太皇太后幼主疏辭切直忤當路不
報初名某宋亡乃改今名思肖即思趙億翁所南皆
寓意也素不娶孑然一身念念不忘君形言於詩文
中如過徐子方書塾云不知今日月但夢宋山川題

鄭子封寓舍云此世但除君父外不曾別受一人恩
寒菊云寧可枝頭抱香死不曾吹落北風中贈人云
天下皆變吾觀其不變惟其不變乃所以變其變者
物也不變者道也又云古人重立身今人重養身立
身者蓋超乎千古之上與天地周流於不知不識之
天也養身者惜一粟以活微命役於萬物死於萬變
者也何足道哉遇歲時伏臘輒野哭南向月人莫測
識焉聞北語必掩耳亟走人亦知其孤僻不以爲異
也坐臥不北向扁其室曰本穴世界以本字之十置

下文則大宋也精墨蘭自更祚後爲蘭不畫土根無所憑藉或問其故則云地爲番人奪去汝不知耶不欲與雖迫以勢權不可得也天目本中峰禪林之白眉悶思肖名欲見未果偶會於孝子梅應發家一見各默不語坐久之本忽云所南何不說法思肖曰兩眼對兩眼無法可說及別去本又云博學老子思肖即曰世法和尚趙孟頫才名重當世思肖惡其宗室而受元聘遂與之絕孟頫數往候之終不得見嘆息而去無何化其所居得錢則週人之急田亦捨諸刹

惟餘數畝爲衣食資仍謂佃客曰我死則汝主之蓋不以家爲矣自是無定跡吳之名山禪室道宮無不遍歷多寓城之萬壽覺報二刹疾亟時屬其友唐東嶼曰思肖死矣煩爲書一位牌當云大宋不忠不孝鄭思肖語訖而絕年七十八蓋其意謂不能死國與無後也自贊其像曰不忠可誅不孝可斬可懸此頭於洪洪荒荒之表以爲不忠不孝之榜樣木社既墟適意緇黃自稱三外野人嘗著大無工十空經一卷空字去工而加十宋字也寓爲大宋經造語奇澀如庾詞莫可曉自題其後云臣思肖嘔三斗血方能書此後當有巨眼識之又著釋氏施食心法一卷大極祭煉一卷謬餘集二卷文集一卷自叙一百一十圖詩一卷

雜文

並元賊犯中國後所作

三山所南鄭思肖億翁

歠懶道人凝雲小隱記

歠懶道人蘇人也既歠矣又懶焉蘇人中之真蘇人也今天下人荒涼如秋夢影白日聲飛空青冇形獨淚怨遍春枯愁挾秋語均化為蘇人矣悲哉與其流於流孰若止於止歠兮懶兮如雲之凝若迹於迹無心可心孰識雲之即吾兮而吾之即雲兮其凝其質其散其天作離作合孰操孰舍吾不知其誰為之也

陟廐之堂索玄之根欲名其誰實不可得安能擬其為之者與或者曰凝雲小隱在西湖之上歠懶道人所栖四方高人息肩問道粥炭飯午棲神遊真之所也吁吾匪不知栖者歠懶道人也然歠懶者其號骨肉者其形捨是而索之則為之者誰與問君而君不知問吾而吾不識吾亦不識君之為誰吾之為誰也彼其彼此其此互名其名聾瞽至死或欲識之請問於凝雲小隱主人歠懶道人

一愚說

愚衆所鄙之之稱也喜而納之者其隱於道者乎予世今之世莫人其為人軏乎憤騁乎厲而兀兀而訥訥素無怪其為愚而喃喃而嚴嚴今亦化而為愚惜哉愚於君父家邦則天其遊愚於例虜巢穴則身其四弔日景之蠋物不晶慘淚痕之泣啃欲突歸風一呼將莫裁其所之也唯予之不甘於愚乃所以全其隱於愚也耶

靜淨說

靜生於靜靜一其淨空然冷然玄玄其玄寥廓無象

先吾之先索無首其首潔無垢其垢後吾之後萬化形其妄吾靜淨其真委天地寞日月靜無靜淨無淨吾其靜淨靜淨其吾二其二一其一匪二匪一悉吾太極

夢遊玉真峰餐梅花記

德祐六年巳卯冬至前三十六日其夕三更後鄭子得一夢始則栩栩然冥冥然若獄若蟄若醉若瞶若迷身雲霧中憑虛任其所之俄而遼遼然冷冷然若有所至然開目則身在山中私謂其地為西蜀之極

西其山中岩崖巘𡑔參錯綿亘峙奇走怪形勢飛舞
非漁樵耕獵所踰塗徑其㟧怪能虎所匿窟宅三晝
遊覽萬不六七忽迫暮遇深澗徹碧之溪覓行水面
水離足三二寸沿側石之徑行迂峻探宵篠至一洞
石門忽自開入之數里始露霄漢寬敞如平地見可
仰不可陟壁立之峰聳身即騰飛至其上得一盤石
潤潔如玉色平滿整截方可七八百丈四垂斗絶下
視無底上有大古梅一結根鎼石之土始一兩花須
臾盛開香透頂腦復意其時初冬至正十五六間月

輪懸於天頂晃而不動相去甚近極大極明直千百
倍泬寥空澗清氣逼人我心頗喜興趣辟易手摘梅
花食項空其樹匪若世間梅花帶清苦氣味甜美如
嚼新軟白石髓且口咄咄文其事欲紙紙至筆具隨
之懸筆飛寫字狀極怪不類世俗書其文曰　我鍾
先天至清之氣毓其神必以後天至清之氣養其形
陋彼熟食之子久氣昏其清明盡死其命於穀肉之
穀終棄墜其魄於冥城草木英華後天之清氣也梅
獨優之一陽而花六陽而實爲純陽之果其花天眞

之身至香無垢貞白終其性狀以霜斧雪斤莫能夭
彼之命果魔癡慘欲殺萬物以死身抱微陽一脈之
仁出而萌芽欲絶不絶之春性和氣艮滌夙骸腥滓
盪化眞水培固命蒂歸脈於踵綿綿其息久之鍊骨
堅而空透體性不壞猶精金然吾嗜之者以此平生
所食數谿千樹矣來遊此峰太初眞氣所結懸空而
聳不與塵壤通核九疊九萬仞霹靂坼裂神護鬼捧
吸納㬉沆撐突峻削磅礴坱圠山氣清潤滋石孕玉
山脉相鎖若犬牙啣錯深走地底鍵幹坤軸獄形坡

陁臣伏若拜奄藹茇婆歸然而帝飛身陟之千清萬
奇叢併心目空中有聲之者曰此玉眞峰頂也邇來
四百萬劫無人至此矣梅花一樹與天地日月仝生
更莫算其幾微塵劫伏羲未生前嘗開一花今天地
荒老萬物多故欲仁下土故花又開天道健地道順
王道昌萬物壽吉樹拱百圍花大半尺樛枝偃蹇根
絞石隙天根月窟和氣之液洪濛之雪搆爲花骨世
不得聞仙不得識今焉大寶珠王飛出泥丸化而爲
月御天中央直若千輪圓月合成一月迫窄六虛焜

燿陸離開大光明一被照耀咸悟長生大星球球可
數可取小星千千踏向足底清極無默氣薄金石頑
立梅下頻嗅頻笑方瞳不瞬溺碧而射竟欲與之俱
化泯而爲一倏躍而動手盡其葩而鍊爲舟火涼水
浮玉池甘香骨瑩肉化鼻舌毛孔悉迸散香霧六合
同同燦發玉光萬逐乎源其心忽空一旦獲無身之
身還我於無極於戲偉哉書此文竟舉頭呪此樹又
英英而花矣花愈盛香愈清更欲採食輒仰面長笑
辭霞空碧遂驚寤神思恬淨舌根有香夢中之文凡

千餘字一筆而就旦而遺其半又二三百字怪不可
曉剔抉其支離脈絡之以意潤色之以辭仍紀顛末
遺爲他日一笑耳聞者異之曰奇哉夢也曰奇之則
不奇矣夫人之夢皆紛雜之念凝之於神因其昏昧
乘氣機恣縱變化其魂實未嘗出於身外真有所遊
歷或先識其事或雜揉於感多慾者夢猥而昏無念
者夢寡而清要之俱化也詰其根則妄爾樂廣之論
未悉也別之有周禮六夢焉昔黃帝夢遊華胥高宗
夢得說文王夢帝與九齡孔子夢見周公佛夢金鼓

老子夢遊罽賓莊周夢爲蝶孰謂至人無夢乎其實
皆托言也假夢以喻其意彼數人者豈不可測泥之
反失之豈如左傳所錄之夢非先識其事則雜揉於
感者耶聖賢或夢亦覺衆人雖覺實夢此以異也夢
生夢死夢榮夢辱蠢蠢夢晝紛然蕉鹿盲於心偉一
濯斥溟渤反誇爲極智夜夢泛泛無根覺則出之晝
夢苟差敗乃德不得爲善人暗無竊時晝夢之害過
於夜夢遠矣悟者益寡我未生之先寂然而無爲我
既生之後順天理以全歸死之不撓也天之不夢也

奚以富之貴之福之壽之耶無愛風慾薪鼓爨臺
之火情想俱枯頹嗒衰其肢體視實無視聽實無聽
思實無思五官咸天厥職一無所倚孰爲夢孰爲覺
然則向之所夢又不可以夢而夢之矣

自戒

有行至貧至賤可以進之無行至富至貴不可親之
何也有行之人綱紀森然動皆法度不敢一毫越理
犯分恣其所行雖貧乏不以爲不足無故與之猶不
受況妄誅乎忠孝仁義睦於家藹於鄉不以害遺於

人斷無後殃無行之人譎倿殘妬塞於胸間心目所
至悉犯於惡貪涎滿吻并包之心熾然使得時則以
勢劫之矣雖死且有謀餘孽蓄毒於人必難終以禍
匹夫有行保身保家保子孫遺善爲閭里傳卿相無
行亡身亡家亡國亡天下遺臭爲後世笑敢斷之曰
無行之卿相不若有行之匹夫得若人而交之非損
我者也實益我者也然我或有一於此人將拒我如
之何得若是之人而交之耶其懼人之拒我也莫若
以所以拒於人者反拒乎吾身庶乎可矣妄以言議

人則幾於小人能自檢其身則不失爲君子終身其
行斯言乎我少也昧惟由　我父所行之塗行焉凜
凜然或恐悖之玷於　父母顧必進於道期爲君子
之歸故書以自戒

文丞相敘

國之所與立者非力也人心也故善觀人之國家者
惟觀人心何如爾此固儒者尋常迂闊之論然萬萬
不踰此理今天下崩裂忠臣義士死於　國者極慷
慨激烈何啻百數曾謂漢唐末年有是夫於是可以
覘　國家氣數矣　藝祖曰宰相須用讀書人大哉
王言直驗於三百年後丞相文公天祥才略奇偉臨
大事無懼色不敢易節　德祐一年乙亥夏韃深
迫內地公時居鄉挺然作檄書盡傾家貲糾募吉贛
鄉兵三萬人勤　王除浙西制置使九月至平江開
閫十一月　朝廷召公以浙西制置使勤　王入
行在二年丙子正月韃兵犯　行在皐亭山丞相陳
宜中奏請　三宮不肯遷蹕即潛挾　二王奔浙東
韃偽丞相伯顏聞而心變意欲直入屠弑京城在朝

公卿咸驚懼衆從史文公使韃軍前與虜語　朝廷
假公以丞相名及出一見逆臣呂文煥即痛數其罪
又見逆臣范文虎亦痛數其罪文煥文虎意俱怒導
見虜酋伯顏公竟據中坐胡亦仰面瞠目撚鬚翹足
倨傲談笑虜酋伯顏問其爲誰公曰　大宋丞相文
天祥伯顏責不行胡跪之禮公曰我　南朝丞相汝
北朝丞相丞相見丞相不跪遂終不屈其他公卿朝
士見虜酋或跪或拜賣國乞命獨公再三與韃酋伯
顏慷慨辨論尚以理折其罪辯析夷夏之分語意皆

不失　國體深反覆論文煥之逆伯顏竟解文煥兵
權又沮遏伯顏直入屠弒虜掠京城百姓之凶伯顏
始怒終敬爲其所留不復縱入京城竟挾北行至京
口賊酋阿朮勸丞相諸使親札諭維揚降韃獨文公
不肯署名虜酋暫留公京口虜館時維揚堅守城壁
與賊酋阿朮據京口對壘虜賊禁江禁夜把路把巷
甚嚴密公間關百計擲金買監絆者之心寓意同監
絆虜酋往來妓館褻狎買笑意甚相得相忘又得架
閣杜滸相與爲謀二月晦夜遁出城偷渡江登眞州

岸偷歷賊寨勞苦跋涉艱辟時　全太后　幼帝北
狩將道經維揚公欲借揚州兵與賊戰邀奪　二宮
還行內公叫楊州城揚州疑公不納復西行叫眞州
城郎差軍送東往泰州由海而南南北之人悉以公
爲神　朝廷重拜爲右丞相又於汀漳間募士卒萬
餘人勦叛臣易正大驅馳二三年　景炎三年歲在
戊寅十一月潮陽縣值賊服腦子不死爲賊所擒終
不屈節談笑自若賊以刀脅之笑曰死末事也此豈
可嚇大丈夫耶胥伸頸受之賊逼公作書說張少保
世傑叛南歸北公曰我既大不孝又教人不孝父母
耶不從其說賊擒公至幽州見僞丞相博羅等不跪
衆虜控持搦腰捺足必欲其跪則據坐地上叱罵曰
此刑法耳豈禮也賊命通事譯其訴訓公曰不肯投
拜有何言說公曰天下事有興有廢自古帝王及將
相滅亡誅戮何代無之我今日忠於大宋社稷至此
何說汝賊輩蚤殺我則畢矣賊曰語止此汝道有興
有廢古時曾有人臣將宗廟城郭土地付與別國了
又逃去有此人否公曰汝謂我前日爲宰相奉國與

人而後去之耶奉國與人是賣國之臣賣國者有所
利而爲之去之者非賣國者也我前日奉旨使汝伯
顏軍前被伯顏執我去我本當死所以不死者以
度宗之二太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爲夫之之圖爾
賊曰　德祐嗣君非爾　君耶公曰吾君也賊曰棄
嗣君別去立　二王如何是忠臣公曰　德祐嗣君
吾君也不幸失國當此之時社稷爲重君爲輕我立
二王爲　宗廟社稷計所以爲忠臣也從懷帝愍帝
而北者非忠臣從元帝爲忠臣從、徽宗　欽宗而

北者非忠臣從　高宗爲忠臣賊曰　二王立得不
正是篡也公曰　景炎皇帝　度宗長子。德祐嗣
君之親兄如何是不正登極於　德祐巳去之後如
何是篡陳丞相奉　二王出宮具有　太皇太后聖
旨如何是無所授命天與之人與之雖無傳受之命
推戴而立亦何不可賊曰你旣爲丞相若奉　三宮
走去方是忠臣不然則引兵與伯顏決勝負方是忠
臣公曰此語可責陳丞相不可責我我不當國故也
賊曰汝立　二王曾爲何功勞公曰　國家不幸喪

亡我立　君以存宗廟存一日則一日盡臣子之責
何功勞之有賊曰旣知不可爲何必爲公曰人臣事
君如子事父父不幸有疾雖明知不可爲豈有不下
藥之理盡吾心爾若不可救則命也今日我有死而
巳何必多言賊曰汝要死我不教汝死必欲汝降而
後巳公曰任汝萬死萬生鍜煉試觀我變耶不變耶
我　大宋之精金也焉懼汝賊輩之猛火耶汝至死
我而止而我之不變者初不死也叨叨語十萬刼汝
只是夷狄我只是　大宋丞相殺我即殺我遲殺我

我之罵愈烈昔人云薑桂之性到死愈辣我亦曰金
石之性要終愈硬公後又云自古中興之君如少康
以遺腹子興於一旅一成宣王承厲王之難匿於召
公之家召周二相立以爲王幽王廢宜臼立伯服爲
太子犬戎之亂諸侯迎之宜臼是爲平王漢光武興
於南陽蜀先主帝巴蜀皆是出於推戴如唐肅宗即
位靈武不稟命於明皇似類於篡然功在社稷天下
後世無貶焉禹傳益不傳啓天下之人皆曰啓吾君
之子也謳歌獄訟者歸之漢文帝即是平勃諸臣所

立豈有高祖惠帝呂后之命春秋亡公子入爲國君
者何限齊桓晉文是也誰謂奔去者不當立前日汝
賊來犯大紀理不容不避　二王南奔勢也得程嬰
公孫杵臼輩出存　趙氏爲天下立綱常主張諸理
而不謬又寧復問有無授命耶惜乎先時不曾以此
數事歷歷詳說與賊酋一聽此皆公首陷幽州之語
公始被賊擒欲一見忽必烈大駡就死機洩竟不令
見忽必烈因叛臣青陽留夢炎教忽必烈曰若殺之
則全彼爲萬世忠臣不若活之徐以術誘其降庶幾

即主可爲厯德之主忽必烈深善其說故公數數大
肆罵詈忽必烈知而容忍之必欲以術陷之於叛而
後已數使人以術刼刺耳語公始終一辭曰我决不
變也但求早殺我爲上賊屢遣舊與公同朝之士密
誘化其心公曰我惟欲得五事曰剮曰斬曰鋸曰烹
曰投於大水中惟不自殺耳賊又勒　太皇傳諭說
公降韃公亦不聽諸叛臣在北妬其忠烈與賊通謀
密設機穽奪其志公卒不陷彼計反明以語韃衆會
盡伏其智且俾南人群然問六經子史奇書釋老等

疑難之事令壁於翁鄉衆謀折其短誤公朗然辯析
議論了無不通强辯者皆屈北人有敬公忠烈求詩
求字者俱至迅筆書與悉不吝公妻妾子女先爲賊
所虜後賊俾公妻妾子女來哀哭勸公叛公曰汝非
我妻妾子女也果曰眞我妻妾子女寧肯叛而從賊
耶弟壁來亦如是辭之壁已受僞爵官以韃鈔四百
貫遺兄公曰此逆物也我不受壁慚而怒歸後公竟
如風狂狀言語更烈一見韃之酋長必大叱曰去有
南人往謁公問汝來何以曰來求北地勾當公即大

叱之曰去是人數日復來謁已忘其人曾來復問曰
汝來何以是人曉公意惡韃賊紿對曰特來見公餘
無他焉公意則喜笑垂問如舊親識他日是人復來
公又忘之矣叛臣留夢炎等皆罵曰風漢北人指曰
鐵漢千百人曲說其降公但曰我不曉所之事虜酋
曰足跪於地則曰降公曰我素不能跪但能坐也賊
曰跪後受爵祿富貴之榮豈不爲樂何必自取憂苦
公曰既爲　大宋丞相寧復效汝賊輩帶牌而爲犬
耶或强以虜笠覆公頂上則取而溺之曰此溺器也

德祐八年冬忽有南人謀刺忽必烈戰栗不果被賊
殺或謂久留公終必生變非利於韃忽必烈數遣叛
臣留夢炎等堅逼公歸逆謂忽必烈曰韃靼不足爲
我相惟文公可以爲之得其降則以相與之公曰汝
輩從逆謀生我獨謀盡節而死生死殊塗復何說
大宋氣數尚在汝輩大逆至此亦何面目見我遂唾
夢炎等去之會有中山府薛姓者告於忽必烈曰漢
人等欲挾文丞相擁　德祐嗣君爲主倡義討汝忽
必烈取文公至問之公慨然受其事曰是我之謀也

請 全太后 德祐嗣君至則實無其事公見 德
祐嗣君卽大慟而拜且曰臣望 陛下甚深 陛下
亦如是耶謂 嗣君亦從事於胡服也忽必烈始甚
怒公然忽必烈意尚慾公忠烈猶望公降彼再三說
諭公數忽必烈五罪罵詈甚峻忽必烈問公欲何如
公曰惟要死耳又問欲如何死公曰刀下死忽必烈
意欲釋之俾公爲僧尊之曰國師或爲道士尊之曰
天師又欲縱之歸鄉公曰 三宮蒙塵未還京師我
忍歸忍生耶但求死而已且痛罵不止諸酋咸勸殺

之毋致日後生事忽必烈始令殺之公聞受刑歡喜
踴躍就死行步如飛臨下刃之際忽必烈又遣人諭
公曰降我則令汝爲爲頭丞相不降則殺汝公曰不
降且繼之以罵及再俟忽必烈報至始殺公公之神
爽已先飛越矣及斬頸間微湧白膏剖腹而視但黃
水剖心而視心純乎赤忽必烈耶其心肺與衆酋食
之昔公天庭擢第唱名第一出而拜親華齋先生留
京師病已亟命之曰朝廷策士擢汝爲狀頭天下人
物可知矣我死汝惟盡心報國家毋夫人遭德祐變

故逃避入廣又嘗教公盡忠故公始終不違父母之
訓盡死於國家無二心焉公自號三了道人謂儒而
大魁仕而宰相事君盡忠也忠臣孝子大魁丞相古
今惟公一人南人慕公忠烈者已擬公之哭毋詩毋
嘗教我忠我不違毋志及泉會相見鬼神共歡喜之
語作鬼神歡喜圖私相傳翫公在患難中嘗終日不
語寘然默坐若無縈心者五載陷虜千磨萬折難殫
述其苦事事合道言言皆經一以相去遠二以人畏
禍不肯傳百僅聞其一二累歲摧挫之餘老氣崢嶸

視初時愈勁時作歌詩自遣皆許身狥國之辭間見
數篇雖有才學然怪其筆力不能操予奪之權氣索
意沮深疑其語後乃知叛臣在彼諛虜嫉公或僞其
歌詩揚北軍氣貶 我朝孤殘僻餘喘不得復生
之語雜播四方損公壯節公自 德祐二年陷虜北
行作指南集 景炎三年陷虜作指南後集公筆以
授戴俊卿文公自敘本末有稱賊曰大國曰丞相又
自稱曰天祥皆非公本語舊本皆直斥虜酋名不書
其僭偽語觀者不可不辨必蔽於賊者畏禍易爲平

語耳詩之劇口罵賊者亦以是不傳禮部郎中鄧光薦蹈海爲賊鉤取文公與之同患難頗多唱和杜滸嘗除侍郎海中殺賊頗夥後以戰死公之家人皆落賊手獨妹氏更不改嫁賊曹謂我兄如此我寧忍耶惟流落無依欲歸廬陵賊未縱其還鄕公名天祥字宋瑞號文山廬陵人父名儀號華齋公被擒後巳卯歲往北道間作祭文遣孫禮詣廬陵華齋先生墓下爲祭仍俾姪升立爲嗣公寶祐四年年二十一歲廷對擢爲大魁四十一歲拜丞相亂後出處大略如此

平生有事業文章未悉其實未敢書思有不獲識公面今見公之精忠大義是亦不識之識也人而皆公也天下何慮哉意甚欲持權衡筆詳著忠臣傳苦耳目短不敢下筆然聞爲公作傳者甚有其人今諒書所聞一二助他日太史氏採摭當嚴直筆使千載後逆者彌穢忠者彌芳爲後世臣子龜鑑與

論人辯

欲觀其人先觀其行然後觀其志復觀其氣使其氣不偉則卑矣或曰行者觀人之本奚以其志其氣乎曰其行雖可取苟非我徒寧舍之小人夷狄之中豈無有行者存焉揆其名則非古人論人品甚嚴先以定其分復以闢其別古者凡民之秀曰士今之名曰士者未嘗不讀書能文實則非我徒其志其氣卑行乎萬物之下屑爲物之御幽幽囚囚夢杪忽之欲獨私其大不見聖人之道廣大弘深渺無津涯果何時天開而春融耶志者入道之始氣者成人之終志不高不足以入道氣不充不謂之成人聖賢之氣渾渾然如太極昭昭然如天地粲粲然如精金巖巖然如

泰山是氣也道義之充也不可以外假今之曰士者外是氣也盡寡豈能觀是氣又豈能養是氣論人品之法悉委於無傳故我之論人始以論人品終以觀其氣目照一世廓兮其空終身獨行亦宜矣乎

答天然子辭

我設娑婆之春人其綱常四十年蠢蠢悶悶盲盲冥冥變智以愚迴其初死有旋有破無還無萬萬一一咸喪其然或可乎天然子咀其旨遇其顛欲繁枯根三極萬化悉臣於我仍却之乃既矣

警終

天與人以生與人以富與人以貴與人以安與人以壽獨不與人以死蓋死之者乃所以終之也惟天未終之亦所以白其平日之心也白居易有詩云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若使當時身便死一生真偽有誰知其亦有見於是夫　國家盛時士大夫以幸而全其名者多不遇蟠根錯節無以別其利器不利器今之大變決江河而下流天下一波亦足以見人之心矣一以古道遇諸人徧國中無與語者

一以今道遇諸人詭遇獲禽無往不得我徧國中行無與語者久矣奚獨今哉以古御今難乎雖然寧死不敢為彼立於孤道於密每惕然而驚有不喜聞人聲之意人皆曰彼奪天下已定何為而癡癡不夭其生惟求克死為道乎曰寒浞絕夏祀四十年而少康與夫差敗越二十一年而勾踐滅吳王莽篡漢之後二十一年而光武興漢是未可以目前成敗論宜高雙眸以觀今天之與我者大在非一世之人所有也獨未終之以死非懼死也懼不得其正而死全歸之於天貽辱於先也亦毋使後之人謂我能言之而不能行之故書此以告於心爰警其終焉

古今正統大論

後世之論古今天下正統者識率多端自春秋後史筆不知大倫所在不過紀事耳紀事而不明正理是猶非偽者正後世無以明其得失諸史之通弊也中國之事係乎正統正統之治出於聖人中國正統之史乃後世中國正統帝王之取法者亦以教後世天下之人所以為臣為子也豈宜列之以嬴政王莽曹

操孫堅拓拔珪十六夷國等與中國正統互相夷虜之語雜附於正史之間且書其秦新室魏吳元魏十六夷國名年號及其祖其帝朕詔太子封禪等事竟無以別其大倫先主為中山之後本稱漢陳壽作史降之曰蜀於逆操史中乃稱蜀丞相諸葛亮入寇若此等類豈不冤哉臣行君事夷狄行中國事古今天下之不祥莫大於是夷狄行中國事非夷狄之福實夷狄之妖孽譬如牛馬一旦忽解人語衣其毛尾裳其四蹄三尺之童見之但曰牛馬之妖不敢稱之曰

人實大怪也中庸曰素夷狄行乎夷狄此一語蓋斷古今夷狄之經也拓拔珪十六夷國不素行夷狄之事縱如拓拔珪(僞稱元魏僞諡文帝)之禮樂文物借行中國之事以亂大倫是衣裳牛馬而稱曰人也實爲夷狄之大妖寧若卽夷狄而行夷狄之事以天其天也君臣華夷古今天下之大分也寧可紊哉若夫夷狄風俗興亡之事許存於本史如剛號類中國之號(所謂僭號元魏是也)及年號其祖某帝某皇后太子朕詔封禪郊祀太廟等事應犯天子行事等語苟不削之果與中國正

統班乎若國名素其僭犹單于之號及官職州縣並從之猶古之列國亦猶古者要荒之外夷狄之地古者聖人得柔遠之道所以不致其犯分御之失道則猖獗四馳矣或曰拓拔氏及今極北部落皆黃帝後姑假之亦可曰譬如公卿大夫之子孫棄墮詩禮或悅爲皂隸或流爲盜賊豈可復語先世之事而列於君子等耶況四裔之外素有一種孽氣生爲夷狄如毛人國猩猩國狗國女人國等其類極異決非中國人之種類開闢以後卽有之謂黃帝之後夏后氏之

後則非也孟子曰舜文東夷西夷之人也史記曰舜冀州人也黃帝之子昌意七世孫且文王之先嘗避狄難矣未可遽以東夷西夷之說而論舜文也舜文大聖人豈可執東夷西夷之語例論後世夷狄也哉其曰北史是與中國抗衡之稱宜黜曰胡史仍修改其書奪其僭用天子制度等語其曰南史實以偏方小之然中國一脈係焉宜崇曰四朝正史(南史但載宋齊梁陳故曰四朝)不亦宜乎亂政不道王莽篡逆劉玄降赤眉劉盆子爲赤眉所挾五代篡逆尤甚冥冥長夜皆不當與

之普六茹堅小字那羅延(借稱隋僭諡文帝普六茹譯姓曰楊)奪僞周宇文闢之土而并僭陳之天下本夷狄也魏證猶引楊震十四世孫書之此必普六茹堅援引前賢以華族譜云並宜黜其國名年號惟直書其姓名及甲子焉如遇某祖某帝朕詔封禪郊祀太子等事宜書曰普六茹某僭行某事呂后稱制八年武后稱制二十一年牝雞之晨俱惡逆事書法同前但仍書曰呂后但武后本非高宗后其名不正亦不當以后書之如自古以來諸國之名仍存之蓋出于天子之所封也

若論古今正統則　三皇五帝三代西漢東漢蜀漢
大宋而已司馬絕無善治或謂後化爲牛氏矣宋齊
梁陳藐然綴中國之一脉四姓廿四帝通不過百七
十年俱無善治俱未足多議故兩晉宋齊梁陳可以
中國與之不可列之於正統李唐爲晉載記涼武昭
王李暠七世孫實夷狄之裔況其諸君家法甚繆戾
特以其并包天下頗久貞觀開元太平氣象東漢而
下未之有也姑列之於中國特不可以正統言夷狄
行中國之事曰僭人臣篡人君之位曰逆斯二者天

理必誅王莽曹操爲漢臣逆也晉六茹堅乃夷狄呂
后武后乃婦人五代八姓乃夷狄盜賊之徒俱僭也
非天明命也以正而得國則篡之者逆也如逆莽逆
操篡漢之類是也不以正而得國則奪之者非逆也
漢取嬴政之國唐取晉六茹堅之國　大宋取柴宗
訓之國是也善乎僭唐李亶（僭唐明宗）露禱于天曰臣本
夷狄願天早生聖人弔民伐罪如湯武則可孔子曰
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湯武憂天下無君伯夷憂後世
無君斷之固有理後世必藉湯武之事以長無君之

惡李覯曰湯武非聖人亦宜聖人正統中國本一也
今析而論之實不得已是故得天下者未可以言中
國得中國者未可以言正統得正統者未可以言聖
人唯聖人始可以合天下中國正統而一之子路問
衛君待子爲政子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
言不順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
大哉正名一語乎其斷古今之史法乎名既不正何
足以言正統與正統者配天地立人極所以教天下
以至正之道彼不正欲天下正者未之有也此其所

以不得謂之正統或者以正而不統統而不正之語
以論正統及得地勢之正者爲正統俱未盡善古之
人君有天下而不與以天下爲變後之人君執天下
爲己物以天下爲樂夫以天下爲憂則君子道行以
天下爲樂則小人道行此古今治亂之由分也治則
天下如泰山之安不可搖動一或不然棄顧神器者
亟矣此天下不容長一統也有天下者可不敬歟夫
春秋一書天子之事夫子無位即魯史之名書天下
之事不獨爲周作史寔爲天下萬世作史尊天王抑

夷狄誅亂臣賊子之權萬世作史標準也卲堯
夫曆始於堯甲辰極有理或謂神農傳至榆岡共八
代五百餘年益堯而上實難之考有窮氏絶夏祀四
十載南軒以甲子書之尤得史法晦菴通鑑綱目曰
莽大夫晉貞士之類固得之然猶有未盡也歐陽永
叔正統論辨秦非閏位亦未然朱晦菴取范祖禹唐
鑑長善其中尚當定數字此我猶有志於作正統通
鑑之書大抵古今之事成者未必皆是敗者未必皆
非史書猶訟欵經書猶法令憑史斷史亦流於史視

經斷史庶合於理謬例失實從書史之通弊最不可
不察或曰數千載事今約以一篇之文斷之不亦太
簡乎曰古今一理耳千古之下論正統決不易於是
惟識大體者必以我言爲當庶幾正統永不墜緒我
經大亂後燭人事之變遂通古今上下而定之確然
以正統僭逆之事爲論思之三年然後定參錯前輩
議論斷以已見惟主於理以爲權衡厥今統緒墜地
斯民悵悵然盲行可痛可傷深欲即諸史通鑑之文
痛辨大義悉刪繁務攷潑得失纂定書法以明正統

僭逆之事爲第一義倂削僭逆之號用天子事例之
類宜直書姓某名某僭行某事目之曰正統通鑑仍
自三皇始舉其正統之源至堯始書甲辰然亦不過
統論堯時事自夏以後漸用編年其大不可考者決
不可以意補宜如夏五法或謂予曰正統通鑑理宜
只載正統之事君所謂三皇五帝三代兩漢蜀漢大
宋而已其他如兩晉宋齊梁陳雖曰中國恐不可書
以紊正統通鑑之名曰當知正統通鑑四字是舉大
綱目之名兩晉以下其實附之以續編年至於羸政

土莽晉六茹堅五代則直書其名亦以附編年不如
此則上下不貫續也若曰正統通鑑全書我心緒凋
瘵家事淒薄絶無書籍可爲憑藉况其間毫髮予奪
之權費訂正者甚多實非一二十年不足以辦此書
况　先人有未畢之遺書在爲人子者未能足其文
乃私成已見之書實犯不韙且萬世賞罰之權實爲
大事非忠烈明敏者不能辦察於毫末之間揆我之
才實恐有所不及焉尚有賴於後之識正統大義之
君子

一是居士傳 一是二字本作子瓢、庚辰九月

一是居士　大宋人也生於　宋長於　宋死於
宋今天下人悉以爲非　趙氏天下愚哉嘗貫古今
六合觀之擘乎無天地之始亘乎有天地之終普天
率土一草一木吾見其皆　大宋天下不復知有皇
帝王霸盜賊夷狄介於其間　大宋粹然一天也不
以有疆土而存不以無疆土而亡行造化邁曆數毋
萬物而未始有極焉譬如孝子於其父前乎無前後
乎無後滿眼唯父與天同大寧以生爲在死爲不在

耶又寧見有二父耶此一是之所在也未死青死誓
其終也故曰死於　宋一是者何萬古不易之理也
由之行則我爲主天地鬼神咸聽其命不然天地鬼
神反誅之斷古今定綱常配至道立衆事自天子至
於庶人一皆不越於斯苟能深造一是之域與天理
周流明而不惑殺之亦不變安能以僞富僞貴易豢
之居士生而弗靈幾淪於朽棄長而明始感父母恩
異於他人父母恩非數可算性愛竹嗜餐梅花又喜
觀雪遇之過於貧人獲至寶爲悅不飲酒嗜食菜薦
飯得菜欣然飯速盡有招之者拒而不從決不妄以
足跡及人門癖於詩不肯與人唱和懶則數歲不作
一興勤達且不寐作諷咏聲辭多激烈意詩成章數
高歌輒淚下若不能以一朝自居每棄忘生事盡日
遂幽閑之適遇癡濁者則急去之多遊僧舍與盡卽
飄然悵懷終恭坐不去寡與人合閒數月竟無至門
者獨往獨來獨處獨坐獨行獨吟獨笑獨哭抱貧愁
居與聲爲仇讐或癡如啞口不語瞪目高視而偃立
衆環指笑艮不顧常獨遊山水間登絕頂狂歌浩笑

氣潤霄碧擧手掀舞欲空其形而去或告人以道俗
不耳其說反嫌迂謬率趾與之偕破衣垢貌晝行驀
語皇皇然若有求而弗獲坐成靡物尚確持一是之
理欲衡古今天下事咸歸於正愚又甚衆人宜乎擧
世之人不識之有識者非眞識之識其人不識其心
非識也能識一是之理則眞識一是居士矣奚以識
其精神肖貌然後謂識一是居士也與故作一是居
士傳

交情集序

朋友人倫也今廢之豈道哉尚何望於一生一死之
間耶邇來詩家者流率尚唐人法度以苦吟爲得趣
得一聯於終歲者有之死而不傳爲朋友盡惻然於
懷我是以刱意於交情集非故舊不與於斯得朋友
盛名與淸風俱無窮於天地之間則詩亨矣

試筆漫語 九月廿二日

噫空懷貯秋碧在足孤走高叫破膽手擎肺腑出照
天地蓋皎如也

衆人所行吾不行衆人所不行我行固知取罵於世

然卒莫之能改

一語合道天下歸之奚庸多言

塞眼新寒潑𣽃欲僵翳雲叠叠積壓愁腸揮劍一畫
開腹生明照萬物有活色吾知天地不終以陰慘厄
人

責謬

我凡與人語人皆不解我意謂我語不可曉耶我心
中了了無疑謂我語可曉耶人聞之懵懵相視波斯
咄咄梵語別國人俱莫辨之譬之以此則我誠愚矣
我始之待人爲君子也十必望其八九久之則七六
矣又久之則五四三二矣又久之至於一亦無所取
者有之雖然我之觀人固如此焉知人之觀我不如
此哉斯二者其謬抑甚矣夫故作責謬

書 先君跋 先著作叔翁行述後

思肖幼聞 先人每喜道 先大著高叔祖之事長
而知其本末之詳益奇人也 先高叔翁事 孝宗
朝極有聲忠藎極諫斥罵姦邪不顧一身爲天下
慮當時晦菴南軒東萊艾軒諸公極深敬之三十歲

兩優釋褐三十八歲卽世今所存者唯註易一部天
不壽之亦命也夫 先高叔祖贅於丞相陳正獻之
家遂居於莆今其直下子孫亦莫知其爲何如想亦
猶吾爲 先人之子有靦面目也 先叔翁與吾
先人剛毅正直同此一天子孫俱遭時艱伶仃孤苦
俱不得學乃 祖乃 父之事誠有愧於爲人之子
孫 祖宗 父母冥冥間有知必殛我棄墜忠孝家
法之罪實何辭焉用是書於 先人跋 先著作叔
翁行述後以見子孫一縷哀苦之誠云爾先高叔祖諱鑑字自

引號 恤齋

先君菊山翁家傳

思肖心數生平所爲不孝之一事最深理久當殛死非
自損抑語益實有罪感造物赦之開其自新之路今
雖大哭殞命不足贖一身罪不足述　先人德尚恐
言哉鄭姓得於周宣王母弟桓公受封之後至晉永
嘉分泒入閩居於連江東𨺗村今十數世矣　高祖
上字秀下字頡　曾祖上字昭下字嗣　祖[illegible]世世襲以讀書傳
家　先君兄弟二人伯氏蚤喪　先君字叔起號菊

上名與字之下字同早年嘗名正東方之卦生於
慶初巳未終於　景定壬戌壽六十四歲　先君四
十歲始生思肖今所記者惟　先君五十歲以後事
前乎此時正當早年豪傑時奇氣偉節未易可以形
容父子間禮甚嚴非親見事不敢問又無伯叔長兄
教之今前輩或有能道其早氣豪邁者特髣髴爾獨
憶思肖七歲時親歷之事　淳祐丁未前丞相鄭清
之以侍讀入朝泊於湧金門外　朝廷忽除之再相
先人聞除　命下痛哭流涕謂我自上流歸聞　端

平出師復兩京之敗皆鄭相誤國罪則登其門歷歷
數之厲聲大罵曰端平敗相何堪再壞天下耶竟爲
鄭相執下天府母妹思肖俱遭執去當時士氣頗盛
京尹趙與懃越一宿俱縱之鄭相乃命天府廣布耳
目吏卒於長橋所居左右窺物色至於朋友往來出
處亦爲排日錄聞天府堅求瑕疵欲以他罪加焉如
是二年莫能得毫髮鄭相去國事乃寢鄰人始言其
布置欲陷人以罪之事　先人爲社稷生靈憂蹈此
危機有司求之二年不得其過可以見平日大節目

矣在京師居時屋後有淫祠因　先母病鄰人謂宜
禱之　先人以爲狄仁傑嘗毀江南淫祠一千七百
獨留禹廟泰伯廟伍子胥廟程子尚謂伍子胥廟亦
不當留　先人竟手毀廟像後亦無他每事正直無
邪諂率皆若是讀書之外唯好飲酒嘗食茶他皆不
切切焉客京華三十餘年不行狹邪徑竇之門屬其
氣節世俗通曉時事一毫未嘗破戒四方餽以禮唯
正則受有酒即飲朋友有錢即與朋友聞人之善昌
言之見人之惡面折之意氣飛動不協於時人固敬

之抑且畏之或頗忌之平生獨冠巍巾異於衆議論
氣象出處言動皆正直嚴毅有法度當時宰執賢其
賢欲官焉耻出私門之恩終咈其事每與平章賈似
道論得失累忤其意後竟爲彼所疎凡公卿大夫交
言不及利語不阿媚卒無親昵黨比之交其實情則
藐視一時人物寄心澹泊以道自鳴高潔其行白首
六經家不蓄銀器不蓄貲錢之貨不喜翫圖畫骨董
不親博奕不言私事惟家藏古今書數千卷自庚辰
出閩遊京師庚子於潛縣請主於潛學時居渡子橋

作三臏記甲辰伏闕言姦相史嵩之奉　旨免解丙
午上江陵丁未遷居西湖長橋扁其廬曰木南半隱
作水南半隱記壬子伏闕言水火災不報漕臺請爲
諸暨縣主學蕭山縣主學甲寅絜居吳門浙西倉臺
請爲尹和靜書院堂長淮東閫請爲泰州胡安定書
院山長平江府請爲三高堂長無錫縣宰請至邑庠
開講環翰淮左浙右據坐臯比深衣竹笏講性理學
一時學者翕從焉講道來歸故廬小圃植幽花修竹
逍遥其間意不欲復出將閉門養道遂其閑適天不

壽以年不得終此高隱計早年場屋不利即潛心窮
理盡性之學極有所得至老讀書不倦晚年造詣益
深正欲毀舊太極無極說別作太極書病已亟矣將
易簀際盡歷歷言得失且命思肖至中年加以學力
削改補釋足成易註我丁未年後即留心注易今十
六年汝勿廢我生前志汝終身所行之道平日語汝
久矣遂卒　先人素自許以治國平天下之道制於
命而不伸痛哉使其生至今日決不忍陷於賊阱必
一死盡臣子報國之節著述有講義詩集雜著前後

讀書愚見太極無極說修攘専鑑南北要覽深衣昔
鄉飲酒書幷注易六十卦外又有碑銘記序百五十
餘篇詩百餘篇皆晚年所作亂後故藁爲賊取去僅
存於別藁者文得十一篇詩得十五篇餘篇不可復
得深爲痛惜　先人生子女二人思肖長焉女弟適
人不諧終顧爲尼修淨業思肖又懦弱無能爲一絲
文脉終將何如近日漳州大義甚正干戈擾擾閩間
正苦吾族在鄉甚盛誰歿誰存今俱可傷墳墓纍纍
盡埋沒荆榛戰血中獨　先祖墓在江陵城外　先

人早失怙恃寄食外氏亦莫知地之詳　先人丙午
避江陵嘗望祭焉　先人墓在姑蘇甑山西隴亂後
幸無恙　先母兵火間丙子歲茶毗木化骨殖矣天
長地久北風凄寒如我不似於人啓人掩口胡盧大
笑者誠不可掩矣又痛思無子紹　先人遺書刻劃
心髓雖念念謀爲傳後計但　國事大變奚敢獨以
家事論今爲國爲家之念紛然茫然裂碎其心莫措
手足仰天大慟莫喻後之所云

南風堂記　辛巳六月

我命於亂世特立不倚或或而行若有待焉無家可
居寄炊於人幸承　先人之田十餘畝養其未死之
身必一見　中興盛事逮時之康當屋於勝地扁其
廬之中曰南風堂其堂之南直六七丈池之以荷花
距堂之北深十餘丈植之以修竹堂之中列三教典
籍寓之以琴棋壺觴之具非忠義之士清逸之人不
納也得一處此死亦無憾葢南風爲天地正氣時維
夏月南風盛萬物被之氣潤神悅春夏之令苟忽反
以北風則草木寒悴歲旦南風主豐登東風次之西
風北風主荒歉凡種蒔草木之時得南風終茂且實
或西風北風悴而不盛四時種蒔俱然稻花開時日
正當午最喜得南風忽北風吹之穀花受寒損而不
實或西風亦傷之冬間深山窮谷積雪經月不消值
北風西風雖晴日當空雪愈堅凍一南風披拂之縱
不晴亦俱消盡呂令曰東風解凍葢論天地發生之
仁始乎青陽之地終莫如南風之速化皆問之屢試
之驗者之事也南風之來解人煩鬱皆願迎其京北
風之來砭人肌骨咸欲避其慘今天下病矣誰能廻

帝舜南巡之駕兢之以南風耶揆之物理人情皆然
取以名吾堂實所願也期以此堂立春始敞通青陽
之生氣將以進南風於堂之上而爲君立冬必壅絕
黑陰之慘妖於以拒北風於堂之外而爲臣春之後
秋之前晴明則闢陰雨則闔四時之間主以清明溫
厚之氣陰邪雖戾寧敢犯吾人斯堂信美矣然非大
丈夫則不稱是夫大丈夫者能以一身執綱常之權
悉舉天下後世同歸綱常之域終而一心盡性命之
理一溥天下後世俱融性命之天超古今照日月高

立萬世垂範無疆彼譬氓瞽夫汗穢其命紛如茫如
風於毫髮之聅自以爲天地之大不過於是言詔之
則昧誠動之則神故我以無語之語銘於太空當開
千萬億世聾瞶而聰明之天地日月可歸變壞此理
之銘不可朽亂天下後世將天其天矣乎此堂亦寄
耳豈徒止於一堂之安而遽忘天下後世哉天其相
我必奏厥成當實其堂而碑斯文

久論

久小人所難君子所易小人偶也偶則無終君子誠

也誠則不變身道而行久而愈久其天矣見道明則
剛執以變之彼變者未見道者也欲久而天惟趣天
理之塗而力行焉

德祐謝　太皇北狩攢宮議七月

德祐六年太歲庚辰三月十三日　太皇太后崩於
北狩行宮虜賊奉梓宮於幽州長生觀議將攢於
藝祖昌陵側我書崩於北狩行宮者何叢痛　太皇
死不得其正也書攢者何昔　本朝都汴時　陵寢
在北　紹興後　列聖謀復歸都汴朔還梓宮附葬
先朝諸陵間故曰攢今　太皇崩大難中或葬　藝
祖昌陵側出虜酋意實爲逆事微臣齒苦志在　中
興復讐期遷　太皇歸合葬　穆陵側穆陵理宗理浴正
故亦書攢今　朝廷無史官特事散在四方山間林
下必有作野史者無其位書當代事特一己獨見獨
聞斷四方是非匪正直剛毅古君子不可一事一字
權衡予奪難哉然今人必以禍福生死動心恐無是
見識力量才學直書其事一有所懼於前氣則餒欲
直書一字體栗神變手亦戰掉莫能措筆袁其愧矣

奚取於史哉或不如此作則非所以爲史凡遇元字
並削之直書爲賊虜仍不得存賊虜年號如　我朝
元年宜易爲初年或爲一年其他一切宜用元字並
以理易之一得　中興天子與凡姓元者宜勅下易
姓爲宋或易姓爲胡絕僞逆徽迹使不復聞其聲見
其字今南人亦教賊虜置史氏以逆犯正後並削之
昔我作古今正統大論正以此故又痛聞知不博不
得作野史願得正直剛毅古君子作之苟合我志與
我作同安得斯人與之論野史哉

因山爲墳說

自古天下夷狄盜賊與諸陵盡遭發掘漢文帝瓦器而不金錫因山不造墳後獨無恙光武嘗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代之人不知其處今所制不過二三頃無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唐太宗嘗須制務從節儉於九嵕之山止容一棺而已又郭廒嘗戒於家曰昔我西役見唐十八陵無不發掘我死當衣紙瓦棺勿作石羊虎劉向諫厚葬疏張孟陽七哀詩虞世南諫山陵厚葬疏言之甚詳甚痛盜長陵抔土之刑雖重金箱道書玉杯之類倏然已出於人間矣 靖康後 本朝諸陵遭金人發掘殆盡徧索 藝祖昌陵不得金人登鄰山高望本朝諸陵儼然七堆下即其地而求只見六唯累歲求發掘 昌陵竟不可得又 昌陵林木間至寒食必掛白銀紙金人聞而疑亦累歲數萬馬軍先寒食屯駐 昌陵左右密伺之至寒食掛白如舊殆神矣此屢聞於北人者 德祐一變大臣富家墳冢竟無全者唯因山不墳之墳得免者多故哉 先人墳亦以此免古今葬者內則金銀珠玉動盜者之心外則神道月墻酎石羊虎示盜者之目溫韜輩胡爲乎不興心乎漢陽王孫裸葬見亦遠矣葬者藏也欲速朽也奚事美觀若灌之水銀反不化爲害甚久或只掘無水至深之坑埋之更不用木椁磚石之椁欲其速化此亦有理否則用因山不墳之墳內而深葬外而無迹徧樹松栢使子孫知其地莫能知其穴始爲得之人欲厚葬父母者不孝也今江南 諸陵受禍不淺何可說耶 藝祖在天之靈赫赫如日聖迹如斯前朝未見有如此者吾知天下未遽屬他人手思肖 德祐遺民也 諸陵之淚不乾然謀報亦未晚他日 中興聖人願鑒於是

泣秋賦

受命大謬兮身於危時議論迂闊兮謀不及寒與饑哀歌悲激兮聲洞金石洒淚那終古兮周覽冥迷南仰炎邦兮黃蘗杳杳北俯陰域兮枯草凄凄東望蓬萊兮烽烟昏於日本西憶錦城兮妖氣絕其坤維天地之大兮既無所容身所思不可往兮今將安之禮

廢兮道喪氣變兮時推天喬短閼兮殺氣何感陰寒凝慘兮生意何徵黃花傲榮兮睇曉而若泣賓鴻感氣兮逢秋而來飛日月無情兮積昏曉而成歲　翠華廵北岳兮六載猶未遂歸野鬼巢殿兮梁上而嘯妖獸據城兮人立而啼大塊鼓災兮庶物命斷問汝群兒兮知而不知每泣血漣如兮爲大耻未報誓挺空拳兮當四方驅馳非我自爲戾兮弗安厥生惟理之不可悖兮雖死亦爲金可銷兮鐵可腐萬形有盡兮此志不可移天雖高兮明明在上一忱靄蘗兮寧

不監予衷私謀爲仁義吐氣兮人不從之天必從之大誓死死不變兮一與道無盡期踽踽凉凉兮獨立獨語彼沐猴而冠兮反指唾其癡安知我之志氣兮其動如雷我之正直兮其神如著外被汙垢之衣兮內抱瑩淨之珠終身一語兮不敢二三其思死灰燄紅暖兮易一哭爲衆笑倏於變以道兮萬世其春熙

語戒

卑哉今人無高見也語人以上策乃下之試人以下策反上之固知爲無玉之石有之決爲川足鬼含於理不合於時無愧於中反是死有餘憾是以不能易其所學求悅人之見宜其退纍朿草藥於市不得其眞求之野紛然亂目卒莫辨道逢厖眉野老歷歷指譬徧舉似是實非者相教乃耶眞者相授始得其說藥徵有異治療誤病害良深誤者多辨者幾希豈獨草藥哉人爲甚人最難辨似是實非之語一中於盲者之心深領私悅主爲至當牢不可破終身無治法君子瀝誠痛語必遭叱唾自取辱彼不受救誰能救之天下孰無智特無眞識耳眞識者至正必當之論

也以其無眞識誤入於謬反執爲是竟莫悟悲夫志於道者不可不察凡見人溺水誰不動救援心勢有不然避之不爲不是非靳於力勢不可耳當其時之可然後言之風動神化一新天下又豈憚其勞哉世今擯我非我擯世辯萬於萬爲時所賤默一其默與道無極

三膜堂記

昔我　先人　嘉定庚辰出閩遊四方來京師庚子始居王城渡子橋作三膜記丙午遷養魚莊丁未遷

長橋壬子遷慈幼局巷甲寅來吳寓死橋乙卯遷條坊巷凡六遷居壬戌二月　先人歿乙丑遷黃牛坊橋戊辰遷採蓮巷庚午遷仁王寺辛未遷雙板橋甲戌遷望信橋　德祐乙亥十二月陷虜丙子九月老母歿己卯遷皐橋復遷望信橋我凡七遷居今猶未定一身飄零與時爲敵獨喜胸中戰勝客塵已滅然始欲作南風堂今復欲作三膜堂何宮室之奉擾擾胸中吾寧有是哉天下未安一身不敢求安南風堂首大義也三膜堂述先志也其先　國後家之事

實不在高簷邃宇驚紅絢碧間顧見　大宋中興後當縛茅屋山巔水涯身隱者之天寓其名曰三膜堂是時州郡城郭王侯第宅煥然一新吾始釋天下大變乃述吾家遺事孰曰不可光武與嚴光之志遂矣

犬德

元賊南破中國至於犬亦殺食幾於盡今之犬續續而有皆賊元南破中國後漸生者也我行道路間六七載以來數數見群犬吠頂笠者衣冠之人過之則不觸處處皆然犬尚能吠頂笠者人乃不能惡頂笠者人而不如犬乎頂笠者韃賊也以是知韃賊又犬之所嫉者也犬且不與之天地豈與之乎犬誠義物也

漸論

昔我之生與人而居及我既壯與獸爲徒堂堂見爲人忽忽化鬼魅其今日乎安於獸鬼之天奚復人其思始也漸今也化漸之爲害古今人之深病當漸之時自謂無妨也謂漸乎入可疾而出也又謂我所用者權也殊不知惟君子始善用權他人假之卒入於大惡久假而不歸性之矣權實有漸之機存焉漸其

漸漸焉不知不覺中與日俱深慣之爲自然矣十月雀入大水化爲蛤一爲蛤殼而濡竟忘雀飛而啄是故人之出處不可不慎其初人欲之動至微頗見智者或暗於始或欺其不足畏終流於莫救防微杜漸君子懼之小人不懼之此小人之所以惡也强於爲善者亦以漸而進孰謂漸純乎非惟在人擇而行之

文丞相贊并序

人生而靈本然之天也惟聖賢以理養心虛明瑩徹湛然無私不以生爲樂不以死爲憂此靈之所以靑

爲蠹也小人不由理而行或陷於逆或流於邪橢濫
慾風自蔽其天雖不靈其靈而卒莫汚其靈也是物
也行乎萬化之中而皆具其則出乎萬化之表而莫
覩其跡若無爲實可畏若無物實有神能盡其道者
其唯聖賢乎不入聖賢之域則見道不明自信不篤
又豈能爲忠臣孝子也與　文山先生　大宋之忠
臣孝子也其優入聖賢之域者乎淵源乎詩書之效
溥博乎　國家之澤歷萬苦而獨立窮於窮而不窮
盡於忠盡於孝爲天下開君臣父子之天立萬世人

道之極卓乎哉斯人也卓乎哉斯人也凡人遇事於
難處之際始別人心始見人才潑波乎陸誰不能舟
車也人能暫之不能久之或能久之不能天之先生
天之矣鄉於死也數曾不毫髮動心卒死於正大光
明之天　大宋中興有日矣先生大名與天地國家
日月無終窮史之其次也豈言語能述其德令敬作
贊寓我之誠焉爾贊曰
忠烈之氣上屬於天日月晶明天地無愆忠烈之氣
下屬於地草木光潤地道咸利人道差忒天亂地惑

通之爲夜一氣悽惻　公之大名與國一德乾坤或
毀大宋無極

歐陽麥桂忠妾柔柔傳

莆陽歐陽麥桂早入上庠　德祐韃人犯闕雖受僞
爵胸中抱不平賦詠閒意望　翠華南歸爲韃人執
詩發其事囚虜獄出即死麥桂之妾曰柔柔柔柔毋
曰陸姥姥以麥桂死盗捲其物歸麥桂之親訴於虜
吏姥竟以女許嫁張酋求勝其事姥數說女曰汝主
人已死胡不謀他之柔柔掉頭不顧姥乃脫女出往

佛寺焚香與張酋相遇一見顏色妙麗張酋欲得之
心愈切即與姥釋爭竟過娶其女姥始明告女曰我
爲汝謀嫁久矣得此人甚善宜歸之柔柔曰主人平
生豪傑上書罵酋人我寧忍嫁彼既得主人如此更
欲嫁誰耶若過我當死矣繼逼之不已自經於樓上
柔柔溫克能事終日未嘗妄下樓女人中難得者宜
其有終柔柔先嘗抱心恙疾臨終心獨不恙天理昭
然無邪寧不奇哉黄萬石亦上庠人物仕至尚書開
閫江右元賊渡江萬石即叛國降賊首先削頂三搭

辮髮領韃戚深入說州縣叛在虜主傍見家參政鍾
翁併諸朝士至並未改衣冠始自慚怩萬石還撫州
爲賊守土請虜兵攻南時陳丞相宜中聞萬石導賊
兵南入逼　嗣君遂張榜募擒萬石萬石知之亦於
江右張榜諭衆曰募擒賊陳宜中免哉免哉萬石始
爲儒有文聲其終反禽獸不若若是則讀書何用耶
誰謂婦人乃有柔柔焉柔柔姓陸嘉興府海鹽人也
論曰古今唯公論不可磨滅尊爲天子行事不善一
時受其毒萬世罵其惡畢爲婦人行事果正當時或

不伸氣後世敬其高風爵祿文章貧賤婢僕不與焉
德祐叛臣賤婦也柔柔古之英偉男子乎

祭　大宋忠臣文

維　大宋三百二十有二年德祐七載歲在辛巳十
一月乙巳朔越十有八日巳酉德祐孤臣鄭思肖謹
以清酌庶羞之奠敬致禱於
大宋忠義死節之臣丞相文公（公諱天祥）丞相陸公（公諱秀夫）
參政李公（公諱庭芝）參政陳公（公諱文龍）參政單公（公諱公選）嗣秀
王趙公（公諱與檡）制置李公（公諱芾）經畧馬公（公諱塈）察使
公（公諱才）太守趙公（公諱淮）權守趙公（公諱卯發）通守夏公（公諱
椅）都統王公（公諱安節）知縣阮公（公諱上己）曰於戲於戲偉哉
偉哉郡國數百僂指人才惟我數公秉心不同寧受
極痛不敢犯義大勇無死與天地氣神照八極福被
萬世凜乎英風浩浩無窮如水在地如日行空無所
不及有禱必從　國運未亨深抱不平飲恨結石當
胸而橫欲吐莫吐啞目悍悍願公鼓靈助之以神各
率厲鬼千萬億兵風聲鶴唳草木人形陰以相之克
壯茲行一戰萬勝覆載清寧庶幾斯民不盲其生此

第一義唯神其聽仰答而慟願鑒血忱尚饗

大義略敘

我生大不幸適焉逢此逆境國之興亡自古有之其亡也必國君有失德民心乃離散哉　大宋列聖相承以仁立國豈謂　靖康遭金賊之禍耶　南渡列聖相承亦以仁立國豈謂　德祐遭韃賊之禍耶即今日而論　天子無失德民心不離散遽逢凶禍必有其故非微臣蒙　君之惡曲爲其說移罪於人公論在天下千載不可泯滅我安能禁天下後世之人口不言乎不書哉今此略叙不過直書本末得失源

流大槩略皆金人盛時韃雖小夷粘罕兀朮輩嘗慮其有難制之狀三年一征五年一徙用蒿指之法戹其生聚蒿者言若刈蒿也去其拇指則丁壯無用後金酋雍立仁慈恕韃僭罪免征徙蒿指之法時思乃祖舊恨但望北射三箭泄餘憤如是十九年韃人孳育丁壯甚盛適金人自偷李藻以罪奔韃說韃酋曰金見汝盛或重興征徙蒿指之法將奈何不若興兵攻金以自固韃主忒没真然其言以蒙古國爲號始興兵寇金忒没真大敗後金酋役小夷十八紇人失其道紇人誘遼之遺種俱歸韃韃以遼紇爲前驅攻金得利廼邐深入至完顏守緒立韃遣使來　我朝假道淮東趨河南攻金　我朝不答韃乃用力先滅西夏乃自蜀由金洋出襄漢入唐鄧忒没真死於華州韃即立兀窩帶爲主復由忒没真故道破西和犯興元擣河南攻潼關金人應敵失利歲久力窮潛兵入蔡守緒嘗遣使來　我朝曰我若亡害必及江南毋以舊事爲念援我以兵共驅韃返北庶幾　大宋得我爲保障有所恃而安韃亦遣使來曰　大宋與

金世有大讐不可不乘機共我滅金當以黃河以南還　大宋時　朝廷尚大義謂　祖宗大讐不可不報命京湖閫臣史嵩之遣孟珙調兵輸糧資韃夾攻圍蔡州數月　端平一年三月守緒自焚死於蔡州所令之將泛取火死遺骸指爲守緒骨殖嵩之函其骨并僞寶法物進於　朝金人疆土盡爲韃所得始孟珙嘗曰助韃滅金自此韃必盛他日斷爲江南害深可慮其言至今始驗是時　朝廷失於以理遣諭韃人踐還黃河以南之約韃亦以黃河以南棄而不

守又不思自河而南皆平原曠野地無險隘北不得山後數州卒難守中原右丞相鄭清之遽與恢復兩京之舉立據關守河之議是年七月命趙范等分路復兩河趙葵領二十萬兵復東京范領二十萬兵復西京范軍逼西京韃人登山窺望軍容不整即欺范兵潼關舊有水匱皆金人恃此禦韃者韃即放潼關水匱水彌漫西京竟蕩爲水區梟軍皆爲水所陷不及戰而大敗歸者無幾葵兵已入東京聞范兵失利亦退兵由是韃人興兵邊陲無寧歲燬劍門燬棧道

失蜀失襄陽韃棄襄陽不守又復襄陽韃又假道大理國攻羅鬼國頻年寇廣至　開慶一年九月韃酋忽必烈從陽羅堡偷渡鄂州滸黃州橫截大江大造浮橋往來無碍勢亦甚熾搖動京師丞相賈似道開閫江陵提兵來駐漢陽率勵將帥呂文德於崇陽縣伏兵殺賊大敗勢始與之角立賊尚留江南不去適韃王蒙哥犯蜀迫雲頂山其山險峻素爲王堅所據韃遣人說其來堅命衆軍立山頂裸形望之機罵蒙哥竟飲氣病死似道即密遣人說忽必烈曰蒙哥已死汝宜歸襲位爲急又給許歲幣始欲退兵景定一年似道命呂文德孫虎臣等乘其退去之勢勦殺餘黨斷鄂渚大江浮橋江漢乃清　理宗竟全以爲似道大功四月趣入朝秉鈞軸文德開閫鄂渚統帥京湖諸州軍馬韃以許歲幣爲誠語七月遣郝經入使索其物似道索矜　開慶景定肅清江漢之功密客廖瑩中撰書數卷曰福華編被訊鋪張誇大似道勳績似道慚以當時用計給許歲幣事損其名　理宗數問郝經入使之由似道何含糊其對　理宗又曰

朕聞其來欲效亡金得歲幣之例今非昔比不可從似道匿情對曰求和出於彼請豈容輕狗放入竟不令郝經入見經所賫一函不知何物不得入見終不肯開蓋韃本非求和也又無策遣經回經嘗致書與似道辭氣甚頡頏可畏以恐似道亦置不問館經眞州十六年後值大變始回呂文德私意既殺良將曹世雄又抑劉整功復譖整有叛恩意似道欲殺之有密報整者整遂叛整說韃任責取江南謂一得襄陽則江南唾手可得韃遂注意謀襄陽整亦有將才似

道皆命文德俾間諜入虜賞物賜整密與其仍歸赦
罪復爵整心疑而不回但爲韃謀悠揚其荅整素知
似道好玉帶韃密遣使貢玉帶於文德求轉達似道
彼言襄陽舊有互市塲不開久矣南北物貨俱絕韃
人欲借白河之地爲互市塲通南北貨物我固知官
府蔽護商旅但白河荒野商旅各有財本懼爲盜賊
所劫韃人又欲就白河築小小家基寨防捍以蔽商
旅似道納玉帶諾其請咸淳　年　月韃據白河築
城圍大九里餘實非小小家基寨襄陽守臣呂文煥

達於文德竟不荅明年韃以重兵屯白河城韃又築
鹿門山城又築萬山城又築小堡寨十四所又於漢
江下撒星釘又建萬人敵臺脉絡相應死阨襄陽水
陸路及文德詳知其故遣援兵竟莫能前文德憤爲
賊計所紿感憂病死　朝廷屢遣援兵只屯郢州去
襄陽尚四百里諸將皆不用命進攻莫入似道不力
爲謀京湖閫臣李庭芝亦拙而無計文煥堅守六年
拆屋薪窮軍疲如鬼怨樊城先破韃賊盡殺樊城軍
民積疊骸骨架爲高山使襄陽望見脅嚇其心號打

回回砲入襄陽城摧折樓閣其猛文煥意怯又襄陽
糧絕軍盡文煥亦怨而叛　年　月襄陽陷整又說
文煥讐恨似道獨享湖山之樂不遣援兵置汝死地
文煥遂怨　朝廷并與韃賊通謀協力擧渡江之策
十年甲戌秋韃僞丞相伯顏領兵南犯十月　朝廷
先命淮西閫臣夏貴提兵防拓江面正值伯顏來圍
陽羅堡貴命其子松提八千兵與韃賊十萬鏖戰殺
賊七八松軍盡陷松滿身負箭走歸即死貴是時失
子無悴卽輸心矣俄又失陽羅堡守陽羅堡將臣趙

文義不叛不屈爲賊所殺貴乃文煥舊人文煥數饋
遺密說貴假道渡江貴不從之十二月伯顏竟從陽
羅堡舁小舟由陸地下港渡江　都統詢補姓名謂貴曰
不宜容賊有一舟出港嘗使我軍兵船橫據江面乃
可無憂或容彼船出泛大江恐不及事貴曰賊船縱
出江吾以兵船橫衝彼安能渡十四日　俄賊舟漸
漸出港煙焰漲空及天色分朗賊船已克斥江面前郎
詢補姓名甚怒不稟命於貴徑以所部五千兵登船死戰
於大江中報貴求援貴不發兵全軍陷沒賊登大江

岸貴不謀死戰不謀堅守卽飄然領兵東下吁黃州守臣陳翼蘄州守臣管景謨曰虜已渡江汝宜自作區處貴兵沿江自縱燒劫而下京湖閫臣朱禩孫領兵已至漢陽不急爲謀從容於元勳閣下拜受誥命忽聞貴已退兵失恃意怯禩孫亦退兵回江陵韃賊竟蕩蕩渡江寇鄂州城太守張晏然叛夏貴領淮西重兵朱禩孫領京湖重兵其時貴與禩孫俱在江上但於黃州漢陽鄂州之間左右効力夾攻死守死戰韃終不可渡江縱已渡江儘可內外夾攻賊兵斷

不敢深入重地犯兵家所忌禩孫闒猥物貴老於將略虜素疑畏至此智窮心變勢儘可爲竟不爲謀束手無語似有所約焉使勢果不可爲貴能一戰而死人復何議貴領重兵之權而不死戰惟謀遁走曰非貴縱虜之來不可縱陳翼果以黃州叛管景謨果以蘄州叛　德祐一年乙亥正月　朝廷除平章賈似道都督天下軍馬出師討賊太平州守臣孟之縉叛國遣降文越境過安慶迎賊錢眞孫以江州叛韃偽以安慶城在山頂兵糧皆具勢不可攻深畏守安慶

將臣范文虎作斂韃兵圍安慶仰望山城若在半空未數日韃兵忿形歌曲二月文虎以安慶叛伯顏大喜得志蕩蕩深入賊犯池州城陷通判權守池州趙卯發誓不叛國夫婦自經於倅廳賊酋伯顏入池州亦賞歎忠烈始平章賈似道出師謀入安慶山城開都督府時大軍至京口報文虎以安慶叛似道失望大軍不可前進遂提兵止駐魯港却就舟中開督府尚召夏貴領兵至軍前諸將亦至俱未見功獨拜孫虎臣升節度使俾統領軍馬諸將不伏夏貴竟領兵

歸廬州似道遣宋京使韃軍前甘償歲幣伯顏問曰大宋出師誰爲大將京以虎臣對伯顏及劉整呂文煥輩意皆揶笑伯顏忽問叛去將臣曰行在何時可得呂文煥曰內地雖近有軍有糧非三四年攻擊不可得范文虎曰內地虛弱不足應敵驅兵而入可卽得之伯顏乃信用文虎文虎爲韃前驅虎臣亦領先鋒前進遇文虎船交相詬罵爲文虎賊船所捐又報賊兵乘夜已偸渡鄱陽湖東南勢已迫虎臣竟走同號令不明軍勢自亂二十三日　虎臣與似道密

語移時似道驚疑失措虎臣懷懼不肯負荷死戰一
矢不發似道虎臣各船遁走諸軍俄失似道虎臣所
在二十八萬正券兵一時俱潰散似道舟飄於眞州
朱金沙淮東閫臣李廷芝遣兵救似道入楊州城官
誥金銀關會船一皆遺失虎臣遁歸泰州堂吏翁應
龍持都督府印遁歸行在江右閫臣黃萬石叛密信
降韃又一一截取　朝廷調兵省劄晝持示韃萬石
即剃三搭辮髮胡服饒州守臣唐震叛延韃酋入皆
南人疑爲强盜僞曰韃兵所襲即殺賊及正賊再至

唐震與賊戰城陷爲賊殺江東提刑謝枋得降賊後
挾鄧傳諸洞民兵反正殺賊甚多示榜王張　大宋
氣數甚力三月似道致書丞相章鑑曰虜勢已迫但
促　三宮渡海似道當海中迎　聖駕矣似道又手
批諭殿帥韓震命之促　三宮渡海手批誤達殿司
副帥彭之才之才密告丞相陳宜中即與編修潘希
聖謀希聖從吏誅韓震陳丞相密奏行其事始以計
呼韓震至試驗其語意果特似道跋扈不法韓震謂
三宮不動但殿司山上發土砲入皇城警以虜至

三宮可遷駕矣遂命壯士出物示斬之韓震子女
及裨將閧出國門叛而歸韃丞相章鑑遁身去國王
爚拜左丞相閫朝論奏赦似道罪促其歸越終毋喪
建康鎭江常州俱叛京師搖動三學上書言京師國
之根本不可遷都自委社稷爲棄物　太皇批詔諭
三學士子及百姓當與汝同一死生爲誓中外咸悅
四月京湖閫臣朱禩孫師度使高達並叛沙市倉官
司馬夢求見虜至自縊而死六月朔日食九分有强
似道自楊歸越首招心腹密客廖瑩中飲晁夜瑩中

飲畢而歸即死咸疑似道有異謀懼事泄以飲食藥
瑩中死衆議紛然丞相王爚首奏似道罪乞貶竄似
道似道貶循州褫爵籍家播山陰縣縣尉鄭虎臣素
讐似道竄其父死貶所之讐意乞防送似道謀報私
讐判越州福王趙與芮素以受似道所制爲憾竟命
　送似道之貶所　朝廷竄籍似道密客貶其
黨與收叙似道所竄逐人官爵丞相陳宜中收用人
才旌賞激勵方有條緒京學上書咸議陳丞相即抗
疏自辯竟歸田里丞相王爚除平章軍國重事留夢

炎拜右丞相議遣丞宣使張世傑步帥劉師勇等分
兵水陸夾攻未幾平章王爚遁避去國七月劉師勇
由陸路進兵復常州張彥進兵至呂城馬墜塹爲賊
所擒師勇止守常州八月張世傑統率孫虎臣等分
部兵船由許浦進京口世傑所部兵船交戰正得勝
俄見大船無數自揚州第二溝出因賊不張旗幟我
軍別部兵船誤認爲揚州閫臣援兵至意不爲備爲
賊所入孫虎臣竟命鳴鑼所誤我軍盡退兵賊兵進
攻我軍敗於焦門忽風水俱不利世傑亦退兵　太

皇慶降手詔趣丞相陳宜中還朝九月右丞相除侍
讀陳宜中始還朝尚書文天祥挺身作檄傾家貲糾
集吉贛鄉兵三萬人勤　王至行在除浙西制置使
開閫平江府鄭虎臣押送似道至漳州木綿菴似道
踞虎子虎臣踢其陰而死後少保張世傑問虎臣不
奉朝命私殺似道罪斬虎臣十一月常州受韃賊圍
四十日城陷劉師勇紿北裝辮髮詭計出韃兵重圍
歸行在都統王安節於常州罵賊戰死賊嘗擲十萬
戶金牌誘之安節曰我不作兩朝臣湖州獨松關陷

於滸千秋關陷陳丞相檄浙西制置使文天祥提兵
勤　王退守臨平國勢危迫屢次降詔趣淮西閫臣
夏貴京湖閫臣朱禩孫六部鎮撫使呂文福等提兵
勤　王並不至皆從叛貴潛受韃主忽必烈僞命衣
服笠劍等物語韃曰汝若得行在當以淮西來歸勿
我慮也無錫宰阮正巳不屈抱縣印赴水死其子亦
從父水死隆興府陷劉槃叛都統施奕戰而被擒不
屈十二月平江府湖州嘉興府陷丞相陳宜中力請
三宮遷駕南遁　太皇病榻殿前奏曰昔賊未近

不宜輕動自召亂端棄宗廟社稷今賊既犯京畿不
容不遷都設或不然有難言者　太皇曰昨卿等三
學諫朕勿遷都今乃逼朕遷都朕病去不得韃賊果
至當投龍池死二年丙子正月陳丞相密說奏請揚
太妃挾所生二王浮海奔浙東　吉王進封益王天
下兵馬都大帥　信王進封廣王天下兵馬副大帥
陳宜中除都督天下軍馬吳堅除左丞相賈餘慶除
右丞相十三日韃賊犯行在皐亭山丞相陳宜中又
告　太皇家姪節度使謝堂再三委曲奏請遷駕

太皇曰汝姓謝寧管得趙家事教丞相來及陳丞相
至　太皇曰渡江有舟否曰有曰舟大否曰舟大曰
舟大可以盡載京師百姓去否丞相不對丞相又以
死戰爲奏　太皇不允惟王於和丞相又奏和則作
降文投韃自稱之字甚恥聞之不若遷駕爲上策
太皇曰倘能爲生靈計此一字亦不惜　太皇昏耄
死不肯從遷駕袁陳丞相即與武臣張世傑劉師勇
蘇內義文臣曾淵子趙溍等并奔　國璽浮海奔浙
東韃酋伯顏聞陳丞相狀　二王南奔賊甚心變欲

直入屠弑京師　朝廷命文天祥借右丞相名使韃
軍前與韃酋伯顏語辭氣甚慷慨激烈辯析夷夏忠
壯不屈不跪賊酋稍平　朝廷命高應松作降文授
韃彼以爲無哀痛請命之意又易劉褎然爲之丞相
執政百官盡出國門迎韃賊或跪或拜莫不叩首乞
命十八日行在陷叛臣呂文煥首入犯國門叛臣范
文虎首入犯　大內　太皇病不肯出逆臣騎馬楊
鎮術紿　太皇遷過別小御床就床舁　太皇出授
伯顏韃酋哎都領兵犯浙東遁　二王　二王御舟

明州定海索　朝廷先所分寄明州金銀綱沿海
制置趙孟傳不肯發其金銀應副　行朝軍需承宣
使張世傑親入明州責罵孟傳僅還金銀三百匣繼
孟傳叛以明州降韃湖南閫臣李芾孤守潭州於隣
郡屬縣盡叛之後韃賊圍城凡六閱月力已不支不
肯叛國左右皆遁芾芾曰汝輩欲叛聽芾命劊子自
殺家人芾又重犒官賞金銀與劊子命斬芾劊子再
四不敢芾又命斬劊子乃朝服自經於椎湘閣上仍
縱火於閣下終盡歸於灰燼漕運鍾蜚英亦不屈先

自經而死及潭州官僚吏卒百姓莫不爭死於鋒刃
水火之間一城之民皆忠壯激烈韃賊亦愍之二月
伯顏令　全太后　幼君出國門丞相吳堅賈餘慶
參政家鉉翁劉岊以下官僚並奏乞封贈三代及妻
孥　太皇從之堅輩不救國難尚慕虛名報國之心
安在堅輩之罪何可勝詆賊脅吳堅以下並北行晦
日丞相文天祥泊京口虜館夜遁渡江歸國三月朔
京口韃賊閉城三日排門大搜天祥已奔眞州由泰
州渡海而南　全太后　幼君　六宮　親王並北

狩渡揚子江聖駕官車凡九十三輛大小官使六十
餘人有叛臣教韃酋曰越上福王趙與芮　理宗親
弟度宗本生父福王家多子姪　大宋根本猶在逆
臣楊鎮使臣夏若水盡邏取福王及子姪輩並北狩
二王至溫州御舟艤江心寺謀建行都述續國脉
衛奔福州夏貴以淮西授韃去夏靖州太宋康　叛
挾郡印出城降韃通判張希顏閉城拒　極力鑿擬
備禦靖州本隸於湖北閫臣以朱祺孫先叛越界闡
之於湖南閫臣遂為之奏希顏除知靖州繼除湖化

提刑靖勢不可守希顏移治飛山上通結洞民堅守
殺賊謀為恢復計後因　朝廷遣趙立責省劄持二
顆節度使印迂道避賊由田楊國入蜀諭昝萬壽張
珏各拜節度使提兵出蜀勦虜勤　王立甫經由飛
山下希顏留立相議乞留二節度使印借此印為說
挖萬壽與珏出蜀拜受節度使印庶幾希顏可與萬
壽與珏協心同謀恢復事立遂以印授希顏會萬壽
之姪德威偶以軍事經過飛山希顏不知德威已懷
叛志喜而招德威痛與德威謀論殺賊事立先知幾

飾說遁去德威曰勢不兩立即殺希顏於臥內希顏
忠赤艱難有大志為叛臣所殺不克集事惜哉嘉定
帥臣昝萬壽叛四月丞相吳堅等已將幽州尚率百
官入長壽宮滿散　太皇壽崇聖節堅輩欺天一至
於是太守趙淮居閑遁避受擒不屈韃酋阿术遣淮
叫維揚叛及淮臨維揚城叫城上曰此城昔我祖我
叔父為　朝廷修峻其勞苦語俯置決不可與賊賊
酋責之淮罵甚烈被賊殺淮之從亦不屈被殺淮方
之孫范之子葵之姪也施炎罵賊不屈被賊殺韃酋

伯顏勒丞相吳堅等稱　太皇手詔諭淮閫以淮東
與韃閫臣李庭芝及姜才迎詔入公庭率官僚泣拜
而焚之語虜使曰此　藝祖　高宗物也豈　太皇
可以私與人乎遂斬虜使五月初一日丞相陳宜中
擁立　益王即位於福州改　德祐二年為　景炎
一年上楊太妃尊號福州州城南壁忽崩七里　行
在　謝太皇北狩廣東經略徐宗諒密書通叛臣呂
師夔許以廣東叛國降韃隨駕內嬪某氏賊欲犯之
不可得書裙帶曰誓不辱國誓不辱身自經死於虜

館自去歲賊酋阿朮築灣頭築楊子橋築朴樹灣分
屯死厄維揚至七月維揚糧絶閫臣李庭芝與都撥
發官姜才統馬軍五千人步兵一萬人來入泰州謀
涉海而南朱煥以揚州叛遂以報賊中道遇賊酋阿
朮截戰步兵盡陷獨馬軍勝擁庭芝及才入泰州韃
兵俱集阿朮築土城圍阨泰州不幸姜才病股疽伏
枕泰州守臣孫良臣叛阿朮入泰州庭芝赴水虜以
鈎浩取之才尚按劒而語虜舁才出衆語勸才降賊
唯背面不語遂鐵索鎖於夏貴節堂一日衆酋把盞

令叛臣朱煥諭勸庭芝及才飲酒庭芝不飲虜酒但
垂淚不語才卽罵曰天不與我耳與我汝賊輩皆剮
於我手歸罪指罵老賊夏貴甚烈貴抱愧不對徐嗾
阿朮曰留庭芝及才終無益阿朮遂斬庭芝庭芝受
刑到無血剮才才罵賊至死不絶淮東諸州皆叛先
叛臣黃萬石剃三搭辮髮身統韃兵深入邵武軍說
諭守臣黎立武叛立武不從棄城奔福州萬石遣人
傳韃命四散說諭州縣叛至滬城縣縣尉趙孟迪辮
罵呼衆擒剮賊使浦城縣升爲忠安軍復邵武軍萬

石竟遁八九月韃兵自湖南入廣東熊飛以兵戰逐
而退武臣馬塈於廣西糾募旂士數千人先嘗欲往
救潭州圍中塗聞潭州陷卽回遇賊鏖戰四十里適
廣西經略李與巳死塈徑入靜江府據郡治開府庫
犒守禦事自請於福州行朝靑任以廣西之寄守靜
江府殺賊不勝城陷塈提兵巷戰爲賊擒不屈被賊
殺參議鄧得遇不屈水死靜江一城之民俱爲賊殺
得逃入西山者七百人賊後許以不殺招其降七百
人不肯叛皆自殺十一月江東江西路諸關隘俱陷

及海道賊船俱至　行朝又棄福州　御舟至南臺
海口正遇叛臣王世强所部韃舟時世强猶有人心
竟不縱賊船相逼容張少保奉　景炎皇帝御舟奔
海而去後賊知世强縱　御舟奔海去遣賊訶責悶
氣而死嗣秀王趙與擇將扈駕三千兵過飛鸞嶺上
遇韃酋阿剌罕領兵三萬人至與擇死戰數合殺賊
十之八九與擇全軍陷沒與擇被擒不屈被賊殺王
世强犯福州　行朝竟以舟爲國綴旒國祚守泉州
蒲受畊祖南蕃人冒甲兩廣擕泉州叛大衰金賊迎

戩反寇張少保兵船韃遣人說三郡宣撫使守興化軍陳文龍叛文龍作書與韃願得興化漳泉三郡奉大宋香火勿來攻伐我七世受　朝廷爵祿決不叛國密爲左右所賣導賊入城文龍被擒與賊辯罵縛至行在病死終不屈二年丁丑泉州素多宗子聞張少保至宗子糾集萬餘人出迎王師叛臣蒲受畊閉城三日盡殺南外宗子數萬人張少保提兵圍泉州九十日不下殿帥李勝用命攻泉城被賊擒罵賊不屈爲賊所剮九月復福州受畊報韃賊阿塔海領兵

合至張少保退兵入海遇韃賊揚酋交戰賊舟大敗而去監軍趙必寮糾義兵勤　王遇賊被擒爲賊殺忠臣陳文龍之叔陳瓚糾義兵迎王師除守興化軍後韃攻興化城陷瓚罵賊甚烈親爲賊酋唆都所殺叛臣呂師夔率賊酋塔出由江西入廣東取經略徐宗諒許叛廣東州郡宗諒猶豫棄廣東遁去廣東諸州皆叛始陳丞相意不欲圍泉州攻受畊謂殺南人不損韃賊無益張少保怒受畊反爲韃賊寇竊　大宋兵船決於圍身陳丞相儒儒張少保武臣勢不能

統攝語多不合况左右前後或人或鬼頃刻之間變化叵測陳丞相身護王璽兵船前行竟乾失風奔占城國三年戊寅三月重慶府城陷閫臣張珏遁至忠州爲賊擒六月　景炎皇帝以病崩於南恩州界少保張世傑擁立　廣王即位於海外碙州　行朝鑄金璽行事八月　景炎皇帝攢葬碙洲謚　端宗陵曰永福九月復廣州崖山建　行都徙廣州民居爲市海外諸國懼韃垂涎月貢金銀米帛充給　朝廷倚需爲屏蔽攻賊計十一月丞相文天祥兵入潮

陽縣爲韃所擒不屈改景炎四年己卯爲祥興一年改本天曆福建以南沿海諸郡自景炎後南兵至屬南北兵至屬北反覆不一蕩爲血匠　祥興一年正月初十賊酋烏馬兒兵犯崖山我軍與賊轉戰兩旬餘先賊屢敗賊再進寇勢惡棄崖山我軍巨艘七八百隻大可容千人泊崖山與裹下碇相維勢若履平地外有小黑船千餘游擊甚駛與賊相戰甚利軍容嚴整烏馬兒領兵十萬餘視之意怯勢不可傍賊但據崖山爲寨我軍乘夜節節劫寨偷斬賊首累一二

千餘賊疑爲神與有叛將楊發者廬州人失其姓名領三百人降韃曰張少保所部兵獨有淮兵千五百人猜勇無前餘皆民兵無足畏外若不可傍內實虛弱凡小黑船出擊得利之兵即巨艘之淮兵小黑船歸則淮兵復居巨艘不過此千五百人出入張其威武若使小黑船淮兵游擊時以重兵擣內虛之巨艘從後擊之必敗烏馬兒可其言二月初六日賊果使煥後攻我軍內虛莫敵後船兵盡走聚前船賊四圍合攻淮兵打水路死戰出船少保張世傑奉 祥興

皇帝奔遁碓餘巨艘十九隻淮兵千五百人及民兵而去餘小黑舟亦追奔去制置趙潛制置曾淵子節使蘇由義各統舟師分戰各遁楊太妃蹈海死丞相陸秀夫朝服蹈海而死參政單公選亦蹈海死惟掌金璽官抱璽蹈海背礙舟尾繩木間不墜下水爲賊得張少保先嘗遣使海外某國借兵夾擊賊張少保遁後一日果有四五百艘至武報陳丞相兵船同至探張少保敗遁不與賊戰即去張少保未遁之先趙潛蘇由義等聞報賊兵頗少衆議可以進兵擊賊獨

張少保不肯遂止嘗開崖山假慶忠義之士咸議張少保失在此不乘時進攻殊莫曉當時意獨我臆度張少保恐賊舟埋伏先遣輕兵相挑疲我兵力然後驅重兵相壓爲慮否則使海外某國兵船行夾擊之法張少保人死者數說叛者衆始終一誠不變不屈豈可執此議其非或抱高見又非人測度可及天不右 宋無以施其智勁成左計原其心定無瑕可指韃酋屢遣人說張少保叛世傑曰我本北人寧不知北人厮䏎彼安有終始我受 朝廷爵祿歷年已深

終不忍悖之我焚香誓於天久矣不然幼君置於何地我唯有死耳張少保妻妾子女先爲虜韃酋屢俾其妻妾子女等作家書與之歸韃皆置於不從曾淵子等諸文武臣流離海外或仕占城或壻交趾或別流遠國承宣使周文英反反攻劫 大宋金銀船盡奄人已爲韃賊窮追攻寇 大宋南奔餘舟殺魏辰等陳丞相初奔占城國後占城降韃遣士卒服事陳丞相實寓監絆意又遁而奔闍婆等國或傳張少保今疑軍離裏陳丞相張少保流離奔走之間竟無

人與脅之剸之授賊之心非二公精忠大義何以得人心如此耶忽必烈聞倭國富庶垂涎其國屢遣人說其來臣倭王作書報韃王大意曰　大宋無失德汝行逆篡今垂涎及我我當興兵誅汝汝來降我則可不降則來與我戰先忽必烈遣暫旦伯由高麗攻倭人船俱陷於海辛巳六月韃兵由明州涉海至倭口遭大風雨作人與船俱陷又大敗而回倭遣使責占城不戰而附韃占城有僭意始背元韃　大宋工部郎中陀同老流離海中被賊擒賊授北靴與之易

南服同老拔刀斬北靴尖終不屈被賊殺韃酋唆都往攻占城又敗而歸壬午春倭國舟師來攻韃人沿海一帶不得其隙而入悠揚數時而空返秋末俱蒙國遣使遺韃一合一帯或謂寓合締之意其事未易量安南國遣使入韃謂彼土少婦人願歲得婦女以千計歲輸金銀爲報十一月丞相文天祥已陷虜五年萬挫不屈一旦覩　德祐嗣君拜而大慟指忽必烈肆罵甚烈數其五罪爲賊斬而剖腹食其心肺近陳丞相挾占城出師甚盛倭國出兵已奪高麗誅攻

幽州回回挾塔利狗國等出攻韃西北邊甚得利逆韃亡　大宋興此正其機也　德祐後變故非言所可盡聞見不詳慮訛其事不敢悉書合輿情所論誤國者賈似道也縱韃渡江犯京師者夏貴也　太皇昏老　太后善懦　嗣君幼沖內無相外無將諸郡皆叛臣　大宋安得不厄陽九之運也今咸曰魏冠儒者誤國雖實有之然文公天祥大忠極烈超前絕後豈可例之曰魏冠儒者誤國乎或誘曰數其然豈其然乎似道當國十六年獨攬大權禍福天下行七

司法而吏格月峻買公田而富家力乏貶死前丞相吳潛殺守潭州有功向士璧在內百官賣諛尸位在外諸將絕賞生心人才沮氣日就消鑠及乎出師無謀爲韃所襲一矢不發似道誤國大矣　太皇不肯遷奔渡江京師衆大之區不受韃賊屠弑之苦卒受　太皇至大之賜公論則曰　太皇不當顧憫百姓不遷都當論正統社稷爲重從丞相陳宜中之奏爲是大辱晉至含淚北狩此時雖有悔心已無及事至令忠義之士不得不重爲　三宮大哭大痛也猶幸

陳丞相密說楊太妃挾　二王南奔火德一脈不至
絕滅閩中儒者咸賦詩譏議其不挾　三宮乃挾
二王此論固是陳丞相未嘗無死請　三宮遷都之
議恐天下公論罪以似道之罪昔議似道今自陷其
非所以不敢獨挾　三宮遷駕實不得已挾　二王
行是時内外公卿將帥士卒指天誓日委身報國
朝廷悉藥官爵金銀買其心命珍賊去來旋踵朝報
某叛某報某叛者即其人奈何奈何烏得不歸於大
破極壞也韃主忽必烈嘗問僞丞相火魯火孫曰俺

聞江南百姓率怨俺行事惟思　大宋舊政既得民
心胡爲又失國火魯火孫曰　大宋愛民之道有餘
用兵之政不足率爲邊將誤國賣降火魯火孫韃酋
中黠而直者其見甚有理亦知　大宋得人心如此
失國如此寓意諷罵忽必烈行事盡於此見之奚待
多言哉韃人嘗語南人曰似道出師時伯顏及諸酋
俱懷畏欲退歸江南或有一戰勝俺俱去縱未去亦
不敢深入始雖渡江中頗疑懼不料深入如履平地
至家彼語深當惟韃賊進寇漳泉及海道寇廣爲我

軍所殺連年實不計其數漳州屢反正陳某據山洞
自守韃賊十攻九敗獨有此一脈不絕然欲攻出則
未能也先南兵畏韃如千秋嶺獨松關馮公嶺關入
嶺隘關分水嶺關諸小關隘聞虜輕兵至即兵遁關
陷武能堅守韃賊擒土民拷打詰私路不語者殺民
畏死率度地勢妄告以路就驅土民斬荊棘攀崖巖
果別得新路突入關隘内彌望皆賊即兵遁關陷自
賊入南彼此俱無大戰　朝廷内外軍器米糧非數
可計獨知行在軍器庫銅鑼亦存四萬而其他兵器

爲數尤夥平江府諸倉米儲四百五十餘萬石韃分
兵遷徙　朝廷車輅鹵簿諸法物内外諸路軍器米
糧玉帛金銀寶貝文籍車徙舟運塞路蔽河歷月逾
歲曾未止歇韃凡得叛去州縣鄉村排門數次脅索
金銀曰撒花不叛地殺人燬屋盡劫子女玉帛曰打
虜所陷城郭賊悉平爲土然則金穀非不足也甲兵
非不多也城郭非不具也特無人耳但　我宋列聖
無失德天文無變異人心無怨懟　藝祖　高宗覺
土安遂已矣乎必有所待而後興也夷狄素無禮法

絕非人類昔中國限之於外但見衣冠禮樂之盛不
染干戈腥臭之毒一旦蕃爲夷域盡見穢惡凡虜有
姓者皆中原遺民今韃目曰漢人韃靼則無姓或娶
漢女爲婦生子願有姓者竟隨母姓入有畏吾兒乃
韃靼爲父回回爲母者也又回回有數十種亦無姓
回回即回紇也彼俗不食豬俗傳爲回回之先所自
出也韃靼即今元賊也今韃主即忽必烈乃蒙哥之
弟也韃靼本靺鞨部唐滅高麗靺鞨四散遁走遺種
奔逃陰山北曰韃靼女眞西北有蒙國唐蒙兀部其

人不火食生啖獸肉兀术欲滅之不克後蒙人虜耶
金人子女生子孫漸不類家人漸能火食忽來與韃
靼通好合爲一韃靼即假號曰蒙古國乃攻金舊傳
韃靼舊界東接臨潢府西接西夏南接鄜州北接大
人國韃靼有數種黑韃靼白韃靼熟韃靼生韃靼或
沒眞則黑韃靼也或沒眞死無子其弟斡眞之子兀
窟帶立及死兀窟帶妻六婦據國後兀窟帶子闊谷
立及死兀窟帶弟駞欒又名臉濊别欲之子蒙哥立
及蒙哥弟忽必烈立駞欒有三子長曰蒙哥次曰

忽必烈次曰阿里孛哥先命據鎭回回地面　開慶
間阿里孛哥聞蒙哥死忽必烈歸立傳因阿里孛哥
指罵曰忽必烈汝漢種也亂俺家法謂蒙哥忽必烈
之母俱漢人也阿里孛哥之母則韃靼遂自視爲適
子以兵來爭力不勝忽必烈遣物致和而去盖夷狄
素重母故也阿里孛哥死弟拔都代其職守乃斡眞
之孫忽必烈寇江南頗借回回爲兵皆歸消折拔都
問忽必烈曰昔蒙哥死阿里孛哥當立而汝强立之
今我代阿里孛哥之權汝得江南宜以汝舊有之地

與我汝自去守江南忽必烈與之子女玉帛屢不爲
足嘗遣韃子汉谷濾及僞相安東爲使傾貲物爲餽
說其安静拔都竟留汉谷濾及安東爲質忽必烈有
權臣曰阿合馬回回人也爲僞平章久擅韃人一國
官職財賦之權苛尅貨利殺害良善多奪人之美妾
艷女韃之内外上下大以爲苦獨忽必烈信任焉有
子四十餘人半有權職屋宅七十餘所分置子女妻
妾江南内外寶物俱半匿聚其家拔都自僭建宫殿
於回回地面暗通結阿合馬將謀嚮應興兵奪忽必

烈之國阿合馬忽命其子亦掌兵權偶乎章張酋深
疑阿合馬數子皆據重權令令子更握兵權意不良
與其黨王著謀著勇不顧身歸家析棄妻子然後用術
計紿以忽必烈之子真金歸幽州惡呼阿合馬至著
持金瓜搥竟擊死在地軍民盡分臠阿合馬之肉而
食貧人亦莫不與衣歌飲相慶燕市酒三日俱空阿
合馬之黨猶忽必烈命殺張酋王著等暨忽必烈知
矯命妄殺忠良蔓及別酋死者幾百人籍阿合馬家
生南珠一千八百餘石蓄馬十餘萬匹家口七千餘

人並分徙入諸酋家為奴婢諸子皆斬剮剝皮盡拘
呼市犬令食其肉仍各籍其家其妻妾奴婢亦分徙
入諸酋家為奴婢且根窮黨類支蔓無辜打勘索鈔
猶未已由是回回不許與韃靼內外事亦不許佩刀
出者不許還家韃人咸壯王著此舉即手以下欣然
施與真北海青衣襖襄三千件焚而為祭忽必烈用
火魯火孫為偽丞相行事暫寬諸路苛苦韃民方喜
未逾數時仍酷虐過前虜法朝出夕改反覆不一韃
人素不自信閱歷熟諳其詐偽也近拔都縱汉谷瀘

及安東歸問忽必烈索地併累索所借回回之兵拔
都所據守回回之地皆阿合馬族類謀為阿合馬報
讐相與拔都大興兵攻忽必烈拔都得回回劫死正
寇韃西邊韃深受其患忽必烈有三子長曰真金次
曰戶合真又次曰汉谷瀘僭封戶合真為安西王據
鎮長安嘗謀篡父位事洩為父殺忽必烈老而病廢
已久屢欲傳國與真金族人俱不從謂我家無此法
汝在一日自為一日彼自忒没真來素不曾傳子長
安遷東西及舊韃靼地回回地皆韃靼親族分鎮今

真金已漸預韃國之事忽必烈死真金斷襲國韃既
無傳子法族人必興兵互相屠戮淨破韃國乃已舊
韃靼所居並無屋宇氈帳為家得水草處即住獸皮
為衣無號令以合同出入不識四時節候以見草青
為一年人問歲數但以幾度草青為荅自忒没真驅
金酋入南　嘉定癸酉歲據古幽州為巢穴即亡金
僭稱燕京大興府也漸學居屋亦荒陋甚　咸淳間
韃僭取　大宋開封府大內式增大新刱始略華繁
虜民咸可造穹廬與韃王通語韃法人凡相見來不

揖去不辟甲求尊跪而語韃禮止於一跪而巳雙足
跪爲重單足跪次之忽必烈篡江南後一應漸習僭
行　大宋制度猶禽獸而加衣裳終非其本心故辮
髮囚首地坐無別逆心惡行滅裂禮法卒不能改也
始不通國號年號之事先叛去者教之　咸淳初韃
始僭號元　寶祐丙辰韃始僭年號曰中統次曰至
元襲亡金僭效　大宋楮幣之法易名曰鈔以通貿
易東高麗西西夏北地諸國莫不爲韃吞併自古夷
狄凶禍之盛土地之廣惟韃最强最逆上下好色貪

利如蠅見血如蟻慕羶滅天理窮人欲罔所不至今
韃粗人亦自恐其虐惡極天怒亡在旦夕韃盛凡六
世七十年僭天子京師百官之稱胡無百年之運應
斷在是矣其曰忒沒眞下暨忽必烈伯顏阿术之稱
皆其小字衆皆得而稱韃王素以歲二月往陘山避
暑八月還幽州陘山又名炭山在幽州西北八百里
地坐水鄉舊金酋避暑之地僭升開平府北漸入韃
粗草地舊界六月井有冰水帶黃油鐵腥臭氣四時
雨雪人咸作土窖居宿北去竟無屋宇氊帳鋪架作

房如雞籠狀門高僅五尺出入必低頭或笠帽撞帳
房或脚犯戶限俱犯扎撒見郎主鼻衂紅流穿廬氊
帳爲第一罪即拖犯者繞地三匝衆爭打死韃法兵
誠甚密行軍甚速例抽丁克兵曰簽軍軍器糧食皆
自備仍劫虜爲活計統以百戶千戶萬戶秋出兵春
休兵歲歲驗中秋夜月明爲利卽興兵若中秋夜風
雨晦冥爲不利卽不興兵韃兵之强得馬之利居多
所以江南出軍不若也其回回砲法本出回回國甚
猛於常砲至大之木就地立穿砲石大數尺墜地陷

入三四尺欲擊遠則退後增重發之欲近反近前肯
以此砲攻于闔國彼國以傻欄皮結網懸覆城上攻
不入竟止箭則柳條爲之兩陣議和則虛挽弓相射
換箭而去韃人甚耐寒暑雨雪饑渴淋雪中可張幕
露宿今皆不懼熱且慣於乘舟高山窮谷馬皆可到
煑糒以肉爲麨乾貯爲備饑則水和而食甚漲飽可
一二日攪馬乳爲酒味腥酸飲亦醉羣虜會飲殺牛
馬曰大茶飯但飲酒曰把盞雜坐喧鬨上下同食舉
杯立飲不跪殘穢飲酒必囚首氊藉地坐以小刀刺

肉食授人人即開口接食爲相愛卑者跪受賜行坐尙右爲尊久不相見彼此兩手相抱肩背交頸搖首齧肉跪膝摩膝爲極慇懃韃主剃三搭辮髮頂笠穿靴衣以出袖海青衣爲至禮其衣於前臂肩間開縫却於縫間出內兩手衣裳袖然後虛出海青兩袖反雙懸紐背縫間儼如四臂誤虜者妄謂郎主爲天蓬後身衣曰海青者海東青本鳥名取其鳥飛迅速之義曰海青使臣之義亦然虜主虜吏虜民僧道男女上下尊卑禮節服色一體無別云三搭者環剃去頂上一彎頭髮留當前髮剪短散垂却析兩旁髮垂綰兩髻懸加左右肩衣襖上曰不狼兒言左右垂髻礙於回視不能狼顧或合辮爲一直拖垂衣背男子俱戴耳墜俗不好文身韃賊背去孔子冕冠衮服謂不當服天子服僞爵率有定價負圓野猺輸財即得僞爵受僞爵人腰插金牌長尺餘闊三寸鐫書僞爵姓名鑿識牌上雙虎頭金牌爵爲重小爵則授銀牌諸酋稱虜主曰郎主在郎主傍素不識臣唯稱曰歹奴奴解者至微至賤之謂又歹者指其異心亦惡逆之稱解（解音打 郁海切 义）稱自己物則曰梯己物受虜爵人甲可提乙乙可提丙以次相治至爲僞丞相亦然提畢仍坐同治事例不爲辱受虜爵之婦戴固姑冠圓高二尺餘竹篾爲骨銷金紅羅飾於外若在北行婦人帶回回帽加皂羅爲面簾仍以帕子羃口障沙塵韃虜有妻名有妾名累十累百皆曰小妻被虜男女曰驅口即江南之奴婢皆絕買死乃已父死子皆得全襲父妻爲已妻唯正妻與生子者不可戓虜主命襲又不嫌今南人漸有全襲者父死子妻及死罪韃靼風

俗人死不問父母子孫必揭其尸家中長幼各鞭七下呪其尸曰汝今往矣不可復入吾家庶斷爲祟之迹及茶毗刀斷手足肢體爲三四段刀破攪腹腸使無滯戀之魂若葬亦以刀破腹翻滌腸胃水銀和鹽納腹中刀斷手足肢體疊小馬革裹屍乃入棺虜主及虜王婦死剖大木刳其中空僅容馬革裹屍納於中復合其木借用金束之於外皆歸於韃靼舊地深葬平土人皆莫知其處往葬日遇行路人盡殺徇葬供佛則宰殺牛馬刺血塗佛唇爲佛歡喜齋僧則僧

婦僧子俱來皆僧形僧服人家招僧誦經必盛設酒
肉恣饕飫歸爲有功德幽州建鎭國寺附穹廬側有
佛毋殿黃金鑄佛裸形中立目矚邪僻側塑妖女裸
形斜目指視金佛之形旁別塑佛與妖女裸合種種
淫狀環列梁壁間兩廊塑妖僧或啖活小兒或啖活
大蛇種種邪怪後又塑一僧青面裸形右手擎一裸
血小兒赤雙足踏一裸形婦人頸擐小兒枯髏數枚
名曰摩睺羅佛傳此教妖僧將殺人祭而食手持人
指骨節數珠此妖僧乃西蕃人傳西蕃外道邪法韃

主僭加之曰帝師歲歲四月佛誕日二月那吒太子誕
日佛毋殿四角置四大銀甕貯殺童男童女血殿角
塑立裸佛仗劍俯視甕中血妖僧裸形作法禱佛取
血塗佛唇爲祭與虜主以次分銀甕血飲先辨壯白
將誕孕婦裸形中坐妖僧作法呪水自見木底五色
毫光仍呪眩孕婦魂魄問其兒奇特事否一聞曰見
衆執縛孕婦兩手妖僧執兩金箆刺入兩乳傍虜主
以次金銀管插入孕婦乳傍刺孔吸飲生血見孕婦
大號叫爲佛歡喜叫漸小血乾命斷身更孪白剖腹

分臠肉食留頭刳爲鉢盂漆而金相持爲飲食器盌
取孕婦心中一點血塗佛唇爲祭腹中嬰兒亦分臠
食以次分取毋子骸骨至盡各和乳香納大香爐中
燬盡成灰爭取灰藏篋筒歸妖僧持所呪妖水令韃
主諸酋拭目盡見孕婦母子乘綵雲而去四月八夜
留妖僧宿於穹廬虜主婦焚香跪禮妖僧始與同寢
衆妖僧與韃主群雌亦然至撫摩吮咂金佛男形無
所不至謂之度佛種妖僧惑郎主曰若郎主郎主婦
若郎主眷屬若我之身皆同出於佛之所生韃主惑

爲然敬信妖僧過眞佛願生佛爲子故建佛毋殿又
回回事佛扨叫佛樓甚高峻時有一人發重誓登樓
上大聲叫佛不絕昏眩生妖忽聞空中佛應聲手持
刃自斷男根擲棄於地竟捨身從樓上攧下粉身碎
骨而死爲事佛感應所棄男根回回爭取藏封函置
以相傳寶北地長春宮道士與番僧有讎番僧化韃
主曰道經是僞作謊語蒙哥時道士鬬佛法不勝髡
爲僧今宜焚其經韃主果焚南北州郡道藏經唯許
留老子道德經幾滅道士髡爲僧胡俗妖怪慘酷如

是他務謬戾胡可勝數我不與北人密不入北地遊
不詳聞熟見其惡豈能盡書耶唯屢聞於人謂北人
受韃之害者曰我本金人降韃受害六十年近始稍
廻汝江南富庶即王無厭韃粗回回皆財皆色如命
富者破家貧者死有日矣我聞此語更愴然淚落豈
謂窮北極陰之氣蠶蝕南土歲月已深天地氣候一
爲變易人心物性俱流遷反南人狡北人貪南人今
無耶頼賣智活家率教北人狡頗濟其貪酷暴虎生
翼惡何可當今江南人稍足者充站馬戸彼曰站者

驛也站馬者驛傳也畜馬迎送賊曹費用甚苦一站
九十里將韃王惡命者曰海青使臣一晝夜行或八
站九站遇站則易馬騎馬之人用杪木夾鐵拄腰食
不敢飽飽則嘔出心肺使臣走至馬死則有賞又有
站船又富者出人出馬充軍諸州置機房抑買江南
絲白役機匠鞭撻別色技藝人亦學攀花織造段匹
期限甚嚴又諸州營置平準庫抑買金銀歸北私賣
買金銀皆重罪破家又包銀則論民屋間架歲納銀
良重如納酣息差夫索綿造船等事排門受苦及擒

勒温暖之家充重難陪費之役僨破家鬻子女苦猶
不止凡與韃王有貨利相結者本人或逃或死直欲
及子孫宗族親戚償足乃止不然年深其事亦發難
及無辜陪納一切以不恤不忍行之苛酷嚴密難以
言譬尚抑逼虜吏增美州縣誅求貨利增者遷賞虜
者陪賞虜酋虜吏等盜取鈔五十貫米十石者並坐
死罪虜酋率不識字決訟悉出吏手上下媒蘖人過
善以言語支蔓曲折窮詰誣加人罪置於刑名如殺
百十人之罪倘能重以財蒙上下則密縱犯者逃去

或復輸財見韃王獸僞爵治虜事前罪竟置不問斷
罪則不用徒流黥紋之刑唯杖臀自十七分等加至
百單七而止杖隨數加闊重斬剮又酷或生剥罪人
身皮曰渾脫又有三段剗殺彼曰札撒此曰條法彼
曰大札撒者大條法也韃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
醫六工七獵八民九儒十丐各有所統轄僧爲僧官
統僧道士爲道官統道士其行杖治罪與韃酋聽訟
同僧衣黃衣僧道皆可頂笠穿靴騎馬甚至透鞲單
獨折居又怯憐口戸爲名隸籍州縣鄉村深山窮谷

各分地面打勘勾當悉莫逃其害新自汴河開河道達幽州諸路役民開掘深𧿹怨苦根刷弊倖曰打勘實假名苦虜酋行騙財之術也州州上下司務歲一二次打勘任此責虜酋支蔓根窮賄賂歸韃州縣酋長甚苦此爲韃之勾當者人以鶻鵮爲譬鶻鵮得魚滿頷即爲人拌取鶻鵮更取魚人又拌取勞無厭利甚鮮譬酋吏苛取民財復爲韃囚脅取歸韃之苦良善吏縷數其事詳言其故實不勝苦此皆 大宋不忍行之事一旦盡見之杭蘇湖秀不戰與賊虜掠之

後民雖虛空幸丁丑至壬午歲歲薄稔未大狼狽諸處韃酋苛取物價驟騰溺人民極窘四方假大義之名行劫婦而賣殺人而食之盜縱橫甚熾已難耕種或加水旱人之種亦逮絕矣北地稱眞定府最爲繁華富庶有南人北遊歸而言曰曾不及吳城十之一二他州城郭更荒涼不足取宜乎北人來南遇有所見率私歡喜嗟訝意極睥睨江南子女玉帛謂安得變亂恣打虜之志耶直北人家屋宇不相連屬小家土爲牀土爲几案富家亦陋甚空洞無纖截粉

飾寒天地窖藏火坐臥其上地寒少草木爭收馬糞曬乾充爨北地少雷少雨多雪多寒以至風俗景象一廢於靖康再廢於金亡中原太平規模盡爲寒煙衰草之荒涼所以韃人絕望江南如在天上宜乎謀居江南之人貿貿然來江南物貨皆彼所無諸物皆賤於南地數倍牛馬羊鹿多亦不賤出獵射生純肉食少食飯人好飲牛馬乳酪極肥腯生啖葱蒜衣腥食穢臭不可近回回雖浴亦臭穢彼無好米見此白米重之曰細米土產惟小米粟麥江南種種物貨韃

驗商運入北不斷遇歲歉河北禁人造酒飲者斷臂飲之者斬彼技藝百工咸不及此地精妙已半爲之勤從北居北人深歎訝江南技藝之人呼曰巧兒入北愈深婦人愈少愈貴易銀二三百兩亦欲少壯男子價殺於婦人尤喜童男童女處處有人市數層等級其坐貿易甚盛皆江南赤子至易十數主今貧乏人甘絕售與其子女有酷嗜利者誘騙民家子女頗衆甚至用麻藥街市懵少壯男子摣取去仍日以藥昏其不叫烙足跟俾其艱遁走 德祐乙亥抵今八

年所虜所買江南赤子轉徙深入韃靼回回極北實
莫數計生靈厄運一至於是頋克虜吏皆習蒙古書
南人率學其字括以四十八字母凡平上去入聲同
一音之字並通以一字攝一字十數用極礙義理回
回書畏吾兒書又莫可曉韃近襲金人曆法差於
我朝頒曆一日今南人衣服飲食性情舉止氣象言
語餙奏與之俱化唯恐有一毫不相似懸者紛然賞
金銀寶物見韃主囂僞爵獨不思叛臣叟貴有大恩
於韃彼與其僞爵尚不與其權竟悶悶而死叛臣如

朱禩孫孟之縉等皆然獨信用叛臣青陽夢炎語近
爲阿合馬事斥去叛臣留夢炎稍得志於韃譬如醉
夫墜巖谷睡虎穴中顛迷忘其爲虎反叫舞狎弄睡
虎鬚鋜速其醒覺自送死之道也媚賊者類是韃酋
如伯顏得江南阿术得維揚可謂有大功於韃阿合
馬譖其私捲江南金銀寶玉極多忽必烈窮其根源
皆受囚繫不及賞伯顏阿术輩寧不抱怨入骨韃人
無義不論道理純是力財色食四事彼極恃氣力二
字爲集事之本言力也勢也財也其所用法循金人

舊例金人本女眞也金主本無姓忽慕南人有姓問
何姓爲大南人紿對曰王姓最大乃譯曰元顏今韃
主亦無姓嘗遽然借誑曰俺亦姓趙夫君臣父子夫
婦兄弟朋友人倫也韃人皆悖其天誠禽獸不若宜
其有臣弑君子弑父之事此夷狄之所以爲夷狄也
天亦奚忍不早滅韃與　宋以救世道耶稍有人心
者云胡不　大宋之恩耶昔拓拔氏之盛南有晉爲
中國主王猛雖胡人尚知晉爲正統之國戒苻堅勿
攻晉孰爲忽必烈伯顏阿术輩曾不及劉聰石勒王

猛崔浩輩千百之一其爲中國害則大憯逆過古之
夷狄鼓禍熾毒猶未底止昔韃人用兵所破城邑縱
虜掠殺戮畢不復守其土地自南人教得一州守一
州之法韃奪襄陽後主於守土勢脈相應根深枝連
蔓引惡黨難遽撲滅然古未嘗有有陰無陽之天地
亦未嘗有純是夷狄之世天旋地轉其機固易然七
八年來採訪人才心所思目所擊耳所入欲倒一二
指實不可得有才智而無忠義臨危必生異志有忠
義而無才智其力難辦大事必兼二者乃可降是取

其一求其眞忠義眞才智之士亦未之見或觀其議
論若有可信稽窺其心迹內抱一食初無實能將才
猶難得以是朝夕究心竟不釋然於懷我嘗有詩題
前後臣子盟檄後曰死亦烏可已卅心鬭大猷恭承
父母教用剪　國家讐日破四洲夜天開六幕秋終
當見行事不與世同流又曰生或不就緒死當償夙
願則使竟食言劫劫抱長恨非徒托歌詩寓與之辭
實生生死死決行之事腥徹九天冤入九地中國盡
誕韃雖欲勦其遺育則不勝誅戮果何怯洗蕩還其

清淨痛痛刺心䰟魄悵惘反覆謀度不過此事如之
何而遽已哉如之何而遽已哉故凡聞見逆邪之事
深懷憤恨嘗銘誓於心曰我逆我邪願汝滅我汝逆
汝邪我誓滅汝期救此心同歸於正確於不變一其
無極我終當與之決同歸於一是之天旦旦顒望中
興謂即刻可見不料八年今尚未復如抱久餓思食
不能自活但恐或者望南既久意必墮於倦懶陷北
漸深心亦隨之𢡖化卒陷於僞逆之地此皆世人心
之大病也願火德速開中興之天立億千萬世人倫

之統正今日之大事我決爲之矣　德祐八年壬午
春追思歷年聞見大痛之事略無次序多所遺忘深
悔舊不識以日記然往走無州千不聞一縱書之亦
不備雖聞隱南遊北之士多作日錄書所聞見遊歷
紀述頗詳固未嘗見其文決知不能爲大義一脉死
立亦織苟非其人立論必不公正史之反不如不史
盜無謬見謬語謬事以誤後世也今人深中韃毒匝
身浹髓換骨革心目而花眩語而譫錯竟忘前日人
心人形於清明之天愈久愈昏鬼霸靈臺寧復人形

而諳天理其史即聞叛臣在彼教忽必烈僭俾南儒
修纂　大宋全史凡令州縣採訪近年事迹又僭作
韃史逆心私意顛倒是非痛屈痛屈冤何由伸此我
大義略序實又不容不作略序之作主乎大義大體
有所不知不求備載我紀廢事雖不該博於衆人惟
主正理實可標準於後世將身行討賊之舉先筆定
誅逆之法天理明白一死不惜惟意此略序必有差
忒尚有望於後之正直君子作史最是至難之事且
處於堂內之人門外之事聞或不眞兩造在庭尚不

得其情懸隔議度豈無失誤一事之中人人所聞所見或前或後或得或失各有異同況一人又各主一見故聞於甲者如此問於乙者又如此一犬吠形百犬吠聲自是訛訛相傳矣嘗泛耳目前共見之事命衆友各作傳記及觀其敘情理操予奪較當時之事各爭差遠況作文之士筆易流滑據意揣度遣語所向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更私意去取豈不重累於作史之實過褒不稱事情過貶豈無冥怨是爲非非爲是人禍天刑恐不可逃世之秉紀述之筆者採摭傳

聞深察事情毋但取意語完備爲筆所使濫於無功累於無辜賞罰當其事庶無愧於爲史則可以垂訓於天下後世矣　大宋德祐遺臣三山鄭思肖述

德祐八年歲在壬午之春述　德祐九年癸未春正月重修

宋鄭所南先生後敘

道本無說也見於日用常行間特迹爾是以民蹝之而不知之何者曰文古先聖賢不得已迹其迹寄於言教天下歸於道後世神其迹之迹遽爲道在是反與道相悖愈遠或者救後世弊乃曰文者所以載道也然道本無說以有說窮無說斯已是故必有自得之學始可迹其道寄之以文不然綴緝摹寫支離汙漫縱一字源一經一言出一史亦以還之昔古人糟粕耶其中求自己物咸無焉奚足爲文乃知文者非

言語之謂亦非外至者始於進學必藉以書終於造道當蛻其書或泥於書則物矣必有自得之學主於中繩繩然日用常行間左右逢源萬物皆備於我庶幾委跡而天矣雖不求爲文森乎吾前道妙生機充動流滿周於六虛何莫非文下視言語之文誠陋愚實有志於斯願學焉或曰子性命之學及文與詩就師我生死一言曰終身所法惟學我　父而已今竟絕筆言語之文養自得之學誓以止天下淵然無思一以誠之天者定人者正我心始闢闢然若夫　大

宋中興頌鐃歌鼓吹曲等作一付之天下文人騷客矣得彼爲之即我爲之也故跋其意叙之於後時年四十一

德祐七年歲在辛巳十二月朔三山鄭思肖後叙

宋鄭所南先生又叙

桑麻穀粟天地所産不種之採之叢之繅之漚之緝之織之縫之秧之揷之穮之蓘之獲之舂之炊之辛不得衣食有人力者存天地不與於斯益推其致力之地而論也我今稍知仁義措一語苟合於道皆我　父之言幼年不力我以學不進我以道今胡處躁蹊其聲音笑貌矣原本之論必於始受造化之深者而德之太空冥冥乎神莫名萬物德其德卒莫報之故愈大愈不能名其名也誓欲絕言不得遽絕於言其終古不可泯滅之天乎故吐不盡意薦爲之後序

德祐七年歲在辛巳十二月望三山鄭思肖億翁後序

總後敘

咸淳集一卷大義集一卷中興集二卷計詩二百五十首雜文自所盟檄而下凡四十篇又前後自序五篇總目之曰心史毋乃僭乎夫天下治史在朝廷天下亂史寄匹夫史也者所以載治亂辨得失明正朔定綱常也不如是公論卒不定亦不得當史之名史而匹夫天下事大不幸矣我僻入變心疾骨寒力未將於事功筆已斷其忠逆所謂詩所謂文實 國事世事家事身事心事係焉大事未定兵革方殷凡聞

語正大事必疾走而去不肯終聽畏禍相及況此書職則其存不存誠非可計紙上語可廢壞心中誓不可磨滅若剮若斬若碓若鋸等事數嘗熟思冥想至苦至痛庸試此心卒不能以毫髮柰我一定不易之天孰知心之所以為心者萬萬乎生死禍福亦莫能及之蓋實無所變實無所壞本然至善純正虛瑩之天也以是敢誓曰心史且天地萬化悉自此心出縱大於天地亦不能違乎此心既秉誓不變決當有成必然之理我斷斷為 大宋辨中興事即所以報我父母大德天理一本而已矣敬瀝血為語發明心史之義萬序於後云維

大宋德祐辛巳歲季冬十有八日三山鄭思肖億翁後敘

七言律一首

一誠盟檄死彌堅終了娑婆未了緣心勑雷霆開世界手提日月上山川劫前奉壽群生命空外風持萬古天我大願王行至化無窮無盡溥無邊

宋鄭所南先生自䟦

德祐八年壬午冬手定心史畢贅以五十六字寫不盡懷誓誓其誓與　國家罔極與　父毋罔極與日月罔極與天地罔極與道罔極不變其不變無窮其無窮一之以爲斯世斯民之心縱有慘烈於雷霆剛斷雖鋸者千焉萬焉萬萬焉復萬萬萬萬焉自反而縮吾其往矣求仁而得仁又將焉之乎悶吾悍語莫不笑之罵之厭之避之欲訐我之所作者亦有之豁知理之士衣冠是言語是心事是察其所行或流於

不是則是者亦不是矣我此書示之誰耶世間爲事一一皆幻妄此書僭之奚以然尊正統抑夷狄褒忠臣誅逆賊願教天下萬世一一皆爲忠臣又俾之知、大宋之天巍巍乎浩浩乎發育萬物周流無窮實非心之可測非數之可盡也故嘗有言曰　大宋不以有疆土而存不以無疆土而亡者此也則此書不可不傳欲藏於土又未能我死恐有日矣已囑末氏死當卷此書納於棺中以我還我數又立誓曰合於天理益於世教我願我書終不可壞䢴化無窮不合天理不益世教我願我書速歸於壞勿誤將來又我若妄語不行　父毋教不辨　大宋事則此書亦當與骨肉火化俱灰天地鬼神當誅之昭其罪如我不妄語行　父毋教辨　大宋事此書雖曰紙也當如虛空焉天地鬼神不能遮雲霧不能翳風不能動水不能濕火不能然金不能割土不能塞木不能蔽萬萬無能壞之者吾不知此書紙耶字耶語耶法耶誓耶誠耶人耶鬼神耶天耶心耶理耶性耶可語者非不可語者亦非所謂紙字語法誓誠人鬼神天心性

理以至㪅壞㪅不壞俱了無其以也我欲必明其故竟不可得此不可得亦不可得識窮心斷豁然無疑天下歸仁其如是乎雖

大宋德祐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之壬午歲冬至日三山所南鄭思肖自䟦

宋鄭所南先生盟言

思肯已舍此身爲

大宋討賊開　中興之大業也久矣惟累年窮心謀度無長策肯脊貨雖有生遂誓自爲去就計生莫爲之死則爲之萬萬必行之誓決不肯棄於死而竟已然我素以獨爲天心史叢托又意緒荒迫不暇別書世本故以藁本鐵函重匱沉之古吳古井中大事未成心史先出得者當毀其文我又決不肯罹誣世盜名之至辭也欺　君欺　父之實罪大事成心史出願舉天下後世一化而爲忠臣孝子之蹟則我始終無遺憾矣雖然亦不得已也人心本善又何庸化之而後明耶蓋其天一也今强執我之誠盟我於不變之天焉爾

大宋德祐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之癸未歲三月二十六日庚辰孤臣三山所南鄭思肖億翁敬盟

正覺摩醯首羅天王王療一切病呪

唵我有大願無量無邊虛空爛壞我願無盡我然我見先斷病魔我觀我生我實無生意歸其源六根俱寧歸無所歸心華自開我於是時現無邊身爲大醫王普救病難即臻安康乃正綱常終於究竟我違我誓我當殛我滅爲微塵闍闍闍闍娑婆訶

從祖所南公生有宋之末造胡塵濁亂正統淪斁目擊當年廢興之故紀載本末語多忌諱爰作心史沉於井歷四百年而其書始出裔孫㪉教長跽而讀之歎曰悲夫吾祖之爲是書也夫史也者文也心者誠也以其心託之乎史奚適而可耶雖然孔子言之矣曰吾志在春秋夫令孔子之志而得行也寧不亦亂臣賊子之頸而剸其腹而僅僅一懼之爲難然令孔子而其志不存則隱忍二百四十年間事安所得亂賊也者而誅之伐之孔子之志吾祖之心悲夫皆不

心史跋文

得盡意於其時也蓋自大宋不造氈[illegible]所處胡鶵突於廣宮璽綬塵於彝鼎珥耳簪筆之臣晏然罔覺而吾祖匹夫之徒章皇山澤或遊錢塘或自號泣或吽大宋或罵逆元鬼語神詞翺翔蔽匿以庶幾乎日月之鑒昭易代之知已嗚呼其亦哀矣雖然猶幸而身爲匹夫遂其志爾使昔日者峩峩廟堂與文信國諸公共齊埜莽誰爲拾遺實於九淵俾數百載後聞風擊節或泣或歌悲鳴傷弔若斯者耶公之殁也自題碑曰大宋不忠不孝鄭某蓋悼不能死國與無後也

按家乘先安陸公稱忠孝狀元仁宗以忠孝之家四字圓書賜之迄公凡十傳公每自謂慚於爾祖今此書揭天壤千萬世忠臣孝子之心與公之心天地鬼神實共臨之其爲忠孝孰多乎書呵護於四百年之遠表章於一代正人君子之力歟教受命于垂先生敬附數言其詩文散佚僅存於誌乘及人間者嗣輯集之以載其後崇禎已卯九月二十日裔孫㪉教頓首謹識

心史跋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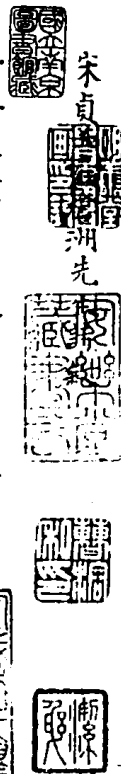
心史七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舊本題宋鄭思肖撰思肖有題畫詩錦錢集及所著雜文併附載其父震菊山清雋集後已著於錄此書至明季始出吳縣陸坦休寧汪駿聲皆爲刊行稱崇禎戊寅冬蘇州承天寺狼山中房浚井得一鐵函發之有書緘封上題大宋孤臣鄭思肖百拜封十字因傳於時凡咸淳集一卷大義集一卷中興集二卷皆各體詩歌久久書一卷雜文一卷畧敘一卷皆記宋亡時雜事後附自序自跋盟言及𤸷病呪一則文詞皆蹇澁難通紀事亦多與史不合如雜文卷中於璣徵避仁宗諱作證而李覯則不避高宗諱又記蒲壽庚作蒲受畊原本果思肖親書不應錯漏至此其載二王海上事謂少保張世傑奉祥興皇帝奔遁或傳今駐軍離裏衛王溺海當時國史野乘所記皆同思肖尤不宜爲此無稽之談此必明末好異之徒作此以欺世而故爲眩亂其詞者徐乾學通鑑後編考異以爲海鹽姚士粦所僞托其言必有所據也

宋貞士羅滄洲先生集五卷

〔宋〕羅公升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羅滄洲集五卷》提要

宋貞士羅滄洲先生集

當吾從水心翁周旋時翁髫亂發采粟行雖肩間英聲已不可遏而豈敢望其即科第不載家國全臨時翁起承重變服馳逆旅塞外犯大寒暑復故物如内府乃歸吾閒莫能事雖甚可喜頗然當發季已久矣别十三四年再見冠帶長身風度儼若出詩袖間如編書大篇汗漫小語條達豈亦如一日千里可以馬上得幾讀之未終卷篇為通人有非書生窮研筆力所能及者蓋其天性離明左旋右抽有非區區李步所能者比使後死所見事〻若此亦須矣慨於此而不用吾情焉乎用吾情詩非難事前此所以極力而不像其要者由其情性或近或不近趋脱唐者之氣骨附江西者少意思必待其發語通明不用一事而亦無一字無來處就之不可即望之不可尋是在能化時翁棄其所長勉其所不及則吾將自以斯言為過好為之好為之水心翁前宜春教吾同舍也死而予之六月廣陵遯民須溪劉辰翁序

宋貢士羅滄洲先生集卷之一

宋禮部侍郎廬陵鄧中齋中甫批點
明翰林國史修撰七世宗孫倫校正
明廣東廣州知府廣昌饒東鑑刊行

子胥游賦

羅子客于錢塘適時仲秋皓月初抉長空閒寥萬里清絶乃江臯乎消採想故國之餘烈已而金鏦而轟轟鬐鬣蹄踣嚚塵漲天闢艇瀰澤行雲低回而不飛山川蒼茫而异色羅子怪而問之客曰子獨不聞錢塘之潮乎夫天地之間有高有深有明有晦有動有植有常有怪賦形而主者以億計而海為大海之大浮人間其如空與太虛而為對其變化翕忽一日萬狀而錢塘之潮為最錢塘之潮捲海山吞吳會力挾衰中声出天外其瑰偉傑特之觀亘萬古信四時而八月既望為快方潮之未至也乾坤為爐陰陽為鞴一元之氣秋高而益盈望舒之精霸生而变態倒河海於罼空納萬流於一噫陽侯捲波其欲主百神嚴駕兮有待及潮之既至也怒如驚霆疾若飛雨日東為之掀簸風師助其呼舞嵗嵗兮屑氷之来千里飛雪洶洶兮萬馬之奔四合如堵倏谷变以陵遷恐山摧而岳仆見者膽落聞者毛豎于是賁育之倫虎之士因茲水嬉以習戰事挾文舠建彩標破驚湍逐駭駕蛟蠡以為車履鯨鯢而成橋大鼓檛霹靂之華修笇戲鮫人之綃三山為陸賜谷為徼縱横南北合散先後鬼没神出麟介相吊或擁蓋以高驤或揆戈而疾國或覘海若而分餘甘或叩珠宮而進一笑歡声遠於淮壖餘風騰乎越嶠層瀾既平鼓者未息掣鼇首擢鯤脊洗月窟深地極馮夷遊龍机呂梁丈人陟降乎左右蓬丘仙人逢迎於咫尺此闔閭夫差之所以雄長百蠻憑陵上國也是日也朝者休務賈者輟市麤根而快覩者景屬乎八九百里雞林日本流求闍婆萬斛之舟卯蓂而辰至朝米夜光珊瑚火齊布世之珍山積而雲委茂先所不能識弘羊所不能計此真天下之鉅覽也今子重趼百舍來遊三吳蓋將攬江山之偉奇供筆墨于遊戲亦有樂于此乎羅子蘧然变色曰此固吾之所以平也而子以為樂乎且方全吳之時左滄海以為池右梁山以為郭内重湖以為襟帶外長淮以為籬落水犀萬艘石城千仞乘車踵申公之策伏軾藉延陵之信子胥運籌于帷幄孫武受

鍼於行陣前茅朱啟中原已震談笑舉六千里之楚指揮壓四十縣之晉宋子脊姜縻至于後宮魯壼鄭縞兩集於主進迨夫孽臣擅朝艶妻錮寢長虎狼于肘腋進蜡毒于燕飲酬歌忘中庭之呼利口弛重闗之禁精薪已然盲者安枕爰有一老身係宗社覌大厦之欹傾忍寒蟬之瘖啞乃逆鱗之屢批竟屬鏤之不赦豈九州之莫容恥中道而更駕人生得死其實难猶有以見先王于地下鴟夷朝浮越甲暮入棲烏之曲未終至德之廟已涼甬東之從胡顔館娃之行莫槃遂鍾簴貽於凡隙嘯漁樵于都邑屬臺鬼哭而

燐切明禁植默號而烏集于是忠寃上訴帝閽朝啓乃錫命書以長兹水乘象載之與策玉蚪之駟魚須前驅龍伯作使凡排山倒海之威皆鞭荊棲越之氣且夫骨鯁之臣生死一節豈生不忍去其故都而死乃致憾於宗国彼濤頭之所指寧强弩之能移想來波而東撃猶遺恨于會稽薦馨香而痛諸姬之不祀覩揖擢而慨餘皇之已非伊吳兒其何知競簫皷以為嬉雖千秋萬歲之來歸悲滄海桑田之增悲也嗚呼自有天地即有此江如此潮汐閲幾興亡較朝菌扎于大椿竟瓻短而孰長昔祖龍之虎視拾六國其

若芥撫萬乘以絶江投馬箠而填海胥勒功之未能已旁覌之欲代況乎吳越直兩蝸角并吞割據不出掌握朝升晃於廟堂夕棲蟻于溝壑諒遺跡之幾何不足供談笑者之一噱城渠忍惟夫殺身成仁終古不朽横大江以揚靈真不亡而曰壽彼舍義以聚生徒舍羞而遺臭覌乎斯潮愧汗乃走故吾謂明月之夕慶雲之朝澍城之樹雨降瑞雪飄名山大川清泉恠石之流峙奇花异卉嘉木美竹之夭喬皆忠臣孝子賢士大夫精神之所寓而況于潮乎客乃太息反顧落日[illegible]悲風之四起忽洪濤之俱失

無名集

五言絶句

新秋

團扇初辭暑虚簷恰受風蕉花孤月冷秋在不声中

禽言

日中有癡烏食日療飢腹不省日無光此身難駐足

右日中烏

人誰獨無母汝母良可悲汝飽詎幾何亦有生子時

右梟

月黑衆慝起夜鵂來時呼懸知不足畏柰此淵中盈

右夜鶴

秋懷二首

錢塘八月潮勝絶聞古今吳兒識潮耳不識潮中心

空庭下梧葉欲靜聞疎雨幽懷耿無寐憐客終夜語

雜詠二首

帝曆千年統神州百代居但看今日事莫信古人書

胡羯寧知分中原欲並驅設令生建武堪與赤眉俱

還山藁

觀獵

詭御羞禽獲隨車忍歎呼為毆煩桀紂競逐欠陳吾

謝松野叔惠菊

囷粟分公瑾千金壽仲連山人不須此再拜菊花前

溪上

往歲會許覽今年遂考槃門前溪一髮我作五湖看

抗塵集

冬夜獨坐

庭幽勢談口燭盡輟書卷牖外醉客喧堪憎更堪羨

次韻槐姪送花

塵欺婆鬢少春寄一枝多為報花神道晴天載酒過

七絶句

吟昔從軍瘦生涯出仕空山中破茅屋日日是秋風

天豈私貧我看書每自疑寸心即知己不用世人知

賈生空痛哭漢吏孰分憂謾倚天為命天命不自由

暴溢田夫耳只疲萬骨枯千年千羽事只道聖人迂

水旱閑何事兵凶孰汝憐但尋師辟穀莫誤客求田

棗重驢鳴苦村空鬼哭悲皇華存大體不肯問狐狸

本是山林物中間一念差稻粱今懶種況乃種桃花

疵業集

送歸使絶句

目斷歸帆急無身可得追親庭如有問依說鬢成絲

東老真仙者神遊入極周此行滄海上定得拜蒼蚪

百年詩禮訓推奚仲容賢慎勿如癡叔膏明適自煎

梁楚連天闊江湖接海浮故人相憶夜風雨定何州

魚鱉甘貽禍雞豚飽自焚莫云鷗鷺瘦饒口不饒君

手植東皐松勿遺樵牧經他時化鶴歸要斷千年苓

人問我何之我以此詩對雲飛百川流只在天地内

無名集

五言律詩

送介翁兄自楊州還南城

聲滿對松縣功成浮海船去隨騎鶴侶歸訪學鯑仙

馬首吟情溢鴛屏別夢牽相思不憚暑計日詰燈前

悦章

憶昔垂髫日相期志已深國家當日事父母此時心
劫火分南北秋風膈古今病軀可堪此無涙足沾襟

旅坐

負却征塵債飄零送未休孤篷江貯夢深巷雨添愁
山色分濃淡禽声互去留班超亦良苦萬里覓封侯

所聞

試問南來鴈何時戰馬閑古閭侵胡塞今見入梅關
南海潮方怒西江士不還淒涼廣州婦萬里没燕山

秋望

遠樹嵐煙合孤村落照横江従前日蜀山似去年青
瞋色萬分去羈愁蕃説成乾坤久蕭瑟消息聴鴻声

牢落

牢落歳時晩天寒遊子悲相幾如趙壹舌不救張儀
夢短雞声急心飛鴈足遅亂愁已堪織零雨更如絲

嘗稲

楚稲中秋熟珠璣椀面浮已諳蓤藿味敢作稲粱謀
農業年年減官征日日稠憑誰寄焦飯少慰倚門憂

秋懐

舊日方山子淒涼寄一簞蟲声来倦枕秋思入凭闌
已是肱三折那堪指一彈中宵更風雨誰念客氊寒

送劉玉田道判歸山

詩工窮鬼妬貌古俗人訊達士何榮辱悶官更是非
面無三已愠身帯一癯歸已試囊中法春田玉弁肥

送同郎劉學古

入穀西山月驪駒幾鴈行如君今又別令我苦為情
句入歸舟好蛍燈客夢成梅邊會相見風樹莫離声

北行巻

東平府文廟規模頗壯其中亦有儒生十数
然無一可語昔 然亦未可謂秦無人

常年鄒魯地弦誦久無声刀筆迂顔閔章縫淡甲兵
谷陵朝暮改日月古今明歳晩高皇帝循难致两主

黄州

十里南来道初逢第一州地因蘇子重江替老瞞羞
路轉淮山斷天開楚岸浮吾無赤壁賦聊亦駕扁舟

江州寒食

旅食逢寒食風声佐雨声野墦猶有主客舍若為情
家近心逾切囊空眼使生廬山如不過此去信無名

還山藁

寄蕭高風

義氣凌秋日高懷亘海雲古人如取友天下獨逢君
暑退顔何似書來夢却勤木瓜何以報明月為君分

挽何見山 二首

試手聞絃化焦頭論徹肥鵬方從海運鰲已戴山移
震哭玄元廟還賡鸑嶺詩寥寥島中客不負故王知
大父平生友惟公意莫違山松欣有托張許竟同歸
光散留英笑陽秋見是非終天臣子淚今日重沾衣

杭塵集

世故

世故年年別人煙處處非詩從出山俗客已及門稀
凱入猶聞鷲塲登更苦饑乾坤多事在未許製荷衣

辟地 二首

雨急歸鴉切山昏去客奔竄身楚南極獨主鄭東門
卜處無神炎招餘有斷魂死生毫髮事不足累乾坤
四海風濤日誰欹柱急流山東雄劇孟薊北化田疇
氣靜天關晚星沉戍角秋如君關氣數寧不重婺憂

癡業集

聞息有變

斗粟將誰憾閑方只自憐竟成瓜蔓摘深愧棣華翻

甘苦同三月幽明異百年衰宗更如此愁絕古松煙

得家問 二首

乍喜平安報俄增放逐愁親闈万里老客境四時秋
意往形空在詩成影自酧東風嚴瀨水不是欠扁舟
萬里平泉夢誰憐創業難已聞封樹伐敢惜賜書殘
鷹擊寧論飽烏棲不柰寒長平門下客知復几任安

宋貞士羅滄洲先生集卷第一

宋貞士羅滄洲先生集卷之二

無名集

七言絶句

春日皇帝閤

蓬萊宮闕五雲端太液氷澌不敢寒須信帝家春事早勾芒昨夜引春班

太液池邊數樹紅年年先得占春風那知萬物含仁義都在君王一笑中

端午皇帝閤

化日舒長萬國陶南風古韻入絃高天心廣大乾坤小添得神遊一兩遭

春日皇后閤

坤元布氣本無私載物功深世不知天上春回椒殿暖春風綫入萬年枝

春日夫人閤

君王著意在經帷無復瓊林宴賞時從此六宮羞闘草碧紗䆫下讀毛詩

端午夫人閤

黄金角黍照盤明秋月彎彎鬪彩羸應是君王方右武内家仙子亦知兵

戍婦

夫戍関西妾在東東西何處望相從只應兩處秋宵夢萬一関頭得暫逢

和宫怨

竹葉垂黄雨露偏羞緣買賦貴金錢有緣會有承恩日莫遣娥眉減去年

春晩

人在幽䆫柳在闌樓頭杜宇一聲殘夢覺驚斷梨花月寂寞五更風雨寒

容楼次韻軍中怨

白刃交飛接下楼却教騎馬逐呉鈎江南此去無消息只聽鴻聲認妾愁

夢中作

絳橋孤掀壓星斗闌干回首乾坤小不知金井曉月寒鶴弄一聲春夢曉

讀史

燕毌餘風被朔野男女無别身益榮誰云乃祖騶虞化却自鵲巢行露生

太初結繩制自好庖犧倉頡計益疎拓䟦小羌行國字鍾山丞相著新書

秋日有感

桂花無主亦清秋蕎麥為誰先白頭螢不照身常隱見鷗無求世自沈浮

北行卷

金陵

江左諸人未易輕馳驅猶欲致中興後人只說請談誤并與清談已不能 批意化舊

揚州

瓊姬羽化歸天去花后香銷掃地空要覓揚州舊風物夕陽禅智立秋風

陵州

五月征裘路五千長安疑在北辰邊故園歸夢西風冷明日陵州正覓船

有感

車騎将軍結束新長安那記昔年身南来盡是千名者無復平陽下淚人

龍首黃扉老大臣娑娑聽履上星辰西風一點違天血同是先朝棟抜人

燕城讀史

主父 公自註趙武霊王 變服強公叔 公子成 魏文遷都 元魏遷都洛陽 違衆臣戦國猶有知禮士後世還同閭俗人

敖倉轉粟走天下山積雲委如萬遵子孫粒粟不到口留與楚漢争英雄

始皇渡江項籍笑魏朝失政高歡識奸雄覘國自有在豈必儒者能知幾 公自註魏胡太后臨朝将軍張彝裁抑武人於是虎賁反殺彝父子太后殺反七人餘無所問高歡歸散財以反

秦王手創萬世業四海不足充後心孝文田家眼孔小露臺欲作慳百金

遼左遣戍函谷舉平懐構兵江都亡秦隋失道自速死可是東海真不祥

千秋一言致宰相匈奴已謂朝廷輕那知漢家有故事例取屠販居公卿

中屠踯張一健卒欲斬嬖幸尊朝廷如何董賢小豎子進退宰輔如優伶

晋武深鑒前代失諸王競握兵馬雄何須更待東門嘯始嘆銅駝荊棘中

石虎父子恃兵力卜世謂與天地期那知蹀血宮庭者盡是懐中抱弄兒

隋唐晋漢本胡種自入中國皆衣冠不知耶律稱皇帝何似文皇號可汗 太宗稱奇汗

徳宗急治相思質盧杞閻架筭盡瓊林開魯宣強賂亦
徒耳直到山南未覺来
緇郎摧賊世台衰責主知作他邦臣當年只筭孫供
奉猶勝紛紛誤國人
亜子十指得天下盡取國用供至尊一朝顛沛盟子
谷費盡軟語誰知恩
李主平生嗜佛法刪籌拭面邦計空那知鐵馬浮江
日却是神僧建塔功

白溝河 乃舊日南北分界之地

萬里封疆到白溝祖宗猶擬復幽州他年海島無歸
處誰解捐軀為國謀

曹操疑塚

漢文因山事已定曹操疑塚憂更深假饒掩得腥臊
骨難掩欺孤一片心 批恨語淺

相國寺

白壁猶書唐歲月都城更記舊朝廷如何六代明天
子不及緇衣獨有靈

蔡州 二首

中國衣冠禮樂先國亡那得更求全凄凉青蓋端誠
殿何似幽蘭一炬烟 公自註幽蘭軒乃守緒自焚之地也

臣子應思累世讐況憑朽壞捍狂流今人不恨南兵
犒却恨南兵入蔡州 批淺 公自註友人羅壽可嘗賦詩云追思往事真堪恨誤却南兵是蔡州一時傳誦予更補其意云

癡業集

即事

早知色外本無身不踏閻浮末世塵説與達多 提婆達多佛之從親
何用許如来元自等寃親

旌德寺靜雲亭

岩壑幽幽竹樹青山泉鳴處看雲生蒼苔不沒摩崖
字留與遊人唖姓名 公自註石閣有賈相題名

演福寺 公自註賈妃葬處

褅翟當年讓福人 公自註妃與謝后具入宮穆陵注意於賈楊太后曰謝家有福遂立
謝后 早秋何用羨長春帝鄉坏土真無憾恁絕龍沙
萬里身

菩提寺 公自註杭人火葬之地

一晦方池幾刼灰哭聲未了笑聲催六橋煙柳相逢
處半是菩提拭淚来

觀潮 二首

白馬揚波信有神了知忠憤不緣身潮頭却向西陵
出猶為君王擊越人

仆越吞荊志未舒此身生死只吳勾今人自有全軀策不待君王賜屬鏤

發湖州 二首

秋色頻於客鬢加歸期猶自數無涯行纏剩欠江湖債未著袈裟已出家

彭蠡太湖三十驛澄江如練憶玄暉他年雲海相逢處還取苕溪一葉飛

靈巖寺 二首

石門木老勢槎牙曾見吳娃擁翠華底事秦宮與唐苑百年多屬楚王家

馬嵬錦韈戰塵中辱井空餘頸血紅却是西施偏命好國亡猶得嫁朱公

宋貞士羅滄洲先生集卷之二

宋貞士羅滄洲先生集卷之三

無名集

七言律詩

飄蓬

飄蓬未敢怨途窮晉殿吳宮事亦空宇宙不能逃刼數山河元只戲英雄停觀成敗無過月多管興亡只有風擬學飛鴻離塵網飛鴻猶在稻粱中

感懷 批元遺山萬里關河高馬骨五更風雪短檠燈亦此意而有全篇

自緣舉世弃君平寧為蓴鱸憶季鷹不識將軍何用揖元非進士底須稱歸尋城郭渾如鶴只欠袈裟便是僧書冊至今成糞土夜牕猶對短檠燈

見遠亭次韻

望中無處覔塵囂只有詩人度石橋萬里龍鱗歸雪屋千山羊角下風條斜陽盡處青山小飛鳥行中碧樹遙更把新吟作三絶不妨東國使人描

故相府

禁天力盡午橋休狄舞中庭草塞樓鐵騎竟侵司馬宅金椎誰報子房仇事関氣數英雄老位易乾坤史冊羞故舊淒凉幾人在羊曇無淚到西州

湖山人隱居 己卯

幽人不管興亡事贏得三年只下簾居介兩山今李
愿園開三徑古陶譜傳家書已為兒計種秫田應為
客添要與山神結緣去一丘分我卜茅廬

和瀟彥國見贈

風雨千山落葉秋不知當歲泣尼丘仲由有勇休憑
席甯戚雖賢且飲牛史筆謾貽来世恨書生空替古
人愁憑君局外留高着莫道乾坤只麼休

代前清江守滕大著岩勝贈李吉州才

福星又見出虔危螺浦千山亦展眉八邑命懸循吏
傳萬家春在道州詩旌旗已変河陽色布粟猶憐蔡
土飢只恐九天歸詔急去思還似鳳洲時

九日書懷

木落湖山萬葉黄亂愁深處見重陽絺衣只慣詩人
體酒盞全乖病容腸只道事隨人意改如何花作舊
時香孤楼不作還家夢臥聽風松響夜長

北行巻

蛾眉亭公自注在牛渚磯上大江分流環滁南過太平無為和州三城皆在目睫江行绝景也

萬里風濤競撃撞乾坤設險鍵南邦五更畫角三州
夢兩岸青山四面窓太白風流空舊月虞公勲業自

長江倚闌何物堪持玩萬頃長江鷺一隻

乙酉元日遊長春宮奚真人所居之地雕砌
文礎皆汴都宮殿舊物

元日能閑一日閑解鞍杖策訪雲端樹衝紋氣千秋
老泉遇松声六月寒朝市未妨閒野楽山村猶恨世
途难凄凉龍德宮中石装點琳宮處道冠

還山藁

洞岩公自註闞太守得道之所

但見佳山便合登不須憑幻説超昇峥嵘神禹疏河
勢鏜鞳軒皇奏楽声已有道人稱吏隠應無處士楽
岩耕近来太守君知否只記西園是玉京

贈劉次山

片雲相望不相識萬里相思首重回劃曲正須安道
見高陽真焉朗陵来天分瑞葉供吟料春遣梅花侑
酒杯安得受廛成二老日陪杖屨説敲推

別次山館中諸客

德星光照斗牛野戎亦沙鷗尾鳳鸞聚首自憐吾輩
在畫眉莫与世人看正平幸作忘年好灵運那知六
社难明日田頭別犀玉乱山何處兀孤鞍

抗塵集

過表湖逢彭奇山

入眼溪山亦世情故人無復舊家声賣刀未遂得襲逐買醴邪知為穆生相鼠聊為慶封贈巨牛應侍老腯烹倘無聴雨連林槊斷愧先冐暑行

山背道中

是間定可著吾家流水深林一逕斜天下獨清惟雪色客中舊識是梅花妍媸顛倒驚時事戰伐紛紜老歲華風雨窮山為誰苦故人何處岸烏紗

和羅菊潭

六月茫茫天晝昏涇清渭濁不須分安能夜踏文城雪只合朝看太華雲异日親曾拜黃石他年應有好玄文人間無著掀髯處天姥峯頭一喚君

癡業集

雪後望廬山

一別爐峯十載餘重來相對雪消初湖中怒長陽羨氣林外先生佛子廬罷鐫夢田山後在塵埃業重草堂疎匆匆未副登臨願終擬誅茅賦卜居

庚樓 公自註在江州九江門城上

萬里淮山萬里江庚公曾此據胡牀西風塵土謀誠誤故國関河念未忘對策記談秉塞事倚闌今送入京航六朝人物知多少只有東籬百歲香

安慶府 公自註古舒州今城賈似道還朝改築也

金城圖上各論功彈壓江流勢自雄但使老熊當道左寧教遊騎入回中幕間客解稱揚子 公自註樊若水歸朝授舒州推官 帝上令誰賦皖公 公自註李中主行至皖公山有乾夫雅南舟於人獻詩日可惜皖公山色好影斜不到壽杯中 禾黍漸多青嶂歇郡人猶憶降元戎

九日

客棲坐閱帝居移強賦愁邊九日詩稱壽無從奉菊把避哉何處愧茱枝興如陶賦舊田日吟到閑兵漢北時萬里朔風將夢去故園鷗鷺許相思

再如吳門

地東江空鴈不飛孤帆何事入乘危更無殘雪山陰興漫有窮冬蜀道詩自笑大歎長護落可辭群鳥議瑕玼吳門市隱非梁籍名姓寧須假手知

過嘉興雪中

天末雄風捲白波玉舟飩曉汎銀河不知瑞入耕疇未但覺寒生客路多四海儘寬胡至此一丘無分欲如何只因歲晚嘉禾過剩要先生賦七歌

宋貞士羅滄洲先生集卷之三

宋貞士羅滄洲先生集卷之四

無名集

五言古詩

擬過錢塘約諸客同賦

去前勿戚〻來者勿赫赫天地循乘除萬古最有乂
詎知今時今不作異時昔吳山越山青舊日錢王宅

謝松野叔贈詩用首句驚舟出瞿塘還有平流安十字爲韻

庭中烏鵲噪門外雞犬驚知有錦繡章來作金石聲
松困歷予恥菊爲淵明清今我獨何者照几新詩明
明月促東來幽牕光炯炯疎窓一尺許寫我肩與頂
可憐窓下心愧此窓上影

君字若脩竹瀟洒風雨秋君詩若輕帆滄海萬斛舟
快讀意自醒痼疾一刮瘳細讀殊味益汲井百丈幽

入書室東垣有神光自見案出 三首

若以俗眼觀榮枯幾翻手若以法眼觀窮達竟何有
吾身已覺贅身外安足守君 謝 爲我作不朽
江海東南瀉日月西北傾天地豈不仁作此大不平
遂使宇宙內千載爭甲兵人間勿設險設險招戰爭
征鴻且勿飛我憑問長安長安在何許征鴻亦良难
世狹日月短氣縮天地[illegible]春色豈不深風雨循晚寒

秋懷

客散燭亦盡明月共寂寥三生東華夢歲晚依僧寮
秋宵豈不涼客心自如燒循簷耿無寐顧影自蕭〻

還山藁

秋夕

抗塵集

讀史 四首

祖龍吞八荒功名再開闢方貪蓬山金肯信鎬池璧
平生焚椒蘭死得鮑魚力長城空巍〻千古表漢城
季龍紾兄臂晚以兵自強笑看華林花謂與天地長
豈知肘腋間豚犬皆豺狼多鬚既濫死朽骨污清漳
隋文偉姿相談笑取周鼎俘陳朝突厥四海絶纖警
柰何梟獍禍老不保腰領不如臨春人到此醉不醒
德光起龍沙忽拔汴水幟赭袍拜千官始識皇帝貴
飲冰一何愚剖腹有餘檝可憐無知石猶紀會同歲

癡業集

憶故人

簷前一矯首雲凍天欲愁客心急歲晚留滯此何州
黃金不療飢腰老各一裘珍重山中人幅巾自無憂

病中

十日兩示疾脩途若為情閒遊風濤中益覺遺死生
頑石與枯株千年亦何成平生一大事時至不須驚

無名集

五言古詩

西棲火 乙亥

洸駛下省方掉鞭鞭火龍夜行失故路誤入書窓中
紅光拂斗極幻出琉璃宮魚龍沸幽壑臺观遊太空
六丁攝圖史羽化茫無蹤成毀有定理那足芥我胸
造物解相補放入山數重此境如此心空洞無垣墉

食新稲

野人何所贈金粟眩雙目吾廬幸徒壁恐受賈禍速
槃視心始平中有稲一斛開囊帶風露入釜間黃綠
雲碓明珠跳甕抗幽蘭馥已分先農餘不暇患伯卜
侑以手種松領此一歲槃大笑老杜陵像栗欵空腹
天不憐萬民何以生百穀所惧風雨疾翻使風雨覆
倘無飄泊憂田舍有餘福

道傍古橦有竹附焉可嘆一嘆

古橦蟠山間垂癃翳我里歲久或反常村童祭為鬼
大穴藏精靈小隙竄蛇虺嘗聞有鷙鳶捜抉破根柢
竹我君子徒冰霜凜在齒胡為事鑽剌蟠屈嵚岩裏
乾坤亦廣大朽木烏足恃托身一失所萬水難復洗
松梅各相弔為我二友恥去去非吾徒偷生不如死

至日見菊花盛開有感

玄冥用事久百卉不復餘今晨轉陽律始見天地初
黃花獨何事佳色炯自如淵明骨已朽餘子不稱渠
風霜不汝容歲苦馳故車獨立良自苦歸根勿徐徐
寳此後凋質會見秋香舒吾亦焚筆硯南山荷春鉏

脱身軍府暫憩先月亭前拖湖光左右花木交映壁間題字亦有可觀惜未及見月也

四年塵沙中奔走日不給空歌下泉詩頗愧蘷子集
今晨出軍府心典歸鳥急花迎曉日笑樹沐清露濕
清漪舞游鱗照影孤小立重來期秋風領略影入

故里

生長太平日不識悲歡殊今晨入故里萬感忽起予
人去鳥鼠樂艸長牛羊肥土花幸無恙猶作頹垣娛
平生懷古筆擬賦東西都豈知桑梓地今即咸陽墟
欲知當日事試問墻上烏安得超世網片帆渺江湖

秋夜觀書

秋痘不可奈孤燈耿殘書書中何所陳興亡鑒賢愚

心兵忽森起掩卷長嗟吁童子問我言自古夫何如
小人計目前君子思遠圖僂骿肉已滿攬鏡猶故吾
蹋躋蟣封裏負此六尺軀投挩勿復道候蟲弔風梧

閩 排律

廉纖江上雨送我作飄零江海飄僂鬢乾坤贅一萍
兎株空自守龜筴為誰靈嵇筆懷幽憤湘吟若獨醒
眼看四海白血洒九天青萱背占烏鵲園扉痛鶺鴒
無由歸海島誰為哭秦庭欲問鄜州信鴻飛更杳冥

抵舍一夕復行途中遣懷

乾坤本無邊我命自荊棘去住風濤中生死無消息

茲晨夢中歸真幻竟莫測形聲各已改老稚不我識
一燈話清涼喜極淚始滴出門動經年還合甫浹昔
云胡作驚鷗又復告行役雨聲挾離思春晚作秋色
暮山試回首上有雲氣白天長眼力短此意幾淒惻

觀碁

秋風動江皐吹落鷗鷺影先生江湖心牧作目中景
庭深樹陰好門掩禽語靜一聲寂寞中恍若隔人境
胸中兵十萬臨敵暇且整斂之塞成皐縱去舉鄢郢
僕方棲會稽塞足未得騁中原倘相逢亦有還軾請

洪扇饋松野叔

霜筠析絲毫雪楮翦圭琬涼颸生其間懷袖覺清婉
戕子西北來持此獻大阮亦知秋氣深為表別懷遠
洪鈞轉二氣暑極寒必返君看千古日未可異衰盾
霜雪雖云奪篋笥亦何損倘有解慍功來歲出未晚

看書有感 辛巳

齠齔趨庭日真期萬里程開編十行下刻燭五言成
頗笑阿時學方懷覽古情秖言如昨日不悟已前生
客裏餘長鋏帷中負短檠舊言如遠客新卷即生兵
文武終何執行藏兩未明空餘清夜夢時作讀書聲

秋懷

歸輿穿翠微夜久樹益蒼海蟾浴清波吐此林表光
今宵衣上露明日履下霜兒童不知此且喜今夕涼
風林忽響答似識予心腸

宋貞士羅滄洲先生集卷之四

宋貞士羅滄洲先生集卷之五

紀秦漢間事 二首

秦焔亦已灰函關辟周文玄感先東都不救身首分
慎勿輕瘠牛猶足債孤豚高文信神武性往來其昏
落果固有時燥者勿與言（批亦字意其本意非昏迷之昏蓋用也陳其先李事）
（至高祖起時參力駙周矣）秦王挾百二偪帀正負嵎壯哉田家子
赤手摩其鬚叩關固蹉跎未覺此計迂沛公居山東
財色良區區一朝咸陽去始作帝者圖碭山倘不偶
陳中遂長驅未知千載下優劣當何如九原已黃土
極目空欷歔

北行卷

五言古詩

早行

殘月不肯吐隣雞殊未鳴已驚火星沒況值玄雲生
居人酣春夢行客貪修程衆愁春露冷我喜旦氣清
小立着定眼自覓歸路明

感舊

逝水日已遠愈覺別恨重歲月不可留又已聞鳴蛩
故衣餘手澤見肘未忍縫迭知春去後飛花散無蹤
遊魂定何依馬蹄隔千峯誰與持麥飯一洒塚上松

憑高酹觴酒聊以寫我胸彭殤同所歸百歲還相逢
但留一寸心不愧三尺封

還山菜

戲蕭高風曾孟聲二友二首

丹鳳辭舊棲四海求其凰偶来梧竹間振翮鳴朝陽
衆禽不自揣競欲依餘光神物要自珍徵羽那足當
了知霄漢姿不集灌莽場所憂燕雀雜坐更鴻鵠藏
丹山有佳侶足以陪雙翔人間勿為留歸哉白雲鄉
飛鴻響遂空抱弋空遺影遊鮮縱前川把釣䏚枯井
相看各如夢欲去幾延頸勞心縱有獲所獲僅黿鼉
行人見之笑千喚不一省滄溟四無邊盡納天地境
巨鰲戴三山未足污吾綆相顛作清遊濯足蓬瀛頂

偶賦 二首

定力了萬花正眼空須彌俯仰天地間此身亦如遺
平生空洞腹不受俗子窺桼何區區者妄欲求吾嗤
掀髯對南山但見雲度遲却後百五歲至似尔輩知
巢由善擇富四海不易牛古人恥苟得一粟懷十憂
誰云黃屋崇可憐楷面羞那知井裏蛙錙銖重山丘
肝腸果何辜日夕森戈矛頭曼豈不天哀哉國為仇

雜詩

叔夜七不堪捉筆竄耕壟被毛季新鄗暴虎悔舊勇
欽身媢鷇閶㨂外即闑龎兀無奏記予門絕問奇踵
入言明府騎我欲廷尉童可入忽東來明月雲樂權
世故如進塵朝掃暮還有向平待畢嫁謝事計已後
耳堪幾枕流口但寔飲酒門前泰華壓老子一搔首
秋來四壁寂草色上戶牖好山喜笑人客至但揺手
形軀世鞅縛淚濺天刑逃我身不失我榮辱誰能操
蔬肉等一悲耕爭雨不高未應泉石癖可笑州縣勞
秦人蹠四海不及源中桃但看逸名灶已足賢蕭曹

秋夜有懷

今夕涼已透闌陽月初生忽思會心友談鋒闢江城
是非天意高寵辱人事驚衆肎亦笑語我獨難為情
四風避老樹中宵有餘声
稍稍瞑色添[illegible]悠遠山縮秋声何方起除韻入脩竹
興來不知痂橋外一節獨燈光小市闌人語深院肅
推應無歸雲背向簷下宿 壯体紀李

散懷

散懷陟嵐嶺恰與落日平天秋萬壑潛盡見山水情
遂堙破衆寂危花月疑明川原自蕭洒衣袂皆風声
鑒空識本性凭高失平生蒼然暮色合興盡心復驚

曉起

危柯早得秋鸐鶴易知曉幽人帶星起古木吽孤鳥
簾影一丈高腊色萬里杳人稀蒼茫內樹立浩蕩表
安知南征雲不自厭紛擾秋光接嚴氣終覓風味少
紅衿木蓉麗白惜渚蓮夭覩妟眼已空觸物思還悄
賀公豈真狂有激或成矯歸登神聖臺一笑萬緣了

贈別舊學齋

閉門秋氣深霜蟲伴書帷高軒御風至我屋還有奇
十年幾離合往夢不可思豈期丘壑間談此五日詩
肝腸洗舊染刀圭得新醫人間公等在不必吾道衰
如何更輕別莫計重逢時霜餘出碩果持用慰渴飢

抗塵集

贈游仁翁

南山有好鳥來集鴻鵠行鳴聲日已都六翮歲以長
雖云氣頗異習久跡已忘所期消搖遊一息視八荒
三年稻粱少去與鷹鸇翔好音变飢嘯鷙聲填饑腸
重來見鴻鵠反嗤氣益張鴻鵠不汝尤增繳防汝傷

道逢新昏者

時危家如寄生離恨終天稱家畢婚姻豈必齊宋賢
白首未可期樂此桃李年畸人感雉飛七載操斷絃

三年楊州夢化作空中煌大義固有制私情豈云牽
命也我所安撫事增悵然

早起

鼕鼕五鼓動客子推枕起餘燈明壁間照我髮垂耳
呻吟與鼻息徹曉声未已誰言胡越異疾痛切吾髀
向来㕘内篇久已一生死區區窮通者未足置愠喜
渠方怒張髯我亦笑彈指珍重青原山歲晩吾與爾

題鄒安齋詩巻

時翁歲在甲戌得拜安齋于古梅閣下因識近
仁後十八年近仁忽攜老師遺稿共讀風雪中
宇宙一夢先友凋謝殆盡尚忍讀此集成料撒
数語附之巻尾以識故人子孫之悲辛卯長至
前三日

兵餘十八載乃忽見此詩乾坤發危涕未論言語奇
右音乃泗磬麗色縹鮫綃想見堵牆人傾倒落筆時
柰何清平調変入塞笳吹蒼茫同谷意天遣放厥詞
墓櫝忽可材所患訪何遲空餘兩家子把巻驚合離
九京不可起可起更可悲況君藏名山小作千歲期

夜月懷趙然故臺

中宵雨声歇好月滿我屋開門四無人老樹立於獨
迎簷不成森送影過牆竹賞弄情未央矮屋隔遠目
故山有層臺千里曠遊矚主人三年別坐使萬瓦覆
鵬程本消搖蟻穴自羈東乾坤有與奪豈必善者福
是身且非我而況土與木但聴雍門彈忽效孟嘗哭

冬至

窮冬及常燠庭礎上雲氣索居無誰語煑藥作冬至
客来寄枯棋客去玩奇字是中即了我自得在不習
偷生輕日月長短亦何計惟應閑關事頗得大易意
門前鳴騶急牕外飛雨細雲物吾不知曉枕一覺睡

李古城索狂醒道人詩

狂風翕入區一發不可息遂令地行人顛倒忘南北
道人留醒眼謂得大筭力出門楚天高萬里寄雨屐
架裟且不看況作軒冕劇窮秋華峯哭夜月牛渚笛
是中豈狂者狂者自莫識他年真醒時為汝說皇極

從軍留別天逸

一閑五十日功德高於山如何天不借驅向金華間
妖血醒人飢馬足悲険艱令宵觴詠處已帶風雪顔
皇穹未厭乱肯放兩脚閒東海邀山何廬峯定天関
節往不可留我去何當還後夜夢君時哀笳贊成班

春曉道中

茄鳴雨声歌擄鞍迎曉風桃花逞顏色窮寵一川紅
經年用鉞地殺氣浮太空頗疑化工手不到荊棘叢
鶯声忽起予夢落柳影中緬懷習他賞不減燕然功
橫槊豈無人賦詩定誰工

次韻嚴叔贒見寄

威鳳翔九天棲息惟十洲胡為落人世下與雞鶩遊
吟仙霄漢間清夜操琴秋餘音遇風至不可言語求
黃塵偶良晤囬首朱暮愁春方定何日春馭已莫留
柳營豈云遠邈若青海頭何當踏月來羽衣嘯黃樓

從軍興平

廢墟起寒煙飢鼠意自安十年行脚處重到無一可
乾坤鍾厄會推擇乃及我東皐雨犂手長戟三歲荷
治絲漸益棼杯水不救火窮山高鳥盡華屋實野果
平生踈瀨報歲晚囬羈鎖有如醉行人日莫路益左
未須說神仙大福在無禍但當求蒲團不復夢俄坐

從道益声自清江送至樟鎮別後書懷

故人難合并貧路惜羈旅孤蓬遠追送未怯危浪阻
當年滕王城跌宕欣得侶朱顏侮華髮笑口失愁緒
那知更世故俠客變處女西風凄破帽細雨雜參請
羽書雖云急飛岸來忽去嗟予百憂集俯仰輙齟齬

蕭然一包笠四海莫我處斷崖揮手處別意寫淒觴
夜闌江樹操尚想客凝佇

有念

方指東渚菟又送北阡空交游亦餘幾日覺眼中欠
向來所憎者一一皆可念憂愁鬢先霜形影吾自厭
春華已零落秋木豈陽艷緬懷郢人質徒挂李子劍

喜雨

三更飽廿雨翛然涼意秋驚霆駕風至氣欲掀我樓
溟濛劃軒豁稻隴如潑油兵凶歲相仍糟糠甚珍羞
天公一反手少緩帶犢諜諸賢自篤目百畮莫吾憂

疏渠

疏渠行活水水鳴空院幽堂坳地毋小中有萬里流
向來手拮拘華屋餓荒丘循除愚溝迹洗我中山羞
九河且平陸起滅況一漚相娛亦聊耳南澗何多憂

納涼

氣至暑因當境寂涼自生天河白如水夜久山更明
古樹有莊色新泉入幽聽逃空定快事喪虎不可停
飛螢過屋頂一落如流星

閏雨有懷

千疇盡生煙稻本焦釜急化工哀遺黎起死在呼吸
簷牙飛瀑亂溝曲怒潮集書生樂人樂夜久倚杖立

遂知飢腸蘇不但爽氣入 兵氣二十載紙嵐舞城邑
向來被犁者滄海餘一粒潛蚪尚無情枯魚亦何及
終然天者定未恨老裴笠念彼荷戈人山中甲裳濕

冬蚊

冬夜乃常塡蚊鳴循亮亮客枕本無寐驅除困揮肱
向來突嶋中意氣莫敢膺群飛來幽陰谷以噬自矜
詩臞肉幾何齧吮恐不勝霜風日以勁利觜那可逞
柰何逞餘毒療瘌意未懲先生忽瞑著汝亦終何能

丹房採薇

神丹有餘光入地茁紫玉氣鍾仙掌清味壓婦背俗
東風一夜雨登俎間紅綠淡㬎意自古酸蘊香更酷
山人謝肉食藉此慰便腹爲新先北堂誇示及小陸
府公厭腥腐亦有嗤此福所以首陽翁不復羨周粟

贈相字曾木訥

倉公造文字千古廢蠹簡爾來記章青頗覺浮僞擯
老曾相心畫乃復鑿混沌豪端窺靈臺口角出華袞
訥雖未成論木亦不離本西遊覓青原佳士競推挽
的應誇幼婦不用愁御飯道人衡氣机筆墨付一莞
聊持無形字示予非俗眼

答戴周齋教諭

學書早無成學劍老可怕不如反初服一鋤始學稼
雖煩遠公招實恐惠子嚇綸言若春風枯朽欲變化
平生河汾策肯出叔夜下飛潛各努力蘭菊異開謝
他年賣藥來石鼎賦雪夜

種藥

治生吾未能學圃計不惡秋風雨如酥畦土樹靈藥
荒茨出神奇高下架花萼將期濟百處豈獨健懶脚
平生林下心五鼎視藜藿常疑種玉誕亦笑帶經鋤
黃金污吾鉏剗肯白晝攫歸還勞卮酒辛苦同爲樂

爲游叔蕃覓苦椎

丘中有佳人披褐抱白玉百年老風雨坐閱成毀速
霜餘乃脫穎磊落隱者屋平生若硬姿卑爾受命獨
虞翻終老棘嚴椎笑軟熟世情樂肥甘有齒但食肉
封題欲遠贈俱以塞口瀆的應山林味雅稱藜藿味
聊持詩百字爲博珠一斛我本看泉聲茅齋添夜讀

宋貞士羅滄洲先生集卷之五終

羅滄洲集五卷 編修勵守謙家藏本

舊本題宋羅公升撰案厲鶚宋詩紀事載公升字時翁永豐人大父開禮從文天祥勤王兵敗被執不食死公升以軍功授本邑尉北遊圖恢復不果有滄洲先生集云云其文不甚了了天祥既敗所謂軍功者何功所謂本邑尉者何人所授且宋亡之後孑然一匹夫何以北上圖恢復皆於事理不甚近無乃據地志家乘之文疑以傳疑乎此本有曹溶名字二印葢其所藏題曰宋禮部侍郎鄧中齋中甫批點明翰林國史修撰七世孫倫校正首載賦一篇以下各體分編而毎體之中分標名集還山稿抗塵集癡業集北行卷五名各爲標題其體例既頗爲繁碎而以絶句居律詩前律詩居古體前亦頗爲倒置意者其初五集自爲卷帙其後人以體分之故雜亂如是耶第二卷之首有皇帝閣春帖子二首端午帖子一首皇后閣春帖子一首夫人閣春帖子一首端午帖子一首考帖子詞爲翰林學士之職公升一縣尉何由得有此作且其祖既於宋末殉節則其孫必不及南宋承平之盛而其詞乃皆治世之音殊爲可疑又第一卷末有得家問二首一曰乍喜平安報俄增放逐愁又曰東風嚴瀨水不是冷扁舟公升未放逐嚴州也一曰萬里平泉夢惟憐創業難又曰長平門下客知復幾任安公升亦非故將相也又皆與其生平不合至於燕城俗吏諸作詞氣鄙俚如出二手殆其子孫所爲以裝點其忠義者葢竄亂失眞其爲果出公升與否殊在影響之間矣

林屋山人漫稿一卷附錄一卷

〔宋〕俞琰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林屋山人集一卷》提要

林屋山人漫藁

石磵俞琰 玉吾

元貞丙申秋王本齋為平江治中行部[illegible]與孟能静總管同舟能静 余賦擊鉢詩以鞋為題巾字為韻

巧裁弓様一鈎新穩襯金蓮上繡茵料得郭華吞去後美人垂淚滿羅巾

八月十四夜月

秋闈曾負笈見月憶當年我愛蟾光瑩誰云桂影偏試將三五比只欠一分圓世事滿招損何須更十全

張海軒索詩戲成二十字

詩成君莫問問時須一笑只在枯腸中無鈎不可釣

俞立之載酒游黎里羅漢寺同行有李提領與陳曉山陳直卿是時長老性天然未回李翁索余拙句遂賦四十字

閑遊羅漢寺尋訪性天然見説田家去歸時午飯前殿基芳草合洞户晚花妍要聽風旛語嗟余未有緣

錢塘鄭子實所畫圃人立語圖

相逢因借問早晚入皇城整頓金鞍未來朝要進呈

福建僉事李君玉桂仙圖

五色雲中駕綵鸞露華香濕紫簫寒當時聲玉山頭見何似而今得細看

郎子雲所畫明皇看馬圖

出入春風十二閑雙瞳紫燄射金鞍玉環若在鑾輿側安得君王着眼看

錢舜舉所畫醉楊妃圖

髻亂烏雲墜玉梳羅襦紐解露胸酥侍兒左右挽不起直待三郎親手扶

王中齋宣慰以子母牛圖與其弟本齋宣副索余題

黄葉蕭蕭秋意深牧童背坐夕陽陰細看牛犢行相顧畫出人間子母心

康月天録事畫墨竹索余題

直而不倨弱而不傾一枝之秀千古之清

夏壺隱縣尹得靈壁石温潤玲瓏求余賛

靈壁之精玄石之英匪雕匪琢渾然天成温若玉色鏗若金聲置之座隅監彼堅貞

俞立之載酒遊黎里羅漢寺訪長老性天然是時性方畫龍畢尚未點睛即席走筆和陳直卿韻

龍出毫端迥逼真僧繇以後豈無人烟雲慘澹幻中幻頭角崢嶸身外身為底未填阿堵物取將疑有六丁神何當掛起高堂上一洗凡夫肉眼塵

相城靈應道院屏風俞巖隱所畫魚龍主首蕭蕙巖索余題遂書於屏間

躍於天池匪鯨則鯢龍門在望以待　時頭角崢嶸鱗鬣晃朗出入有無變化惚恍烨烨玄珠照耀穹壤誰其得之異哉象罔

張東軒同知新搆一亭座榻環列屏風皆畫美人酒邊索余題遂為書四絶

九十春光撚指間千金難買主人閑海棠亭上春如畫坐對香風整翠環

花下行來蓮步遲鬢雲撩亂玉釵垂枕痕一線紅生頰應是深閨睡起時

春色正濃花正鮮花如人面共嬋娟相逢笑語東風裏各自争妍暗取憐

正是群芳爛熳時懶將纖手理琴絲日長看殺亭前柳惆悵無人懶畫眉

贈雙鳳普福觀道士何梅隱

朗吟踈影暗香詩只在山中人不知月夜一般清絶處萬株寒玉遶茅茨

嘉定袁東山席上贈相士岳道眼

兩眸烱烱爍人寒窺見鴻濛造化端把似人前談禍福何如返照静中觀

贈趙一峯

自從太極判鴻濛一柱擎天勢獨雄下視衆山皆培塿巍然特立碧霄中

題新里蓀上人禪外樓

縷篆烟消日未曛數聲啼鳥静中聞山僧定起應無事閑倚闌干看白雲

震澤黄景達見示山水手卷遂題仇山村詩後

平生愛山居苦無買山錢每覧山水圖展卷心茫然依山結茅廬出門有溪船何當隱於斯倘佯終吾年

次韻答孟能静總管 大德丙午

酒記對牀風雨夜西牕剪燭語綢繆重來倒指十年夢老去嗟余兩鬢秋唱和共添新賦詠情懷不減舊風流明朝有約須沉醉預折花枝當酒籌

杭州西湖舟中送王本齋之官併呈孟能静

十年不踏西湖路滿眼青山是故人今日重來送君别一番楊柳一番新

次韻答番江書院山長陸後坡 至大庚戌

半年客番江夜〻夢甪里我輩非匏瓜安能久居此雖無門戶憂亦有妻子累貧不恥蒯緱寧復踐珠履慚無王粲才誰倒蔡邕屣跫然聞足音空谷胡不喜知名各已久所欠一見耳相逢旅舍中留我話不已一杯復一杯明月入牕裏舉眼同鄉人惟有吾與子歳晩客袖薄脩竹聊復倚幸有琴相隨清彈響流水

次韻題墨蘭手卷

猗〻元是山中物誰冩幽芳入畫圖根透生心香造化葉翻柔影筆工夫騷經標致千年在俗氣塵埃一

點無輸與諸人閑展翫不隨凡草共榮枯

題唐景元新篁枯木手卷

修篁含新籜枯木有生意何人揭此圖景元唐道士

題相城馬氏山水圖

疎樹映茅屋隔岸是青山地僻無人到孤舟盡日閒

題張梅齋畫扇

山青水綠家何在手托香腮淚暗垂借問吳宮誰得似西施初似越來時

九日舟過彭澤縣懷故鄉

大江西望水茫茫蘆荻蕭蕭兩岸霜喜有順風連十日恨無好酒過重陽歸來陶令今何在老去杜陵空自傷回首姑蘇白雲下籬花今夕為誰香

宿焦山寺

塔就人何在江空水自流凭高一長望客眼不禁秋

福山舘中書懷

半生落魄走江湖對月臨風酒一壺自笑竊脂聊啄粟誰云老馬頗為駒薄租秔稻今秋熟本分漁羮何處無趂早東書歸舊隱閉門閑坐守丹爐

再入吳塔舘

走遍山鄉又水鄉狂吟不覺又重陽人情須是久方見世味從來澹始長清酒有如今日好黃花還勝去年香等閒應被兒童笑贏得蕭蕭兩鬢霜

漫吟

心勦形枯雪滿顛聰明頓覺不如前全憑歡伯扶殘疾時共衰翁說少年燒藥漫傳劉向術買山誰與戴符錢何時嘯傲青林下隨意看書倦即眠

秋夜長

漫漫秋夜長皎皎秋月明游子思故鄉輾轉睡不成豪家年少郎月下飛瓊觴但愛秋月明那知秋夜長

夢中和漢武帝秋風辭

秋風颯颯兮鴈南飛客遊別鄉兮胡不歸桂花爛開兮芙蓉芳吟懷雖倦兮情未忘大火西流兮傾銀河灝氣浮空兮漾金波起舞弄影兮自狂歌人生會少兮離別多獨坐無侶兮如此良宵何

謝趙瑞卿總管

儲無甔石坐無氈貧病交攻雪滿顛讀易半生成底

事携琴隨處度殘年顔公米畫從誰乞陶令瓶空只自憐今日幸逢賢太守且教隣巷見炊烟

送本齋廉訪之雷州

只為廉名到處傳不容廬墓守林泉此行無慮數千里後會應須三二年嗟我結交今老矣見君言去倍凄然東君尺牘頻頻看有分清修作散仙

借韓昌黎韻餞王本齋

濛濛曉色霧連天南望雷州路八千此去不知行幾驛便歸可待滿三年山遥鴈斷衡陽浦地暗梅開臘月前早晚廟堂聽天檄頗傳回信到吟邊

西瓜

青門傳好種當暑喜新嘗片片雲頭白星星金子黄清寒氷老齒甘美潤枯腸夢覺酒醒後何須覓蔗漿

海𧍞

生以鰕為目來從水母宫堆盤如凍結停筋便銷融瑩潔玻瓈白蝙蝛瑪瑙紅吟邊嘗此味牙頰響秋風

蠡殼牕

非蚌非螺片片平玲瓏八面總裝成剛刀刻薄如雲母礪石磨光似水晶海氣滿牕長帶潤月華過隙倍增明黄昏照映銀臺燭只欠梅花瘦影横

牕孔

踈欞誰擊破破處紙飄揺斜月穿金線微風響玉簫窺晴憐客悶避冷惜兒嬌最喜梅花近飛香入酒瓢

憇雙鳳道中井亭 皇慶癸丑

徐行到井亭渴喜井泉清雲散天無翳風來樹有聲枯田晴鳥聚濕壤旱畦鳴信道豊年樂人人説太平

題鄭所南墨蘭手卷

幽花頫晴旭修葉偃微風名載騷經中千載香無窮何人為此圖所南鄭仙翁仙翁今何在已歸蓬萊宫我欲往從之海潤天濛濛

題壁潭上人所畫蘭

楚花韞幽香其德孰可擬不圖招提境見此隱君子

輓吴塔王通一秀才

安閑正少年一夢忽遊仙有母今何恃無兒更可憐死亡原有命脩短實由天盡道青梅脆云胡不愴然

賀高顕卿参政祈雪感應

清齋祈雪宿琳宮三日精誠即感通平地飛花盈尺
厚大田宜麥兆年豊誰云虎豹三關遠只在公侯一
念中四海蒼生望霖雨從玆燮理顯神功

問所居

讀易彈琴老歲華客來閒坐一杯茶過門不怕無尋
處好禮坊南第六家

問年

少壯窮經今白首筭來唯理獨不朽有人問我年幾
何三十年前二十九

寄張東軒同知 延祐乙卯

之官抵四明熟路喜車輕舊吏 江接同僚出郭迎
崇儒加禮貌為政務廉平盡道鑑湖水而今早已清

送千壽道同知赴昌國併呈張東軒

金榜題名頗已酬從今仕與學俱優後來縱有文章
士應是輸君第一籌
歲晚之官到海隅街寒策馬出長途鄞城若見東軒
老為道今吾即故吾

送洪養源編修還京 延祐丙辰

鄮陽山水秀〻氣鍾三洪咳唾成珠璣錦繡蟠心胸
文章特餘事高節凌衡嵩姓名千古香炳〻方策中
箕裘傳裔孫文史富三冬學問日以博名位日以崇
我昔遊芝山一見嗟無從今玆歸吳門邂逅俄相逢
傾蓋如故交笑語春融〻歲晚天正寒北行何匆〻
廟堂有碩儒才俊皆登庸此去梯青雲孤騫駕長風
顧我守蓬蓽衰朽一病翁唯有羨飛黃安能附冥鴻
作詩餞君行頗君淬詞鋒早晚掌絲綸欽哉亮天功

張脩齋提典索詩漫成以謝不敏 延祐庚申

十年不見脩齋面邂逅吳淞寂寞邊華表獨歸丁令
鶴春衫仍着孟家禪講懷洒落超凡俗道法靈通得
秘傳一念至誠端可敬朝〻禮拜玉皇前

擬古

青〻庭前竹密葉光陸離主人弗剪伐愛護日以滋
滿〻河邊柳攀折無完枝風波蕩其根戕害日以衰
人生天地間榮悴諒如斯其居使之然造物無偏私

家藏小玉缶

家藏小玉缶歲月亦已久溫純無瑕疵朴素不矯揉

君子謹言語監此常守口置之几案傍以為筆硯友
嬌癡三歲女戲弄舞於手墮地聲琤然竟歸無何有
信乎天地間惟理獨不朽

呈柳同知潤之

吳邑山亭鼓七絃別來倏忽又經年欣然今日又相
見聊獻君侯詩一篇

又贈柳同知

濟寧重間氣父子德俱賢才智萬人敵聲名四海傳
詞華今子厚筆法古公權即日登臺省依光近九天

春日口占十八韻呈仇宗道處士

柴門無事春日長輕風蕩漾舞綠楊幽人高枕眠方
牀夢與蝴蝶俱飛揚稚兒跟蹡走中堂怪我晝寢牽
我裳覺來西牕橫斜陽博山銷盡遺餘香老婢吹火
燒銅鐺火熱湯沸號笙簧起呼茶盌澆枯腸茶雜菊
味揚幽芳入口真如甘露漿颯然五臟俱清涼直疑
身在雲水鄉其樂無盡安可量詩成出游古道傍塵
埃散漫天茫茫

癸未中秋分韻得宵字漫成古風一短篇呈諸
友

秋高氣肅夜寂寥一輪皓月行清霄清霄冥冥望不
極崑崙山影何岧嶢一年月滿十二度孤光燦爛惟
今宵銀河隱晦不敢現北斗回折沉璿杓蚌胎生珠
兔懷孕海門柏岸東奔潮道人端坐南牕下但覺銀
海光搖搖神凝氣定寂不動塵俗萬里俱全銷颯然
天闕來金飈仙花散亂飛瓊瑤

贈田用之省郎名可宜

胞襟磊落更寬仁重士尊賢意轉勤孰謂漢唐千載
下世間復有孟嘗君

贈元誠之外郎

氣象雍容迥不羣聆君談論更多聞臨平山下初相
見聊作篇詩效獻芹

贈陳仲達兵房令吏

聞君吏學優昔者亦儒流案牘勤披閱兵機善講求
仁而為已任忠以與人謀他日宰天下當時曲逆侯

贈張寬甫名弘毅彰德人

人物當今第一流英聲籍籍滿南洲語言正大常持

重氣象端嚴足鎮浮德行可為魯男子功名盍繼漢
留侯想君胸次如滄海何止能容萬斛舟

雁宕村庵居 至順壬申

村僻人稀省送迎竹籬黄犬吠天晴一春不到柴門
外野草閑花滿地生

暮春有懷

碧桃落盡春歸去處〻樓臺鎖緑陰終日倚闌空悵
望遠山重疊暮雲深

客裏送春

擠排落絮隨風去分付殘花趁雨飛自笑此生歸未
得却從客裏送春歸

池亭夜坐

池上孤螢去後四月明白露濕蒼苔素絃彈盡凄涼
曲颯〻微風度曲來

贈張叔量

嘉興城下欲黄昏古岸維舟忽見君無奈相逢便相
別不能樽酒細論文

冬日與間丘竹徑陸萬里閒行至和靖書院見
壁間有楊中齋詩次韻作一絶題其傍

山村欲雪景凄涼寂〻書堂草樹荒獨坐空齋琴一
曲隔墻風遞煮茶香

即事二絶

日長人静小牕明寫盡陰符一卷經向曉東風撼楊
柳飛花無數滿中庭

曉來庭下試閑看一樹青梅綴彈丸稚子遶枝拳不
得競尋枯竹打林端

春晝

墻外幽禽弄巧聲牕前一縷篆烟青日長獨坐應無
事碎剪唐碑貼紙屏

秋夜偶作

縛住心猿不動揺坐来方覺夜迢〻錫檠膏盡燈花
落瓦鼎灰寒香篆銷滿院西風吟蟋蟀半牕斜月印
芭蕉静中識破紛華境萬事從今付一瓢

早冬

玄冥用事届新冬揺撼乾坤一夜風至日陽剛雖未
復小園春信已先通梅呈半點香腮白桃露些兒笑

臉紅造化始終常容運四時生意本無窮

仰高亭與楊心一盧敬一諸吟友分韻得一字

道在太極先鴻濛本無質自一而生二陰陽乃噓吸
乾坤既奠位人極所由立裂而為三才萬化此從出
羲皇始畫卦道體日已析西伯重六爻仲尼作十翼
廣大靡不偹精微孰事測偉哉魏伯陽獨能探其賾
參同契一書豈曰無前識妙理緜斯存萬古如一日
胡然今之人弗能踐古實紛紛學仙侶閉氣以數息
口吸日月光以為長命術區々學禅客窮年坐面壁
其中無運化頑空亦何益是皆眛其本可為長太息
吾讀聖人書期入聖人域此心會此道此道貫乎一
抱而弗敢失不論如虛無不論如空寂凡百主乎敬
因為衆形役由今返厥初混然一太極（右感興二十二韻）

• 再用一字韻作四言一首

君子之交義以為質其淪如水其堅如漆瀘溪逍遥
涑水真率凡我同盟終始惟一

石硼吟

山居得巖穴結屋傍林樾游息在其間聊以傲風月
好風泠然清霽月朗然明入目無惡色入耳無惡聲
山間有奇石落々處荊棘　不呈露寧無夜光璧
道人心如愚身與天為徒其中懷至寳外則為狂夫
山間有深澗涓涓清且渙源頭活水來萬古流不斷
道人方寸中欲盡天理融念々常相續妙用無終窮
安然於此隱所得日以稔閒來石上眠渴向澗邊飲
不愁囊無錢不憂座無氈富貴人所欲於我何加焉
田園差可恃萬事足乎已可食無不鮮可茹無不美
逍遥天地間此身終日閑往來無罣碍所到從盤桓
靜則石為伍動則硼為侶胞中有真樂終日得其所
優哉復優哉兩袖舞纖埃傳語市朝客不如歸去來

錢舜擧所畫楊妃吹笛圖

玉環吹笛沉香亭含宫嚼徵若為情說與三郎仔細
聽中有漁陽鼙鼓聲

錢舜擧所畫美人並坐投壺圖

壺矢拈來信手投纖々十指露春柔傍觀並坐雖無
語暗數輸贏得幾籌

佛圖澄坐睡圖

剖腹洗腸方困倦何心開眼看英雄要知天下興亡
事盡在禅師不語中
塞馬圖
塞下春深草初緑馬群散漫無人牧區〻伏櫪待芻
豆何以沙場飽首蓿人生出處有幾般或在市朝或
在山尋思百計不如閑一笑出門天地寬
寒山晚景圖
山寒日晚天色微蕭〻古樹殘葉飛有客騎驢過前
溪先叫蒼頭扣柴扉主人釣魚猶未歸
蘆汀醉仙圖
落魄烟波不計年醉來忘却纜歸船夢中一夜雪漫
天却在秋江淺水邊
葉玉巖招討以長江萬里圖索余題
晴窗展卷片時間看盡江南萬里山安得白日生羽
翰翩然飛去復飛還
張梅軒以俞巖隱所畫十二溪真圖索余跋余
酒酣走筆戲作一絶
彼美人兮曰溪真我欲從之溪水濱記得肩吾曾有
語連予却是十三人
贈華陽道院琴士商碧山
來往晴嵐縹緲中滿身空翠濕衣濃相尋欲聽蓬萊
曲還在華陽第幾峯
贈雙鳳普福觀道士唐梅月
精神洒落如寒月標致孤高似老梅半夜玉壇旛影
下天風吹送暗香來
送吳蘭谷歸澧州 至元丁丑
从去過衡湘悠〻道路長幾年倦為客今日喜還鄉
春浦芝蘭秀秋山橘柚香無由重面會別後謾相忘
書先師紀梅臞先生手帖後
晩歳嗟無子窮吟不慮貧誨人常切〻愛我倍諄〻
舊宅頻更主寒梅今幾春空餘遺帖在一讀一傷神
挽東孤山安撫
寄來壙志墨初乾拭淚燈前仔細看久宦孰知唐典
故終身不改漢衣冠少微星殞春雲慘怡老堂空夜
月寒明日靈輀出城去長淮千里路漫〻
挽東季悖提舉

文園病渴已多時自有靈丹不可醫名畫只留圖記在小車無復酒樽隨維楊城裏瓊花夢西磧山前薤露辭兒女十人扶柩哭路傍草木也愴悲

挽湖州孟夫人 能靜之妻

内外稱賢淑夫人閫範模死埋泉下土痛失掌中珠巢冷鵲聲斷鏡昏鸞影孤不堪回首處落月照衡湖

送張叔量經歷之安豊

柳折閶門外相看意慘然此行幾十里一別又三年訪道兼求藥居官少要錢郵筒如有便莫惜寄吟牋

送普庵相公入京

此去應須作顯官瓊樓高處不勝寒燕山見月如相憶頻寄金丹一兩丸

送有慶舍人舉孝廉交遊間皆餞以詩茅榮甫以嚴遠夫詩示予併索拙句遂賦一絶

能孝能廉世所稀餞行誰不贈君詩自來孝道應當盡只恐清廉不入時

送太倉海寧長老 先斗潭杉住曲塘王偶夫報本寺

幾年說法住精藍表表西明先斗潭信道海寧留不得翩然飛錫過江南明真今有陸脩靜報本新招慧遠翁着我淵明同一笑曲塘應與虎溪同嗟予終歲走江湖可是今吾即故吾何日華山分半席澄心默默坐須臾

贈藥師王清曉

諧謔趣時技藝多相逢常是笑顏酡談天曾作君平叟對酒今為藍采和閑把星盤說生尅又拈檀板唱嗚囉貞元舊曲無人聽處處好修來也歌

楊鞋師求詩遂書此數句與之併呈嚴僧判

當年達磨老金仙手攜隻履歸西天尚存一履不攜去留與東方作樣傳如今僧鞋樣更好頭尖面狹翻新巧嬌黃嫩紫色相間無復純青及純皂近來僧俗又相通紛紛流入朱門中紈袴羅襪為伴侶即與尋常俗履同楊生手藝精於此相逢忽在淮雲寺酒邊索詩聊贈之醉墨淋漓不成字

贈琴川時見山

莫高匪山舉目即見橫看之則見其為嶺側

看之則見其為峰各隨見者之所見何如耳
而山之為山自若也琴川時氏子精於五星
尤善易占自號曰見山蓋取淵明悠然見南
山之句求余拙句遂書二十八字贈之云
曾讀淵明七字詩樂天知命復奚疑東籬千古悠然
意說與時人總不知
贈承天鑑無像
一輪明月掛當中不是人間有暈銅畢竟本來無一
物照時五蘊悉皆空
送王本齋宣副赴江陵
大江西望水悠悠三楚南來第一州賓布不勞將錦
換丹砂可待致書求閑常須運陶公甓獨自莫登王
粲樓見說東湖多好景藕花香裏恣清遊
至元庚辰中秋揚州旅中
去年今日憶相逢楊柳樓心月正中今年却無去年
月別情還與去年同
夜泊采石
江水清兮月色明謫仙曾此醉騎鯨江空月落人不
見西望遠ゝ嵯峨青
江水急兮酒力厚行人盡說采石酒當時一斗詩百
篇酒與詩名兩不朽
見徐俟
用舍行藏一任天安能汲汲巧鑽研只知當路曾推
轂豈料有人先着鞭既往已成蕉鹿夢相逢聊詠草
虫篇郴江太守歸應笑笑我平生直似弦
淮雲書齋
生平性孤寂每愛梵王居飽喫三餐飯閑觀四聖書
避喧聊復爾隨分欲何如城市親情客多應笑我愚
宿臨平龍興院 至正癸未
四壁荒涼響砌蛩佛香燒斷瓦鑪空有懷耿耿不成
寐窗外芭蕉一夜風
焦山寺夜坐偶作
夜宿焦山寺月明聞棹歌蜀江到吳盡海舶過淮多
風浪翻龍窟霜林露鳥窠詩成忽有酒不飲欲如何
題臨平驃騎將軍廟壁
鼎湖之北丘山東舟車來進交相通山明水秀兩奇

絕申公廟貌何其雄臨平古來屬吳會吳有泰伯子胥祀將軍仕楚不仕吳廟食何由在斯地始余到此竊有疑問諸道傍皆弗知摳衣致敬立堂下拂埃細讀堦前碑春秋而下幾千歲世代寥遠簡策廢後來若無劉更生誰記何年封驃騎庭中香霧縱復横燭光燦爛當軒檻廟僧知有客來此傴僂出户歡相迎禅牀危坐揮白拂問答敏給不可忽呼童出示綠錦旛云是先朝勑賜物座間有一老道人手持數珠看佛經甌茶相陪坐片晌極口稱誦神之靈神惟有靈著斯境急難求之如響應邑人事神若事親春祈秋祀靡不敬沈君題後今無詩僧因求余歌詠之詩成長嘯出門去白雲零亂山前飛

題杭州靈隱寺冷泉亭壁間

去城十二里地僻絕氛埃寺是晉朝建山從佛國來亭虛攢綠蔭澗冷浸蒼苔鷲嶺吟詩者而今安在哉

題臨平廣嚴寺壁

塔瘞經函迹已陳山横屋外碧嶙峋唐碑火裂無完字古佛年深積暗塵晴牖施生喧噪雀通川禁網樂遊鱗覽師千載英靈在遍滿虛空現法身

題臨平明因寺壁

窈窕明因寺僧房淨且深水聲穿暗筧山影隔疎林佛閣輝宸畫經堂布客金晚涼閑到此倚杖聽蟬吟

贈筆工楊琇弁戲同里杜春山　至正辛卯

芒端有神今不靈誤身何獨杜少陵高巾大袖說文章此筆真是困未醒嗟余疇昔弄詞賦吻間長作秋蟲聲日忘餐兮夜忘寢從事編緝手不停年來百念盡灰冷惟餘談玄未忘情聊買楊生紫毫筆閒聰靜坐書黃庭

米元暉山水圖　吳竹居道士求跋　至順壬申

山堆堆兮樹無根妙莫妙兮朦朧雲自出機軸迥不群輸子巧繪徒紛紛

題張梅齋手卷　鷓鴣天　至大辛亥

高髻堆雲宮樣粧雙雙並坐縷金牀若非漢室嬋娟女定是天台窈窕娘　眉黛濕口脂香酒醒春困渴思漿主人見慣應閑事莫引書生到後堂

張蘭谷畫像贊　至順壬申

抱道於中似蘭斯馨在彼空谷幽人之貞

時居士畫像贊

服此服巾此巾既有咸淳少年之氣像復有皇慶晚年之精神斯人也乃霜中之菊雪後之松筠

吳子儀畫像贊

吏而儒清而腴識之者曰此浮光吳子儀也不識則曰是何人歟其當今趨時之俊秀梁楚間之美丈夫也歟

相士鄭西山以耕隱圖求余跋遂書其後 元貞丙申

相士鄭西山携耕隱圖示余求跋因問之曰子隱於耕則當從事乎犁鋤襏襫與田舍翁爲伍議田間事可也而乃奔走壥市間掉三寸舌談人禍福得無捨己之田耘人之田歟然人心不同有如其面最難相也子能相之乎余嘗竊觀今時所謂豪傑之士矣往往以簡傲爲高以詭詐爲能孳孳汲汲惟利是務心田不但茅塞蓋荊棘甚焉望其交梨火棗生於其中亦戞戞乎難矣求其寬厚愛人尊賢重士吐周公之哺指魯肅之囷者果何人哉西山閱人多矣天寒歲暮靑梁子正坐銷金帳下淺斟低唱奚暇倒屣見人願子少輟舌耕且歸隱於西山坐晴簷熟讀相牛經有詩自歌有酒自醉不亦愈於看人面色乎西山曰諾子之言誠是也吾固自知其然蓋有不得不然者既聞子之言今將輟吾舌耕而自此隱矣

吳江張清甫以趙子昂所書蘭亭序洛神賦歸去來辭三手卷求余跋遂書其後

蘭亭已矣定武刻本且不可見何況真蹟嗚呼羲之之書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子昂者斯可矣

世固有美婦人如吳姬越女艷則艷矣乃若修短合程穠纖中度果有及於洛神者乎知乎此然後可以觀子昂之書

子昂書歸去來辭蓋閑居苕溪時異時書北山移文又當拭目一觀

許詢支遁圖 元貞丙申

臂鷹放馬此豪俠者之所爲也亦有此好或者以爲支遁吾不知果爲支遁乎否也但見其袒跣倨傲如是其僧中之豪俠者歟

跋江山萬里圖

華夷山不斷吳蜀水相通杜少陵之詩云爾今於此圖見之既無登臨之勞又無風波之險萬里之遙一覽盡在目中雖飛行碧落而下睨寰海不是過也

楊君壽字說 至大己酉

漆園叟云上古有大椿者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木之至壽亦無以加於此矣是木也非生於無懷大庭之壽域則生於海上蓬萊之仙鄉蓋必得其地乃得其壽向使生於牛山則旦旦而伐之壽又安能至是哉松陵楊氏子名椿字君壽出於里人俞子壽之門是亦得其地矣子壽門客張方山已嘗為之說一日君壽攜其說示余因告之曰孔子云仁者壽自古蓋未有不仁而壽者也吾與君壽相識三年於茲每聽其語無非長厚之論亦近仁矣孔子未嘗以仁許人一則曰不知其仁也二則曰仁則吾不知也仁者心之德愛之理豈易言哉吾觀君壽之所為固弗敢以仁許之然亦勝於不仁者多矣世以百二十歲為上壽百歲為中壽八十歲為下壽如君壽者雖於上壽可也漆園之說荒唐吾亦安敢以其說誑人敬以百二十歲為君壽勉君壽笑而曰然遂書以贈之

一默齋詩卷後 至大辛亥

一言之出駟馬莫追萬言萬當不如一默言之出口蓋不可不慎也鄱陽黃澹翁以一默名齋又以名其書集既有詩矣謂之默可乎我知之矣翁之不談人之美惡不論世之是非唯嘲風詠月而已如是則不默之中自有所謂真默者存詩雖多何害其為默齋月宇以其詩來求余序遂為書其卷首

題寗仲明舍人存耕堂

人有以百畝之田遺子孫耕不如自耕寸田耕寸田者以孝弟為嘉穀忠信為耒耜瞬養息存日至則穫祖宗饗之子孫保之可以流芳百世何謂寸田心是也是心也操則存捨則亡操則為君子捨則為妄人孟子曰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今之人為富不仁者有矣富而好禮者誰歟求其以仁禮存心而與人相愛敬

者鮮矣密仲明為堂於後圃扁曰存耕而求余為之説余嘉其年方弱冠而有老成淑後之志遂以孟子之説告之

跋錢舜舉所畫黒馬圖 皇慶癸丑

崑奴夜半偷將去行過陰山鬼不知此龔翠岩詠黒馬詩也崑奴也鬼也夜半而過陰山也又加以余之拙字醉墨淋漓其為黒也不亦甚乎此黒馬乃錢舜舉所畫唐卿索余跋遂書以贈

十二溪真圖 濮陽適之求跋 至順壬申

十二溪皆湍險之地世傳以為各有神女司之豈不然乎今觀此圖乃沉湎之餘袒裼裸裎而不顧兹蓋善畫者之戲筆也若以為果有是則倡優之婦亦未必然何況真仙癡兒之前蓋不可談夢

王伯儀府推玷山手巻跋

白圭之玷尚可磨斯言之玷不可為南容三復是詩聖門稱誦之伯儀父自號玷山蓋恐斯言之玷其積如山之高也本無玷而以為玷本無山而以為山伯儀父慎言如此其今之南容也歟

廷瑞弟所藏老馮荷花手巻跋

蓮之為花遇風則香遠益清雨晴則其静如拭老有老態之妙嫩有嫩態之美濂溪目之為花中君子故謂其可遠觀而不可褻翫然繪而為圖則遠觀近觀無有不可者此圖真吴中老馮筆先叔秋崖翁藏之久矣手澤猶潤蓋吾家珍玩也

俞巖隠所畫驪山姥圖

陰符経云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盡矣者内煉之道盡在此八字中更不必三百字而後盡也是道也黄帝知之驪山姥知之李筌其知之乎

呉興俞子清侍郎山水圖

子清翁山水自是一等家數既經子昂品題則夜光之璧不復為荊山石矣

張梅軒同知以菩提達磨畫像求題

少林面壁九年葱嶺隻履翩翩底事東方衲子只知心印單傳

贈萬壽信無疑 至元丁丑

即心是佛有何擬議直饒非佛非心不過也即如是

若問祖師西來意饑來吃飯困來眠

翫月宇手卷跋 至正辛卯

自古騷人逸士皆愛月每每見之歌詠以其清也今人亦多愛之故其有扁齋曰月齋亭曰月亭者清則清矣不亦局哉畨士齊道存自號月宇挟手卷求余跋因語之曰上下四方之謂宇子之宇乃是宇耶抑區區數椽以為容身者之宇耶子讀聖賢書學聖賢學胞次必廓如也今也滿宇皆月則乾坤上下四方之清氣皆在子詩脾中矣然乎否乎

食鰻辯 至大辛亥

南陽主人食鰻、而美語其妻曰以一器饋先生其妻諾而弗與明日主人見客而問曰鰻味美乎客曰不知也主人曰何謂不知也客曰請問三十六牙三十六牙曰不知又問之喉舌喉舌曰不知又問之肺肝肺肝曰不知又問之心腹腎腸心腹腎腸皆曰不知既皆不知又何從而問耶又問之目目曰不見又問之鼻與耳鼻與耳皆曰不聞內而心腹腎腸肺肝喉舌三十六牙皆不知外與目與耳鼻皆不見不聞則吾之不食鰻也惟有天知地知神知鬼知子知我知耳鰻之色鰻之香我且不見不聞吾又安知夫鰻味之美不美乎主人慚謝而退語其妻妻默然而不答主人乃悟曰吾失言矣

林屋山人漫藁

石磵書隱圖卷

僕往過釆蓮里石磵書隱瞻拜俞先生遺像曾賦五言詩一首有立校書見示陳子平先生所作記文謹再拜書於後里生孟頫頓首

清秋風日好一往南園廬穿紆愛深窔蹊曲歷幽虛群木既羅戶流泉亦通渠綿搆繚芳蘅灌溉成佳蔬著述懷昔人所樂山林居子孫繼先志復築此丘墟升堂拜遺像入室讀其書先生里中賢安敢有稱譽恨靡從杖屨承訓理荒蕪采菊薦秋水肅敬歷階除德澤諒不泯霑潤有其餘傳語市朝客不如歸去來

題俞先生讀易處石磵書隱圖

先生注易隱西城激石松風荅磵聲式玉式金王度在一寒一暑歲功成要叅未畫須心悟洞釋群疑貴理明蔀屋見心元是畫寰瀛挨梔可無程義精詎忍辭捫舌樂大何妨枕曲肱雨露每滋庭草綠雲烟不礙晚山横成林詎捨千章木求友難忘百囀鶯歲月推遷陳迹在啓蒙長憶酒同傾

至正二十四年甲辰夏四月十七日遂昌鄭元祐謹題

漸來中吳聞宋石磵俞先生著易說藏於家心甚慕之及永嘉陳君文昭以易講授吳下暇日過陳君所見先生之孫楨復以易授業陳君為弟子因得謁先生之子子玉父於石磵書隱子玉色溫而貌腴粹然古君子也書隱在城西偏蕭散爽曠居城市而有山林之趣然後知先生之傳有在是能世其家者也昔种明逸以易學名而其子孫以名將顯先達謂其有專於易者蓋易無所不備善用易者惟其時而已种氏顯於時故其用行子玉遯於世故其迹隱其致一也夫孝莫大於繼志述事若子玉之賢父子可謂善繼述矣易以消息盈虛為道觀先生之學詘於前安知不信於後者乎後十有五年楨以亡友子玉陳君所為記徵予言噫文昭以易經入官而終致明夷之傷子平以易道自晦而卒遇无妄之過獨子玉當四海無虞利祿不以入於心及天下多事世故不以煩其慮益知賢父子之於易得處困之道矣仰先躅之高風感故舊之淪謝因識卷末以致其景慕之意云

元年秋九月會稽姜漸書

西山讀易人何處堂構而今重有兒最喜采蓮還舊里尤憐薦藻樹新祠花邊拂石春垂釣竹下焚香畫奕棊總說傳家風致盛梧桐陰滿鳳凰枝　番陽董朝宗

洪武二十六年四月一日徐賁補圖

此圖圖石磵書隱讀書處蓋徐幼文筆也幼文在國初以詩名與高楊張三君稱四大家不以畫稱而其畫特秀潤古雅今亦不多見此乃因趙文敏鄭明德諸詩而補作者故尤為用意計當時更有陳子平記惜無考之不得名筆為補書也　長洲張鳳翼識

徐幼文以詩名勝國之季與高太史諸君齊名所謂高楊張徐者也徐張皆善畫而徐尤出張右此圖俞石磵讀書處用筆造境清森鬱茂當與王叔明陸天游二三君稱鴈行非趙善長諸人所得夢見也石磵先生世善易若漢韋氏之於詩今其遺墟漫不可識猶幸趙承旨鄭明德之詠歌與徐君之繪事流傳人間庶幾俞先生高風尚可想見耳

太原王穉登

石磵書隱石磵名琰字玉吾號石磵所居在今府學西中有詠春齋盟鷗軒端居室皆玉吾孫貞木所作貞木孫振宗又作九芝堂今皆廢為菜圃　王鏊姑蘇誌

詠春齋記　俞楨

儒有毋追以為冠逢掖以為衣沈酣黃虞泳游姬孔其所居齋廬數筍席據梧几函文中緗朱絃瑟一有客過其閒式之曰是南園之居也乃下而入謁先生竢於垣之扉高柳婀娜拂人衣裳黃鳥相下上或翔而革或躍而鳴泠然有醒乎耳焉晉於扉之闑豐草披靡嘉花苾芬白者朱者絢且綺者秀綠以籍之甘寒以膏之灑然有沃乎目焉升於堂之堦客主人拜稽首琚珩縱如跪起瞱如為席坐東西向條風時如水來煦容而燠體冲然有融乎心焉先生乃援瑟鼓之為之賦考槃客曰裕哉其順處乎賦伐木曰諒其同人乎賦旱麓之三章曰道其至矣夫不囿乎人游

乎天瑟且希客起再拜且觴以頌之曰維本始之萌翕闔闢絪縕或旁礴以地或昆侖而天棄籥衆萬芸芸芬芬鶱而於雲泳而於川何物何我陶焉一春弁而五六十丱而六七人浴沂以嬉風雩以歸而水渢渢而樂怡怡匪列御風匪周觀魚造物者為徒而曾皙子與居舍曰詠春其咠以名先王之齋廬者哉

端居室記

端居室者山人俞楨讀書寢處之所也楨幼尚澹泊於世利紛華無所嗜嘗讀書必冥心端坐以求其理趣因歎曰學所以適用也不仕則無以及人乃習舉子業將以明經取科第既而惝然改曰學為己知在人何以投試為哉於是悉棄所業潛心易象一室之間左圖右書莫然外慕乃題其額曰端居夫學須靜也惟靜可以觀萬物之妙端居一室以拓充吾方寸焉雖天之高也吾不知其為高地之大也吾不知其為大至於山河之崇深吾亦不知其崇深也反而觀之以吾眇然之身而處乎天地之內涵融自得浩浩焉混混焉不獲其人不見其身會彼之萬歸此之一可默也而不言也室云何哉因疏斯語於壁以識名茲室之意

盟鷗軒記

旁蘇城郡之西南際野水有林木焉其廣袤不知頃畝空澗蔥蒨遊者自能道海鳥從而翔集之林木不見層軒數楹者山人俞楨之居也山人自顏其扁曰盟鷗須予記鷗不待盟也盟鷗鷗將逃焉人惟其忘機也故鷗從之機事一萌鷗舉不暇邀而盟之鷗豈留哉況盟非美事刑牲歃血要明神而誓之以合其交初非有誠信也口血未乾從而背之生隙長亂莫甚於此君子之有盟夫豈得已也且夫有機則疑機忘何疑疑而後盟不疑何盟盟何補於疑哉忘其機而已矣吁山人之盟鷗寓言也山人之不得已也吾聞山人於世故泊如也其何利於鷗鷗出沒滄波萬里莫馴亦何求於山人鷗從山人之忘機山人忘其機而從鷗機交相忘何疑不疑何盟孔子云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山人學孔子者也其盟鷗豈得已哉使世可盟豈盟鷗也鷗盟則舉世之人皆不足與

盟矣世皆不足與盟鷗何辭焉匪鷗則盟鷗將乞盟

林屋山人集一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俞琰撰琰有周易集說已著錄是集詩僅一冊附雜文數首率淺俗不足觀其題楊妃圖絕句一首及食鰻辨一篇尤爲鄙俚蓋以數學著不以文章著也後人重其高名搜錄遺篇存之轉爲疵累耳

遺山先生詩集二十卷

〔金〕元好問撰

吉林省圖書館藏明毛氏汲古閣刻元人十種詩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遺山詩集二十卷》提要

遺山先生詩集引

余友曹君益甫嘗謂予曰昔與元遺山為東曹同舍郎雖在艱危警急之際未嘗一日不言詩迨今垂三十年其所與論辨歷歷猶可復也而後詩學日興而遺山之名重世之留意於詩者雖知師宗之至其妙處而余未必盡知之也自僑居平陽時為諸生輩似其一二然以未見其全為學者惜間遣人訪其家得遺稿若干將刻梓以傳以

本 汲古閣

膏潤後學未及而益肯假於後四年
子覲繼威父志因門下客楊天翼命工
摹其事摹刻於至元戊辰之秋迄庚午
夏首尾歷七十五旬有五日工既訖功二子
來謁劉序其事蹈吾門而請者亦必
序
至無倦色而意益勤余以為詩非待
序而傳者也為其刻詩之大略不可以
不言焉姑摭實以題其端云稷亭段
成己引

遺山先生詩集目錄

卷第一

五言古詩

飲酒五首

後飲酒五首

德禪師清涼草堂

少林

劉曲龍潭

麥歎

北邙

龍門雜詩二首

豐山懷古

乙酉六月十一日雨

示姪孫伯安

種松

虞鄉麻長官成趣園二首

雜詩四首

采杞

宿菊潭

觀浙江漲

卷第二

五言古詩

鸛雀崖北龍潭

五松亭

阻雨張主簿草堂

贈答楊煥然

送詩人李正甫

萬化如大路

曉發石門渡淄水道中

放言

李道人崧陽歸隱圖

黃公廟

學東坡移居八首

歷下亭懷古分韻得南字

舜泉效遠祖道州府君體

與張仲傑郎中論文

濟南廟中古檜同叔能賦

銅鞮次村道中

蕭齋并引

卷第三

五言古詩

卷第四

七言古詩

虞坂行
畫馬爲邢將軍賦
秋蠶
南溪
送邦講師任崇福宮
范寬秦川圖
赤壁圖
寄答溪南詩老辛愿敬之
西園
愚軒爲趙宜之賦
雙峰競秀圖爲參政楊侍郎賦
西隠
二月十五日鶴
聞欽叔在華下
聞商卿還山中
女几山避兵送李長源歸關中
雪後招隣舍王贊子襄飲

半山亭招仲梁飲
鄧州城樓
宛丘歎
游黃華山
巨然松吟萬壑圖
密公寶章小集
荆棘中杏花
太白獨酌圖
松上幽人圖
送張君美往南中
戲題新居二十韻
贈蕭鍊師公弼
送弋唐佐董彥寬南歸
蕭仲植長史齋
送宋省參并寄潞府諸人
覓神霄道士古銅爵
賦澤人郭唐臣所藏山谷洮石研
贈休糧張鍊師

卷第五

七言古詩

矣而未有字敢以爲請予字之世公德
華曰願終敎之乃申之以辭
壬子冬至新軒張兄聖與求爲兒子阿平
制名予名之曰虎以仲耽字之小字明
復有善禱之義焉詩不工當令阿耽灑
落誦之
世宗御書田不伐望月婆羅門引先得楚
字韻
送崔夢臣北上并序
送王彦華
李成之王彦華趙孝先以提學命見餉佳
酒且求制名取以詩記之
劉時舉節制雲南
贈張潤之
許道寧寒溪古木圖
送張書記子益從嚴相北上并序
贈別孫德謙
汾亭古意圖

太原贈張彦遠
換得雲臺帖喜而賦詩
鹿泉新居二十四韻
過劉子中新居
東湖次及之韻
贈郝萬戸
王學士熊岳圖
贈史子桓尋親之行

卷第六

雜言
去歲君遠遊送仲梁出山
此日不足惜
送希顔赴召西臺兼簡李汾長源
嵩山玉鏡
虎害
飲酒
送高信卿
寄趙宜之

卷第七

雜言

卷第八

樂府

卷第十

七言律詩

卷第十一
七言律詩

感事
玉溪
華不注山
岳解元生日
感興
晨起
送周帥夢卿之關中二首
感事
十二月二十日雪中過石嶺關

將上書華國幕府感懷呈賈明府
春寒
即事
示懷祖
示崔雷詩社諸人
弘州贈曹丈子玉
和仁卿演太白詩二首
燕府白兔
梁都運亂後得故家所藏無盡藏詩卷見

約題詩同諸公賦
出都二首
癸卯望宿中霍道院
甲辰三月旦日以後雜詩三首
紫牡丹三首
與同年敬鼎臣宿順天天寧僧舍
贈答樂丈舜咨
都運李丈哀挽
贈答郝經伯常伯常之大父予少日從之

學科舉
呂國材家醉飲
洛陽
過三鄉望女几郵追懷溪南詩老辛敬之
二首
爲鄧人作詩
贈張主簿偉
望盧氏西南熊耳嶺
寄劉繼先

卷第十二
七言律詩

中庸先生垂示先大夫敎子詩及裴內翰
擇之所述家傳愛仰不足情見乎辭
賀中庸老再被恩綸
趙汲古南園
柳亭雨夕與高御史夜話
玉峰魏丈哀挽
清明日改葬阿辛
寄謝常君卿
送武誠之往漢陂

送劉子東遊
卷第十四
七言律詩
甲寅九日同臨漳提領王明之鹿泉令張
奉先賈千戶令春李進之冀衡市遊龍
泉寺僧顯求詩二首
十日作
贈答普安師
孝純苑丘選奉

曹壽之平水之行
追懷趙介叔
追懷友生石裕卿
挽雁門劉克明
贈答平陽仇舜臣
買曹東城中隱堂
約嚴侯泛舟
贈李同年德之歸洛西二首
贈蕭漢傑並序

送曹幹臣
國醫王澤民詩卷
祖唐臣母挽章
感寓
存歿
人日有懷愚齋張兄緯文
趙元德御史兄七帙之壽
張村杏花
送仲希兼簡大方

六言絶句

七言絶句

再題
吳子英家靈照圖二首
劉鄧州家聚鴨圖
戊子正月晦日內鄉西城遊眺
長壽山居元夕
聞仲澤丁內艱
贈眼醫武濟川
賦粹中師竹拂子
題伊陽楊氏戲虎圖

王子端內翰山水同屏山賦二詩
右司正之家渭川千畝圖二首
同希顏欽叔玉華谷分韻得軍華二字二
首
同希顏欽叔玉華谷還會善寺即事二首
從鄧州相公覓酒時在鎮平
鎮平齊姪孫伯安筆
黃箋龜藏六圖為張左丞賦
鎮平書事

自鎮平暫往秋林道中寄家
超化
卷第十六
七言絕句
山居二首
寄女嚴三首
自鄧州幕府暫歸秋涼
無題二首
題省掾劉德潤家鷺鶿圖并為同舍郎劉

長卿記與劉在方城先有碧簫之遇如
芙蓉城事云
希顏挽詩五首
出鄧州
過希顏故居四首
雜著九首
戚夫人
題山谷小豔詩
家山歸夢圖三首

卷第十七
七言絕句

卷第十八

三士醉樂圖
鄉郡雜詩五首
宗人明道老師澹軒二首
題商孟卿家晦道堂圖二首
商正叔隴山行役圖二首
息軒秋江捕魚圖三首
東平李漢卿草蟲卷二首
郭熙溪山秋晚二首
七賢寒林圖

右丞文獻公著色鹿圖
李仲華湍流高樹圖二首
益都宣撫田侯器之燕子圖詩傳本巳亥
秋七月予得於馮翊宋文通家會侯之
子仲新自燕中來隨以歸之仲新謂予
言兵間故物一失無所復望乃今從吾
子得之煥若神明頓還舊觀似非偶然
者方謁時賢以嗣前作幸吾子發其端
因賦三詩

前高山雜詩七首
楚山清曉圖
題石裕卿郎中所居四詠
寓樂堂
德恒齋
雪巖
聱齋
贈李子範家兒子
跋文獻公張果老圖

三鄉雜詩三首
鈞州道中
檢社硤口村早發
十月二十日雪
同兒輩賦未開海棠二首
哭曹徵君子玉二首
二十六日早發安生道中雨木冰
寄貽第三女珍
隱秀君山水爲范庭玉賦

卷第二十

七言絶句

跋耶律浩然山水卷

貞燕二首

楊祕監雪谷早行圖

杜莘老夏日汾亭橫軸

武元直秋江罷釣

張彥遠江行八詠圖

題馮漕綏之碩人在澗橫軸

題邢公達寒梅東雀圖

秀隱君山水

同梅溪賦秋日海棠二章

梁氏先人手書

衛北杜國寶以眞定教官李進之所譔大父中憲公及其先人帥府從事行狀見示用題三絕其後

贈眘子野高士三章

戲相師

再贈丹陽王鍊師三章

元夕

酴醾

爲椒子釀金二首

李子範生子

柏鄉光武廟

和德新丈

春日寓興

滄浪圖

倦繡圖

雪谷曉行圖

浩然雪行圖

岳邦獻詩

風柳歸牛圖

子和麋鹿圖

賈氏怡齋二首

與西僧倫伯達二首

遺山先生詩集目錄終

遺山先生詩集卷第一

五言古詩

箕山

幽林轉陰崖鳥道人迹絕許君棲隱地唯有太古雪人間黃屋貴物外秖自潔尚厭一瓢喧重負寧所屑降衷均義禀汨利忘智決得隴又望蜀有齊安用薛干戈幾蠻觸宇宙日流血魯連蹈東海夷叔采薇蕨至今陽城山衡華兩丘垤古人不可作百念肝肺熱浩歌北風前悠悠送孤月

緱山置酒 同內翰馮丈叔獻雷兄希顏賦詩分韻得賓字

靈宮肅清曉細栢含古春人言王子喬鶴馭此上賓白雲山蒼蒼平田木欣欣登高覽元化浩蕩融心神西望洛陽城大路通平津行人細如蟻擾擾爭紅塵蓬萊風濤深鬢毛日夜新殷勤一杯酒媿爾雲間人

同希顏再登箕山

千年箕山祠蘿徑深以悄桂樹不復見禿莜餘秋篠盤盤盡絕頂石冢平木杪長風萬里來筋骸覺輕矯側身望岩竇解衣憩林表是時夏春交野色亂青縹川光乍明滅地脈互縈繞岡巒蟻垤出井邑蜂衙擾紅塵洛陽昏白雲太行曉玄功信冥漠一覽疑可了悟彼東山人胸中魯宜小

光武臺

東南地上游荊楚兵四衝游子十月來登高送長鴻當年赤帝孫提劍起蒿蓬一顧滍水斷再顧新都空雷霆萬萬古青天看飛龍巍然此遺臺落日荒煙重誰見經綸初指麾走群雄白水日夜東石

麟幾秋風空餘廣武歎無復雲臺功

潁亭留別 同李冶仁卿張肅子敬王元亮子正分韻得畫字

故人重分攜臨流駐歸駕乾坤展清眺萬景若相借北風三日雪太素秉元化九山鬱崢嶸了不受陵跨寒波澹澹起白鳥悠悠下懷歸人自急物態本閒暇壺觴負吟嘯廛土足悲吒迴首亭中人平林淡如畫

濦亭

春物已清美谷風自幽獨危亭一裴回脩然若新

沐宿雲濤川野元氣浮草木微茫盡楚尾平遠疑杜曲生平遠游賦吟諷心自足揭來著世網抑抑就邊幅人生要適情無榮復何辱乾坤入望眼容我謝羈束一笑白鷗前春波動新綠

出京 史院得告歸嵩山侍下

從宦非所堪長告欣得請驅馬出國門白日觸隆景半生無根著飄轉如斷梗一昨隨牒來六月阻歸省城居苦湫隘群動日蛙黽懇媿山中人團茅遂幽屏塵泥久相涴夢寐見清穎矯首孤飛雲西

南路何永

元魯縣琴臺

荒城草木合破屋風雨侵千年一琴臺眺焉涕盈襟遺愛食縣社公寧不堪任此臺即甘棠忍使無餘陰旁舍高以華大豪日捐金蒼雲玄武暮鬼物憑陰岑尚德抑玄虛墜典誰當尋我與薦寒泉百拜公來臨公來不能知落日下飢禽懷哉空山裏鶴飛猿與吟當年于蒍歌補衮一何深承平示得意獨能正哇淫君相此一時又復悟良箴諛臣坐廢黜合亦起幽沉蒲輪竟頹穀香草空深林寂寞援書空孤甥舉遺衾生平諒已然薄俗矧來今千山為公臺萬籟為公琴夔曠不並世月露為知音人間蹄涔耳已矣非公心 元道州文編以元魯山為元魯縣又臺今為玄武祠故及之

㶏水 聞郾城張伯玉訃音作

㶏水復㶏水東望鴈行沒殷勤一杯酒遙酹㶏亭月永懷紫髯郎冠佩見突兀岩岩石青峙鬱鬱松秀發爽同功名會脫落豪俠窟中州有士論指與

雷李屈挂巧須扶桑洗劍必溟渤皇天靳美器一世惜英物神交付溟漠生氣凜毛髮古來天下馬萬里入超忽良樂不並世燕市空駿骨狂歌叫秋雲北風撼林樾

雜著五首

稟氣寡所諧衣食固無端所業在農桑甘以辭華軒田家豈不苦歲功聊可觀帶月荷鉏歸衰同丘壠間曖曖遠人村紛紛飛鳥還養眞衡茅下庶無異患干遙謝荷蓧翁躬耕非所嘆

守拙歸田園淹留自無成長吟掩柴門遂與塵事
冥素月出東嶺夜景湛虛明揮杯勸孤影杯盡壺
自傾遙遙望白雲千載有深情

榮叟老帶索原生快納屨邈哉此前脩久而道彌
著人生少至百每每多憂慮量力守故轍餘榮何
足顧棲遲固多娛幾人得其趣

桃李羅堂前霜露榮悴之咄咄俗中惡人道每如
兹冬嶺秀孤松卓然見高枝提壺撫寒柯懷此貞
秀姿願留就君住終身與世辭

世短意恒多時駛不可追感彼柏下人泫然沾我
衣運生會歸盡彼此更共之理也可奈何一觴聊
可揮酒中有深味情隨萬化遺西南望崑墟靈人
侍丹池我無騰化術帝鄉不可期且極今朝樂千
載非所知

古意二首

七歲入小學十五學時文二十學業成隨計入咸
秦秦中多貴游幾與書生親年年抱關吏空笑西
來頻在昔學語初父兄已卜鄰跛鼈不量力强欲
綠青雲四十有牧豕五十有負薪寂寥抱玉獻賤
薄倡優陳青山亦區區何時畫麒麟邂合僅一二
寒飢幾何人誰留章甫冠萬古徒悲辛

桃李弄嬌嬈梨花澹丰容盈盈兩無語觙觙爭春
風春風何許來草木誰青紅天公亦老矣何意夸
兒童昨朝花正開今朝花已空川流不肯駐併與
繁華東梗楠千歲姿骯髒空谷中暘和不擇地亦
復難爲功本無兒女心安用尤天公

穎谷封人廟

洩洩穎谷雲瀜瀜穎川水封君去我久水雲自淸
美人言君善諫微意得鄭子特於悔悟時一語發
天理夫孝動天地土苴及頑鄙反身而未誠善諫
且敗矣如何千歲下乃與茅焦比我行穎川道永
念負甘旨願作赬尾魴因之日千里

贈答劉御史雲卿四首

舊聞劉君公學經發源深驊騮萬里氣聖途已駸
駸大梁語三日副我夙所欽濂溪無北流此道日
西沉百年牛山木不復秀穹林南風雖寥寥聞絃

猶賞音獨憐兮眦子一我無古今共學君所貪適
道我豈任相酬無別物徒有好賢心
阿京吾所畏早生號能文初無王家癖聲光自流
聞此行不虛來得接大小君信知珠玉淵足當羔
鴈群君家有箕裘聖學待冊勳但使本根在枝葉
復何云殷勤五色筆未用摧千軍
學道有通蔽今人乃其尤溫柔與敦厚埽滅不復
留高蹇當父師排擊劇寇讎眞是未可必自私有
足羞古人相異同寧復操戈矛春風入萬物枯桥

將和柔克已未有加歸仁亦何繇先儒骨已腐百
罵不汝酬胡爲文字間刮垢搜瘢疣吾道非申韓
哀哉涉其流大儒不知道此論信以不我觀唐以
還斯文有伊周開雲揭日月不獨程張儔聖途同
一歸論功果誰優户牖徒自闢膠漆本易投九原
如可作吾欲起韓歐
老鶴何許來澹與孤雲同相値太虛室悠然復西
東聖學要深談別君惜匆匆何時沂水上同詠舞
雩風

送欽叔內翰并寄劉達卿郎中白文舉編修
五首
忽忽歲云暮烈烈風霜威舉頭望長安游子從此
歸我有平生懷愛君如連枝半年羨肱被所樂良
不貲尚恨人事異離合無定時送君酒一杯侑以
彈鋏辭上言行路難下言長相思
六月渡盟津十月行汜水風濤脫沉舟氷雪危墮
指孝子在中野永念負甘旨家貧親已老形槃心
欲死古稱季路孝負米會百里願作鯉與魴寧當

煞赬尾君歸不可緩獻壽迫歲始遥知慈母心已
爲烏鵲喜
一年不製衣春服犯霜風一日僅兩食腸胃不得
充生平萬里氣頓入低回中田夫怒攘臂縮首甘
盲聾老兵賜顏色歡喜無所容求索厭朋友勞苦
慚僕僮無聊復無聊又復招災凶我有一樽酒澆
君磈磊胸君年始三十白髮成一翁願以寸心微
受此百慮攻君窮復何辭不見閉閤公文章二百
年不救四壁空

君性我所詣我心君所知凡我之所短君亦時有
之謀事恨太鋭臨斷恨太遲持論恨太高狥俗恨
太卑人道自近始貧富理不齊君自不得飽欲療
何人飢乞醯乞諸鄰聖哲有明譏被髪救鄰人智
者所不爲且如與人交交有非所宜白黑不復擇
豁豁傾心脾泛愛豈不可復悔終自貽又如與人
言寧復無失辭刺口論成敗白眼談歌詩世故殺
簀間能不發其機聞君作損齋似覺豪華非懲忿
與窒慾百年有良規與子各努力歳晩以爲期

古人遙相望每恨不同時同時得古人歡樂良乍
茲君歸豈不佳交游滿京師門前車馬來笑言慰
所思細話洛陽事高詠嵩山詩宮壺發新嫋宮梅
耿幽姿故應劉與白亦復念微之

飲酒五首 襄城作

西郊一畝宅閉門秋草深床頭有新釀意愜成孤
斟舉杯謝明月蓬蓽肯相臨願將萬古色照我萬
古心
去古日已遠百偽無一眞獨餘醉鄉地中有羲皇
淳聖教難爲功乃見酒力神誰能釀滄海盡醉區
中民
利端始萌芽忽復成禍根名虛買實禍將相安足
論驅驢上邯鄲逐兎出東門離官寸寸樂里社有
拙言 離官寸寸樂音俚諺云然
萬事有定分聖智不能移而於定分中亦有不測
機人生桐葉露見日忽已晞唯當飲美酒僶俛非
所期
此飲又復醉此醉更酣適寒回雲間月相對澹以

默三更風露下巾袖警微溼浩歌天壤間今夕知
何夕

後飲酒五首 陽翟作

少日不能觴少許便有餘比得酒中趣日與杯杓
俱一日不自澆肝肺如欲枯當其得意時萬物寄
一壺作病知奈何妾婦良區區但媿生理廢飢寒
到妻孥吾貧蓋有命此酒不可無
金丹換凡骨誕幻若無實如何杯杓間乃有此樂
國天生至神物與世作酣適豈曰無妙理混漾莫

容詰康衢吾自樂何者爲帝力大笑白與劉區區
頌功德
客從崧少來貽我招隱詩爲言學仙好人間竟何
爲一笑顧客言神仙非所期山中如有酒吾與爾
同歸
酒中有勝地名流所同歸人若不解飲俗病從何
醫此語誰所云吾友田紫芝紫芝雖吾友痛飲眞
吾師一飲三百杯談笑成歌詩九原不可作想見
當年時

飲人不飲酒正自可飲泉飲酒不飲人屠沽從擊
鮮酒如以人廢美祿何負焉我愛靖節翁於酒得
其天龐通何物人亦復爲陶然兼忘物與我更覺
此翁賢

德禪師清涼草堂

舊隱伊陸巷把茅入宴息新居蘭若峰老屋補漏
坼鍾魚有勝氣缾錫無滯迹廻頭仙人隊談笑初
未隔結草幾成壞逆旅誰主客道人那計許一笑
山月白多生負詩債秋物苦催索遙知得新句崧
少爲動色 上人舊隱伊陽伊陽有伊陸巷仙人臺者女几山諸峯名

少林

雲林入清深禪房坐蕭爽澄泉潔餘習高鳥喚長
往我無玄豹姿漫有紫霞想廻首山中雲靈芝日
應長

劉曲龍潭

層冰積浩蕩陵谷低吞吐窈窕轉幽蹊突兀閒津
宇廻頭山水縣亦復墮塵土孤雲鐵梁北宇宙一
仰俯風景初不殊川塗忽脩阻寒潭海眼淨黝黑

自太古蟄龍何年臥萬國待霖雨誰能裂蒼崖雷
風看掀舉 山中人歲旱則轉大石入潭以致龍瞬息致雨故云

麥歎

借地乞麥種徼倖今年秋乞種尚云可無丁復無
牛田主好事人百色副所求盼盼三百斛寬我飢
寒憂我夢溱南川平雲綠油油起來望河漢旱火
連東州四月草不青吾種良謾投田間一太息此
歲何時周向見田父言此田本良疇三歲廢不治
平種則當倍收如何落吾手年年變鷄猴身自是

早毋咄咄將誰尤人滿天地間天豈獨我讐正以
賦分薄所向因拙謀不稼且不穡取禾亦何繇辦
作高敬通惡雨將漂流吾貧有濫觴賢達未始羞
單衣適至骭一劍又蒯緱焉知寄食餓不取丞相
侯作詩以自廣時用商聲謳

北邙

驅馬北邙原踟蹰重踟蹰千年富貴人零落此山
隅萬冢不復識榛莽餘蠅跌賢愚同一盡感極增
悲歔粤人惟物靈生也與道俱一爲物所眩遂爾

迷厥初蛻骨幾山丘百年不須臾歸盡同其理交
喪亦已恐陳迹有足悲奈此萬化途焉知原上冢
不有當年吾

龍門雜詩二首

石樓繞清伊鹿土天所限人言無僧久草滿不復
剗灘聲激悲壯山意出高寒當年香山老挂冠遂
忘返高情留詩軸清話入禪版誰言海山去蕭散
仍在眼溪寒不可涉倚杖西林晚
不見木菴師胸中滿泥塵西窗一握手大笑傾冠
巾青山有佳招一游負因循老策動高興萬景森
前陳乾元先有期淸伊亦知津細看潛溪樹高臥
香山雲學詩二十年鈍筆死不神乞靈白少傅佳
句儻能新遥遥洛陽城梅花千樹春山中有忙事
寄謝城中人

豐山懷古

豐山一何高古屋蒼煙重開門望吳楚鳥去天無
窮連山橫巨鼇白水亘長虹川原鬱佳氣自古南
都雄炎精昔季興臥龍起隆中落落出奇策言言

揭孤忠時事有可論生晚恨不逢漢賊不兩立大
義皎日同吳人操等耳忍與分河潼奪攘而與權
何以示至公一民漢遺黎尺地漢故封守民及守
土天地與相終不能禦寇讐顧以寇自功既畀洪
溝初又非列國從一絲指中産二祖寧汝容端本
一已失孤唱誰當從至今有遺恨廟柏號陰風舊
聞清冷淵天籟如撞鐘山徑野人語誕幻欺孩童
開元有亂階鹿飲溫泉宮黄猿何爲者乃爾能傭
兇乾坤之大音久鬱理當通淸霜且夕落竹爾驚

群龔孔明白帝漢室季興猜令淵黃猿出見廟碑述開元事

乙酉六月十一日雨

一旱近兩月河洛東連淮騎陽佐大火南風捲黃埃草樹青欲乾四望令人哀時時怪事發雨雹如李梅我夢天河翻崩騰走雲雷今日復何日馱雨東南來元氣淋漓中焦卷意已迴良苗與新穎鬱鬱無邊涯音崖書生如老農苦樂與之偕閭閻聞吉語一笑心顏開酉年酒如漿乾溢安能裁唯當作高廩多具樽與罍家人笑問我君田安在哉馱雨與快

同音兒魏志

示姪孫伯安

伯安入小學穎悟非凡兒屬句有夙性說字驚老師見汝挾書歸憶我青衿時青衿昨日耳齒髮忽如茲讀書快入多闊疎亦天資元無倚天劍可斷扶桑枝倚梯望青宾愚者知笑之壯事已無取老謀欲何施幸此掌中孫未染如素絲就令好紙筆門戶誰當支我有商餘田汝壯可耘耔便當學種楸未用城南詩伯安方讀韓集符讀書城南

種松

百錢買松羔植之我東牆汲井涴塵土插籬護牛羊一日三摩挲愛比添丁郎昨宵入我夢忽然變昂藏昂藏上雲霄慘澹含風霜起來月中看細攢針芒惘然一太息何年起明堂鄰叟向我言種木本易長不見河畔柳顧盼百尺强君自作遠計今者何所望

虞鄉麻長官成趣園二首

鑿池水交流築屋山四繞衡門在入境三逕深以

悄中庭八九樹晨坐聽百鳥人生信多慮長寢容未了虛舟有天游我定物自擾豈不與世竝自是萬物表達觀無不可言外當意曉

蹉跎匡山游爛熳彭澤酒慨然千載上懷我平生友夫君負奇節劍氣鬱星斗爲吏非所堪徑去如避走王官唐以還寂寞蓊已久柴車君來隱清風動林藪至今溪上詩往往在人口淵明不可作此士寧復有

雜詩四首

相士如相馬滅沒深天機區區銅馬法徒識牝與驪人言當塗公惡人知其微如何許砌語受之不復疑知人固不易人亦未易知媸妍在水鏡鉛粉徒自欺孰爲仁義人未假已不歸伯樂不可作思

與曹滿期

世事如大琴人若材官然乘勢易發機非時勞控弦又如大水中置彼萬斛船雖有帆與檣亦須風動天不見周公瑾弱齡已飛騫不見師尚父鷹揚在華顛彼非生而材此豈晚乃賢鎡基諭智慧要

必有待焉嘆息狂馳子營爲愚者憐

崑山有璞玉外質而內美雖其不自衒故與頑石齒和也速於售再獻甘滅趾在玉庸何傷惜君兩足耳

堂堂明堂柱根節幾歲寒使與蒲柳同扶厦良亦難我衣敝縕袍我飰首蓿盤天公方試我劍鋏勿妄彈

采杞

仙苗不擇地榛莽散秋實微霜綠未隕濃露紅欲滴方書尚服餌僮僕課采擷花葉久已饜功實從此得苦荼薦奇味凡醞化靈液人傳東坡事世驗西河術誰口亦自佳輕骨兆可必維物多似是致用相萬一向非觀玉篇誰爲分杞棘

宿菊潭

田父立馬前來赴長官期父老且勿往問汝我所疑民事古所難令才又非宜到官已三月惠利無毫釐汝鄉之單貧寧爲豪右欺聚訟幾何人健鬭復是誰官人一耳目百里安能知東州長官淸白

直下村稀我雖禁吏出將無夜叩扉教汝子若孫努力逃寒飢軍租星火急期會切勿違期會不可違鞭朴傷汝肌傷肌尚云可夭閼令人悲

觀浙江漲

一旱千里赤一雨垣屋敗浙故以江名暴與衆谿會初驚沙石捲稍覺川谷隘雷風入兆驅大堤供一噫千帆鼓前浪萬馬接後派崩崖不暇傾拔木無留礙憑陵如藉勢泂狀各有態平分乍舒徐怒觸忽碎壞雲蒸楚樹杪雪映商嶺背髣髴千丈潮

況與海門對欱飛鬬蛟鰮燃犀出犇介陽侯富陰
族萬首露光怪翠毵澹偃蹇鉦鼓亂礀磕永懷疏
鑿力重歎神禹大乾坤海爲壑未礙變横潰納汙
非無處流惡㕔自快投詩與龍盟滌蕩煩一再時拜大赦五川矣

遺山先生詩集卷第二

五言古詩

鸛雀崖北龍潭

昏崖閟頑陰水木深以阻湍聲半空落洶洶如怒
虎風生木葉脫䰟動不敢語何年渾沌竅靈物此
棲處初從一綫溜開鑿到神禹雲雷鼓飛浪噴薄
齊萬弩藏珠驪龍頷百斛快一吐油油入無底細
散不濡縷歸藏海有穴汎溢愁下土南峰天一柱
萬古鎮幽府江山有奇探落景迫行旅多態茹芝
人終年看飛雨

五松平

竹港晨露白石門秋氣寒湍流漼淵谿細路深茆
菅江平白石出竟日沿清灣四顧不見人山鳥時
間關蒼崖入地底煙霧青漫漫力盡不能過却坐
空長嘆青天白雲閒可望不可攀虛名竟何得行
路乃爾難

阻雨張主簿草堂

溼暑雲氣鬱浸淫去餘成積雨南風竊陰機萬籟困

掀舉飛濤限江岸懸流迫茅宇堀坐百慮滋歸與
生烏羽兒童十日約竹馬候門廡曾是百里城川
塗忽遐阻少游去我久念子平生語款段劣可來
羸餘果何取河汾敝廬在坐滞西南楚世非不可
期客心徒自苦

酬荅楊煥然

詩亡又已久雅道不復陳人人握和璧燕石誰當
分關中楊夫子高誼世所聞十年玄尚白藜藿甘
長貧有來河氷篇四海付斯文斯文有定在桓生

知子雲古來知已難萬里猶比鄰千人國中和要
非心所親東楚西南秦望君勞我神相逢不得語
別去徒殷勤白雲不可贈相思秋復春

送詩人李正甫

陽和入枯株霭霭含芳津山頭太古石不與萬物
春朝從木客游暮將山鬼隣紫芝僅盈匊幽蘭不
充紉青雲入長吁肝膽空輪囷我嘗讀君詩天趣
窮眼新泰游得豪宕晉莊餘眞淳怒虎不受嗤駭
鹿未易馴安坐誰不如半生走逡逡蒼蒼不可問
藐藐誰當親青山礙爲塵白日無閒人空歌東野
曲不捄西州貧

萬化如大路

萬化如大路物我適相遭往來限隣屋蓼寐阻同
袍斷金幾何人年運劇銷膏相歡顧不足爾戈奚
暇操古來太山名達觀等秋毫鑾觸徒能國蜾蠃
竟誰豪曠蕩覽八紘美惡自爲曹造物無巧拙大
塊有并包暴公今在亡韓燐起蓬蒿孤心旣悄悄
衆口益嗷嗷同塵寧當恢枉巳乃爲勞鹿門有高

躅世網儻能逃

曉發石門渡湍水道中 水經湍音專

疎星澹秋明陰霞絢朝映積雨成坐愁晨光動幽
興石門歸馭引湍浦漁舠並曠蕩萬景漸歸藏四
山靜平湖風漪綠遠岸秋沙淨洋洋遊魚逝汎汎
輕鷗泳隱顯乖夙心感寓見眞性倦游徒自悼違
已將安竟憂端從中來滋滋發孤詠

放言

韓非死孤憤虞卿著窮愁長沙一湘纍郊島兩詩

囚人生定能幾册膽日相讐井蛙奚足論禪虱良
足羞正有一朝樂不償百年憂古來帝王師或從
赤松游大笑人間世起滅真浮漚會是萬戶封不
博一掉頭有來且當避未至吾何求悠悠復悠悠
大川日東流紅顏不暇借素髮忽已稠我欲升嵩
高揮杯勸浮丘因之兩黃鵠浩蕩觀齊州

李道人崧陽歸隱圖

北山范寬筆老硬無妍姿南山小平遠潸若韋郎
詩崧陽古隱村佳處我所知長林連玉華納路入

清微連延百餘家柴門水之湄桑麻蔽朝日雞犬
通垣籬媿我出山來京塵滿山衣春風四十日夢
與孤雲飛可笑李山人嗜好世所稀逢人覓詩句
不恤怒與譏道人本無事何苦塵中爲京師不易
居我癡君更癡山中酒應熟幾日是歸期

黃公廟

羈客無恒居六月走長路清風黃公祠地古欣所
遇劍飛素靈哭龍躍雲雨赴堂堂文成君談笑取
帝傳功名要有命陰相果何預誰謂圯上人與事

驚竹素河清不可俟筋力疲世故袖間一編書塵
埃嘆遲暮

學東坡移居八首

廢地三畝餘十年長蒿萊瓦礫雜糞壤白骨深蒼
苔孤客無所投即此營茅齋墾斸豈不苦寢處亦
可懷辱身賤者事寧當惜筋骸伐木荒林中運甓
古城隈辛勤八十日吾事乃得諧買宅必萬錢一
錢不天來今晨見此屋一笑心顏開
誰謂我屋寬寢處無復餘誰謂我屋小十口得安

居南榮坐諸郎課誦所依於西除著僮僕休沐得
自如老我於其間兀兀窮朝晡起立足欠伸偃臥
可展舒牕明火焙煖似欲忘囚拘屋前有隙地客
舍不可無花欄及菜圃次第當耘鉏東鄰截家具
家具少於車我貧不全貧尚有百本書
故書堆滿床故物貯滿箱渾渾商寶鼎 [illegible]漢銅
章杖飾昭敬恭嚴卯訶癉剛雷文繞杖節歟面山
佩璜私印刻王尊玉斗蛟龍翔逸少帖半紙魚網
非硬黃亦有曇首帖不辨作鴈行雲壯脣思物宜

政舊所藏晉公古漁父浩歌濯滄浪因覩宮騎圖
臥駝譏提囊谿石合餘潤奚墨凝幽香南榮挂風
響雲裾珮鏘鏘鏡背先秦書八字環中央讀之三
歎息此日何時光
壬辰困重圍金粟論升勺明年出青城瞑目就東
縛毫釐脫鬼手攘臂留空槖聊城千里外狼狽何
所託諸公頗相念餘粒分凫鶴得損不相償抔土
塡巨壑一冬不製衣纔纊如紙薄一日僅兩食強
半雜藜藿不羞蓬累行粗識瓢飲樂敵貧如敵寇

自信頗亦慤兒啼飯籮空堅陣爲屢却滄溟浮一
葉渺不見止泊五窮鬼何神爲戲乃爾虐
舊隱嵩山陽笋蕨豐餽餉新齋淅江曲山水窮放
浪乾坤兩茅舍氣壓華屋上一從陵谷變歸韻無
復望樵漁憶往還風土夢閒曠況如悟前身姓改
心不忘去年住佛屋蕭室寄尋丈今年僦民居臥
榻礙盆盎靜言尋禍本正坐一出妄青山不能隱
俛首入羈鞅巢傾卵隨覆身在顏亦强空悲龍髯
絕永負魚腹葬置錐良有餘終身志悲愴

國史經喪亂天幸有所歸但恨後十年時事無人
知廢興屬之天事豈諉乖違傳聞入讎敵秖以興
罵譏老臣與存亡高賢死兵飢身死名亦滅義士
爲傷悲哀哀淮西城萬夫甘伏尸田橫巨擘耳猶
爲談者資我作南冠錄一語不敢私稗官雜家流
國風賤婦詩成書有作者起本良在茲朝我何所
營暮我何所思胸中有茹噎欲得快吐之濯薪煙
滿眼破硯氷生髭造物留此筆吾貧復何辭
東坡謫黃州符藥行江湖荒田拾死礫賤役分僮

奴我讀移居篇感極爲悲歔九原如可作從公把
犁鉏我貧公亦貧賦分無賢愚論人雖甚媿詩亦
豈不如
此州多寓士論年悉肩隨風波同一舟奚必骨肉
爲倪家蓮花白每醸必見貽李昌妙琴事足以相
娛嬉郭侯家多書篇帙得徧窺趙子篤於學問以
問所疑王生舊鄰舍窮達心不移千里訪存歿士
口分寒飢獨有仲通甫天馬不可羈直以論詩文
稍稍窺藩籬永懷王與李朔漠行當歸書來問吉

語報我脫縶維㘅非一狐腋不直五羖皮我作野史亭日與諸君期相從一笑樂來事無庸知

歷下亭懷古分韻得南字

東秦富佳境北渚擅名談兹游亦已久纔得了二三南山壓城頭十里奎與函洑流出地底城隅滿泓潭金絲弄晴光玉玦響空嵌清漣通畫舫秀木深雲龕華峰水中央鬱鬱堆煙嵐荷華望不極綠淨紛紅酣毒熱非山陽卑溼無江南承平十萬戶他州隔仙凡刧火土一丘樹老草不芟巧盡露天

質到眼皆奇探千年歷下亭規模見覃覃懷賢成獨詠勝賞何絲參

舜泉效遠祖道州府君體

重華初側陋嘗耕歷山田至今歷下城有此東北泉喪亂二十載祠宇爲灰煙兩泉廢不治平漸著瓦礫填蛙跳平聚浮沫羊飲晋餘擅我行歷荒基涕下何漣漣舜不一井庇下者何有焉帝功而萬世帝澤潤八埏要與天地並寧待一水傳甘棠思召伯自是古所然我欲操禾鍤浚水及其源再令

泥濁地一變清泠淵青石壘四周千祀牢且堅石渠漱清潘日聽薰風絃便爲泉上叟杯飲終殘年

與張仲傑郎中論文

文章出苦心誰以苦心爲正有苦心人舉世幾人知工文與工詩大似國手碁國手雖漫應一著存一機不從着着看平何異管中窺文須字字作亦要字字讀咀嚼有餘味百過良未足功夫到方圓言語通眷屬只許曠與夔聞絃知雅曲今人誦文字十行誇一目閼顛失香臭瞀視紛紅綠毫釐不

相照靚面楚與蜀莫訝荆山前時聞刖人哭

濟南廟中古檜同叔能賦

亭亭祠宮檜鬱鬱上雲雨扶持幾來年造物心獨苦青餘玉川潤根入鐵岸古雖含棟梁姿斤斧安得取沈狀地中久駭浪思一鼓天柱屹不移水國奠平土乾坤此神物甲乙存世譜瀨鄉酉耳孫幽里傳鼻祖秦松徒自汙蜀相聊共數會待十抱成兹焉重摩拊

銅鞮次村道中

山徑一何惡一澗復一嶺昂頭一握天放脚百丈
井武鄉有便道故遶銅鞮境涉險良獨難又復觸
隆冐羸驂蹄已穴怨僕氣將頹與世恒背馳用力
何自省河汾紹絶業疑信紛莫整銘石出壙中脉
者宜少警少時曾一讀過眼不再省南北二十年
夢寐猶耿耿愉如萬里別燈火得對影行役豈不
勞聊當忍飢頃

蕭齋 并引

故民部長陵蕭公泰和大安之間名德雅

望朝臣無出其右其爲太原道漕使時不
肖方厠諸生間顧嘗一望眉宇以爲甚幸
然亦以齒少且賤不得與橫經之末而爲
恨也北渡後居陽平見關中人邢公達談
公平生往往色揚而神躍問之知其爲公
夫人之猶子也蓋公達之先人於公恩義
良厚而公所以報之者爲甚力公達初仕
部掾年帀三十遂爲州上佐出入臺閣者
二十年雖其材致然亦藉公爲之司命耳

予雅知公達之敬公也凡欲聞公之故則
就訪之公達所居之屋乞名於予因以蕭
齋目之且爲之説云士之生世有一鄉之
士有天下之士有一人之所私慕有天下
之所共稱分限所在不能以強人而人亦
不得而強之也惟公承王公餘烈奕葉台
鼎世譜完具與當陽杜氏相上下故言氏
族者推其貴出入經史優柔厭飫發擿祕
奥不滅前輩蔡無可故言討論者服其博

奏讞疑獄致力忠愛一言之仁利及永久
故言斷獄者歸其平强禦不奪其標公相
不易其介幅巾鄉社坐鎮頽俗故言進退
者推其高蓋天下所共稱非一人之私慕
高山仰止其誰曰不然古人有愛蕭子雲
筆札者得蕭之一字遂以名所居況於其
所天乎因爲詩以貽公達有好賢如緇衣
者請爲同賦焉

十年金門客一日蓬蒿人煙煤兩椽屋因公名字

新甞公無恙時四海望經綸敦厖一古儒風采自
名臣人亡典刑在百世謂淸塵師尊世共然況子
夙所親愛公入夢想逶迤見垂紳教兒多讀書公
言諄諄他時門戶改亦惟公所姻我嘗望公顔
道左避朱輪至今誦其詩喜色爲津津歸來如未
老會買東家鄰

別李周卿三首

行路溢於棘跙車望千山歌君歸雲曲淸涕霑餘
潸六年河朔州動輒得謗訕唯君篤高義日來款

柴關古交松栢心今交桃李顔古人去不返古道
挽不還相思一樽酒幽恨寄山間

風雅久不作日覺元氣死詩中柱天手功自斷鼇
始古詩十九首建安六七子中間陶與謝下逮韋
柳止詩人玉爲骨往往墮塵滓衣冠語俳優正可
作婢使望君淸廟瑟一洗箏笛耳

城居日蛙黽局促復局促去作山中客放浪誰撿
束溪光淡於水山骨淨如玉懷我同心人團茅住
深竹垂綸鮮可食種秫酒亦足石壇三萬丈醉眼
天一粟安得萬里風相從兩黃鵠周卿學有淵源東州詩人未見其比與予約西游如詩中所說

詶韓德華送歸之作

良朋滿東州歲月見忠悃韓侯晚相値意氣尤懇
懇我嘗相斯人趣向識端本立節栢有心樹德蘭
在畹官榮晩不顧寄與浮雲嶮今世走名場旗旆
幾仆偃賤子本鄙取玉趾渠往返昨聞遂歸養見
謂竹林阮暑涂三百里追送不憚遠觀君木訥姿
百念爲日損傾方憨衣絅又被以華衮桑榆倘可

收歲事在穮蔉里門眼中見歸袖勞壺挽鷄黍先
有期升堂未言晩

戊戌十月山陽雨夜二首

朔吹作還止雲意鬱以周十月雷收聲陽和自油
油此雨非舊雨春旱歷夏秋道路上三尺今朝見
浮漚三城信樂土凶年未消憂一飽食禾讖半菽
不易求流民四方來斷港魚蝦稠忍死待一麥秋
種且未投乾溢誰所司雩壇徧九州臍飽到狐鬼
巫覡自懷羞帝命淛江湖野語良悠悠能公執汝

賀桑榆定可收
霏霺散浮煙靄靄集微坌出門望白塔但覺襟袖
潤繁聲忽赴節細點復成陣久渴疑未厭平已作
霈小靳山陽冬候煖麥脚易滋分去土膏入滲漉
破粒容可趁此邦信可樂風土同一晉單車我東
來塵土滿歸鬢異糧失先具閑羅困餘吝今朝人
事畋一雨開百順僧牕晩色淨喜極夢爲盡枕上
一詩成燈花落紅燼

看山

慘慘悲去國鬱鬱賦卜居不采西山薇即當葬江
魚今日忽有得蕩如脫囚拘青山坐終日忘讀案
上書卑棲與山林使我欣然歟我身天地間託宿
貢遽廬無窮閱有限萬朞亦須臾坎止及流行何
計疾與徐百年險與夷又似萬里途良馭馳康莊
九折亦摧車必惟易之就過險當何如化化復生
生體異理不殊鷺非俗而白烏豈黔而烏誰續長
脛鶴誰截短足鳧孔墨不暖席盗跖葬堂居公車
困方朔太倉飽侏儒杜子露雙肘朝參出無驢軟
裘與快馬照耀輿臺軀天隨隱笠澤杞菊供盤盂
擊鮮日爲具大嚼皆屠沽乖逢自乖逢賦分無賢
愚作計竆一我造物良區區鵠也憂不足乃今樂
有餘

九日讀書山用陶詩露淒暄風息氣清天曠
明爲韻賦十詩

行帳適南下居人蹋庭戶城中望青山一水不易
渡今朝川涂靜偶得展衰步蕩如脫囚拘廣莫開
四顧半生無根著筋力疲世故大似丁令威歸來

歎墟墓鄉閭喪亂久觸目異平素枌榆雖尚存歲
晏多霜露

今日復何日霜氣倏已淒登高有佳招山中古招
提翩翩劉公子王田重相携乾坤動詩興淵發忘
攀躋霍侯家甚貧歲有酒與雞城居厭鼙鼓移家
此幽棲世網不易逃所向皆塵泥何以濯我纓林
間有清溪

山腰抱佛刹十里望家園亦有野人居層崖敗柴
門爺我東巖君曾此避塵喧林泉留杖屨歲月歸

琴樽翁今爲飛仙過眼幾寒暄蒼苔池上柳青衫
見諸孫竦燈照茅屋新月入頹垣二句元人詩依依覽
陳迹惻愴不能言

霜氣一匽薄杳杳秋山空臨高望州樹黃落雜清
紅造物故豪縱窮秋變姿容錦障三百里不盡臺
山東燦燦黃金華羅生蒿艾叢野人不知貴幽香
散秋風秋物自横陳傾揖苦不供誰能搖醉筆吐
句凌清雄

宇宙有此山閲世過鳥疾何人不此遊名姓寧復

識茲辰世所重前代多盛集紫系有故事二謝留
俊筆併數孟與桓此外誰計儘人生百年内踏地
皆種迹獨惟我輩人與懷念今昔山林與皐壤自
古長太息

賞心古難并暮景日易昔故人成此游尊酒重相
慰新詩互酬唱清談見滋味鱷鯢方偃蹇黿共
騰沸懸險劇褒斜清渾雜涇渭爭教十圍腹滿貯
憂與畏情親到眞率寧復轉喉諱鄭重伯雅生藉
汝聊吐氣

往年在南都開閘主文衡九日登吹臺追隨盡名
卿酒酣公賦詩揮洒筆不停蛟龍起庭戶破壁春
雷轟堂堂髯御史痛飲益精明亦有李與王玉樹
含秋清我時最後來四座煩爲傾今朝念存殁壯
心徒自驚

我在正大初作吏浙江邊山城官事少日放浙江
船菊潭秋華滿紫稻釀寒泉甘腴入小苦幽光出
清妍歸路踏明月醉袖風翩翩丈老邀我留謂老
欲登仙一別半山亭回頭餘十年江山不可越目

斷西南天

吾山一何高清涼屹相望龍頭出白塔佛屋壓青
嶂雲光見秋半旭日發豪相峩峩寶樓閣金界儼
龍象鄉曲二十年香火斷瞻向金花香綿草夢想
雲雨上福田行欲近重爲詩酒障終當陟層巔放
眼天宇曠

紫微老仙伯少日見承平甲子五百餘雙瞳湛清
明披莊不盈尺翛然灑無營庭柯挂秋疏老樹風
冷冷我有年德尊公深鄉曲情思得菊潭酒爲公

制頹齡作詩語同游明年復尋盟看公九節杖翩
翩上崢嶸

酉月軒

丈室何所有琴一書數冊花竹結四鄰繁陰散芳
澤開門無車馬明月即佳客三人成邂逅又復得
驩伯驩伯屬我歌蟾兎爲動色商聲隱金石桂樹
風索索乾坤月與我光滅即生魄元精貫當中窈
有天壤隔卯君尚奚待言論累數百多談令人厭
坐睡驚墮幘一笑鷄未鳴虛牕自生白

梨花海棠二首

梨花如靜女寂寞出春暮春工惜天真玉頰洗風
露素月淡相映蕭然見風度恨無塵外人爲續雪
香句孤芳忌太潔莫遣凡卉妒

妍花紅粉妝意態工媚嫵窈窕春風前霞衣欲輕
舉金盤涉華屋國艷徒自許依依如有意脈脈不
得語詩人太冷落愁絕殘春雨

遺山先生詩集卷第二終

遺山先生詩集卷第三

五言古詩

趙吉甫西園 園名種德

王城北民居近市無閒田閒田八九畝乃在城西
偏久矣瓦礫場莽爲狐兎阡高人一酉頓老木生
雲煙築屋臨清流開窗見西山人境偶相値遂無
城市喧趙侯嗜讀書兀坐守遺編性情入吟咏古
澹無妖妍酸鹹與世殊至味久乃全我作別墅詩
請爲子孫傳耕耘有定業歛豐屬之天寧作鹵莽

晩歲無庸計目前

臨汾李氏任運堂二首 并序

彥仁從軍久厭於事物之累念欲脫去之
而不可得也故嘗鬱鬱不自聊求予發藥
之予名其居曰任運堂且爲賦詩

官職有何好凛凛蹈危機車塵及馬足拂手仍伍
眉棄去何足道無從脫縶維不如聽其然歲晩倘
可期此心未馴初養虎時飽飢一爲金石止坐閱

萬物馳汨泥揚其波哺糟歠其醨漁父我所學靈
均竟奚爲上堂壽慈親兄弟如塤篪菽水足致樂
況有甘與肥人生天地間長路有險夷遇險即欲
避安得皆通逵君家北山翁百世留清規樂天而
知命行矣君何疑北山翁彥仁之伯祖泰和間以高道提點天長仙萃公贈詩有百世清規之語故及之
履危恨無機避禍欣有策後慮徒自營前路寧汝
測七戰殁牖下坐談得刺客周身容孔智伐樹不
宋厄九折怯乘險癖海悲遠謫就令家長安獨不

死牀簀人生多憂畏年壽幾至百惴惴首尾間天
宇坐成窄重泉青雲梯平地黃土陌乖逢有定在
拙計徒巧擇行樂當及時莫待頭雪白黃土陌見初學記奴僕門

題張左丞家范寬秋山橫幅

層崖閟長陰細逕緣絕巘梯雲欄干峻廊廡清眺
展斜陽半天赤飛鳥大江遠清霜張秋氣草樹生
意剪風雪所堅敵旗旆紛仆偃崢嶸峰巒出莽蒼
林薄晚盤盤范家筆老懷寄高騫經營入慘澹得
處乃蕭散嵩丘動歸興突兀青在眼何時臥雲身
團茅遂疏嬾

宿張靖田家地屬壽陽

川塗盡坡陀嶺路入荒梗微茫望煙火向背得廬
井殘民安朴陋倦客喜幽僻兒童閧叩扉租吏有
餘警兩崖紛蔥蒨砂石立頑獷湍流落空嵌百折
不容騁山深饒風露夜氣淒以耿閒花淡相望邊
月空照影深居苦不早素髮忽垂領誰謂林野人
茲焉惜清景

曲阜紀行十首

荒城臥魯甸寒日澹平蕪千年素王宮突兀此城
隅我昔入小學首讀仲尼居百讀百不曉但有嚼
成珠少長授魯論稍與義理俱攝齊念升堂壞壁
想藏書翩翩七十子佩服見舒徐慨然望闕里日
思脩吾車五原東北晉因循迫桑榆今日復何日
南冠頂庭趨隱隱金石聲恍如夢清都偉哉神明
觀欣幸當何如
殿屋劫火餘瓦礫埋荒基入門拜壇下儼然想光

儀憶當講授初佩服何逶迤登降幾何人鸞鳳相
追隨千年仰階級天險不可躋文杏誰此栽世世
傳淸規植根得所託在水將何如
堂堂魯三檜培植出天巧規摹欲十抱奇秀供百
繞誰言甲戌亂煨燼入炎燎靑煙干雲上群鶴空
白矯哀哀嘷腸人腸肺痛如攪魯郊木何限名取
唯一少神明信扶持厄運豈易曉雩臺滿荒榛逵
宮餘曲沼紛紛閱成壞何異晏與早道存有汙隆
物齊無壽夭霜皮眼中見鬱鬱自塵表君看太山

石萬古靑未了
陋巷陋復陋老屋在人境門前軒蓋多閉户自幽
屛近郊無百畝負郭幾半頃饘粥聊自供取足唯
一井此井閱千歲淸節傳笄頳尚想瓢飲初至味
久益永德鄰與周旋聖域容造請貧中有此樂日
暮獨何炳泓然窺古甃一勺試甘冷上池果能神
轉盼得深省塵埃竟何有素髮忽垂領共學誰我
容從之抱脩綆
泮宮何所有舞雩但荒臺泮水涸已久北風捲黃
埃頷瞻魯公宮感極令人哀獻馘亦盛事規摹到
平淮作計萬萬古而今安在哉獨愛鼓瑟翁不與
三子偕宗周方訖籙聖師猶卷懷但欲春服成風
乎詠歸來我亦淡蕩人涉世寡所諧浴沂行有日
一笑心顏開
大姦何所如猰貐雄且猛雖然弭耳伏擇肉會一
騁卯也不敢露名與聖師竝天刑竟莫逃不待七
日頃曹瞞盜漢璽僅得保要領與卯均小人脫網
乃差幸小倫學不至適足汚鉏鼎不從市朝肆必
就遠方屛兩觀餘坡陁萬世示頑獷神兵凜可怖

過者宜少儆
不見講堂處指以存世譜遺基洙泗間荒惡餘十
畝聖師既已老自衛歸在魯正樂修六經卒業此
其所當時季路室完整逮建武太僕忠且壯持用
方禦侮如何唐盛日一廢不重舉中和天地位究
復侯庭廡所嗟世道衰師授日莽鹵空餘千歲井
黝黑眼終古
白塔表佛屋萬瓦靑粼粼何年勝果寺西與姬公

鄒塔廟恣汝爲豈合魯城圖魯人惑異教吾道宜湮淪許行學神農耒耜手自親當時子孟子直以爲生民況彼桑門家糞壤待其身一朝斷生化萬國隨荊榛孟氏非所期安得楊與荀丹青贊神化售欺爲一新空令鍾魚地再睹籩豆陳吾謀未及用勿謂秦無人

天地有至文六籍留聖謨聖師極善誘小智秪自愚文章何物技不直咳唾餘操戈競虎名望塵拜高車所得不毫髮咎責滿八區公論懸日星豈直

小人儒偷彼失相者倀不知所如指南一授嚮聖門有修途陽光照薄暮尚堪補東隅悠哉發深省洒埽令其初

林墓連魯城方廣十里間林閒百草具棘荆死不蕃楷榿作横理青青閱千年懷人成一慨何止召公賢傳陵石翁媪名字無留鐫雨歇墓前物歲久乃訛傳昨我游魯門規作孔林篇聖人與天大聖道難爲言所見不一記來者何述焉詩成私自媿小子良斐然

寶巖紀行

陰崖轉淸深秋老木堅瘦城居望已遠步覺脫氛垢寶巖夙所愛丈室方再叩曛黑纔入門徑就石泉漱遥遥金門寺寶焰出岩竇我豈無盡公昔見今乃又同來二三子寢飯故相就況有杜紫微琴筑終雅奏幢幢上初日深樾炯穿漏透迤陟西巘萬景若迎候絶避三面開仰看勞引照雨山老突兀屹立柱圓覆諸峰出頭角隨起隨偃仆不可無煙霞朝暮爲先後横亘連巨鼇飛墮集靈鷲九華

與奇巧五老失渾厚想當位置初遂欲雄宇宙太行有峽谷勝絶無出右大似塵外人眉宇見高秀哀湍下絶壑電擊龍怒鬬崩奔翻雪窖瑩滑瀉瓊甃窮源得懸流偉觀駭初遘仙人寶樓閣白雨散簷溜天孫挮機絲素錦絢淸晝永懷登高賦意匠困馳驟窘於游暴秦百説不一售林間太古石稍復抔飲舊已約銘崖尊細鑿翦篆稱兹山緣未了儕夏容宿留終當丐餘年奇採盡雲岫

雁門道中書所見

金城留旬浹兀兀醉歌舞出門覽民風慘慘愁肺
腑去年夏秋旱七月黍穟吐一昔營幕來大明但
平土調度急星火逋負迫捶楚網羅方高懸樂國
果何所食禾有百螣撑肉非一虎呼天天不聞感
諷復何補單衣者誰子販羅就南府傾身營一飽
豈樂遠服賈盤盤鴈門道雲澗深以阻半嶺逢驅
車人牛一何苦

岳祠齋宮夜宿

煌煌德寧宮望秩年祀永唐來幾焚蕩規制仍峻

整龍旂嚴衛座金爐散光烱嶽拜行且周偉觀竊
欣幸青紅留壞壁兵衛自馳騁木杪見龜趺雄筆
映鍾鼎中和昔喪亂已溺穿再拯有來鴈門公赤
手探虎鯁經營入慘淡洒落出鋒穎凶豎竟自擯
神鑒益彪炳青山閱人代今古一炊頃摩挲盤根
槐甲子誰記省揭來石門道煙岫接雲嶺留瀑瞻
上階濃碧抹秋影青林雨聲集懸瀑激奔猛森然
心魄動氷雪凄以耿飄飄想仙袂飛下玉蓮井昨
夢知是非復此造真境妙香淨餘習灝氣發新警

鶴書來何遲素髮迫垂領玄壇展衰步似欲逐幽
屏高柯月紛紛裴回惜清景

示程孫四首

并州望南宮東南千里餘六年念兒女鬱鬱心不
舒程孫問安否一月兩寄書老我倦出門況是涉
畏途鞍馬二十日面色爲焦枯白兒應見笑此行
亦區區

吾女在吾家先已安卑弱雖然適貴門一味甘儉
薄財廉出仁讓語省見端慤婦道化一州母女皆

願學州人聞我至相與喜且愕謂我六十翁齒髮
未衰落擊鮮日爲具和氣動城郭爲說婿女賢宅
相知有託乃公私有賀一月醉杯杓生女四十年
今有爲父樂

直孫年志學玉立無纖瑕簡孫甫勝衣芳蘭出其
芽爍爍彩翠翔鵷雛耿朝霞諸孫獻翁壽喜極復
長嗟吾母河南君閨門靜無譁殷勤教女孫乃今
成汝家老我何足道外舍儲得誇

會聚樂不貲言別悽以惻風雲動老懷車馬見行

色明年吾六十家事斷關白唯當近酒醆亦復拋
書冊提携兩童子欵段或下澤玉雪念吾孫未覺
千里隔乘輿徑一來髯壻當速客

九月初霖雨中感寒痺作

酉飲工作祟臂股半風淫風淫喜傷景旬浹坐秋
霖兒寒益跳梁衰暮苦難任病枕怯遥夜破窗風
露深兩年魏大名千門響霜砧客行足繒纊家居
但疎衾絇絲不易得候蟲徒自吟無衣思南州傷
哉非獨今

同门兄賦掰中玉簪

畏景衆芳歇仙葩此夷猶冰姿出新沐娟娟倚清
秋昨夢今見之風裏玉搔頭誰言閨房秀高情渺
林丘碧筵古銅壺一室香四周懷人成獨詠遠思
徒悠悠

野史亭雨夜感興

私錄關赴告求野或有取秋兎一寸毫盡力不易
舉衰遲私自惜憂畏當誰語展轉天未明幽飀響
疎雨

哭延孫

兒生去年冬閭里日相慶今年迫周晬疹痘俱已
竟爛斑綴錦衫未與玉雪稱宅相望此孫惜愛均
氣命一宵誰奪去遽有亡辜横情鍾果難忘力挽
將安勝憶昔點妝初季女抱憐鏡灼灼芙蓉花濟
與清波映霜風入芳渚瘦綠餘荷柄嬌紅耿在眼
百喚不一應寂寞空鏡前老眼淚如迸

贈鸎

鄰牆擁高樹深樾蔭衡宇山禽十百種晨夕所棲

處獨愛黃栗留婭姹如稚女笑啼啼又笑宛轉工
媚嫵伭窺疑欲下轉盼忽驚舉花暗柳陰陰尚記
兒時語詩家此尤物名字喧樂府天眞異絲竹容
服仍楚楚宮額畫眉闘黛黒抹金縷恨不掌上看
毛羽得細數山城無與樂好鳥亦求侶時持貫珠
來有唱當和汝

讀書山月夕二首

層崖多古木細路深蕪苔柴門開曉日雲際靑山
來靜中有眞趣孤賞何悠哉

久旱雨亦好既雨晴亦佳胡床對明月樹影含清華墻東有洿池欹枕聽鳴蛙

繼愚軒和党承旨雪詩四首

南來何所如孤根轉瓜蓬以彼萬里途寄此一畝宮明窗一繩床稍覺紛華空唯餘作詩癖尚與當年同人言詩窮人無詩吾自窮此世等夢耳誰能復誰通茹噎當快吐聊此寬吾胷

今古幾詩人擾擾劇毛粟吾愛陶與韋冷然扣氷玉大雅久不作聞韶信忘肉求音扣寂寞一嘆動

隣屋水風清鶴夢月露洗蝉腹白頭雨遺編吟唱心自足誰爲起九原寒泉薦芳菊

老麻臥雲壑澗松上崢嶸斯文要棟梁頹圮可力撐匠石殊未來破屋燈青熒乾坤有二鳥一息當一鳴區區用舍間而亦隨重輕百挽迹莫前一怒瓮已盈臨風三太息此意何時平

愚軒具詩眼論文貴天然頗怪今時人雕鐫窮歲年君看陶集中飲酒與歸田此翁豈作詩眞寫胷中天天然對雕飾眞贋殊相懸乃知時世妝粉綠徒爭憐枯淡足自樂勿爲虛名牽

寄英禪師師時住龍門寶應寺

我本寶應僧一念墮儒冠多生經行地樹老井未眢一窮縛兩脚寸步百里難空餘中夜夢浩蕩靑林端故人今何如念子獨輕安孤雲望不及冥鴻杳難攀前時得君詩失喜忘朝飧想君亦念我登樓望青山山中多詩人杖屨時往還但苦詩作祟况味同酸寒清涼詩最圓相和尚住清涼往往似方干半年臥床席瘧我夯亦頑木草松枝絛松脂塗夯頑者三兩度濟甫詩

最苦僧源字濟甫宋州人寸晷不識閒傾身營一飽船上八節灘安行詩最工慕容安行山陽人臨潼簿六馬鳴和鑾鏘鏘飢寒憂慘慘日在顏老秦詩最和秦略字簡夫陵川人平易出深艱脫身豺虎叢白髮羅悍鰥張侯詩最豪前登封令張效字景賢雲中人鷩風卷狂瀾竅繁天和泄外腴中已乾城中崔夫子崔遵字懷祖燕人老筆欝盤盤家無儋石儲氣壓風騷壇我詩有凡骨欲換無金丹呻吟二十年似欲見一班大笑挪揄生已復不相寬愛君梅花篇入手如彈丸愛君山堂句深靜如幽蘭詩

僧第一代無媿百年朋思君復思君恨不生羽翰
何時溪上石清坐兩蒲團

夢歸

虛庭霜夜寒落葉風自埽恍如南窗月坐失西山
道長安佳麗地游子自枯槁人生家居樂學稼苦
不早衡門眼中見歸意滿秋草夜長夢已盡愁絕
令人老

郎文炳心遠齋二首

茅齋迫官居塵土日蓬勃道人掩關坐挂眼無外

物明窗一蒲團濯足晨理髮一片萬古心清潭兩
明月
止性如止水惜身如惜玉婦姑得相安久矣脫羈
束兒童挾書至燈花催夜讀自是周太常生平耐
幽獨

蕭寺僧歸橫軸

山空秋草寒露脐光已夕悠悠松門月靜照禪客
入遙知夜堂深疎鍾動幽寂

祁陽劉器之以墨竹得名今年春薄游鹿泉
因爲予寫眞重以小景見餉凡以求予詩
而已賦二十韻荅之

去國二十年跬步即異境中間歷齊晉咫下如蠡
井轍涸困波神祠廢臥土梗垂翅附危柯飢腹得
画餅阜櫪竝牛驥泥淖鬩蛙黽紛紛疲應接碌碌
陪造請尚賴麹生賢眞味番雋永蹉跎鐘鼎意盡
付銅尾秉劉生工寫照游戲出俄頃高懸大圓鏡
寓我形神影青衿昨日爾素髮忽垂領詩餘飯山
瘦智縮武庫癭脣漢迦南宮寂寂媿鄧耿包虎錦

衾爛薛鶴霜毛整鼠目與麞頭何堪污毛穎厚貺
久未報重以大年景蕭條點棲禽樹石帶煙暝知
君深意在勸我事幽屏衡茅方卜築亦復謀二頃
封龍有佳招因之發深省

荅王輔之

我宅西山阿君居漸之濱昨朝與君語（或作游）憶我
山中春君家縣豪傑交結通周秦四海盧御史肯
來作師賓風流被諸郎文質猶彬彬乃知父兄意
潤屋亦潤身喪亂幾何時孤身走踆踆貂裘風霜

老獨有佳句新被褐懷珠玉知君未全貧我詩初不工研磨出艱辛雖欲尸祝之芻狗難重陳顧方媿盈川況敢同照鄰汾流淸復淸堪君濯纓塵居人與行客早晚期相親

寄題沁州韓君錫耕讀軒

束帶見督郵甘以辭華軒嘯傲南窗下且樂我所然斜川今在亡問津有遺編行尋柴桑里遂得桃花源桃源無漢魏況復義熙前讀書與躬耕兀兀送殘年淵明不可作尚友乃爲賢田家豈不苦歲功聊可覩讀書有何味有味不得言遙知一尊酒琴在已亡絃

遺山先生詩集卷第四

七言古詩

虞坂行 丙子夏五月將南渡河道出虞坂有感而作

虞坂盤盤上青石石上車蹤深一尺當時騏驥知柰何千古英雄淚横臆龍蟠於泥易所嘆驎非其時聖爲泣玄龜竟墮余且網老鳳常饑竹芝實天生神物似有意驗以乖逢知未必若論美好是不祥正使不逢何足惜孫陽騏驥不竝世百萬億中時有一乃知此物非不逢轅下一鳴人已識我行坂路多閱馬敢謂羣空知冀北孫陽已矣誰汝知努力鹽車莫稱屈

畫馬爲邢將軍賦

大宛城下戰骨滿駑駘入漢龍種藏將軍此紙何處得便覺房駟無光芒人中馬中兩勍敵天門䵐門皆戰場幷州父老應相望早晚旌旗上太行

秋蠶

室人篋中無寸縷一箔秋蠶課諸女朝來飼却上馬桑隔簇仍聞竹間雨阿容阿璋墨滿面畫滅灰

城前致語上無蒼蝇下無鼠作繭直須如甕許東家追胥守機杼有桑有稅吾猶汝官家却少一絇絲未到打門先自舉

南溪

南溪酒熟清而醇北溪梅花發興新前年去年花下醉今年冷落花應嗔梅花娟娟如靜女寂寞甘與荒山鄰詩人愛花山亦好幽林窮谷生陽春鳳鬟峩峩一尺雲芳香幽臥如相親山堂夜半北風惡一點相思愁殺人

送郝講師任崇福宮（郝年昔人）

大方之家幾知津郝君七十老斵輪書文五車曝三尺劇談混沌今猶神太玄博士爲絕倒君書誇矣天公嗔長安冠蓋羅青雲洛陽車馬爭紅塵怪君掉頭不肯住寂寞來作緱東鄰嵩高維岳古所秩三十六帝有外臣玄都石壇衙飈馭宮殿突兀松輪囷上界仙人鄧雲山洞天治所名司真蓬萊方丈去不遠明星玉女時相親瑤華可攬蘭可紉煙霞永隔塵中人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鷗萬里誰能馴爲我殷勤謝鄧君玉華歲晚當平分

范寬秦川圖（張伯玉殁後同麻徵君知幾賦）

亂山如馬爭欲前細路起伏蛇蜿蜒秦川之圖范寬筆來從米家書畫船變化開闔天機全濃澹覆露清而姸雲興霞蔚幾千里看我如在峩嵋巔西山盤盤天與連九點盡得齊州煙浮雲未淸白日晚矯首四顧心茫然全秦天地一大物雷雨須洞龍頭軒因山分勢合水力眼底廓廓無齊燕我知寬也不辦此渠寧有筆如修椽紫髯落落西溪君

長劍倚天冠切雲望之見之不可親元龍未除湖海氣李白豈是蓬蒿人愛君恨不識君早乃今得子胸中秦作詩一笑君應聞（予七年前過鄜城伯玉知予來而都無賓主意予亦偃蹇而去爾後雖頗交而髯殁矣未嘗不以爲恨也今日子思兄弟出此圖求予賦詩酒惡無聊中俛爲賦此而本米元章家物有韓子蒼題名元章以爲中立而元暉以爲中正以予觀之此時張髯胸中物耳知者當不以吾言爲過云）

赤壁圖

馬蹄一蹴荊門空鼓聲怒與江流東曹瞞老去不解事誤認孫郎作阿琮孫郎矯矯人中龍顧盼叱

咤生雲風疾雷破山出大火旗幟北捲天爲紅至今圖畫見赤壁髣髴燒虜畱餘蹤令人長憶眉山公載酒夜俯馮夷宮事殊興極憂思集天澹雲閒今古同得意江山在眼中凡今誰是出群雄可憐當日周公瑾顦顇黃州一禿翁

寄答溪南詩老辛愿敬之

五年不與溪南渡日夕心馳洛西路山中今日見君詩惆悵良辰又相悞龍蛇大澤變風景虎豹天門欝煙霧丈夫不合把鉏犂青鬢無情忽衰素平

泉漫作窮愁志笠澤休題自憐賦長安正有五侯鯖骯髒誰能作傻護青燈老屋深蓬蒿蝙蝠掠面莎鷄號劍歌夜半激悲壯松風萬籟翻雲濤區區墓上曹征西我知嫲媿王東臯人生只有一杯酒螟蛉蜾蠃安能豪

西園　興定庚辰八月中作

西園老樹摇清秋畫船載酒芳華遊登山臨水祛煩憂物色無端生暮愁百年此地侢車發易水迢迢鴈行歿梁門回望繡成堆滿面黃沙哭燕月熒熒一炬殊可憐膏血再變爲灰煙富貴已經春夢後典刑猶見靖康前當時三山初奏功三山宮闕雲錦重璧月瓊枝春色裏畫欄桂樹雨聲中秋山秋水今猶昔漠漠荒煙送斜日銅人携出露槃來人生無情淚沾臆麗川亭上看年芳更爲清歌盡此觴千古是非同一笑不須作賦擬阿房

愚軒爲趙宜之賦

心生心化誰摶控舉世倀倀皆大夢百年只辨作朝三爭識羣狙先汝弄人人具此清淨眼安翳無

根嗟白種天機嗜欲涇渭雜道念紛華鄉鄙鬬令人却羨愚軒愚一蹴藩籬開廓空愚軒虛室久生白掌上精眞元自洞氣從神火俱長物豈有古方傳魯宋人言此眼本無負死根宜行人所共智愚何預阿睹中或者枯槹賢抱瓮病痔能指跛能履眉睫雖存竅復動我云俗士蔽一曲全笑不全從古衆渠儀六鑿日相攘内不錙銖徒外重守宮緣壁夸覆射懸孤如輪規命中天和一泄不知止膏火自焚良可痛從教目比方相多幾與瞽師論伯

仲先生眞是有道者老境一愚聊自送五官止廢而神行就令有眼將無用寄謝諸方五味禪葛藤莫作金鎚頌

雙峰競秀圖爲參政楊侍郎賦

紅煙霏霏雲拂石山木蕭蕭山鬼泣江岸人家失南北兩峰突兀何許來元氣淋漓洗秋碧畫家晴景費經營苦愛移山入杳冥安得北風吹雨去倚天長劍看崢嶸

西牕

西牕鳥聲千種好樹陰離離動微風青山滿前掩書坐欲話懷抱無人同花枝不笑綠鬢改尊酒自與黃金空少年樂事總消歇落日澹澹天無窮

二月十五日鶴

九龍岡上玄元祠人言尊像神所遺年年二月降靈鶴來無定數有定期城頭曉露生新警萬首望穿雲際影不知濁世誰下臨只許霜毛見脩整石壇花落松風冷戛然長鳴人語定百年幾老誇見聞萬里黃冠赴靈應只從游騎突重圍城郭併與人民非可憐侈殿荒墟裏無復當年丁令威

聞欽叔在華下

翰林偎人詩酒豪平生嵇阮參遊遨山中草棘滿霜雪可惜渠家宮錦袍聞君忍飢讀離騷思之不見心爲勞舉頭西望忽大笑太華落落長庚高

聞商卿還山中

阿卿去月從我來今日西山成獨往野人不是城中物酒飲巖棲夢餘想翰林溼薪爆竹聲待詔履穿沾雪行蘭臺從事更間吟文書如山白髮生孤

燈靜照寒牕宿北風夜半歌黃鵠田家閉門風雪深梅花開時酒應熟半世虛名不療貧棲遲零落百酸辛憑君莫向山中說白石清泉笑殺人

女几山避兵送李長源歸關中

山骨稜稜雪花白北風不貸單衣客與君此別欲何言若箇男兒不涯阨相濡相呴尚可活轑釜何曾厭求索從知鯨鯢無隱鱗芥視三山需一擘自古飢腸出奇策漢廷諸公必動色見君軒蓋長安陌

雪後招鄰舍王贊子襄飲

去年春旱百日强小麥半熟雨作霜青山無情不留客單衣北風官路長遺山山人伎倆拙食貧口衆留他鄉五車載書不堪煮兩都覓官自取恥無端學術與時背如瞽失相徒倀倀今年得田昆水陽積年勞苦似欲償鄰墻有竹山更好下田宜秫稻亦良已開長耕掩烏芋稍學老圃分紅薑宋公能詩雅好客勸我移家來水傍一册入手豈易得夢中我馬猶玄黃君不見并州少年作軒昂鷄鳴

起舞望八荒夜如何其夜未央賣刀買犢未厭早腰金騎鶴非所望河南冬來巳三白土膏墳起如蜂房松山東頭玉旆出父老知是豐年祥南溪酒熟梅花香高聲高喚墻東王便當過我取一醉聽歌長安金鳳凰（鄰舍宋可字子之隱君子也并州少年謂李汾長源長安金鳳凰者齊梁間田舍兒所歌）

半山亭招仲梁飲

孤城齾齾山四周外人乍到如累囚半山亭前浙江水只可與君消百憂江山百年有此客雲樹六月生涼秋世上紅塵爭白日一丘一壑去來休

鄧州城樓

鄧州城下湍水流鄧州城隅多古丘隆中布衣不復見浮雲西北空悠悠長鯨鶱空海波立老鶴叫月蒼煙愁自古江山感游子今人誰解賦登樓

宛丘歎

秦陽陂頭人迹絶荻花茫茫白於雪當年萬家河朔來盡出牛頭入租帖蒼髯長官錯科事下考太笑陽城拙主今三老肯膜青死爲逋懸出膏血君

不見劉君宰葉海內稱飢摩寒拊哀孤惸碑前千人萬人泣父老夢見如平生氷霜紈綺渠有集如我碌碌當何成荒田滿眼人得耕詔書巳復三年征早晚林間見鷄犬一犂春雨麥青青（縣令南陽孔流民以牛頭租迫而逃者餘萬家劉雲卿御史宰葉除逃戶稅三萬斛百姓爲之立碑頌德賢不肖用心相遠如此予之後十年予爲此縣大爲逋懸所困辛卯七月農司檄予按秦陽陂田感而賦詩李與劉皆家宛丘故以宛丘歎命篇）

游黃華山

黃華水簾天下絶我初聞之雪溪翁丹霞翠壁高

歎宮銀河下濯青芙蓉昨朝一遊亦偶爾更覺摹寫難爲功是時氣節巳三月山木赤立無春容滿聲洶洶轉絶谿雲氣凛凛隨陰風懸流千丈忽當眼芥帶一洗平生胸雷公怒擊散飛雹日脚倒射垂長虹驪珠百斛供一瀉海藏翻倒愁龍公輕明圓轉不相礙變見融結誰爲雄歸來心魄爲動蕩曉夢月落春山空手中仙人九節杖每恨勝景不得窮攜壺重來岩下宿道人巳約山櫻紅

巨然松吟萬壑圖

胸中刺鯁無九澤畫裏風煙纔一漚阿師定有維摩手斷取江山着筆頭石林蒼崖寺古銀河浩浩松聲秋方外賞音誰具眼莫將輕比李營丘

密公寶章小集

天東長白大寶幢天河發源導三江有木蔽映山朝陽云誰巢者雛鳳凰雲間吐氣日五色百鳥不敢言文章名都盤盤魏大梁黃金甲第羅康莊王家書絶畫亦絶欲與中祕論低昂密公書院無絲篁總明几潔凝幽香元光以後何論廢文士稍得

連壺觴客來喜色浮清揚典衣置酒餘空箱生平俊氣不易降眼中俗物都茫茫淵明素琴嵇阮酒妙意所寄誰能量在昔武元握乾綱扶桑爲弓射八荒獵取兩一作大國如驅羊民風朴魯資鷙彊文治未及武宛剛興陵之孫越王子天以人瑞歸明昌十三執經侍帝傍十八健筆陵阿房撐腸文字五千卷靈臺架構森鋪張高陽苗裔襲衆芳胡不置之貢玉堂袖中正有活國手地下纔得修文郎悲風蕭蕭吹白楊丘山零落可憐傷承平故態耿

猶在拂拭寶墨生輝光恰似如巷連榻坐一既春露澹相忘明昌寶玩群玉中祕內府圖書印也越邸有柳公權紫絲靸歐率更海上楊凝式乞花等帖然獨推元章華陰爲古今絶筆宋而譜山水以李成爲第一國朝張太師浩然王內翰子端泰官品第書畫謂成筆意繁碎有畫史氣象次之荊關范許之下密公議賞超諸亦以此論爲公郭乾暉雀棘公以爲當在太古無上府以來諸人筆虛筆實皆非其比故予詩及之樗軒公自號也又所居有如菴詩集號如菴小葉甚王諸子唯樗軒貧甚典衣沽酒之句叅寶錄云甲午三月二十有一日爲輔之書于聊城至覺寺之寓居

荊棘中杏花

崎東荒蹊抱村斜荊棘狼藉盤根芽何年丹本此

留種小紅戢戢爭春華野人慣見謾不省獨有詩
客來咨嗟天眞不到鉛粉筆富豔自是宮闈花曲
池芳逕非宿昔蒼苔濁酒同天涯京師惜花如惜
玉曉檐賣徹東西家杏花看紅不看白十日忙殺
遊春車誰家園亭有此樹鄭重已著重幃遮阿嬌
新寵貯金屋明妃遠嫁愁淸笳落花縈簾拂床席
亦有飄泊沾泥沙天公無心物自物得意未用相
陵誇黃昏人歸花不語唯有落月啼棲鴉

太白獨酌圖 宣和所藏 李伯時筆

謫仙去世三百年海中鯨魚渺翩翩豈知龍眠天
馬筆忽有玉樹秋風前金鑾歸來身散仙世事悠
悠白髮邊會稽賀老何處在千里名山入酒船淸
景已隨詩句盡風流合向畫圖傳往時長安酒家
眠焦遂不狂張不顛想得三更風露下醉和江月
弄江煙

松上幽人圖 宋宗婦曹夫人仲偕所畫上有曹道冲題詩

秋風謖謖松樹枝仙人骨輕雲一絲不飲不食玉
雪姿竹宮月夕頻望祠竟不下視齋房芝入間女
手乃得之眼中擾擾昨暮兒畫圖獨在羲皇腈予
懷渺兮幽林思

送張君美往南中

南朝辭臣北朝客棲遲零落無顏色陽平城邊握
君手不信銅駝洛陽陌去年春風吹鴈迴今年鴈
逐秋風來春風秋風鴈聲裏行人日暮心悠哉長
江大浪金山下吳兒舟船疾於馬西湖十月賞風
煙想得新詩更瀟灑

戲題新居二十韻

去冬作舍誰資助縣侯雅以平原故賢郎撿硯日
復月覘制從頭畫牢周南風一夕怪事發突兀楮
垣殘半杜乞菜得酒遇初莖曲突從薪忘後慮長
淮千里燕巢林明月一枝烏遶樹東家老屋西北
走衆木枝撐留少住縣來馬隊非講肆況與龍牢
通過路聚廬託處何暇擇重爲主人推獎候夏秋
之交十日陰抱被倚門愁且暮問君新居在何許
只去火餘幾數步學宮分地與朋今使館有牆遮
雜汙就中此宅尤廢手盲給工材半備僦十寒一

暴半載覊纔得安床置鐺釜紛紛牀被兒女笑老
虎般彪今幾度胸中廣廈千萬間天地一身無著
處北來衣冠日枯槁十九桃符傍門戶乾坤血肉
得此身剩有把茅能勿纓上方下比良易見好惡
且當隨所遇仰看片死聊自賀疾過巖墻寧反顧
合歡明日召諸隣狠籍盃盤從飽吐

贈蕭鍊師公弼

吾家阿京愛公弼吾家灤兒敬公弼半生夢與公
弼游豈意相逢在今日春風和氣見眉宇玉壺氷

鑑藏胸臆人間萬事君自知未必君材人盡識蘇
門水木無纖埃閒君家近公和臺仙家近日多官
府黃帽青鞋歸去來（時汝佛老家甚急故云）

送弋唐佐董彥寬南歸（且為潞府諸公一笑）

河汾續經名自重附會人嫌迫周孔史臣補傳久
已出浮議至今猶洶洶薛收文志誰所傳貴甚竹
書開汲冢沁州彼後石故在為礎為砥吾亦恐暑
涂十日來一覯而色為黧足為胝淡公淡癖何所
笑但笑弋卿堅叉勇自言浪走固無益遠勝閉門

親細冗摩挲石刻喜不勝忘却崎嶇在岡隴潞人
本淡新有社淡事重重非一種有人六月訪琴材
不為醫難仍從史懸知蠟本入渠手四座色揚神
為竦他時記籍社中人流外更須增一萓

蕭仲楨長史齋（齋武作）

張顛飲豪傾四座脫帽狂呼誰敢和南宗北宗知
幾人醉眼紛紛飛鳥過是公技進不名技元氣淋
漓隨咳唾偶然捉筆本無意自有龍騫幷虎臥當
時誰有戰國策（長史帖云借戰國策可付之凡七字）門外雷車忽驚

墮天星無數不知名色正苦寒纔七箇蕭郎家世
陵谷後爭信空囊蓄奇貨蕭齋故事今復舉未怕
秋風吹屋破護持有物世共喜不獨一時為子賀
藏舟夜叡未厭深隄備有人來倚抱

送宋省參幷寄潞府諸人

茅齋團團蝸殼大苦被傍人嘲塞破官家眼孔十
萬緡未與書生供一嚼長衫只辦包瘦骨故紙何
緣變奇貨不因三致大耳兒老雪屯門甘凍臥國
中腐鼠凡幾嚇玉上青蠅非一箇荆人美璞刖足

招君足幸存仍可賀雲間太行青在眼上客歸來
傾四座因君寄問社中人前日淡公行復過

覓神霄道士古銅爵

雷竟著土紛朱碧秋菌春蒲人不識若非儀狄墓
中來應自杜康祠下得古人我得酒之傳摸索飲
器流饞涎巧偷豪奪吾何敢他日酬君九府錢

賦澤人郭唐臣所藏山谷洮石研研有銘云王將軍為國器臨洮有司歲饞可會者六百年萬其一於中國得用者此研材也研作璧水樣

舊聞鸜鵒會化石不數鸊鵜能瑩刀縣官歲費六

百萬纔得此研來臨洮玄雲膚寸天下徧璧水直
上文星高辭翰今誰江夏筆三錢無用試鷄毛

贈休粮張鍊師

金砂霧散風雨疾一點黄金擣秋橘中林宴坐人
不知野鹿銜花蜂課蜜富兒盤餕羅羶葷擾擾飛
蠅復聚蚊見說西山好薇蕨一枝青竹願隨君

天井關

石磴盤盤積如鐵牛領成創馬蹄穴老天與世不
相關玄聖栖栖此迴轍二十年前走大梁當時塵

土困名場山頭千尺枯松樹又見單衣下太行白
笑道塗頭白了依然直北有羊腸

讀書山雪中

前年望歸歸不得去年中途脚無力殘生何意有
今年突兀家山墮眼前東家西家百壺酒主人捧
觴客長壽先生醉袖挽春迴萬落千村滿花柳山
靈爲渠也放顛世界幻入兜羅綿似嫌衣錦太寒
乞別作玉屑妝山川人言少微照鄉井準備黃雲
三萬頃何人辨作陳榮中來與先生共炊餅陳先生聚

官後荅京師人書云商州有何事今年好雪明年炊餅大耳

題商孟卿家明皇合曲圖

海棠一株春一國燕燕鶯鶯作寒食千古萬古開
元日三郎擫管仰面吹天公大笑嗔不得寧王天
人玉不如番綽樂句不可無宮腰不按羽衣譜疾
舞底用牧豬奴風聲水聲閟清都夢中令人羨華
胥何時却並宮墻聽恨不將身作李謩

過晉陽故城書事

惠遠祠前晉溪水翠葉銀花清見底水上西山如

臥屏嶭嶭蒼蒼三百里中原北門形勢雄想見城闕雲煙中望川亭上閱今古但有麥浪揺春風君不見繫舟山頭龍角禿白塔一摧城覆沒薛王出降民不降屋瓦亂飛如箭簇汾流決入大夏門府治移著唐明村只從巨屏失光彩河洛幾度風煙昏東闕蒼龍西玉虎金雀觚稜上雲雨不論民居與官府仙佛所廬餘百所鬼役天財千萬古爭教一炬成焦土至今父老哭向天死恨河南往來苦南人鬼巫好禨祥萬夫畚鍤開連岡官街十字改丁字釘破并州渠亦亡幾時却到承平了重看官家築晉陽

遺山先生詩集卷第四終

遺山先生詩集卷第五

七言古詩

蟾池

老蟇食月飽復吐天公一目頻年瞽下界新增養蟾戸玉斧誰憐修月苦郡國蟾池知幾所碧玉清流水仙府小蟾徐行腹如鼓大蟾張頤怒於虎渠家眉間有黃乳膏粱大丁正須汝何人敢與月復讐疾過池頭不容語向來屬私今屬官從今見蟇當奸看爬沙即上青雲端

贈答張教授仲文

秋燈揺揺風拂席夜聞歎聲無處覓疑作金荃怨曲蘭畹辭元是寒螿月中泣世間刺繡多絶巧石竹殷紅土花碧窮愁入骨死不銷誰與渠儂洗寒乞東坡胸次丹青國天孫繅絲天女織倒鳳顛鸞金粟尺裁斷瓊綃三萬疋辛郎偷發金錦箱飛浸海東星斗溼醉中握手一長嘘樂府數來今幾家剩借春風染華髮筆頭留看五雲花七言長詩於中間一句九言華郎有此例長吉亦有此例

高門關

高門關頭霜樹老細路千山萬山遶亂餘村落不見人霰雪霏霏暗淸曉莘川百里如掌平閒田滿眼人得耕山中樹蕪亦不惡誰遣多田知姓名許李申楊竟何得只今惟有石灘聲許致忠楊湯臣申伯勝李仲常名宦四家隱盧氏時以多田推之亂後俱不知所在矣

甲辰秋洛陽得黃葵子種之南菴明年夏六月作花佛經所謂閻浮檀金明淨柔軟令人愛樂者此花可以當之因爲賦長韻子方以病止酒故卒章及之

芳葵浥露嬌黃溼五疊湘君輕襞積晨吹午醉一日閒白白紅紅總狼籍上陽宮女要頭冠摹寫雖工破的難看來明淨復柔軟花中乃有閻浮檀千里移根洛陽陌主人不飲誰看客乞與金杯自傾側明年爲渠當舉白

馬嶺

仙人臺高鶴飛度錦繡堂傾去無路人言馬嶺差可行比似黃榆猶坦步石門木落風颼颼僕夫衣單望南州星落東南三百里鬢毛衰颯兩年秋予去歲往河南還奉亦取黃榆嶺路

雲峽　幷序

君璋啟事西京占對稱二日其還也行橐公以宣和寶石爲貺奇秀溫潤信天壤間之尤物君璋目之曰雲峽邀詞客賦詩予亦同作

石盆淸冷貯秋水水面蒼煙飛不起一堆寒碧几研間寶氣崢嶸揷箕尾中山雪浪空影像長安鸚

鵡猶紈綺枉著奇章甲乙中槁項縋㙮把耕耒不知天壤此尤物鬼刻神劖通有幾薰烝似欲出泉脈瑩滑定應凝石髓刳裂雯華漬月秋辛苦詩仙費模擬車箱箭筈連西東仇池百穴牕玲瓏飛墮不嫌靈鷲小奇探已覺太湖空故都喬木今如此夢想熙春百花裏膏血綱船枯九州亡國愁顏爲誰洗主人天質粹以溫天然與山作知聞退食從容北牕卧今古起滅眞浮雲仙人王子可賦石淙有石裂雯華漬月秋之句

雲巖并序

覲州倅武伯英崞縣人少日舉進士有詩名其賦剪燭刀有殘瘦玉蘭心吐蹴落春紅燕尾香之句爲時輩所稱家故饒財第宅園亭爲之冠貯書有萬卷樓嘉花珍果悉自移植爲人多伎巧山水雜畫斲琴和墨皆極其工嘗得宜和湖石一窾皴穿漏始覺神劖鬼鑿炷香其下則煙氣四起散布盤水上濃淡霏拂有煙

江叠嶂之韻吾鄉衣冠家法書名畫及藏書之多亦有伯英相上下者伯英獨恃寶石以擅奇汾晉間耳與定求伯英没於關中楊戶部叔玉購石得之壬辰圍城中以示予且命作詩危急存亡之際不暇及也乙巳冬十一月來東平過聖與張君之新軒而此石在焉聖與名之曰雲巖予問石所從來聖與言夏津王帥得之汴梁泥塗中而以見貽予因歎一物之微經歷世變遷徙南北乃復爲好事者之所寶玩似不偶然乃爲詩道其故聖與三世相家以文章名海内其才情風調不減前世賀東山晏叔原故卒章以蕭閒明秀峰故事屬之

壺中九華玉孱顏紫煙著水往復還小牕虛明淡相對不數漢宮銅博山會稽禹穴深無底寶石偷來定山鬼一堆寒碧殊不凡滿谷春雲更堪喜阿欣秀發見眉宇小杜才情淪骨髓摩挲不作几上看縈白紆青便千里渾沌日鑿餘空嵌漏天慭溼

饒風嵐世外元無種香國海南眞有補陁巖覲州受甋頻前蔽民部平生幾薰沐藏舟夜發未厭深竟作新軒坐中物一天星月入金壺翠射娉婷自有人只欠宜和鄭先覺爲君畱寫五湖眞

劉遠筆

老宛力能舉玉杵文陣挽强猶百鈞惜哉變化太狡獪鬱也褐衣今虎文宣城諸葛寂無聞前後兩劉新冊勲謝郎神風恨太儁雖然豈不超人羣三錢鷄毛吐皇墳尖奴定能張吾軍何時酌我百壺

酒爲波辭草盤天雲狡獪變化事見麻姑傳

贈周良老

于公斷獄多平反高門大車在乃孫我居聊城欲二載喜見周叟醇而溫十年大理書上考宜有陽報如于門大兒書來問安否兵饑不死天所存鄭孫毛骨殊秀發寶氣鬱鬱含朝暾機聲嘔啞聒朝昏種瓠五石當酒尊是翁福祿知未艾兄弟和樂連株根白髮阿兄應念我南雲寂寞賦招魂

鴻溝同欽叔賦

劉郎著手乾坤了未害與渠分九州夸兒衣繡自楚楚作計豈復西鴻溝雌雄自決已無策尺寸必爭唯上流龍生已死言猶在千載令人笑沐猴

雪中自洛陽還嵩山

道人薄有塵外緣迫入塵埃私自憐三十六峯一茅屋夢裏西家掠社錢津津喜色見眉宇牧我南城當眼前蹇驢迎入風煙去恰是梅花欲雪天

祖唐臣愚菴

小智怯儻盜所羞大智移國鬼與謀浮生匹絹兩盂粥心計擾擾知何求青州荊州兔三窟古人今人貉一丘喚起羅池柳夫子與君同醉習家洲

過井陘

北山亭亭如驊猴南山耽耽虎翹首上門東頭望井陘漢家風雲自奔走市人豈識英雄材金鼓一朝天上來此山行人萬萬古幾不磨滅隨蒿萊白鹿祠前一杯水蒼顏聊爲洗塵埃

北嶽

太茂維嶽古帝孫太朴未散眞巧存乾坤自有靈

境在地位豈合他山尊中原旌旗白日暗上階樓觀蒼煙屯誰能借我兩黃鵠長袖一拂玄都門

天涯山

九州上游推大鹵獨恨山形頗椎魯天涯一峯今日看快似昂頭出環堵何年氣母此融結鬼鑿神剜未奇古八窗玲瓏透朝日洞穴慘澹藏雷雨苔花錦石粲可喜乞與雲煙相媚嫵半空擲下金芙蕖想得飛來自玄圃傳聞絕頂更靈異云是清都群玉府五雲飛步吾未能風袂泠泠已輙東州

死愛華不注向在陋邦何足數敬亭不著謝宣城
斷岸何緣比天姥酒船何時朝復暮倒卷滹沱浣
塵土喚起山靈搥石鼓漢女湘妃出歌舞詩狂他
日笑遺山飯顆不妨嘲杜甫山有石鼓神祠

智仲可月下彈琴圖

莫春霏霏鼓瑟希琴語解吐胸中奇誰言手揮七
絃易大笑虎頭眞絕癡北風蕭蕭路何永流波湯
湯君自知三尺絲桐儘堪老兒童休訝鶴書遲

常山姝生四十月能搦管作字筆意開廓有

成人之量喜爲賦詩使洛誦之

大兒小兒舞商羊東家西家捉迷藏牙牙作群鴈
鴈行是中乃有常山郎常山嬌嬌可憐蟲四歲未
有三歲强黑鷹破㲉自神駿黃犢放脚須跳梁只
知見紙即塗抹誰謂轉腕能低昂渠家兩翁破天
荒劉輝夢靈果專場榮鄉亭中詩版在岐山名字
香山香此郎晚出西掖房虎穴虎子不可當天驚
地怪見落筆便合抱送中書堂文星煌煌照燕南
青青子衿滿恒陽教官連被鳳尾諾瑞物多生金

粟岡見曹夔化不作難何必二十始乖張明年作
字一丈大當有稜角坐光芒回頭却看元叔綱鼻
涕過口尺許長常山白寓齋第三子叔綱遺山之季子也

贈利州儀神童生十四月識字予見時生二十一月識字無算

牙牙點妝杏蕾紅阿兄抱之來學宮今春學語語
未正已能見書識名姓隨指隨讀無數重多生想
曾文字中極知之無不足訝更恐洛誦難爲功土
中松粒龍爪脫萬牛丘山起毫末君不見黃金寶
鼎翡翠青未要春官許衣鉢人間失却麻神童明

星煌煌出蒼龍只知江陵圖籍畫一火誰謂死草
生華風遺山老子未老在見汝吐焰如長虹兒字金鼎

奚官牧馬圖息軒畫

曹韓畫樣出中祕燕市死骨空千金息軒筆底眞
龍出凡馬一空無古今安閑自與人意熟蕭灑更
覺天機深奚官有知應解笑世無坡仙誰賞音

紫微劉丈山水爲濟川賦

畫家李范眞勍敵方外只今誰第一自非劉宗祭
酒阜昌孫未信仙翁輕落筆長洲遠浦各淸泠萬

頃風煙一草亭千章古木散巖谷鶴髮松姿餘典
刑紙尾不須題姓字人人知是老人星

王右丞雪霽捕魚圖

江雲泥泥陰晴半沙雪離離點江岸畫中不信有
天機細向樹林枯處看漁浦移家娩未能扁舟蕭
散亦何曾白頭歲月黃塵底笑殺高人王右丞

跋酒門限邵和卿醉歸圖 邵伯祿之父

邵公頭白甫三十高吟大醉無虛日風流畧似靖
南湖每恨聞名不相識太平村落自繇身童稚扶

攜意更眞醉歸圖上見顏色喜溢看宇猶津津好
著蹇驢馱我去與君同醉杏園春

題張彥寶陵川西溪圖

松林蕭蕭映靈宇爍石流金不知暑太平散人江
表來自訝清涼造仙府不到西溪四十年溪光林
影想依然當時滕上王文度五字詩成衆口傳忽
見畫圖疑是夢而今塵土浣華顛 本送字今改作浣字陵川在太行之巔蓋天壤間清涼境界也江淮太平散人題詩東嶺自謂已造仙府居民不知其樂耳此縣尤君子舊治寅游西溪僕以童子侍爲彥寶出此圖求賦詩感今懷昔爲之愴然故篇中有及癸丑

十一月三日題

汝州倅韓君德華其十二世祖相遂封魯公
故名其伯男子曰魯王父命氏古蓋有之
予過其家命魯出拜謂予言魯名矣而未
有字敢以爲請予字之世公德華曰願終
教之乃申之以辭

昌黎諸韓散盧龍魯公相遂開邑封鴈行從先六
侍中大參高文紀神功龜石穹窿與天終百年故
家餘素風汝州有子今成童考古制名龜筮從貴

以道義飭汝躬良璞不治凡石同貞而絕俗兆予
容濟質以文介而通顧雖宗起其起宗魯也不慚
袁氏公

壬子冬至新軒張兄聖與求爲兒子阿平制
名予名之曰琥以仲琥字之小字明復有
善禱之義爲詩不工當令阿琥灑落誦之

阿平玉雪絕可憐皎如鶴雛下青田呼來拜客挽
不前嗁聲如聞過秦篇陳王入門漢葦賢新軒文
筆尤翩翩大招挂壁誰使然我知一經會有傳玄

戱之冬客須城問平之年纔五齡迺公爲兒求制名兒名從虎玉與并仲耽爲字以字行佛書舊説無空青豈知空青今有形紫公紫公還我明看見著脚青雲平

世宗御書田不伐望月婆羅門引先得楚字韻

瑶光樓前按歌舞桂樹秋香月三五白頭誰解記開元四海歡聲自簫鼓兩都秋色皆喬木三月阿房巳焦土天人亦有離别情可是田郎心獨苦承

平舊物霓裳譜寶氣暉暉映千古銀橋望極竟不歸滅没燕鴻下平楚

送崔夢臣北上 并序

予負抱關賈臣負薪朝奏暮召名動縉紳此有志之士所以自奮於昌辰者耶夢臣崔卿玉樹清姿士門華胄成童授學與鶏俱興肆筆成書倚馬可待雖泌水之洋洋堪樂衡門之穆穆方闢惜歲月之虚消欲雲霄之坐致遇順風而縱大壑其孰御之

登金馬而上玉堂在此行矣詩以勸駕序

寧闕予癸丑二月望日新興元某序

并州書郎年少客細馬金鞭日三百生平意氣凌青雲未怕天山雪花白西園此日盛徐陳鳳閣鸞臺氣象新緜來草創資潤色況復天造須經綸他日南歸吾未老與君同醉晉溪春

送王彦華

中朝名勝龍山冀喜色門闌得佳壻一朝天府效驅馳萬里青雲在平地金粟岡頭俊造多莫從人

品問如何迂齋受學青衿日殷重遺山爲揣摩東國人倫吾豈敢只憑月旦決巍科

李成之王彦華趙孝先以提學命見餉佳酒且求制名取以詩記之

予雲寂寞將誰親延之麤豪意自眞君家公瑎兩冰玉酒味自合清而醇雲腴俗士無風神紅珠女兒茜裙新一杯香絶韻亦絶只今唯有酴醿春

劉時舉節制雲南

雲南山高去天尺漢家弦聲雷破壁九州之外更

九州海色澄清映南極幽并豪俠喜功名山崖衡
盼風雲生今年肘後印如斗過眼已覺烏蠻平論
蜀相如今老矣不妨銅柱有新名

贈張潤之

許年不唱龍津第人物尤難到衰世明堂他日要
楩楠造物也須論丞討晉人真賦倒寘淳兒能讀
書知養親遺山門客富儒雅綠髮張郎名姓新莫
道琴工有師法海山深絶解移人潤之資甚美故就其可致者而勉之他日學業有成老夫當以風鑒自負矣

許道寧寒溪古木圖爲翟器之賦

道人醉袖蟠蛟龍墻出古木牙須雄開卷颯颯來
陰風翟卿論畫凡馬空能知畫與詩同宗解衣盤
礴非衆工遺山筆頭有關仝意匠已在風雲中留
待他日不悤悤

送張書記子益從嚴相北上并序

子益省郎覲國之光從公于邁揚雄詞賦
良借力於吹噓鄧禹功名本無心於祿仕
詩以送別亦以趣其歸云

故家人物饒奇俊發跡昂霄今已信康侯晝接拜
寵光百里自應沾海潤六月貂裘風雪深天河天
駟日駸駸莫把聲華動臺閣東方書檄要陳琳

贈別孫德謙

津橋坐楊雪花白挽斷春衫苦留客西湖一雨春
意濃絶似銅駝洛陽陌湖亭轟醉卧春風到手金
杯不放空鵲山一帶傷心碧羨殺孫郎馬首東

汾亭古意圖

堯氏羲皇去未遠日作日息天機全杜侯袖裏姑

汾筆辦與南華談窅然厭興知經幾今狩淳朴別
有一山川白雲亭上秋風客不比仙翁甲子年元祐以來郭熙明昌泰和間張公佐皆年過八十而以山水擅名今雲中杜文平老與張郭年相若而画品不下古人爲侯廣道作汾亭古横披瀟然有塵外意爲題四韻其後神仙張果生帝堯甲子年詩家亦傳習用之故末句有及

太原贈張彥遠

并州城邊十月末清霜稜稜風入骨因君夜話吳
江春酒光瀲灩金杯滑閒騎鯨去滅沒當年愛
居俊於鶻平生我亦識翁人惆悵流年如電抹官

家新築文昌臺蒼生不憂墮巔崖限看東閣奇士
滿如君豈得藏蒿萊晨鷄未鳴子當發明星煌煌
大於月野夫一笑冠纓絕

換得雲臺帖喜而賦詩

尚官武臣奉朝請劍佩束縛非天眞世間曾有此
陁帖神物已化延平津米狂雄筆照萬古北宗草
青纔九人今日雲臺見遺墨黃金牢鎖玉麒麟

鹿泉新居二十四韻

上門西邊井陘渡野日荒荒下汀樹榆關石嶺都

幾程客夢往往迷歸路塵埃風雨半生過盡著筋
骸文世故寧州假館又兩年未係東來不西去山
城百家家有山靚面見山誰一顧賣書買得呂氏
園不謂全山舉相付北崖老作土灰色擁腫形摸
一夸父娟娟正有小峨嵋却立不容親杖屨就中
抱犢尤峭拔望見韓山即攀附韓王砦頭四望闊
全趙米如纔數聚眼中麾蓋天上來泜水鼓旗紛
假借漢家威靈萬萬古不了遮岡猶虎踞夏秋架
絡介鹿泉浩浩滿聲瀉餘怒西南諸峰不知數蕩

海鯢鼉尻背露霏煙空翠有無中百態陰晴變朝
暮靈巖龍泉曾一到獨欠封龍展衰步學仙不愛
徐童花李相書龕心所慕生平懷抱向山盡老氣
崔嵬如有助巖居枯寂朝市喧喧寂兩間差有趣
得行固願留不惡流坎且當隨所遇何曾萬錢何
用許方丈有山容下箸管城初無食肉相黃帽非
供折腰具明年高築野史亭天已安排看山處多
慙不及謝宣城標出敬亭天一柱（一本尚慙不及謝宣城標出敬亭天一柱在方丈有山容下筯之下）

過劉子中新居

鄆州城隅兩茅屋市聲喧喧自幽獨春風吹盡山
杏花只有青青一叢竹先生愛畫如惜玉練鵲翔
鸞餘百軸大兒踉蹡挾書歸土銼疎煙纔一粥微
官枉負半生閒也著區區簿領間何時却與溪南
老紫蓋山前共往還（子中舊與溪南詩老辛敬之游故有上句）

東湖次及之韻

西山山頭山月白倒影漣漪雜寒碧竹溪花鳥要
君詩醉墨幾番枯研滴東湖佳處詩已盡矯首不

知川路隔當年韓賈伯物色分留到佳客此州何必減蘇州頻有詩人來列職一時人境偶相值萬古風流餘此席三堂風月今猶昔擬拂塵纓問投跡因君寄謝使君公却恐他年厭求索

贈郝萬戶

阿卿袖中五色筆弦聲裂石雷破壁繡衣千騎東方來俊氣崢嶸蜀山碧詩書義府無古今祭遵軍中亦歌吟※侯勲業君自識計算不數韓淮陰莫看仁柔待儒雅朱輪畫轂見天心郝禹封高密侯

王學士熊岳圖

洗參池水甜於※玉堂仙翁髮如漆滕前文度更風流盡卷風流入詩筆長松手種欲摩天海岳樓空落照邊古來說有遼東鶴仙語星星誰爲傳五百年間異人出却將錦繡裹山川

贈史子桓尋親之行

七十老親頭雪白滿意晨昏慰顏色兵塵澒洞君不覆萬里天心不相隔八月秋霖九月霜破帽北風官路長瓜田故侯貧且病愛莫助之徒自傷後日書來聞吉語通家猶得似南陽

遺山先生詩集卷第六

雜言

去歲君遠遊送仲梁出山

去歲君遠遊今年客他州青天萬古一明月只與行人生暮愁問君遊何許情多地僻兮徧處金鞭斷折騏驎死萬里長鴻思一舉憶初識子梁王臺清風入座無纖埃華嶽峯尖見秋隼金睛玉爪不凡材西園日晴花滿煙五雲樓閣三山巔玉樹瑤林照春色青錢白璧買芳年三年一夢南陽道汴

水迢迢入秋草孥雲心事人不知千首新詩怨枯槁破屋仰見星疎衾風露清匣中有長劒爲君鳴不平泥塗久辱思一濯去去舉足皆清泠鄧州大師材望雄愛客不減奇章公軍中宴酣笳鼓競銀燭吐焰如長虹幕中多士君又往談笑巳覺南夷空東州春迴十月後梅花分香入春酒平生得意欽與京青眼高歌望君久浙江南下青沄沄石門細路蒼烟屯五松平頭白日靜千山萬山如亂雲翁源不逐時事改芝嶺自與商顏鄰他日相思一迴首漁舟時問武陵人欽謂欽叔京卿京父也樂天書以徵之爲徵之

此日不足惜

此日不足惜此酒不可無頗怪昌黎公亦復爲世儒天生至神物與人作華胥一酌舌本彊二酌燥吻濡三酌動高興四酌色敗腴連綿五六酌枯腸潤如酥眼花耳熱後萬物寄一壺十酌未渠央百觚亦奚拘人生一世間忽若過隙駒有酒不解飲問君誰與娛君不見東家騎鯨李膽滿六尺軀萬言黃石策八陣夔州圖酒酣起舞不稱意長吁青

雲指夷吾又不見西家紫髯郎老氣雄萬夫狂歌飲燕市擊筑聲嗚嗚倚天長劒拂少室頗欲四海皆東湖鷹揚虎視今焉如河山永隔黃公壚銜杯直待秋井塌青苔白骨憐君愚少年覓討生白須捫參歷井無危途榮不滿眼良區區就令一朝便得八州督爭似高吟大醉窮朝晡餘名安得潤枯骨四十豈不知頭顱此日不足惜此酒不可無太虛爲室月爲燭醉倒不用春風扶

送希顏赴召西臺兼簡李汾長源

昨日游崧丘今日西臺行勞生好夢亦大少枕中馬斷車鐸鳴山林之樂無虧成胡爲解蘭縛塵纓蒼生望君須一起我知無地逃功名關中得君作金城氣象已覺西山平諸人誰出仲卿右一座想爲相如傾風華浩蕩春寘寘馬頭仙掌遥相迎長安市上見李白爲我一醉秦東亭

嵩山玉鏡

口口口何許今日東山隆積雨洗昏霾旭日發光輝光輝奪人目瀲瀲如動移初如秋月圓漸如曙

星微曙星未能久併與晨露晞此鏡何從來造化祕莫窺山精或寶氣恍惚令人疑誰爲問岳祇山川英秀會有歸不能生申與甫瑞王國萬丈光芒徒爾爲

虎害

北山虎有穴南山虎爲群目光如電聲如雷倚蕩起伏山之根百人一飽不留骨敗衣墜絮徒紛紛空谷絕樵聲長路無行塵呀呀垂涎口眈眈闞城闉天地豈不仁社公豈不神哀哀太山婦叫斷秋

空雲可憐封使君生不治民死食民世上無復裴將軍北平太守今何人

飲酒

江南秋泉雲液濃遼東抹利玉汁鎔柳瓢朝傾荔枝綠螺杯暮捲珍珠紅此酒誰所留今日乃汝逢仙人一丸藥洗我芥蔕胸金沙一散風雨疾世事盡與浮雲空東家劉伯倫西家王無功醉鄉日月萬萬古眼中擾擾誰爲雄人會有歸盡飲不飲所同所恨獨醒人百年枯槁中獨醒恨未通獨醉恨

未公安得清江變醇醪盡迴天地入春風

送高信卿

高卿去歲山中居橡朝栗暮分猿狙今年移家入城市甑中生塵釜生魚文窮智亦窮五鬼更嘯呼迺翁延客著上座兩兒已復遭揶揄三冬免園冊牧豎叫語尨涇薪煙滿眼破視氷生須賣符與行藥不養堂堂軀無衣忽南州千里走單車我嘗相大君不是山澤臞十八學擊劍二十力陰符平生結交王與李袖中頗有魚龍圖文武志膽誰不如

不能拔劒斫蛟鼉亦嘗小手降於菟胡爲堅坐守
寒飢坐令兒女悲窮途禺事糊塗酒一壺別時聊
爲鼓嚨胡中原麟鳳今如此莫道皇家結網疎

寄趙宜之（趙時在盧氏）

大城滿豺虎小城空雀鼠可憐河朔州人掘草根
官責琴北人南來向何處共說莘川令樂土莘川
三月春事忙布谷勸耕鳩喚雨舊聞抱犢山摩雲
出蒼稜長林絕谿人迹所不到可以避世如武陵
煑橡當果穀煎朮甘飴餳此物足以度荒歲況有

麋鹿可射魚可罾自我來嵩前旱乾歲相仍耕田
食不足又復違親朋三年西去心籠禽念飛騰一
瓶一鉢百無累恨我不如雲水僧崧山幾來昏不
畏登不得但畏不得登洛陽一夕秋風起口口口
口張季鷹

段志堅畫龍爲劉鄧州賦

豬龍可豢亦可屠世人畫蛇復畫魚天飛忽入阿
堅筆始覺衆史欺庸愚腥口　萬里來白浪橫江湖
、麾走海若再顧失天吳浩　湯明河翻尾鬣慘不
濡只愁紙上出雷火搏控大千如此珠天生神物
與化俱滅没變見何所無逆鱗自古不受觸乃今
縮頭隨卷舒怪得堂堂髯御史平生長有兩隨車

送詩人秦簡夫歸蘇墳別業

三月不見君渴心欲生塵論文一樽酒雅道誰當
陳昨朝見君臨水句乃知抽青配白非詩人南山
明月北山雲恨君不作谿東鄰繫鮮爲具非無好
事者天隨杞菊年年新石田茅屋連蘇墳兩見力
耕足養親君詩或者昌晚節不應道路長逡巡白

髮刀騷一幅巾豐年鄉社樂閒身蹇驢馳入醉鄉
太釉中知有眉山春

紀子正杏園燕集（甲午歲）

紀翁種杏城西垠千株萬株紅艷新今年寒食好
天色曉氣鬱鬱含芳津天公自愛此花好朝薰暮
染煩花神融霞暈雪一傾倒非煙非霧非卿雲未
開何所似乳兒粉妝深　唇能啼能笑癡復騃晝
出百子元非眞半開何所似里中處女東家鄰陽
和入骨春思動欲語不語特輕盈就中爛熳尤更

好五家合隊虢與秦曲江江頭看車馬十里羅紈爭紅塵陽平一邑多詩豪主人買酒邀衆賓花時此游有成約恨少楊子張吾軍落花著衣紅繽紛四坐慘淡傷精魂花開花落十日耳對花不飲花應嗔愛花常苦得花晚爭教行樂無閒身芳苞一破不更合且看錦樹烘殘春

李參軍北上

五日過居庸十日渡桑乾受降城北幾千里出塞入塞沙漫漫古來丈夫淚不灑別離間今朝送君

行情深畱餘潸生女莫作王昭君一去紫臺空珮環生男莫作班定遠萬里馳書望玉關我知驥子墮地無齊燕我知鴻鵠意氣青雲端草間尺鷃亦自樂扶搖直上何勞摶一衣敝緼袍一飽苜蓿盤歲時壽翁媼團欒有餘歡就令一朝便得八州督爭似綵衣起舞春斕斑去年雒陽人今年指天山地遠馬韉破霜重貂裘寒朔風浩浩來客子慘在顏扼胡嶺上一廻首未必君心如石頑君不見桓山烏乳哺不得須臾閒衆雛一朝散孤雌四顧聲悲酸寒鴈來時八九月白頭阿母望君還

王黃華墨竹 為郭輔之賦

古來畫竹尊右丞東坡斂衽不敢評開元石本出摹寫燕市駿骨畱空名亦有文湖州畫意不畫形一爲坡所賞四海知有篔簹亭深衣幅巾老明經老死不敢言縱橫豈非遼江一派最後出運斤成風刃發硎雪溪仙人詩骨清畫筆尚餘詩典刑月中看竹寫秋影清鏡平明白髮生娟娟墨似萱草詠落落不減叢臺行千枝萬葉何許來但見醉帖

字欹傾君不見忠怒大篆草書法趙生怒虎哭墨成至人技進不名技游戲亦復通眞靈百年文章公主盟屏山見之跽且擎聲光舊塞天壤破議論今著兒曹輕有物於此鳴不平悲耶孀耶誰汝令只恐破窗風雨夜心隨雷電上青冥

泛舟大明湖 待杜子不至

長白山前繡江水展放荷花三十里看山水底山更佳一堆蒼烟收不起山從陽丘西來青一彎天公擲下半玉環大明湖上一杯酒昨日繡江眉睫

間晚涼一櫂東城渡水暗荷深若無路江妃不惜水芝香狼籍秋風與秋露蘭襟鬱鬱散芳澤羅襪盈盈見微步晚晴一賦畫不成枉看風標誇白鷺我時驂鸞追散仙但見金支翠㲲相後先眼花耳熱不稱意高唱吳歌叩兩舷與取樊川搖醉筆風流聊與付他年

九月七日夢中作詩續以末後二句

桃花紅深李花白昨日成團今日拆歌聲滿耳何處來楊柳青旗洛陽陌拊君背握君手朝鐘暮鼓

無了期世事於人竟何有青青鏡中髮忽忽成白首六國印何如負郭二頃田千載名不及即時一杯酒

賦邢州鵲山

去時唐山道望望鵲山背今朝西北看奇秀葢可愛蒼茫失層巒解駮見縈滯浮雲自來去盡巧窮變壞吳妝入小筆隱隱拂殘黛城隅靜女人不知擁髻伭顰如有待太行横截九州半一掩一重俱有態只知天平六峯天下稀此山東來亦間在煙埋雨沒今幾時殆天所藏予發之郭熙未足語平遠摹寫誰有韋郎詩

送王亞夫舉家歸許昌

一日兩食藜藿葵三冬一褐忻與齊監河貸粟困欲死望望江水涸塵泥故書一束手自攜汴兒跳梁柔女啼出門疾走勿反顧正恐五鬼從之西馬中豈是無龍媒世人徒知牝牡黃與驪只如黃金絡頭亦不惡誰謂茅索能相羈天公醉著百不問汝偶而偶奇而奇前途兀兀累於漆昨日把笏今

扶犂乃知世間倚伏不可料井底容有青雲梯春風兩淮多鞞鼓軍中少年舞荒鷄因君南望一大笑落日澹澹青山伭

湧金亭示同游諸君

太行元氣老不老上與左界分山河有如巨鼇昂頭西入海突兀已過餘坡陀我從汾晉來山之面目腹背皆經過濟源盤谷非不佳煙景獨覺蘇門多湧金亭下百泉水海眼萬古留山阿觱沸濼水源滃淪晉溪波雲雷涵鬼物窟宅深蛟鼉水妃簸

弄明月幾地藏發泄天不訶平湖油油碧於酒雲錦十里翻風荷我來適與風雨會世界三日漫兜羅山行不得山北望空長哦今朝一掃衆峯出千髮萬髻高峩峩空青斷石壁微泓散煙蘿山陽十月未搖落翠䙫雲旆相盪摩雲煙故爲出濃淡魚鳥似欲留婆娑石間仙人迹石爛迹不磨仙人去不返六龍忽蹉跎江山如此不一醉拊掌笑煞孫公和長安城頭烏尾訛并州少年夜枕戈舉杯爲問謝安石蒼生今亦如卿何元子樂矣君其歌

南冠行 癸巳秋爲曹得一作

南冠纍纍渡河關畢逋頭白乃得還荒城雨多秋氣重頹垣敗屋深茅菅漫漫長夜浩歌起清涕曉枕留餘潸曹侯少年出紈綺高門大屋垂楊裏諸房三十侍中郎獨守殘編北窗底王孫上客生光輝竹花不實鵷雛飢絲桐切切解人語海雲與得青鸞飛梁園三月花如霧臨錦芳華朝復暮阿京風調阿欽才鼎碧裁紅須小杜長安張敞號眉嫵吳中周郎知曲悞香生春動一詩成瑞露靈芝滿

窗戶魚龍吹浪三山沒萬里西風入華髮撫人重典鷫鸘裘展轉空牀臥秋月寶鏡埋寒灰鬱鬱萬古不可開龍劒出地底青天白日驅雲雷層冰千里不可留離魂楚些招歸來生不願朝入省暮入臺願與竹林嵇阮同舉杯郎食猩猩唇妾食鯉魚尾不如孟光案頭一盂水黃河之水天上流何物可煮人間愁撐霆裂月不稱意更與倒翻鸚鵡洲安得酒船三萬斛與君轟醉太湖秋

醉後走筆

建茶三盌冰雪香離騷九歌日月光腰金更騎揚州鶴雋永不羨太官羊短燈檠子移近床秋風吹簾月轉廊一歌再歌魂魄動入眼渺渺橫沅湘湘妃漸遠望不及金支翠䙫澹飛颺漁父話獨醒孺子歌滄浪山鬼獨一脚拊掌笑我旁湘纍歸來弔故國遺臺老樹山蒼蒼掩書一太息夜如何其夜未央東家女兒繡羅裳銀瓶瀉酒勸客嘗一酌均蹠顏再酌齊彭殤宇宙不今古氣節無陰陽少年避酒不肯嚥跬步乃有無何鄉愛茶愛書死不徹

乃以氷炭貯我腸世間唯有麴生風味不可忘

南湖先生雪景乘騾圖 并序

南湖先生原武人年二十許時曾以鄉試兩魁鄭州然其資倜儻所以自望者甚高終不樂爲舉子計即棄去學擊刺當正隆征南頗欲馳逐戎行間既而大定詔書下兵各罷帰先生抱利器而無所試乃浮湛里社以詩酒自娛買田南湖之上築亭種樹徜徉于其間盡置家事日與賓客酬飲

歌管棊槊窮日夕不少休家故饒財又好施予其赴人之急猶疾痛之在已故人尤以此歸之所與游如臨洛王逸賓游宗之大定劉之昂其人皆天下名士至論人物必曰靖達卿今日之奇男子也先生生於天會初歷大定明昌泰和優游於太平和樂之世者五十年太安兵興乃下世平生喜作詩樂府尤有蘊藉觀西子棄瓢詩可見也髻鬟蕭颯苧蘿秋千古香溪水自流吳越兵爭竟何得風流輸與五湖舟嘗雪中騎青騾行京水道中作長詩卒章有安得西都畫史吮筆出新意寫作南湖老子雪景乘騾圖之句其子文煒北渡後來東平始以先生之意追畫此圖求僕賦詩文煒質直好義讀書作文有聲時輩中觀其子可以想見先生之爲人故爲道其事并以致懷賢之思

大河滋滋白連空寒雲迢迢度南鴻汴梁高樓管絃裏戍卑行人西北風北風吹雪來飄瞥捲孤蓬

異色變慘澹元氣開洪濛襄陽潮陽詩境在掇拾物色眞難工青騾誰此游望見知是南湖翁南湖翁少日骯髒今龍鍾猶能吐氣萬丈如長虹閉門兀坐意不愜要看銀海翻魚龍寶花世界瓊瑤宮江山隨翁入清雄詩成仰天一大笑飛花落絮春濛濛鬱鬱梁宋郊翁家出強宗許與必豪右收聲去入等侯封翁年十八九弄筆學雕蟲登取兩解魁隱隱何隆隆一旦拂衣去學劍事猿公正隆適南征疋馬走從戎壘九磨楯鼻意與江流東紫微出

東方淮海亦來同都將書與劒田間就春農仕宦不作邴曼容醉鄕自愛王無功鷄鴟從渠致鍾皷野鶴豈合棲樊籠南湖煙景多魚鳥亦從容亦有兩小船綸竿揷船篷高亭出秀樾窗戶連青紅淸颷隨踏輿瞑色赴吟筇門前車馬來日釀日不供但苦佳客少焉知淸興終看翁棄瓢詩調戲鴟夷老子如兒童雄呑巳覺雲夢小寒縮寧作書生窮當年我得奉談笑晝夜肯放淸樽空東家西家不相從南海北海不相逢風流者舊今誰似惆悵相看是畫中

遺山先生詩集卷第六　終

遺山先生詩集卷第七

雜言

癸卯歲杏花

南州景氣暖杏花間紅梅讀書山前二月尾向陽杏花全未開待開竟不開怕寒貪睡嗔人催愛花被花惱不徹一日遶樹空千回牙牙嬌語山櫻破稠爛成團穉作顆小蕾從教絳蠟封繁枝未要嫡雲裏兩月不舉酒半歲不作詩更教古銅瓶子無一枝綠陰青子長相思今年閏年好寒節花開不妨遲一月（置船買魚作寒節宋方舟先生李知幾語）

題劉紫微堯民野醉圖

蒼苔濁酒同歌呼白鬚紅頰醉相扶堯時皇質未全散不論朝野皆歡虞望雲雲非雲就日日非日先秦迂儒強解事極口譽堯初未識堯民與酒同一天此外更誰爲帝力仙老曾經甲子年戲將陳迹畫中傳山川淳朴忽當眼廻望康衢一慨然不見只今汾水上田翁鞭背出租錢（堯甲子年仙人張果事）

贈答趙仁甫（仁甫名復雲夢人江表竒士也）

我友高御史愛君職以眞聅朝識君面所見勝所
聞江國辭客多工骨無泥塵軒昂見野鶴過眼無
鷄羣想君夜醉潯陽時明月對影成三人散著紫
綺裘草褁烏紗巾浩歌魚龍鞚水伯不敢嗔何意
醉夢間失脚墮燕秦萬世一旦暮萬里一比隣世
無魯連子黑頭萬蟻徒紛紛君居南海我北海握
手一杯情更親老來詩筆不復神因君兩詩發興
新都門廻望一大笑袖中知有江南春

下黃榆嶺

北厓玄武暮黖黑如積鐵東厓刼火餘絢爛開錦
纈就中嶺頭一峰凸樸奇剗費寒雲幾千疊摩圍
可望不可到青壁無梯猿叫絶林煙日射彩翠新
跬步疑有黃金闕畫工胸次墨汁滿邢得氷壺貯
秋月直須潮陽老筆廻萬牛露頂張顚揮醉帖石
門細路無凋泉行人飢渴挽不前辛苦黃榆三十
里豈知却有看山緣

駈猪行 黃臺張氏庄作

洽山蒔苗多費力辦與豪猪作糧食草菴架空尋
丈高擊版揺鈴鬧終夕孤犬無猛噬長箭不暗射
田夫睡中時叫號不似駈猪似稱屈放教田鼠大
於兔任使飛蝗半天黑害田爭合到渠邊可是山
中無橡朮長牙短喙食不休過處一抹無禾頭天
明隴畝見狼籍婦子相看空淚流旱乾水溢年年
日會計收成纔什二資身百備粟豆中儋石都能
幾錢直兒童食糜須愛惜此物羣猪口中得縣吏
即來銷稅籍

嘯臺感遇

褒回五岩上浩歌彌激烈望望蟾房翁倒影作明
滅地古足靈異祠廢餘像設子規夜啼山竹裂老
鶴亂踏枯松折嘯臺音響杳不聞蕩蕩青天一明
月荒山破瓦色十步九窪叠水泉出沮洳一綫僅
不絶翁乎何意留此居可是他山無地穴大道旣
下衰日鑿聰明開玉從珪璋毀木以青黃災天和
散不留去浪無東回咄咄此老蒼骸髒作怪魁亮
年生甲子合德如未孩標枝野鹿致足樂火食屋
居良所哀史筆亦厚誣狡計譏與材纏身正有一

丈夫直以何物觀形骸太笑黃冠師金丹羽化之說何從來豈知大人先生獨立萬物表太古元氣同胚胎不見今日孫公和橫絕四海隘九垓嵇康養生安在哉

水簾記異 癸卯九月四日同杜仲梁賦

黃華絕境探未窮道人曾約山櫻紅鏡臺懸流不易得世俗名取香爐峰七年長路今一到刺鞭欲滿平生胸豈知旱久泉脈絕快意一濯無繇供神明自足還舊觀漫浪爭敢徼靈通何因狡獪出變

化勝槩轉盼增清雄天孫機杼拂夜月佛界珠網搖秋風稱奇叫絕喜欲舞恨不百繞青芙蓉銀橋清涼巔玉鏡崧丘東世外果無物邂逅乃一逢晉生眼孔塞易破勺水已復誇神功東坡拊掌應大笑不見鼇窟鞭魚龍

洪谷聖燈 九月五日作

金門寺前山突起井底寶嚴三十里舊聞聖燈在山上紫微侍郎宜不妄山空月黑無人聲林間宿鳥時一鳴游人燒香仰天立不覺紫煙峯頭一燈出一燈一燈續一燈山僧失喜見未曾金繩脫串珠散迸玉丸走絆光不定飛行起伏誰控摶華麗清圓自殊□北荒燭龍開晦冥南極入地多異星豈知心光毫相有真遇物外恍惚終難憑腐儒心魄爲動蕩再拜中庭謝靈貺何曾辨作劉更生下照乃辱青藜杖昨朝黃華瀑流神所憐今朝金門佛燈佛作緣紛紛世議何足道盡付馬耳春風前

食榆莢

露葵滑寒羊蕨羶春榆作莢絕可憐榆令人瞑何

暇計田舍年例須濃煎簫聲吹暖賣餳天人家鑽火分青煙長鑱矮籃悉童稚頃刻綠萍堆滿前炊飯雲子白剪韭青玉圓一杯香美薦新味何必烹龍炮鳳誇肥鮮鼠肝蟲臂萬化途神奇腐朽相推遷夢中鶡鴒亦大樂隨意飲啄真飛仙先生捫腹一莞然此日何功食萬錢

李峪園亭看雨

龍山右脇松十里細路蜿蜒繞龍尾松林迫塞悶煞渠北望玉泉疑井底玉泉元自別一天眼界廓

廓無神川金城百里纔一俯半尖浮圖挿蒼煙行行下絶巘招提忽當眼未到倦不勝小憩遂忘返玉泉一杯甘以洌未須張陸誇氷雪主人不在客不留烈風崖下風颼颼石頭路滑馬蹄怯山雨未落雲先愁將軍林園永安下秋霽村墟絶蕭灑濃雲壓屋風打頭催得羈御駝疲馬只知龍山之神神更神永安亦能撼詩人眪瞑變化千萬態畫出風雨元非眞山靈亦愁歸厚夜半面時時見雲鋍天瓢細灑供晚凉不似草堂回俗駕層陰一埽羣

峯出一洗深青徹山骨夕陽展放紫翠屏只欠松梢一輪月山中一石廻萬牛況是一壑復一丘不如一詩招將入南州先生興來時臥游

游龍山

曩予魏大梁得交此州雷與劉自聞兩公誇南山每恨南海北海風馬牛老龍面目今日始一見更信造物工雕鎪是時山雨晴平田綠油油竝山凉氣多況得通深幽山泉谷口出迎客石鋍戞擊琳琅球蛇蜒入微行漸覺藤蘿罥衣樹打頭惡木拉

飈樓直幹比指稠石門無風白日靜自是林巒寒颼颼一峯忽當眼仰看 不休一峯一峯千百峯雖欲一一顧揖知無繇金城偃蹇不得上瑤蓮回合如相留苔花萬錦石丹碧爛不收天闕守虎豹武庫開戈矛小山隨起隨偃仆獨立千仞絶頂縹緲之飛樓百花岡頭藉草坐瀟灑正直金蓮秋亭亭妙高臺玉斧何年修登高覽元化快如鷹脫鞲山靈故爲作開闔巧與詩境供冥搜白雲何許來纖絲弄輕柔蓬蓬作霧湧飄飄與煙浮玉衣仙人

鞭素虯翁忽變化令人愁須臾視六合浩蕩不可求初疑陶輪比運甓今悞夜壑眞藏舟刻石拂未窮杞國浪自憂斷鼇立極萬萬古爭遣起滅如浮漚快哉萬里風一埽天四周誰言太始再開闢日馭本自無停輈舉手謝山靈就無淸凉毫相非神羞賊子貪名山客刺已屢投黃花挂鏡臺天壇避秦溝太山神明覩二室汗漫游胸中隱然復有此大物便可揮斥八極隘九州玉峯有佳招絶唱須一酬爲君探囊擲下珊瑚鈎白雲相望空悠悠異

時華表見老鶴姓字莫志元丹丘

醉中送陳季淵

寒食不數日天氣殊未佳翩翩金門客行行指龍沙朝發忻城暮隴頭隴頭地寒無草芽拂雲堆邊春更晚雪花滋滋揚白沙絶于山高凍煞雀榆莢離離小蕤薄愛君只欲苦死留不道南飛何所樂書生弓馬能幾何乃今寶技金盤陁孔璋文筆妙天下敕勒不數陰山歌向年賦奇兩擁海駈雲筆頭注快如懷素書布障狂笑劉乂寫冰柱李汾王

鬱俱灰塵天意乃狂潑陽陳舌出萬里噏一世眼高四海空無人殘民假息仍瘡痏誰作東山謝安起恨我不比長桑君一月觴君上池水眼中之人不易忘誰作氷炭置我腸衰顏明鏡兩寂寞別意春江誰短長但願年年見顏色與君連日醉壺觴

送弋唐佐還平陽

我從商餘之山過庶羅聞君六經百家窮繇摩會最上指冠巍峩豈肯俯首春官科單懷變生十載後我時避兵方北走通家弋宋共有無行輩許之爲老友晉州一書君肯來握手大笑心顏開春風著人不覺醉快卷更須三百杯鶴骨鸞飛法當壽況是丹房藥鏡留心久崑崙神泉浸朮芝乞與餘膏潤衰朽天府學士登瀛洲松頂仙人爵直鈎愛君直欲抵死留自言世事非所求千古黃金鑛中淚不獨盧仝并馬異蘇州韋郎交分深香山白傅金玉音借渠兩詩寫我心相知非不多但苦心不同同心一人去坐覺長安空離愁何從生生從情愛中不見行路人拂袖自西東汾流滔滔兮日千里青眼高歌吾老矣寶豐山中有香羅寺唐佐嘗從程內翰天益開學於此

游泰山

泰山天壤間屹如鬱蕭臺厥初造化手擘此何雄哉天門一何高天險若可階積蘇與累塊分明見九垓扶搖九萬里未可誣齊諧泰皇儋威靈茂陵亦雄材翠華行不歸石壇滿蒼苔古今一俯仰感極令人哀是時夏春交紅綠無邊涯奇探忘登頓意愜自遲回惜無賞心人懽然盡餘杯夜宿玉女祠崩奔湧雲雷山靈見光怪似喜詩人來鷄鳴登

日觀四望無氛霾六龍出扶桑翻動靑霞堆平生
華嵩遊茲山未忘懷十年望齊魯登臨負吟𩨨孤
雲拂層崖靑壁落落雲間開眼前有句道不得但
覺胸次高崔嵬徂徠山頭喚李白吾欲從此觀蓬
萊

付阿耽誦

昨得商子書知有阿耽名今朝見阿耽驚喜喜復
驚迺翁雅望傾漢庭仕才千石埋九京我知渠孫
不虛生虎穴生虎子墮地骨骼成舉頭為城尾為

旌幾人雄猛得寧馨繡衣靑春佳御史路人望見
行且止老天從㓨當說似前日晦道堂前小兒子
雷動風行自應耳藜藿不采今其始

游承天鎭懸泉

詩人愛山愛徹骨十月東來犯氷雪懸流百里行
不前但覺飛湍醒毛髮閑閑老仙仙去久石壁姓
名苔蘚滑此翁可是六一翁四十三年如電抹并
州之山水所洑駭浪幾轟山石裂只知晉陽城西
天下稀娘子關頭更奇刷周南留滯何敢歎投老
天敎探禹穴君不見晉㴱汾源大車輪平泉丈八
玻璃盆不知承天此水何所本乃與沇濆爭雄奪
平地突出隨崩犇洶如頹波射天門太初元氣未
凝結更欲何處留胚腪素虯騰擲翠蛟舞袞袞後
出背鼉鯤雷車怒擊氷雹散石峽峻滑蒼煙屯懸
崖下視心魄動自媿氣衰筆老勝槩過眼無𧪄吞
少東水簾亦瀟灑珠琲一一明朝暾陽龍脂滋瑤
草活礬石自與蓮湯溫神祠水之滸儼衞盛官府
頗怪祠前碑稽考失莽鹵吾聞尹華臺胎宣汾洮

障大澤自是生有自來歸有所假而自經滹濆便
可尸祝之祀典紛紛果何敢子胥鼓浪怒未洩精
衞銜薪心獨苦楚臣有問天不酬肯以誕妄虛荒
謷龍督宇宙有此水萬古萬萬古人言主者介山
氏且道未有介山之前復誰主山深地古自是有
神物不假靈眞誰敢侮稗官小說出閭巷社鼓村
簫走翁媪常時大曆十才子爭遣李謨鏖陋語石
林六月淸無暑人家靑紅溼窗戶射鹿有場魚有
浦好築漕臺俯洲渚甕面捥瓢挹膏乳醉扶紅袖

別吳歌風雨不憂驚妒女閑閑公守平定以大安庚午來遊迄今壬子四十三年矣士俗傳介子推被焚其妹介山氏恥兄要君積薪自焚號曰妒女祠碑大曆中制官李諲所誤辭二日殊謬至有百日積薪一日燒之之語鄉社至今以百五日積薪而焚之謂之祭妒女云

為程孫中卿作

繡褥錦韉蘭湯金作盆名駒出渥水萬馬浮雲羣參軍愛友親弟昆御史風節海內聞諸郎楚楚皆玉立王謝定自超人羣高樹出大根源清流不渾千年雒陽陌赫赫于公門外翁老去住山村正要兒童侍酒尊他日新詩一千首不愁無物餉吾孫

壽張復從道

鎮州城中金粟岡移來河東萬卷堂先生弦歌教胄子子亦詩禮沾餘芳齒如編貝髮抹漆玉樹臨風未二十為渠欲作寫眞詩老我慚無敬齋筆復也美材具璞玉未雕飾良工𢒰汝心苦卓與眞積捧檄毛義喜受杖伯瑜泣親年當喜懼寸晷眞尺璧桓榮家世傳一經何患不蒙稽古力綵服庭闈趨繡衣霄漢立但願頤齋壽金石歲歲年年作生日

遺山先生詩集卷第八

樂府

一

天門引

秦王深宮不得近從破衡成欲誰信白頭游客困咸陽顛頷黃金百斤盡海中仙人黃鶴舉大笑人間爭腐鼠丈夫何意作蘇秦六印才堪警兒女古來多爲虛名老不見阿房淨如埽千年虎豹守天門一日牛羊臥秋草

蛟龍引

古劍咸陽墓中得抉開青雲見白日蛟龍地底氣如虹玉花千年不敢蝕洪鑪烈焰初騰精橫海巳覺無長鯨世上元無倚天手匣中誰解不平鳴割城恨不逢相如口酒恨不逢朱虛尚方未入朱雲請盟盤合與毛生俱誰念田文座中客只將彈鋏歎無魚

湘夫人詠

木蘭芙蓉滿芳洲白雲飛來北渚遊千秋萬歲帝鄉遠雲來雲去空悠悠秋風秋月沅江渡波上寒煙引輕素九疑山高猿夜啼竹枝無聲墮殘露

湘中詠

楚山鶴鳴風雨秋楚岸猿啼送客舟江山萬古騷人國猿鳥無情也解愁西北長安遠於日憑君休上岳陽樓

孤劍詠

鬱鬱重鬱鬱夜半長太息吟成孤劍詠門外山鬼泣清霜稜稜風入骨殘月耿耿燈映壁君不見一飢縛壯士僵臥時自惜黃鵠一舉摩蒼天誰念樊

籠束修翼

渚蓮怨

阿漢何許來素面涴風雨寂寞煙中魂依依欲誰語

芳華怨

娃兒十八嬌可憐亭亭臬臬春風前天上仙人玉爲骨人間畫工畫不出小小油壁車軋軋出東華金縷盤雙帶雲裙踏鴈沙一片朝雲不成雨被風吹去落誰家少年豈無恩澤侯金鞍繡帽亦風流

不然典取鷫鷞裘四壁相如世白頭金谷樓臺倚
無主燕子不來花著雨只知環珮作離聲誰向琵
琶得私語無情鸂鶒翡翠見有情蜂雄蛺蝶雌勸
君滿酌金屈卮明日無花空折枝

後芳華怨

江南破鏡飛上天三五二八清光圓豈知汴梁破
來一千日寂寞菱花仍半邊白沙漫漫車轆轆鵾
鷄絃中杜鵑哭塞門顦顇人不知枉爲珠娘怨金
谷樂府初唱娃兒行彈棊局平心不平只今雄蜂

雌蝶兩不死老眼天公如有情白玉搔頭綠雲髮
玫瑰面脂透肉滑春風著人無氣力不必相思解
銷骨洛花絕品姚家黃揚州銀紅一國香千園萬
遶看不足雨打風吹空斷腸丹砂萬年藥金印八
州督不及秦宮一生花裏活長門曉夕壽相如儘
著千金買消渴

結楊柳怨

長樂坡前一杯酒鄭重行人結楊柳可憐楊柳千
萬枝看看盡入行人手輕煙細雨綠相和惱亂春

風態度多路人愛是風流樹無奈朝攀暮折何朝
攀暮折何時了不道行人暗中老素衣今日洛陽
塵白髮明朝塞城草柳色年年歲歲青關人何事
管離情春風誰向丁寧道折斷長條莫再生

秋風怨

碧死高梧響疎雨坐倚薰籠聽獨語守宮一著死
生休狗走鷄飛莫爲女雲間簫鼓夜厭厭禁漏誰
將海水添一春門外羊車過又見秋風拂翠簾總
把丹青怨延壽不知猶有竹枝豐

歸舟怨

渡頭楊柳青復青閨中少婦動離情只從問得狂
夫處夜夜夢到洛陽城南風吹檣聲北鴈鳴嚶嚶
江流望不極相思春草生

征人怨

瀚海風煙埽易空玉關歸路幾時東塞垣可是秋
寒早一夜清霜滿鏡中

塞上曲

平沙細草散羊牛幾簇征人在戍樓忽見隴頭新

鴈過一時廻首望南州

西樓曲

游絲落絮春漫漫西樓晚晴花作團樓中少婦弄瑶瑟一曲未終坐長歎去年與郎西入關春風浩蕩隨金鞍今年疋馬妾東還零落芙蓉秋水寒并刀不剪東流水湘竹年年露痕紫海枯石爛兩鴛鴦只合雙飛便雙死重城車馬紅塵起乾鵲無端為誰喜鏡中獨語人不知欲插花枝淚如洗

後平湖曲

越女顏如花吳兒潔於玉天教竝牆居不著同被宿美人一笑千黃金連城不博百年心樓上牆頭無一物暮爨朝舂一生足秋風拂羅裳秋水照紅妝舉頭見郎至低頭采蓮房郎心只如菱刺短妾意未覺藕絲長與郎期何許眼礙同舟女春波澹澹無盡情雙星盈盈不得語十里平湖艇子遲岸花汀草伴人歸鴛鴦驚起東西口唯有蜻蜓口趐飛

淯川行

淯川道邊日欲西誰家少婦掩面啼漫漫長路行不徹粉綿鏡衣手自攜自言倡家女家在梁門東夫壻輕薄兒新人不相容憶初在家時只辦放嬌慵爺娘惜女如惜玉近前細看面發紅無端嫁作蕩子婦流落棄擲風埃中可憐桃李花顏色嬌蒙茸朝看華枝好暮看華枝空安得明珠三百斛重簾複幕圍春風

長安少年行

黃衫少年如玉筆生長侯門人不識道逢豪客問

姓名袖把金鞭側身揖臥駞行橐錦帕蒙石榴壓槳銀作筒八月蒼鷹一片雪五華驕馬四蹄風日昇新豐原上獵三更歌舞灞橋東

黃金行　贈王飛伯

王郎少年詩境新氣象慘澹含古春筆頭仙語復鬼語只有溫李無他人天公著詩貧子身子曾不知乃自神人間不買詩名用一片青衫衡霍重兒貧女富毋兩心何論同袍不同夢入門與婦不下機淚子垢面兒啼飢君詩只有貧女謠何曾夢見

金縷衣外家翁媪日有語嫁女書生徒爾爲昆陽城下三更酒醉膽輪囷捕星斗一夕詩腸老蛟吼十尺長人墮車走斫頭不屈三萬言欲向何門復低首何人壽我黃金千使君破鏡飛上天

隋故宮行

渭川楊柳先得春二月鶯啼百囀新長春宮中千樹錦暖日晴雲息煞人君王半醉唱吳歌絳仙起舞嚬翠蛾吳兒謾說會行樂三十六宮能幾多千秋萬古金銀闕海沒三山一毫髮繁華夢覺人不

知留得寒螿泣秋月

解劍行

古劍黑於漆鬱鬱動星文摩挲二十年今日持贈君長鯨鼓浪三山渡知君不是泥中物袖間一卷白猿書未分持刀買黃犢壯懷風雲鬱沉沉慚媿漂母無千金長安侏儒飽欲死萬古不解天公心北風浩浩吹行客朧水無聲雪花白荆卿墓頭秋草乾擊筑行歌欲誰識君不見秦相五羖皮去時烹鷄炊扊扅又不見敝裘蘇季子合從歸來印纍纍丈夫墮地自有萬里氣翕忽變化安能知大冠如箕望吾子富貴同生亦同死

征西壯士謠

三十未有二十强手內蛇矛丈八長總爲官家金印大不怕百死向沙場捉却賀蘭山下賊金鞍繡帽好還鄉

望雲謠

涉江采芙蓉芙蓉待秋風登山采蘭茝蘭茝霜早雕美人亭亭在雲霄鬱搖行歌不可招湘絃沉沉

寫幽怨愁心歷亂如曳蠒金支翠蕤紛在眼春草迢迢春波遠

望歸吟

塞雲一抹平如截塞草離離臥榆葉長城窟深戰骨寒萬古牛羊飲冤血少年錦帶佩吳鉤獨騎疋馬覓封侯去時只道從軍樂不道關山空白頭北風吹沙雜飛雪弓絃有聲凍欲折寒衣昨夜洛陽來腸斷空閨搗秋月年年歲歲望還家此日歸期轉未涯誰與南州問消息幾時重拜李輕車

梁園春五首 車駕遷汴京後作

軍從南去三迴勝雲自冬來二尺强今歲長春多樂事內家應舉萬年觴 長春德陵誕節名

暖入金溝細浪添津橋楊柳綠纖纖賣花聲動天街遠幾處春風揭繡簾

上苑春濃晝景閒綠雲紅雪擁三山宮牆不隔東風斷偷送天香到世間

樓觀沉沉細雨中出牆花木亂青紅朱門不解藏春色燕宿鶯啼處處通

雙鳳簫聲隔綵霞宮鶯催賞玉谿花誰憐麗澤門邊柳瘦倚東風望翠華 龍德宮有玉谿館麗澤燕都西門名

探花詞五首

禁裏蒼龍啟九關殿前鸚鵡喚新班沉沉綠樹鞭聲遠嫋嫋薰風扇影閒

浩蕩春風入繡鞍可憐東野一生寒皇州花好無人管不用新郎走馬看

六十人中數少年風流誰占探花筵阿欽正使才情盡猶欠張郎白玉鞭 李欽用二十七張夢祥少一歲又未婚云

美酒清歌結勝游紅衣先爲渚蓮愁曲江共說櫻桃宴不見西園風露秋

人物風流見藹然逼人佳筆已翩翩龍津春色年年在莫著新銜惱必先

獵城南

翩翩游俠兒白馬如疋練朝出城南獵莫赴軍中宴北平有真虎愛惜腰間箭

春風來

春風來時瑤草芳綠池珠樹宿鴛鴦春風去後瑤

草歇來鴻去燕遙相望鴛鴦不得雙燕鴻天一方娟娟愁眉色靜與遙山長錦衾復羅薦夢語相思悠月明烏夜啼空閨淚如霰

幽蘭

僊人來從舜九疑辛夷爲車桂作旂疏麻導前杜若隨披猖芙蓉散江離南山之陽草木腓淍岡重複人迹希蒼崖出泉懸素霓脩然獨立風吹衣問何爲來有所期歲云暮矣胡不歸釣天帝居淸且夷瑤林玉樹生光輝自棄中野誰當知霰雪慘慘

清入肌寸根如山不可移雙麋不返叐杈飢飲芳
食非尚庶幾西山高高空蕨薇露槃無人薦湘纍
山鬼切切雲間悲空山月出夜景微時有彩鳳來
雙棲

并州少年行

北風動地起天際浮雲多登高一長嘯六龍忽蹉
跎我欲橫江鬬蛟鼉萬弩迸射陽侯波或當大獵
燕趙間黃熊朱豹皆遮羅男兒萬馬隨撝訶朝發
細柳暮朝那埽雲黑山布陽和歸來明堂見天子

黃金橫帶冠峩峩人生只作張騫傅介子遠勝僵
死空山阿君不見并州少年夜枕戈破屋耿耿天
畨河欲眠不眠淚滂沱著鞭忽記劉越石拔劒起
舞鷄鳴歌東方未明兮奈夜何

怒虎行 答宋文之

怒虎當道臥百里不敢嚮紛紛射虎手一見孤矢
墮誰知世有李將軍霹靂弦聲驚石破昨日雙南
金今日緑綺琴贈君無別物唯有百年心

梅華

去歲梅華晚今歲梅華早和羹要佳實春風莫草
草

寶鏡

寶鏡挂秋水青娥紅粉妝春風不相識白地斷肝
腸

續小娘歌十首

吳兒沿路唱歌行十十五五和歌聲唱得小娘相
見曲不解離鄉去國情

北來游騎日紛紛斷岸長堤是陣雲萬落千邨藉

不得城池留著護官軍

山無洞穴水無船單騎驅人動數千直使今年留
得在更教何處過明年

青山高處望南州漫漫江水遶城流願得一身隨
水去直到海底不廻頭

風沙昨日又今朝踏碎鴉頭路更遙不似南橋騎
馬日生紅七尺繫郎腰

鴈鴈相送過河來人歌人哭鴈聲哀鴈到秋來却
南去南人北渡幾時廻

竹溪梅塢靜無塵二月江南煙雨春傷心此日河
平路千里荆榛不見人
太平婚嫁不離鄉楚楚兒郎小小娘三百年來涵
養出却將沙漠換牛羊
飢烏坐守草間人青布猶存舊領巾六月南風一
萬里若爲白骨便成塵
黄河千里扼兵衝虞虢分明在眼中爲向淮西諸
將道不須誇說蔡州功

遺山先生詩集卷第九

五言律詩

懷益之兄

世故伊川歎郊情越客音天宜他日定陸巳向來
沉冉冉愁看老源源事益侵誰言易排遣自分不
勝任鞭影驚疲馬鐘聲急舞禽蹈中無曠迹喧外
有幽尋夢失名家筆書存遺子金山田和石甕茅
屋過雲深春雨蔬成圃秋霜柿滿林樹陰凉拂席
花氣濇盈襟宿鷺窺晨汲孤猿伴暝吟溪僧時問
字野客或知琴抱璞休奇售臨觴得緩斟阿兄團
聚日曾語百年心

汴禪師自斵普照石爲研以詩見餉爲和二首

寺廢瓦不毀研奇功亦多巳知良斵少更奈苦心
何挺挺剛無敵津津潤可呵羽陽陵谷變氷井字
書訛贈比黄金璞辭慙潔石歌遥知玉音在洗耳
俟研磨長吉有紫石研歌

點化鉛仍見堅凝鐵易穿何年埋朽壤此日睹青
天古色秋煙重哀音夜雨懸有刀堪切玉是鏡不

名塼佛陰論空刼書林結後緣禪河一勺水更擬
就師傳

惡雨

惡雨惡復惡龍公何遽然霆轟氷塔碎電掣玉繩
連高岸皆深谷層霄一漏泉黑來疑擁海白散忽
成煙市響千門合潮頭萬弩穿天瓢休盡建上聲枯
旱有他年

癸巳除夜

鼎定周元重新安漢已然不隨南渡馬虛泛北歸

船身並枯蜩化心爭脫兔先塵埃嗟落泊光景强
留連往事青燈裏浮生白髮前更殘鐘未動猶屬
出京年

病中 病因食猪動氣而作癸卯四月二十一日晨起書

戰勝頗自恃笒知從外腴文章工作祟時運迫摧
枯止酒嗟何及燒猪本不圖膏粱無急變山澤有
眞臞詩信藤條戲方遭鐵齊誣鹽去聲紅忘後顧虀
黑見前驅眩入投床仆晨庵伏枕呼萬錢誰嘔泄
一欝爾乘除靜伏心仍悸深調息亦麤蹣跚因宇
宙渴憶捲江湖風柳留蟬蛻霜松映鶴孤養和懲
往失几名養和事見戎昱贈子詩扶老念時須杯杓歸神誓垣墻
任佛瑜回蹊且垂翅望或在桑榆

綦威卿毅挽辭

東海于門舊桐鄉邑墓遷綦東海人威卿之祖待制公知忻州因家焉
芝蘭宜有種珠玉自成淵慈母依隣切名郎獲譽
先豪華非日損信厚出天然詣理言猶訥持心靜
益專笑談千里到咳唾百金捐論齒推予長垂髫
得子賢通家仍孔李知己與王田刻責誰斯切推

扶最所偏孤墳平日託昆季再生緣摧割詩空寫
精微夢或傳都將百年淚一慟夜臺前

贈祖唐臣

詩道壞復壞知言能幾人陵夷隨世變巧偽失天
眞鬼蜮姦無盡優伶伎毋陳謗傷應皆裂淫褻亦
肌淪珉玉何曾辨風花秖自新憐君用幽意老矣
欲誰親

老樹

老樹高留葉寒藤細作花沙平時泊鴈野迥已攢

鴉旅食秋看盡行吟日又斜干戈正飄忽不用苦
思家

陽翟道中

長路伶傳裏羈懷蒼莽中千山分晩照萬籟入秋
風頻見參旗縮虛傳朔漠空故園歸未得細問北
來鴻

月觀追和鄧州相公席上韻

月觀知名舊池亭發興偏露凉驚夜鶴風細咽秋
蟬綠泛兵厨酒紅依幕府蓮無緣逐清景空美飲

中仙

太室同希顏賦

壯矣崧維岳盤盤上窈冥中天瞻巨鎭元氣有遺
形雨入秦川黑雲開楚岫青鰲掀一柱在萬古壓
坤靈

送登封張令西上

罷縣人稱屈悠悠復此行渭城秋鴈到泰嶺暮雲
平道路衣從典風塵劒已鳴山西多俠客莫說是
書生

方城道中懷山中幽居

技拙違時用年饑與食謀江山貧士嘆日月賈胡
留楚客頻招隱文園故倦游衡門有幽事還我北
窗秋

孟州夾灘飲承之御史家同欽叔作

黄酒禁愁得芳梅發興饒紛紜聊且置魂磊故須
澆鷄黍成前約干戈有此宵平生楊大理惜不預
佳招雲卿赴召五日矣

送曹吉甫兼及通甫

意氣羨君豪憐君屈騎曹安能事筆硯且復混弓
刀風雪貂裘暗關山馬骨高南飛見鴻鴈應爲惜
哀勞

勝槩三鄉作

勝槩煙塵外新詩杖屨間偶隨流水去澹與暮雲
還吾道三緘口時情一解顏從今便高臥已負半
生閒

少室南原

地僻人煙斷山深鳥語譁清溪鳴石齒暖日長藤

芽綠映高低樹紅迷遠近花林間見鷄犬直疑是仙家

寄贈龐漢茂弘

之子貧居久詩文日有功苦心唯我見高誼許誰同萬里虎食肉一鳴鷄長雄皇天老眼在且莫愁丘中

洛陽古城曦陽門早出

乘月出曦陽黎明轉北岡荒村自鷄犬長路足豺狼天地憐飄泊風霜憶閉藏微吟許行役凄斷不成章

聞希顏得英府記室

近得髯參信知從兔苑游文星映朱邸勝槩減黄樓進退存中道功名接上流徒懷貢公喜塵土隔瀛洲

落魄

落魄宜多病艱危更百憂雨聲孤館夜草色故園秋行役魚頳尾歸期烏白頭中州遂南北殘息付悠悠

得姪傳信二首

今日鄜州姪知從虎穴還百年陰德在幾日鬢毛斑隔澗家仍遠羈棲食更艱誰憐西北夢依舊遶秦關

號驛傳家信坤牛玩吉占團圓知有望悲喜亦相兼過眼書重展伸眉酒屢添關河動高興百遠望清蟾

阿千始生

四十舉兒子提孩聊自誇夢驚松出笋兆應竹生花田不求千畝書先備五車野夫詩有學他日看傳家

長壽新居三首 同仲經賦

地古村墟迥川廻縣郭斜蒲池餘老節菊水引新芽卜築欣成趣歸耕覺有涯迎門領兒女今日是山家

隱去心初在親朋復此偕荒田歸別業高樹表新齋泉石深三逕風塵限兩崖青山坐終日無物寄幽懷

昔有姜夫子來家寂寞濵墓田耕巳熟碑石字猶新詩酒娛中歲山林有外臣三生可信否吾亦寄前身宣和中姜夢得處士常隱于此墓碣在焉夢得曾上書仁宗既老以詩酒自娛碣文說地名白鹿原長壽村也

少林雨中

西堂三日雨氣節變蕭森偃臥復欹臥長吟時短吟鐘魚四山靜松竹一燈深重美禪棲客都無塵慮侵

十二月六日二首

倀鬼跳粱久群雄結構牢天機不可料世網若爲逃白骨丁男盡黃金甲第高閭門隔九虎休續楚臣騷

海內兵猶滿天涯歲又新龍移失魚鼈日食鬬麒麟草棘荒山雪煙花故國春聊城今夜月愁絕未歸人

得一飛姪安信

音問他鄉隔存亾此日知夢中憂凍餒意外脫艱危避地何嗟及還家敢恨遲衰年吾事了似有鹿門期

短日

短日磓聲急重雲鴈影深風霜侵晚節天地入歸心零落溝中斷酸嘶爨下音五年朝與夕淸血幾霑襟

送毋受益自潞府歸嵩山

薄俗科名賤孤生志願違正須謀獨往何暇計群飛泌水眞堪樂荊州况可依靑山吾舊隱此日美君歸

寄程孫鐵安

御史陰功在孫兒玉不如巳能騎竹馬想亦愛鉏魚異縣關山澗衡門骨肉疎幾時隨阿舅讀盡外家書

贈汴禪師

道重疑高謇禪枯耐寂寥蓋頭茅一把饒腹篋三條趙子曾相問憑公每見招風波門外客無事且相饒

乙亥元日

五十未全老衰容新又新漸稀頭上髮別換鏡中
人野史纔張本山堂未買隣不成騎瘦馬還更入
紅塵

送楊次公兼簡泰彥容李天成

海國山如染雲堆草易荒時危頻虎穴路絶更羊
腸弔影雙蓬鬢揣家一藥囊殷勤泰與李無惜借
餘光

發濟源

早暵今年劇他鄉底處歸羸糧失先具涉世本無
機棄擲烏皮几裴回白版扉殷勤雙語燕媿汝遠
相依

倪庄中秋 己亥

强飯日逾瘦裌衣秋已寒兒童漫相憶行路豈知
難露氣入茅屋溪聲喧石灘山中夜來月到曉不
曾看

荅潞人李唐佐贈詩

問道嗟予晚求師愧子賢泥途終自拔璞玉豈虛
捐青破三千牘詩論二百年文章有聖處止脉要

人傳

陽輿砦

亂石通樵逕重岡擁戍城山川帶淳朴鷄犬見升
平雨爛沙仍軟秋偏氣自清年年避營馬幾向此
中行 絳州入府避騎兵奪馬者多繇此路

懷粹中

醉解不復寐吟君田舍詩從知石門老未比木菴
師日月淹書尺江山入鬢絲何因重談笑却似少
林時

同周師夢卿崔振之遊七岩 定襄

客路頻年別僧居半日閒同遊盡親舊舉目是家
山世事風塵外詩情水石間悠然一尊酒落景未
知還

送崔振之迎家汴梁

老伴不易得殘年唯有閒桑麻一村落鷄犬兩柴
關樊守能供酒周侯許買山從今釣溪上日日望
君還

聚仙臺夜飲

永夜酣歡席高懷遠市塵月凉衣有露風細酒生
鱗鄉社情親舊仙臺姓字新殷勤詩卷在長記坐
中人

續陽平十愛

我愛陽平酒兵厨釀法新百金難著價一琖即醺
人色笑擂花重香兼竹葉醇爲君酣故事與作杏
園春 杏園指鈕子正家園爲言

送田益之從周帥西上二首

市近厨無肉書香蠹有蟲深居誰不樂去聲兀坐竟

何功天日伸眉後江山洗眼中蓬萊如可到剩借
玉川風 衎所謂

一室盆歌後供樵只短僮求凰可無日牧犢未成
翁桂樹春風近楊荑媛律通明年孟德糴應與伯
鸞東

九月晦日王村道中

水涸沙仍溼霜餘草更幽煙光兼落景山骨露清
秋坐食知何益行吟只自愁隨陽見鴻鴈三嘆惜
淹留

十月四日往關南二首

短日晨光澹高風宿靄澄山寒渾欲雪水涸劣能
冰振厲時何有躋攀倦不勝哦詩聊自遣松液已
香凝 子方釀松醪當以今日燕故及之

行路見新月獨行還獨謠勞生塵衮衮晩色莫蕭
蕭野曠無遺穗林疎有墮樵回頭麥山嶺更覺馬
蹄遙

寄王文德新二首 德新時在汝州

沙際春還去雲頭雨不成興來誰共醉事往獨含

情紫邏留行客黃流隔戍城岸花何處在空憶櫂
歌聲 孟津舊事

淸汝風華地平生記此游酒能千日醉春必萬金
酬攬鏡非遲暮逢花儘滯留只應歌笑處偏欠李
鄜州 欽叔時赴鄜州幕官

舊國

舊國分崩久孤兒展省初客衣留手線驛傳失肩
輿夢拜悲兼喜心飛疾亦徐殷勤南去鴈先爲到
商於

和仲梁

林影兼秋薄雲陰帶晩凉石潭魚近藻沙渚鴈留一作合霜笑語無長路登臨豈與鄉一尊堪共醉惜不是重陽

甲辰夏五月積雨十餘日不止遣悶二首

甲子霖霖雨巡簷悶不禁幻泡成實相水樂激哀音瘴海聞天漏堯年見陸沉鶩飛想雲表癡坐若爲心 南史王景文傳人居貴要但問心若爲耳

甲子霖霖雨農郊搏手空排墻空有禮爲鋌竟何

功戰蟻侯王上鳴蛙意氣中掃晴應曉夕少忍待秋風 排墻事見王衍論云排墻之壓猶有爲耳

陽泉棲雲道院

方外復方外翛然心迹淸開窗納山影推枕得溪聲川路遠誰到石田平可耕霜林不嫌客留看錦崢嶸

劉子中夢菴

寤寐生與死幻敗爲是眞如何夢中境不屬覺時人朝徹從渠夜形開亦此神殷勤花上蝶分我漆園春

丙午九日詠菊二首

秋菊有何好秖緣風露淸花中誰比數霜後獨鮮明九日惜虛過一尊還自傾今年病居士吟遶更關情

几案得新供小窓幽更宜風霜寧小怯根撥要深移黃素金行正芳甘藥品奇三薰復三沐歲晏與君期

感事

壯事本無取老謀何所成人皆傳已死吾亦厭餘生潦倒封侯骨淹留混俗情百年堪一笑辛苦惜虛名

酬中條李隱君邦彥

川路限南北相逢今白頭聶沙非故國人物自名流學道慙高步留詩惜暗投歸來如有便終伴竹林游 邦彥自關中徙步省北季父於集寧故有竹林之句

送邦彥北行

比數推前輩陪從結後緣川涂卽暌隔詩酒重留

連白鶴埽華表青牛得老偃秦山好行脚倚杖待
明年紫微劉丈雅有游秦之興故篇中有及

同龔文明秀山行

莽景披楨幅山間二老同雲如愁戍苦雪亦笑詩
窮古木凍欲折斷崖行復通從今胡谷夢時到水
聲中

同姚公茂徐溝道中聯句

路轉川途潤天低雨氣昏綿山連漢壘汾水入并
門姚來往頻鞍馬登臨負酒尊聯詩强一笑凄絶

恐消魂

壬子月夕

明月復明月今年還遠遊關河動歸興時節重離
憂老眼耿無寐病身偏覺秋遥憐小兒女把酒望
東州

庚子三月十日作

殘夢志書帙餘寒滯酒杯青銅元懶照白紵更寬
裁水際時獨往花邊知幾迴殷勤雙語燕應自謝
家來

七月十六日送馮揚善提領關中三欵

爲愛秦中好西遊日苦遲青雲動高興白首得新
知道在貧何病官閒老更宜相思詩酒社無計與
追隨

京兆漕司官君三首

符節推通貴江山入勝游名園隨地改高棟與雲
浮薄領歸閒暇鶯花接獻酬不知秋夜月何似庾
公樓

複嶺雲橫野孤峯玉柱天遥知開館日別破見山

錢夢出紛華外詩來寂寞邊亭中誰舉酒高興想
悠然

聞說梅軒好長吟有所思入簷看瘦影挂月見橫
枝東閣今千載風流彼一時西遊曾有約到日更
題詩

甲寅正月二十三日故關道中三首

雪磵不得過陽陂如見酉林煙常暗澹木葉自颼
颼齒髮悲行役鶯花惜舊游塵埃與風雨看待幾
時休

千里不易到三冬須少留君情猶昔雄去意已雕
丘遠出每爲苦雄誇還自羞君心未肯在應待肯
時休

六十復半十年年添白頭秪知詩遣興未覺酒忘
憂人七因循過元宵塊坐休殷勤行記上今日是
東州

送閻子實焦和之北上

綦府賢初聚瀛洲路匪遙謨謀在廊廟物色到漁
樵布褐豈終隱旌車行見招春風兩黃鵠老眼看
雲霄

庫城

浩浩庫城水岸高知幾尋疎林護懸險絕壁入清
深跼步無曠迹勞歌惟苦音年年一來此老我亦
何心

婁生北上

并府虛荒久大城如廢村草茅知世故泉壤隔天
閽六月甘霖決一言陰理存明年佩符節知有奉
春孫

遺興

几案滿書史欣然忘百憂一篇詩遣興三醆酒扶
頭千載陶元亮平生馬少游但留强健在老矣復
何求

八月并州鴈三綵時作

八月并州鴈淸汾照旅群一聲驚晚笛數點入秋
雲滅沒樓中見哀勞枕畔聞南來還北去無計得
隨君

示白誠甫

之子吟爆竹迺翁欣樹萱崑山多美玉江水發初
源名教有樂地詩書皆雅言通家吾未老倚杖望
高軒

甲寅十二月四日出鎭陽寄宰曾伯

滹水曉光動覇橋詩境同衝寒騎瘦馬認影識衰
公長路風聲裏孤城雪意中回頭歌笑處淒絕意
何窮

送文生西行

今夜東山月隨人知幾程從軍少年事分手故鄉

情渭水風露早豩川煙樹平相招有仙掌無計與
君行

乙卯十一月往鎮州

村靜鳥聲樂山低鴈影遥野陰時混朗冷雨只飄
蕭涉遠心先倦衝寒酒易消紅塵望南北渺渺見
長橋

挽趙參謀二首 以下係續編

偃息參戎幕敦龐一褐寬儒宮新俎豆賔榻老衣
冠石動心寧轉河清笑自難殷勤題畫像留與後

生看 一云留作典刑看

篇什中州選兵間備補完風入定誰釆壘本賴君
刊雅道湮沉易幽光發越難高門有孫息玉立看
儒冠

嗣侯大總管哀挽二首

北俗貪財勁將軍逈不群賔筵推雅量戰艦望奇
勳運隔黃圖日神馳紫塞雲祇應吳季子挂樹惜
徐君

倚伏難前料乘除忌蚤成老親如宿昔世爵見哀

榮劍觜雙龍氣碑留九虎名感歎凡幾解千載責
佳城

荅弋唐佐 魯山人有志道學

遭亂無安地分憂得若人鄉隣存世譜骨肉到情
親信默餘天粹咀嚅有道眞懷哉沂水上同詠舞
雩春

不寐

不寐復不寐悲吟如自讐鷄棲因失曉蚤語苦爭
秋日月虛行橐風霜入敝裘誰憐庾開府直欲賦

澆愁

送楊叔能東之相下

海内楊司戶聲名三十秋文高徒自若食盡與誰
謀老檜風霜飽芳蘭澗壑幽東游無可慮敬客有
蕭侯

遺山先生詩集卷第九 終

遺山先生詩集卷第十

七言律詩

秋懷 崧山中作

凉葉蕭蕭散雨聲虛堂淅淅掩霜清黃華自與西風約白髮先從遠客生吟侶候蟲秋更苦夢和寒鵲夜頻驚何時石嶺關頭路一望家山眼暫明

帝城二首 史院夜直作

帝城西下望孤雲半廢晨昏媿此身世俗但知從仕樂書生只合在家貧悠悠未了三千牘碌碌翻隨十九人預遣兒書報歸日安排鷄黍約比隣

羈懷鬱鬱歲駸駸擁褐南窗坐晚陰日月難淹京國久雲山唯覺玉華深隣村爛熳鷄黍局野寺荒凉松竹林半夜商聲入寥廓北風黃鵠起歸心

僕射陂醉歸卽事

多生曾得江湖樂每見陂塘覺眼明詩酒共尋前日約風陰新自夜來晴春波澹澹沙鳥沒野色荒荒煙樹平醉踏扁舟浩歌起不須紅袖出重城 是日招樂府不至

春日

里社春盤巧欲爭裁紅暈碧助春情忽驚此日仍爲客卻想當年似隔生貧裏齏鹽憐節物亂來歌吹失歡聲南州剩有還鄉伴戎馬何時道路清 歐陽詹春盤賦裁紅暈碧巧助春情爲韻

橫波亭 爲青口帥賦

孤亭突兀插飛流氣壓元龍百尺樓萬里風濤接瀛海千年豪傑壯山丘疎星淡月魚龍夜老木清霜鴻鴈秋倚劍長歌一盃酒浮雲西北是神州

衛野菊座主閑閑公命作

柴桑人去已千年細菊斑斑也自圓共愛鮮明照秋色爭教狼籍臥疎煙荒畦斷壟新霜後瘦蝶寒螿晚景前只恐春叢笑遲暮題詩端爲發幽妍

度太白嶺往昆陽

斷崖絕壁裂蒼頑竟日長林窈窕閒舊許煙霞歸白髮悔隨塵土出青山饑鳶濺濺催人老野鶴昂昂羨汝閒畏景方隆路方永南風迴首暮雲還

寄希顏二首 後一首希顏在徐州幕時作

僵臥崧丘七見春商餘歸計一廛新悠悠華屋高貲意兀兀田夫野老身動色雲山如有喜忘機鷗鳥亦相親矗疎潦倒今如此樓上元龍莫笑人

湖海故人仍騎曹彭門千里入憑高山頭杜甫長年瘦樓上元龍先白豪水落魚龍失歸宿秀天長鴻鴈獨哀勞酒船早晚東行辦共舉一杯持兩螯

懷益之兄 時在閿鄉

牢落關河鴈一聲干戈滿眼若爲情三年浪走空皮骨四海相望只弟兄黃耳定從秋後到白頭新白夜來生西樓日日西州道欲賦窮愁竟不成

昆陽二首

古木荒煙集暮鴉高城落日隱悲笳并州倦客初投迹楚澤寒梅又過花滿眼旌旗驚世路閉門風雪羨山家忘憂只有清樽在暫爲紅塵拂鬢華

去日黃花半未開南來忽復見寒梅淹畱歲月無餘物料理塵埃有此杯老馬長途良憊矣白鷗春水亦悠哉商餘說有滄洲趣早晚乾坤入釣臺

寄西溪相禪師

青鏡流年易擲梭壯懷從此卽蹉跎門堪羅雀仍未害釜欲生魚當柰何萬事自知因懶廢一官元不救貧多拂衣明日西溪去且放雲山入浩歌

葉縣雨中 時崧前旱尤甚

春旱連延入麥秋今朝一雨散千憂龍公有力迴枯槁客子何心歎滯留多稼卽看連楚澤歸雲應亦到崧丘兵塵浩蕩乾坤滿未厭明河拂地流

寄答趙宜之兼簡溪南詩老

窗影朧朧納暝陰風聲浩浩急霜砧秋鴻社燕飄

零夢頳水崧山去住心黃菊有情留小飲青燈無語伴微吟故人憔悴蓬茅晚料得老懷如我今

頳亭

頳上風煙天地迴頳亭孤賞亦悠哉春風碧水雙鷗靜落日青山萬馬來勝槩消沉幾今昔中年登覽足悲哀遠遊擬續騷人賦所惜悤悤無酒杯

山中寒食

小雨班班浥曙煙平林簇簇點晴川清明寒食連三月頳水崧山又一年樂事漸隨花共減歸心長

與鴈相先平生最有登臨興百感中來只慨然

楚漢戰處 同欽叔賦

虎擲龍拏不兩存當年曾此賭乾坤一時豪傑皆行陣萬古山河自壁門原野猶應厭膏血風雲長遺動心魂成名豎子知誰謂擬喚狂生與細論

懷叔能

別郤楊侯又一年西風毎至輒凄然酒官未得高安上詩印空從吏部傳三沐三薰知有待一鳴一息定誰先黃塵憔悴無人識今在長安若箇邊

留別仲澤

避俗無機日見侵逐貧不去巧相尋半生與世未嘗合前日入山唯不深綠水紅蓮慚大府清泉白石識初心相思命駕非君事能寄詩來或賞音

鄭州上致政賈右丞相公 時被命就公訪先朝遺事

黃閣歸來履舄輕天將五福畀康寧四朝人物推耆舊萬古清風在典刑鄭圃亦能知有道漢庭久欲訪遺經帝城此後瞻依近長傍弧南候極星

寄答景玄兄

故人相念不相忘頻着書來約對床甚喜樵夫與爭席所憂簿吏復登堂春風和氣隨詩到洛水秦山引興長奮袖高談夜窗白幾時危坐聽琅琅 簿吏復登堂李長吉語景玄去歲大爲催科所困

寄辛老子

草堂西望渺煙霞夢寐西南一徑斜爲美鸞凰安枳棘悔將猿鶴入京華百錢卜肆成都市萬古詩壇子美家後日從翁問奇字可能逋客待侯巴

後灣別業

薄雲晴日爛烘春高柳清風便可人一飽本無華屋念百年今見老農身童童翠蓋桑初合灩灩蒼波麥已勻便與溪塘作盟約不應重遣濯纓塵

劉丈仲通哀挽

拙宦深辛遠業期無兒更結下泉悲渾純如此豈復見報施言之尤可疑四葉名家今日盡百年潛德幾人知元劉交分平生重才薄猶堪第二碑

會善寺

白塔沉沉插翠微魏家宮闕此餘基人生富貴有

遺恨世事廢興無了期勝槩只今歸鷲嶺煙花從昔繞龍墀長松想是前朝物及見諸孫賦黍離

寄欽用

顛頟京華苜蓿盤南山歸興夜漫漫長門有賦人誰買坐塌無氊客亦寒聳臂偶然煩造物矗頭何者亦求官故人東望應相笑世路羊腸乃爾難

楊之美尚書挽章

冠蓋龍門此日空人知麟出道將窮景星明月歸天上和氣春風在眼中千古孫劉有餘責一時燕許更誰同受恩知己無從報獨爲斯文泣至公

李屏山挽章二首

世法拘人虱處褌忽驚龍跳九天門牧之宏放見文筆白也風流餘酒尊落落久知難合在堂堂元有不亾存中州豪傑今誰望擬喚巫陽起醉魂

談麈風流二十年空門名理孔門禪諸儒久已同堅白博士眞堪補太玄孫況小疵良未害莊周陰助恐當然遺編自有名山在第一諸孤莫浪傳

內鄉縣齋書事

吏散公庭夜巳分寸心牢落百憂薰催科無政堪書考出粟何人與佐軍饑鼠遶床如欲語驚烏啼月不堪聞扁舟未得滄浪去慙愧舂陵老使君（道州次山舂陵行云思欲委符節引竿自刺船故子美有與舍滄浪清之句）

自菊潭丹水還寄崧前故人

朧雪春泥晚未乾馬迎殘照入荒寒初無旵鳥將安在正有牛刀恐亦難倦客不知歸路遠孤城雖覺暮山攢黃金鍊出相思句寄與同聲別後看

被檄夜赴鄧州幕府

幕府文書鳥羽輕敝裘羸馬月三更未能免俗私自笑豈不懷歸官有程十里陂塘春鴨鬧一川桑柘晚煙平此生只合田間老誰遣春官識姓名

馬鄧驛中大雨

萬壑千岩一雨齊先聲噴薄捲端溪拔林鳥雀不暇顧移穴蛟龍應自迷便恐他山藏厚夜豈知高樹有晴霓兩江合向西南鬬坐想風雲入鼓鞞（馬鄧西南兩浙水相合處也）

除夜

一燈明暗夜如何蔆寐衡門在澗阿物外煙霞玉
華遠花時車馬洛陽多折腰眞有陶潛與扣角空
傳甯戚歌三十七年今日過可憐出處兩蹉跎

鄧州相公命賦喜雨

輕陰十日暮春前和氣朝來雨沛然河潤定應連
上國雲來端合自中天（帥從洛陽移鎭）烽零帶溼間幽障
麥壠分青入廢田共識使君霖雨手調元消息在
今年

劉光甫內鄉新居

豸冠平日凜秋霜老去聲名只閉藏父老漸來同
保社兒童久已愛文章疏籬隙地皆成圃竹放新
稍欲過墻爲向長安舊遊道世間元有北窗凉

西齋夜宴

飄零無物慰天涯酒伴相逢飲倍加俁謬君當畧
彭澤迴旋我亦笑長沙金釵醉舞迎春髻銀燭光
揺半夜花只欠東山游錄事不來堅坐看紛譁（叔能信之張杜諸人皆在而欽之獨不至）

十月

十月常年見早梅今年二月未全開春寒春煖花
如故年去年來老漸催大藥誰傳軒后鼎習仙虛
築漢宮臺憑君擬置人間事不負浮生只此杯

送吳子英之官東橋且爲解嘲

柴車歷鹿送君東萬古書生蹭蹬中良醖暫留王
績醉新詩無補玉川窮駒陰去我如決驟蟻垤與
誰爭長雄快築糟丘便歸老世間馬耳過春風

張主簿草堂賦大雨

淅樹蛙鳴告雨期忽驚銀箭四山飛長江大浪欲

橫（去聲）潰厚地高天如合圍萬里風雲開偉觀百年
毛髮凜餘威長虹一出林光動寂歷村墟空落暉

丹霞下院同仲澤鼎玉賦（時從商帥軍至南陽）

鞍馬忽忽去復還霜鍾今得見豐山千年香火丹
霞老滿眼輿亾白水閒壯志自憐消客路深居誰
得似禪關只應頻有西來夢夜夜青林杳靄間

春日半山亭游眺

日照春山花滿煙獨携尊酒此江邊江流袞袞望
不極世事悠悠私自憐小草不妨懷遠志芳蘭誰

爲發幽姸千秊石壁留詩在會有騷人一慨然

別程女

芸齋淅淅掩霜寒別酒青燈夜語闌生女便知聊奇託中秊尤覺感悲歡松間小草栽培穩掌上明珠棄擲難明日絏山東畔路野夫懷抱若爲寬

出山

松門石徑靜無關布襪青鞋幾往還少日漫思爲世用中年直欲伴僧閒塵埃長路仍回首升斗微官亦强顏休道西山不留客數峰如画暮雲間

謝鄧州帥免從事之辟

憂端擾擾力難任世事駸駸日見臨三載素冠容有媿一時墨絰果何心首丘自擬終殘喘呫吪誰當辨苦音遥望朱門涕横落相公恩德九泉深

新野先主廟 次鄧帥韻

一軍南北幾扶傷長坂安行氣已王豪傑盡思爲漢用江山初不假吳强兩朝元老心雖壯再世中興事可常寂寞永安宮畔土爭教安樂似山陽

石門

兩崖懸絶倚山根草逕低迷劣可分潭影乍從明處見竹香偏向静中聞石林萬古不知暑茅屋四隣唯有雲曳杖行歌羡樵叟此生何計得随君

獨峰楊氏幽居

村墟灑灑帶新晴落日千山一片青世外衣冠存太朴雲間鷄犬亦長生清江兩岸多古木平地數峰如画屏惆悵朝陽一茅屋酒船茶竈負生平

渡湍水 湍作專呼 見水經

悠悠人事眼中新悄悄孤懷百慮紛伎倆本宜閒

處著姓名誰遣世間鬬秋江澹沱如素練沙浦空明行暮雲早晩扁舟載煙雨移家來就野鷗群

十日登豐山

十日登高發興新豐山孤秀出塵氛村墟帶晩鴉噪合林壑得霜煙景分芳臭百年隨變滅短長千古只紛紜詩成一嘆無人會白水悠悠入暮雲

岐陽三首

突騎連營鳥不飛北風浩浩發陰機三秦形勝無今古千里傳聞果是非偃蹇鯨鯢人海涸分明蛇

犬鐵山劉窮途老阮無奇策空望岐陽淚滿衣
百二關河草不横十年戎馬暗秦京岐陽西望無
來信隴水東流聞哭聲野蔓有情縈戰骨殘陽何
意照空城從誰細向蒼蒼問爭遣蚩尤作五兵
耽耽九虎護秦關懦楚孱齊机上看禹貢土田推
陸海漢家封檄盡天山北風獵獵悲笳發渭水蕭
蕭戰骨寒三十六峰長劒在倚天仙掌借空間

圍城病中文擧相過

擾擾長衢日往回病中聊得避喧埃愁多頓覺無

詩思計拙唯思近酒杯潘岳鏡中渾白髮江淹門
外即蒼苔生涯若被傍人問但說經年鼠不來

讀靖康僉言

浚郊沙海浩茫茫河廣纔堪一葦航顛沛且當懲
景德規模何必罪朱梁滄溟不掩蛟龍窟大地同
歸雀鼠鄉三百年間幾降虜長星無用出光芒

雨後丹鳳門登眺

絳闕遥天霽景開金明高樹晩風迴長虹下飲海
欲竭老鴈叫群秋更哀劫火有時歸變滅神嵩何

許得飛來窮途自覺無多淚莫傍殘陽望吹臺

京居辛卯八月六日作

四壁秋蟲夜語低南窗孤客枕頻移野情自與軒
裳隔旅食難堪日月遲平子歸田元有約魏舒襆
被恐無期一莖白髮愁多少慚愧家人賦屡屡

浩然師出圍城賦鶴詩爲送

夢寐西山飲鶴泉羨君歸興渺翩翩昂藏自有林
舒態飲啄暫隨塵土緣遼海故家人幾在華亭清
唳世空憐明年也作江鷗去水宿雲飛共一天

追用座主閒閒公韻上致政馮内翰二首

峻坂平生幾疾驅歸休甫及引年初東門太傅多
祖道北闕詩人休上書阜櫪老歸千里驥白雲閒
釣五溪魚非熊有兆公無恙會近君王六尺輿
草堂人物列仙臞蕭散松風酒一壺少日打門無
俗客老年爭席有樵夫巨源不入竹林選元亮偶
成蓮社圖野史他年傳耆舊風流一一似公無

懷秋林別業

茅屋蕭蕭浙水濱豈知身屬洛陽塵一家風雪何

季盡二頃田園入夢頻高樹有巢鳩笑拙空墻無穴鼠嫌貧西南遙望腸堪斷自古虛名只悞人

壬辰十二月車駕東狩後卽事五首

翠被忽忽見執鞭戴盆欝欝夢瞻天只知河朔歸銅馬又說臺城墮紙鳶血肉正應皇極數衣冠不及廣明年何時眞得攜家去萬里秋風一釣船

慘澹龍蛇日鬬爭干戈直欲盡生靈高原水出山河改戰地風來草木腥精衛有冤塡瀚海包胥無淚哭秦庭并州豪傑知誰在莫擬分軍下井陘

欝欝圍城度兩年愁腸飢火日相煎焦頭無客知移突曳足何人與共船白骨又多兵死鬼青山元有地行仙西南三月音書絕落日孤雲望眼穿

萬里荊襄入戰塵汴州門外卽荊榛蛟龍豈是池中物蟣虱空悲地上臣喬木他年懷故國野煙何處望行人秋風不用吹華髮滄海橫流要此身

五雲宮闕露盤秋銀漢無聲桂樹稠複道漸看迷上苑戈船仍擬下揚州曲中青塚傳新怨夢裏華胥失舊游去去江南庾開府鳳凰樓畔莫迴頭

永寧南原秋望

浩浩西風入敝衣茲茲野色動清悲洗開塵涨雨纔定老盡物華秋不知烽火苦敎鄉信斷砧聲偏與客心期百年人事登臨地落日飛鴻一線遲

中秋雨夕　商帥國器第中作

南樓高興在胡床十日秋陰負一觴便老未應妨嘯詠素娥多自怨昏黃此生此夜不長好行雨行雲有底忙却恐哦詩太愁絕且燒銀燭看紅粧

癸巳四月二十九日出京

塞外初捐宴賜金當時南牧已駸駸只知灞上眞兒戲誰謂神州遂陸沉華表鶴來應有語銅盤人去亦何心興亡誰識天公意留著青城閱古今（國初取宋於青城受降）

喜李彥深過聊

圍城十日鬼爲隣異縣相逢白髮新恨我不如南去鴈羨君獨是北歸人言詩匡鼎功名薄去國虞翻骨相屯老恨天公只如此窮途無用說悲辛

與張杜飲

故人寥落曉天星異縣相逢覺眼明世事且休論
向日酒尊聊喜似承平山公倒載群兒笑焦遂高
談四座驚轟醉春風一千日愁城從此不能兵

遺山先生詩集卷第十一

七言律詩

秋夕

小簟涼多睡思清一窗風雨送秋聲頻年但覺貂
裘敝萬古何曾馬角生寄食且依嚴尹幕附書誰
住鄧州城澆愁欲問東家酒恨殺寒雞不肯鳴

夢歸

顦顇南冠一楚囚歸心江漢日東流青山歷歷鄉
國夢黃葉蕭蕭風雨秋貧裏有詩工作祟亂來無
淚可供愁殘年兄弟相逢在隨分虀鹽萬事休

白屋

白屋寒多愛夕曛靜中歸思益紛紛長門誰買千
金賦祖道虛陳五鬼文地盡更無錐可置籠間唯
覺井長勤明年準擬萊蕪住寄謝東鄰范史雲

淮右

淮右城池幾處存宋州新事不堪論輔車謾欲通
吳會突騎誰當擣薊門細水浮花歸別澗斷雲含
雨入孤村空餘韓偓傷時語留與纍臣一斷魂

徐威卿相過留二十許日將往高唐同李輔

之贈別二首

衣冠八座文昌府襆被三年同舍郎蕩蕩青天非
向日蕭蕭春色是他鄉傷時賈誼頻流涕臥病王
章自激昂保社追隨有成約不應關塞永相望

東南人物未彫零和氣春風四座傾但喜詩章多
俊語豈知談笑得新名二年阻絕干戈地百死相
逢骨肉情別後相思重迴首杏花尊酒記聊城

即事

逆豎終當鱠縷分揮刀今得快三軍燃臍易盡嗟
何及遺臭無窮古未聞京觀豈當誣翟義衰衣自
合從高勳秋風一掬孤臣淚叫斷蒼梧日暮雲

望王李歸程

一褐霜寒晚思孤眼中行李見歸途虞卿仲子死
不朽石交晏嬰今豈無義士能沙元咫尺縶臣駒
隙自舒徐何時斗酒歡相勞驚看燕家頭白烏

秋夜

九死餘生氣息存蕭條門巷似荒村春雷謾說驚
坯戶蛟日何曾入覆盆濟水有情添別淚吳雲無
夢寄歸魂百年世事兼身事尊酒何人與細論

甲午除夜

暗中人事忽推遷坐守寒灰望復燃已恨太官餘
麪餅爭教漢水入膠船神功聖德三千牘大定明
昌五十年甲子兩周今日盡空將衰淚灑吳天

乙未正月九日立春

十度新正九處家今年癡坐轉堪嗟一冬殘雪不
肯盡連日苦寒殊未涯重碧總誇燕市酒小紅誰

記上林花殘魂零落今無幾乞與春風惱鬢華

杏花落後分韻得歸字

獺髓能醫病頰肥鸞膠無那片紅飛殘陽澹澹不
肯下流水溶溶何處歸煮酒青林寒食過明粧高
燭賞心違寫生正有徐熙在漢苑招魂果是非

三僊祠

三僊祠下往來頻憔悴征衫滿路塵蕭鼓未休寒
食酒樵蘇時見舊都人吹殘芳樹紅仍在展放平
田綠已勻西北并州隔千里幾時還我故鄉春

送輔之仲庸還大梁

驊騮爭道渺翩翩誰遣風塵失壯年四壁舊間懸罄宅一囊今有賣書錢淋浪別酒青燈夜滅沒孤帆落照邊想得還家過春半故都喬木滿蒼煙

繡江泛舟有懷李郭兩公

荷花如錦水如天浪藉秋香擁畫船長白風煙最瀟灑外臺賓主重留連勝遊每恨隔千里樂事便當論百年咫尺西州兩詩客不來同作飲中仙

送杜子

洛陽塵土化緇衣又見孤雲着處飛北渚曉晴山入座東園春好妓成圍來鴻去燕三年別深谷高陵萬事非轟醉春風有成約可能容易話東歸

眼中

眼中時事益紛然擁被寒窗夜不眠骨肉他鄉各異縣衣冠今日是何年枯槐聚蟻無多地秋水鳴蛙自一天何處青山隔塵土一菴吾欲送華顛

送杜招撫歸西山 杜亂後爲黃冠師

少月先聲慴虎貔只今騎馬欲鷄棲邯鄲枕上人初覺秋水篇中物已齊父老樵漁知有社將軍桃李自成蹊因君喚起思鄉意君在西山我更西

寄欽止李兄

征車南北轉秋蓬關塞相望兩禿翁衮衮便當隨世路悠悠難復倚天公銅駝荊棘千年後金馬衣冠一夢中尊酒雲州古城下幾時攜手哭春風

有寄

飛鴻來處是管平喜向斜封見姓名千里呂安思叔夜五更殘月伴長庚關河秋興風景暮長路渴

心塵土生南渡詩人吾未老幾時同醉鳳凰城

鎮州與文舉百一飲

翁仲遺墟草棘秋蒼龍雙闕記神州只知終老歸唐土忽漫相看是楚囚日月豈隨天北轉古今誰見海西流眼中二老風流在一醉從教萬事休

別王使君丈從之

謝公每見皆名語白傅相看只故情尊酒風流有今夕玉堂人物記升平泰山北斗千年在和氣春風四座傾別後殷勤更誰接只應偏憶老門生

寄汴禪師 師舊隱濟源

白頭歲月坐詩窮止有相逢一笑同齋粥空疎想君瘦冠巾收斂定誰公夢魂歷歷山間路世事悠悠耳外風見說懸泉好薇蕨草堂知我是鄰翁 時汴遯釋老家甚急故有冠巾收斂之句

衛州感事二首

神龍失水困蜉蝣一舸倉皇入宋州紫氣已沉牛斗夜白雲空望帝鄉秋劫前寶地三千界夢裏瓊枝十二樓欲就長河問遺事悠悠東注不還流

白塔亭亭古佛祠往年曾此走京師不知江令還家日何似湘纍去國時離合興亡遽如此棲遲零落竟安之太行千里青如染落日欄干有所思 落日一作獨凭

望蘇門

諸父當年此往還客衣塵土淚斑斑太行秀發眉宇見老阮亡來尊俎間出岫暮雲歸有處投林孤鶴杳難攀湧金亭上秋如畫與在青林杳靄間

望崧少二首

崧少飛來崑閬山山家茅屋翠微間鷄豚鄉社相勞苦花木禪房時往還結習尚餘三宿戀殘年多負半生閒長河一葦人千里望斷西城碧玉環

飲鶴池邊萬木稠養龍崖上五峰秋簾垂絕壁雲添潤瀾落哀湍雪共流田父占年驚玉旆詩仙留迹歎崑丘西風落日山陽道空對紅塵憶舊遊 飲鶴池在緱山養龍崖在五乳峰下

懷州子城晚望少室

河外青山展臥屏并州孤客倚高城十年舊隱拋

何處一片傷心畫不成谷口暮雲知鄭重林梢殘照故分明洛陽見說兵猶滿半夜悲歌意未平

別覃懷幕府諸君二首

王後盧前舊往還江東渭北此追攀百年人物存公論四海虛名只汗顏詩酒聊堪慰華髮衡茅終擬共青山相思後日并州夢常住瑤林照映間

太行釀秀在山陽嵇阮經行舊有鄉林影池煙設清供物華天寶借餘光承平故事嗟猶在雅詠風流豈易忘梢待秋風入京冷百壺吾欲醉籌堂 河內

有七賢鄉

羊腸坂

浩蕩雲山直北看凌兢羸馬不勝鞍老來行路先愁遠貧裏辭家更覺難衣上風沙歎憔悴夢中燈火憶團圞憑誰為報東州信今在羊腸百八盤

高平道中望陵川二首 此縣先隴城府君泰和中舊治

列宿澄明墨綬尊中臺良選到明門來時珥筆誇健訟去日攀車餘淚痕一片青山幾今昔百年華屋記生存泰和遺老今誰在向道甘棠有子孫

鈴閣文書到酒卮諸曹小吏亦抄詩座中佳客無虛日簾下歌童盡雅辭棠棣有花移舊巧櫻桃和露彈繁枝書郎零落頭今白腸斷荷衣出拜時 棠棣櫻桃皆當時事

野谷道中懷昭禪師

行行汾沁欲分疆漸喜人聲挾兩鄉野谷青山空自繞金城白塔已相望湯餅豆餅銀絲滑油點茶心雪蕊香說向阿師應被笑人生生處果難忘

太原

夢裏鄉關春復秋眼明今得見并州古來全晉非無策亂後清汾空自流南渡衣冠幾人在西山薇蕨此生休十年弄筆文昌府爭信中朝有楚囚

外家南寺 在至孝社予兒時讀書處也

鬱鬱楸梧動晚煙一庭風露覺秋偏眼中高岸移深谷愁裏殘陽更亂蟬去國衣冠有今日外家梨栗記當年白頭來往人間徧依舊僧窗借榻眠

追賦定襄周帥夢卿家秋日牡丹

千古吳中富貴家秋風吹送洛陽花真妃鏡裏春

難老玉女車邊日易斜紀瑞定誰增舊譜換根元自有靈砂來遲不及西堂宴猶想分香入棣華 周有棣華堂

桐川與仁卿飲

蕭蕭茅屋繞清灣四面雲開碧玉環已分故人成死別寧知尊酒對生還風流豈落正始後詩卷長留天地間海內斯文君未老不須辛苦賦囚山

過濁鹿城與趙尚賓談山陽舊事

廢邑蕭條落照邊山陽遺跡是空傳怖腸未潰猶

可活灰土已寒寧復然負鼎運來元有力考槃人去更堪憐因君憶得曹瞞事銅雀臺荒又幾年

官園採梅同康顯之賦

柳麥榆椒寂寞邊儘饒梅事得春偏留殘瘦骨猶堪画未展幽香已可憐千里移根自何許數枝臨水記當年開時重約花前醉試手東風第一篇

十二月十六日還冠氏十八日夜雪

少日騫飛掣臂鷹只今癡鈍似秋蠅虩背業力貧猶在涉世筋骸老不勝千里關河高骨馬四更風

雪短檠燈一缾一鉢平生了慚愧南窗打睡僧

別康顯之

玉川文字五千卷鄭監才名四十年誰謂華高吾豈敢耻居王後予當然河亭笑語歸陳迹里社追隨失後緣後夜并州月千里南窗尊酒且留連

寄楊飛卿

客夢悠悠信轉蓬黎床殷殷動晨鍾西風白髮三千丈故國青山一萬重沙水有情留過鴈乾坤多事泣秋蟲三間老屋知何處慚愧雲間隴上龍

雨夜

夢裏孤蓬雨打秋茅齋元更小於舟無錢正坐詩作祟識字重為時所讐千里漫思黃鵠舉六年真作賈胡留并州北望山無數一夜砧聲人白頭

東平送張聖與北行

天山曾望使車還官柳青青此重攀去國衣冠元易感中年親友更相關簾雲自可無千里隱霧誰教見一班海內文章在公等兼謂李主簿仁卿不應空老道途間

別張御史特立字文舉

晚學夫教及老成翰林詩裏美鴻賓馮內翰文贈御史詩有鴻賓雖寒之句簞瓢此日歸顏巷銅墨當時動漢廷華衰謾勞紓直筆御史見絀之付過有褒貶絳帷無復與橫經秖應千里并州道常並虛危候德星

出東平

老馬凌兢引席車高城回首一長嗟市聲浩浩如欲沸世路悠悠殊未涯潦倒本無明日計往來空置六年家東園花柳西湖水剩著新詩到處誇

再到新衛

蝗旱相仍歲巳荒伶俜十口值還鄉空令姓字喧時輩不救飢寒趨路傍行帳馬嘶塵澒洞空村人去雨淋浪河不千里筋骸盡更欲驅車上太行

別冠氏諸人 戊戌秋八月初二日

東舍茶渾酒味新西城紅艷杏園春衣冠會集令爲盛里社追隨分更親分手共傷千里別低眉常愧六年貧他時細數平原客看到還鄉第幾人

入濟源寓舍 戊戌八月二十二日

未辦驅車上太行主人留此避風霜遺編墜簡文章爛爛食粗衣歲月長奮迅舊嫌扶老杖龍鍾今屬負暄墻睡中刺刺聞人語季子金多過洛陽

鎭平縣齋感懷

四十頭顱半白生靜中身世兩關情書空咄咄知誰解擊缶嗚嗚却自驚老計漸思乘欵段壯懷空擬漫崢嶸西窗一夕無人語挑盡寒燈坐不明

野菊再奉座主閑閑公命作

晩景蕭疎画不成晩花作意出繁英鮮明獨向霜露見爛熳卻隨蒿艾生南國騷人知有待西風胡蝶更多情南山正在悠然處安得芳樽與細傾

五月十二日座主閑閑公諱日作

昏火誰能救巳然直教憂疾送華顛贈官不暇如平日草詔空傳似奉天故壘至今埋恨骨遺宗何力起新阡門生白首渾無補陸氏莊荒又一年

四哀詩

李欽叔

赤縣神州坐陸沉金湯非粟禍侵尋當官避事平

生恥視死如歸社稷心文采是人知子重交朋無我與君深悲來不待山陽笛一憶同衾淚滿襟

冀京父

先公藻鑑識終童曾拔崑山玉一峰不見連城沽白璧蚤聞烈火燎黃琮重闈急變紛紛口九地忠魂耿耿胸欲叩雲南無覓處士林能不泣相逢

李長源

冀都事死東州禍李翰林亡陜府兵方爲騷人箋楚些更禁書客望秦坑石苞本不容孫楚黃机安

能貧爾衡同甲四人三楨實此身雖在亦堪驚

王仲澤

太學聲華弱冠馳青雲岐路九霄飛上前論事龍顏喜幞下籌邊犬吠稀壯志相如頭碎柱赤心嵇紹血沾衣從來聖牘褒忠義誰為幽魂一發輝

過詩人李長源故居

楚些招魂白往季明珠真見抵深淵巨鼇有餌雖堪釣怒虎無情可重編千丈氣豪天也妒七言詩好世空傳傷心鸚鵡洲邊淚卻望西山一泫然

己亥十一月十三日雪晴夜半讀書山東龕

看月

四山寒雪夜深明未恨崔嵬失舊青青女有功加粉澤素娥無意惜娉婷微雲河漢非人世太古鴻荒見典刑剩著新詩記今夕年年來醉半山亭

明日作

晴光晃漾入危闌萬象都歸一色看搖筆尚堪凌浩蕩舉杯誰與慰荒寒化成銀界清涼近散盡冰花碧海乾後夜霜空月輪滿可無秦女共驂鸞

杏花二首 庚子歲南巷賦

芳樹春融絳蠟凝春風寂寞掩柴荊画眉虛女嬌無奈齲齒孫娘笑不成已怕宿粧添蝶粉更堪煖蕋鬧蜂聲一般疎影黃昏月獨愛寒梅恐未平

一穗盧鞭一穗雕西園紅艷眼中新帽簷分去家家喜酒面飛來片片春梅柳幾曾同故事櫻桃纔得綴芳辰荒城此日腸堪斷老卻探花筵上人

醉後

蚕歲披書手不停中年所得是忘形天公不禁人

間酒崔瑗虛留座右銘身後山丘幾抔草醉來日月兩秋螢柴門苔雨青苔滿一解狂歌且自聽

遺山先生詩集卷第十一 終

遺山先生詩集卷第十二

七言律詩

賦南中楊生玉泉墨 墨不用松煙而用燈煤

萬竈玄珠一唾輕客卿新以玉泉名御團更覺香
爲累冷劑休誇漆點成渷䄂泰郎無藉在畫眉張
遇可憐生晴窗弄筆人今老孤負松風入硯聲 宮中以張遇麝香小團爲畫眉墨

贈張文舉御史

安穩藜床坐欲穿合敎絕學到眞傳淸貧自苦知

何負神理無憑恐未然槃乳尚憐孤竹餓龍頭誰
識管寧賢無窮白日靑天在會有先生引鏡年 先生新失明

寄答飛卿

一首新詩一紙書喜於滄海得遺珠古來獻玉猶
難售此日開部本不圖白雪任敎春事晩靑天終
放月輪孤并州命駕幾千里稍召風流未可無

留別龍興汴禪師普照鑑禪師

十年不見木菴師二老相從又一時俚曲只知無
白雪遺音誰謂有朱絃書難盡信何如默人各爲
家枉自私三月春風滿桃李靑靑留看歲寒枝

赤谷口

林罅陰崖霧杳冥石根寒溜玉玎玲雲來朔漠疑
秋早山近淸凉覺地靈靜愛鳥聲存野調鬧嫌人
迹帶塵腥南臺說有金銀氣可是并汾處士星 繫舟山僧徒謂之小五臺九月中時有景星如佛光云

贈楊君美之子新甫

書林頭白坐吟呻靑佩橫經更幾人總角未逢韓

吏部伏膺先就楚靈均岳蓮盡發三峰秀玉樹初
臨二月春看取楊家伯男子今年天壤姓名新

濦亭同麻知幾賦

零落棲遲復此遊一尊聊得散覊愁天圍平野莽
無際水遶孤城閑不留 元是深字知幾請予改作閑字 柳意漸迴
淮浦煖雁聲仍帶塞門秋登高望遠令人起欲買
煙波無釣舟

答公茂

文昌除目入鸞看似覺規模到漢官冀北已空元

下馬江東全倚謝家安黃圖赤縣風流在碧落銀河病眼寬林下卄年有他日草堂應許駐金鞍

過應州

平野風埃接戍樓邊城三月似窮秋人家土屋纔容膝驛路旃車不斷頭隨俗未甘嘗馬湩敵寒直欲御羊裘十年紫禁煙花繞此日雲山是應州

應州寶宮寺大殿

縹渺層簷鳳翼張南山相望鬱蒼蒼七重寶樹圍金界十色雯華擁畫梁竭國想從遼盛日閱人真是魯靈光請看孔釋誰消長林廟而今草又荒

懷安道中寄懷曹徵君子玉

赭水歡遊事已非襄山廻首重依依義熙留在陶元亮華表來歸丁令威袖裏短書懷老筆夢中皤腹見褒衣祝君飽喫殘年飯會有隣墻白版扉

五月十一日樗軒老忌辰追懷

遺後交情老更傷毋逢此日倍難忘神光何處埋泉壤落月無言滿屋梁祕閣圖書疑外府謝家蘭玉記諸郎靈均謾倚騷經在宗國河山半夕陽公墓今爲亂塚所迷故有上句

感事

富貴何曾潤髑髏直須浙米向矛頭血嘗此日逢三怨風鑒生平備九流瓢飲不甘顏巷樂市鉗真有楚人憂世間安得如川酒力士鐺頭醉死休

玉溪

邂逅詩翁得勝遊煙霞真欲盡松丘玉溪如此不一到今日曠然消百憂林影蒼茫開霽曉岸容瀟灑帶新秋酒材已辦須君釀要及西風入釣舟

華不注山濟南

元氣遺形老更頑孤峰直上玉孱顏龍頭突出游波沸鼇足斬來天宇閒齊國伯圖殘照裏謫仙詩興冷雲間乾坤一劍無人識夜夜光芒北斗殷

岳解元生日邦獻

天日晴明見岳晴只君消得謫仙詩驚花到處供杯酒霜雪何緣點鬢絲已辦紫雲新沽計又添驥子好男兒扶風里社他年看開簇靈椿桂五枝

感興夜宿濬青山作

倚梯從昔望煙霄七葉何人竟珥貂道路常教車
歷鹿功名唯有髮飄蕭勸如韓子初無補悅似馮
公豈見招五十三季等閒裏一窗風葉雨瀟瀟

晨起 壬寅正月九日

鐙火青熒語夜闌柴荆寂寞掩春寒歡悰已向杯
中減老態何堪鏡裏看多病所須唯藥物一錢不
直是儒冠掣鯨莫倚平生手只有東溪把釣竿 時欲經營神山別業故云

送周帥夢卿之關中二首

狼藉麻衣見酒痕憶君醉別柳邊村離愁擾擾理
還亂來事悠悠誰與論煙海漸添春浪濶冰崖唯
覺萬煙屯人間底似三峰好箭筈通天有一門

風華漠漠水迢迢長記金鞍入灞橋鬢髮而今滿
霜雪羽毛此日是雲霄火餘函谷青猶峙春動長
陵紫未消射虎南山付公等可能仙掌不相招

感事

舐痔歸來位望尊駸駸雷李入平吞飢蛇不計撐
腸裂老虎爭教有齒存神聖定須償宿業償家猶
足殺驚魂且看舍血曾誰巽猪嘴關頭是鬼門

十二月二十日雪中過石嶺關

老天黯慘入平蕪朔吹崩奔萬竅呼雪意旋粧行
路景詩家新有入關圖地爐圍坐嘶田父絮帽衝
寒愁僕夫故國煙花重回首蜀檯山䲎記金壺

將上書莘國幕府感懷呈賈明府

兵家世不乏小杜風鑒今誰如老龐自許奇謀傾
幕府不防幽夢落蓬窗驚烏繞月枝難穩羸驥嘶
風氣未降愛惜平生請纓手一蓑休憶弄秋江

春寒

草木荒城屋數椽峭寒閒巷益蕭然僮奴樵爨頭
如葆稚女跳梁履又穿白石鯉魚空尺半朱門食
客自三千松枝麈尾山中滿去去南華有內篇

即事 商帥國器見免從軍

逋客而今不屬官住山盟在未應寒書生本自無
燕頷造物何嘗戲鼠肝會取指天容我懶賜夾盛
酒盡君歡到家慈母應相問為說將軍禮數寬

示懷祖

憔悴經年臥澗河囊中無物只詩多自驚白鬢先
潘岳人笑藍衫似釆和狗盜鷄鳴皆有用鶴長鳧
短果如何乘閑便作歸田賦付與牛童扣角歌

示崔雷詩社諸人

一寸名場心已灰十年長路夢初回江山佀許供
詩筆虀粥猶能到酒材賣劍買牛眞得計腰金騎
鶴恐非才游從肯結鷄豚社便欲歲時相往來

弘州贈曹丈子玉

丘園舊憶詢幽仄裘褐今聞識姓名故國衣冠有

遺老歲寒松栢見交情寄書千里空頭白握手一
盃俱眼明來往襄陰從此始剩將歌笑慰生平

和仁卿演太白詩二首

蕭蕭窗竹動秋聲紫極深居稱野情靜坐且畱觀
衆妙還丹無用說長生風流五鳳樓前客寂寞千
秋身後名解道田家酒應熟詩中只合愛淵明

蕭蕭窗竹動秋聲簷間白雲澹以成白雲朝飛本
無意白雲莫歸如有情淵明太白醉復醉季主唐
生鳴自鳴四十九年堪一笑昨非今是可憐生

燕府白兔

仙穎迷離望莫攀爭教失脚下高寒吸殘瀣露瑶
窗曉搗盡玄霜玉杵閑顧影乍疑雲外見寫生何
佀鏡中看褐衣擾擾皆三窟幾在祥經咳唾間

梁都運亂後得故家所藏無盡藏詩卷見約

題詩同諸公賦

飛亭四望水雲寬亭上高人杳莫攀已就湖山攬
奇秀更教鄉社得安閑風流豈落正始後詩卷常
畱天地間勝賞休言隔今昔肩吾新自會稽還

出都二首

漢宮曾動伯鸞歌事去英雄不奈何但見觚稜上
金爵豈知荆棘臥銅駝神仙不到秋風客富貴空
悲春夢婆行過盧溝重回首鳳城平日五雲多

歷歷興亡敗局棊登臨疑夢復疑非斷霞落日天
無盡老樹遺臺秋更悲滄海忽驚龍穴露廣寒猶
想鳳笙歸從教盡刻瓊華了畱在西山儘淚垂（寒宮有瓊華島絕頂廣寒殿近爲黄冠輩所撤）

癸卯望宿中霍道院

疊巘沉沉轉紫崢長松栩栩擁高簷湖山已為新
晴好風露還疑此夜添身外作緣良自苦世間除
睡更無甜溪堂借宿從今始便見兒童具米鹽

甲辰三月旦日以後雜詩三首

應接紛紛又浹旬枉教虛負杏園春尋芳自分無
閒日載酒寧知有故人花柳得時俱作態川原經
雨更無塵憑君莫惜尊前醉看即青梅入座新

濈濈猩紅鬧曉晴攢頭真侶與春爭舒開楊柳聊
相映瘦殺寒梅枉自清粉艷低回工作態絳唇寂

寞獨含情畫圖只愛殘粧好來信徐郎解寫生

密霧輕塵細灑均綠雲紅雪一番新風光爛熳供
歡席酒味清醇佀主人落落湖山如有喜欣欣魚
鳥亦相親新詩寫入溪奴錦從此他鄉不算春

紫牡丹三首

金粉輕粘蝶翅勻丹砂濃抹鶴翎新儘饒姚魏知
名早未放黃徐下筆親映日定應珠有淚凌波長
恐襪生塵如何借得司花手徧與人間作好春

夢裏華胥失玉京小闌春事自昇平只緣造物偏
留意須信凡花浪得名蜀錦浪淘添色重御爐風
細覺香清金刀一剪腸堪斷綠鬢劉郎半白生

天上真妃玉鏡臺醉中遺下紫霞杯已從香國偏
薰染更借花神巧剪裁微度麝薰時約略穩移鸞
影卻低回洗粧正要春風句寄謝詩人莫漫來

與同年敬鼎臣宿順天天寧僧舍

蕭蕭風雨打僧窗耿耿青燈對客床每恨相望隔
關塞豈知連日醉壺觴蒓虀味薄堪良久茅屋寒
多且閉藏三十餘年老兄弟此回情話獨難忘

贈答樂丈舜咨中京副留守

舟車何地得通津書疏相忘意更親但愛柏臺推
峭直豈知梅賦更清新兩都秋色皆喬木耆舊風
流有幾人詩酒陪從約他日雞川已許濯纓塵

、都運李丈哀挽有之

平日剛稜觸禍機老季天遣故鄉歸登車攬轡名
空在濯足臨流事已非白鶴會須尋舊約青蠅猶
解避餘威李丈歿於壬寅夏六月與香溪室三日蠅不近西州正有花千
樹淚灑羊曇醉後衣

贈荅郝經伯常伯常之大父予少日從之學

科舉

故家珠玉自成淵重覺蒍靈賦予偏文陣白憐吾已老名塲誰與子爭先撐腸正有五千卷下筆須論二百年莫把青春等閑了蔡邕書籍待渠傳

呂國材家醉飲

世事悠悠殊未涯七年回首一長嗟虚傳魏信陵雲筆無復張騫犯斗槎去國衣冠有今日春風桃李是誰家螺臺剩有如川酒聊爲紅塵拂鬢華

洛陽

千年河嶽控喉襟一日神州見陸沉已爲操琴感衰涕更須同輦夢秋衾城頭大匠論蒸土地底中郎待摸金擬就天公問翻復蒿萊丹碧果何心

過三鄉望女几祠追懷溪南詩老辛敬之二首

雲際虛簷處士星寨頭多負讀書螢筆端有山傳三篋石上無禾養伯齡從昔蒿陂終變滅秪今韓嶽謾英靈因君重爲前朝惜枉破青衫買一經 女几山土人謂之韓嶽

萬山青繞一川斜好句眞堪字字誇棄擲泥塗豈天意新除時命是才華百錢卜肆成都市萬古詩壇子美家欲就溪南問遺事不禁衰涕落塵霞

爲鄧人作詩

再見州人本不期相留相挽忍相違攜盤渭水堪流涕種柳金陵已合圍事去恍疑春夢過眼明還似故鄉歸題詩未要題名字今是中原一布衣

贈張主簿偉

江岸墳荒草棘秋宋陽南下重君憂弓刀近塞人煙少林谿經雩虎跡稠究竟畏途知有漸激昂高義報無繇從今弟姝通家了莫向瓜叩認故侯 戒[illegible] 究竟件能過險惡道

望盧氏西南熊耳嶺

不到中鄉五十年忽驚行色是盧川已占介福嶠王母未信羈魂侶粤阡 柳文 時爲頋存慙吏報 先大人墓亂後故吏輩歲時致祭 偶成期會殆天憐 甲外子往盧氏皆得會 荒林破屋江聲裏坐想孤城一泫然面

寄劉繼先

清霜茅屋耿無眠坐憶分攜一慨然楚客登臨動歸興謝公哀樂感中年淒凉古驛人煙外迤邐荒山雪意邊千樹春風水陽柳待君同繫晉溪船

寄楊弟正卿

馬迹車塵漫白頭蒼生初不待君憂且從少傅論中隱儘要元規擁上流東閣官梅動詩興洞庭春色入新芻歸程未覺西菴遠夜夜清伊繞石樓正卿西菴以名酒甲洛中嘗賦觀漲詩有狂瀾竟逐西風落依舊清伊繞石樓之句故兼及之

為鮮于彥脩賦十月菊追錄

清霜淅淅散銀沙驚見芳叢鬧歲華借暖定誰留翠被鍊顏應自有丹砂秋香舊入騷人賦晚節今傳好事家不是西風苦留客衰遲久已避梅花

贈答同年敬鼎臣

四海屏山放一頭爭教塵土走東州長身奉米侏儒飽束髮從軍妄尉矦千首新詩工作祟百壺清酒未消憂悠悠世事今如此付與煙波著釣舟

寄英上人

世事都銷酒半醺已將度外置紛紜作賢作佞誰為我同病同憂只有君白首共傷千里別青山真得幾時分相思後夜并州月卻為湯休賦碧雲

寄答仰山謙長老梁任招隱

木菴推出謙書記乞與雲林百自繇想得驅驢入招隱勝於騎鶴上揚州衆狙皆喜芋初熟一鳥不鳴山更幽日莫王城市聲合松風亭上莫迴頭

九日登平定湧雲樓故基樓即閑閑公所建

詩翁曾此宴重陽老樹遺臺認醉鄉流水浮生幾

今昔高秋雲物自淒凉飛來野鶴聊堪喜望膈長鯨文可傷賴是風流未全滅白頭門客有王楊時王無咎楊子招在坐公在郡時學生也

平定鵲山神應王廟

古柳輪囷欲十圍鵲山祠廟此遺基萬金良藥移造化老眼天公誰耦奇已為養生誣罪豹不應遺綱廢元龜平生磊磈澆仍在擬問靈君乞上池

寄答商孟卿

紛紛朱紱寂寞心得詩何啻得南金冷猿挂夢山

月暝老鴈叫群江渚深與縣五年仍隔凋荒城連
日想登臨書來且只平安了撥觸離愁恐不禁

答石子章因送其行

石梁詩好先知名尊酒相逢意自傾寶劒沉埋惜
元振鐵漿豪宕見胡釭藍田月出多重畳豐嶺霜
餘卽大鳴後日天山望征騎燕鴻歸處是雲程

留別仲經

來時兒女拜鐙前此日壺觴是別筵聚散共知陰
有數笑談爭遣病相先秋風古道將誰語殘月長

庚更可憐鷄柵魚梁一村落若為還侶浙江邊仲經方病中故有上句

別州鄉弟

晩歲論詩辱見收相從許久重相留苦心亦有孟
東野眞賞誰如高蜀州鵲聲寒雲度歸鴈孤洲春
水澹沙鷗荒城後日思君處風色蕭蕭人白頭

寄叔能兄

星斗龍門姓字新登知書劒老風塵郎君未省曾
開闔王翰何緣得買鄰銀燭對談辭館夜雪梅同

時浙江春秖應千里東州月處處相逢卽故人

賀威卿徐弟得雄

利市金錢四座俱阿卿新喜到羌閭跨牛楊朴空
顛酒秫驥王良巳問途桂出孫枝知秀發鳳離丹
嶠亦舒徐明年別作飛黃句來賀君家第二雛

遺山先生詩集卷第十三

七言律詩

追錄洛中舊作

樂府新聲綠綺裘梁州舊曲錦纏頭酒兵易壓愁城破花影長隨日脚流萬里靑雲休自負一莖白髮儘堪羞人間只恐天公了未便天公得自繇

東園晚眺 東平

霜鬢蕭蕭試鑷看怪來歌酒百無歡舊家人物今誰在淸鏡功名歲又殘楊柳搖春出新意小梅留

雪弄餘寒一詩不盡登臨興落日東園獨倚欄

十一月五日發往西張

城隈細路入沙汀絮帽衝風日再經歎歲村虛更荒惡窮冬人影亦伶俜林煙漠漠鴉邊暗山骨稜稜雪外靑四十年來此寒苦東吟猶記朧關亭

石嶺關書所見

軋軋旃車轉石槽故關猶復戍弓刀連營突騎紅塵暗微服行人細路高已化蟲沙休自歎厭逢豺虎欲安逃靑雲玉立三千丈元只東山意氣豪

陁羅峯二首

念念靈峯四十季一來直欲斲凡緣鑿開混沌露元氣散布兜羅彌梵天雲臥無將不關在樓居何處得超然殊祥莫詫淸凉傳會與茲山續後篇

每恨奇探負盛季松崖今喜入攀緣初驚靈鷲多飛石更信金牛有漏天鄉國登臨乃如此名場馳逐亦徒然留詩便與香泉約起本西遊第一篇

追懷曹徵君

生死論交不易忘一迴言別淚千行空勞結伴歸

蓮社無復題詩寄艸堂楚國先賢宜有傳粤圻羈鬼謾思鄉因君錯怨天公了且道今誰晚節昌

春日書懷呈劉濟川

鄉社荒殘住不成無端蓬蓽掩柴荊流季又見東風菜樂土空懷北斗城父老只供留我醉兒童也喜從君行周侯見說應相笑共隱三泉先有盟（東風菜見本草菜部）

晉溪

石磴雲松着色屏岸花汀草展江亭靑瑤疊甃通

懸夔白玉雙龍掣迅霆地脉何嘗間今昔尾閭眞
解泄滄溟乾坤一雨兵塵了好就川妃問乞靈

弔岳家千里駒

蜀客凄凉土一丘後身還有化身愁靈椿丹桂偶
相値蕙草清霜寧久留掌中玉雪恩憐在筆底雲
煙取次休過眼空華只如此不如無子却無憂

七月十二日行狼牙嶺

狼牙路滑馬伶俜老鶴超超欲上征一曲松風寫
幽致九秋雲物愴離情天開貝嶠方壺境淵落銀

河月窟聲靚面靑山入渠手定誰胸次玉崢嶸

十三日度岳嶺

神岳規模亦壯哉上階絶境重裴回丹青萬木秋
風老金翠千峰落照開川路漸分猶晻靄谿聲已
遠更凄哀石門剩比靈丘遠正坐登臨欠一來

玉泉二首

神岳提封入寺基上公官稅見僧碑雲藏佛屋晴
猶暗樹近禪窗老更奇竹杖只供行險易藜床偏
與筌川宜同時不及緱中令猶得泉名比鳳池

玉水泓澄古殿隅又新名第一不關渠每因天旱流
金際更憶風雷裂石初百里官壺分韻勝千人齋
粥薦甘餘八功德具休誇好玩景臺荒有破除寺東（北有玩景臺盡得神川之勝尊者侯引之荒山一笑故有上句）

玄都觀桃花

前度劉郎復阮郎玄都觀裏醉紅芳非關小雨能
留客自是桃花要洗粧人世難逢開口笑老夫聊
發少年狂一杯盡吸東風了明日新詩滿晉陽

贈張致遠

茅屋蕭蕭穎水濱兩山相望仰比隣祠房道院留
連夜酒椀詩囊浩蕩春老鶴千年見城郭徵君晚
節傍風塵相逢不盡平生意耆舊風流有幾人

夜宿秋香亭有懷木菴英上人

兄弟論交四十年相從何日却無緣共程冰雪詩
仍在晚節風塵私自憐蓮社舊容元亮酒藤溪多
負子猷船茅齋一徑愁多少窗竹蕭蕭耿不眠

汴梁除夜　追錄

六街歌鼓待晨鍾四壁寒齋只病翁鬢雪得年應

更白鐙花何喜也能紅養生有論人空老祖道無詩鬼亦窮數上聲日西園看車馬一番桃李又春風

與馮呂飲秋香亭（三子皆吾友）（之純席生）

麗箱書客感秋蓬更在京塵澒洞中莫對青山談世事且將遠目送歸鴻龍江文采今誰似（謂之純）鳳翼（永寧地名）年光夢已空剩著新詩記今夕尊前四客一衰翁

哀武子告

生氣曾思作九原迷途爭得背南轅梁鴻故事要

離墓　國孤兒祇樹間（子今為僧）舊說布衣甘絕腹今傳史筆記歸元知君祿仕無心在旌孝終當到李源

贈李春卿

寶十郎家指顧間因君我亦愛西山丹房藥鏡平生了禪榻茶煙歲月閒春霧有情供白髮秋風無力損紅顏重來已有明年約剩破都城幾往還

甲辰秋留別丹陽

疎疎衰柳映金溝祖道都門復此留千里關河動歸興九秋雲物發詩愁嚴城鍾鼓月清曉老馬風沙人白頭後夜相思渺何許西山西畔是并州

龍興寺閣

全趙堂堂入望寬九層飛觀儘高寒空聞赤幟疑軍壘真見金人泣露盤桑海幾經塵劫壞江山獨恨酒腸乾詩家總道登臨好試就遺臺老樹看

別緯文兄

玉壘浮雲變古今燕城名酒足浮沉眼中誰復承平舊言外驚聞正始音興縣他鄉千里夢連枝同

氣百年心行期幾日休相問觸撥羈愁恐不禁

寄掾端甫北上

馬頭風雪遠相迎颯沓弓刀四十程自是青雲動高興未甘白髮老諸生書來沙漠鐙花喜夢到泰川煙樹平長句送君還自媿半山已有鴈飛行

答定齋李兄

小山叢桂姓名香舉世何人得鴈行滄海揚塵幾今昔長庚配月獨淒涼虛勞裴相求白傅正倚源明識漫郎十載相從未言晚城南泉石有雲莊

空山何巨川虛白菴二首

舊向韋編悟括囊肯隨文木被青黃吉祥止處無
餘物知見薰來有底香空谷自能生地籟浮雲何
得翳天光只愁八月風濤壯夢裏江聲撼客床
安人
露菊霜菜薦枕囊石泉崖蜜破松黃只緣山遠無
來客更覺心清閑妙香碁局儘堪銷日晷吟毫眞
合染溪光劇談不盡江湖景重與青燈約對床

聽姨女喬夫人鼓風入松

白雪朱絃一再行作風纖指十三星雲窗霧閣有
今夕寶髻羅裙無此聲瀟灑爽松度虛籟悠颸飛
絮攪青冥胎仙不比湘靈瑟五字錢郎莫漫驚一

哭樊師

白倚沉冤有舌存爭教無路叩天閽裝囊已竭千
金賜絕幕誰招萬里魂東道漫悲梁苑客南園多
負壽張孫春風花落歌聲在夢裏能來共酒尊

寒食 壬子清明後作

上苑春風盛物華天津雲錦亦城霞輕舟矮馬追
隨遠翠幙青旗笑語譁化國樓臺隔瀛海吳兒洲
渚記仙家山齋此日腸堪斷寂寞銅瓶對杏花

送樊順之

弓刀十驛岳蓮州渭水秦川得意秋壬粲從軍正
年少庾郎入幕更風流爽鄉況味眞鷄肋清鏡功
名屬虎頭寄謝溪風亭上月老夫乘興欲西遊

蜀昭烈廟

合散扶傷老益堅荒祠重過爲凄然君臣灑落知
無根庸蜀崎嶇亦可憐一縣山陽堯故事三年章

武魏長編錦官羽葆今何處半夜樓桑叫杜鵑一

宿翠屏口

鬓鬚蒼白葛衣寬事外閑身也屬官授館如聞數
枚叔乘車初不少馮驩沙城雨塌名空在石峽風
來夏亦寒兩飽三飢已旬日虛勞兒女勸加餐

王敦夫祥止菴

三樂人推二樂全有親可事子能傳舊時詩禮開
家學此日丹砂見地仙蕩蕩天光虛室外融融和
氣彩衣前情知不羨燕山桂一樹靈椿歲八千

過寂通菴別陳丈甲辰秋

陳丈未識某而又其詩嘗對高御史士美言我他日見遺山當快飲了醉後見之而公已病乃相約易百醉為百杯每見以酒籌計之至七八十杯復有此別故詩中及之

心遠繇來地自偏不離城市得林泉從教上界多官府且放閒身作地仙三月有期何敢負百杯未滿會須塡違離更覺從公晚却望都門一慨然

梁移忠詩卷

一箭功成塞上歸廻翁垂白籍扶持燕雲義俠風流遠里社陰功父老知龍種作駒元自異虎頭食肉未應遲高門更與增華表丁令還家先有期時都

運丈已下世故詩中及之

喬千戶挽詩

高塚驚看石表新空將事業與麒麟燕趙部曲千夫長楚漢風雲百戰身赤羽有神而絕藝素旗無誄記連姻陰功未報天心在累將重侯又幾人濟安

仁陽使君誄有表之素旗之句喬與予皆毛氏之壻

贈王仙翁道成

覽照休驚白髮新奕棋翻覆見來頻燕南趙北酉詩卷王後盧前盡故人平地青雲一爐藥舊都喬木百年身憑君剩醉浮香酒館名梁苑而今不算春

常仲明教授挽辭

雲際虛贍處士星豈知談笑已忘形鎮州肥膩無毫髮晉產眞淳有典刑白帽枉教淹晚節綠囊元擬濟含靈汝南後日先賢傳猶欠知幾為勒銘常代

州崞縣人客鄆城與知幾游從知緊臨終殊明了

追錄舊詩二首

短褐單衣長路塵十年回首一吟呻孤居無看竟安往宿債未償今更新相馬自甘齊客瘦食鮭誰顧庾郎貧聞君話我才名在不道儒冠已悞身自用韻答張之純

潦倒聊為隴畝民一犁分得雨聲春功名何物堪人老天地無心誰我貧賴上雲煙隨處好洛陽桃李幾番新悠悠世事休相問年麥今年晚得辛用崔

懷訓

丁未寒食歸自三泉

春山晴暖紫生煙山下分流百汊泉未放小桃裝
野景已看茅屋映秋千飢烏得食爭相喚醉叟行
歌只自顛寒食明年定何許故人尊酒且畱連

卽事呈邦瑞

鄭莊父子重相畱似為良辰散客愁陋巷新成一
茅屋今年連醉兩中秋開尊便覺賢人近汚足寧
論力士羞明日燕臺傳盛事坐中賓客盡名流

和白樞判李定齋有詩寄白以因風何惜數
行書為落句白酬荅云欲搜春草池塘句
藥裹關心夢不成余平解之

金粟岡頭有髮僧遙知默坐對龕鐙書郵但覺浮
沉久詩卷何緣唱和曾白日放歌須縱酒清朝有
味是無能相逢定有池塘句藥裹關心恐未應

慶高評事八十之壽

圖畫莊氏太朴存衣冠兼得見高門種松千歲如
種德敎子一經今敎孫化日舒長留算景秋風搖

落變春溫聽來羔鴈休疑晩正及新年薦壽尊

超然王翁哀挽

直擬期頤薦壽尊却從圖画記生存百年喬木衣
冠古一夕西菴笑語溫故事未需通德里素風多
負讀書孫吳陳諸老今誰在滅沒歸鴻是薊門

大明贈荅張簡之

營平豪宕變溫文所見今知勝所聞只道生涯無
長物爭教詩壘策奇勳伐薪未敢煩名士載酒能
來過子雲後日山陽養衰疾藥籠仙品正須君

燕都送馬郎中北上

功曹此日漢蕭何家世當年老伏波但愛紅蓮映
芳渚豈知寒谷變陽和珠囊不載糢糊錦銀管先
書茂異科太史占天應有喜一星朝處五雲多

馬雲漢方鏡背有飛魚

刼火依然百鍊初護持元自有神魚影寒似覺雲
屏透光落應分玉斗餘開朗休嫌露圭角圓通寧
復滯方隅衣冠正了渾閒在一片靈臺欲付渠

贈荅鴈門劉仲修

仲修省郎乘傳過新興有詩見及推激過稱甚非褒謬所宜得者媿汗之餘輒用韻爲謝仲修詩律深密得於尊公鳳山老人過庭之訓且其顏狀絕類吾友李從事長源故篇中有及

車騎雍容一坐傾并州人物未凋零共知祭酒傳家學（劉向爲劉氏祭酒）獨愛中郎餘典刑東壁圖書欣有託南滇風浪駭初經少微見比吾何敢洗眼仙槎候客星

餘慶堂

五年霜戟照旗莊萬里春風擁画梁已覺并汾增勝氣更從王謝借餘光靈椿丹桂知難老玉節金符豈易量剩著幾毫投附客南堂兼是棣華堂

寄答劉生

西州消息到東山懷袖新詩百過看白璧明珠驚照座朔雲寒雪入憑欄省郎共結交情厚野老還欣禮數寬從月秋風一尊酒草堂應得駐金鞍

別黃德卿

爛醉秋風四十場此回歌笑重難忘揚雄詞賦今誰識陶令田園先已荒同甲弟兄雖異姓宦遊州郡即吾鄉懸知後日登高地剩爲行人望太行

送端甫西行

瀛洲人物早知名車騎雍容一座傾美酒清歌良有味綠波春草若爲情渭城朝雨三年別平地青雲萬里程老我秦遊舊曾約夢中仙掌巳相迎

讀李狀元朝宗禪林記李守濟州城破不屈節死贈鄉郡刺史

偶向禪林見舊文濟陽南望爲沾巾張巡許遠古亦少烈日秋霜今更新千字豐碑誰國手百城降虜盡王臣知君不假科名重元是中朝第一人

同嚴公子大用東園賞梅

東閣官梅要洗粧青雲公子不相忘翰林風月三千首樂府金釵十二行佳節屢從愁裏過老夫聊發少年狂花行正比梳行好誰道并州是故鄉

中州先生垂示先大夫教子詩及裴內翰擇之所述家傳愛仰不足情見乎辭

嚴訓常如天日照名家元自古今同只知楊秉餘淸節爭信譙玄有素風獨行傳第一人通德里門傳故事安平韻語到兒童靑靑留在懷賢樹愛殺曹南一畝宮

賀中庸老再被恩綸

萬古千秋麗澤堂紫泥恩詔姓名香治朝例有高年敬神理終歸晚節昌東魯儒生傳舊學曹南方志發幽光季春羔鴈秋風酒準擬年年爲壽觴

趙汲古南園分得軍字

林園近與六街隣塵漲都城一水分魚樂定從濠上得竹香偏向雨中聞接䍦倒著容山簡老屋高眠稱陸雲尊酒相隨有今日却慙詩思不能軍

柳亭雨夕與高御史夜話

闕塞無緣笑語同偶然情話此從容靑天蜀道不得過山色歸心空自濃九日茱萸藍澗酒十年朝馬景陽鍾三間老屋知何處惆悵雲間陸士龍高嘗自藍田令入拜監察御史北渡後謫還保寒兩相於無資者二十年矣

玉峰魏丈哀挽

風馭翩翩渺獨征幾人終始復哀榮秖緣大事存遺藁重爲斯文惜主盟北斗太山初未減秋霜烈日凜如生莫疑知己無從報直筆君看䂓進明

淸明日改葬阿辛

掌上靑紅記黠粧今朝哀感重難忘金環去作誰家夢綵勝空期某氏郎一瞥風花纔過眼百年氷蘖若爲腸孟郊老作枯柴立可待吟詩哭杏殤

寄謝常君卿

百過新篇卷又披得君重恨十年遲文除嶺外初

無例詩學江西又一奇楊柳不隨春事老貞松唯有歲寒知仙鄉白鳳瀛洲近洗眼雲霄看後期

送武誠之往溪陂太原酒政端甫之父此時爲黄府

行李中春發晉溪離筵詞客賦新題靑雲有路人看老秋水無言物自齊杜曲舊遊頻入夢兵厨佳醸惜分攜因君爲向蓮峰道不待移文我亦西

送劉子東遊

劉郎世舊出雄邊生長幽并氣質全陣馬風檣見豪舉雪車冰柱得眞傳書空咄咄知誰解擊缶鳴

嗚頎自憐後日東州飽歸載且休多送酒家錢

遺山先生詩集卷第十三　終

遺山先生詩集卷第十四

七言律詩

甲寅九日同臨漳提領王明之鹿泉令張奉先買千戶令李進之冀衡甫遊龍泉寺僧顯求詩二首

遠水寒煙接戍樓黃花白酒浣羈愁霜林染出雲錦爛春色併歸風露秋鄉社歲時容客醉石墻名姓爲僧留登高舊說龍山好從此龍泉是勝遊

柿葉殷紅松葉青黃花霜後獨鮮明西風浩浩欲

吹帽石溜泠泠堪濯纓皇統貞元見題字良辰美景記升平何人解得登臨意滅沒疎雲鴈一聲

十日作

關樹蕭條返照明井陘西北算歸程青黃大似溝中斷文字空傳海內名平地煙霄遽如許秋風茅屋可憐生重陽擬作登高賦一片傷心畫不成

贈答普安師

入座臺山景趣新因君鄉國重情親金芝三秀詩壇瑞寶樹千花佛界春開道舊傳言外意忘言今

得眼中人種蓮結社風流在會向藍輿認後身

孝純宛丘遷奉 張弟新舉第二雛聞其玉雪可念因以字之

鬢毛衰颯面塵埃孝子牽車古所哀千里長河限南北一丘寒土見蒿萊塗東華表何人在柳氏玄堂此日開十月知君有新喜小雛先與喚迎來

曹壽之平水之行

關塞相望首重搔相逢衰颯嘆顛毛驪珠可忍輕彈雀犗餌何緣得釣鰲從昔丘園昌晚節向來山岳總秋毫西風先有龍門約共舉一杯持兩螯

追懷趙介叔

今古人間各一時燕南剩有桂林枝清風明月懷玄度綠水紅蓮見杲之善政傳歸遺愛頌陰功留在稱家兒哀歌不盡平生意空想翛然瘦鶴姿

追懷友生石裕卿

人物休評第幾流依然豪俠數并州壯懷歌闋尊爲破連句才多筆不休金馬只教聊避世玉犀誰遣失封侯酒酣握手今無復惆悵西園是舊遊

挽雁門劉克明

詩骨翛然野鶴孤兩年清坐記圍爐金初宋季間遺事草靡波流見古儒已分幽人嗟古栢爭教孺子奠生芻鳳山後日先賢傳再有劉宗祭酒無

贈荅平陽仇舜臣

兩屏攜詩過草堂曹君師席有輝光飛騰自是功名具潦倒何堪翰墨場滄海驪珠能幾見鄴城龍劍不終藏太行殘雪春風近且趁梅花薦壽觴 仇乃曹益父門生也

賈曹東城中隱堂

智水仁山德有鄰柳塘花塢靜無塵家僮解誦閒居賦田父爭持社甕春安吉總輸中隱士典刑眞見老成人明年恰入非熊運共看青蒲畀画輪

約嚴侯泛舟

風物當年小洞庭西湖此日展江亭詩貪勝槩題難徧酒怯清秋醉易醒白鳥無心自來去紅蕖照影亦娉婷仙舟共載平生事未分枯槎是客星

贈李同年德之歸洛西二首

千佛名經有幾人棲遲零落轉情親承平盛集今

無復哀樂中年語最眞衣上緇塵元自化鏡中白髮爲誰新水南水北相逢在剩醉酴醾十日春亾奈流光冉冉何逢君聊得慰蹉跎飛黄老去空奇骨拙燕歸來只舊窠舉世盡從愁裏過一尊獨愛醉時歌洛中定有人相問休道今年白髮多

贈蕭漢傑 并序

蕭漢傑大興人金國初嘗賜姓奥里氏故時人又謂之奥里漢傑父仲寛居之飛龍牓登科同知清州軍州事致仕有子六人

皆使宦學獨漢傑不樂 去聲 遂作舉子爲人慷慨有志膽好讀書古兵法及陰陽孤虛祿命之術從軍二十年積官從三品領虢州倅關陜總帥府提控佩金符益自燕城圍解之後間關南渡出入行陣間瀕於死者屢矣鐵嶺之潰復入陜州陜州亂群不逞誣繫漢傑獄中漢傑乘昏昇破械而出懼爲追者及駕浮壺亂黄流筋疲力凋僅達北岸爲失侯故將者又二十年流離頓

踣人所不能而意氣都不少衰以人情觀之豈碌碌者所可辦耶壬子冬與予相值於東原問其世知其爲故人大鈞之同母弟也問其日事則曰止以唐生季主之業游時貴間耳因與論余之行年而有契於余心者私竊慨嘆以爲倚伏叵測哀與樂相尋生也有涯而蹈於憂患浩浩乎如乘舟而遇風波非知其亾可奈何而安之其何以收利涉之功乎漢傑爲有得矣其別

也因爲長句以贈

射虎將軍右北平短衣憔悴宿長亭雷轟寶劒無留迹火借青囊爲乞靈四壁不知貧作祟一瓢誰識醉中醒相逢莫話樁機石自省枯槎是客星

送曹幹臣

和林音驛日懷思燕市歌惟有此時老我負成鐵爐步感君特送艸堂貲黄楊舊厄三年閏赤驥非無萬里姿平地煙霄付公等不妨開和鳳池詩

國醫王濬民詩卷

萬石君家父事兄豈知衰俗有王卿一篇華衮中
書筆滿紙清風月旦評鴻鴈自分先後序鵷鷺兼
有急難情閨門雍睦君須記方伎成名恐未平

祖唐臣母挽章

白髮承平一夢過怡然冠帔見慈和肩輿燕喜今
無復手線留殘恨更多舍肉巳甘非穎谷學仙何
敢望西河升堂結友平生事重爲王君賦蓼莪

感寓

南楊北李關中老樂丈張兄病且貧叔夜呂安誰

命駕牧童田父買爲隣功名富貴知何物風雨塵
埃惜此身漉酒相逢甕牖寫不應嫌我醉時眞 李仁卿楊正卿樂舜咨張緯文

存歿辛老敬之 劉兄景玄

行間楊趙提衡早老去辛劉入夢頻案上酒杯聊
自慰袖中詩卷欲誰親兩都秋色皆喬木一代名
家不數人汲冢遺編要完補可能虛負百年身

人日有懷愚齋張兄緯文

書來聊得慰懷思清鏡平明見白絲明月高樓燕
市酒梅花人日草堂詩風光流轉何多態兒女青
紅又一時澗底孤松二千尺殷勤留看歲寒枝

趙元德御史兄七帙之壽

總道浮雲世態新典刑依舊老成人松身鶴骨詩
千狀玉潤氷清德有隣巳卜新居近泉石不應晚
節傍風塵平頭七十從頭數才是梅溪第一春

張村杏花 丁巳三月初二日

昨日櫻唇絳蠟痕今朝紅袖巳迎門只應芳樹知
人意留著殘粧伴酒樽濃李尚須羞粉艷寒梅空

自怨黃昏詩家元白無今古從此張村即趙村

送仲希兼簡大方

家亾國破此身留留滯聊城又過秋老去天公眞
憒憒亂來人事轉悠悠碁中敗局從誰覆鏡裏衰
容只自羞方外故人如見問爲言乘興欲東流

送郭大方

雲裝煙駕渺翩翩是處林泉有静緣存殁共驚初
劫後交游空記十年前忘言秋水聊揮麈得意高
山未絶絃明月太虛君自了相思休泛剡溪船

送李輔之官青州

親朋離散日相仍又向扁舟別李膺晚節浮沉疑未害終年哀樂自難勝樊籠不啻青田鶴朔吹初翻白錦鷹鄭重雙魚問消息故侯瓜圃在東陵

答晁公愈世契二首 晁文元公之後游仙李承旨之外孫

文元道院玉爲淵队治堂中宅相賢名氏共知先德在詩書仍自外家傳獨先月旦宜無媿久辱泥塗恐未然子弟他年拜矜式萬鍾應待餞華顛

通家能有幾人存華屋生平得細論入座舊曾稱

小友挾書今復授諸孫已煩學舍分餘俸更約田家共老盆一諾知君重山岳車行五日是并門

寄史德秀兼呈濟上諸交游

久拚身世不相關甦入塵埃亦自難一旱且當逃赤地二年爭得厭青山陽臺集食林花盛鐵岸南風草閑寒鄉社追隨有成約更教空負老來閒

答吳天益

兵中曾共保嵩丘忽漫相逢在沘州鷄鴨何嘗厭喧聒燕鴻無計得逍遥白頭親舊常千里黄葉關河又一秋三徑他時望羊仲却應松菊未銷憂 來詩有三徑松菊之句

答郭仲通二首

白髮歸來一布衣東皐春草眏柴扉向時諸老供薰沐此日孤生足罵譏遁世已甘成遠引刺天何暇討群飛光芒消縮都無幾慙媿詩人比少微 何少微星之句

一尊何意復同傾亂後真疑隔死生吐氣無妨出芒角忍窮尤喜見工程千年老檜盤根古十丈寒

潭照膽清凜凜風期望吾子不誠隨例只時名

蘭仲文郎中見過

玉臺辭客富年華樂府風流有故家水碧金膏步兵酒天香國色洛陽花皇居鬱鬱今何在世事悠悠日又斜後夜雲州古城下故應廻首一長嗟

送秦先從軍

潦倒書生百戰場功名都屬繡衣郎虎頭食肉無不可鼠目求官空自忙捲月清笳渭城曉倚天長劍蜀山蒼習池老去風流減醉後揚鞭愧葛彊

壽趙益之

山東諸將擁行臺共許元戎有雅懷文字誰如祭征虜威名人識李臨淮農郊荊棘連新麥儒館丹靑映古槐看取邦人祝君壽五雲多處是三台

與宗秀才陽下作

趙侯雅負平原量楊子今爲四海儒巳遣父兄知義所有容兒輩作排夫鶯遷高樹音容改魚得明珠尾鬣殊駟馬高門看他日始知種德有根株

贈馮内翰二首 并序

内翰馮文往在京師日渾源雷淵希顏太原王渥仲澤河中李獻能欽叔龍山冀禹錫京甫皆從之問學其食緣亦得俎豆於門下士之末然自辛卯壬辰以來不三四年而五人者惟不肖在耳丙申夏六月公自東平將展墓于鎭陽以某在冠氏枉駕見過時公方爲僻股所苦吟呻展轉若非老人之所能堪然問語及舊事則危坐終日往往爲之色揚而神躍以公初挂冠歸嵩山時校之其談笑風流固未減也竊意造物者錫公難老使後生輩望見眉宇以知百年文章鉅公敦龎耆艾之士褒衣博帶坐鎭雅俗者蓋如此横流方靡而砥柱不移故國巳非而喬木猶在幸公之可恃而哀四子之不見也作詩二章以道區區之懷於公之行而爲之獻

耆舊如公可得親爭教晩節傍風塵靑氊持去故家盡白帽歸來時事新扶路不妨驢失脚守關尤

覺虎憎人只應有似松蒼日時醉中山麴米春

龍門冠蓋日追隨四客翩翩兹受知桃李巳隨風雨盡栢松獨與雪霜宜元龜華髮渠有幾淸廟朱絃誰與期兄說常山可歸隱從公未覺十年遲

九日午後入府知曹子丙問夜爲不能寐爲作詩二首

角逐文場早決機晩年書卷不停披詩如爵望何多態檄比賓王又一奇題品自當高等級搜求誰復盡毫釐遺編綴葺非吾事千古朱絃有子期

造物無心賦耦奇敢從窮達計前期參軍栢府得君重奮翼滄洲徙爾爲一瞥風花才過眼半生歌笑幾伸眉陸家正有諸郎在寶劍千金更屬誰

、益父曹弟見過挽留三數日大慰積年傾系之懷其行也謾爲長句以贈弟近詩超詣殆欲度驊騮前故就其所可至者而勉之

九萬扶搖先有程秖應貧病坐時名蹔同寢飯聊堪喜細話艱危却自驚從事舊懸三語掾通家猶記十年兒文章正脉須公等如我何年畫虎成

贈李文伯

鳳凰在山天下奇泰和以來王李倪承平人物天未絕耆舊風流今復誰肯紅自是兒女事老幹穿與春風期萬籟松聲一壺酒從公未覺去年遲

贈王峰魏文邦彥

夢想南山掩靄間眼明驚見玉峰寒風波舊憶横身過世事今歸袖手看敗婦甫兒識名姓故鄉遺俗見衣冠臨流卜築平生事會就遼東管幼安

贈荅趙仁甫

南冠牢落坐含君却爲窮愁解著書但見室中無長物不聞門外有軒車六朝人物風流在兩月燕城笑語疎寒士歡顏有他日晚年留看定何如

同德秀求田燕川分得同字

數家村落翠微中茅屋眞堪著病翁水竹漸知盤谷近鄉鄰仍與玉川通淸泉白石言猶在赤日紅塵夢已空杖屨追隨自今始此行聊記與君同

德秀家兒子

犀揷隆顱玉作肌名郎風骨見來奇靈椿丹桂詩

將應玉杵玄霜夢已知（兒未生時夢得一兔）竹馬乍騎猶未慣班衣才著更相宜鳳山自有鵷雛種九子相從不厭遲

贈任丈耀卿

袖手名城得海藏不妨身與世相忘故君非復烏衣巷勝事仍餘綠野堂茶竈謾煎雲脚散蓮舟淸嘯月波凉投詩未覺追隨遠預怯君家百罰觴

賀德卿王太醫生子

喜色門闌笑語譁新兒浴罷試鉛華岳蓮盡發三

峰秀夢筆驚看五色花此日壽筵分象果異時雲漢望仙槎并州金馬君知否藥籠陰功是故家

贈麻信之

梁苑同來手重分洛西清語意尤親相期晚歲定知我可道古人惟有君霽日光風開白晝瑣林珠樹照青春陸機舊有三間屋便擬東頭著弟雲

射虎

虎跡駸駸近九關豈知飛將乃黃間弦弧霹靂應手破從騎斕斑載錦還得意雲雷捲勍敵廻頭藜

藿但空山寢皮食肉男兒事未分書生袖手閒

茗飲

宿醒未破厭厭觥船紫筍分封入曉煎槐火石泉寒食後鬢絲禪榻落花前一甌春露香能永萬里清風意已便邂逅華胥猶可到蓬萊未擬問群仙

鬱鬱

鬱鬱羈懷不易開更堪寥落動淒哀華胥夢破青山在梁甫吟成白髮催秋意漸隨林影薄曉寒都逐鴈聲來并州舊日風聲惡悵望鄉書早晚回

秋日載酒光武廟

美酒良辰邂逅同赤眉城北漢王宮百年星斗歸天上萬古旌旗在眼中草木暗隨秋氣老河山長為昔人雄一杯徑醉風雲地莫放銀盤上海東

寄劉光甫

山澤臞儒亦自豪塵埃俗吏豈勝勞陶潛貧裏營三徑潘岳秋來見二毛芻狗已陳甘自棄轅駒未脫欲安逃因風寄謝劉夫子極口推稱恐太高

過皐州寄聶侯

凋岡重複益瀰流斜日黃榆嶺上頭地底寶符臨趙國眼中佛屋見皐州雲沙浩浩鴈良苦木葉蕭蕭風自秋別後故人應念我一詩聊與話離憂

丙辰九月二十六日挈家游龍泉

風色澄鮮稱野情居僧開各喜相迎藤垂石磴雲添潤泉漱山根玉有聲庭樹老於臨濟寺霜林渾是漢家營明年此日知何處莫惜題詩記姓名

病中感寓贈徐威卿兼簡曹益甫高聖舉先生

紀筆

讀書略破五千卷下筆須論二百年正賴天民有
先覺豈容文統落私權東曹掾屬宾行厥鄉校迂
儒自聖癲不是徐卿與高舉老夫空老欲誰傳

遺山先生詩集卷第十五

五言絶句

洛陽高少府瀍陽後莊五首

溪上弄明月風露發新警心空無一塵萬竹埽秋影

一水隨人意疏畦復芋溝風波河洛近莫放出山流

韭早春先綠菘肥秋未黄殷勤遶畦水終日爲君忙

地僻境逾靜林疎秋已分清溪一片月修竹四山雲

方外人長樂山中物自幽百年栴福隱萬古謫仙游

內鄉雜詩

犬吠桃源近鶯聲柳巷深蒼苔罥醉臥青竹伴幽尋

薛明府去思口號七首

能吏尋常見公廉第一難只從明府到人信有清

官

畫諾繇官長昻頭顫吏頻只從明府到判筆不傳神

麋鹿山中畫公廚破幾錢只從明府到儼戶得安眠

木索人何罪纍纍滿獄中只從明府到牢戶二年空

驛舍無歌酒淸談了送迎卽看明府去畫鼓有新聲

舊日逃亡屋鎌鉏色色新卽看明府去還作賣牛人

疾惡看平日天然御史材豪姦休鼓舞驄馬卽西來

山居雜詩六首

瘦竹藤斜挂叢花草亂生林高風有態苔滑水無聲

石潤雲先動橋平水漸過野陰添晚重山意向秋多

樹合秋聲滿村荒暮景閒虹收仍白雨雲動忽青山

川迥楓林散山深竹港幽疎煙沉去鳥落日送歸牛

漲落沙痕出堤摧岸口斜斷橋堆聚沫高樹閣浮槎

鷺影兼秋靜蟬聲帶晚涼陂長留積水川闊盡斜陽

梁父吟扇頭 孔明箕踞坐大石上望月作梁父吟

槃礴萬古心塊石入危坐青天一明月孤唱誰與和

南樓月夕望鳳山有懷武鍊師子和

相望不相見山中君得知南樓今夜月也到洗參池

辛亥寒食

寒食年年好今年迥不同秋千與花影倂在月明中

山中晚春

雲光金碧聚林煙綵翠新山花發較晚今年兩見
春

得緯文兄書

鵲語喜復喜山城誰與娛青燈一杯酒千里故人
書

乙巳九月二十八日作

關山小雪後絮帽北風前殘月如新月今年老去
年

六言絕句

定齋兄寫真

朱黃筆底三篋白黑胸中兩碁畫作蕭然野服雲
龍終日騤騤

巨然秋山爲鄧州相公賦

筆端游戲三昧物外平生往還爲問阿師何在白
雲依舊青山

德和墨竹扇頭

靜裏離離新粉動時細細清香明月清風自在紅
塵白日何妨 嫩香新粉墨離離李長吉竹詩

曹得一扇頭

機中素女仙去月底梅花晚開只見二枝踈影不
知何處香來

唐子達扇頭

溪光冷於氷山骨淨如玉白雲自老人間莫遣
秋風破茅屋

七言絕句

論詩三十首 丁丑歲三鄉作

漢謠魏什久紛紜正體無人與細論誰是詩中疏

鑿手暫教涇渭各清渾

曹劉坐嘯虎生風四海無人角兩雄可惜并州劉
越石不教橫槊建安中

鄴下風流在晉多壯懷猶見缺壺歌風雲若恨張
華少溫李新聲奈爾何 鍾嶸評張華詩恨其兒女情多風雲氣少

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南窗白日羲
皇上未害淵明是晉人 柳子厚唐之謝靈運陶淵明晉之白樂天

縱橫詩筆見高情何物能澆磈磊平老阮不狂誰
會得出門一笑大江橫

心畫心聲總失眞文章寧復見爲人高情千古閒
居賦爭信安仁拜路塵
慷慨歌謠絕不傳穹廬一曲本天然中州萬古英
雄氣也到陰山敕勒川
沈宋橫馳翰墨場風流初不廢齊梁論功若准平
吳例合著黃金鑄子昂
鬭靡誇多費覽觀陸文猶恨冗於潘心聲只要傳
心了布穀瀾翻可是難 陸蕪而潘靜語見世說
排比鋪張特一途藩籬如此亦區區少陵自有連

城璧爭奈微之識碔砆 事見元稹子美墓誌
眼處心生句自神暗中摸索總非眞畫圖臨出秦
川景親到長安有幾人
望帝春心託杜鵑佳人錦瑟怨華年詩家總愛西
崑好獨恨無人作鄭箋
萬古文章有坦途縱橫誰似玉川盧眞書不入今
人眼兒輩從教鬼畫符
出處殊途聽所安山林何得賤衣冠華歆一擲金
隨重大是渠儂被眼謾

筆底銀河落九天何曾顦顇飯山前世間東抹西
塗手枉著書生待魯連
切切秋蟲萬古情燈前山鬼淚縱橫鑑湖春好無
人賦岸夾桃花錦浪生
切響浮聲發巧深研摩雖苦果何心浪翁水樂無
宮徵自是雲山韶濩音 水樂次山事又其欸乃曲云停橈靜聽曲中意好是雲山韶濩音
東野窮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詩囚江山萬古潮
陽筆合在元龍百尺樓

萬古幽人在澗阿百年孤憤竟如何無人說與天
隨子春草輸贏校幾多 天隨子詩無多藥圃在南榮合有新苗次第生稚子不知名品上恐隨春草鬭輸贏
謝客風容映古今發源誰似柳州深朱絃一拂遺
音在卻是當年寂寞心
窘步相仍死不前唱酬無復見前賢縱橫正有凌
雲筆俯仰隨人亦可憐
奇外無奇更出奇一波纔動萬波隨只知詩到蘇
黃盡滄海橫流卻是誰

曲學虛荒小說欺俳諧怒駡豈詩宜今人合笑占人拙除却雅言都不知

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臥晚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詩

亂後玄都失故基看花詩在只堪悲劉郎也是人間客枉向春風怨兔葵

金入洪鑪不厭頻精真那計受纖塵蘇門果有忠臣在肯放坡詩百態新

百年纔覺古風迴元祐諸人次第來諱學金陵猶

有說竟將何罪廢歐梅

古雅難將子美親精純全失義山真論詩寧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裏人

池塘春草謝家春萬古千秋五字新傳語閉門陳正字可憐無補費精神

撼樹蚍蜉自覺狂書生技癢愛論量老來留得詩千首却被何人校短長

文湖州草蟲爲劉使君賦

造物無心筆有神翾翾飛動百年新蟲魚瑣細君

休笑學會屠龍老御人

京都元夕

袨服華妝著處逢六街燈火鬧兒童長衫我亦何爲者也在遊人笑語中

西園

百草千花雨氣新今朝陌上有游塵皇州春色濃於酒醉殺西園歌舞人

藍采和像

長板高歌本不狂兒曹自爲百錢忙幾時逢著藍

衫老同向春風舞一場

鴛鴦扇頭

雙宿雙飛百自縈人間無物比風流若教解語終須問有底愁來也白頭

杏花雜詩十三首

杏花牆外一枝橫半面宮妝出曉晴看盡春風不迴首寶兒元自太憨生

露華浥浥泛晴光睡足東風倚綠窗試遣紅妝映銀燭湘桃爭合伴儇郎

嫋嫋纖條映酒船綠嬌紅小不勝憐長年自笑情
緣在猶要春風慰眼前
暖日園林可散愁毎逢花處儘遲留青旗知是誰
家酒一片春風出樹頭
紛紛紅紫不勝稠爭得春光競出頭卻是梨花高
一著隨宜梳洗儘風流
露浥清華粉自添隔溪遥見玉簾苫眼看桃李飄
零盡更揀繁枝插帽簷
小橋南北夢幽尋殘醉瞢騰不易禁一樹杏花春
寂寞惡風吹折五更心

西山漠漠有無中幾日園林幾樹紅燕子銜將春
色去錯教人恨五更風
屈指殘春有別期春風爭忍片紅飛若爲釀得千
日酒醉著東君不放歸
楚客離魂不易招野春平碧水迢迢翻楊也被多
情惱瘦損春風十萬條
小雨斑斑曉未勻煙光水色畫難真西園春物知
多少一樹翻楊惱殺人

魏紫姚黃有重名洛陽車馬鬧清明吹殘桃李風
纔定可是東君別有情
紅妝翠蓋惱風流春動香生不自繇莫向芸齋厭
閒冷小詩供作錦纏頭韓渥瀛三清之瑞露春動七情照五色之靈芝香生九竅

出京

巫峽歸雲底處尋高城渺渺暮煙沉春風不翦翻
楊斷繫盡行人北望心

惠崇蘆鴈三首

寒沙折葦靜相依故國春風早晚歸意外羈棲誰
畫得羽毛單薄稻粱微
鴈奴辛苦候寒更夢破黃蘆雪打聲休道畫工心
獨苦題詩人也白頭生
江湖牢落太愁人同是天涯萬里身不佀畫屏金
孔雀離離花影淡生春

早起

北舍南鄰獨樂聲袂衣晨起覺秋清豆苗欲熟朝
朝雨喚殺雙鳩不肯晴

書生

書生千古一虀腸益世功名不自償更笑登封武
明府兩盂白粥半生忙

銅雀臺瓦硯

愛惜鉛花洗又看畫欄桂樹雨聲寒千年不作鴛
鴦去喚得書生笑老瞞

步虛詞三首 後二首三鄉時作

閬苑仙人白錦袍海山宮闕醉蟠桃三更月底鸞
聲急萬里風頭鶴背高

萬神朝罷出通明和氣歡聲滿玉京見說人間有
新樂綠章封事謝昇平

琪樹明霞碧落宮歌音嫋嫋度泠風人間聽得霓
裳慣猶恐鈞天是夢中

拙菴爲温甫賦

毫端棘末幾人爭愚智相懸賦分平畢竟世間誰
是巧鬢毛愁白可憐生

風雨停舟圖

老木高風作意狂青山和雨入微茫畫圖喚起扁
舟夢一夜江聲撼客床

納凉張氏庄二首

小橋深竹午風便一道綠楊帶亂蟬山下行人遮
日去却從茅屋問瓜田

樹陰環合水縈回樹下行人坐綠苔絶似蒹蒙山
下路眼中唯欠繫舟崑 蒹蒙繫舟皆鄉中山鄉人謂之繫舟崑

送舘

日吉時良利動遷可能顔巷卜終焉主人不倦星
奴倦辛苦年年縛草船

楊柳

楊柳青青溝水流鶯兒調舌弄嬌柔桃花記得題
詩客斜倚春風笑不休

梁縣道中

青山簇簇樹重重人在春雲浩蕩中也是杏花無
意况一枝臨水殿紅

自題寫眞二首

山林日月老潛夫骨入窮泉未擬枯幽澗有水合
太古無人和玉試洪鑪 孫綽雖汲泉求尸山不仍

一派春煙淡不收漁家已許借扁舟山林且漫睚
眦去莫問人間第幾流

再題

高談世事真何者多竊時名亦偶然山鹿野麋君
自看擬從何地著貂蟬

吳子英家靈照圖二首

船入江西萬有空漉籬活計百錢功阿靈了却無
生話想得蕭然似卷中

抱犢山高記洛川寸腸西去似繩牽而今恰羨龐

家好兒女生來只眼前（時文嚴在盧氏約歸寧未至）

劉鄧州家聚鴨圖

沙浦空明洲景微枯荷折葦澹相依君稱化作江
鷗去拍拍隨君貼水飛

戊子正月晦日內鄉西城遊眺

雄蜂雌蝶為花狂陌上遊人醉幾場前日少年今
白髮却來閒處看春忙

長壽山居元夕

微茫燈火共荒村黃葉漫山雪擁門三十九年何

限事只留孤影伴黃昏

聞仲澤丁內艱

升堂未幾訃音聞凶服衰麻日念君昨夜東南雷
雨惡遙知號哭遶新墳

贈眼醫武濟川

世眼紛紛眯是非不應刮膜在金鎞知君聖處工
夫到且道心盲作麽醫

賦粹中師竹拂子

了却香嚴一擊緣滿梳華髮伴談玄誰知拂月披

風意已具鈴鐸未落前

題伊陽楊氏戲虎圖

大斑哆笑口侵耳小斑蓄縮如乞憐戲鬭真成兩
勍敵發機誰在卞莊前

王子端內翰山水同屏山賦二詩

鄭虔三絕舊知名付與時人分重輕遼海東南天
一柱胸中誰比玉峥嵘

萬里承平一夢閒風流人物與江山眼明今日題
詩處却見明昌玉筍班

右司正之家渭川千畝圖二首

官街塵土霧中天入眼荒寒一灑然大似終南山下看北風和雪捲蒼煙

老眼蕭郎筆有神若爲洲景識天眞情知一段幽閒趣不必清談著晉人

同希顏欽叔玉華谷分韻得軍華二字二首

並山一逕入秋雲草樹低迷步可分開道無煩謝康樂挽彊須得李將軍將有虎害故戲云

深山水木湛清華輿到窮探亦未涯轉石猶能起

雷雨題詩自合動煙霞轉石常山中事

同希顏欽叔玉華谷還會善寺即事二首

高風捲盡四山雲泉石煙霞得細分大是山靈設清供惱無佳句荅殷勤

詩翁徹骨愛煙霞別似劉君住玉華鐵笛不曾從二草頭巾久已挂三花趙隱芝子端同年進士令任城爲猾吏所誣遂隱居今年八十餘自言胎仙已成不久去世云

從鄧州相公覓酒時在鎮平

寒日山城雪四圍空齋孤坐意多違江州未覺風流減可使陶潛望白衣

鎮平寄姪孫伯安筆

隆顱犀角掌中珠不見經年日念渠須取阿翁郎管筆試教學寫問安書

黃荃龜藏六圖爲張左丞賦

無心舒卷付皇天不幸刳腸亦偶然世上疑謀待君決可能藏六便安全

鎮平書事

勸農冠蓋已歸休了却逋懸百不憂可是諸人哀

老子半窗紅日擁黃紬

自鎮平暫往秋林道中寄家

風雨塵埃了半生西山歸去眼增明浮雲夫婿今如此莫遣迎門有歎聲

超化

秋風嫋嫋入僧窗盡得諸山草木香却恨大梁三日醉不來超化作重陽又云擬借扁舟弄秋水自嫌塵土涴沙鷗餘不記

遺山先生詩集卷第十五　終

遺山先生詩集卷第十六

七言絶句

山居二首

斜陽高樹挂晴虹肅肅微涼雨氣中一道鶯鶯花不斷香吹滿馬頭風

詩腸搜苦怯茶甌信手拈書却枕頭簷溜滴殘山院靜碧花紅穗媚涼秋

寄女嚴三首

鶴崖魚窟路間關句月無緣一往還寒食歸寧見

鄉女舉家廻首望西山 鶴崖魚窟在內鄉往盧氏道中

添丁學語巧於絃詩句無人爲口傳竹馬幾時迎阿㜷五更教誦木蘭篇

眼前兒女最關情不見經年百感并聞道全家解禪理擬從香火問無生

自鄧州幕府暫歸秋林

升斗微官不療飢中林春雨蕨芽肥歸來應被青山笑可惜緇塵染素衣

無題二首

七十鴛鴦五十絃酒薰花柳動春煙人間只道黃金貴不問天公買少年

春風也解惜多才嫁與桃花不問媒死恨天台老劉阮人間何戀却歸來

題省掾劉德淵家驂鸞圖并爲同舍郎劉長卿記與劉在方城先有碧簫之遇如芙蓉城事云

千劫情緣萬古期樓中簫史姓名非洞天花落秋雲冷腸斷青鸞獨自飛

希顔挽詩五首

官銜寥落在銘旌十命寧論重與輕不作漢家賢傳去空勞明主識蕭生 滿焉旗旗紀寂寞魏書中隱逸傳語

山立揚休七尺身紫髯落落照青春從教不入麒麟畫猶是中朝第一人

人間無路問天公自古才難更阨窮日月不爲千載計江山長惜萬夫雄

萬古文章有正傳驊騮爭道望君先傷心一入重泉後再得斯人又幾年

一世龍門屬李膺待君提拂遂騰升千年荆棘龜
趺在會有人尋下馬陵

出鄧州

本無奇骨負功名取次誰教髀肉生未到白頭能
幾日六年留滯鄧州城

過希顏故居四首

鉄壺聲裏短歌行星斗闌干醉膽横虎視鷹揚何
處在道邊孤冢可憐生

鶺鴒成陰著處同一時人物酒杯中臣門如市心
如水世俗論量恐未公

暮去朝來萬化途飛揚跋扈亦區區劇談不盡平
生意能有精微入夢無

把臂論交分最深三夫成虎古猶今百年唯有區
區在地下纔應識此心

雜著九首

萬期流轉不須臾物物覩來定有無玉席紙衣仝
一蓋枉將白骨計榮枯

梟短何如鶴有餘非魚誰謂子知魚一枝莫作鷦
鷯看水擊三千不羨渠

太虛空裏一遊塵造物雖工未易真臧獲古來多
鼎食可能夷叔是飢人

青蓋朝來帝座新豈知衛瓘是忠臣洛陽荆棘千
年後愁絶銅駞陌上人

六國屛王走下風神人鞭血海波紅無端一片石
亭石殺盡蒼生有底功

天上河源地上流黄金浮世等閒休埋愁不著重
泉底儘向人間種白頭

泗水龍歸海縣空朱三王八竟言功圍棊局上豬
奴戲可是乾坤鬬兩雄

昨日東周今日秦咸陽煙火洛陽塵百年蟻穴蜂
衙裏笑煞崑崙頂上人

半紙虛名百戰身轉頭高冢臥麒麟山間曾見漁
樵說辛苦凌煙閣上人

戚夫人

鴻鵠冥冥四海飛戚夫人舞淚霑衣無端恨殺商
山老剛出山來管是非

題山谷小豔詩

法秀無端會熱謾笑談眞作勸淫看只消一句修脩利李下何妨也整冠

家山歸夢圖三首

別却并州已六年眼中歸路直於弦春駒門巷乘榆綠猶記騎驢掠社錢

繫舟南北暮雲平落日滹河一線明萬里秋風吹布袖清輝亭上倚新晴

游騎北來塵滿城月明空照漢家營巷中正有家

山在一片傷心畫不成

四皓圖

身墮安車厚幣中白頭塵土涴西風當時且不山間老羽翼區區有底功

雜著

老優惰著沐猴冠却笑傍人被眼謾造物若留殘喘在我儂試舞你儂看

俳體雪香亭雜詠一十五首（亭在故汴宮仁安殿西）

滄海橫流萬國魚茫茫神理竟何如六經管得書生下闕劍長槍不信渠

洛陽城闕變灰煙暮虢朝虞只眼前爲向杏梁雙燕道營巢何處過明年

落日青山一片愁大河東注不還流若爲長得熙春在時上高層望宋州

醇和旁近洞房環碧瓦參差竹樹間批奏內人輪上直去年名姓在窗間（醇和殿名）

天上三郎玉不如手中白羽赴花奴御屏零落宣和筆留得華清按樂圖

詩仙詩鬼不謾欺時事先教夢裏知禁苑又經人物散荒涼臺榭水流遲（此年前商仲用器方城夢中得後二句爲言如此）

金縷歌詞金曲巵百年人事發成絲重來未必春風在更爲梨花住少時

楊柳隨風散綠絲桃花臨水弄妍姿無端種下青青竹恰到湘君淚盡時

琵琶心事曲中論俗笑明妃負漢恩明日天山山下路不須迴首望都門

爐薰浥浥帶輕陰翠竹高梧水殿深去去旃車雪

三尺畫羅休縷麝香金泥金色如麝香宮中所尚

羅綺深宮二十年更持桃李向誰妍人生只合梁園死金水河頭好墓田

苦才多思是春風偏近騷人悵望中啼盡杜鵑枝上血海棠明日更應紅

暖日晴雲錦樹新風吹雨打旋成塵宮園深閉無人到自在流鶯哭暮春

萬戶千門盡有名眼中歷歷記經行賦家正有蕪城筆一段傷心畫不成

暮雲樓閣古今情地老天荒恨未平白髮纍臣幾人在就中愁殺庾蘭成

春夕

數枝殘雪梅仍在幾日東風柳已嬌春酒價高無可典小紅燈影莫相撩

梅花

一樹寒梅古寺邊荒山老木動春妍東家賴有詩人在照影橫枝莫自憐

溪上

短布單衣一幅巾暫來閒處避紅塵低昂自看水中影好箇山間林下人

息軒楊祕監雪行圖

長路單衣怨僕僮無人說向息軒翁長安多少貂裘客偏畫書生著雪中

楊煥然生子四首

掌上明珠慰老懷愁顏我亦為君開異時載酒揚雄宅知有迎門竹馬來

人家歡喜是生兒巷語街談總入詩我欲去為湯

餅客買羊沽酒約何時

半生辛苦坐耽書我笑先生老更迂生子但持門戶了玄談何必似童烏

阿麟學語語牙牙七歲元郎髻已丫更醉使君湯餅局兒曹他日記通家阿麟張君美兒子

記夢

天上材官老不材從教兀兀走塵埃夢中望拜通明殿曾見金書兩字來戊子七月二十四日內鄉往盧氏宿走馬平夜夢拜天帝像進觀法駕導引畫幰蔽前負弩二人中有金書小字題簽之者夢中不自知其為予也

敵毋石

書載塗山世共知誰傳頑石使人疑可憐少室春突兀也被人呼作阿姨

雜著四首

白髮劉郎老更癡人間那有後天期茂陵石馬專相待種下蟠桃屬阿誰

白髮中官解道詩殷勤仍爲惜花枝雪香亭上淸明宴記得君王去歲時

六朝瓊樹掌中春廻首胡妝一面新生羨石家金谷裏千年獨有墜樓人

燕語鶯啼百囀新長廊寂寂不逢人東君去作誰家客花柳無情各自春

內鄉雜詩

行北溪北復溪南風日烘人酒易酣無限春愁與誰語梅花嬌小杏花憨

紺二首

香□□□□□髯塵內家新樣入輕勻郭熙只爲吳山老爭信□□有小顰

石綠□□淺淡間多情長帶楚梅酸小詩擬寫春愁樣憶著分明下筆難

送窮

煎餠虛拋墖散堆滿城都道送窮廻不如留取窮新婦貴女何曾喚得來

三鄉時作

山林鍾鼎不相兼說著浮名夢亦嫌敖水盡歡吾豈敢老親自愛薺羮甜

出都

春閨斜月曉聞鶯信馬都門半醉醒官柳靑靑莫回首短長亭是斷腸亭

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三首

道傍僵臥滿纍囚過去旃車似水流紅粉哭隨回鶻馬爲誰一步一回頭

隨營木佛賤於柴大樂編鍾滿市排虜掠幾何君莫問大船渾載汴京來

白骨縱橫似亂麻幾年桑梓變龍沙只知河朔生靈盡破屋疎煙却數家　桑梓其剪爲龍沙乎鄙楔語

登珂山寺三首

澹澹長空白鳥迴汀山都入妙高臺六鼇只解翻滇渤不駕東南日觀來太山在東南而此山之不見

悠悠誰了未生前一落泥塗又幾年堪笑長清郭明府再來仍被葛藤纏長清郭明府自省夙世是此寺比丘及作寺碑宛然算沙語也

白日紅塵往復還深居那得似禪關出門應被山僧笑纔得雲林半日閒

夢中作夢人請賦四禽語其一泥滑滑也

春泥滑滑滿春山慚媿幽禽與客還安得便乘雙翼去綠陰清晝伴君閒

奉酬子京禪師見贈之什二首

南風穩送北歸船匿得虛明一指禪嵩少詩僧幾人在因君廻望一悽然

舊遊重憶故人詩一點青燈兩鬢絲不似戒壇明月夜杏花香裏唱歌時往在嵩山時陪馮內翰雷御史游戒壇詩中所道蓋當時事也

杏花

桃李前頭一樹春絳唇深注蠟猶新只嫌憨笑無人管鬧簇枯枝不肯勻

聊城寒食

輕陰何負探花期白髮於春自不宜城外杏園人去盡煮茶聲裏獨支頤

姨母隴西君諱日作三首

竹馬青衫小小郎阿姨懷袖阿孃香一龕白骨黄河隔遙望并門哭斷腸

病起拈針眼未花團圞兒女運司衙今年得在應猶健更好從頭說外家

寶鏡煌煌照九州埋藏曾及見諸劉鄧城今日無雷煥紫氣誰當辨斗牛陽曲劉氏家大寶鏡能照天地四方以前知休咎其家埋地中人不得見也明昌泰和中北方兵動渠父子欲卜之一日先以幕障中庭乃閉門戶甚嚴及掘鏡出光耀爛然一室盡明如初日之照鏡中見北來兵騎穰穰無數餘三方都無所覩因大駭曰不可不可即埋之姨母時伏牀下得竊窺焉兵火後此家唯一兒子在姨母能指鏡處作否則不知也故予詩及之

宿神霄北菴夢中作

素月空流散紫煙座中人物半神仙麗川往事渾

如夢信手題詩一泫然

夜雪

三更殘醉未全醒夢裏嬌兒索乳聲茅屋不知門外雪黄紬衾煖紙窗明

冠氏趙庄賦杏花四首

一樹生紅錦不如乳兒粉抹紫襜褕花中誰有張萱筆畫作宮池百子圖

文杏堂前千樹紅雲舒霞卷漲春風荒村此日腸堪斷迴首梁園是夢中

錦樹烘春爛不收看花人自爲花愁荒蹊明日知誰到憑仗詩翁爲少留

東風誰道太狂生次第開花却有情聞道杞園千樹錦一尊猶及醉淸明

自趙庄歸冠氏二首

春華濃濃曉寒輕野草搖風半白靑誰識杏花牆外客舊曾家近麗川亭

杏園紅過雪披離楊柳無風綠線齊寒食人家在原野乳鴉牆外盡情啼

戲贈白髮二首

鏡中昨日又明朝破屋春深雪未消摘下數莖聊自笑貴人頭上不相饒

問愁何怨復何讐直要青春便白頭拚却鏡中渾似雪且看渠待幾時休

戲題醉仙人圖

醉鄉初不限東西桀日湯年一理齊門外山禽喚沽酒胡蘆今後大家提提胡蘆沽美酒禽語也

遺山先生詩集卷第十七

七言絶句

濟南雜詩十首

兒時曾過濟南城暗算存亡只自驚四十二年彈
指過只疑行處是前生

匡山聞有讀書堂行過山前笑一場可惜世間無
李白今人多少賀知章

華山眞是碧芙蕖湖水湖光玉不如六月行人汗
如雨西城橋下見游魚

吳兒洲渚似神仙罨畫溪光碧玉泉別有洞天君
不見鵲山寒食泰和年

石刻燒殘讌集辭雄樓傑觀想當時只應畫戟清
香地多欠韋郎五字詩

祈來官樹午陰輕湖畔遊人怕晚晴一夜靈泉菴
上宿四山風露覺秋生

白煙涓涓水雲凝山月飛來夜氣澄且向波間看
玉塔不須橋畔覓金繩

入秋雲物便淒迷一道湖光樹影齊詩在鵲山煙
雨裏王家圖上舊曾題王清卿家有鵲山煙雨圖

荷葉荷花爛熳秋鷺鷥飛近釣魚舟北城佳處經
行徧留著南山更一游

看山看水自縈身著處題詩發興新日日扁舟藕
花裏有心長作濟南人

題解飛卿山水卷

平生魚鳥最相親夢寐煙霞卜四鄰羨殺濟南山
水好幾時眞作卷中人

趙士表山林荓雪圖爲高良卿賦二首

颼颼林響四山風雪後人家閉戶中應被火爐頭
上說水邊清殺兩詩翁

黃塵遮斷山間夢白髮重尋畫裏詩好似玉溪溪
上路醉和王老喚船時

倫鎮道中見槐花

名場奔走競官榮一紙除書誤半生笑向槐花問
前事爲君忙了竟何成

題劉才卿湖石扇頭

幽磵雲凝雨未乾曲池疎竹共荒寒扇頭喚起西

園夢好似熙春閣下看

聞歌懷京師舊遊

樓前誰唱綠腰催千里梁園首重廻記得杜家亭子上信之欽用共聽來

鄭先覺幽禽照水扇頭

臨水華枝淡淡春水光華影兩無塵風流一枕西園夢惆悵幽禽是故人

龍泉寺四首

懸麻白雨映層崖邐邐行雲晚照開可是登臨動

高興馬頭新自太行來

泉石煙霞自一家殘僧隨分了生涯鷄鳴山下廻詩客曾到靈巖不用誇

河邊殺癧尚能飛無角無鱗自一齊甲子紛紛更見戲壁間休笑阜昌題（寺北齊時建又多劉豫阜昌中石刻并題名）

遶渠寒瀨夜潺潺說有蛟龍在石間可惜九天霖雨手一泓泉水伴僧閒

李進之迂軒二首

白髮歸來世事新書生風味是清貧欹欹歷落從人笑潦倒麤疎我自眞

舉世營營共一途要來閒處費工夫入門且莫分賓主不但君迂我更迂

出鎮州

汾水歸心日夜流孤雲飛處是松楸無端行近還鄉路却傍西山入相州

過邯鄲四絕

富貴榮華一嘆嗟依然夢裏說韶華千年幾度山河改空指遺臺是趙家

人事存亡不易知及時娛樂恨君遲後人莫指叢臺笑三尺堯階竟屬誰

川原落落曙光開四顧河山亦壯哉前日少年今白髮只應孤塔記曾來

死去生來不一身定知誰妄復誰眞邯鄲今日題詩客猶是黃粱夢裏人

楊秘監馬圖

大青小青天馬姿楊侯房星非而師忽見奚官記前事東華馳道脫京時

竹溪夢遊圖

意外荒寒下筆親經營慘淡似詩人何時萬頃風煙裏白髮刀騎一幅巾

藥正卿餉酒

宿醒未解渴生塵鶯見王弘餉酒人獨恨文書困佳客不來同醉五更春

王都尉山水

平林漠漠數峰閒詩在岩姿隱顯間自是秦樓畫眉手不能辛苦作荊關

贈絕藝杜生

迢迢離思入哀絃非撥非彈有別傳解作江南斷腸曲新聲休數李龜年

趙大年秋溪戲鴨二首

寒沙折葦浙江灣詩在波痕滅沒間前日扁舟人老矣却從圖畫羨君閒

画家朱粉不到處淡墨自覺天機深賣酒爐邊見崔白王孫真有五湖心宋元帝画史趙昌王友崔白但可爲酒家遮牆壁耳

自題二首

共笑詩人太瘦生誰從慘淡得經營千秋萬古迴文錦只許蘇娘讀得成

千首新詩百首文藜羹不糝日欣欣鏡中自照心諸口後世何須楊子雲

北歸經朝歌感寓三首

南來山勢漸坡陀蕩蕩川涂接大河馬上哦詩無好語聊從白塔記朝歌

黃屋何曾土作階禍基休指九層臺書生不見千秋後枉爲君王泣玉杯

墨翟區區不近情廻車曾此避虛名采薇唯有西山老不逐時人信武成

內黃道中楚王廟荊公有誰合軍中稱亞父却須推讓內黃兒之句因爲范增解嘲

一怒屠城一說酉書生剛爲范增羞軍中老子關何事付與兒曹調沐猴

題蘇氏寶章

二老風流有典刑諸郎蘭玉映階庭帳帽寶氣千年在米數陳家聚德星長公忠義似顏平原次公仲濳似林西湖故字畫有

不期合而合者最後數帖所
謂蘇氏三虎叔黨爲最怒耳

劉氏明遠菴三首

豪氣元龍百尺樓功名場上早抽頭路人不識閒居士袖手雍容活兩州

世上無物礙虛空宴坐經行一體同老眼不應隨境轉江山元只在胸中

落落雲間晚照開上方別有妙高臺栽花種柳明年了拄杖敲門日日來

題李庭訓所藏雅集圖二首

萬古文章有至公百年奎璧照河東衣冠忽見明昌筆更覺升平是夢中

景星丹鳳一千年合著丹青與世傳誰畫風流王李郝大河南望淚如川 王謂仲澤李謂長源郝謂仲純

南關二首

風裏秋蓮不自繇一生幾度過隆州無情圃柏關前水流盡朱顏到白頭

路轉川迴失緊舟更教兩驛過徐溝多情圃柏關前水卻共清汾一處流 是日自徐溝宿南關

馬坊冷大師清真道院三首

水際茅齋星散居白雲間件五溪魚茂林修竹山如畫醮君軒中恐不如

枯蒲折葦障清灣十里風荷指顧間安得西湖展江手亂鋪雲錦淺青山

靜中入境兩翛然我亦因君有靜緣已約青山來洗上水亭風月看明年

惠崇獐猿圖

瀟煙呼本不群筆頭同是一溪雲野情山態今人羨世路機關不似君

寄史同年二首

清話通宵慰別離殷勤釀酒趁花期沁南只道梅花早猶較歸程十日遲

相君許送買山錢晚歲隣居定有緣一樹梅花一尊酒知君東望亦悽然

梁周臣生子三首

試手君家助喜詩秋風丹桂長新枝昂霄聳壑他年見木月同官記此時 木月同宮五星家謂人以此時生者長必貴

玉季金昆世共賢天將文筆付家傳淸新未要梅
花賦射虎留看第二篇鄭先生朱濟川以射虎詩著名
雛鳳來時鶴卵成兩兒前後不多爭阿寧解語應
須道猶是渠家百日兒

乞酒示皇甫季貞

醉頭慵舉睡昏昏夢裏靑旗雪擁門枕上一杯風
味好糟牀何處得茶渾

李白騎驢圖

八表神游下筆難畫師胸次自酸寒風流五鳳樓

前客枉作襄陽雪裏看

許由擲瓢圖

不知黃屋不知尭喧寂何心計一瓢我是許由初
不爾只將盛酒杖頭挑

九月晦日

松楸千里動悲哀説道廻家早晩廻九月忽驚今
日盡滿城風散紙錢灰

雜著

燒殘芻狗不能神一色貂裘繡帽新好箇路傍官
堠子經年端坐看行人

送窮

送君君去欲何之暫去還來也不辭但媿苦無相
贈物柳船輕似去年時

即事

四長東州貢姓名阿茶能誦木蘭行元家近日添
新喜掌上寧兒玉刻成寧兒叔開小字阿茶第四女字叔開

侯相公所藏雲溪圖曾命賦詩三首但記其
一云祖道東門未有涯田君方駕入宮車

秖應千古狼溪路人説山中宰相家相公
以禮重不任步趨詔許駕小車至朝殿外
門故予詩及之北渡後往東平路經雲溪
因爲之賦

黃山圖子翰林詩千里東州有所思前日相公門
下客國亡家破獨來時

陳德元竹石二首

一片春雲雨未乾雨枝新綠倚高寒瘦龍不見金
書字試就宣和石譜看

萬石編船出太湖九州膏血一時枯阿誰種下中
原禍猶自昂藏入畫圖

同漕司諸人賦紅梨花二首

梨花曾比太眞妃別有風流一段奇白雪爲肌玉
爲骨淡妝濃抹總相宜

瓊枝玉蘂靜年芳知是何人與點妝可道海棠羞
欲死能紅能白更能香

吳子賢檮菴二首

人道檮形百醜全我知造物向君偏世間正有明

堂柱偃蹇風霜得幾年

廣莫初無匠石過一丘一壑奈君何世間正有明
堂柱春草輸贏校幾多

太乙蓮舟圖三首爲濟源奉先老師賦（老師吾宗[illegible]）

泠泠風外列僊臞琢玉羊欣定不如六合空明一
蓮葉更須遮眼要文書（仙人在蓮葉臥看書）

僊人寧得此婆娑亡奈丹青狡猾何我與太虛同
一體也無蓮葉也無波

太乙青藜出漢年明窻開卷一欣然憑君莫問題
詩客不是韓駒第二篇

遊天壇雜詩十三首

芳樹陰陰鳥語譁綠雲晴雪映紅霞青山可是堪
人恨藏著中岩十里花

漫山白白與紅紅小樹低叢看不俣總道楂花香
氣好就中偏愛玉瓏鬆（花名有玉瓏鬆）

只願長城汲徹頭豈知蒸土更堪憂秦人若見千
年後抱杵臨洮老死休（避秦溝）

溪童相對采椿芽指似陽坡說種瓜想是近山營
馬少青林深處有人家

仙貓聲在洞中聞憑仗兒童一問君同向燕家舐
丹鼎不隨雞犬上青雲（仙貓洞是日兒子叔儀呼貓應者土人傳燕家雞犬升天貓獨不去）

諸峯羅列擁朝臺落日行雲一望開絕似太山山
上看分明齊嶺是徂徠

空翠霏煙溯浪深鰲頭鵬背半浮沉不知脚底山
多少還盡平生未足心

湍聲洶洶落懸崖[illegible]說皷龍擘石開安得天瓢一
翻倒躡雲平下看人[?]雲時旱甚故云
僊壇倒影鳳麟洲一道雲光挿素秋也是天公閒
不得海東移著海山頭
道民終不忘天台姓字依然在盆崖爲問松臺千
歲鶴白雲何處不歸來近歲盧氏盆崖人迹不及處有題字云道民天台司馬承禎過松臺卽白雲老葬地
僊人龍蹻玉爲鞭石穴留書世不傳弱水蓬萊三
萬里青山今古幾何年近年人有得司馬先生石穴所藏丹經子獲觀于山

陽
風期身後復身前一讀丹華似有緣八表神遊吾
豈敢或能搖筆賦埀天
擬著茅齋北斗平殘年細讀洗心經詩成應被盧
仝笑曾見青山養伯齡盧仝送伯齡出山云伯齡不厭山山不養伯齡予以早嘗出山故自戲云北斗平在天壇之後

初發潞州

潞州住久似并州身去心留不自繇白鹿亭三
十里漳河東畔幾廻頭

雜詩六首道中作

鼠肝蟲臂復何辭坎止流行亦有時已被吳中兒
傖父却來河朔作炎兒
隆州兵騎從來衝客路灰郊更向東大似天教浣
塵土數程都在水聲中
懸崖飛瀑駭初經白玉雙龍擊迅霆却恨暑天行
過速不曾赤脚踏清泠
黃華北下馬陵南佛屋燒殘有石龕想是故鄉行
欲近粥糜渾覺水泉甘

莊休通蔽玄相妨鄉社情親豈易忘司命果能還
舊觀髑髏端合羨侯王
鄉關白日照青天徒步歸來亦可憐袖裏新詩一
千首不愁錦繡裹山川

遺山先生詩集卷第十七終

遺山先生詩集卷第十八

七言絶句

初挈家還讀書山雜詩四首

并州一别三千里滄海横流二十年休道不蒙稽古力幾家兒女得安全

天門筆勢到閑閑相國文章玉筍班從此晉陽方志上繫舟山是讀書山（繫舟先大夫讀書之所閑閑公改爲元子讀書山又大參楊公叔玉誌先人墓銘）

眼中華屋記生存舊事無人可共論老樹婆娑三

百尺青衫還見讀書孫

乞得田園自在身不誠還更入紅塵只愁六月河堤上高柳清風睡殺人

賦瓶中雜花七首（予絶愛未開杏花故末篇自戲）

老眼驚看節物新今年更與酒杯親東山一道花如繡從此他鄉不是春

香中人道瑞香濃誰信丁香臭味同一樹百枝千萬結更應薰染費春丁

生紅點點弄嬌妍半拆花房更可憐傳語春風好將護莫教容易作銀錢

紅抹蘭膏綠染衣綠嬌紅小兩相宜華邊剩有清香在木石癡兒自不知

素豔來從月姊家溫風淑氣發清華人間自有交枝玉天上休開六出花

昨日桃花錦片新兔葵今日到殘春伍枝留得稀疎朶比似全開更惱人

古銅瓶子滿芳枝裁剪春風入小詩看看海棠如有語杏花也到退房時

贈羅友卿三首

一般華木各榮枯筦庫區區亦仕途前日江東羅給事只今城裏范萊蕪

不離城市得幽棲未要坊名改碧鷄種下五株桃樹子本無心學浣花溪

閒中日月病中身寂寞相求有幾人莫怪門前可羅雀詩家所得是清貧

又解嘲二首

鴈後花前日日閒頗思尊酒慰愁顏憑君細數東

州客誰在花花綠綠開

詩卷親來酒醆疎朝吟竹隱莫南湖袖中新句知多少玻谷前頭敢道無

爲衍聖孔公題張公佐湘江春早圖二首張自書云涂水張公佐畫時年八十一先大夫嘗題公佐畫有雲靜洞庭秋寺月雨昏湘浦夜船燈之句因及之

郭熙畫筆老益壯未比并州九十翁想是江南春夢裏水村曾見酒旗風

黃陵祠下雨如繩老筆題詩想舊曾今日圖閒見觸景依然愁絕夜船燈

渾源望湖川見百葉杏花二首

四月山泉凍未開東君纔爲挽春迴多情丹杏知人意留著雙華待我來

兒時憶向西溪廟丹杏曾看百葉花今日山中見雙朵自憐頭領老天涯陵川西溪二仙廟有百葉杏兩株在殿前

代州門外南樓二首

東洛西秦往復迴幾番風雨與塵埃家山最與南樓近三十三年恰再來

汀樹微茫岸草青滹河四月水泠泠鳳山可是生來巧勘與南樓作臥屛

杜生絶藝

杜生絶藝兩絃彈穆護沙詞不等閒莫怪曲終雙淚落數聲全似古陽關

以玉連環爲呂仲賢壽

玉環何意兩相連環取無窮玉取堅願得主人如此物呂翁他日作回僊

德華小女五歲能誦予詩數首以此詩爲贈

牙牙嬌語總堪誇學念新詩似小茶好箇通家女兄弟海棠紅點紫蘭芽唐人以茶爲小女美稱

劉壽之買南中山水畫障上有朱文公元晦淳熙甲辰中春所題五言得於太原酒家

蜀山青翠楚山蒼愛玩除教寶繪堂且道中州誰具眼癡菴詩挂酒家墻

紫微劉尊師所畫山水橫披四首劉時年八十六

溪橋獨步

納納溪橋逗晚風水村山閣往來通馬蹄踏遍黄
塵路盡裏初逢避俗翁
胸次江山老更奇太初元氣入淋漓僊翁不是人
間客俗筆休將比郭熙

江亭會飲

瓦盆濁酒憶同傾鄉社豐年有笑聲世外華胥誰
復夢且從圖畫看升平

秋江待渡

筆頭雲景性中天誰似仙舟有靜緣只合此間添

此老脫巾和月弄江煙

東山四首

半欲天陰半欲晴層巒疊巘各分明去年風雪無
多景看盡東山是此行
自笑平生被眼謾看山只向畫中看天公老筆無
今古枉著千金買范寬
錦里春光風馬牛烏飛不到太湖秋一丘一壑都
堪老且具神山煙景休
馬水横陂聖阜前滹沱陂堰遠相連魚多只說牛
家滙何處秋風有釣船（牛家滙在神山下）

曉起

鬢毛衰颯病淩兢暫入紅塵倦不勝學似玉山樵
客了八年流落醉騰騰（予病飲至是八年故用韓致光此句）

追錄乙未八月十七日莘縣夢中所得

夢裏哦詩信口成分明濟水道中行夢迴眞到哦
詩處滿馬西風雲月清

春歸

野杏溪桃三兩枝春歸也作送春詩東君自愛長

安好能住山城得幾時

感興四首

夢中驚見白頭新信口成篇却自神天上近來詩
價重一聯直欲換青春（後二句夢中所得）
詩印高提教外禪幾人針芥得心傳并州未是風
流減五百年中一樂天
廓達靈光見太初眼中無復野狐書詩家關捩知
多少一鑰拈來便有餘
好句端如綠綺琴靜中窺見古人心陽春不比黄

華曲未要千人作賞音

從孫顯卿兒平定小山

愛殺熙春萬玉峰綱船廻首太湖空一拳秀碧烟
霞了早晚東山入袖中

發南樓度鴈門關二首

鷄聲未動發南樓澗水隨人向北流欲望讀書山
遠近鴈門關上嬾廻頭

稜稜石磴倚高梯寄谷無人綠樹齊總爲古來征
戍苦宿雲常傍塞垣低

墨竹扇頭

嫩香新粉玉交加小筆風流自一家只欠雪溪王
處士醉來肝肺出枯槎

王希古乞言

支幹空虛不捄貧素衣空染洛陽塵一龜早晚措
床了袖手風簾閱市人

龍門公墨竹風煙夕翠二首

渭川東望水雲寬雨潤煙濃下筆難今日龍門圖
上看蕭郎只合老荒寒

煙梢露葉捲秋山揮灑縱橫意自閒莫問筆頭龍
未化看看霖雨滿人間

從希顏兒篤耨香二首 追錄

綠洋奇品霽濃梅永憶薰爐試淺灰尤物也知人
愛惜簾篩風動只縈回

自倚詩情合得消翦寒新火覺無聊懸知受用無
多在試往新詩乞斷瓢

戲贈柳花

誰擘輕綿亂眼飄不教翠紐綴長條只愁更作浮
萍了風捲波衝去轉遙

喬夫人墨竹二首

萬葉千梢下筆難一枝新綠儘高寒不知霧閣雲
窗晚幾就扶疎月影看

只待驚雷起蟄龍忽從女手散春風渭川雲水三
千頃悟在香嚴一擊中 夫人參洞山禪有省

醉貓圖二首何尊師畫宜和內府物

窟邊凝坐費工夫側輥橫眠却自如料得仙師曾
細看牡丹花下日斜初

飮龍鷄蘇樂有餘花陰眞是小華胥但教殺鼠如
丘了四脚撩天一任渠

自題中州集後五首

鄴下曹劉氣儘豪江東諸謝韻尤高若從華實評
詩品未便吳儂得錦袍

陶謝風流到百家半山老眼淨無花北人不拾江
西唾未要曾郎借齒牙

萬古騷人嘔肺肝乾坤清氣得來難詩家亦有長
沙帖莫作宣和閣本看

文章得失寸心知千古朱絃屬子期愛（一作恨）殺溪
南辛老子相從何止十年遲

平世何曾有稗官亂來史筆亦燒殘百年遺藁天
留在抱向空山掩淚看

講武城

作計千年復萬年似嫌蒸土不能堅秪今講武人
何在衰柳殘陽有亂蟬

藥山道中二首

石岸人家玉一灣樹林水鳥靜中閑此中未是無
佳句只欠詩人一往還

西風砧杵日相催著破征衣整未廻白鴈已銜霜
信過青林閑送雨聲來

善應寺五首

平岡回合盡桑麻百汊清泉兩岸花更得青山作
重複武陵何處覓仙家

石潭高樹映寒藤別有沙鷗靜有僧總愛山陽竹
林好七賢來了更誰曾

夕陽人影臥平橋倦客登臨不自聊且放游魚覓

歸宿爭教白鷺趂風標

山中魚鳥夙相親問舍求田有主人自讀舊題還
自笑七年鞍馬只紅塵（前題善應寺壁有紅塵鞍馬幾時休之句又七年矣）

困不成眠百感生田家燈火夜深明無因洗耳風
沙底枉費潺潺落枕聲

摘瓜圖二首儁軒家物

四摘空留抱蔓詩阿婆眞作木腸兒履霜只說琴
心苦不見房陵道上時

高鳥長憂挂網羅如花日月坐消磨憑君莫話前

朝事比似黃臺摘更多如菴密國公所居

黃華峪十絶句

岱嶽王屋舊經過自倚胸中勝槩多獨欠太行高絶處青天白日看山河

樹經涷雨半青黃山入高秋老更蒼且就同游盡佳客不妨五日未重陽

紅葉黃花風露清北來春色不多爭秋山却也堪人恨白與高歡作錦城

絶壁孤雲子細看雲開龍穴想高寒碧瀾寸寸橫

秋色空對山靈說到難唐人到難篇有碧瀾之下寸寸秋色之句見文粹

玉立千峰畫不如天公自有范寬圖閭山要著黃花老千尺珠簾得似無前輩閭山詩有向使早逢閔處士子端應不說黃華之句處士指閔先生德卿

團團石甕琢青瑤仰面看雲覺動搖誰著天瓢灑飛雨半空翻轉玉龍腰

萬古飛流瀉不休枉教噴薄困魚龍謫仙剩有銀河句不道香爐更一峰

天漢何因有蚌胎無窮冰雹落懸崖只愁驪背撲

椒錦翻倒龍宫復此來

落峽飛流散不收湍聲洶洶動高秋也應嫌被紅塵涴才近山門便狀流

乞得三泉住不成風沙鞍馬負平生故山定已移文了又被黃華識姓名

七賢堂

水上盤陀不見人煙中白鷺玉無塵竹林未恨風流減負殺共城麴米春是日有佩名酒獨酌水邊

峽口食鯿魚有感

無柰微雲涷雨何孟公詩律費研磨憑君莫愛襄陽好縮項鯿魚刺鯁多

大簡之画松風圖爲脩端卿賦二首

董元老筆鬱盤盤萬壑蒼雲復此看絶似鳳凰山下路秋風無際海波寒

新亭相泣血沾襟一日神州見陸沉好就崆峒山叟問醉眠春晝果何心

秋江待渡橫披

物外琴尊合往還爭教俗駕點溪山畫師果識閒

中趣只作橫舟落照間

贈答要襄叔二首

長洲連日遠相迎展讀新詩眼倍明鄧下舊人多
念我感君兼有故鄉情

文擬邛侯下筆難韜春一讀不知寒名家未覺風
流減洗眼青雲看阿端襄叔之先人擬下邳侯傳作賓韜春以賦火焠文其見子小字端平者方流堂

贈脩端卿張去華韓君傑三人六首

姓字舊熟相知新三子皆我眼中人洛西荒山存

此客酒光灩灩梅花春

去華手中倒樹枷亦要筆力挽千鈞知君辦作南
山豹霧雨七日蔚成文

埽地焚香樂有餘情知怏怏米鹽書枉教棄擲泥
塗了綠髮脩郎玉不如

古來馬隊非講肆韓生頗似周生勤舉家都無擔
石粟老氣仍有番天雲

中庸胡公隔天壤賓臣近日客死大木失望工師來明堂
老手李明府我知此公無棄材斥李順陽吉甫

乳虎守穴子可探斫頭不屈貪所甘與時三客俱
焰焰人倫東國吾無愧

秋江曉發圖

百轉羊腸挽不前旃車轆轆共流年画圖羨殺扁
舟好萬里清江萬里天

題山亭會飲圖二首

女八樵人塞上詞劉景玄號溪南老子坐中詩因君喚
起山亭夢好似三鄉共醉時

篔將心事許煙霞酒榼書囊便是家前日山亭亭

上客而今鞍馬老風沙

洛陽衛良臣以星圖見䁥漫賦三詩為謝

敢筆成丘死不神侯門書卷欲誰親䰍䰍魚目漫
漫夜盼到明星老却人

參旂亦自遇災年橫被狐星射右肩牽牛只有楷
機石送與天公折聘錢

西虎東龍總伏雌老蟇却是可憐兒星圖何物堪
相報借用盧仝月蝕詩

題鷺鷥敗荷扇頭

荷經凍雨綠全枯葦到竆秋影亦踈爲問風標兩
公子此中能有幾多魚

西山溪爲王仲理賦二首

天日晴明四望開樓中舒嘯亦悠哉闌干十萬人
家裏只有青山入眼來

拄笏西山老騎曹朝來爽氣與秋高休將人物輕
題品湖海元龍也未豪

樂天不能忘情圖二首

得便宜是落便宜水石癡兒自不知就使此情忘

不得可能長枉老頭皮

芙蓉脂肉紫霞漿別是仙家煖老方只枉柳枝拚
不得忘情一馬亦何妨

燕省掾屬張彥通舉釋菜之廢仁卿以詩美
之亦賦二詩

一爽區區入詠歌請看文治竟如何李侯落筆非
無意告朔羊存得已多

一日新儀見泮宮芺鷺翱莨有遺風他州亦可燕
中比只枉今無百彥通

采菊圖二首

信口成篇底用才淵明此意亦悠哉枉教詩貴分
留在百繞斜川覓不來

夢裏煙霞卜四鄰爭教晚節傍風塵詩成應被南
山笑誰是東籬采菊人

無塵亭二首

霧廓雲開病未能波流草靡亦何曾胸中自有西
風扇身外休論有髮僧

日日門前車馬喧玉壺冰簟酒如川亭中剩有題

詩客獨欠雲間李謫仙 時仁卿尚未到燕

遺山先生詩集卷第十八終

七言絶句

李廣道寫眞二首

華髪蕭蕭玉鍊顔一篇秋水想高閒須知八表神游客不在披裘擁絮閒

擁絮披裘動數千肉身那得談飛仙玄門此老留教在滄海横流未必然

錢過庭煙溪獨釣圖二首

鞍馬風沙萬里身眼明驚見楚江春綠蓑衣底玄

眞子不解吟詩亦可人

小景風流二百年典刑來自米家船詩人無復承平舊重爲遺音一慨然（両學米元章楚山清曉故有上句）

蒼崖遠渚圖二首

深谷高林自一天紅塵無路近風煙兩椽茅屋平生了死是清溪有釣船

竹帛功名一筆無殘年那復計榮枯青山未得擕家去惆悵題詩是画圖

三士醉繁圖

依様胡盧画不成三家兒女日交兵瓦盆一醉糊塗了比似高談却較爭

鄉郡雜詩五首（余家自五代以後自汝州遷平定宋末又自平定遷于忻故文字中以平定爲鄉郡）

百年喬木鬱蒼蒼耆老風流趙與楊爲向榆關使君道郡中合有二賢堂（楊吏部之美皐落人閒閒曾守此郡）

神仙官府在瀛洲何意閒閒得此留莫笑山城小於斗他州誰有湧雲樓（樓閒閒所建）

一溝流水幾橋横岸上人家種柳成來歲春風一

千樹綠煙和雨暗重城

新堂縹緲接飛樓雲錦週遭霜樹秋若道使君無妙思冠山移得近城頭

故鄉飛鳥亦裴徊更覓何鄉養不才見說陽泉好春色野夫乘興欲東來

宗人明道老師澹軒二首

路人澹社有來源濟水分流到澹軒莫問軒中賓與主一家同是洛州元

澹中無地著鹹酸老口年多不受[illegible]外已曾增

一董不妨傳法到黄冠

題商夢卿家嫏道堂圖二首

松亭竹閣數家村道德仍餘舊里門喬木未須論巨室青衫今一作誰有讀書孫

東國人門幾百年素風纔到此公傳卷中甚欲題詩句慚愧韋家祖德篇

商正叔隴山行役圖二首

隴坂經行十過春也隨風土變真淳吳山汧水不必画留在秦音已可人

夢中陳迹画中詩前日行人鬢已絲我亦柴亭往來客因君還寄出關詩

息軒秋江捕魚圖三首

擲網牽罾太俗生煙波名利不多爭綠蓑衣底玄真子可是詩翁画不成

擊楫喧天網截河得魚何啻一啓多漁郎不作明年計奈此纖鱗細甲何

正始風流一百年竹谿衣鉢有真傳玉堂人物今安在紙尾題詩一慨然

東平李漢卿草蟲卷二首

蟻穴蜂衙筆有靈就中秋蝶最關情知君夢到南華境紅穗碧花風露清

過眼千金一唾輕而家元有老書生草蟲蓮道空形似正欲爾曹鳴不平李賓高亢視錢幣如糞土貴人求画或大罵而去故不與世合

郭熙溪山秋晚二首

煙中草木水中山筆到天機意態閒九十仙翁自游戲不應辛苦作荊關

雲樹微茫石嶮開吳兒洲渚不塵埃悲君寄取題詩處杖屨適從禊谷來

七賢出林圖

萬古騷人有賞音画家滿意與幽尋題詩記得松前事絕似馮雷入少林

右丞文獻公著色鹿圖

野鹿標枝氣象閒老皇頻歲赦秋山不妨右相丹青筆特到霜林紫翠間

李仲華湍流高樹圖二首

細密功夫足自神經營慘澹欲誰親却應林影湍聲外猶欠吳山小筆春

小景風流恰入時留題紙尾竟何辭不因脫兎投林了何處而今更有詩癸巳正月之變逆黨中有欲謀害巳者賴仲華力爲營護得釋故篇末有及

益都宣撫田侯器之燕子圖詩傳本巳亥秋七月予得於馮翊宋文通家會侯之子仲新自燕中來隨以歸之仲新謂予言兵間故物一失無所復望乃今從吾子得之煥

若神明頓還舊觀似非偶然者求謁時賢以嗣前作幸吾子發其端因賦三詩

紅綫還驚掌上看十年音信海漫漫渠家王謝堂前慣暗認曹劉可是難

古錦詩囊半陸沉吳楓何好入江深世間妾婦爭相妬貪鳥區區却賞音首句謂愁家投李長吉詩厠中

才氣田侯絕世奇山丘零落更堪悲休驚燕子詩畱在化鶴歸來未可知

前高山雜詩七首

夢寐煙霞卜四隣服明今日出紅塵山中景趣君休問谷口泉聲已可人

山經地志總難憑鄉社畱傳太俗生前後兩高從我改合教松海作新名

蚊聚蛙喧杳不聞巳甘麋鹿與同群觥中所得知多少半是青松半白雲

天池一雨洗氛埃全晉堂堂四望開不上朝元峰北頂眞成不到此山來

世上初無物外緣人間却有洞中天如何常伴王

居士買盡青山不用錢

白驢前日鳳山廻爲愛朝元復此來却憶廣陵劉老子醉吟應在釣魚臺

白首同歸未省曾青山獨往竟誰能莫嫌麋鹿無情識比似人間少愛憎

楚山淸曉圖

雨潤煙濃十二峰雲間合有楚王宮遙知別後西州夢一抹春愁淺淡中

題石裕卿郎中所居四詠

寓樂堂

此心安處是眞歸念念今知故習非一首新詩一杯酒五陵裘馬自輕肥

德恒齋

養心如虎亦良勤血戰紛華老冊勲百草千花過春雨白衣蒼狗看浮雲

雪巖

貞松勁柏四時春霽月光風一色新置屋懸崖僮堪老層冰千里只愁人

聱齋

弓刀陌上未知還心寄漁郎答宿閒名作聱齋疑未盡悟山衣鉢在遺山

贈李子範家兒子

神理藥除不偶然只疑陽報向君偏試評掌上明珠價幾倍諸家覓藥錢

跋文獻公張果老圖

耆舊能談相國賢功名欲占冷巖前清風萬古猶應在未用仙公甲子年

三鄉雜詩三首

夢寐滄洲爛熳遊西風安得釣魚舟薄雲樓閣猶烘暑細雨林塘巳帶秋

尖新秋意晚晴中六尺節枝滿袖風草合斷橋通暗綠竹搖殘照漏踈紅

溪南老子坐詩窮窮到簞瓢更屢空五鳳樓頭無手段碧鷄坊外有家風

鈞州道中

野陰莽蒼日將夕歲律崢嶸風有聲從昔南山歎

短褐何時北闕請長纓

揄社硤口村早發

瘦馬長途懶著鞭客懷牢落五更天幾時不屬鷄聲管睡徹東窓日影偏

十月二十日雪

和氣休論歲欲豐且看無職一時空臨高賞雪人何限誰在瓊瑤世界中

同兒輩賦未開海棠二首

翠葉輕籠豆顆勻臙脂濃抹蠟痕新殷勤留著花

梢露滴下生紅可惜春
枝間新綠一重重小蕾深藏數點紅愛惜芳心莫
輕吐且教桃李鬧春風
哭曹徵君子玉二首
去歲流言到處疑聞君哭我不勝悲今年我在君
先没淚盡荒城君得知
遠墳三匝去無因千里冰霜半病身十酒隻鷄孤
舊約素車白馬屬何人
二十六日早發安生道中雨木冰

玉樹瓊林世界寬木冰眞作雨花看青春也被糊
塗了松柏何曾保歲寒
書貽第三女珍
珠圍翠繞三花樹李白桃紅一捻春看取元家第
三女他年眞作魏夫人
隱秀君山水爲范庭玉賦
萬壑風煙入座寒六銖仙帔想驂鸞多少金閨画
眉手吳山纔得鏡中看
送子微二首
老年鞍馬不勝勞更問狐裘與緼袍到了龍門有
何好伊川清淺石樓高
古來何物是經綸一片青山了此身亂後洛陽花
木盡不妨閒作水南人
楊祕監馬圖
天閑誰省識眞龍金粟堆前草色空忽見画圖疑
是夢東華馳道麝香驄
岳山道中
野禾成穗石田黃山木無風雨氣涼流水平岡儘

堪画數家村落更斜陽
雪行圖
太一仙舟雲錦重新郎走馬杏園紅騎驢虧殺吟
詩客到處相逢是雪中
寄杜莘老三首
夢裏雲山一臥屏先生画筆果通靈不妨行藥長
安市纔是前生許道寧
一片青山共白雲春林煙景入晴曛覷君老眼明
於鏡毫末清妍子細分

盃酒殷勤興不孤更教懷袖得新圖綠叢自是君家物醫得煙霞痼疾無

巳酉四月十七日度石嶺

四海虛名值幾錢世間何限好林泉無情石嶺關頭路行去行來又十年

劉君用可菴二首

末節繁文費討論經生規矩是專門惡惡不可惡惡可笑殺田家老瓦盆

著脚繩橋已足憂邯鄲匍匐更堪羞惡惡不可惡

惡可大步寬行老死休 惡音烏

耀卿西山歸隱三首 馬卿爲耀卿張君寫真未幾被北上

靜裏簞瓢不厭空北窗元自有清風傳岩只道無人識已落君王物色中

馬卿似與物爲春難狀靈臺下筆親預拂青山一片石與時眞是卷中人

冠劒靈臺大縣侯富春漁釣一羊裘山林鍾鼎無心了誰是人間第一流

雪岸鳴鶻

離離殘雪點荒叢更著幽禽慘淡中笑殺畫簾雙燕子秋千紅索海棠風

東丹騎射

意氣曾看小字詩畫圖今又識雄姿血毛不見南山虎想得弦聲裂石時

虛名

虛名不值一錢輕喚得啾啾百謗生可惜客兒頭上髮也隨春草鬪輸贏

投書圖二首

一束空書不療飢浮沈隨水恰相宜醬蒙藥椿輕抛却却是洪喬見事遲

屈作書郵未肯心百函隨水聽浮沈虛名底用褒溫問却是洪喬最賞音

題劉威卿小字難素册後二首

伎道精微得處難書林頭白一儒冠陰功厚薄君休問只就蠅頭細字看

齒牙餘論足輝光東國人倫趙與楊曾是兩翁門下客殘年袖手亦無妨

麗都運山水

門閭喜色到崔廬文賦聲名遍兩都重爲溪山感
疇昔風流還有此翁無

歸義僧山水卷

崧少經行二十春野麋山鹿黯情親而今身落京
塵底画出林泉亦可人

武善夫桃溪圖二章

物外煙霞卜四隣武陵不是避秦人軟紅香土君
休羨千樹桃花滿意春

金斸毿毿六月寒桃花春夢隔征鞍青山歸計何
時辦画卷空留馬上看

巢雲曙雪圖武元直筆明昌名士題詠

風流人物見承平半向巢雲有姓名画手休輕武
元直胸中誰比玉崢嶸

書扇贈李湛然

江楓揺落沔門秋江水無風月半樓未要吳儂誇
勝槩已從詩境得天游

普照范鍊師寫眞三首

嚮日神仙看地行只今煙駕想雲程石梁画出西
流寺無復鏗然曳杖聲

傾蓋論交了歲寒眼中人物似君難流波意在誰
眞識未絶朱絃已廢彈

鶴骨松姿又一奇化身千億更無疑人間只說乘
風了覿面相呈却是誰

祖唐臣所藏樗軒画冊二首

綠盡紅香夢已空草黃沙白思何窮波間野鴨渾
無賴長著詩人慘淡中　敗荷野鴨

牧笛無聲画意工水村煙景綠楊風題詩憶得樗
軒老更覺升平是夢中　風柳牧牛

客意

雪屋鐙青客枕孤眼中了了見歸途山間兒女應
相望十月初旬得到無

走筆題十老會詩疏

痛飲形骸百不成天教鄉社送餘生病夫延日添
新喜十老圖中有姓名

七夕

天街奕奕素光移雲錦機閒漏箭遲誰與乘槎問銀漢可無風浪借佳期

避兵陽曲北山之羊谷題石龕

冥鴻正恐絓疑網脫兔不忘投茂林世故驅人真有力天公困我本無心

壬子寒食

兒女青紅笑語譁秋千環索響嘔啞今年好箇明寒食五樹來禽恰放花

馬雲卿畫紙衣道者像

太古清風匝地來紙衣長往亦悠哉鐵牛力負黃河岸生被曹山挽鼻廻

過威卿鎬厲王故居

天道循環只眼前果誰烈焰與寒煙種瓜四摘淵閒事抱蔓無人更可憐

眞味齋

麤飯寒虀老此身高人那計飪生塵味無味處君知否道著琴書已失眞

歸義輿侍者溪山蕭寺橫軸

石磴雲松百八盤東峰日上海波寒老來丘壑風流減却就禪房見畫看雲溪此畫甚有泰山典刑因記東峰看日出時故有上句

喬夫人彩繡仙人圖

彩服仙童畫不如直疑萊子戲庭除青紅未是春風巧一顆椒花更有餘

出山像

不見恒星莫浸驚日頭從此向西生只知大事因緣了依舊雲門望太平

胡壽之待月軒三首

一幅清風竹寫生月華霜白紙如氷天公老筆無今古枉却坡詩說右丞

愛竹髯參發巧新能教一影具形神千門萬戶清光裏袖手東窗有幾人

形似何曾有定名物從游戲得天成墨君解語應須道猶欠風琴一再行

遺山先生詩集卷第十九終

遺山先生詩集卷第二十

七言絶句

論詩三首

坎井鳴蛙自一天江山放眼更超然情知春草池
塘句不到柴煙糞火邊

詩腸搜苦白頭生故紙塵昏枉乞靈不信驪珠不
難得試看金翅擘滄溟

暈碧裁紅點綴勻一回拈出一回新鴛鴦繡了從
教看莫把金針度與人

超禪師晦寂菴

無波古井静中天三尺藜床坐欲穿一語憑君君
莫笑妙高峰頂更超然

自題寫眞

東塗西抹竊時名一線微官悞半生不画幼輿岩
穴裏野麋山鹿欲何成

贈寫眞田生三章

人物翩翩美少年書生頴悟亦天然燕南只道丹
青好棄擲泥塗自可憐

萬態千形画裏看人人肩目與衣冠情知不是裴
中令一片靈臺狀亦難

市井公卿萬一作邈不同依然見解一兒童張顛草
聖雄千古却在孫娘劒器中

贈高君用 君益從弟

杏苑仙郎合採花虛傳佳何滿京華丁寧王謝堂
前燕文采風流有故家

周才卿拙菴

詩筆看君有悟門春風過水畧無痕菴名未便遮

藏得拙裏元來大巧存

郭大方自適軒

自適還曾自適無半生枯寂坐禪居馬卿若也知
人意只画梁家鼻柔圖

風柳鳴蟬

輕明雙翼曉風前一曲哀箏續斷絃移向別枝誰
画得只留殘響客愁邊

晴景圖

白日青天下筆難要從明潤細尋看藏山只道雲

煙好画史而今画熟設

僧寺阻雨

山氣森岑入葛衣砧聲偏與客心期僧窗連夜蕭
蕭雨又較歸程幾日遲

金山 在圻口南

攢青疊翠幾何般玉鏡修眉十二環常著一峯煙
雨裏苦才多思是金山

王子文琴齋

天上秋風月底霜求凰一曲鬢絲長相如四壁消

何物直要文君與鷫鸘

單彥清飛雨亭橫披

百道懸流注夜光画中亭榭亦淸凉何人與問長
安客赤日黃塵有底忙

讀漢書

室方隆棟非難構水到頹波豈易廻豊沛帝鄉多
將相莫從興運論人才

內相楊文獻公哀挽三章效白少傅體

征南諫疏無多語大度高皇有至仁晋得青蓑一

九藥異時猶可活斯民

中臺啟事山吏部東閣詞臣何水曹松柏蕭蕭一
丘土龍門依舊泰山高

姓名三字金甌重事業千年片簡青試向雲間望
光彩看從何地現文星

石勒問道圖

輕比韓彭作李楊高僧久已笑君狂中原果有劉
文叔肯說鈴聲替戾岡

花光梅

草聖前頭一樹春豪華落盡只天眞寫生今向君
家見疑是花光有兩身

舊與趙景溫

浮雲流水易西東回首梁園似夢中一別十年今
又別酒尊能得幾廻同

夏山風雨

慘淡經營有許功吳僧誰得嗣宗風情知一雨收
情了更沒塵沙到坐中

春雲淡冶

一抹平林素練横數堆寒碧白煙生春雲可是多
姿態五字韋郎畫不成

雪谷早行圖二首 卷中多國朝名勝題詠

雪擁雲横下筆難爭教萬景入豪寒詩翁自有無
聲句畫裏憑君細覓看

畫到天機古亦難遺山詩境更高寒貞元朝士今
誰在莫厭明窗百過看

胡叟楚山淸曉

剪得吳松一片秋江山小筆也風流卷中未有題

詩客留待才情過倚樓

辛亥九月末見菊花

黄菊霜華日日添也應有意醉陶潛鬢毛不屬秋
風管更揀繁枝插帽簷

荅俊書記學詩

詩為禪客添花錦禪是詩家切玉刀心地待渠明
白了百篇吾不惜眉毛

夜宿山中

月華入影共徘徊未算歸程夢已廻澗水悲鳴易
愁絶長松休送雨聲來

臺山雜詠十六首 甲寅六月

登臨夙有故鄉緣試手淸凉第一篇知被錢郎笑
寒乞不將錦繡裹山川

西北天低五頂高茫茫松海露靈鼇太行直上猶
千里井底殘山枉叫號

萬壑千巖位置雄偶從天巧見神功湍溪已作風
雷惡更在雲山氣象中

顛風作力掃陰霾白日青天四望開好箇臺山眞

面目爭教坡老不曾來

山雲吞吐翠微中淡綠深青一萬重此景祇應天
上有豈知身在妙高峰

山上離宮魏故基黄金佛閣到今疑興時人讀淸
凉傳應記諸孫賦黍離

一國春風帝子家綠雲晴雪間紅霞香綿穩藉僧
溪草蜀錦鴛看佛鉢花

沉沉龍穴貯雲煙百草千花雨露偏佛土休將人
境比誰家隨步得金蓮

兜羅綿界寶光雲雲際同牆化現身解脫文殊俱
有說是中知有木強人

眞向華嚴見化城翻嫌金屑翳雙明惡惡不可惡
惡可未要雲門望太平

總爲毗盧口不開龍宮華藏頓塵埃對談石在誰
摩在珍重曼殊更一來

咄嗟檀施滿金田遠客游臺動數千大地嗷嗷困
炎暑山中多少地行仙

石罅飛泉冰齒牙一盃龍焙雪生花車塵馬足長

橋水汲得中冷未要誇

凜凜長松臥澗阿提壺悲嘯撫寒柯萬牛不道丘
山重細路沿雲奈爾何

熱惱消除佛作緣山頭氷雪過尖天法王悲智無
窮盡更看清凉遍大千

靈蛇不與世相關時復蜿蜒水石閒何處天瓢作
霖雨一龕香火梵仙山

跨牛圖　才子唐人冠服作哦詩狀牛後帶琴書

畫出升平古意同江村渺渺綠楊風看來總足哦
詩客遠勝騎驢著雪中　隨駕張珪作是摹古人本

贈湛澄之四章

眼花看碧漸成朱兀兀陶陶樂有餘柳岸醉僧堪
一笑強教分別竟何如

兒女團欒龐行婆漉籬活計若無多布囊歸去詩
千首猶欠庭珪墨一螺

十年不見山堂老頼有澄之在眼中總道木菴枯
淡好東風花柳各青紅

散聖風流有別傳漆瞳一點出人天石門故事君

知否好佐涪翁學刺船

乙卯二月二十一日歸自汴梁二十五日夜
久旱而雨偶記内鄉一詩追錄於此今三
十年矣

桑條沾潤麥溝清軋軋耕車鬧曉晴老眼不隨花
柳轉一犁春事最關情

三門集津圖

南北爭敎限大江吳家幾了又陳亾画工只說三
門險不記茅津一葦航

乙卯端四日感懷

衰年那與世相關苦被詩魔不放閒好箇舊家長樂老無才無德只癡頑

山村風雨扇頭

總爲詩翁發興新直教画筆亦通神莫嫌風雨無多景截斷黃塵亦可人

跋蕭帥鷺鷥敗荷扇頭 徐榮之画

蕭蕭煙景帶霜華公子風標浪自誇可道浣花詩境好鵁鶄鸂鶒滿晴沙

袁顥之扇頭

雙鷺聯拳只辦愁枯荷折葦更窮秋風流綠影紅香底好箇鴛鴦百自繇

贈司天王子正二首

慣見河邊織女機枯槎八月未成歸棲遲零落今如此枉却星翁比少微

天容海色本澄清萬古東方有啟明七十七年强健在不妨林下看升平

工部趙侍郎下世日作

鶴骨脩然臥石床情知合眼即仙鄉安時處順吾儒事枉却南華說坐忘

跋耶律浩然山水卷

六月三泉松桂寒西風早晚送歸鞍無因料理黃塵了只得青山紙上看

貞燕二首

杏梁雙宿復雙飛海國爭教隻影歸想得秋風逼凉冷謝家兒女亦依依

汚絜難將一類推舊家紅綫可無疑豚魚自是詩

家語輕擬庭闈恐未宜

楊祕監雪谷早行圖

息軒画筆老龍眠雪谷氷橋自一天六月高樓汗如雨豈知方外有詩仙

杜莘老夏日汾亭横舳

杜侯老筆竟民意黃閣清風有故家廝俗紛紛小兒女枉教塵土涴煙霞

武元直秋江罷釣

莽山明月曉溪雲今古仙凡此地分醉後狂歌問

漁叟殘年何計得隨君

張彥遠江行八詠圖奉試時所見

楚江平浸楚山流放眼江山得意秋一寸霜毫九
雲夢合教轟醉岳陽樓

題馮漕緩之碩人在澗橫軸胡先生畫

見說雲霄意氣豪幾廻攬鏡惜顛毛不爭畫得林
泉好轉使山人索價高

題邢公逵寒梅凍雀圖

褐衣相媚不勝情只許乾嗶畫得成却被詩人笑

寒乞一枝風雪可憐生

秀隱君山水

烏靴踏破軟紅塵未信溪山下筆親圖上風煙看
瀟洒畫家亦有魏夫人

同梅溪賦秋日海棠二章

錦水休驚散綵霞換根元自有靈砂瓊枝不逐秋
風老自是人間日易斜

翠袖紅粧又一新秋風秋露發清眞丹青寫入梅
溪筆桃李從今不算春

梁氏先人手帖

玄蚪飛跳九天門秦火驚看片紙存耆舊風流知
未滅青衫還見讀書孫

薊北杜國寶以眞定教官李進之所譔大父
中憲公及其先人帥府從事行狀見示用
題三絕其後

總道清流解致君白袍唐日巳紛紛科名屈殺漁
陽老章甫何人不惠文

兒戲將軍百不知枉將壁壘付安危論功纔得鹽

山令堂上奇兵果是誰

堂掾談經見蚤成諸郎難弟復難兄長留北海文
章在千古雲靡有姓名

贈嵩子野高士三章

仙翁高弟獨君優胸次清明辨九流我是愚溪一
愚叟不妨同醉嵩家洲

月旦今誰許與陳乍賢乍佞日紛紜蛾眉燕頷非
吾事一片靈臺欲付君

虛名玉表或磻中薄命何堪與共功東國人偷娶

眞識好將傳與黑頭公

戲相師

珥貂簪筆起鋤犁何必人人具伏犀胸次九流君自了看來唯少醉如泥

留贈丹陽王鍊師三章

信得人間比夢間一卮芳酒且開顏當時笑伴今誰在詩客凄凉飯顆山

爛醉玄都有舊期百年人事不勝悲桃花一簇開無主留著東風與兎葵

遺山詩集　卷之二十　十三　汲古閣

敝盡貂裘白髮新京華旅食記前身仙翁相見休相笑同是邯鄲枕上人

元夕

花影燈光一萬重青衫駿馬踏東風彰陽舊事無人記二十三年似夢中

酴醾

枕幃餘韻最淸眞夢裏猶來著莫人擬借濃陰作羅幕玉纓多處卧殘春

爲檄子醵金二首

明珠評價敵連城乖擲泥塗意未平十萬人家管絃裏獨憐金石隱商聲

秋來聞說酒盃疎却爲窮愁解著書知是遺山亭上客無衣無褐欲何如

李子範生子

六峰靈氣未消沉雛鳳翩翩翠作衿名姓定知書小錄作詩先與喚瓊林

柏鄉光武廟

老樹刳心不更春當年曾見漢儀新憑君莫話舂陵事笑殺中原逐鹿人

遺山詩集　卷之二十　十四　汲古閣

和德新丈

二年老眼暗兵塵今日逢君喜事新結伴還鄉有成約不應先作北歸人

春日寓興

雨過横塘水滿堤亂山高下路東西一番桃李花開盡惟有青青草色齊

滄浪圖

萬頃煙波入夢頻眼中魚鳥覺情親而今塵滿西

風扇愧爾青山獨往人

倦繡圖

香玉春來困不勝啼鶯喚夢幾時應可憐憔悴田家女促織聲中對曉燈

雪谷曉行圖

漫漫長路幾時休風雪無情夢亦愁羨殺田家老翁嫗瓦盆濁酒火爐頭

浩然雪行圖

曲江花柳自升平雪硼氷橋去國情枉却卷中留

好語而師寒乞可憐生

岳邦獻壽

見君誰不愛清醇壽席今年樂事新八十老翁持酒勸酣歌一曲太平春

風柳歸牛圖 爲張伯英賦

陂塘渺渺綠楊風牛背升平萬古同忽見而圖還自笑枉將書策課兒童

子和麋鹿圖

白髮刁騷一禿翁塵埃無處避西風野麋山鹿平生伴惆悵相看是画中

賈氏怡齋二首

兒女青紅薦壽觴階庭蘭玉立諸郎黃金用第知何限誰有怡齋致樂堂

一門難弟復難兄籍甚州閭月旦評見說病中王處士感君兼有急難情 王敦夫寒病勞復歷兩月之久委頓殊甚仲德躬自調護迄於平善州里稱爲故上句及之

與西僧倫伯達二首

珩雲孤鶴萬緣輕遥見鄉關眼便明不似遺山元

老子塵埃風雨過平生

半世秦川在夢中幾時道社與君同淵明自比吾何敢或有新詩及遠公

裕之嘗選金人詩十卷名中州集酷似晚唐呈況或詩多隨七歲能詩鄉里稱為神童弱冠以其山學者讀論采及宋元而與之名家南國晚年尤以篇什自任以小字紙細字記金源一代前後人全史多出其手筆世皆宗評其詩云奇崛而絕雕劇巧縟而謝綺麗但樂府亦用古題未免少遜鐵崖耳 漁洋老人評

遺山詩集二十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金元好問撰好問全集已著錄此詩集二十卷乃毛晉從全集摘出刋於十元人集中者別行已久姑附存其目案好問雖入元而未仕元晉以爲元人殊誤顧嗣立元百家詩選初集以好問詩爲冠又沿晉之失今仍題曰金人從其實焉

松雪齋集二卷

〔元〕趙孟頫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別本松雪齋集二卷》提要

松雪齋集序

吳興趙子昂與余交十五年凡
五見每見必以詩文相振激子昂
才極高氣極清每余談之不能及
然而未嘗不為余盡也最後又
見於杭始大出其平生之作曰
松雪齋詩文集若干卷屬余
評之余惟人之各以其才自致
於世不能相及也而後相知不相知
也而後能為言余於子昂不
及而何以知何以言之乎子昂曰雖
然吾言之余曰然言之則孰吾二人

之會所歷者請以杭喻湖東西之
山水蒼美於杭雖兒童婦女未嘗
至杭者亦甚美也使之言杭亦不敢
不以為美也而不如其二人之能言
何者其二人嘗身歷而知之而未嘗
至也它日試以其説問居杭之人則
云云不能以諸一般所形於杭者
異於之人之於詩之於文未嘗身歷
而知之而將言者皆是也幸嘗歷
而知之而言之同者亦未之有也子昂
未弱冠時出語已驚其羣中儒
先猶長大而四方萬里香蹟以
求其文車馬所至填門侶郎得
片紙隻字人人心愜意滿而去此
非可以聲色致也而子昂豈皆從
其知我哉蓋古之相知者必若韓孟
歐梅同聲壹氣細繹傾吐而後為
至而後世匪欲坐此於道途邂逅
之間則又過矣余評子昂古賦
凌歷頓迅在楚漢之間古詩沉涵
鮑謝自餘諸作猶傲睨高適李
翱之子昂自知之以為如何
大德戊戌仲春既望剡源戴
表元敘

明沈明龍書

松雪齋集跋

今學人士子乃至村童埜老少知於
筆墨者無不能稱趙子昂趙子昂
云太史氏曰孟頫之才頗為書畫所
掩知其書畫者不知其文章知其
文章者不知其經濟之學嗟夫勝

國雖名一統然腥羶遺俗立於其朝
者即有大表見論其世讀其書往往
掩卷息口是不知文敏經濟之學者
固也若夫銀鉤粉本偏滿天壤斷
石殘縑家珍而戶寶之夫安得不
知其書畫惟是文集湮沒無傳即

時有鏤板又一行輒止如阿閦國不
復再見豈惟文敏之遺憾抑亦詞
林之缺典矣予因檢枕孔中所藏
益以耳目所睹記碎金段錦流通
之而以本傳所載種種經濟冠於首
使人知文敏之一者併爲以知其二

昔楊執戟作法言以望於後世子雲
褒宇寥廓必有能當之者予竊為
撮合未敢遽任受德為文敏功臣也
時
萬曆甲寅七夕樟亭江元禧跋于擁
書樓

松雪齋集目錄

卷上

賦

五言古詩

七言古詩

吳興山水清遠圖記
縮軒記　默齋記
管公樓孝思道院記
碑銘
大崇國寺佛性圓融崇教大師演公碑銘
呂梁廟碑　蔚州楊氏先塋碑銘
田氏賢母之碑　先侍郎阡表
任叔實墓志銘　元故將仕郎淮安路
屯田同提舉濮君墓志銘

制
資善大夫隆禧院使父著封贈三代制
贊
李士弘真贊　參政郝公畫像贊
雪樓先生畫像贊
銘
周待制致樂堂銘
題跋
書吳幼清送李文卿歸養序後

七觀跋
尺牘
與中峰和尚八首　與同年吉甫
與晉之　與叔和
與逸民
詩餘
浪淘沙　虞美人二闋
點絳唇　後庭花
太常引　巫山一段雲十二闋

蝶戀花　南鄉子
木蘭花慢二闋　慶新居
水龍吟　水調歌頭二闋
萬年歡

松雪齋集目錄終

本傳

趙孟頫字子昂宋太祖子秦王德芳之後也五世祖秀安僖王子偁四世祖崇憲靖王伯圭高宗無子立子偁之子是為孝宗伯圭其兄也賜第于湖州故孟頫為湖州人曾祖師垂祖希永父與訔仕宋皆至大官入國朝以孟頫貴累贈師垂集賢侍讀學士希永太常禮儀院使並封吳興郡公與訔集賢大學士封魏國公孟頫幼聰敏讀書過目輒成誦為文操筆立就年十四

用父蔭補官試中吏部銓法調真州司戶參軍宋亡家居益自力於學至元二十三年行臺侍御史程鉅夫奉詔搜訪遺逸于江南得孟頫以之入見孟頫才氣英邁神采煥發如神仙中人世祖顧之喜使坐右丞葉李上或言孟頫宋宗室子不宜使近左右帝不聽時方立尚書省命孟頫草詔頒天下帝覽之喜曰得朕心之所欲言者矣詔集百官於刑部議法衆欲計至元鈔二百貫贓滿者死孟頫曰始造鈔時以銀為本

虛實相權今二十餘年間輕重相去至數十倍故改中統為至元又二十年後至元必復如中統使民計鈔抵法疑於太重古者以米絹民生所須謂之二實銀錢與二物相權謂之二虛四者為直雖升降有時終不大相遠也以絹計贓最為適中況鈔乃宋時所創施於邊郡金人襲而用之皆出於不得已迺欲以此斷人死命似不足深取也或以孟頫年少初自南方來譏國法不便意頗不平責孟頫曰今朝廷行至元鈔

故犯法者以是計贓論罪汝以為非豈欲沮格至元鈔耶孟頫曰法者人死所係議有重輕則人不得其死矣孟頫奉詔與議不敢不言今中統鈔虛故改至元鈔謂至元鈔終無虛時豈有是理公不揆於理欲以勢相陵可乎其人有愧色帝初欲大用孟頫議者難之二十四年六月授兵部郎中兵部總天下諸驛時使客飲食之費幾十倍於前吏無以供給强取於民不勝其擾遂請於中書增鈔給之至元鈔法滯澁不能

行詔遣尚書劉宣與孟頫馳驛至江南問行省丞相慢令之罪凡左右司官及諸路官則徑笞之孟頫受命而行北還不笞一人丞相桑哥大以為讉時有王虎臣者言平江路總管趙全不法即命虎臣往按之葉李執奏不宜遣虎臣帝不聽孟頫進曰趙全固當問然虎臣前守此郡多強買人田縱賓客為姦利全數與爭虎臣怨之虎臣往必將陷全事縱得實人亦不能無帝悟乃遣他使桑哥鍾初鳴時即坐省中六曹

官後至者則笞之孟頫偶後至斷事官遽引孟頫受笞孟頫入訴於都堂右丞葉李曰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養其廉恥教之節義且辱士大夫是辱朝廷也桑哥亟慰孟頫使出自是所笞唯曹史以下他日行東御墻外道險孟頫馬跌墮于河桑哥聞之言於帝移築御墻稍西二丈許帝聞孟頫素貧賜鈔五十錠二十七年遷集賢直學士是歲地震北京尤甚地陷黑沙水涌出人死傷數十萬帝深憂之時駐蹕龍虎臺遣

阿剌渾撒里馳還令集賢翰林兩院官詢致災之由議者畏忌桑哥但泛引經傳及五行災異之言以修人事應天變為對莫敢語及時政先是桑哥遣忻都及王濟等理算天下錢糧已徵入數百萬未徵者尚數千萬害民特甚民不聊生自殺者相屬逃山林者則發兵捕之皆莫敢沮其事孟頫與阿剌渾撒里甚善勸令奏帝赦天下盡與蠲除庶幾天變可弭阿剌渾撒里入奏如孟頫所言帝從之草詔已具桑哥怒謂必

非帝意孟頫曰凡錢糧未徵者其人死亡已盡何所從取非及是時除免之他日言事者倘以失陷錢糧數千萬歸咎尚書省豈不為丞相深累耶桑哥悟民始獲蘇帝嘗問葉李留夢炎優劣孟頫對曰夢炎臣之父執其人重厚篤於自信好謀而能斷有大臣器葉李所讀之書臣皆讀之其所知所能臣皆知之能之帝曰汝以夢炎賢於李耶夢炎在宋為狀元位至丞相當賈似道誤國罔上夢炎依阿取容李布衣乃伏闕

上書是賢於夢炎也汝以夢炎父友不敢斥言其非可賦詩譏之孟頫所賦詩有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直報皇元之語帝歎賞焉孟頫退謂奉御徹里曰帝論賈似道誤國責留夢炎不言桑哥罪甚於似道而我等不言他日何以辭其責然我踈遠之臣言必不聽侍臣中讀書知義理慷慨有大節又為上所親信無踰公者夫捐一旦之命為萬姓除殘賊仁者之事也公必勉之既而徹里至帝前數桑哥罪惡帝怒命衛

士批其頰血涌口鼻委頓地上少間復呼而問之對如初時大臣亦有繼言者帝遂按誅桑哥罷尚書省大臣多以罪去帝欲使孟頫與聞中書政事孟頫固辭有旨令出入宮門無禁每見必從容語及治道多所裨益帝問汝趙太祖孫耶太宗孫耶對曰臣太祖十一世孫帝曰太祖行事汝知之乎孟頫謝不知帝曰太祖行事多可取者朕皆知之孟頫自念久在上側必為人所忌力請補外二十九年出同知濟南路總管

府事時總管闕孟頫獨署府事官事清簡有元掀兒者役於鹽場不勝艱苦因逃去其父求得他人屍遂誣告同役者殺掀兒既誣服孟頫疑其寃留弗決踰月掀兒自歸郡中稱為神明僉廉訪司事韋哈剌哈孫素苛虐以孟頫不能承順其意以事中之會修世祖實錄召孟頫還京師乃解久之遷知汾州未上有旨書金字藏經既成除集賢直學士江浙等處儒學提舉遷泰州尹未上至大三年召至京師以翰林侍讀學

士與他學士撰定祀郊南祝文及擬進殿名議不合謁告去仁宗在東宮素知其名及即位召除集賢侍講學士中奉大夫延祐元年改翰林侍講學士遷集賢侍講學士資德大夫三年拜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帝眷之甚厚以字呼之而不名帝嘗與侍臣論文學之士以孟頫比唐李白宋蘇子瞻又嘗稱孟頫操履純正博學多聞書畫絕倫旁通佛老之旨皆人所不及有不悅者間之帝初若不聞者又有上書言國史

所載不宜使孟頫與聞者帝乃曰趙子昂世祖
皇帝所簡拔朕特優以禮貌置於館閣典司述
作傳之後世此屬吹吹何也俄賜鈔五百錠謂
侍臣曰中書每稱國用不足必持而不與其以
普慶寺別貯鈔給之孟頫嘗累月不至宮中帝
以問左右皆謂其年老畏寒勅御府賜貂鼠衣
初孟頫以程鉅夫薦起家爲郎及鉅夫爲翰林
學士承旨求致仕去孟頫代之先往拜其門而
後入院時人以爲衣冠盛事六年得請南歸帝

遣使賜衣幣趣之還朝以疾不果行至治元年
英宗遣使即其家俾書孝經二年賜上尊及衣
二襲是歲六月卒年六十九追封魏國公謚文
敏孟頫所著有尚書註有琴原樂原得律呂不
傳之妙詩文清邃奇逸讀之使人有飄飄出塵
之想篆籀分隸眞行草書無不冠絕古今遂以
書名天下天竺有僧數萬里來求其書歸國中
寶之其畫山水木石花竹人馬尤精緻前史官
楊載稱孟頫之才頗爲書畫所掩知其書畫者
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經濟之學人
以爲知言云子雍奕並以書畫知名

松雪齋集卷上

明樺亭江元祚校

吳興賦

猗與休哉吳興之爲郡也蒼峰北峙羣山西迤龍騰獸舞雲蒸霞起造太空自古始雙谿夾流繇天目而來者三百里曲折委蛇演漾漣漪東爲碕灣匯爲湖陂泓渟皎澈百尺無泥貫乎城中縈于諸甿東注具區瀰瀰滺滺以天爲堤不然誠未知所以受之觀夫山川映發照朗日月

清氣焉鍾沖和攸集星列乎斗野勢雄乎楚越神禹之所底定泰伯之所奄宅自漢而下往往開國洎晉城之攬秀據實沿流千雉面勢作邑是故歷代愼牧必掄大才選有識前有王謝周虞後有何柳顏蘇風流互映治行同符皆所以宣上德意俾民懽娛況乎土地之所生風氣之所宜人無外求用之有餘其東則塗泥膏腴畝鍾之田宿麥再收秔稻所便玉粒長腰照筥及箱轉輸旁郡常無凶年其南則伏虎之山金蓋之麓浮圖標其巔蘭若棲其足鼓鍾相聞飛甍華屋衡山絕水晉史所錄盤紆犬牙陂澤相屬蒹葭孤蘆鴻頭荷華菱茗鳧茨萑蒲軒于四望弗極鳥可勝數其中則有魴鯉鰷鱨鰔頭白小鱸鱖膾餘黿鼉龜鼈有蛟龍焉長魚如人敧浪生風一舉百鈞漁師來同罔罟笭箵畢汕是土鳴榔鼓枻隱然商宮巨細不遺噞噞喁喁日亦無窮其西則重岡複領川原是來其北則黃龍琨阜之洞玲瓏長壽之塢縣水百仞既高且阻

硆研嶔崟巖嵓硎磳怪石萬數旅乎如林其高陵則有楊梅棗栗櫨梨木瓜橘柚夏孕枇杷冬華槐檀松柏椅桐梓漆之屬文竿綠竹篠簜雜遝味登俎豆才中宮室下逮薪槱無求不得其平陸則有桑麻如雲郁郁紛紛嘉蔬含液不菑長新陸伐雉兎木弋鳧鴈舟楫之利率十過半衣食滋殖容容衎衎既樂且庶匪教伊慢於是有搢紳先生明先聖之道以道之建學校立庠序服逢掖戴章甫濟濟多士日躋于古迺擇元

日用量幣尊玄酒陳簠簋選能者秉周禮贊者
在前獻者在後雍容俯仰周旋節奏成禮而退
神人和右當是之時家有詩書之聲戶習廉耻
之道辟雍取法列郡觀效誠不朽之盛事已或
者難曰自古論著之士曷嘗不識人物紀風俗
哉夫人才者濟時之具而風俗者爲治之質也
今子徒捃摭細碎排比貨食高談不切炫耀自
飾莫大於斯二者顧乃略而弗錄雖文奪組繡
聲諧金石竊爲子不取也僕應之曰否子獨不

聞夫子之言乎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年且千
載地且千里人物之盛胡可殫紀史冊畢書可
無贅矣若乃風俗之隆汙在爲政者之所移易
又弗可得而定著也夫吳雖介在江左嘗被至
德之風矣且吾聞之風行而草偃日中而表正
上行下效置郵傳命辟若季子爲守言游爲令
以仁義爲化禮樂爲政鎮以不貪之寶揄以不
言之信卽刑可使不用俗可使益盛方將還敦
朴於上古考休祥於庶徵今美則美矣又可遂
以爲定乎於是難者唯唯逡巡而失意

求友賦答袁養直

思古人之不可見兮心鬱結而不舒登高丘而
遠望兮獨歎慨乎增歔波洋洋其汜濫兮欲濟
而無航膏吾車而孤往兮山鬱乎其蒼蒼四顧
闃其寂寥兮思蹇產而不釋采衆芳以自娛兮
聊假日以愉樂搴長洲之夫容兮擥大澤之蘭
茝擷江蘺之秀穎兮結秋蘭以爲佩世俗方尚
同兮余獨異乎今之人謂蘭茝爲不芳兮蛾眉

枉之以善妬衆不可以戶說兮歷年歲而靚閔
變心以從俗兮而吾又不忍徯朝陽之鳴鳳兮
企空谷之白駒何駑駘之衆多兮鷃雀紛其瞿
瞿寧饑渴以需時兮耻屬饜乎腥腐古道久其
弗繼兮吾惕焉爲此懼何美人之好修兮獨與
余其同心懷余以厚德兮遺余以好音世固有
同居而不察兮何千里而能同亂淛江之滔滔
兮涉遠道以相從覩淸揚之信美兮懷盛年而
莫當子濯足於東海兮晞髮乎扶桑吸沆瀣以

為飲兮飡朝霞以為糧被列星之粲爛兮抱明月之夜光駕青雲而高馳兮鳴和鸞之鏘鏘授蒼龍使挾輈兮服白虎以驅不祥頎發愀其勿亟兮聊弭節而抑志指黄昏以為期兮夫孰遠而弗至亂曰鹿鳴呦呦猶求友兮曾謂斯人不如物之知兮獨行無儔吾將與子為類兮

紈扇賦

炎暑時至陽烏怒飛金石為流白汗沾衣候吹纖絺延炎南扉玉枕徒設桃笙安施旁皇躑躅

不知所為於是裂輕紈兮似雪製圓扇兮如月光搖懷袖凉生毛髮起遐想於青蘋引清飇于天末蕭然襟帶淒其絺葛醒人肌骨袢歊如脫須臾或離中腸為熱爾造物者欲解民之慍假人力以為之不然豈天時之可奪也復有題詩欣賞因書奇絕障輕塵以寄恨揚仁風而言別或畫乘鸞之女或談成蠅之筆白羽襌褷而自愧蒲葵比方而知劣及乎商氣應厥民夷玉露降兮百草金風生兮桂枝羅衣重拂秋蘭復菲孤螢冷照寒螿暗啼棄捐篋笥綢繆絅絲班姬形中道之怨江淹賦零落之詩嗟夫用舍有時出處有宜惟人亦尒於物奚疑彼豚豨之御冬豈當暑而亦悲苟行藏之任道顧奚時乎安之伊聖賢其不可見兮之二人又何知

脩竹賦

猗猗脩竹不卉不蔓非草非木操挺特以高世姿蕭洒以拔俗葉深翠羽幹森碧玉孤生太山之阿千畝渭川之曲來清飇於遠岑娛佳人於

空谷覩夫臨曲檻俯清流色侵雲漢影動漣漪蒼雲夏集綠霧朝霏蕭蕭雨沐梟梟風披露鶴長歗秋蟬獨嘶金石間作笙竽雜吹若乃良夜明月窮冬積雪掃石上之陰聽林間之折意叅太古聲沉寥泬耳目為之開滌神情以之怡悅蓋其媲秀碧梧託友青松蕭栁慚弱桃李羞容歌籊籊於衛女詠淇澳於國風故子猷吟嘯於其下仲宣息宴乎其中七賢同調六逸齊蹤良有以也又況嗚嶰谷之鳳化葛陂之能者哉乎

於虛其心實其節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則吾以是觀君子之德

五言古詩

古風十首

詩亡春秋作仲尼蓋苦心空言恐難託指事著以深大義炳如日萬古仰照臨鳳鳥久不至楚狂乃知音愁來不得語起坐彈吾琴

周衰有戰國紛紛極荊燕黃金聘辯士駟馬迎從人朝爲刻骨讐莫作歃血親終然智力屈秦身俱入秦

相如賦大人出語頗奇怪飄然凌雲意過耳誠一快誇言入無際自覺塵俗隘安知翻成勸何用名爲戒

自有天地來蓬萊幾清淺人生空搔首舉世誰得見瑤臺在何許渺渺烟波遠方舟不可渡使我空展轉

絕代有佳人被服綺與紈蛾眉秀聯的叶詞頗若蘭清歌啓皓齒瑤琴發哀彈一彈再三歎聽者涕泛瀾借問誰家子爲言本邯鄲

秋風吹庭樹故葉紛以隊明月耿夜長草虫促經緯四序苦不淹少壯何足貴展轉復展轉窈窕不能寐昔爲閨中秀今作市門鄙豈無膏與沐甘心得憔悴

山深多悲風日莫愁我心玄雲降寒雨松柏自哀吟人生百年後奄然悶重陰念此忽不樂太路何由尋仙人偓佺輩消搖在青岑奈何不尒思委命重黃金

海山有奇樹燊燊珊瑚枝由來植物性無歷可推移如何石氏子樹之白玉墀洛陽經幾戰金谷久荒夷空令千載下聞者爲傷悲

烈風號枯條落葉滿周道原野何蕭索川流亦浩浩離居日以遠懷思令人老功名會有時生世苦不早顧瞻靡所騁憂心惄如擣

浮雲何方來不知竟安之飄飄隨風去汗漫以爲期自昔功名士往往事驅馳白駒空谷中誰能加縶維皎皎難見容翻受世妒嫉虛名誠無

益不見斗與箕

有所思

思與君別來幾見夫容花盈盈隔秋水若在天一涯欲涉不得去茫茫足烟霧汀洲多芳草何心采蘅杜青鳥朝雲間錦書何時還若心雖匪石秪恐凋朱顏朱顏不可仗那能不惆悵何如雙翡翠飛去蘭苕上

詠懷六首

皇天分四序寒暑互推移如何當秋夕愴悅令

心悲寒蟬寂無聲翔鴈紛南飛西風一披拂草木失華滋不惜鶗鴂鳴但傷衆芳萎徘徊白露下鬱邑誰能知

美人涉江來遺我雲和琴朱絲絙玉軫古意一何深長歌和清彈三歎有遺音逸響隨風發高高不可尋奈何俚俗耳抑揚悅哀淫此道棄捐久沉吟獨傷心

明明秋夜月流光照羅帷隱憂從中來起視夜何其草虫催杼軸扎扎鳴聲悲良人遠行役萬里歸無期予髮已曲局膏沐久不施廻身入閨房愁思當告誰獨有中宵夢遙遙爲君馳

蒼天高無極大川廣且深下有沉潛魚上有冥飛禽先民莫不逸我獨懷苦心抒情作好歌歌竟意難任

陵苕何青青上蒙松與柏一時良亦好歲晚竟誰得人無金石壽生年不盈百何爲慕榮祿抱此長戚戚

菽粟在中原夫人能采之無爲思百憂歡樂當

及時今日忽已過來日非所知有酒且復飲既醉歌令儀

歲莫和剛父雜詩四首

窮陰結嚴寒玄景闕微陽蘭蕭同憔悴隱惻我中腸美人彈玉琴繼之歌清商絃急聲未已知子意獨長陽春時未至此曲徒悲傷

美玉處荊山林木生光輝采之獻凡目棄置亦其宜如何和氏子涕泣有餘悲古來賢達人不爲毀譽移被褐懷至寶寧懼不我知待賈未能

信韞蔵誠可師

驚飈吹白日流光忽蹉跎登山釆衆芳荆蓁一何多迷途幸未遠廻車且委蛇黄鵠志四海雀鷃將如何

肥馬黄金鞍輕裘華且鮮竭來從横馳意氣何翩翩朝爲人所慕夕已爲世憐此道固應尓禍福非虚言生當稱善人死當謚爲賢勿美夸毗子狂馳終百年

東郊

晨興理泝榜薄言東郊遊淸風吹我衣入袂寒颼颼幽花媚時節弱蔣依寒流山開碧雲斂日出白雲收曠望得所懷欣然消我憂中流望城郭葱葱佳氣稠人生亦已緐惠養要須周約身不願餘尚恐乏所求且當置勿念乗化終歸休

曉起川上贈友

朙發不能寐獨步柳陰中秋色方浩蕩晨光乍曈曨爍爍川上日蕭蕭樹間風葛巾吹欲墮纎絺已無功感彼歳月駛悟此人世空悠悠竟何補山林情所鍾終期抗高志駕言從赤松

遊弁山

我欲到斯境歳月良已深今晨爲兹遊疇我夙昔心悠悠岡坂長脩脩風雲陰微雨廹短日飄然灑衣襟屢欲還吾駕去意復難任逍遥得所止林竹自蕭森素琴不須彈山水有清音邈在樊籠外遥想何由侵況懐冥絶理去此將焉尋他山豈不好聊爾非所欽

二月二日尊經閣望郊外山水二首

朝登西北樓遐景舒我懷熹微晨光動窈窕春增華草木罕悴色山川一何佳悠然斜川意千載與我諧及兹春服成言詠樂無涯此理將不泯棄之良可嗟

日出羣動作雞犬亦復喧渺渺泝舟發翩翩棲鳥遷先師有明訓政在善利間結髮事詩書於今益可憐況兹去古遠淳風未易還吾行亦聊爾一覽可忘言

春思

春柳黃如鵞春風揚綠波美人在何許忽若阻山阿攀條弄白日常恐歲蹉跎懷思鬱不舒佳期將奈何良辰難驟得臨風空浩歌

雜詩

四時更代謝物化常隨之春華曾幾何歳月忽如玆嚴風動高林百草具已萎人生況有役憂患乃其宜棄捐勿復念出入由化機安得松喬術邈與世相違

廉山晩行

曳杖行墟曲蒼茫晩色分凝霜被原隰葛屨悲昔聞新松夾道周宿草自高墳日月迭而逝死生安足云輕舟泝寒流悵望廉山雲世固不可辟斯人本同羣緬焉心如結詠言著斯文

奉和本齋先生首夏即事

天道雖不言坐覺四時行藹藹庭前陰燁燁枝上榮閒居有真趣曲肱寄餘情仰覩浮雲翔俯聆時鳥鳴道勝心自怡松喬可齊齡惜哉無旨酒爲公稱兕觥

贈趙虞卿

客從北方來逍遥江湖間顧影空自愛不見欣戚顏奕秋去巳遠神觀一朝還惜無雙白璧慰子行路難翩翩雲中鵠孤高杳難攀長懷紫霞客引袂入名山

題舜舉小隱圖

有水清且泚洄洑亂石間樂哉三子者在澗歌考槃流波牽弱縷輕颺動文竿信無在川魚我志匪魴鱮勿言隱尚小神情有餘閒高士不可見古風何時還

趙村道中

朝出南郭門遥指西山陰馬蹄與石鬬宛轉愁我心溪谷莽回互寒風振穹林黃葉洒我衣岩泉走哀音淒淒霜露降窮思浩難任人生亦何爲百年成古今華堂昔燕處零落歸丘岑況復不得保悲來淚沾襟昔年干戈動兵塵暗三吳長江巳無險智勇亦難圖築壘依平山論國一何愚楨幹羣林空遺址莽丘墟至今蓬蒿下猶

有白骨枯天陰萬鬼哭慘慘荒山隅輿亡自有
數不敢問何如獨憐野菊花立馬爲躊躇（二當讁）

禱雨龍洞山

蒼山如犬牙細路入深谷絕壁千餘仞上有凌
雲木陰崖不受日洞穴自成屋蕭森人跡少脩
蔚獸攸伏雲林互隱映澗道相廻復翔禽薄穹
霄鳴鳥響岩曲臨橋濯清飈汲井漱寒玉神物
此淵潛愆陽有祈祝風濤懸善教吏慚叨厚祿
塹懷塵外想獨往疑有梏過幽難久居清勝乏
高躅策馬尋故蹊歸樵相追逐

題桃源圖

戰國方忿爭嬴秦復狂怒宛哉魚肉民死者不
知數斯人逃空谷是殆天所恕山深無來逕林
密絕歸路艱難苟生活種蒔偶成趣西隣與東
舍雞犬自來去熙熙如上古無復當世慮安知
捕魚郎延緣至其處遥遥千載後緬想增慨慕
即今生齒繁險絕悉開露山中無木客川上靡
漁父雖懷隱者心桃源在何許況玆太平世堯
舜方在御干戈久已戢老幼樂含哺田疇畢耕
耨努力勤藝樹毋爲問迷津窮探事高尚

題歸去來圖

生世各有時出處非偶然淵明賦歸來佳處未
易言後人多慕之效顰惑蚩妍終然不能去俛
仰塵埃間斯人眞有道名與日月懸青松卓然
標黃華霜中鮮棄官亦易耳恐窮北窗眠撫卷
三歎息世久無此賢

高氏謹節堂

先聖有明訓見諸庶人章少小誦習之白首不
敢忘高子躬孝弟養親在高堂蕭公三大字岌
岌端且莊對之銘座右凜然肅冠裳謹身川始
節節用乃無荒斯言非虛語肯遠味自長守此
期勿失善積有餘慶（古叶據羊切）

題耕織圖二十四首奉　懿旨撰

耕正月

田家重元日置酒會隣里小大易新衣相戒未
明起老翁年已邁含咲弄孫子老嫗惠且慈白

髮被兩耳杯枓且羅列飲食致甘肯相呼團欒坐聊慰衰莫崗田磽瘠人力糞壤要鋤犁新歲不敢閑農事自茲始

二月

東風吹原野地凍亦已銷早覺農事動荷鋤過相招遲遲朝日上炊烟出林稍土膏脉既起良耜利若刀高低徧翻墾宿草不待燒幼婦頗能家井臼常自操散灰緣舊俗門逕環周遭所冀歲有成殷勤在今朝

三月

良農知土性肥瘠有不同時至萬物生芽蘗由地中秉耒向畎畝忽徧西與東舉家往于田勞瘁在爾農春雨及時降被野何濛濛乘茲各布種庶望西成功培根利秋實仰天望年豐但使陰陽和自然倉廩充

四月

孟夏土加潤苗生無近遠漻漻冒淺陂芃芃被長阪嘉穀雖已植惡草亦滋蔓君子也小人並處必為患朝朝荷鋤往薅耨忘疲倦旦隨烏雀起歸與牛羊晚有婦念將饑過午可無飯一飽不易得念此獨長歎

五月

仲夏苦雨乾二麥先後熟南風吹隴畝惠氣散清淑是為農夫慶所望實其腹沽酒醉比隣誶咲聲滿屋紛然收穫罷高廩起相屬有周成王業后稷播百穀皇天貽來牟長世自茲卜願言仍歲稔四海盡蒙福

六月

當晝耘水田農夫亦良苦赤日背欲裂白汗灑如雨匍匐行水中泥淖及腰膂新苗抽利劍割膚何痛楚夫耘婦當饁奔走及亭午無時暫休息不得避炎暑誰憐萬民食粒粒非易取願陳知稼穡無逸傳自古

七月

大暑既西流涼風日凄厲古人重稼穡力田在匪懈郊行省農事禾黍何旆旆碾以他山石玉

粒使人愛大祀須粢盛一一稽古制是為五穀
長與彼稌與稗炊之香且美可用享上帝豈惟
足食人一飽有所待

八月

白露下百草莖葉日紛委是時禾黍登充積徧
都鄙在郊既千庾入邑復萬軌人言田家樂此
樂誰可比租賦以輸官所餘足儲峙不然風雪
至凍餒及妻子優游茅屋下庶可以卒歲太平
元有象治世乃如此

九月

大家饒米麪何啻百室盈縱復人力多舂磨常
不停激水轉大輪磑碾亦易成古人有機智用
之可厚生朝出連百車莫入還滿庭勾稽數多
少必假布算精小人好爭利晝夜心營營子
貴知足知足萬慮輕

十月

孟冬農事畢穀粟既已藏彌望四野空藁秸亦
在場朝廷政方理庶事和陰陽所以頻歲登不
憂旱與蝗置酒燕鄉里尊老列上行肴羞不厭
多魚羔復烹羊縱飲窮日夕為樂殊未央禱天
祝聖人萬年長壽昌

十一月

農家值豐年樂事日熙熙黑黍可釀酒在牢羊
豕肥東隣有一女西隣有一兒兒年十五六女
大亦可笄財禮不求備多少取隨宜冬前與冬
後昏嫁利此時但願子孫多門戶可扶持女當
力蠶桑男當力耘耔

十二月

一日不力作一日食不足慘淡歲云莫風雪入
破屋老農氣力衰傴僂腰背曲索綯民事急晝
夜互相續飯牛欲牛肥芟藁亦預蓄蹇驢雖劣
弱挽車致百斛農家極勞苦歲豈恒稔熟能知
稼穡艱天下自蒙福

織正月

正月新獻歲最先理農器女工並時興蠶室臨
期治初陽力未勝早春尚寒氣窗戶當奧密

使風雨至田疇耕耨動敢不修耒耜經冬牛力
弱相戒勤飯飼萬事非預備倉卒恐不易田家
亦良苦捨此復何計

二月

仲春凍初解陽氣方滿盈旭日照原野萬物皆
欣榮是時可種桑插地易抽萌列樹徧阡陌東
西各縱橫豈惟籬落間栽葉帷遠行大哉　皇
元化四海無交兵種桑日已廣彌望綠雲平匪
惟錦綉謀秖以厚民生

三月

三月蠶始生纖細如牛毛婉孌閨中女素手握
金刀切葉以飼之擁紙散周遭庭樹鳴黃鳥發
聲和且嬌蠶饑當採桑何暇事遊遨田時人力
少丈夫方種苗相將挽長條盈筐不終朝數口
望無寒敢辭終歲勞

四月

四月夏氣清蠶大已屬眠高首何昂昂蛾眉復
娟娟不憂桑葉少徧野如綠烟相呼攜筐去迢
遞立遠阡梯空伐條枚葉上露未乾蠶饑當早
歸秉心靜以專飭躬修婦事黽勉當盛年救忙
多女伴笑語方喧然

五月

五月夏以半谷鶯先弄晨老蠶成雪繭吐絲亂
紛紜伐葦作簿曲束縛齊榛榛黃者黃如金白
者白如銀爛然滿筐筥愛此顏色新欣欣舉家
喜稍慰經時勤有客過相問笑聲聞四隣論功
何所歸再拜謝蠶神

六月

釜下燒桑柴取繭投釜中纖纖女兒手抽絲疾
如風田家五六月綠樹陰相蒙但聞繰車響遠
接村西東旬日可經絡弗憂杼軸空婦人能蠶
桑家道當不窮更望時雨足二麥亦稍豐沽酒
及時飲醉倒嫗與翁

七月

七月暑尚熾長日弄機杼頭蓬不暇梳揮手汗
如雨嚶嚶時鳥鳴灼灼紅榴吐何心娛耳目往

來忘傴僂織爲機中素老纫要紉補靑燈照夜
梭蟋蟀窓外語辛苦亦何有身體衣烝縷嫁爲
田家婦終歲服勞苦

八月

池水何洋洋漚麻水中央數日麻可取引過兩
手長織絹能幾時織布巳復忙依依小兒女歲
晚嘆無裳布襦不掩脛念之熱中腸朝絹滿一
籃莫絹滿一筐行看機中布計日漸可量我衣
苟巳成不憂天早霜

九月

季秋霜露降凛凛寒氣生是月當授衣有布織
未成天寒催刀尺機杼可無營教女學紡纑擧
足疾且輕舍南與舍北豈豈聞車聲通都富豪
家華屋貯娉婷被服雜羅綺五色相間明聽說
貧家女惻然當動情

十月

豐年禾黍登農心稍逸樂小兒漸長大終歲荷
鋤钁目不識一字每念心作惡東隣方延師收
拾令入學後月日南至相賀因舊俗爲女裁新
衣修短巧量度龜手事塞向庶禦北風虐人生
眞可歎至老長力作

十一月

冬至陽來復草木潜滋萌君子重其然吾道自
此亨父母坐堂上子孫列前榮再拜稱上壽所
願百福并人生屬　明時四海方太平民無札
瘥者厚澤敷羣情衣食苟給足禮義自此生願
言興學校庶幾教化成

十二月

忽忽歲將盡人事可稍休寒風吹桑林日夕聲
颼颼墻南地不凍墾斸爲坑溝斫桑埋其中明
年芽早抽是月浴蠶種自古相傳流蠶出易肥
榖絲績亦倍收及時不努力知有來歲否手凍
不足惜冀免號寒憂

次韻周公謹見贈

池魚思故淵檻獸念舊藪官曹困窘束邪入常
蠹西南書督期會何用傳不朽十年從世故塵

土滿衣袖歸來忽相見忘此離別久猶懷德翁隱坐羨沮溺偶新詩使我和臏里忘巳醜乎生知我者頗亦似公否山林期晩歲雞黍共尊酒却咲桓公言淒然嘆南柳

清勝池上偶成

竹色雨餘碧蟬聲風際清方池含綠水中有纖鱗行浮沉各異態亦足悅吾情欣賞方自茲庶復得此生

重用韻

孫花色更嬌蘅竹氣自清懷彼橘中樂偶茲池上行榮華或傷性賞靜可怡情坐久不成起待得月華生

擬古

長夜何漫漫寒鷄胡不鳴我行在中野霜露上沾纓虎豹夾路啼熊羆復縱橫我前鬼長嘯我後啼魑魅四顧寂無人北斗高且明天道誠幽遠吾心空屛營

酬潘提舉

臥病六十日憒憒無一欣時取古書讀那復能知新客從遼東來一見意自親高談極虛無微言合道眞遠宦萬里外飄然絕埃塵歸來如老鶴咲視世間人胡爲肯顧我扁舟雪溪濱白髮我已老青雲子當仕京師人物囿子往無逡巡而我慵懶久棲遲廿隱淪

送姚子敬教授紹興

我友子姚子風流如晉人白眼視四海清言無一塵結交垂十年每見意自新皎皎白駒瘦華

髮無緇磷此行度浙水言采會稽芹會稽山水勝王謝雅所欣亦有支許儔迭遞爲主賓子往訪遺跡棹船鏡湖濱狂客雖已去高情自清眞以子絕代才數賢可比倫登山復臨水嘯歌且怡神時時書寄我用慰情相親

述懷

我性眞且率不知恒怒嗔俯仰欲從俗夏畦同苦辛以此甘棄置築屋霅溪濱西與長松友東將修竹隣桃李粗羅列梅柳亦清新漸與市朝

遠煩覺漁樵親自謂獨往意白首無緇磷安知
承嘉惠再踏京華塵京華人所慕宜富不宜貧
嚴鄭不可作茲懷向誰陳

送李仲淵同知眉州

西風吹客衣秋日明遠樹蕭蕭班馬鳴念子明
當去人生貴適意要津何必據佐州亦不惡足
展經濟具峨眉山川秀文俗盛如故喜子過我
樂增我羇旅慮匆匆萬里別益歎相見暮此心
如天河隨子西南注

美人隔秋水

美人隔秋水只尺若千里可望不可言相思何
時已庭樹多落葉日夕秋風起我今年已衰紊
髮擁兩耳回思少年時容顏若桃李美人何當
來一笑懷抱洗未見令我思既見別不喜

雲林山中

松風太古聲欲寫不可狀仰觀空翠滴俯聽湖
音壯豈惟塵慮滌亦覺神情王平生獨往意老
矣天所放翳翳林竹間山鳥時一唱俗氛雖云
遠勿起清淨障九日當採菊登高古相傳我今
值佳節燕坐雲林顛亦有岩間花青蕊露華鮮
采采服九英飲水可長年況茲霜稻熟刈我山
下田一飽無復事了我粥飯禪

題先天觀

對此山水詠使人塵慮銷況茲備眞館燕坐遠
煩囂青林蔭戶牖素雲冠山椒松風和澗泉雜
佩響瓊瑤焚香玉女降長齋百靈朝仙道本不
遠淸都亦非遙自嗟衰莫年頗覬從鶴招安得
生羽翰從子以消搖

夏日卽事呈六兄

下簾却畏日開軒納清風雖無政事關亦見好
惡公此心如白璧聊與世容容有兄遠方來一
笑杯酒同我雖不解飲頗恐尊中空呼兒更往
沽勿使歡意窮

清河道中

揚舲清河流開蓬素秋曉斕斑被厓花委蛇順
流藻天清去鶴高野潤行人小故園歸有期客

愁淨如掃

夏至

夏至午之半一陰已復生堅冰亦馴至顧豈一朝成萬物方茂悅安知有彫零君子感其微歎哭幾失聲

庭前松

手種庭前松于今二十年淸風時過之我琴不須絃高標傲歲晚秀色凝空烟有懷貞白君世豈知其玄

病中春寒

仲春尚寒氣林花無艷滋脊裘擁衰疾風雨何淒其始雷發東隅霽牖陽光披微風草際動落英池面移幽禽變圓吭遊魚揚細鬐我病自此愈泛舟溪水湄小輿指南莊短節問東畈機心不復有高蹈農與義

松澗詩贈丁師善

青松上參天下有幽澗泉高人居其間萬慮不至前讀書得妙趣覗世等浮烟剖爲舍此去杖

策走日邊要當陳忠益民瘼會有歸卽歸弄泉石靜聽松風眠

興中府某氏見山樓

東北有高樓迢遞數千尺朝霞映窗牖浮雲來几席莽蒼一望間崒嵂千峰碧青山何處無所見多迫迮偉哉醫無閭周禮載簡冊我雖身未到心想已可索但惜道里賒處地遠且僻嘉彼樓居子不受世故役愛山如愛客相對樂晨夕應笑平地人塵埃坐充斥

題先賢張公十詠圖 宋先子野之父

吳興瀟洒郡自古富人物溪山映亭樹苛俎照華髮當時盡簪地慕蔡久蕪沒空餘詩語工不共芳草歇撫卷想勝風冠佩其敢忽先民不可見惆悵至明發

犀浦道觀詩

男子四方志蜀都天下奇李侯并門豪杖節鎮坤維愛此雪山雄卜宅犀浦湄錦城既云樂焉用還家爲遺像開生面淸風凜英姿應同武侯

廟人懷千古思

七言古詩

楊堅州治水歌

秋水至兮大河溢金隄決兮流潦疾田疇汩兮爲民憂魚鱉肆兮地上游誰能治水兮徵楊侯具畚鍤兮萬人聚勢悍急兮不可以禦問河伯兮何所怒歲不登兮民且窶侯精誠兮感神明赤蛇蜿蜒兮昭厥靈奠桂酒兮薦芳馨神攸歆兮隄防成水復故道兮民載寧　天子聖兮地道平萬歲千秋兮揚頌聲

兵部廳事前枯柏

庭前枯柏生意盡枝葉乾焦根本病黃風白日吹沙塵鼓動哀音亂人聽嗟哉尒有歲寒姿受命於地獨也正雨露雖濡心自苦鳳鳥不來誰與盛豈無松檟在山阿只有蓬蒿沒人脛我生媿乏梁棟才浪逐時賢繆從政清晨騎馬到官舍長日苦饑食還併簿書幸簡不得休坐對枯槎引孤興人生何爲貴適意樹木託根防失性幾時歸去臥雲林萬壑松風韻笙磬

送孟仲則遊湖美從襄漢

行路方難子何往瀟湘洞庭天一方長江風來浪如雪荊門木落天雨霜千金養客不復見萬里訪舊庸何傷子才有用未得試牛刀愛惜藏鋒鍔似聞遠遊未渠央更欲攬轡趍襄陽昔年戰鬬且休息白骨已瘞愁雲黃伏龍鳳雛在何處鹿門山色還蒼蒼登高吊古一長嘯萬事慘淡悲中腸人生聚散安知常爲君起舞君舉觴明朝帆影拂浮玉寄言客居思故鄉

烈婦行

至元七年冬郟州軍士劉平之戍棗陽與其妻胡俱道宿車下平爲虎所得胡起追及之殺虎脫其夫吾聞之中原賢士大夫如此乃爲感激慷慨作烈婦行以歌之

客車何㝸㝸夫挽婦爲推問君將安去言往棗陽戍官事有程宿車下夜半可憐逢猛虎夫命懸虎口婦怒髮指天十步之內血相濺夫雖再

得虎可前穿與夫死毋與虎生呼兒取刃力與
爭虎死夫活心始平男兒節義有如許萬歲千
秋可以事明主馮婦卞莊安足數嗚呼猛虎逢
尚可寗成寗成奈何汝

送高仁卿還湖州

昔年東吳望幽燕長路北走如登天捉來官府
竟何補還望故鄉心惘然江南冬暖花亂發朔
方苦寒氣又偏木皮三寸氷六尺面頰欲裂凍
折弦盧滿强弩射不過騎馬徑度不用船宦遊

遠客非所習豚貉不具絺袍穿京師宜富不宜
薄青衫駿馬爭騰驤南隣吹笙厭梁肉北里鼓
瑟羅姝妍妻京朝士有何意瘦童羸騎雞鳴前
太倉粟陳未易糴中都俸薄難裹纏爾來方士
頗向用讀書不若燒丹鉛故人聞之應見哄如
此不歸殊可憐長林豐草我所愛羈靮未脫無
由緣高侯遠來肯顧我裹茗抱被來同眠青燈
耿耿照土屋白酒薄薄無葷羶破愁爲哄出軟
語寄書妻孥無一錢江湖浩渺足春水鳧鴈滅

沒橫秋烟何當乞身歸故里圖書堆裏消殘年

贈相士

我昔放浪江湖間舉頭開眼看青山安知世故
不相舍坐受塵土凋朱顏髭須已黃行且白亦
知人生不滿百功名富貴非我事但願有酒呼
好客錢唐江邊逢少年兩眼善相口談天封侯
食肉骨法異慎勿置我諸公前江南春暖水生
烟何日投閑茗水邊買經相牛亦不惡還與老
農治廢田

送朱仲陽太平教授

列仙之儒山澤臞手中黃紙新除書教官雖冷
實清選當塗山川如畫圖我生無能百不如盍
不從君賦歸與請君爲我酹太白矯首南望心
煩紆

秋夜曲

雨聲滴夜清漏長朱簾金幌浮新涼閨中美人
勤裁剪故羅衣袂生秋香東隣剥棗西隣穫旅
館無人念飄泊餘不潦盡涵清輝夫容壓堤怨

不歸墻根草綠陰蛾飛
蒲萄架空墮殿玉遥夜露寒生體栗脂蛩棲草
鳴不平無絲經緯空勞促夢魂苦短道苦長萬
山深處非吾鄉玉虫揺釭螢入屋去鴈來魚應
可卜醒眼熒熒愁萬斛

孔道輔擊蛇笏

以笏擊蛇有孔公義與段公擊賊同事之鉅細
雖有異正氣憤激生于中偉哉孔公聖人裔岂
聽妖邪亂民志即今槐木一尺强氣象凛凛含

風霜子孫守之慎寶藏絶勝象牙堆滿床

李氏種德齋詩

一年之計種穀十年之計種木百年種德知何
事揷架鱗鱗書滿屋世人責報嗟何速我自無
心徼後福日中爲市百賈鬨兢逐錐刀蛾赴燭
鬻書之利雖云薄要令舉世沾膏馥爲賢爲智
皆由此耕也未必能干祿他年種德看成功遠
在子孫應可卜

贈張彦古

秋雨新巳風日清忽聞剝啄敲門聲出逢麻衣
老儒伯身長七尺雙瞳明平生學道幾半世一
見灑灑心爲傾大道無爲返尔朴自然有路通
長生我今素髮颯以白宦途久矣思歸耕吳與
山水況清絶白雲滿嶺堪怡情老儒何當從我
去小築茅屋依崢嶸還丹巳就蓬島近咲指塵
海尋方平

燕脂驄圖歌

騏驎騕褭世常有伯樂不生淹棧豆欻見此圖

神自王權奇磊落龍爲友隅目晶熒生紫光錦
毛錯落蒙清霜霜蹄蹴踏寒玉響霧鬣振動秋
風凉朝浴扶桑騰浩蕩莫秣崐崙超象罔雄姿
似隘六合小盛氣欲薾浮雲上臭塵一歕驚肉
飛奮迅不受人間羈豈惟萬馬羞欲死直與八
駿爭先馳只今相者多舉肥歎息此圖誰復知
君不見王處冲半生隱德真成癡

送高郎仲德徃汝州迎母

高郎八歲失其母每一言之淚如雨忽然有信

自北來知道慈親在臨汝艱難一別四十年驚喜失聲渾欲舞水行有舟陸有車襆被即行來欲羽遥想團欒再拜時膝下抱持喧哭語人生天地誰無母此別眞如隔今古焉知孝感動神明萬里言歸復相聚吳興山水清且遠指日炎輿還桑土我當理舟檝迎汝買紅纓洒封肥羜斑衣喜色映庭萱白髮從教老農圃

次韻葉公右丞紀夢

倦遊客子何時去屢欲言歸天未許故鄉樂事

時上心破浪長魚日登俎一蓑一笠得自由某水某丘猶可數前年有詔舉逸民一旦馳驛登天府豈知佐理自有才勉强盡瘁終無補青春憔悴過花鳥白日匆積困文簿栖栖顏汗逐英俊往往笑談來訕侮倦僕思歸語見侵瘦馬長儀骨相狂天生我公出瑞世輔相明時期復古好將圖畫上凌烟未遂衣冠掛神武髭須半白稱貂蟬步履漸輕宜印組道長自覺小人消亂沮政須君子怒得閒有兆天與祥吉夢初回日當戸因公此意乞歸田不辭歌詩爲公舞

賦張秋泉眞人所藏研山

泰山亦一拳石多勢雄齊曾青巍峩此石却是小岱岳峰巒無數生陂陀千岩萬壑來几上中有絶澗横天河粤從混沌元氣判自然凝結非鐫磨人間奇物不易得一見大叫爭摩挲米公平生好奇者大書深刻無差訛傍有小研天所造仰受筆墨如團荷我欲爲君書道德但願此石不用鵞巧偷豪奪古來有問君此意當如何

題舜舉摹伯時二馬圖

二龍何時飛上天空有駿影人間傳一匹鳳頭來于闐一匹賜名花滿川李侯作畫述者錢想見温公當國年太平時節巡遊少立仗歸來飽春草老向天閑無戰功馬自不逢人暐暐

兎

少年馳逐燕齊郊身騎駿馬如鷹蛟耳後生風鼻出火大呼討來飛鳴髇如今老大百憂集在杖徐行防喘急卷中見畫眼爲明驥閒秋風颯

耳立討來本朝諸謂兎也

贈相師王蒙泉

王君善相多奇中説好誇奇無刺風已將幻化等虚空問壽幾何持底用遭時之才偶致位處非其宜常自訟詞林𡡉媿文字拙玉帶却憐腰骸重身歸閭里困衰疾心戀　闕庭形夜夢端知老驥猷欲倒駿骨雖存難受鞚清溪如玉遶屋廬箇箇漁舟時看弄且將閑散樂餘生豈望殘年給殘俸

五言律詩

春寒

夜雨鳴高枕春寒入敝袍時光自花柳吾意豈蓬蒿失色黄金盡知音白雪高山林隱未得空覺此生勞

雪後同子俊遊何山次韻四首

同是清閒客俱爲放浪遊晴山依雪壯野水帶冰流風急松杉亂年登薺麥收生涯雖未老吾欲覓菟裘

步屧行危磴憑闌得妙吟鳥飛迷故道人去想遺蹤掩冉風前竹支離澗底松山僧飯不足不是忘鳴鐘

兵革時猶動山林日就荒子真思隱遁詹尹卜行藏有意隨三飯無人饋五漿遠山湖外白立馬見微茫

端默波翻雪風生地出雷薄醪隨意盡寒氣逼人來更欲明朝去何妨廹暮回自憐非李廣醉尉勿相猜

早春

谿上春無賴清晨坐水亭草芽隨意緑柳眼向人青初日收濃霧微波亂小星誰歌采蘋曲愁絶不堪聽

重遊弁山

出郭聞鶯語穿林散馬蹄澗松何鬱鬱春草又萋萋白石那堪煮丹厓倘可梯平生愛高興只合此幽棲

竹色迷行逕松聲洶座隅水清花自照風暖鳥

相呼飲罷思棋局歌長缺唾壺重來滿洒地聊
足慰須臾

秋夜

草蔓行多露虫聲報早秋明河斜未轉大火已
西流欲作傳杯飲誰能秉燭遊清晨拂鞍馬適
野擬消憂

獨夜

生事詩吾拙懷人四道修角聲悲靜夜燈影伴
幽憂冰落紅衣老天寒翠袖愁雲中有過鴈哀

吁亦何求

聞角

吹角秋風裏邊聲入莫雲抑揚如自訴哀怨不
堪聞老馬行知道孤鴻飛念羣秖今劉陵尉那
識舊將軍

本齋先生挽詩

昔我先君子交遊半老儒詞林宗匠在制閫輔
臣須晚節風塵際閑居歲月徂謬稱詩賦善泯
滿與刑

德邵龜齡邁神全鶴髮春管寧安皁帽龔勝謝
蒲輪小楷名空在遺言意更親平生知已恨淚
落雪溪濱

送楊幼澄教授歸江西兼寄吳幼清

客裏相從久愁中欲別難此行登仕版未覺負
儒冠北度憐江總東歸憶幼安著書應滿屋妙
處共誰看

送李清甫由御史出按四川

蜀道青天上繡衣驄馬行霜威御史府春色錦

官城萬里平反報三年薤水清相逢一杯酒似
爲別離傾

題米元暉山水

臥遊渺萬里楚天清曉秋初日江上出白雲山
際浮莽蒼迷烟樹隱約見孤舟丹青不可作思
子徒離憂

送張仲實還杭州

張子早英發哦詩遺垢氛瘦憐與秋水清眼視
青雲黃公酒壚側王令爲書裙相望若不遠何

用惜離分

酬衛處士見贈

之子有道氣山居詩興多琴清鶴自舞林靜鳥
能歌未遂携家隱深慙輟棹過他年從杖屨養
壽向岩阿

謝日林贈湖石次其韻

怪石曾聽法來從不二門玲瓏浮磬韻斑駁古
苔痕池月岩邊上春雲水面屯微尔能撫此
意向誰論

胡穆仲先生挽詩

我有三益友對之如古人布衣甘陋巷書冊老
遺民淚落黔婁被神傷郭泰巾詩爲千字隸書
刻上堅珉

來鶴亭在杭州開元宮吾往年遊宮中而適有鶴來因為書二字以名亭

客遊真館日鶴來玄圃時援筆二大字欣然千
載期長鳴松月照屢舞竹風吹天路何寥廓吾
與尔同之

李太白酒樓在任城今新濟州是

城迥當平野樓高屬莫陰謫僊何俊逸此地昔
登臨慷慨空懷古徘徊獨賞心嶧山明望眼百
里見遥岑

題趙敬父侍御祖德詩

弃子抱兄子古來聞鄧攸賢哉趙氏母盛德邁
前修陰騭理須復高門慶自流詵詵庭下玉榮
葛盡公侯

雨

槭槭泉葉響滋滋生意新知誰實揮酒解使盞
固匀蛛網懸珠絡荷盤瀉汞銀喜凉生枕簟愁
潤逼衣巾

寄題陸振之與朋堂

一開天所與萬事世從蹤名教有樂地安心爲
廣居林間聽啼鳥濠上看遊魚意適無餘想時
還讀我書

五言排律

秋日即事

今日秋色好天高景不喧清飈動林薄凉意滿

山樊俗客無因至幽禽時自言雲濮金莖側香
遠玉簪緣誰辨東山妓空餘北海尊莫吟招隱
賦桂樹可攀援

松雪齋集卷上 終

松雪齋集卷下

七言律詩

和姚子敬秋懷五首

銅爵春深漢苑空邯鄲月冷照秦宮烟花樓閣西風裏錦綉湖山落照中河水南來非禹迹冀方北去有唐風溪城秋色催遲莫愁對黃雲沒斷鴻

落日孤城動鼓鞞愁中盡角不勝吹山川蕭瑟秋雲淨草木凋傷莫雨悲多病馬卿聊假日數奇李廣不逢時卷簾白水青山裏隱几無言有所思

搔首風塵雙短鬢側身天地一儒冠中原人物思王猛江左功名愧謝安苜蓿秋高戎馬健江湖日短白鷗寒金尊淥酒無錢共安得愁中却暫歡

吳宮烟冷水空流慘澹風雲暗九秋禾黍故基曾駐輦夫容高閣迥添愁繡楹錦柱蛟龍泣金沓瑤堦鹿豕遊宋玉平生最蕭索欲將九辨

離憂

野曠天高木葉疎水清沙白鳥相呼胡笳處處軍麾滿鬼哭村村漢月孤新亭舉目山河異故國傷神夢寐俱黄菊欲開人臥病可憐三逕已荒蕪

聞擣衣

露下碧梧秋滿天砧聲不斷思綿綿北來風俗猶存古南渡衣冠不及前苜蓿總肥宛騕褭枇杷館泣漢嬋娟人間俯仰成今古何待他年始

憫然

登飛英塔

梯飇直上幾百尺俯視層空鳥背過千里湖山秋色淨萬家烟火夕陽多魚龍衮衮危舟檝鴻鴈冥冥避罔羅誰種山中千樹橘側身東望洞庭波

岳鄂王墓

鄂王墳上草離離秋日荒原石獸危南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勝悲

溪上

溪上東風吹柳花溪頭春水淨無沙白鷗自信無機事玄鳥猶知有歲華錦纜牙檣非昨夢鳳笙龍管是誰家令人苦憶東陵子擬問田園學種瓜

次韻本齋先生即事

重攬衣裘斂更寬徂年欲莫氣先寒雨中百草難爲緑霜後黄花尚耐看千古清眞者舊傳半

生辛苦腐儒冠便應築室山阿去嘉與斯人賦考槃

次韻信仲晚興

蕭蕭殘照晚當樓寒葉疎雲亂客愁歲月蹉跎星北指乾坤浩蕩水東流古來人物俱黄土少日心情在一丘獨立無言風滿袖青山相對共悠悠

錢唐懷古

東南都會帝王州三月烟花非舊遊故國金人泣辭漢當年玉馬去朝周湖山靡靡今猶在江水悠悠只自流千古興亡盡如此春風麥秀使人愁

次韻舜舉春日感興

沙頭春日已喧妍細柳新蒲色共鮮世事底須求分外人生何物勝尊前飛花莫莫催華髮宿草青青失古阡回首舊歡如夢過不知今日是何年

紀舊遊

二月江南鶯亂飛百花滿樹柳依依落紅無數迷歌扇嫩綠多情妬舞衣金鳥焚香川上暝畫船撾鼓月中歸如今寂寞東風裏把酒無言對夕暉

多景樓

層顛官閣幾時修遠檻長江萬古流白露已零秋草綠斜陽雖好莫雲稠平南籌策張華得治內人有葛亮優景物未窮登覽興角帶孫起寬

城秋

東陽八詠樓

山城秋色淨朝暉極目登臨未擬歸羽士曾聞遼鶴語（樓在寶婺觀觀中老道士能言諸父出處）征人又見塞鴻飛西流二水玻璃合南去千峰紫翠圍如此山川良不惡休文何事不勝衣

金陵雨花臺遂至故人劉叔亮墓

雨花臺上看晴空萬里風烟入望中人物車書南北混山川襟帶古今同昆蟲未蟄霜先隕鳳鳥不鳴江自東綠髮劉伶緣醉死往尋荒塚酹西風

蛾眉亭

天門日湧大江來牛渚風生萬壑哀青眼故人携酒共兩眉今日為君開蒼崖直下蛟龍吼白浪橫空鸛鶴迴南眺青山懷李白沙頭官渡莫相催（時與劉伯宣尚書同登）

海上即事

白水青林引興多紅裙翠黛奈愁何底從莫醉

兼朝醉聊復長歌更短歌輕燕受風迎落絮老
魚吹浪動新荷餘不溪上扁舟好何日歸休理
釣篆

追挽宋漢臣副使

生世憐余後此公聞人說似涕無從一時文獻
交遊裏十載烟霞杖屨中有子能爲先友記臨
終方見古人風秋濟亭上殘陽色猶照先生醉
後容

送吳思可揔管汀州

七閩南去路崎嶇五馬承恩出　帝都地氣喜
聞今有雪民生寧似昔無孺山城酒美傾鸚鵡
雨館春深聽鷓鴣他日相思應悵恨離筵不忍
賦驪駒

王氏節婦

夫婦人倫之大者夫死寧容有二天舠是簪纓
閑姆訓故應詩禮得家傳何須斷耳徒驚俗只
是持身已自賢年少寡居今白髮爲君重賦柏
舟篇

趙子敬御史志養堂

志養堂前驄馬歸融融喜氣動庭闈能令將種
爲書種可是斑衣勝繡衣手樹萊萱侵雪色心
同寸草報春暉不須更上陳情表壽母康强世
所稀

初到濟南

自笑平生少宦情龍鍾四十二專城青山歷歷
空懷古流水泠泠盡著名官府簿書何日了田
園歸計有時成道逢黃髮驚相問只恐斯人是
伏生

寄鄭鵬南書懷

豈不懷歸苦未閑宦情羇思不成歡可能治郡
如龔遂只合臨流似幼安棋局輒從先處着醫
方留取用時看夜來夢到苕溪上一枕清風五
月寒

德清閑居

已無新夢到清都空有高情學隱居貧尚典衣
貪賭畫病思棄研厭求書閉入焚積夜防虎豁

女叩扉朝賣魚困卽梳書餞卽飯謀生自咲一
何踈

題山堂

手種青松一萬栽山堂留得翠屏偎推窗綠樹
排簷入臨水紅桃對鏡開山雉雊迎朝日去野
禽啼傍夕陽來老妻亦有幽棲意數月遲留不
肯回

和鄧善之九月雪

季秋驚見燕山雪遠客淹留愁病身顦顇自傷

黃菊晩橫斜空憶野梅春蒼松翠柏爭擎重紺
殿紅樓迥絶塵想得江南猶未冷嫩橙清酒政
嘗新

次韻子敬懷王子慶往吳中　王力賦晋帖

闔閭城郭塡姑蘇吊古登臺百感俱秋水遠隨
鴻影沒江雲長傍客帆孤吳時花草于今在晋
代風流絶世無別後故人須有得巳應懷寶問
歸途

海子上卽事與李子構同賦

小姬勸客倒金壺家近荷花似鏡湖遊騎等閒
來洗馬舞靴輕妙迅飛鳧油雲判汚纒頭錦紛
汗生憐絡臂珠只有道人塵境靜一襟凉思詠
風雩

重用韻

更從何處訪蓬壺花滿平堤水滿湖韓嫣金丸
落飛鳥王喬仙履下雙鳧姬姜自愛千金貌遊
俠輕量一斛珠我老不知年少事水邊行散似
春雩

人日立春

今年人日與春并人得春來喜氣迎宮柳風微
金縷重御溝冰泮玉鱗生陰消已覺餘寒散陽
長爭看曉日明霜鬢綵幡渾不稱强題新句慰
羇情

送岳德敬提舉甘肅儒學

苦欲留君君不留喬髯跨馬走甘州功名到手
不可避富貴逼人那得休春酒蒲萄歌窈窕秋
沙苜蓿飽驊騮儒冠也有封侯相萬里歸來尚

黑頭

遊烏鎮次韻千瀨長老

澤國人烟一聚間眆看華屋出林端已尋竹院心源淨更上松樓眼界寬千古不磨唯佛法百年多病只儒冠相逢已定詩盟了他日重尋想未寒

贈張進中筆生

平生輸墨空餘習喜見張生縛鼠毫韓子未容誇兎穎涪翁底用賦猩毛黑頭便有中書意黃

紙寧辭署字勞千古無人繼羲獻世間筆塚爲誰高

贈放烟火者

人間巧藝奪天工錬藥然燈清晝同柳絮飛殘鋪地白桃花落盡滿堦紅紛紛燦爛如星隕爟爗喧豗似火攻後夜再翻花上錦不愁零亂向東風

挽洞霄章耕隱

黃髮蕭蕭瘦骨清倦於談妙見高情瓊漿政欲分丹竈霞佩胡爲返赤城白鶴歸來華表在碧桃開盡玉棺成師今此去哀難悼萬壑松風共此聲

題温雪峰詩蹟

出擁旌麾一俊臣歸尋松竹作閑人龍蛇留遺人間世泉石逍遥物外身自古神仙皆曠達由來豪傑豈埃塵山川良是諸孫老華表歸來又幾春

論書

右軍瀟洒更清眞落筆奔騰思入神裹鮓若能長在世子鵞未必可驚人蒼藤古木千年意野草閑花幾日春書法不傳今已久楮君毛穎向誰陳

歳晚偶成

致君澤物已無由夢想田園雪水頭老子難同非子傳齊人終困楚人咻濯纓久判隨漁父束帶寧堪見督郵準擬新年棄官去百無拘繫似沙鷗

鶴歸亭在龍虎山虛靖天師舊亭也

仙去人間有故亭四山林竹鬱青青隱居真誥傳千古玉局丹文役萬靈白鶴歸來人換世黄雲翔集夜充庭步虛聲轉松風響思搦巖泉洗耳聽

挽道士危功遠

處世紛紛一夢同覺來虛室已成空藥爐丹竈塵埃裏羽節瓊輪杳靄中素壁尚明秋館月青松猶引夜窗風僊家自有逍遥趣不用悲哀哭斷蓬

老態

老態年來日日添黑花飛眼雪生髯扶衰匆藉過眉杖食肉先尋剔齒籤右臂拘攣巾不裹中腸慘戚淚常淹移牀獨就南榮坐畏冷思視愛日簷

五言絶句

題秋山行旅圖

老樹葉似雨浮嵐翠欲流西風驢背客吟斷野橋秋

題萱草蛺蝶圖

萲竹無端綠幽花特地妍飛來雙蛺蝶相對意悠然

題米元暉山水

溦江漾旭日青嶂擁晴雲孤舟彼誰子應得離人羣

黄葵詞

仙掌鬱金衣朝陽風露晞可憐蜂與蝶祗解弄春暉

題太白酒船圖

載酒向何處稽山鏡水邊若為無賀老興盡便回船

蕭灑稽山道風流賀季真相思不相見愁殺謫仙人

題彦敬越山圖

越山隔濤江風起不可渡時於圖中有居然在烟霧

寄題眞定明遠亭

未到新亭上先題明遠詩雲間歸鴈小山外夕陽遲

獨夜

秋風動林葉夜雨滴池荷旅客聽不着亂蛩鳴更多

題李仲賓野竹圖

吾友李仲賓爲此君寫眞冥搜極討盖欲盡得竹之情狀二百年來以畫竹稱者皆未必能用意精深如仲賓也此野竹圖尤詭怪奇崛窮竹之變枝葉繁而不亂可謂毫髮無遺恨矣然觀其所題詩則若悲此竹之託根不得其地故有屈抑盤躃之歎夫羲尊青黃木之灾也擁腫拳曲乃不夭於斧斤由是觀之安知其非福邪因賦小詩以寄意云

偃蹇高人意蕭疎曠士風無心上霄漢混迹向蒿蓬

題仲賓竹

幽人夜不眠月吐窗炯炯起尋管城公奮髯寫清影

此君有高節不與草木同蕭蕭三兩竿自足來清風

曉起聞鶯

暑氣曉來清時時聞遠鶯還思故園路松下綠苔生

六言絶句

題孤山放鶴圖

西湖清且漣漪扁舟時蕩晴暉處處青山獨往翩翩白鶴迎歸

昔年曾到孤山蒼藤古木高寒想見先生風致畫圖留與人看

七言絶句

送王月友歸杭州

社燕秋鴻各自飛我來君去苦相違西湖西畔梅如雪應有親朋待子歸

雲本無心漫出山歸來依舊與雲閑何當從子
東南去掃地焚香晝掩關

浮玉山

玉湖流水清且閑中有浮玉之名山千帆過盡
莫天碧惟見白雲時往還

郭南山中

山深草木自幽清終日聞鷽不見鷽好作東書
歸隱討蹇驢來往聽泉聲

采桑曲

野雉朝雊雊且飛誰家女兒采桑歸欲折花枝
插丫髻還愁草露濕裳衣

梅花

瀟洒江梅似玉人倚風無語澹生春曲中桃葉
元非侶夢裏梨花恐未真

題蒼林疊岫圖

桑苧未成鴻漸隱丹青聊作虎頭癡久知圖畫
非兒戲到處雲山是我師

溪上先人之敝廬南山秀色照庭除何時共買
扁舟去看釣寒波縮項魚

以畫寄高仁卿

碧山清曉護晴嵐綠樹經秋醉色酣誰是丹青
三昧手爲君滿意畫江南

題秋胡戲妻圖

相逢桑下說黃金料得秋胡用計深不是別來
渾未識黃金聊試別來心

題舜舉折枝桃

醉裏春歸尋不得眼明忽見折枝花向來飛蓋
西園夜萬燭高燒照爛霞

過嚴陵釣臺

富春山中有客星辭榮歸來意更真羊裘坐釣
滄波上却笑劉郎非故人

桐江水色映青山安穩行人掛布帆回首風沙
鞍馬裏不知此地是塵凡

喜晴

久雨厭厭愁殺人晚晴猶得見青春急須走馬
西湖路楊柳淡黃如麴塵

金山

江水西來接太空中流突兀湧鼇宮妙高臺上一廻首看盡世途風浪中　右和韓君美

蘇州

子胥死後已無臣中國由來漸屬秦天下固知多美婦五湖元自有高人　右和韓君美

題所畫梅竹幽蘭水僊贈鶴皋

千樹瑤芳壓水湄西湖風月鬢成絲江南春色今何似賴有高人把一枝

蕭蕭葉帶雨聲寒梟梟枝搖月影殘欲引九苞威鳳宿晴窗試寫翠琅玕

百草千花日夜新此君林下始知春雖無令色如嬌女自有幽香似德人

翠袖盈盈不受扶天風縹緲降麻姑便應從此東吳去幾見蓬萊弱水枯

東城

野店桃花紅粉姿陌頭楊柳綠烟絲不因送客東城去過却春光總不知

湖上莫歸

春陰柳絮不能飛雨足蒲芽綠更肥政恐前呵驚白鷺獨騎款段遶湖歸

明時官府初無事下走非才自覺忙奔走塵埃竟何補故園松菊久應荒

即事三絕

湘簾疎織浪紋稀白苧新裁暑氣微庭院日長賓客退繞池芳草燕交飛

古墨輕磨滿几香研池新浴粲生光北窗時有涼風至閑寫黃庭一兩章

遠屋扶疎竹樹清飛飛燕雀共生成貧家自笑無金彈數樹枇杷總不生

牧牛圖

楊柳青青黃鳥飛陂塘草綠水生肥一犂耕罷朝來雨却背斜陽自在歸

題山水卷

霜後疎林葉盡乾雨餘流水玉聲寒世間多少閑庭榭要向溪山好處安

詠史

酒酣斫劒氣如雲屠狗吹簫盡策勳漢室功臣誰第一黃金合鑄紀將軍

自警

齒豁頭童六十三一生事事總堪慚唯餘筆硯情猶在留與人間作笑談

題茗溪

自有天地有此溪泓渟百折淨無泥我居溪上塵不到只疑家在青玻瓈

桃源

桃源一去絕埃塵無復漁郎再問津想得耕田并鑿井依然淳朴太平民

淵明

淵明爲令本非情解印歸來去就輕稚子迎門松菊在半壺濁酒慰平生

四皓

白髮商岩四老翁紫芝歌罷聽松風半生不與人間事亦墮留侯計術中

赤壁

周郎赤壁走曹公萬里江流鬪兩雄蘇子賦成奇絕甚長教人想謫仙風

偶成

竹林深處小亭開白鶴徐行豕紫苔羽扇不摇紗帽側晚涼青鳥忽飛來

茉莉花開小玉蓮香風引謁洞中仙夢迴不記相逢語明月清圓在枕邊

即事

庭槐風靜綠陰多睡起茶餘日影過自笑老來無復夢閒看行蟻上南柯

橘子花香滿四鄰綠陰如染淨無塵幽齋獨坐鳥聲樂萬慮不干心地春

贈彭師立

學書工拙何足計名世不難傳後難當有深知書法者未容俗子議其間

古來名刻世可數餘者未精心不降欲使清風傳萬古須如明月印千江

雜著

樂原

樂本乎律律始於數正於度度昜從而正之曰以候氣正之何以知其然也古者有絫黍之法黍之爲物也大小不齊就取其中者從絫之而然橫絫之而否是故不可以爲定法也必擇上中使善歷者候氣焉氣應則律正律正則度正矣較之絫黍之爲不亦善乎律之長短鄭氏之法不可易也是其上下之所以相生也所以隨

時而變易也夫音之清濁定於管之長短凡其空圍則一而巳矣非有大小之異也先儒制律有大小之異者非愚之所知也律不可以徒律徒律不可以爲樂必施之於音而後樂生焉用之而天地應鬼神格人民和故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世衰道微流爲賤工之事爲士者益耻之豈特不以爲巳任而巳哉然樂之所以動天地感鬼神移風易俗者不可毫釐差也禮運曰五音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謂律之各自爲宮而商角徵羽從之也仲冬之月律中黃鍾夫黃鍾爲宮則太簇爲商姑洗爲角蕤賓爲變徵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此自然之理也還之於律而七音備矣被之於器而八音諧矣大呂而下亦猶是也今之樂以四清混於七音之中豈不謬乎黃鍾爲衆律之祖宮聲爲衆音之君皆尊而無二者也惟其然也是以有清聲焉此聖人作樂之妙用也還宮之法黃鍾之均無清聲謂黃鍾爲宮則商角徵羽以漸而清自

然順序不待用清聲也大呂爲宮則黃鍾爲變宮還宮之法宮爲濁變宮爲清若乃大呂均以黃鍾爲變宮則是變宮反濁於宮矣是上陵之漸也而可乎於是以黃鍾之清聲代之夫清聲者豈於十二律之外他有所謂清聲者哉黃鍾之爲四寸二分寸之一是黃鍾之清聲也豈惟黃鍾爲然十有二律皆有之今也不然四清之外無有也必欲復古則當復八清八清不復而欲還宮以作樂是商角徵羽重於宮而臣民事

物上陵於君也此大亂之道也

五柳先生傳論

志功名者榮祿不足以動其心重道義者功名不足以易其慮何則紆青懷金與荷鉏畎畝者殊途抗志青雲與徼倖一時者異趣此伯夷所以餓于首陽仲連所以欲蹈東海者也列名教之樂加乎軒冕違己之病甚於凍餒此重彼輕有由然矣仲尼有言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未見其人嗟呼如先生近之矣

夷齋說

孟頫往年仕原師識田君潤之及來佐濟南田君長山東廉訪幕府從游既久出一卷示孟頫則踈齋盧公所書潘君記夷齋之文也夷齋者田君所居室之名也天下之名屋室者衆矣而君獨名之曰夷者所以見君之心也夫夷之為言平易坦夷之謂也老子曰大道甚夷是也田君自少年仕御史府無傾險刻薄之私其名齋曰夷不亦宜乎夷與險對者也嘗試言夫險者則夷之義自見今夫天下之險無踰於水水之險則有呂梁瀧瀬若江若河以至于海而水之險極矣然舟楫既具人力既盡則若履平地其或至於顛覆蓋有幸不幸存焉耳若夫人心之險又非水之能踰也談笑而戈矛生謀慮而機穽作不飲而醉不酖而毒同則刎頸膠漆異則對面楚越及其至也以錙銖之利毫釐之忿使人上下乖骨肉離險之禍可勝言哉田君無是也則其名齋曰夷不亦宜乎因田君之意推而為之說以頌田君之德而警夫世之險者焉

序

書今古文集註序

詩書禮樂春秋皆經孔子刪定筆削後世尊之以為經以其為天下之大經也秦火之後樂遂無復存詩書禮春秋由漢以來諸儒有意復古殷勤收拾而作偽者出焉學者不察尊偽為真俾得竝行以售其欺書之古文是已嗟夫書之

羣書二帝三王之道於是乎在不幸而至於亡於不幸之中幸而有存者恐使僞亂其間耶又幸而覺其僞恐無述焉以明之使天下後世常受其欺耶余故分今文古文而爲之集註焉嗟夫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余恐是書之作知之者寡而不知者之衆也昔子雲作法言時無知者曰後世有子雲必愛之矣庸詎知今之世無與我同志者哉

贈趙虞卿序

平陽趙虞卿從其兄來吳與兄卒官虞卿因留不去蕭然逆旅無一簞之儲飯豆茹藿衣裋垢弊處之無窮愁之色人或饋者亦欣然弗拒及遇人有不足輒乞之無吝情觀其人嗒然無所爲聽其言淵乎以道而其奕又通天下之善奕者也人不知未嘗言人知之未嘗矜意其胸中有得故外物不足以累之壁夫人患無所得則有得雖千金之富駟馬之貴若將浼焉虞卿其肯以此易彼耶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若虞卿者所謂游藝志道者耶虞卿居吳與久吾黨之士往往與之游於是相與賦詩贈之而趙孟頫又爲之序

闕里譜系序

曾國孔君文昇以書抵僕示以闕里譜系求僕爲之序且自叙其世家曰文昇之十二世祖諱檜唐同光間避亂自闕里來居溫州之平陽檜生奕奕生源源生實實生麗水縣丞僉僉生平平生逵逵生公志公志生處州司戶參軍師古

師古生炳炳生貴敬貴敬生潼孫是爲文昇皇考始家于杭宋德祐末職教建康當是時大兵渡江道梗不可南因又家焉至元廿八年以官事赴大都道卒臨清文昇忍死扶柩歸葬建康而諸孫長者方十歲小者未離乳抱家貧累衆不能復歸溫州既又娶于溧陽携諸孫就外氏以居遂爲溧陽人矣竊懼久而忘其所自來故切切然以譜系爲急僕嘗謂人之得姓始皆一也至其末流餘裔往往不知其所從來者歷年

之多遷徙之不常而文獻之不足徵也今孔君自曲阜而溫自溫而建康自建康而溧陽凡三徙矣其視溫之族已若溫之視曲阜矣數世之後愈遠而愈疎譜系之作其可緩乎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孔君淸修好學故能繼紹先志續述家譜使後世子孫知本支之傳愈久而不忘夫禮者所以教民不忘其所由生也君子謂孔君於是乎知禮謹按自先聖至平陽府

君凡四十二世至文昇凡五十四世繼自今子子孫孫修先世之志勤勤以譜系爲事雖百世可知也歷年雖久遷徙雖不常尚何久而忘之之懼乎君字退之今爲浙西廉訪掾云

吳興山水淸遠圖記

昔人有言吳興山水淸遠非夫悠然獨往有會于心者不以爲知言南來之水出天目之陽至城南三里而近匯爲玉湖汪汪且百頃玉湖之上有山童童狀若車蓋者曰車蓋山繇車蓋而西山益高曰道場自此以往奔騰相屬弗可勝圖矣其北小山坦迤曰峴山山多石草木疎瘦如牛毛諸山皆與水際路延其麓遠望唯見草樹緣之而已中湖巨石如積坡陀磊磈葭葦蔽爲不以水盈縮爲高卑故曰浮玉浮玉之南兩小峰參差曰上下釣魚山又南長山曰長超越湖而東與車蓋對峙者曰上下河口山又東四小山衡視則散布不屬從視則聯若鱗比曰沈

長曰西余曰蜀山曰烏山又東北曰吡山遠樹微茫中突若覆釜玉湖之水北流入于城中合苕水于城東北又北東入于震澤春秋佳日小舟泝流城南衆山環周如翠玉琢削空浮水上與船低昂洞庭諸山蒼然可見是其最淸遠處耶

縮軒記

余與戴子遇於浙水之上相鄉而笑曰胡然而來乎於是握手而語促膝而坐莫逆而相與爲

方其游從之樂大暑金石焦草木枯大雨沾裳濡足而不以爲困商論辨析百反而不以爲畏已俄而戴子有歸志曰吾將歸乎四明之山遊海濱而處辟吾堂之南嘗名之曰縮軒子能記之否乎曰何哉子所謂縮者戴子曰甚矣吾之衰也吾畏人者也余仰而聽俯而感曰人之生也必有慊然不足於中而後畏縮怯耎之心生今子貌枯而道腴家貧而德新人將畏子子何畏於人而何縮之云乎戴子曰向也吾睢睢而言予而無與居高吾冠博吾帶自以爲讀先王之書出而用之上可以佐時下不失自娛當是時志進而已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則龍蛇吾聞之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千歲之後人將謂我愚今吾徃矣木石之與居而麋鹿之與羣而已耳且子獨不見夫魚與鳥乎山林之樂江湖之性雖有韶濩之音子都之姣一旦遇之飛者決起游者深潛矣憂患怵乎吾情而事物感乎吾心世且與我違矣而欲不縮得乎余喟而歎曰吾過矣子之言是也吾愉子志矣天下莫夭於盜而顏子爲壽莫貧於齊景而伯夷爲富萬鍾之祿君子或以爲不足袞衣之榮君子或以爲辱世以爲石君子以爲玉由是言之則子所謂縮者豈非屈於一時而伸於後世者耶

默齋記

華陰楊君士桓名所居室曰默齋而屬余爲記余嘗試爲之說曰言者心之發也人心之動必形於言故凡有動于中者雖欲不言而欲不類不可得也故喜則言便怒則言躁悲則言慘憂則言寒忿則言煩戲則言甘氣直者剛以逵譎深者險而詭德厚者簡而中資美者淸而高峻者必暴而支者必疑此類之所可推而君子亦以是觀人焉傳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一言可以爲榮一言可以爲辱言固不可不慎也而亦不能無言也今子以默自銘豈遂欲無言乎夫陰者陽之基也靜者動之

代也陰不極則陽不生靜不極不能以致動含
夫雷霆之震驚凡天地之間萬物之衆蝡動喘
息有知無知之床皆鼓舞動盪氣達而甲坼其
功若是然而至於秋冬之交則默然若無有者
一或發聲則妖異隨之矣向使雷霆且眠而鳴
則吾見萬物英華將不斂英華之不斂則生意
幾息又何望於遂其性哉君子之道或默或語
陰陽之義也孔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老子
曰大辯若訥是故人患不能默耳不患不能言

也苟能默矣於言乎何有平居恂恂如不能言
及夫臨大事決大議一言而人無異辭此古所
謂能默者也而非無言之謂也士柢其勉之哉

管公樓孝思道院記

按吳興志管夷吾之後有避地于此者人因名
其地曰棲賢今烏程棲賢山是也其裔散處邪
邑迄于今不絕吾妻仲姬所自出也仲姬名道
昇父諱伸字直夫倜儻尚義晚節益自憙鄉里
稱之曰管公無丈夫子仲姬特所鍾愛至元廿
六年歸于我皇慶元年以余官二品封吳興郡
夫人夏五月賜告還家間謂余曰道昇先人没
而無後釐婦人内夫家而外父母家又不得祀
公歲時奉嘗缺焉此不能不重哀思者每一念
之未嘗不涕横集而心欲折也幸先人敝廬無
恙意即是建祠俾方外士為之嚴事庶乎少紓
予哀而其為久遠計也似亦可哉吾咨其孝又
善其處是也得禮外意遂其言為卜相其宜剏
樓三間以祠公及公之配周凡材竹甓石悉撤

其舊而壹新之既成使道士掌之扁曰孝思道
院又買腴田三十畝以供祭祀且足其食予時
以仲姬往造其間祭饗從里俗或者亦足以少
慰公之靈也哉書事于石尚俾我後人勿替
夫人之志云

碑銘

大崇國寺佛性圓融崇教大師演公碑銘
并序

天子曰先師入般涅槃浮圖氏法遺骨舍利必

奉之以塔先師以道行承至大二年九月廿九
日大都大崇國寺住持沙門佛性圓融崇教大
師演公卒越二年其大弟子告於　列聖寵遇
甚厚非著之文字無以示永久在廷之臣孰宜
爲之銘惟　陛下擇焉　天子以命臣孟頫臣
孟頫謹奉　詔按其行事而敘之曰師名定演
俗姓王氏世爲燕三河人在孕母便絕葷肉能
言祖母教之佛經應聲成誦七歲入大崇國寺
事隆安和尚爲弟子偏習五部大經服勤左右

朝夕不懈隆安亟稱之遂使之研精圓頓教理
求第一義及隆安順世遺命必以師補其處法
兄總統清慧寂照大師志公探其道熟付之塵
尾囑以傳明之任是夕有僧夢淨室中一燈燁
然曰爲師言志公勗師曰正法不可以無傳人
天眷眷望有所歸師計不得已遁去三遊五臺
山還居上方寺博觀海藏兼習毗尼屬崇國復
虛席衆泣而告之師始從其請日講華嚴經訓
釋孜孜曾無厭斁　世祖皇帝聞而嘉之賜號

佛性圓融崇教大師至元廿四年別賜地大都
乃與門人叶力興建化塊礫爲寶坊幻蒿萊爲
金界作大殿以像三聖樹高閣以度藏經丈室
廊廡齋厨僧舍悉皆完美故崇國有南北寺焉
時昊天宿德雄辯大師授以道宗剌血金書戒
本於是祝髮之徒以萬計咸稽首座下尊禮師
爲羯磨首歲以六月十九日用所得布施資飯
僧五百衆誦諸大經及於兩寺捨長財以修珎
供師自溢講席數蒙　聖恩嘗賜白玉觀音菩

薩像以彰殊渥　皇太后聞師道行亦降旨以
護其法臨終之日中夜具湯沐淨髮與門人別
怡然長往舊制近郭禁火化師卒以　聞時
上在春宮特旨有司賻喪令於城西南淨土院
荼毗異常人也道俗哀慕執紼者千衆既舉火
靈光四達獲舍利數百粒翌日葬骨郭之野起
支提焉壽七十四臘僅五十度弟子百餘人嗣
法者幾三十人惟師戒行嚴潔如淨琉璃生死
之際究竟解脫凡爾四衆亦又何悲銘曰維天

渾然理以充塞八埏於物以全有德欲勝而爭
爰失厥性聖人憂之以藥療病爲道無形易流
而蕩立之範防寔毗尼藏不肆而抑曷旣厥能
非說所說演宸上乘歷年二千旁行是宣不顯
而晦其義則玄維此聖諦如海無際不有先覺
孰覺一世　皇元肇興爰有異人食避有知其
性巳仁高道厚德溢此講席人以允廸不寒而
闢復登戒壇爲羯磨首如大將誓衆惕然受仰
承　列聖被之休光盛爲建官厚不可量生滅

滅巳傳大弟子正法不壞利及生齒　帝念不
忘　勅臣孟頫著銘于石以告萬古

呂梁廟碑

神有所憑依則靈載於有國之典人得通祀者
唯山川之祠與古聖賢之祠山川則能藏天地
之精氣古聖賢則以有功德於民有以聖賢而
兼主山川之祠則嚮往加多而享祀亦加數焉
徐州之水合爲呂梁洪而入於淮近世乃兼受
河之下流徐州之山自西南來亂流而東復起
爲岡巒累累然相系不絕水中橫石數百步其
縱十倍其上下如縱得十之二三高出於水上
者齗齗然象人齒牙水勢少殺則悍急尤甚舟
行至此百篙枝拄負纜之夫流汗至地進以尺
寸計其難也乃幾於登天舟中之人常號呼假
助於神明　有元混一天下凡東南貢賦之輸
皆引道自此故舟至益多日百千艘有廟在
洪之西堧所祠二神一爲漢壽亭侯　關公公
事漢昭烈昭烈嘗爲徐州牧一爲唐鄂國公

尉遲公相傳公治水呂梁徐州蓋有二公之遺
迹二公生爲大將沒而爲神其急人之患難夫
豈恡於素志也哉先王制祀能禦大災捍大患
則祀之如二公者蓋庶幾其人焉二公所治乃
扼乎天地之巨險在人所尤急難之地始作廟
者董恩廟成奉牲酒者爭門而入拜於軒陛之
間者至不能容人之精神萃聚於此而又挾山
川之氣以自壯故禱焉輒應每事必祝其靈赫
然享祀之至將愈久而愈盛於此見忠義之七

歷千載遺烈猶不泯也豈不偉哉思下邦人
嘗爲驛官性敦朴篤於事神予往年被　召數
往來洪上恩已聾巨石爲碑徵予爲文予至京
師文成書以遺之皇慶二年十月十七日也銘
曰於赫二神奮發雄武服事英主維時英主遇
合無間左顧右盼力剪禍亂生爲大將死爲明
神能不景福以佑下民徐合衆流浩浩南注石
扼中路增悍與怒舟人至此罔不震慴曰維萬
艘謁廟致祭封羊割豕羅拜軒陛神所王治多

部將吏號呼乞靈緩急如意拔人於險振人於
阨水循故道湍漩崩迫黿鼉蛟龍各守其宅神
休於人人依于神英威凜然千載不泯作廟距
涯亢壯且麗碑銘我詩以告來世

蔚州楊氏先塋碑銘

中順大夫晉寧路治中楊侯既祔其曾祖以下
三世于蔚州將立石墓左而蔚故不産佳石有
告之者曰永寧口有石天成如龜趺高三尺廣
四尺其長倍高恭役之夜有大聲三若自地出
者又有告者曰去石邇三里許有石如碑高廣
與龜稱復聲致之及門靈霧皆寒碑作大聲躍
于地前行三十有二尺侯求余爲文將刻諸石
爲余言如此余蓋疑之已而得蔚父老之言於
宣德府者爲之歎曰鬼神之相之也其有以哉
於是復徵其行事得恭知政事王公思廉所撰
侯爲平定知州時德政碑言賁歷本均課程收
皮草與礦礓省民錢五萬餘緡他善政甚多又
得榆關岳薔及同知武州事楊述所爲碑文言

侯引泚池以給安平潚郝湫以通亂柳尋盤纏
河以貫裴村凡水之利無遺力焉而侯不憚胼
手胝足躬事畚鍤以爲民倡故雖功大力鉅而
成不踰時古所謂西門豹鄭國之流殆無以過
之蓋侯性朴質彊力絶人有可以利民者不曾
若嗜欲使侯得居大官其所建豈止於是哉立
鬼神報之以龜石云侯名贊蔚州人年十一給
事馬驛馬肥好十六歲祖母代之還家爲農稍
長有二部俾領三千人採木作大都城門時至

元四年也俄佩銀符見　世祖皇帝于廣寒殿
授蔚州採木同提舉十六年佩金符凡四爲採
木提舉由奉訓大夫改奉直大夫泰安州萊蕪
等處鐵冶提舉尋知嵐州平定州　皇太后幸
五臺以侯爲中順大夫知宣德府仍領採木之
役特賜鈔二千五百貫貂裘一至大二年除晉
寧路治中今七十六矣上下馬如少年眞奇士
哉曾祖諱德清儒而不仕祖諱蒨從太師國王
經歸元帥佩銀符父諱伯榮亦不仕葬以某年

某月某日立石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在蔚州夌
子曈銘曰　至頑者石冥然無知無冡而鳴無
脛而馳芒芒之中有物使之信哉楊侯言不吾
欺與事利民其於濶機孰謂鬼神能報厥施彼
牧民者鮮克是思剝下爲利徼幸巳私天則不
佑雖盛必墮於維楊侯先壟在茲若祖若考英
靈攸綏有龜自至負是豐碑千有百年視此刻
詩

田氏賢母之碑

禮部王事田衍母李氏諱慶雲慶陽府合水縣
人其先出唐薛王考諱無黨登金貞祐十二年
進士第官京東道司農丞妣向氏母天資淑明
無世俗兒女習司農府君以官事來汴京與監
察御史田君同僚以母歸御史之子部德府君
共御史室鴈門郡夫人楊治家嚴母事之盡禮
未嘗違顏色壬辰之兵司農府君舉家走宋田
氏崎嶇兵間北渡河來洛居高平村兵火後家
益單部德府君從事於相性踈財不事生產母

手織紝以儉約取給奉御史甘旨無乏二子曰
復字師顏曰衍字師孟復既長從事河間府君
自相就養母躬授衍書會　朝廷分遣學士周
砥商汝儒藉母命衍肄科舉凡例一月試中得
免編戶府君卒河間母携衍奔喪除服歸相而
復又卒於河間母痛之因得疾疾病抱衍謂曰
人孰不畏死然死竟不可逃我所以忍死有言
者欲令汝知吾心耳我年十六歸汝家事舅撫
幼凡四世艱險靡不更李氏南矣起汝家者屬

在循復又早卒吾二姓不泯於後責盡在汝汝勉之吾死且瞑衍既免喪徒步來京師折節爲中書小吏再期年由刑部令史升御史臺中書省掾今爲禮部主事師孟能自樹立爲時名士母之力也嗚呼母誠賢矣哉始余至京師與師孟相聞一日遇諸途師孟前跽曰君非子昂乎余曰子謂誰曰田衍也余曰子何自知爲余曰衍聞諸鮮于伯機趙子昂神情蕭遠若神仙中人衍客京師數年未嘗見若人非君其誰遂相

與莫逆至于今十年矣海內言善交者必曰田趙師孟以斯文屬余宜而余亦宜爲斯文乃書本末刻石墓左用昭示于來世

先侍郎阡表

府君諱與訔字中父胄出宋太祖自秀安僖王五世而至府君皆家吳興安僖王生崇憲靖王伯圭是爲府君曾王父憲靖王生新興恭襄王師垂是爲府君王父其世次歷官詳在宋史恭襄王生通議府君諱希永仕宋朝奉大夫直華文閣累贈通議大夫是爲府君王考妣碩人郎氏府君生而秀令弱冠以通議蔭補官初調饒州司戶參軍辟監海昌鹽場俄易黃姚運鹽辟兼浙西茶鹽司主管文字改浙西提刑司幹辦公事除知蕭山縣以治最聞淳祐八年除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五月出通判臨安府十一月除軍器監主簿明年十一月監三省樞密院門又明年正月遷太府寺丞兼太宗正丞出知嘉興府治爲諸郡最拜金部郎官兼右司特除直

秘閣兩浙轉運判官未上改提舉浙西常平義倉茶鹽公事寶祐元年升軍器監尋除直寶章閣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二月兼提舉常平義倉茶鹽九月兼主管淮浙發運司公事十月知平江府二年差主管建康府崇禧觀三年除將作監總領浙西江東財賦淮東軍馬錢糧疏辭不報四年兼權知鎮江府除司農少卿五年升太府卿六年除司農卿兼左司郎中復兼勅令所刪修官十二月除右文殿修撰兩浙計度

轉運副使二年四月升集英殿修撰尋進寶章
閣待制知臨安府淛西安撫使六月遷樞密都
承旨後省疏駁免差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十
月除江東轉運使賜金紫服十一月兼總領淮
西軍馬錢糧三年二月兼提領江淮茶鹽所差
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四年九月起知平江
府兼提點淛西刑獄十一月兼提舉常平義倉
茶鹽五年進顯謨閣待制召拜兩淛轉運使除
權戶部侍郎是歲十月理宗徂落度宗踐祚拜

戶部侍郎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咸淳元年
賜進士出身三月以疾卒於府治實廿三日也
烏乎痛哉遺表聞度宗震悼賜銀三百兩絹三
百匹以斂贈銀青光祿大夫官自迪功郎至通
奉大夫爵進歸安縣開國子府君生於嘉定癸
酉十一月八日卒年五十有三娶李氏先十五
年卒累贈碩人子男八人孟顒孟頫孟頎孟碩
孟頻孟顯孟頫孟籲孟顒將仕佐郎杭州路儒
學教授孟顯奉議大夫滄鹽使孟頻奉議大夫

汾州知州孟籲承務郎同知南劍州餘皆嘗仕
宋而頒頌已不幸死女十四人孟異適沈昌言
孟冉適史周卿孟允適韓浩孟歸適陳好謙孟
巽適翰林直學士張伯淳孟家適韓巽父孟比
適甲直傅孟益適南雄路總管甲德傅孟萃適
錢澄孟漸適錢誼孟豫適沈光謙孟遇適施誼
孟遹孟既未嫁而夭孫男廿四人孫女廿八人曾
孫男二人曾孫女一人府君卒之年葬湖州烏
程縣澄靜鄉聶村越十一年墓毀于盜至元庚

辰改卜城南車蓋山之原徙葬焉府君玉立長
身眉目疎秀襟度洒落不藏怒蓄怨性好學躬
布衣韋帶之行才任治劇而爲政務豈弟所至
皆有惠愛仕二十年先世園田乃更加損先友
禮部侍郎東平劉公震孫誄之曰府君於時爲
循吏於朝爲名卿於國爲信厚公族世以爲知
言府君沒十二年而宋歸于元又十一年當至
元廿四年孟頫蒙　恩召至　闕下擢兵部郎
中入直集賢出佐濟南府數年之間驅馳南北

故於府君之行事亦太不遑有所紀載元貞元年孟頫自濟南罷官歸里守先人丘壠以為終焉之計而又拜汾州之　命恐遂失墜泯沒乃收泣書一二刻石墓下以示後昆大德元年十二月　日不肖孫孟頫述

任叔實墓志銘

余十年前至杭故人大梁張君錫以上虞蘭穹山寺碑求余書讀一再過曰噫世固不乏人斯文也其可以令人少之哉君錫曰是四明任叔

實之文也余始聞叔實夢寐思見之數年叔實自四明來杭余始識叔實顏貌朴野與余言甚契自是相與為友而宗陽社宗師館之於官教授弟子常數十人雖授徒以為食而文日大以肆近遠求文以刻碑碣者殆無日虛蓋叔實之於文沉厚正大一以理為主不作應語棘人喉舌而含蓄頓挫使人讀之而有餘味余敬之愛之豈意其遽止於斯也君諱士林字叔實姓任氏其先蜀郫竹人以郫希夷之後八世祖來居慶元之奉化又再世而徙居琦山曾祖秩然祖處恭父果德君幼穎秀六歲能屬文大父奇之口授古文百餘篇經耳不忘父喪廬墓下讀書其中凡諸子百家之言靡不周覽鄉子弟多從之學縣令丁君招致之加禮廉訪完顏公深所敬慕俾經理文公書院既落成有司以為然行命教諭上虞蓋作蘭穹山記時也後乃講道會稽授徒錢唐至大初中書左丞郝公以事至杭聞君文名舉之行省僅得湖州安定書院山長

而長子耒疾久不差君念之鬱鬱不樂俄亦得喑疾竟卒於杭州客舍有句章文集論語指要中易藏于家君生於癸丑八月戊申卒於至大已酉七月己亥年五十有七娶王氏子男三人長耒也不幸亦卒耜同女一人環娘將以某年某月某甲子歸葬奉化松林鄉雷公山祖塋之域耜與君之弟子嚴陵方某拜余雪水之上號泣請銘其墓石余深悲叔實之不幸既弔其子相鄉而哭尚恐辭為銘銘曰嗚呼天之生叔實

旣厚其才又博其學文鳴一時道泐後覺曾不見用粗展其略阨窮坎壈一病不藥木折于山玉碎于璞行道之人亦爲嗟君歸葬松鄉未也同域文塚在兹過者必式

元故將仕郎淮安路屯田同提舉濮君墓志銘

皇元以仁治天下　列聖相承視民如傷一夫或饑由巳饑之有能出粟以賑者輒予之以官其資之崇庳視粟之多寡著爲令故雖有水旱

之災而無捐瘠之民此堯湯之用心也大德丁未歲大侵濮君明之捐米千餘石以食餓者全活無數府上其事遂以應格登仕版焉君諱鑑字明之世居嘉興崇德之語溪郎春秋所謂禦兒也曾祖考諱斂祖考諱世昌宋承信郎考諱振宋承節郎兩浙東路兵馬副都監婺州駐劄君性明達而處巳以謙待士以禮鄉郡有爭常合和之爲義塾以淑學徒爲井幹以便行汲爲津梁以濟不通爲棺櫝以給死喪其樂爲善蓋天性然也初調富陽稅務官繼授將仕郎淮安路屯田打捕同提舉皇慶壬子春沿檄歸家上冢指祖塋之西大樹謂蕃僧曰我死可化於此衆訝其語不祥皆愕眙相視是夏復還官次連日樂飲瘍發於項初以其小而忽之樂飲如故屬方隆暑疾日以劇遂不可爲其卒六月二十有八日也得年五十有一喪之歸官吏遮道以祭市民無不嗟惜渡江而南風日恬美波濤不驚抵家僧俗吊者系道梵唄之音不絕于耳其

爲人所鄉慕如此孫允中不敢違先意以是年十二月九日火化於所指之地奉函骨于堂迨今八年允中曰吾非不能葬也顧函存則親存葬則亡矣是以弗恐也然豈容終不歸于土乎乃卜以延祐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祔葬祖塋之傍娶沈氏嫡子一人允中也庶子三人俱幼孫男二人女五人允中來請銘予惟君輕財重義蓋積而能散者是宜銘銘曰　邦本惟民民不可饑發廩以賑固邦之基錫以一官禮亦宜

之盍贍上壽胡止於斯有子承家報其在玆

制

資善大夫隆禧院使爻著封贈三代制

曾祖父

人本乎祖孝莫大於顯揚君體其臣恩莫先於褒䘏上及三世國有彝章具位曾祖父阿台薩理學貫幽明德崇端慎西域之版圖旣入四方之賢俊咸歸尒以辨慧之才適際休明之運及我 定宗之世遂爲皇子之師流慶本支旣大

興於象教推忠社稷乃繼秉於鈞衡朕尒曾孫益昭先訓是用錫以保德之號表以柱國之勳仍定諡以疏封庶褒生以勸後於戲趙國山河之固旣啓尒邦漢朝帶礪之盟尚期尒後英靈如在寵渥其承可

曾祖母

朕惟遡本以推恩所以勸忠而教孝矧以曾孫之善繼宜均伉儷以疏封具位有德有言令儀令色旣來嬪于君子遂鍾秀於諸孫或振響於覺林學推慈濟或著勳于鈞軸世篤忠貞盍從列爵之榮以顯宜家之美於戲魚軒翟茀雖莫及於當年鸞誥龍章庸追崇於三世尚歆寵命以迪後人可

祖父

大道之興蓋有關乎世運佛教之盛故莫尚於我朝慨想哲人申加䘏典具官祖父乞台薩理法之龍象國之鳳麟禀勇猛精進之資負剛明果毅之氣樹宗風而益振酌法海以彌深福澤

之流卒歸後嗣柱石之佐遂爲良臣雖已寵於褒章猶未愜于朕志是用表勳著號賜履易名庸建尒于上公式慰尒于下地於戲道長世短旣脫履於空華子孝孫賢尚祈貎於奕葉其歆朕命永建乃家可

祖母

風化之本實肇於閨闈褒䘏之章必齊乎伉儷丞畀祖妣爰尒國恩具位秀毓德門家稱寶媛篤生賢哲嶷然台鼎之司坐享安榮鬱若山河

之鑯迨諸孫而未艾昭德澤之可隆宜進腴封
用疏大國於戲非此母則不生此子徒緬想於
蓋臣爵其婦而從其夫尚有光於來世尔靈不
昧朕命其承可

父

自古哲王咸有股肱之佐惟我　世祖居多心
膂之臣緬想先猷有如一日宜加褒典以慰九
泉故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守司徒集賢院
使領太史事阿剌渾薩理縝密而溫純明敏而

謹愼早親帷幄朝夕輸獻納之忠出共車輿春
獻備迤遊之從及引天下之士進不隱賢彌綸
禁中之機退無泄語總義和於曆象位承弼於
釣衡管幹學貫天人恒密陳於警戒子房智定
儲貳亦預計於基圖能自保其功名人不見其
喜慍當時有全才之目衆朝皆厚德之推美矣
流芳惜哉異世是用獻錫功臣之號榮加柱國
之勳茅土開全趙之封公府建維垣之重易名
節惠極致哀榮於戲明良同時慨追懷於既往

子孫逢吉尚思報於來今咨尔有靈欽予時命
可

母　在堂

婦人從夫之爵不以生死而異恩臣子事君以
忠宜被褒崇之典此蓋國家之制爰疏閨閫之
榮其位　婉娩令儀柔嘉維則事舅姑以孝謹然
婦德之純教子孫以賢允矣母道之粹況尔先
臣之內助啓開大國之華封於戲翟茀以朝甫
示車服之美綵衣侍養坐膺甘旨之供往服寵

嘉益綿壽祉可

贊

李士弘眞贊

氣稟全晉之豪風流東晉之高落筆雲烟吐辭
波濤躭文藝如嗜欲以古人爲朋曹出則父母
召杜入則待從夔皐蓋塵俗所不能使而軒冕
亦不能逃也

叅政郝公畫像贊

麟鳳龜龍是謂四靈公出瑞世儔于　帝廷政

柄是參　袞職是補進退有道孰余敢侮嚴嚴
國禎表表人望見者竦然咸曰良相　天子之
公公豈乂閒維伊維呂伯仲之間

雪樓先生畫像贊

恒山喬嶽降其神長江大河肆其文望之儼然
薄夫爲敦幅巾褒衣坐鎮雅俗豸冠白簡逆折
姦臣蓋凜然如白雪藹然如陽春雖玉帶金魚
世以爲公貴孰知夫胸吞雲夢者所以爲一代
偉人也哉

銘

周待制致樂堂銘

子事父母貴養其志孰謂外物而樂可致孝本
天性率性卽孝具在方冊可則可效周君之堂
我雖未升載觀斯文孝實有徵爰作銘詩以頌
以勉五十而慕舜也何遠

題跋

書吳幼清送李文卿歸養序後

饒陽李文卿方佐漣海戎幕一旦請解官歸養
是時其父八十餘矣溫凊之問甘旨之供又數
年而父卒旣卒葬之以禮服闋復佐眞定戎幕
於杭於是文卿亦七十矣告老而歸戎帥苦留
之不可奪乃以詩卷使其表弟宋其來徵余言
僕開卷見司業吳公之文嗟乎吳公之言憤世
嫉賢可爲萬世戒而益有以見文卿孝於其親
異於流俗萬萬也況文卿之家七世不異爨其
所由來蓋亦有自而文卿又能引年致仕視世
之貪榮苟祿者何啻霄壤也尤使人敬之愛之
不能自已敬書吳公之序之後而歸之

七觀跋

七觀者翰林待制袁公桷之所作也何爲而作
也翰林承旨程公請老而歸袁公作此以送之
也送程公之歸而不及乎執手傷離之情顧乃
鋪張組織細大靡遺何其勤且博也蓋自枚生
始作七發魏晉而下往往追蹤躡影誇奇鬬麗
才高者干雲霄學博者漲溟渤後之學者絕響
久矣公之此作因事以發其辭引類而極其理

將馳騁乎漢魏超軼乎班楊非夫貫通三才博
綜百家疇能縝密宏辨若斯其美也僕雖衰老
目昏不覺援筆爲書一通若袁公不以筆札之
陋刻諸堅石庶幾詞翰相須之義傳之天下後
世以爲美談云爾

尺牘

與中峰和尚

孟頫 汨汨俗塵中毋蒙尊者不棄時時賜問顧
惟何者乃辱過愛如此當亦是前世有緣故耶

近一病兩月幾至不起得鮑君調理方似小差
然眠食未復常氣力惙惙憂之深至於死生之
說師所謂委順者固已知之矣感師提誨情何
敢忘蒙寄惠酒豉粒粒皆是禪味敬領莫知所
報阿孫廻草草道謝春深猶寒山中當益甚唯
珎重珎重不宣

又

近數有人自山上來知道體安隱慰不可言茲
有少禀覆杭州報國寺在舊内中棟宇極大去
歲九月火災止存三門猶足稱雄於諸寺近笑
隱訢老住持欲求大和上信筆草一疏渠欲持
以爲興復之計弟子與訢老有文字之交故敢
于聒方盛暑中求法語者無數度老師必大厭
之而孟頫又復有請亦恃慈悲故耳唯恕之而
曲從之幸甚感甚餘唯珎重珎重不備

又

孟頫得 旨南還何圖病妻道卒哀痛之極不
如無生酷暑長途三千里護柩來歸與死爲隣

年過耳順罹此荼毒唯吾師慈悲必當哀憫蒙
遣以中致名香之奠不勝感激但老妻無恙時
嘗有普度之願吾師亦已允許孟頫欲因此緣
事以資超度不審尊意以爲何如又聞道體頗
在渴疾不知能爲孟頫一下山否若仁者肯爲
一來存歿拜德不可思議以中還謹具拜覆哀
戚不能詳悉併祈師照

又

孟頫自老妻之亡傷悼痛切如在醉夢當是諸

幻未離理自應尒雖疇昔蒙師教誨到此亦打
不過蓋是平生得老妻之助整三十年一旦哭
之豈特失左右手而已耶哀痛之極如何可言
過蒙和上深念遠遣師德賜以法語又重以悼
章又加以祭文亡者得此固當超然於生死之
塗決定無疑至於祭饌之精又極人間盛禮尤
非所且蒙殁存感戢不知將何上報師恩雖了
者妄身已滅然我師精神之所感通當不能無
望於慈悲拯拔俾證菩提此則區區大願因俊

兄還山謹此具復臨紙哽塞不知所云

又

昨以中還山草草具字陳敘下情茲承嘉上人
下訪特蒙惠書賫卽日道體勝常深用爲慰又
知以中十七日方登天目所謂普度功德此乃
先妻願心必須爲之但日期未敢定臨時又當
上禀耳海印雖有登山之約然亦未可必外承
指示三十年陳迹宛若夢幻此理昭然夫復何
言但幻心未滅隨滅隨起有不能自已者此則
鈍根所障亦冀以漸消散耳圓覺經尚有三章
未畢一得斷手便當寄上又恐字畫拙惡不堪
入板然唯師意秋暑不能久滯嘉兄還此具復
餘唯盡珎重理不宜

又

以中來得兩書披讀如對頂相感激慈念不覺
淚流蓋孟頫與老妻不知前世作何因緣今世
遂成三十年夫婦又不知因緣如何差別遂先
棄而去使孟頫棲棲然無所依今既將半載痛

猶未定所以拳拳欲得師父一臨以慰存沒之
心耳今蒙諭以病惱之故弟子豈敢復有所請
賜教普度榜文情旨仰見慈悲此事度葬事以
前必不能辦一則事緒紛忙二則氣力雖辦已
與以中子細商量直伺東衡房屋完備就彼修
設庶望山靈川祇方隅禁忌亡者神識究竟之
等皆霑福利耳想老師亦必以爲然也聞老師
有痰氣之疾已寫方與以中恐可服也謹此拜
覆圓覺俟再寫納併乞淸照

又

孟頫紛紛塵事中不審公所上狀惟極馳嚮漸熱伏計道體安隱五月十日老妻忌辰一如前議命千江菴主王持了普度一事只作一晝夜日誦法華夜施十燈十斛兼三時宣禮法華懺法區區不敢祇屈尊重敢乞慈悲就山中默加觀想庶使無情有情及亡者俱獲超度孟頫之拜德豈有已哉因幻住道者上山謹附短狀餘唯珎重珎重不宜大拙以中來侍併冀道及下意

又

下江入城得誨帖知杖錫以箯輿入山益深閒之甚爲驚歎頃時時有人持法語見過紛以人不識好惡與從孟頫求書者無異是與不是必要滿幅盈卷問其所以莫知好處安在徒使人終日應酬體疲眼暗無策可免雖吾師道大語妙不可以此爲比然疲於應接亦豈不然耶邦上既已入山在孟頫舊便未有望見頂相之期爲之悵然殆不容說又先妻無恙時曾有普度之願滿擬和上一到東衡爲了此緣今既不然只得請千江主其事若其他人孟頫殊不委信想和上亦以爲然也聞有便草草具覆臨紙不勝馳情之至山深林密地多陰濕唯冀珎重珎重

與同年吉甫

奉別數月不勝馳想炎暑計惟文候清安孟頫自六月初來杭州甚擬與吾兄相會不想乃歸剡中令崔進之提點欲求吾兄看先塋千萬特爲一出庶可展所學耳專遣人致此書餘唯善保不宣

與晉之

數月來心腹之疾大作作惡殊甚令親至得所惠書知安善爲慰不可言付至西洋布及惠法物一一拜領感激無喩負印冀用情非仲美以爲必可得望以下意視仲美委曲成就爲佳沈提領處綾亦望催促令親帶來紙素緣情結不

佳不能盡如來戒千萬勿訝人還草草具答餘
唯珎愛

與叔和

孟頫猶記往年在杭時曾奉狀今亦不記幾年矣周秀才來蒙惠青箋喜過望且審壽體安和深以為慰孟頫竊位與祿無補明時今年六十有五頭童齒豁眼花耳重欲告歸而未可秪自攢眉縮想向時託庇萬間獲全殘喘以有今日念之何日敢忘但不肖人微言輕欲少致力以為老兄晚節之榮而勢不可得徒有此心耳老兄年過八袠優游山林亦是人間樂事政恐下視我輩汨汨俗塵中不直一哄叔高令兄壽體想益康徤外承索及篆字一一如來意寫納惡札未必可用蓋不敢孤下徵之意耳今因周本道還草草具答相望政遠惟善自愛臨紙不勝馳情之至

與逸民

渴陟親誨政深馳仰茲枉妙墨兢審體候勝常

深用欣慰吳江之行不一執手殊耿耿輙有癡幹一邊青鵠一隻拜手持納伏冀哂領能生之喻敬聞命矣草草具覆恐尚可遲兄之還而後去也

詩餘

浪淘沙

今古幾齊州華屋山丘杖藜徐步立芳洲無主桃花開又落空使人愁　波上往來舟萬事悠悠春風曾見昔人游只有石橋橋下水依舊東流

虞美人

池塘處處生春草芳思紛繚繞醉中時作短歌行無奈夕陽偏傍小窗明　故園荒徑迷行迹只有山仍碧及今作樂送春歸莫待春歸去後始知非

又

浙江舟中作

潮生潮落何時了斷送行人老消沉萬古意無

窮蘆在長空澹澹鳥飛中 海門幾點青山小望極烟波渺何當駕我以長風便欲乘桴浮到日華東

點絳唇

昏曉相催百年窻暗窻明裏人生能幾贏得貂裘弊富貴浮雲休戀青綾被歸與未放懷烟水不受風塵眯

後庭花

清溪一葉舟芙蓉兩岸秋採菱誰家女歌聲起莫鷗亂雲愁滿頭風雨帶荷葉歸去休

太常引

弄晴微雨細絲絲山色澹無姿柳絮飛殘荼蘼開罷青杏已團枝 闌干倚遍人何處愁聽語黄鸝寶瑟塵生翠銷香減天遠鴈書遲

巫山一段雲十二首

淨壇峯

疊嶂千重碧長江一帶清瑤壇霞冷月朧明敧枕若為情 雲過船窻曉星移宿霧晴古今離恨前稀跡淡紅翠特地向人妍 華峯頭花十丈藕如船那知此中佳趣别是一壺天倒挽碧筩釃酒醉卧綠雲深處雲影自由由夢中呼一葉散髮看書眠

萬年歡

上元

閶闔初開正蒼蒼樹色天上春迴絳幘雞人時報禁漏頻催九奏鈞天帝樂御香惹千官環珮鳴鞘靜嵩岳三呼萬歲聲震如雷 殊方異域盡來滿彤庭貢珍皇化無外日繞龍顏雲近絳闕蓬萊四海歡忻鼓舞聖德過唐虞三代年年宴王母瑶池紫霞長進瓊杯

別本松雪齋集二卷編修江如藻家藏本

元趙孟頫撰孟頫全集十卷文外集一卷已著於錄此本爲明江元禧所刊後有萬歷甲寅跋稱文敏文集湮没因檢枕孔中所藏益以耳目所睹記流通之葢元禧未見全集故復搜輯爲此本也

草廬吳先生輯粹七卷

〔元〕吳澄撰　〔明〕王莫輯

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二十四年謝適然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草廬吳先生輯粹六卷》提要

草廬吳先生輯粹序

草廬先生之學自關閩濂洛以遡洙泗其昭垂于篆述則羽翼六經卓越諸子夫人能知之若鵝湖論定而淑氣凝貞厄運惟艱而道窮身詘淵源之所自得錯綜之所取材則未或知也今夫見先生著述之富出于多聞識則疑其朱聞先生朱陸之論而本于尊德性則疑其陸而推本之意則以德學非二故於朱曰問學之功居多非遺德性也於陸曰以尊德性爲主非無問學也蹊徑或殊統宗則一會而通之淵源之所自得於此可知也今夫謂先生仕元者紛而未已也其得之者見於廿[illegible]公之記曰草廬之出處似伊尹故治亂皆進于就湯於東右公序之曰先生不幸而遭時代之革文不幸而遭罹者之頻力召命之迭強獨知之心殆有不勝其自悲者蓋先生以布衣任斯道之重故爲時林公所提舉拜集賢學士皆引退即行爲監

丞陞司業則師道必著與時宜之錯綜之所取材
於此可知也自得所以立本也存乎其人取材所
以趨時也存乎其天人品學術之辨君子惟其心
而已完名全節維天是畀無留情焉夫天亦有靡
常者矣禀禀浚井傳世無訾屐霜待烹等之硜硜
然直薄不爲耳使謨蓋遂其欲都君失其天心迹
之觀何如也夫非亦仁人孝子與若先生之生其
亦幸而當我湖之論　而得其天也其亦不幸而
當厄運之惟艱而不得其天也君子惟其心而已
撫爲先生毓靈之地大中丞靜峰張公巡歷至郡
淵宏感通與先生之心異世同符深有取焉知東
石公遂于理學啓以意而托之書欲刪煩就簡便
今而傳後時汝檀趨朝歸則輯粹告成呈之臺後
之郡靜翁且轉節兩廣矣通判黃巖謝君適然以
方石公嫡裔習聞之而樂得之遂捐俸梓成讀之
者謂于公天粹展卷若見以感以應嘉惠無涯輯

焉者以公卑敎也啓焉者以廣仁也固吾道之寄也
亦世道仁關也
嘉靖　乙巳歲又正月戊子漳南曾汝檀書于郡齋
春齋

草廬吳先生輯粹序

倡聖賢之絶學於洙泗之後者自宋之周子始時則有二程子張子繼則有朱子陸子益闡其學於天下自夫朱陸之歿也百餘年間此學復晦學者莫知所歸其卑也馳騖於空言其高也淪溺於空寂草廬吳先生崛起乎其間毅然以聖賢之學自任以其平生精力成諸經纂言發前賢之未發大有功於聖門嗚呼若先生者眞可謂百世之大儒矣先生所自著則

有文集四十九卷外集三卷傳迄于今其心術之精微學問之淵奧於斯焉可以考見蕢生乎先生之鄉企慕其學嘗得全集徧觀之未嘗不斂容而作曰卓乎知道之言哉蕢雖不敏請事斯言矣大中丞靜峰張公巡撫江右嘉定甲辰春臨視撫郡存神過化之餘尤以表章儒賢爲務蕢獲見公首稱先生之學之正紹往啟來顧其全集浩瀚未易採討宜摘厥粹以便學者謂蕢閑靜山間必有餘力蕢退而自念學識粗淺不足以上窺先生之深蘊則又何能仰副靜翁之盛心哉然終不敢自棄於先生之遺教也迺取全集反復玩索渙然若有所見爰采其發明心學扶植世教者盡厥精粹類爲七卷請正于靜翁覽之喟曰粹哉言矣粹哉言矣通判黃巖謝君亟捐己俸梓之以廣其傳學者獲觀之不待盡研其全書而已可探見其精蘊先生之學自是益明於天下也已先是郡守漳平曾公建三賢祠以祀先生與陸象山吳康齋

以聚撫之人士高山景行之思噫凡若斯者豈有所容心哉蓋古今天下本同一心古之聖人賢人此心後之儒者若周子此心二程子此心張子此心朱子此心陸子此心草廬此心康齋此心至於今若靜翁此心曾公此心謝君此心撫之人士此心蕢之愚此心此心之同者此理之同也由此觀之則此編之傳將不爲天下後世學者之心之所同慕而學之也乎蕢又嘗觀於先生之出處而深有所感焉矣先生之

生也丁宋運之垂熄年二十有二應鄉試中選春省下第歸不復赴鄉試越五載而元革命矣先生隱居山林者三十年大臣以布衣薦起或拜命而不行或不久而即退其故何也非先生志也觀其形諸篇章者每慨慕乎幼安元亮之風至謂讀國風至秦每一章必三復或至流涕非慕秦也秦故周也然則慕宋者實先生無窮之心也先生初無意於爲元用元固不足以用先生也嗚呼先生不幸而遭時代之革又

不幸而遭薦者之頻力召命之迭强豈非斯道之窮厄先生適逢其會歟先生獨知之心殆有不勝其自悲者百世之下安得不重爲先生悲也乎或曰先生宋之布衣未沾斗禄值元之興苟存心於救世則安於其仕久於其位以大其用惡乎不可先生何爲其莫之然噫爲斯言者不知先生之甚者也萱懼其說之易以惑也故因論先生之學遂并推先生出處之本心以俟後之君子折衷焉嘉祐甲辰夏六月丙子

金谿王萱序

草廬吳先生輯粹卷之一

精語一百十九條

所謂性理之學既知得吾之性皆是天地之理即當用功以知其性以養其性能認得四端之發見謂之知既認得日用之間隨其所發見保護持守不可戕賊之謂養仁之發見莫切於愛其父母愛其兄弟於此擴充則為能孝能弟之人是謂不戕賊其仁義禮知皆然有一件不當為之事而為之是

戕賊其義於所當敬讓而不敬讓是戕賊其禮知得其事之為是其事之為非而不討分曉仍蘊糊塗是戕賊其知今不就身上實學却就文字上鑽刺言某人言性如何某人言性如何非善學者也孔孟教人之法不如此如欲去燕京者觀其行程節次即日雇船買馬起程兩月之間可到燕京則見其宮闕是如何街道是如何風沙如何習俗如何並皆了然不待問人今不求到燕京却但將曾

到人所記錄逐一去挨究參互比校見它人所記錄者有不同愈添惑亂益不覩到其地而但憑人之言則愈求而愈不得其真矣

自未有天地之前至既有天地之後只是陰陽二氣而已本只是一氣分而言之則曰陰陽又就陰陽中細分之則為五行五氣即二氣二氣即一氣氣之所以能如此者何也以理為之主宰也理者非別有一物在氣中只是為氣之主宰者即是無理

外之氣亦無氣外之理人得天地之氣而成形有此氣即有此理所有之理謂之性此理在天地則元亨利貞是也其在人而為性則仁義禮智是也性即天理豈有不善但人之生也受氣有或清或濁之不同成質有或美或惡之不同氣之極清質之極美者為上聖蓋此理在清氣美質之中本然之真無所汚壞此堯舜之性所以為至善而孟子之道性善所以必稱堯舜以實之也其氣之至濁

質也至惡者爲下愚上聖以下下愚以上或清或濁或美或惡分數多寡有萬不同惟其氣濁而質惡則理在其中者被其拘礙淪染而非復其本然矣此性之所以不能皆善而有萬不同也孟子道性善是就氣質中挑出其本然之理而言然不曾分別性之所以有不善者因氣質之有濁惡而汚壞其性也故雖與告子言而終不足以解告子之惑至今人讀孟子亦見其未有以折倒告子而使

之心服也蓋孟子但論得理之無不同不曾論到氣之有不同處是其言之不備也不備者謂但說得一邊不曾說得一邊不究備也故曰論性不論氣不備此指孟子之言性而言也至若荀楊以性爲惡以性爲善惡混與夫世俗言人性寬性褊性緩性急皆是指氣質之不同者爲性而不知氣質中之理謂之性此其見之不明也不明者謂其不曉得性字故曰論氣不論性不明此指荀楊世俗

之說性者言也程子性即理也一語正是鍼砭世俗錯認性字之非所以爲大有功張子言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此言最分曉而觀者不能解其言反爲所惑將謂性有兩種蓋天地之性氣質之性兩性字只是一般非有兩等性也故曰二之則不是言人之性本是得天地之理因有人之形則所得天地之性局在本人氣質中所謂形而後

有氣質之性也氣質雖有不同而本性之善則一但氣質不清不美者其本性不免有所汚壞故學者當用反之之功反之如湯武反之也之反謂反之於身而學焉以至變化其不清不美之氣質則天地之性渾然全備具存於氣質之中故曰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氣質之用小學問之功大能學者氣質可變而不能汚壞吾天地本然之性而吾性非復如前汚壞於氣質者矣故曰氣質之性

君子有弗性者焉

欲下實工夫惟敬之一字是要法

學者工夫則當先於用處着力凡所應接皆當主於一心主於一則此心有主而闇室屋漏之處自無非僻使所行皆由乎天理如是積久無一事而不主一則應接之處心專無二能如此則事物未接之時把捉得住心能無適矣若先於動處不能養其性則於靜時豈能存其心哉

知者心之靈而智之用也未有出於德性之外者曰德性之知曰聞見之知然則知有二乎哉夫聞見者所以致其知也夫子曰多聞闕疑多見闕殆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蓋聞見雖得於外而所聞所見之理則具於心故外之物格則內之知致此儒者內外合一之學固非如記誦之徒博覽於外而無得於內亦非如釋氏之徒專求於內而無事於外也今立眞知多知之目而外聞見之知於德性之知是欲矯記誦者務外之失而不自知其流入於異端也聖門一則曰多學二則曰多學辭孤陋寡聞而貿以多問寡曷嘗不欲多知哉記誦之徒則雖有聞有見而實未嘗有知也昔朱子於大學或問嘗言之矣曰此以反身窮理爲主而必究其本末是非之極致是以知愈博而心愈明彼以徇外誇多爲務而不覈其表裏眞妄之實然是以識愈多而心愈窒

太極與此氣非有兩物只是主宰此氣者便是非別有一物在氣中而主宰之也

太極本無體用之分其流行變化者皆氣機之闔闢有靜時有動時當其靜也太極在其中以其靜也因以爲太極之體及其動也太極亦在其中以其動也因以爲太極之用太極之沖漠無朕聲臭泯然者無時而不然不以動靜而有間而亦何體用之分哉

元亨誠之通者春生夏長之時陽之動也於此而見
太極之用焉利貞誠之復者秋收冬藏之時陰之
靜也於此而見太極之體焉此造化之體用動靜
也至若朱子所謂本然未發者實理之體善應而
不測者實理之用此則就人身上言與造化之動
靜體用又不同蓋造化之運動極而靜靜極而動
動靜互根歲歲有常萬古不易其動靜各有定時
至若人心之或與物接或不與物接初無定時或

動多而靜少或靜多而動少非如天地之動靜有
常度也

太極本無動靜體用也然言太極則該動用靜體在
其中因陽之動而指其動中之理為太極之用爾
因陰之靜而指其靜中之理為太極之體爾太極
實無體用之分也

按舊說以初一曰五行至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
極六十五字為洛書本文此六十五字者不知是
龜背甲上有此六十五字乎抑是龜背可得一所
簡或二木板寫此六十五字在簡板之上乎果如
此則與宋眞宗朝所謂天書降者何異世豈有此
等怪妄之事哉設使龜書果有此六十五字禹亦
如何逆知五事之為貌言視聽思也如何逆知八
政之為食貨祀及司空司徒司寇與賓師也如何
逆知五紀之為歲月日及星辰曆數也與夫三德
庶徵五福六極之目皆非可以臆度必也升九疇

之子目皆是龜背之文寫出而後可知設若如此
愚人拾得亦可傳世何必聖人而後能作洪範九
疇哉

聖人之心與天地合德以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
事有九箇門類此其素蘊於胸中者也一旦見龜
文之有九數遂撰成洪範一書將平日所線脩齊
治平之法分作九類次其先後以配龜文之九正
與伏羲見河圖有奇偶之數而作奇偶二畫以倣

河圖奇偶之數者同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如商書言天乃錫王勇智湯生得有勇智即是天錫豈必天捉此勇智錫與湯耶

河圖自一至十五十五點之在馬背者其旋毛之圈有如星象故謂之圖非五十五數之外別有所謂圖也洛書自一至九四十五畫之在龜背者其背文之坼有如字畫故謂之書非四十五數之外別有所謂書也

伏羲之易只是三百八十四畫而已此所謂象也故曰易者象也象者伏羲之畫所以象天地萬物也其後卦名是指出所象之事而爲名及彖辭爻辭中言龍言馬等又是指出所象之物而爲言也象之至大至廣而可以包羅天地揆敘萬類者伏羲之畫也其次卦名指一事之義而言者比伏羲之畫則爲狹小矣彖辭爻辭中所指一物者比卦名之指一事者又狹小矣

大槩近世學者涉獵乎老佛虛空無用之說故其言道皆欲超乎形器之上出乎世界之外全無依靠全無着實茫茫然妄想而已卒之自叛吾道而於老佛眞處亦未嘗窺見此今日學者之大病也

若曰徒求之五經而不反之吾心是買櫝而棄珠此則至論不肖一生切切然惟恐墮此窩臼學者來此講問每先令其主一持敬以尊德性然後令其讀書窮理以道問學有數條自警省之語又揀擇數件書以開學者格致之端是蓋欲先反之吾心

而後求之五經也

先儒云道亦器器亦道是道器雖有形而上形而下之分然合一無間未始相離也

理在氣中元不相離老子以爲先有理而後有氣橫渠張子詆其有生於無之非晦庵先生詆其有無爲二之非其無字是說理字有字是說氣字

老子謂有氣之陰陽自無形之理而生以有無爲二

而不知理氣之不可分先後

河圖只是五十五圈洛書只是四十五畫羲因圖數奇偶而畫卦禹因書數先後而敘疇圖書之出聖人因此有契於心而遂畫八卦敘九疇程子曰若無河圖八卦亦須畫愚亦曰若無洛書九疇亦須敘夫子因獲麟而作春秋若不獲麟春秋亦須作

理在氣中同時俱有

存誠主敬致知力行下學而上達多學而一貫以得

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心

聖人與天爲一

孔子之德與天地爲一

仁人心也敬則存不敬則亡

夫人之一身心爲之主人之一心敬爲之主主於敬則心常虛虛者物不入也主於敬則心常實實者我不出也

聖賢之學使人變化氣質損有餘益不足裁其偏而約之中

我之所以爲身豈五臟六腑四肢百骸之謂哉身非身也其所主者心也心非心也其所具者性也性非性也其所原者天也天之所以爲天我之所以爲身也然則我之身非人也天也

庸者常而不易之理然不可以一定求也庸因中以爲體中因時以爲用昔之過也今爲不及彼之不及也此爲過隨時屢易而不可常者中也夫理之

常而不易政以屢易而不可常之故一定則惡能常而不易哉銖兩不易衡之常也膠其權則奚取然則權之前卻無常衡之所以有常也時中之爲庸蓋如此

敏不敏天也學不學人也天者不可恃而人者可勉也驥不如蠙鶩可以及驥何也敏而不學猶不敏也不敏而學猶敏也夫子上聖也而好學顏子大賢也而好學古之人不恃其天資之敏如此也既

敏且學則事半而功倍

古學今學之所以殊爲己爲人而已爲己喻於義也爲人喻於利也昔陸子白鹿講篇一時深見取於朱子以其於此剖抉痛快有以切中學者之病也

或問立之義曰定脚之謂立動脚則非立矣此一義也可與立者謂行到此處立定脚跟更不移動故先儒以守之固釋之三十而立立於禮之立並同竪起之謂立放倒則非立矣此又一義也孝經所謂立身行道名立於後世左傳所謂立德立功立言臧文仲其言立之立並同

敬者心之一

主於天理則堅徇於人欲則柔堅者凡世間利害禍福貧富貴賤舉不足以移易其心柔則外物之誘僅如毫毛而心已爲之動矣

天學孰爲要孰爲至心是已天之所以與我人之所以爲人者在是不是之求而他求焉所學何學哉

聖門之教各因其人各隨其事雖不言心無非心也孟子始直指而言先立乎其大者噫其要矣乎其至矣乎邵子曰心爲太極周子曰純心要矣張子曰心清時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入身來此皆得孟子之正傳者也

邵子有云先天圖自中起者心法也蓋在天則爲中在人則爲心人能不失此初心反而求之何物非我擴而充之爲賢爲聖已分內事耳然則中之用功何先曰一

予觀四子言志而聖人獨與曾點何哉三子皆言他日之所能爲而曾點但言今日之所得爲期所期於後不若安所安於今也夫此道之體充滿無毫髮之缺此道之用流逝無須臾之停苟有見乎是則出王游衍皆天也素其位而行無所願乎外夫子之樂在飯疏飲水之中顏子之樂雖簞瓢陋巷

而不改也卲子曰在朝廷行朝廷事在林下行林下事其知曾點之樂者歟

凡人皆當志於聖賢第一等而爲第二等比於自暴自棄

古人幼學之年固已請肄簡諒簡者書之篇諒者言之信夫不徒授之以書而必教之以信以此見古人之教乃躬行之實事而非止口誦之虛文也後世但知讀書一途爲學而已雖或廣覽傳記該洽

群書而詭譎誑誕自幼已然至長益甚則不復可以爲人矣豈皆質之不美哉教之不先故也

始終一信中允而外諒然後無愧於古人務實之學

夫子生知安行之聖未嘗不思思而弗得弗措者子思所以繼聖統也子思傳之孟子以心官之能思而先立乎其大實發前聖不傳之秘至汝南周氏直指思爲聖功之本有以上接孟氏之傳而關西之張河南之程其學不約而同可見其眞得孔聖傳心之印

學必志於爲聖人苟遂其極姑處其次殆與自暴自棄一爾

義者宜之理也處事各合乎天理之宜則爲義義與利對或分毫有計利之心斯忘義矣義與欲對或分毫有徇欲之心斯賊義矣日用之間惴惴然唯恐入於利陷於欲必事事皆由乎天理夫是之謂宜夫是之謂義

凡一念之發一事之動必思之曰此天理與抑人欲也苟人欲而非天理則不敢爲惴惴儆慎無或有慢忽之心其爲敬之也已

人皆可以爲聖人特患不爲爾學世俗之學而外聖賢之學心利欲之心而喪義理之心則將淪於非人爲常人且不可況賢人乎又況高出賢人之上而爲聖人乎

見孺子入井惻然不忍於心從何而萌聞犬馬呼已

能勉然不受是心從何而起舉世倀倀如無目之
人坐無燭之室金玉滿堂而冥然莫知其有此實
也儻能感前聖之所已言求吾心之所同得而一
旦有覺焉譬猶目翳頓除燭光四達左右前後至
寶畢見皆吾素有不可勝用也

約愛惡哀樂喜怒憂懼悲欲十者之情而歸之於禮
義智仁四者之性所以性其情而不使情其性也
敬則心存心存而一靜一動皆出於正仁義禮智之

得於天者庶其得於心而不失矣乎

德者天所與我而根於心封而茂之穡而殼之韞之
內而有美章於外而有輝可以儀天下軌後世慶
之長也孰加焉世俗所謂福祥休祺又奚足算哉

昔趙忠憲公日中所爲夜必告天司馬文正公平生
所爲皆可語人如欲自新乎每日省之事之可以
告天可以語人者爲是其不可告天不可語人者
爲非非則速改昨日之非今日不復爲也日日而
改之日日而改之是之謂日日新又日新

純乎天理之實爲誠狥乎人欲之妄爲不誠惟能以
天理勝人欲一念不妄思一事不妄行仰無所愧
俯無所怍庶幾其誠乎

畏天命悲人窮君子大公至正之心也事業不必出
於己名聲不必歸於己竭吾誠輸吾所學有能用
之天下被其福則君子之志願得矣此外何求哉

窮物理者多不切於人倫日用析經義者亦無關於

身心性情如此而博文非復如夫子之所以教顏
子之所以學者矣

孔門弟子問夫子所志曰安老懷少而信朋友是使
之一皆得其所也三者之人欲其無一之不得其
所故曰聖人之心猶天也若夫自處其身於無過
之地而視人之得其所不得其所若無與吾事然
是則楊朱爲我之學而聖賢之所深闢也

時不同爲其時之所可爲者而已位不同爲其位之

所當爲者而已

古之君子有所得於中者凡然不渝其樂外境之變于
前或順或逆殆如浮雲空華之過目終身順適而
自樂者未足多滿前拂逆而處之泰然者深可貴
也

士之自脩者爲己之外任其自然而已君用之則安
富尊榮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士之有功於人在
此然其一可期其一不可期吾惟勉盡於其所可

期而不希覬於其所不可期吾之心所以泰然無
事而常樂也

陸子有得於道壁立萬仞

仁人心也然體事而無不在專求於心而不務周於
事則無所執着而或流於空虛聖賢教人使之隨
事用力及其至也無一事之非仁而本心之全德
在是矣

凡喪禮制爲斬齊功緦之服者其文也不飲酒不食
肉不處內者其實也中有其實而外飾之以文是
爲情文之稱徒服其服而無其實則與不服等爾
雖不服其服而有其實者謂之心喪心喪之實有
隆而無殺服制之文有殺而有隆古之道也

若程子之傳則因文王周公之辭以發其真知實踐
之理推之爲脩齊治平之用宜與三古聖人之易
而爲四非可以傳註論

天子者天下之人牧治之不能徧也於是命州縣之

官分土而治其民其責任不亦重乎而近年多不
擇人或貪黷或殘酷或愚暗或庸懦往往惟利己
是圖豈有一毫利民之心哉嗚呼何辜斯民而使
此輩魚肉之也

三代以後人臣論事未有能如陸宣公者蓋其學正
其識精其氣和其辭達故其所論深切著明雖以
德宗之彊愎自任猜忌多疑然覽所奏未嘗不心
服也

三綱二紀人之大倫也五常之道也君爲臣之綱其有分者義也父爲子之綱其有親者仁也夫爲妻之綱其有別者智也長幼之紀其序爲禮朋友之紀其任爲信之二紀者亦不出乎三綱之外何也因有父子也而有兄弟以至於宗族其先後以齒者一家之長幼也因有君臣也而有上下以至於儔侶其尊卑以等者一國之長幼也因有兄弟也而自同室以至於宗族其互相助益者同姓之朋

友也因有上下也而自同僚以至於儔侶其互相規正者異姓之朋友也舉三綱而二紀在其中故總謂之綱常人之所以爲人而異於物者以其有此綱常之道也

周官三德之教一至德二敏德三孝德至德者何能知能行明誠兩盡德之極至者也敏德者何知有未備行無不篤德之敦敏者也孝德者何百行之中莫先於孝庸德之行尊務其本者也蓋知行兼該者上也二者不可得兼則篤於行而知未遠者抑其次也夫行之而不知有矣知之而不行未之有也知之而不行者未嘗真知也果知之豈有不行者哉故行而未知者雖未爲至德亦可爲敏德若徒知而不行雖知猶不知也是以不得與於三德之目然所行非一端而已苟未能一一純備先務其大而有孝之一德者又其次也

西漢之文幾三代品其高下賈太傅司馬太史第一

漢之後八代浸微而唐之二子與唐文歷五代復微而宋之五子出

夫道也者天所與我已所固有也不待求諸外有志而進焉有見有得可立而俟

讀四書有法必究竟其理而有實悟非徒誦習文句而已必敦謹其行而有實踐非徒出入口耳而已朱子嘗謂大學有三關格物者夢覺之關誠意者人獸之關實悟爲格實踐爲誠物既格者醒夢而

爲覺否則雖當覺時亦夢也意旣誠者轉獸而爲
人否則雖列人群亦獸也號爲讀四書而未離乎
夢未免乎獸者蓋不鮮可不懼哉物之格在研精
意之誠在愼獨苟能是始可爲眞儒可以範俗可
以垂世百代之師也
宋丞相杭山章公淸謹自守雖爲宰輔猶如布衣時
季年屛居山中樵牧輩所見者不知其爲宰輔也
江都相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數語升入孔聖之

堂亦三代而下以至于今諸儒未有能及者也
朱陸二師之爲教一也而二家庸劣之門人各立標
榜互相詆訾至于今學者猶惑嗚呼甚矣道之無
傳而人之易惑難曉也
書之所言我之所固有實用其力明之於心誠之於
身非但讀誦講說其文辭義理而已此朱子之所
以教亦陸子之所以教也
人之一身內有父母兄弟夫婦外有宗族姻親朋友

近而鄉黨遠而四方推吾愛親敬長之良知良能
以達乎彼何莫非吾之所當厚善者寧厚毋薄寧
過毋不及
古之仕者將以行其志後之仕者將以遂其欲所志
亦所欲也而有公私義利之不同
大學言使衆之道不過推其幼幼之慈而已足民皆
吾幼也是以保民當如保赤子竊怪夫字牧之官
往往視民之休戚漠然若無與於己者獨何心哉

得召杜數千人爲慈父慈母列布郡縣民瘼庶其
有瘳乎
古聖賢之所以爲學者必明人倫究物理必去私欲
存本心使一身有主而處事曲當如斯而已矣
夫士孰不欲遇且達也而其遇不遇達不達繫乎天
豈人所能爲哉是以古之君子不當富貴而富貴
則不處不當貧賤而貧賤則不去素位而行貧賤
亦榮不義而得富貴秖辱爾君子曷嘗惡富貴而

不求知其無可求之理也

朱子之學祖於程子程子之學以敬爲本而講究以

明之踐脩以誠之

生我者父母也所以生我者天地也天地吾之大父

毋乎吾所受於親以爲身者全之而一無所傷是

之謂孝子吾所受於天以爲心者全之而一無所

虧是之謂仁人孝子者仁人之基仁人者孝子之

極故孝子之事親也如事天仁人之事天也如事

親

易之爲易具於心備於身反而求之在我不在書

爲人子孫者思自立而已矣族姓之或微或著何等

焉能自立歟雖微而浸著不能自立歟雖著而浸

微盛衰興替亦何常之有惟自立之爲貴

貴有二有人之所貴有天之所貴求之有道得之有

命者此人之所貴也求之在我得之可必者此天

之良貴也

彼得志則驕[illegible]溢旁若無人不得志則隕穫沮喪

幾欲無生焉所謂斗筲已夫

士之廉如女之貞固已分當然之事雖凍餓迫之刀

刃臨之寧死而不改節豈顧祿之厚薄哉

世亦間有號爲廉者廉於始而或不廉於終廉於此

而或不廉於彼廉於位卑之時而或不廉於位高

之後廉於得寡之處而或不廉於得多之地暫焉

僞廉以釣名焉耳噫嗜利無恥而眞貪者剽掠之

寇也若釣名無實而僞廉者穿窬之盜也相去殆

不能以寸

道德仁義性所固有求則得之不待資借於人

蓋嘗觀高山巨林之木乎其直幹亭特而上逐者干

層霄其橫枝蟠偃而旁走者隱千駟其密葉美蔭

童童如車蓋渠渠如廈屋者可以蔽虧日月不以

春夏雨露而增榮不以秋冬霜雪而損瘁何以能

如是哉其本深且固也彼浮沙淺土水之所齧風

之所搖其本爇寄孫露且顛且撥本既不立求其枝葉之盛如高山巨林所生不可得已人本乎親身與兄弟其枝也子子孫孫枝而葉者也厚於本者枝葉繁薄於本者枝葉單理則固然

夫人子之於親何所不至哉見書冊思手澤見食器思口澤思其平日之所樂思其平日之所嗜思其居處之所在思其志意之所存

脩天爵之方唯反己用實功人皆可能也人皆可能者何也己所自有不待借假也仁義禮智人人有之不爲則已爲則人人能之有所慈愛而擴之則仁也有所羞惡而擴之則義也有所敬讓有所辨別而擴之則禮也智也婉順父母謂之孝雍睦兄弟謂之弟盡心爲人謂之忠推心待人謂之恕仁也義也禮也智也孝也弟也忠也恕也豈人所不能哉其有不能非不能也不爲也爲之而能能之而熟熟之而極則雖堯舜之道亦不過孝弟而已雖夫子之道亦不過忠恕而已人而能孝能弟能忠能恕則人人可堯可舜可夫子也

家有夫婦焉家有父子焉家有兄弟焉人之大倫五而家有其三必先有以厚夫婦之倫而後父能慈子能孝兄能友弟能恭此學周召南之功也

齊家之本在脩身而脩身之本果安在曰有二明善一也誠善二也明善者何讀書以開其智識而不昧於理也誠善者何慎獨以正其操履而不愧於

天也智識無所昧操履無所愧則男女之判謹內外之限嚴室家之儀肅而睦而仁意融盎和氣浹洽凡如此之家未有爲父而不慈者也未有爲子而不孝者也未有爲兄爲弟而不友不恭者也身之行無一虧損之謂脩家之政無一參差之謂齊

人之倫有五其二曰二紀其三曰三綱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也爲之綱者爲之天也臣所天者君子所天者父妻所天者夫也天一而已世無

二天父亦一而已人無二父子之天其父天爲自不容二臣之於君妻之於夫雖曰人合而匪天屬其人合之天可一不可二則亦猶天屬之天有一而無二也

人之善也猶水之下人之樂於爲善水之樂於就下也無他順其自然而已矣

不以外物易天性之愛

夫人之生也以天地之氣凝聚而有形以天地之理

付畀而有性心也者形之主宰性之郛郭也此一心也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傳之以至于孔子其道同道之爲道具於心豈有外心而求道者哉而孔子教人未嘗直言心體蓋日用事物莫非此心之用於其用處各當其理而心之體在是矣操舍存亡惟心之謂孔子之言也其言不見於論語之所記而得之於孟子之傳則知孔子教人非不言心也一時學者未可與言而言之有所未及爾孟子傳孔子之道而患學者之失其本心也於是始明指本心以教人其言曰仁人心也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又曰學問之道無他也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心之官則思先立乎其大者而其小者不能奪也嗚呼至矣此陸子之學所從出也夫孟子言心而謂之本心者以爲萬理之所根猶草木之有本而苗莖枝葉皆由是以生也今人談陸之學往往曰以本心爲學而

問其所以則莫能知陸子之所以爲學者何如是本心二字徒習聞其名而未究竟其實也夫陸子之學非可以言傳也況可以名扁求哉然此心也人人所同有反求諸身即此而是以心而學非特陸子爲然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以逮周程張邵諸子蓋莫不然故獨指陸子之學爲本心學者非知聖人之道者也應接酬酢千變萬化無一而非本心之發見於此而見天理之當然是之

謂不失其本心、非專離去事物寂然不動以固守
其心而已也
夫脩己以敬吾聖門之教也然自孟子之後失其傳
至程子乃復得之遂以敬之一字爲聖傳心印程
子初年受學於周子周子之學主靜而程子易之
以敬蓋敬則能主靜矣
有志性學者宜如何其用功有二曰知性曰養性知
之精養之熟則率而行之庶其無少虧缺歟

子之愛親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無所逃於天地間
惟其所在而致其道
士大夫治官如治家則何事不可辦
周子生於千載之下不由師授默契道妙
夫子之功如天地
古君子有志斯世大而宰天下小而宰一邑皆可以
行志顧其人何如耳
人之與於物者以其心能全天所與我之理也

所貴乎讀書者欲其因古聖賢之言以明此理存此
心也此心之不存此理之不明而口聖賢之言其
與街談巷議塗歌里謠等之爲無益
讀書者當知書之所以爲書知之必好好之必樂旣
樂則書在我苟至此雖不讀可也
夫行道也者持循天理不使有一毫私意人欲之萌
身心粹然如無瑕之玉與世儒浮華務外之學絕
不同

夫天下之善莫大於好賢天下之惡莫大於妬賢世
謂妬賢之人猶妬婦非特妬其得近於夫者雖見
他人之妹亦妬雖見圖形之麗亦妬徐察之信然
夫治天下者在得人相天下者在用人用人必自
好賢始周公大聖也必急於見賢一食三吐其哺
一沐三握其髮趙文子賢大夫也所擧筦庫之士
七十有餘家嗚呼當時周公所見文子所擧豈必
皆其親舊而有所請求者哉好賢之臣能容人而

天下治妬賢之臣不能容人而天下亂此大學平
　天下章所以引秦誓之言而深切教戒也
誠者聖之事人人可以希聖
宋三百年禮儒臣尚經訓雖季世家法猶未替
孝豈易能哉聖門之以孝名者曾子也其門人嘗問
夫子可以爲孝乎而曾子以參安能爲孝答曾子
之父聖門高弟樂道亞於顏子曾子之事親極其
孝矣而孟子僅以爲可豈謂曾子之孝爲有餘哉

蓋子之身所能爲者皆其所當爲也是以曾子終
身戰兢唯恐或貽父母羞辱逮及啓手足之際然
後自喜其可免於此見孝行之難也
易之道廣大悉備無所不包程子被之於人事所謂
一天下之動者朱子直謂可與三古聖人並而爲
四非過許也
勿矜其實勿恃其光益溉其根益加其膏如斯而已
矣

好德之心人人所同苟可以厚人倫裨世教君子尤
　拳拳焉善善所以示勸惡惡所以示戒施之於政
託之於言其功一也
宋南渡以來東浙之人物婺爲盛東萊呂子其首也
天性之愛自然發見循性所有擴而充之可爲堯舜
亦由是而已矣
古今人言靜字所指不同有淺深難易程子言性靜
者可以爲學與諸葛公言非靜無以成學此靜字

稍易夫人皆可勉而爲周子言聖人定之以中正
仁義而主靜與莊子言萬物無足以撓心故靜此
靜字則難非用功聖學者未之能也大學靜而後
能安之靜正與周子莊子所指無異朱子以心不
妄動釋之即孟子所謂不動心也孟子之學先窮
理知言先集義養氣所以能不動心大學之教窮
理知言則知止集義養氣則有定所以能靜也能
靜者雖應接萬變而此心常如止水周子所謂動

而無動是也安則素其位而行無入不自得之意
君者臣之所天也資於事父方喪三年其義不亦重
乎
人間富貴如春華開落如浮雲聚散何足經意閱歷
多者自能照燭
夫兄弟者其初一人之身爾同本而分枝愛兄弟之
身猶愛己之身也然本者吾身之所由以生者頑
夫尚或昧昧而不知愛況其所分之枝乎

天地者吾之父母也父母者吾之天地也天即父父
即天地即母母即地人事天地當如事父母子事
父母當如事天地

草廬吳先生輯粹卷之一終

草廬吳先生輯粹卷之二

記二十六首

尊德性道問學齋記

天之所以生人人之所以為人以此德性也然自孟
氏以來聖傳不嗣士學靡宗誰復知有此哉漢唐千
餘年間儒者各矜所長奮迅馳騖而不自知其缺董
韓二子依稀數語近之而原本竟昧昧也則亦漢唐
之儒而已矣宋初如胡如孫首明聖經以立師教一
時號為有體有用之學卓行異材之士多出其門不
為無補於人心世道然稽其所極度越董韓者無幾

是何也於所謂德性未嘗知所以用其力也逮夫周
程張邵興始能上通孟氏而為一程氏四傳而至朱
文義之精密又孟氏以來所未有者而其學徒往往
滯於此而溺其心夫既以世儒記誦詞章為俗學矣
而其為學亦未離乎言語文字之末甚至專守一藝
而不復旁通他書掇拾腐說而不能自遣一辭反俾

記誦之徒嗤其陋詞章之徒譏其拙此則嘉定以後朱門末學之弊而未有能救之者也夫所貴乎聖人之學以能全天之所以與我者爾天之與我德性是也是為仁義禮智之根株是為形質血氣之主宰舍此而他求所學果何學哉假使行如司馬文正公才如諸葛忠武侯亦不免為習不著行不察亦不過為資器之超於人而謂有得於聖學則未也況止於訓詁之精講說之密如北溪之陳雙峯之饒則與彼記

誦詞章之俗學相去何能以寸哉漢唐之儒無責焉聖學大明於宋代而踵其後者如此可歎已清江皮公字其字曰昭德其師名其讀書之齋曰學從吾游請以尊德性道問學更其扁名合父師所命而一之噫而父所命天所命也學者學此而已抑子之學詞章則云至矣記誦則云富矣雖然德性無預也姑置是澄也鑽研於文義毫分縷析每猶以陳為未精饒為未密也墮此科臼之中垂四十年而始覺其非因子之請惕然於歲月之已逝今之語子其敢以昔之自誤者而誤子也哉自今以往一日之內子而亥一月之內朔而晦一歲之內春而冬常見吾德性之昭昭如天之運轉如日月之往來不使有須臾之間斷則於尊之之道殆庶幾乎於此有未能則問於人學於己而必欲其至若其用力之方非言之可喻亦味於中庸首章訂頑終篇而自悟可也夫如是齊於賢躋於聖如種之有穫可必其然也願與子偕之若夫

為是標榜務以新美其名而不務允蹈其實是乃近代假託欺誑之儒所以誤天下誤國家而自誤其身使異己之人得以藉口而斥之為偽學者其敝又浮於朱門末學之外而子不為是也

凝道山房記

永平鄭侯鵬南嚴重清謹為時名流而不以所能自足也謂仕必資於學學必志於道別業在滕州築山房為游居之所取子思子之言而扁之曰凝道不遠

二千里走書徵言於予夫世之成室屋者往往有記
記者紀其棟宇之規制營構之歲月而已稍能文辭
者可命也而奚以予言爲侯之意寧不以予嘗講聞
於儒先之緒論而欲俾言其所謂凝道者乎嗚呼道
之不易言也言之易者未必眞有見也非眞有見而
言是妄言也而予何敢夫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
乎雖然侯之意不可以不答也詎容已於言哉請言
其以道在天地間猶水之在大海道之中有人猶水

之中有器浸灌此器者水也納受此水者器也器中
之器或沉或浮而器中之水或入或出器與水未始合
一也水在器中凝而爲水則器與水合不相離而水
爲器所有矣人之於道猶是也有以凝之則道在我
無以凝之則道自道我自我道豈我之有哉人之生
也或智或愚或賢或不肖均具此性則均受此道不
於賢智而豐不於愚不肖而嗇愚不肖之不賢智若
何也能凝不能之異爾嗚呼子思子言道所以有貴
於能凝者凝之之方尊德性而道問學也德性者我
得此道以爲性尊之如父母尊之如神明則存而不
失養而不害矣然又有進脩之方焉蓋德性之內無
所不備而理之固然不可不知也事之當然不可不
行也欲知所固然欲行所當然舍問學奚可德性一
而問學之目八子思子言之詳矣不待予言也廣大
也精微也高明也中庸也故也新也厚也禮也皆德
性之固然當然者盡之極之溫之知之問學以進吾

所知也致之道之敦之崇之問學以脩吾所行也尊
德性一乎敬而道問學兼夫知與行一者立其本兼
者互相發也問學之力到功深則德性之體全用博
道之所以凝也夫雖然此非可以虛言言亦在夫實
爲之而已矣斯道也人人可得而有也况如侯之卓
卓者哉其凝之也其凝之也予將驗侯之所爲侯名
雲翼今爲江南行御史臺都事

極高明樓記

臨川東鄉饒君仲博昔有讀書之堂鄉先生金谿曾縣令名之曰極高明其後盱江程學士爲書三大字饒君之子宗春克紹先志延祐甲寅新一樓於堂之東以貯父書移堂之扁于樓東有竹西有松春晴夏風秋月冬雪皆相宜也比則重岡複嶺起伏繚繞南則林影湖光葱蘢蕩漾龍角柏峯諸山嶒崪蒼翠如畫徵予文記之而曰樓之作非爲景物設晨夕藏脩息游其間仰瞻名扁儼然如父師前蘄聞一言以自

勗也予謂世之名其室屋者姑爲名耳豈必踐其實哉而欲因樓之名以求極高明之實乎吁未易言也高明者天也惟聖人可配天極之云者俾學者窮之而至其境也然則何以能極之乎吁未易言也竊嘗聞鄱易饒氏中庸之說蓋以尊德性道問學一語爲之綱而道問學之目有八八之中四言知四言行極高明者八之一也是爲致知之極功盡心之能事至之有其漸求之有其方譬之斯樓在樓而觀與在下而觀者固殊矣以是爲高明則未也極之又極是至於無可復上而後謂之高至於無所不見而後謂之明也其必心識充周而無一毫障蔽之隔其必物理昭然而無纖芥查滓之留如身居九萬里之上俯視九萬里之下四通八達一覽無遺學者欲求至乎是豈易能哉子思子於極高明之前有所謂盡精微者也於極高明之後有所謂溫故知新也是四者皆言知目雖四而實則一也欲極高明者如之何亦

曰盡精微而已未有不盡精微而能極高明者也欲盡精微者如之何亦曰溫故知新而已未有不溫故知新而能盡精微者也溫而知焉知而盡焉此極之之方也何也盡心必自知性始致知必自格物始則其方而高明可馴至也夫樓之扁曰高明而予之言則卑近如樓之扁其至也難如予之言其入也易宗春字心道篤志勤學故予不敢默而誦所聞以爲記其毋厭予言之卑近也哉

靜虛精舍記

心學之妙自周子程子發其秘學者始有所悟以致其存心之功周子云無欲故靜程子云有主則虛此二言者萬世心學之綱要也不爲外物所動之謂靜不爲外物所實之謂虛靜者其本虛者其效也江州柳從龍雲卿家闤闠之中厭喧囂之聒擇幽曠之地爲蔵息之廬晨省之暇燕休其間飽玩聖賢之書而扁曰靜虛將俾外物不能波其止水之停窒其靈府

之空也卓然斯志雲卿年長矣而學於予予故爲之陳其槩周子言靜而程子言敬敬者心主於一而無所適也夫苟主於一而無所適則未接物之前寂然不動非靜乎既接物之後應而不藏非虛乎靜虛二言敬之一字足以該之學靜虛者亦曰敬以存其心而已所存之心何心哉仁義禮智之心也非如異教之枯木死灰者仁義禮智四者統於一一者仁也仁者天地生生之心也而人得之以爲心故愛人利物之心滿腔皆是而傷人害物之心一毫無之由父母兄弟而宗族姻戚朋友鄉里欲人人各得其所溫然如九州四海而爲春視人之所願成全之視人之所患救護之蓋同生天地之間皆吾之同氣同體也或傷害於彼而便益於我且不爲也況無便益於我而傷害於彼者其肯爲哉周子所謂窗前之草與己之意思一同程子所謂靜後見天地萬物自然皆有春意者即此也能存此心則妄念不起惡事不留此心

廓然豁然與天地同其靜虛聖學之極也然豈易至哉期學而至之惟當主敬以存吾心之仁此其大槩也其悉則有周子程子之書在雲卿躍然翻然於此實用其力再見之日其必有以異於今

都昌縣學先賢祠記

秦漢而下孔道之傳不續歷千數百年乃得宋河南程子遠承孟氏之緒而道國元公周子實開端於其先徽國文公朱子又集成於其後二子當熙寧淳熙

間俱守南康郡南康偏壘也傳道二大賢嘗過化焉
都昌南康屬縣也疇昔仁風之所披拂教雨之所沾
濡流芳遺潤世猶未泯社而稷之尸而祝之也固宜
考江丞相脩學碑周朱二子有專祠在縣學遡作廢
而莫與詎非掌教非人不以為意歟天曆己巳教諭
萬鈞用至惕然大慊白主簿黃將仕乎轉逆縣丞何
進義某縣尹李承務其僉議諧協遂營明倫堂之西
翼室設二子位扁曰先賢祠允謂知教之本者鄉賢
舊亦無祠若朱門四友西坡黃氏梅陂彭氏厚齋馮
氏昌谷曹氏萃祠于明倫堂之東翼室強齋彭氏深
居馮氏暨古心江丞相配扁曰鄉賢祠表章尊奉之
餘靡不竦慕興起其於人心世教豈小補哉况聖時
崇尚義理之學二子皆從祀孔廟學者儻不惟二子
是師循習卑陋猥同時輩徼近利迷遠志則負公朝
愧先師矣師二子宜何如也定而無一物留於心應
而無一事乖於理思必通微動必審幾博文以明善

約禮以誠身敬主諸中義制諸外其庶乎教官其講
率邑士精熟朱子所釋諸經諸傳周子所著一圖一
書反求之己而真識實踐可也抑自古逮今有教必
有政區區邑校於教幸知所務闢明倫堂北豪民侵
疆久弗克正職典往往誘於其餌而不顧今教諭遡
前官之所已行具牘于縣簿贊丞尹督府史究竟根
株上事于郡卒能歸六十年已失之地于學官教外
之政此其一爾主簿乎少從余學請為作賢祠記而
余因及一縣治官教官之可書者并書之以勸方來

有原堂記

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
許為有原頭活水來朱子詩也朱元明摘詩中有原
二字名其堂夫水有原則活活則清無原則死死則
汙理之在人心猶水之在地中晝夜生生而不竭是
之謂有原心理之發見猶原泉之初出毋滑壞毋閼
絕將混混乎其來常活而常清矣彼汙池之聚無原

泉之生雖或一勺之多死水耳臭腐之區泥塗之窟
黃濁渟滀枯涸立至胡可以鏡而又烏取天光雲影
於其間哉審乎是君子於此心之理其可以滑壞閼
絕於其原乎果行育德在易取山下出泉之象育之
果之不滑不閼之謂也孟子曰仁義禮智四端擴而
充之若泉之始達孟子之學傳於朱子元明氏朱而
泝其泝則亦學朱而原其原可也朱子之學類非俗
儒之所講閩思之思之重思之思而得得而學學而

成焉宋氏世有人矣豈獨稱斯堂之名而已哉

十賢祠堂記

河洛之間四方之中也天地之所合陰陽之所和同
宜爲聖賢之所宅周成王時營建東都以會諸侯周
公大聖畢公大賢俱以父師之重尹其民平王東遷
遂爲王國吾夫子亦嘗一至而不久留也由漢及唐
名士大夫之居洛者不一而皆未若宋中世之盛蓋
吾夫子得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而不得天子大
臣之位道不行於天下而私授其徒然惟顏子曾子
二人得其傳再傳而子思三傳而孟子孟子沒而傳
者無其人夫子之道泯矣歷千數百年之久河南二
程子出而孟氏之傳乃續同時邵子衛人也司馬公
陜人也皆遷洛中張子秦人也亦以邵程之在洛而
時造焉五賢之聚於洛周畢以來之所未有也洛人
張順中多其鄉之有五賢又思程子之學其原肇於
營道之周而其流行於婺源之朱廣漢之張東萊之

呂至魯齋許文正公尊信四書小學書以敎而國朝
士大夫始知有朱子之學帝制以十賢從祀孔子廟
後學蹶然有所興起順中白其父市地於洛城宣仁
門之北構祠屋祠十賢以致嚴事之誠其次以邵周
司馬張程朱張呂許爲序蓋以齒之長少時之先後
定也來京師求文以記予謂順中庶士也有志尊慕
聖賢之學可嘉也夫果能遵許文正之敎而上達於
司馬以行天下之達道循朱張呂之言而上達於程

張周邵以立天下之大本此實學也他日有光河洛其不在斯乎若徒立祠以祠之則亦虛文而已道者人人所同有聖賢者人人所可學其爲之也亦惟實用其力爾順中勗哉

百泉軒記

昔孟子之言道也曰若泉始達曰源泉混混泉乎泉乎何取於泉也泉者水之初出也易八卦之中坎爲水六十四卦之中有坎者十五水之在天爲雲爲雨

而在地則爲泉故坎十五卦象水者十一象雲者二象雨者一獨下坎上艮之蒙水出山下其象爲泉而以擬果行育德之君子嶽麓之泉山下之泉也嶽麓書院在潭城之南湘水之西衡山之北固爲山水絕佳之處書院之右有泉不一如雪如氷如練如鶴自西而來越而北折而東環遶而南注爲清池四時澄澄無毫髮滓萬古涓涓無須臾息屋於其間名百泉軒又爲書院絕佳之境朱子元晦張子敬夫聚處同游於嶽麓也晝而燕坐夜而棲宿必於是也二先生之酷愛是泉也蓋非止於玩物適情而已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惟知道者能言之嗚呼是豈凡儒俗士之所得聞哉中經兵火軒與書院俱燬至元丁亥始復舊觀上距乾道丁亥二先生游處之時百二十一年矣延祐甲寅潭郡治中梁陵劉侯又重脩之侯與余相好也余亦知侯之爲人故其脩是軒也余爲之記侯名安仁字德夫余爲誰臨川吳澄也

明經書院記

六經之道如麗天之日月亘古今常明者也夫明者在經而明之者在人聖途榛塞俗學沈迷人之能明之者鮮矣漢明經專門其傳授也章句訓詁而已唐明經專科其對問也文字記誦而已宋初學究即唐明經也後罷學究而進士改習經義名非不嘉要亦不過言辭之尚逮其體格之變至宋之季年而敝極識者慊之新安胡氏之先唐末有以明經擧者十四

世孫淀建塾于始祖讀書之所日從其父暨諸父講學其間既而病其湫隘也乃與弟澄族父炳文議改築西山之麓爲屋數百楹右先聖燕居之殿左諸生會講之堂又其左齋廬四又其前二塾扁曰明誠曰敬義山巔構亭據高望遠經始于至大庚戌落成于皇慶壬子畀之土田輸其歲入以養師弟子淀所畀以頃計者三澄所畀以畝計者五十知州黃侯惟中命炳文掌教事彰既往之美貽方來之謀請于上而

以明經書院名踰年貢舉制下取士務明經學與所名若合符契介其鄉人樂安主簿汪震祖來言俾記其始末余謂明經之名一也而其別有三心與經融身與經合古之聖人如在于今此眞儒之明經也句分字析辭達理精後之學者得稽于古此經師之明經也簾視壁聽涉獵剽掠以澤言語以釣聲利而已此時流之明經也漢唐未暇論三代而下經學之盛莫如宋其有裨於經可傳於後者奚翅數十家泰山之孫安定之胡其尤也所守所行不失儒行之常固其天質之異抑其學術之正於經可謂明矣而未離乎經師也必共城邵子必舂陵周子必關西張子必河南二程子而後爲眞儒之明經蓋其所明匪經之言經之道也嗣邵周張程者新安朱子也易詩四書之說千載以來之所未有其書衍溢乎天下況新安其故鄉遺風餘響猶有存而未泯者乎然則胡氏振振之子孫新安彬彬之俊秀與夫四方來游來觀之

士覩書院明誠敬義之扁若何而明若何而誠若何而敬若何而義於心於身必有用力之實而於經也豈口吟手披尋行數墨而可以明之哉噫未易明也忽之以爲易不可也憚之以爲難亦不可也志於斯者其思之其勉之思而通焉勉而至焉眞儒明經之學復見於朱子之鄉不其偉歟不然知不實知能不實能漫漫焉曰明經明經高則昔之經師卑則今之時流而已志於斯者思之哉勉之哉淀受初命主龍

東衡炳文前長信州路道一書院明經府君諱昌巽
所居曰考川在婺源之北三十里

重脩李氏山房書院記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夫子讀是詩而曰詩之好仁如
此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夫子讀是詩而曰為此詩者
其知道乎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夫孩提之童初
生已知愛其親藹然天地生物之心與生俱生而非
有使之者也心有此仁則必好之如山之高目所必

仰如路之大足所必行也然仁之為德人人所同吾
有是仁彼亦有是仁也好吾固有於心之仁豈不好
彼同有是仁之人乎秉彝者固有是仁之性也懿德
者同有是仁之心也有是常性者未有不好懿德之
人心同是仁故也南康李文定先生少學科舉之學
未弱冠時朱子來守南康心竊慕焉既成進士遂往
受業終身截然禮義之閑澹然利達之境蓋學而有
得於師者視其所師若高山之崇崇景行之坦坦[illegible]

仰彼行弗忘弗懈俛焉日孜孜也詎非夫子所謂好
仁者哉所居之縣曰建昌前有兵部尚書同邑同氏
清明姱節望於一鄉藏書廬山五老峯之僧舍號李
氏山房中更亂離書與山房俱燬寶慶丙戌言於邑
令曹豳仍李氏山房舊號創書院於縣西以祠尚書
述其學問出處大槩而為之記文定推好仁之心而
好人之懿德蓋君是或曰尚書人品固高未嘗得聞
聖學也文定師朱子而慕尚書何居曰已之好仁必

學聖人以克其全體人之懿德苟其生質之美制行
之卓有合於仁之一德斯可好矣孟子願學孔子而
亟稱夷惠夷惠雖不能如夫子之大全而使頑者廉
懦者立鄙者寬薄者敦亦足以裨世教文定之拳拳
於尚書之懿德也其猶孟子之稱夷惠也歟文定既
沒與尚書合祠皇元新政建昌陞縣為州山房始亦
專官後以州之學正兼掌泰定初學正李仲謀欲新
書院而屋制於有司會進士高若鳳以州判官總儒

學事志同謀協乃克重修新祠堂新講堂又徙燕居之堂煥然有加于舊仲謀爲賦以紀其畧而徵記於予予非及詳其工役之歲月室屋之規制而獨發明文定好仁好德之心以爲來者勸繼今以往人人知好德則官於斯者必能嗣葺而俾二李之祠永不廢墜人人知好仁則學於斯者必能階文定之堂闚夫子之室以無愧於燕居所祀之先聖先師而尚書公之懿德亦水木本原之分派也尚書名常字公擇文定名熔字敬子人稱弘齋先生云

儼齋記

脩己治人之道一言而撮其要曰敬而已儼者敬之形於外者也自昔聖賢教人爲學莫不由此而入門孟子而後吾夫子之道不得其傳漢唐名卿鉅儒或資質之暗合或言議之偶中而能以然知學之有要者其誰乎宋河南二程子續孔孟不傳之學於千載提一言以開後覺新安朱子究竟發揮而其學益以顯時則伊洛之學獨明於南土近年覃懷許公讀朱子之書而有得復恢河南之緒然後伊洛之學盛行於中州從之游者立身臨政往往異於人人見其異也不問可知其出於許公之門上而宰輔次而庶官下而秀士比比有焉崇仁令田侯若思曹人平居私淑嘗有聞許公之說名齋以儼豈徒因己之名而生是義哉古曲禮三千餘條逸於秦火漢儒掇拾其遺冠於禮記首篇之首凡十二字首言敬次言儼何

也學之道無他主於中者敬是也敬之道無他形於外者儼是也外肅則內安貌莊則心一儼所以爲敬之第一義也夫子而孟子孟子而程子程子而朱子而許公之所得於朱子者其學不在於斯與侯於許公之學有聞矣其亦有見於斯與侯前宰長樂素能聲今宰崇仁至官以來寢食未嘗適私室遇休沐一歸視又出公解究心民事夙夜不倦勇於必爲事無留滯歲饑天旱若己或致賑恤祈禳汲汲然後不憚

彊圉御史如宋數十年間所稱賢令其勤其從其堅其果其嚴其發未有如侯者也夫是六者敬之實也而侯兼有之六者其目也儆者其綱也侯之仕侯之學俱進進而未已益大其所用益充其所聞所就其可量也哉脩己以安百姓由此其選也澄不及識許公然頗注意於朱子之學他日侯爲澄誦所聞其必有不期同而同者儆之本體極其微儆之功用極其大尚將極談於儆齋之下

遠清堂記

香遠益清周子所以說蓮也周子擬蓮於君子而狀其德曰不染不妖曰不蔓不枝曰中通外直香也者其君子之德流風美韻之達於人者與一鄉一國薰之而善良天下聞之而興起焉猶未也且有所謂流芳百世賸馥丐後人者遠而益清蓋如此河北馬仲温僑寓儀眞其居面城城之北居之南大池方廣百步與城內外漭水通舟可往來其間池中蓮萬本盛夏花開葉茂時絢錯如錦幽薰襲至香氣彌天作堂顧池以翕受之名之曰遠清夫蓮有君子之德中通外直本也不枝不蔓不妖不染餘也香遠益清餘之餘也昔之人託物以自況後之人因物而尚友有其本斯有其餘矣中之通也外之直也蓮之德此其本周子之學此其要也然則將何稽曰稽諸周子之書周子之書謂何曰靜虛而明通動直而公溥也此聖學也而未易言也程公伯温命二子受學周子而

竟得其傳今仲温純謹長厚教其伯仲二子亦將俾之學聖學其志可嘉已果能師周子於異代而有得本者立於己餘者聞於人則遠而益清可以同乎君子之蓮而世俗所稱謝庭之蘭燕山之桂其香又何足羨哉

明明齋室記

樂安士劉楚蘭名其齋居之室曰明明而求言於予予語之曰人之所得於天者五水之神曰智火之神

曰禮木之神曰仁金之神曰義土之神曰信智爲之始者天一生水也人性之智象水之明水之所以明者內無所留蔵外無所振蕩故爾人之有智凡內體不塵纖外用不錯謬亦以其能虛能靜也儻不先以敬爲務使內有主而心常虛外不撓而心常靜則如水之有泥留蔵於其內有風振蕩於其外汚濁波流無毫髮渾瑩之處無須臾安定之時縱令讀書應事格物窮理聞見雖多而心識愈窒何明之有程子曰

明得盡渣滓便渾化邵子曰能盡里人鄉人國人古今之情而已之滓十去一三十去三四十去五六十去七八矣既盡天地之情而已之滓無可得而去焉二先生之實妝效者如此是之謂明明明者明其本然固有之明也明之之法如之何曰尊德性道問學而已楚蘭有志於斯乎其詳玩深味於予之言哉

大中堂記

人之氣體隨所[illegible]移居焉者固所以養之也古人之於其居也若楹若戶若牖或爲之銘豈非欲使訓戒之辭常近於目而以養成其德也歟後世無是已近時士大夫之居或以嘉名而爲之扁或以善文而爲之記雖古之所未嘗有而予亦有取焉以其合於銘楹銘戶銘牖之意也樂安南鄉士劉楚蘭思有所養以移其氣其齋居之室名之曰明明而徵予記之其燕居之室名之曰大中而又徵予記之予嘆曰大哉劉氏之名其居乎明明者大學要旨也大中

者中庸要旨也夫程子續孔道之傳獨能於戴記中擇出大學中庸二篇爲聖學之門庭宅奧令劉氏於二篇首各擇取其要旨以名室名堂焉是願晞程子者也其志豈不可尚矣哉雖然明明者入德之始事猶可言也大中者成德之極功未易言也中一也而有二有大本之中有達道之中子思子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此以心之不偏不倚爲中也周子曰中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

道也此以事之無過無不及爲中也不偏不倚之爲
大本者體也無過無不及之爲達道者用也體用皆
曰大中何也其體無不該其用無不貫是以均謂之
大也前哲立言每先體而後用後學用功宜先用而
後體論語所載聖人教人多在日用常行之間曾子
之學力到功深其於用處悉已周徧夫子乃告之曰
吾道一以貫之蓋至此方指示以其體之一也爲中
庸大中之學亦當自日用常行始凡所應接必求至

當無毫釐之過無毫釐之不及積累日久無一事非
中由是進進雖目所不睹之時亦戒謹雖耳所不聞
之時亦恐懼則不偏不倚之中所以爲無過無不及
之本者存存而不失矣若其用功之初亦惟慎於文
以明經慎於獨以克己而已先得達道之中則則而
將大本之中後學豈易言哉雖然予不可不畧言之
也安適其居而動息有養所養純熟而所學與居氣
之移也將不期然而然此爲進道一基程子嘗言之端倪

棄蘭其細味予言而實用其力可也不然名扁之嘉
徒爲美觀記文之善徒爲虛言則非予之所望於居
斯堂者

九思堂記

予自中歲聞御史申屠君之名敬慕而願識而卒未
及見也至治三年予在京師識其子駉他日諗予曰
先人家東平晚愛高郵山水營別墅焉嘗謂君子有
九思爲立身之本每以是誨子孫駉上有三兄下有

三弟追惟先志名所居之堂曰九思而集賢大學士
郭公爲篆其扁敢徼一語發揮其指朝夕觀省而有
所警悟庶其寡過而無忝所生矣乎余曰唯唯予之
先君子所以淑其身而期其子孫者遠矣顧余之淺
陋不足以既其實也雖然不可不畧陳其槩謹按論
語所記思之目有九前之六思存心治身之要也後
之三思明理克己之務也何也目之視耳之聽見面
之色舉動之貌出口之言應接之事皆屬於身者視

而思聽而思色貌言事莫不有思思者心之官也身之職統於心之官內有所主而外從其令故以視則明以聽則聰色與貌則溫而恭言與事則忠而敬此顏子之視聽言動悉由乎禮孟子之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也六者之思其聖學之根基與學者所當學而未易也毋亦先以三者之思為務哉蓋欲之易誘者利為甚見得而思必不舍義而汙已也情之難制者忿為甚當忿而思必不趍難而害已也疑

而未通必問於人彼不思而恥下問者寧終身而不知疑而思問則理無不明思難思義則已無不克理無不明已無不克則操心而心存檢身而身治聰明溫恭忠敬固無所不能也思之功大矣程子曰九思各專其一謝子曰無時不自省察也予命予發揮九思之旨予竊誦程謝之說以復抑子之先君子磊落軒昂卓然自奮有古烈丈夫之風子求諸家法有餘師而又稽聖訓立堂名以無改於父之道若兄若弟孫處斯堂夫苟因九思之名詣九思之實隨所在而思無須臾而忽忘怠惰也則卑可以賢高可以聖且將煒煒烜赫有光于先德其為無忝也蔑以加矣曾寡過而已若夫動靜語默間於九者不一一致思以允蹈其實而徒悅其名子之先君子所期於子之兄弟者殆不然也御史諱致遠字大用除南臺都事江東僉憲翰林待制俱不赴後以淮西僉憲而終子七一曰驥二驥三驪四駉五騂六騮七駱有已仕者有

未仕者

必葺齋記

昔人於其燕居之室或謂之齋宮或謂之齋廬齋也者固所以名其室也後人去其所謂宮所謂廬而專謂之齋於是又汎取美名以名其所謂齋者名愈衍而義愈非然其意猶古者銘戶銘牖之意也是以君子亦無訾焉汴人張君仲默官淮南儆一室扁之曰必葺齋官既滿而去或仕或止遷徙不一隨所寓而

謂之齋必葺之名亦因而不易也或訝之君曰吾所謂齋豈有所謂宮所謂廬者邪上覆下甃不資於陶作楹小桷不資於匠塗塈不以土鏈錮不以金也吾所以葺又豈人之所得而知哉余聞而嘉之曰君之意勤矣今有一室於此每日必葺斯已為勤而君之葺則未易也終食而違終食不葺矣須臾而離須臾不葺矣人孰不欲葺是齋也求其善葺者千人萬人不一見也十世百世不一二人也君其勉哉壓則拂之

穢則灸之隙則墐之漏則裨之其甚也蠹者易之朽者易之缺者完之傾者支之非徒為是崇廣之容丹堊之飾以觀於外而欲人之稱其美也葺豈易能哉雖然必有其道室有人居則雖久常新一日無則毀敗立至君之齋所以未免勤勤於必葺者或以主之者出入之不常與往來之靡定與苟定矣苟常矣不必葺而未嘗不葺也始之以必葺終之以不必葺上下四方一吾齋也春秋冬夏四時之行以至於後天地而無終始皆吾不必葺而未嘗不葺之時也夫如是真足為必葺齋之主矣然則君如之何曰葺之哉葺之哉

絜矩堂記

人之心無不同也目同視耳同聽口同嗜尊榮逸樂福利富壽所同好也卑辱勞苦禍害貧夭所同惡也古之君子其所欲不敢以專於己其所不欲不敢以施於人者無他以人心之與己同也易之同人曰唯

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夫以天下之大千萬人之心至不一也而吾之一心與之相通何也同其所同而已父而同子之心則慈子而同父之心則孝兄而同其弟弟而同其兄則友且恭同而視宗族宗族猶己也同而視姻戚姻戚猶己也同而視朋友鄉里朋友鄉里猶己也然父子兄弟至親也世之人或不能同者矣況他人乎此君子之所以貴乎絜矩也夫矩從而絜之長短同也衡而絜之廣狹同也清江聶君守

焉名其堂曰絜矩余嘗至其家父子兄弟雖離如也於族無不睦於戚無不媚也於友無不任於里無不恤也不謂之實稱其名者與雖然絜矩大學終事也其始必有事焉乾離之合爲同人用離則明而不蔽是以能知彼之同乎此體乾則公而不私是以能推此以同乎彼學用離者格物致知學體乾者誠意正心是學也古之大學而非今之俗學也君淳厚謹飭人也父子兄弟俱有文而樂學余是以云然

潮州路韓山書院記

孟子而後儒之知道蓋鮮矣西漢諸儒文頗近古實太傅司馬太史卓然者也徐考其言論識趣大率非鞅儀秦之緒餘於道竟何如哉降自東漢不惟道喪而文亦弊歷唐中世昌黎韓子出追蹤西漢之文以合於三代而原道之作直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傳至孟軻而止是又爲文而有見於道也豈三代以下文人之所能及哉[illegible]衡陽掾謫潮州人立廟以祠宋元祐間廟徙州城之南七里遠淳祐初又於廟所設城南書莊俾學者居焉游焉皇元奄有此土屋室灰燼於兵至元甲申韓山書院重興即廟之舊址爲先聖燕居先師兗郕沂鄒四國公侍而韓子之專祠附唐時先聖配祀獨一顏子宋儒推孟子之傳由子思由曾子上接孔氏其言本諸韓子送王塤序於是配孔者四祠韓而繼一聖四師之統也固宜然書院僅役規模隘陋營繕多闕前守擬更造不果

至順辛未夏總管王侯至偕其長貳協謀命山長陳文討其貲乃撤舊構新韓祠燕居位置相直寬袤齊等後有深池廣十丈許畚土實之建講堂其上扁曰原道兩廡闢齋館諸生日食之供有庖歲祖之入有廩教官之寢處祭器之貯藏一一備具宏敞壯偉倍加於前五月經始九月落成海陽縣長忻都實董其役越明年山長將潮士之意來請記予謂書院之聲基也以韓子之能有見於道也書院之增修也以王

侯之能有志於教也潮之士其如之何必也學韓子
之學業精行究進進而賢則奚翅貢於王庭如韓牒
所期而已由是學四先師之學道明德立駸駸而聖
則奚翅篤於文行如蘇碑所褒而已不然學於書院
昔猶夫人今猶夫人欲與趙德並且不可是爲深有
負於君師之作養又何望其高睨聖賢之蘊奧乎陳
文曰潮城之東隔水有山文公平日憩息之地手植
木尚存潮人稱其木爲韓木山爲韓山復取城東韓
山以號城南之書院云王侯名元恭蠡人也

西陽宮記

文章之傳世雖聖賢之餘事然其盛衰絶續之際實
關繫乎天地之氣運周已來尚矣先漢賈馬二子以
來八百餘年而後唐有韓子韓子以來二百餘年而
後宋有歐陽子天之生斯人也固不數也是以百世
以下萬口一辭稱爲文章之宗工尊其文則敬其人
尊其人則敬其親苟敬其親也則其敬無乎不在而

況其墳墓所在乎此予所以不能已於西陽宮之記
也西陽宮者何歐陽子之親之墳墓所託也昔韓子
二歲而孤先世墳墓在河陽時或往省歐陽子四歲
而孤二親俱葬吉永豐之瀧岡終身不能一至蓋其
考崇公官於綿而生子官於泰而遽終妣越國大夫
人鄭氏以其子依叔父隨州推官越一年崇公歸葬
于吉葬後還隨歐陽子年二十預穎州貢年二十四
登進士科歷事多在江北及留中朝年四十六而太
夫人喪次年附歸崇公之兆葬後還穎崇公之葬距
越國之葬踰四十年越國之葬距文忠之薨又二十
六年六十年間欲如韓子之一省墳墓而不可得其
墳墓之託幸有西陽宮焉宮在永豐沙溪鎮之南舊
名西陽觀莫詳何代肇創宋至和乙未道士彭世昌
起廢掘地得鐘識云貞觀三年己丑西陽觀鐘崇公
諱觀聲與而字同乃請于朝改觀爲宮宮之後有祠
堂合祠崇公父子阡表世次二碑竪于一亭中間祠

堂敝甚人陳氏新之淳熙丙午誠齋楊先生爲之記其堂後復敝陳氏子孫重葺咸淳丙寅巽齋歐陽先生爲之記前陽方侯嵩卿守吉出錢十萬命邑尉陳元勲修築瀧岡阡門與墻紹熙辛亥艮齋謝先生記其事尤該備獨西陽無片文可稽祠堂初記丙午至今一百四十四年矣祠堂續記丙寅至今亦且六十四年矣而宮之道士鞠文質始遣其徒蕭民瞻來請記建宮本末民瞻之言宮面山枕溪拱抱明秀金華桃源聳其左龍圖鳳岡峙其右地之廣袤六畝而縮

禮神安衆室屋俱完宋南渡後道士賜紫者四劉師禹陳宗益彭宗彥曾君拙也田之歲入米以斗計三百而羸則宮之可藉以永久宜也而予竊有慨焉嘗聞諸禮士去國止之者曰柰何去墳墓也子路去魯顏子俾之哭墓而後行然則古人未嘗不以不得守其墳墓爲戚也而唐宋二大文人栖栖無所歸末年流京潁而家焉不得歸近墳墓豈其心之所樂哉今瀧岡之阡歲時展省如其子孫者西陽宮道士也據禮之常揆義之正雖若可慊憾非歐陽子之文上配韓子如麗天之星斗光于下土與天無極人之尊仰推之以愛敬其親者亦將與天而無極則亦何以能使其親之得此於人哉夫能使其親之得此於人也其不謂之孝子哉夫併謂之孝子也而但謂歐陽子爲文人可乎哉噫此予所以不能已於西陽宮之記也

湖口縣靖節先生祠堂記

晉靖節陶先生家潯陽之柴桑嘗爲彭澤令後析彭澤創湖口縣湖口亦彭澤也故其境內往往有靖節遺迹孫侯文震宰湖口因行其鄉至三學寺氏間相傳以爲靖節讀書之地旁有望月臺舊基猶存乃出私錢甃于臺基之上且就縣學東偏建祠堂三間以祀先生湖口小邑凋弊特甚扼江湖之會當驛置之衝侯興補滯廢應接往來精神光昭意氣閒暇處難

若易任勞若逸固其才略之優而又追慕先賢尊崇表章以勵末俗是豈俗吏所能爲者值余舟過湖口而請記其事竊惟靖節先生高志遠識超越古今而設施不少槩見其令彭澤也不過一時牧伯辟舉板授俾得公田之利以自養如古人不得已而爲祿者爾非受天子命而仕也曾幾何時不肯屈於督郵而去况此志節異時詎肯忍恥於二姓哉觀述酒荆軻等作殆欲爲漢相孔明之事而無其資責子有詩與

子有疏志趣之同苦樂之安一家父子夫婦又如此夫人道三綱爲首先生一身而三綱舉無愧焉忘言於真意委運於大化則幾於同道矣誰謂漢魏以降而有斯人者乎噫先生未易知也後人於言語文字間窺覘其髣髴而已然先生非有名位顯於時非有功業著於後而千載之下使人眷眷不忘其何以得此於人哉予於孫侯之爲惡乎而不喜談樂道之也侯燕人所至有廉能聲

卷舒堂記

昔人心畫之傳於世不少而顏魯公之字至今爲天下之寶豈獨以其字畫之勁而已志節如其字也廬陵文信公之志節蓋有大於魯公則其字之可寶爲何如哉卷舒堂三字公往時爲其鄉人劉靜隱翁作翁之二子構書塾揭名扁俾家之子弟及里之子弟卷舒簡編于其間一翁二子後先濟美好尚之超於流俗遠矣夫卷而舒舒而卷卷而復舒者以書之不

可不熟讀也讀之將何求必有以也而世之讀者不過以資口耳之記誦不過以助辭章之葩艷鸚舌翠羽悅聽視焉耳矣察其爲人稽其行事胷蟠萬卷之儒或不如目不識一丁之夫何哉讀而不知其所以以讀也且書之所載果何言與理也義也理義也者吾心所固有聖賢先得之寓之於書者也善讀而有得則書之所言皆吾之所有不待外求也不然買其櫝而還其珠雖手不停披口不絕吟一日百千卷舒

書自書我自我讀之終身猶夫人也而何益焉不惟無所益也甚其過者有矣長其驕長其傲長其妄誕長其險詖靡不由書之為祟彼胷中無一字者或不至是也嗚呼豈書之禍人哉人之禍吾書爾予不識劉之二子而吾友劉光澤稱其靜愨溫雅稱其明練奕豁則其質固可以學聖賢矣以其可學聖賢之質楷式其子弟而進之於書其必能有得於書之理義而不虛讀也信公之為人臣真有得於書者也得其

所得而推之以為父子推之以為夫婦以至為兄弟為朋友莫不皆然是之謂善讀書因覽光澤之記而附予說以告夫卷舒堂中之卷舒者云

廉吏前金谿縣尹李侯生祠記

予閑居思天下之治法以為禹稷伊尹之志苟得一縣亦可小試何也縣之於民最近令之福惠所及最速莫是官若也而舉世瞀瞀孰知其任之為不輕專務已肥遑恤民瘠甚闕吾君之德使不得下逮怨之氣瀰漫兩間以至上干陰陽之和者十而八九也聚斂斗而牧之以一狼恣其啖食何幸斯民而至斯極於斯之時倏有人焉慰愜其蘇息之望則民之愛之也烏得不如子之愛父母哉若金谿縣尹李侯是已尚論邑政之最必曰五事備予謂簡訟均役二事爾戶增土闢盜息三者其效也貪官喜民訟之繁則其需賄之路廣架虛誣告欣然聽納蔓延歲久而不決受誣之人甚則殞身破家事與求直而枉者先有所

輸則直者無從得伸役戶議差之際鬻賣偏徇無力請賕者不脫免即此二端欲民之聊生可乎侯則不然訟者造庭面詰其故稍涉偽妄往往辭窮或以理感喻之而止所當辨解者之鄉都縱或逮問不遣一卒比及至官片言判其是非罔有留滯雖理屈抵罪靡不心服上司命之鞠訊亦若是戶役一以貲產高下為等第來歲之役定於歲抄數戶俱差則考驗其力以多寡其日分如衡之平無所低昂由是民不

可爲欺而訟自簡吏不可爲姦而役遂均訟簡役均縣之大綱舉矣此外皆其目也事儻便民諸利畢興儻不便民纖害必除有關係於倫紀風教者尤切切富旣獲安貧亦樂業百里之内一和如春鄰邑竦慕恨不得爲金谿之民侯宰邑凡四初宰華容繼宰臨湘二邑各處三年如一日後宰高安郡以私而撓縣政侯涖官甫七日遄棄去金谿之治視華容臨湘無異侯之所以過人者非他其善有五而廉爲本廉一

也明二也仁三也能四也公五也世固有廉者矣其見不明則爲吏所蔽雖廉何補亦有廉而且明者矣其心不仁則自謂無取於民不眩於事而深刻嚴酷又縱其下漁獵蹂躪略無惻怛之意或其心雖仁而短於剸裁徒有仁心而民不被澤仁而不能故也或其才雖能而意之所向不無少偏終亦不免於小疵能而未公故也全此五善者難矣哉而侯獨兼有之所以卓然爲當今治邑之最歟侯資質美而益之以

學公餘手不釋四書喪祭一遵朱氏家禮燕坐之際扁曰絜矩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踐行絜矩之實者也匪但揭名扁之虛而已在金谿六年其去也士民思其德傳以紀之者數千言詩以誦之者數千首又立生祠于學宮去已四年而復來請予記將欲壽其祠於永遠予觀漢循吏傳六人始文翁終召父蜀郡南陽世世祠之今侯得此於民與漢之循吏異世同符予素知侯名樂道其善侯名有字仲方平

陽人善舉著聞擢典風憲浸浸向顯用或曰侯嘗書廉勤公愼恕五字于壁今稱其廉明仁能公何哉曰彼之所以仁所以公者曰仁曰公恕在其中矣曰明曰能侯孰謙而不以自居其於五善孜孜勉力而不怠者勤也翼翼小心而不恃者愼也侯之自勵予之稱侯其究一也抑侯之善五而予特表之曰廉吏蓋摭五善之本而云請予記者前縣尉胥文樞暨金谿之士彭瑀

復庵記

與物相刃相靡終身役役而不知所歸此漆園達士之所嗤也李君謙甫仕於天下一統之初相諸侯相方伯職脩事治清謹慈惠之聞孚於人當路將階而升之年甫五十遽老于儀眞因宦游所歷而家焉城西關十五里結草爲庵名之曰復每歲春夏秋居循其間視耕耘歛穫事勤則書倦則枕暇則賓友共壺觴徜徉花卉竹樹之側望江中舡檣往來上下梭織

交錯絡繹不絕江外群峯森聳蒼翠陰晴朝夕變化萬狀而嶷立不改田夫野叟爭席欣欣然與之相忘蓋有晉淵明之風噫昔之人未嘗不欲仕仕而或止何也語云可以仕則仕彼往而不復者不計其可震蕩風波之舡衝觝豺豹之叢驚悸喘汗而行不休考其終竟而何成哉而其甚也父子兄弟潸然悽然相視而歎追憶東門之犬華亭之鶴當是時雖欲復可得耶余惡乎而不善吾李君之善復也淵明少日爲州祭酒參鎮軍建威軍既而令邑幡然賦歸以行迷未遠自幸時亦艾而未耆也由世俗觀之似大早計而孰知士之高見遠識固未易爲常人道也舉世滔滔汨汨熙熙攘攘而見斯人其在周易不謂之獨復不遠復者乎噫古今人所値所志不皆一一同若吾李君之復則於古人殆幾矣君河北平人也或曰去官不復其土而僑寓他鄉復其未邪是不然復也者于其義不于其地迷於聲利權勢之途而能復者古今有

幾惟隨所在而安者庶乎其能也必於懷居與迷而不復等爾而君豈爲是哉余嘗與友人元復初評所知曰安分而無忮平心而無愧于之婦翁與應曰然翁謂君也

一樂堂記

金谿朱元善父母年未六十兄弟凡七孝友雍睦頫聞於人樓于所居之東扁之曰一樂堂予過其家而請記焉予觀孟子之言君子之所樂者三一由乎已

一屬乎人一繫乎天惟係乎天者最不易得故居三樂之首幸而得是於天矣然能有是樂者蓋鮮也何也有父母而不知所以孝有兄弟而不知所以友則亦孰知俱存無故之爲可樂哉吾元善蓋不如是父仕于京思念不置母養于家晨夕不違兄弟之異出者一視均愛殆庶乎知有此樂者則斯堂之扁非徒借其名而已也夫人之孝友本乎天性充之而至聖賢不異也或有生質之偶合者或有好名而強爲者

其偶合者雖行而不著其強爲者至久而必渝惟能充之以學則天性之愛全復其初事父母如古之曾閔處兄弟如古之夷齊夫如是始可言君子之一樂矣元善其勉學以復其性之全也哉

忍默堂記

一念或至於亡身一言或至於喪邦其小者或以招禍或以敗事矯其失者所以有取乎忍與默也豫章黃幼德愿慤士取山谷老人養生四印之二名其堂曰忍默將以自警且以戒其子用意不其嚴乎抑聞之古之君子休休而容恂恂而謹容則自平其忿謹則自訒其言奚事於忍奚事於默哉當忍而忍當斷而斷惟其可當默而默當語而語惟其時又豈專於忍專於默邪前之所云仁之所能後之所云義之所爲仁者寬洪而靜重義者裁制而精審夫如是忍默之名可廢也或者因字取象而加刃於心託物取形而三緘其口以示警戒則善矣然皆矯枉過直之意

非大中至正之道也幼德姑置太史之詩而留意聖賢之書居仁由義而有實得其必欣然領會子之說請爲筆之以志堂壁

後山記

清江黃正道之父尚幹君居市而愛山扁蒼山二字晨夕之下悠然若有見者蓋與夫蒼蒼者冥會於中而人莫知其意之所存獨正道知之可謂善承意矣後正道復扁其肄習之所曰後山或議之曰世有識

山之固者不免爲南華仙所笑予之先君子於山已辯予又欲世世尊此山乎正道曰吾聞移山之夫智人笑其愚彼謂吾之子孫無盡而山不加益何不可移之有吾味其言安知笑者之非愚而移者之非智夫彼之山有形而移之也有事乎力猶且期之子子孫孫而必其可吾之山無形而一毫無事乎力子子孫孫之世守之也夫何難而不可哉况人子之於親也思其平生志意之所嗜所樂而不敢忘吾視吾祖

如見山焉吾視吾山如見親焉此人子之心又何譏識者語塞余適過而聞之闢而嘉之予曰仁者樂山夫尚幹君非古所謂仁人歟詩云高山仰止予曰詩之好仁如此夫正道非今所謂孝子與於是正道稱谷以謝而請識其語于壁

草廬吳先生輯粹卷之二 終

草廬吳先生輯粹卷之三

說十一首

無極太極說

太極者何也曰道也道而稱之曰太極何也曰假借之辭也道不可名也故假借可名之器以名之也以其天地萬物之所共由也則名之曰道道者大路也以其條派縷脉之微密也則名之曰理理者玉膚也皆假借而爲稱者也真實無妄曰誠全體自然曰天

主宰造化曰帝妙用不測曰神付與萬物曰命物受以生曰性得此性曰德具於心曰仁天地萬物之統會曰太極道也理也誠也天也帝也神也命也性也德也仁也太極也名雖不同其實一也極屋棟之名也屋之脊檁曰棟就一屋而言惟脊檁至高至上無以加之故曰極而凡物之統會處因假借其義而名爲極焉辰極皇極之類是也道者天地萬物之統會至尊至貴無以加者故亦假借屋棟之名而稱之曰

極也然則何以謂之太曰太之爲言大之至甚也夫屋極者屋棟爲一屋之極而已辰極者北辰爲天體之極而已皇極者人君一身爲天下衆人之極而已以至設官爲民之極京師爲四方之極皆不過指一物一處而言也道者天地萬物之極也雖假借極之一字強爲稱號而曾何足以擬議其髣髴哉故又盡其辭而曰太極者蓋曰此極乃甚大之極非若一物一處之極然彼一物一處之極極之小者爾此天地

萬物之極極之至大者也故曰太極邵子曰道爲太極太祖問曰何物最大答者曰道理最大北斯之謂與然則何以謂之無極曰道爲天地萬物之體而無體謂之太極而非有一物在一處可得而指名之也故曰無極易曰神無方易無體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斯之謂與然則無極而太極何也曰屋極辰極皇極民極四方之極凡物之號爲極者皆有可得而指名者也是則有所謂極也道也者無形無象無可執者雖稱曰極而無所謂極也雖無所謂極而實爲天地萬物之極故曰無極而太極

放心說

其體則道其用則神一眞主宰萬化經綸夫如是心是爲太極或已放去所宜收也於名於利於色於味妄念紛擾私意纏滯夫如是心甚爲剽賊或未放下不宜留也不可以放還家即次者歟不可不放解懸釋縛者歟雖然放故不放不放故放二者相通此學

之全知不放心不知放心二者不相同此學之偏虛豁豁地無毫髮累常惺惺法無須臾離其放不放如是如是吾會其全以救其偏於乎至矣安得起鄒叟而與之言　節文

觀瀾說

予家有清池可十畝冬夏混混不竭月夜乘舟扣舷蕩漾其間彷彿赤壁之遊之樂地四平無山林障礙微風發則縐皺淪漣佀披纈紛如綺如縠如鱗如鬣

不可勝狀有天下之至文焉大父嘗結廬西南涯開軒面之曰觀瀾軒有客難曰瀾之雄偉壯盛者莫江大河之流洞庭彭蠡之瀦也今以一勺之水而觀其所謂瀾得無見笑於天吳哉主人答曰子知孟子之言觀瀾者乎觀水有術必觀其瀾蓋貴乎水之有源也潢潦之水雨集而盈雨止而涸何瀾之可觀若夫有源者則異是彼之經數千百里而來合數千百川而一者有源也此之歷四時千載而如一日者亦有

源也有源既同則有瀾亦同也泰山之與秋毫政未可以大小而殊其觀於是客無以應也金谿洪君恢鄰尚義所居有觀瀾閣浚渠道溪引活水至前殆與予之大父同其趣蓋有源之水不必如長江大河洞庭彭蠡之廣且深而後可觀也青田陸子近世大儒之知道者洪君生不同時而與同里增修祠宇以表欽慕是必悠然有會於其心茲非所謂有源者耶譬之水然有源如是其有瀾可觀也固宜竊慮時人未達洪君之所以名其閣之意也故述予大父之答客難者以諗

虛舟記

眞定趙時中扁其燕坐之所曰虛舟蓋取諸莊氏書夫彼之所謂虛也者謂有其舟而無人主之也大槩莊老氏之學無心待物若無主之舟然任其汎汎於水中雖偶觸他人之舟而人不怒以其無主而非有心故也待物一皆無心儻或傷於物物亦無憾於我故曰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雖有己而己無

心雖有舟而舟無主是之謂虛虛舟者虛己之喻也其遠害之計高矣而終不及吾聖人之中道吾聖人之舟有主而實非如彼之無主而虛也然操之以節度行之於空際百艘並進狹澗相遭其舟亦無所觸既無所觸誰其怒之彼無主之虛舟倘爲無心而亦有時觸人之舟人雖不怒心實不悅吾聖人之舟未嘗有觸於人人不惟無怒於心而其中亦無不悅之

意蓋莊老以無心待物聖人以公心應物其心公雖曰有心亦若無心利之而民不庸殺之而民不怨又奚啻能使無心之人不怒其觸而已噫古聖人邈矣吾於後世得漢相諸葛武侯爲廖立李平被廢黜而終身無怨无感之至於垂涕非其公心足以服人而然歟豈必如老莊之無心也哉時中方以才名爲世用與其學彖吏之無心而縱無主之虛舟孰若學漢相之公心而運有主之實舟乎

張仲默二子字說

汴張君仲默名其仲子曰權季子曰柢請余字之余曰物之輕重不齊也而衡之稱物常適其平者以權之或進或退也故君子之以義制事隨時取中者似之而泥於經者疑於權夫經之爲經豈執而不通之謂因時制宜所以不違乎經也權乎其毋舉一而廢百哉木之有柢也幹枝葉花所繇以生而實所繇以成也柢不深固則其葉其花不及他植矣况其實乎韓子云根之茂者其實遂柢乎其毋輕本而重末哉請字權曰子經柢曰子實既以復于君君曰可乃書以遺之

張恒字說

學者張恒請字字之曰伯固易曰恒德之固也固者堅固而不移或勤或怠乍作乍輟無而爲有虛而爲盈者不至是必終始惟一無時厭倦而后能之易所云一德所云雜而不厭蓋以此夫恒之資可以進其毋不一而易厭哉抑聞之聖師不重則不威而不固然則內固自外重始恒勉諸

史魯字說

昔者聖人之門惟子貢之才識可亞於顏子諸弟子之中曾子以魯稱而卒傳夫子之道者曾子也一以貫之之旨聖人不輕以語人得聞之者曾子子貢二人而已然於曾子也不待其問而直告之既告之後曾子深領會焉於子貢也先發其疑而後告之既告

之後子貢亦未能如曾子之唯也然則子貢之達而反不及於魯者何歟竊嘗論之曾子之魯也其學一出乎誠蓋惟不恃天資之敏銳所當知者堅志以蘄於通所當行者强力以蘄於至誠篤懇切敢有一毫息忽之心哉論語一書成於曾氏門人之手而記者首述三省之章夫謀人必忠交友必信傳於師者必習可以見其誠矣知之爲真知行之爲實行所以能得夫子之道也中州史魯學於予予字之曰伯誠而語之以曾子之學魯也勉旃其毋曰此聖門學者事非今人之所可爲

吳浚字說

崇仁貳令吳侯之孫浚字德晉侯請予敎之予曰天之生人也其性善善端之發也如泉之出泉初出於地而能浚之則其源深其流長所積彌多而所及彌廣行而爲大川瀦而爲大淵可以漕而通可以灌而注資人用育物產利澤被乎天下其德不亦普乎苟不知所以浚則其源塞其流絕其涸可立而待也又何望其普也哉浚年少喜問學趣向正而志不卑有以擴充其善端如浚泉然予知其爲川爲淵而及物之普也有日矣浚勉之哉勿自畫

劉節劉範字說

劉節劉範富州尹眞定劉侯之伯子仲子也伯務學循理應事知方仲一惟伯氏步武是隨器之良者也節字叔度範字叔倫夫易之卦有節焉書之篇有範焉易之節曰節以制度書之範曰彝倫攸叙節如竹之有節而度者分寸尺丈之則也範如金之有範而倫者先後次第之序也一言一行不踰乎界限之外斯中度矣一言一行必由乎模楷之內斯中倫矣能如是奚翅一家之良子而以居官爲良吏亦爲良臣繇此其選也節也範也尚思所以稱其名哉二子嘗從問栖筠學而栖筠遊吾門是以勉其進

婁河道淵字說

天下之山脉起於崐崘山脉之所起即水原之所發
也水之發自崐崘者其原爲最遠惟中國之河爲然
泼之發原於嶓冢江之發原於岷山以西視他水亦
可謂遠而非極於山脉初起之處則不得與河原並
也故天下有原之水河爲第一古人祭川先河後海
重其原也學記以祭川之重其原喻爲學之志於本
覃懷姜道原以河爲名以道原爲字者其亦此意與
盖河之原盡夫山脉之所起而道之原盡夫道體之

所極也道原生許公仲平之鄉濡染先正之風脫去
凡陋之識不以其年之既長而肯降心以學於予予
因其命名命字之意而嘉其志之遠大也於是爲之
說曰學者之於道其立志當極乎遠大而用功必循
乎近小遠大者何究其原也近小者何有其漸也漸
者自泝遡原而不遽以探原爲務也道之有原如水
之有原人之學道如禹之治水禹之治水也治河必
自下流始兖州之功爲多而冀州次之河之外名川

三百支川三千無所不理若畎若澮田間水道爾亦
濬之以距于川其不遺近小也如是聖門教人自庸
言庸行之常至一事一物之微諄切乎實未嘗輕以
道之大原示人也仁道之大子所罕言聖人豈有隱
哉三百三千之儀流分派别殆猶三百三千之川雖
瑣細繁雜然無一而非道之用子貢之敏悟曾子之
誠篤皆俟其每事用力知之既偏行之既周而後引
之會歸于一以貫之之地無子貢曾子平日積累之

功則一貫之旨不可得而聞也近世程子受學於周
子太極一圖道之大原也程子之所手受而終身秘
藏一語曾莫之及寧非有深慮乎朱子演繹推明之
後此圖家傳人誦宋末之儒高談性命者比比誰是
眞知實行之人蓋有不勝其弊者矣夫小德之川流
道之派也大德之敦化道之原也未周偏乎小德而
欲窺覘乎大德舍派而尋原者也以道原所志之遠
大而舉夫子程子教人之法以告俾由近小而入理

其衆流則卒之究其大原可俟也道原可與言必不以予言爲卑淺

易原以清名字說

天下之清莫如水先儒以水之清喻性之善人無有不善之性世無有不清之水也然黃河之水渾渾而流以至于海竟莫能清者何也請循其初原者水之初也水原於天而附於地原之初出曷嘗不清也哉出於岩石之地者瀅然湛然得以全其本然之清出於泥塵之地者自其初出而混於其滓則原雖清而流不能不濁矣非水之濁也地則然也人之性亦猶是性原於天而附於人局於氣質之中人之氣質不同猶地之岩石泥塵有不同也氣質之明粹者其性自如岩石之水也氣質之昏駁者性從而變泥塵之水也水之濁於泥塵者由其地而原之所自則清也故流雖濁而有清之之道河之水甚濁貯之以器投之以膠則泥沉於底而其水可食甚濁因可使之清

也況其濁不如河之甚者乎世之治性者非惟無以清之而又有以濁之性之汚壞豈專係乎有生之初哉有生之後日隨所接而增其汚穢外物之泥多於氣質之滓者奚翅千萬不復其原之清而反益其流之濁情其性之罪也雖然原之清天也流之濁人也人者克則天者復亦在乎用力以清之者何如爾廬陵學者易原字以清問其名與字之說遂書此以遺之

辭一首

虞采虞集字辭

著雍困敦相月六貫虞氏二子丱突而成既加元服乃敬其名字采曰受字集曰生采也維孟集也維伯爰加爾字用勗爾德孰采孰受忠信於禮孰集孰生道義於氣禮喻夫采受者其本如繪之初質以素粉義在夫集生者其効如耘之熟苗以長茂乎告汝采自誠而明行有餘力一貫粗精乎告汝集自明而誠

及其成功四體充盈念念一實表裏無僞言動威儀
浸浸可備事事一是俯仰無怍盛大周流進退罔覺
采匪詞華集匪辯博希賢希聖爾有家學相門有嗣
禮義有傳是究是圖毋忝爾先

草廬吳先生輯粹卷之三終

草廬吳先生輯粹卷之四

雜識八首

道之大原出於天羲農黃帝繼天立極是謂三皇道
統之傳實始於此黃帝而後少皞顓帝高辛繼之
通堯舜謂之五帝堯舜禹皋君臣也而並此唐虞
之際所以爲盛也成湯伊尹生於商之初興而傅
說生於商之中世文武周召生於周之盛際而夫
子生於周之既衰夫子以來始不得位而聖人之

道不行於是始教授弟子而惟顏曾得其傳顏子
早死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沒而不
得其傳焉我朝周子始有以接乎孟子之傳於千
載之下其時有邵子者亦非常人也二程子則師
於周子張子則友於二程而傳其學中興而後又
有朱子集周程張邵之大成是皆得夫道統之傳
者也聖賢繼作前後相承吾道正脈賴以不墜通
而言之則堯舜而上道之元也堯舜而下道之亨

也洙泗鄒魯道之利也濂洛關閩道之貞也分而言之則羲農其上古之元乎堯舜其亨禹湯其利而文武周公其貞也夫子其中古之元乎顏曾其亨子思其利而孟子其貞也至於周子則我朝之元也程張則我朝之亨也朱子則我朝之利也然則孰爲我朝之貞乎哉未有也然則其責可以終無所歸哉不可也嗚呼蓋有不可得而辭者矣

聖賢之學但在天理人欲上用功天理之發苟不剛

以克之吾未見其不爲人欲之所奪也人欲之萌苟不剛以鋤之吾未見其不爲天理之賊也昔程朱夫子皆十七八時已超然有卓絕之見慨然有求道之志然猶未至於化而死也今愚生十有九年矣失今不學更待何時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夫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嗚呼可不懼哉可不念哉況天之所以畀亂於我而增益其所不能者方新乎則又安可不改過遷善而滌其舊染之汚以圖自新也嗚呼可不學哉可不勉哉

君子小人之分理欲之間而已矣自今以往苟乘此一念之懲悔而擴充其天理尚庶幾乎其或尚因循不改而頹惰於人欲則其爲小人之歸也必矣嗚呼身也者非吾之身也父母之身也父母之所以生我者何如而我乃棄之於小人也何其不孝至於此極也身也者非吾之身也天地之身也天

地之所以與我者何如而我乃棄之於小人也何其不仁至於此極也嗚呼人憎不知道而身不行道猶云可也今亦既畧知道矣而乃至於違道無乃小人而無忌憚之尤者乎嗚呼何其繆戾若斯之甚也

天之生是人其生也有仁義禮智信之性人之有是性其發也有喜怒哀懼愛惡欲之情心統性情者也性具於心情發於心而言則心之辭也情動於

中則外必形於言昔人之所以作詩者由此也太史公曰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愚謂三百篇未必皆然而其間發憤而作者蓋亦有之矣夫羞惡知覺人皆有之愚猛省昔情不知道時凡動作云爲之繆心術念慮之差安然處之恬不知恠其後畧有見識則凡一有非義理之正而不得其本心之安者其羞愧悔恨之情火於中而泚於面必至泄於辭以自道其惡而後其情得以

少紓焉此無他羞惡知覺之眞心發見自然而然不能自已者也故凡吾所作之箴銘言語因有過而爲之者過半嘗觀於詩賓之初筵廼衛武公悔過之作而抑戒之篇亦武公自警之辭也非其有過而爲之與何則無爲而言者其辭和以平有過而悔者其辭激以切今觀二詩辭氣奮厲意勵懇若將喢罵其身斥指其愆而惟恐其或恕也伐柯伐柯其則不遠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則衛武公之二詩其亦予所作之類也雖然過而悪惡而悔悔而言其視向之情無所知固有間矣然亦豈願其常如此哉易不云乎頻復厲周子以人生不聞過爲不幸而尤以無恥爲大不幸者其意亦然

孟子而後道學無傳儒者惟知以記誦詞章爲事宋興大賢輩出覺癡指迷學者始知天下學術固不止於前二端之陋而已也新安朱子訓釋四書以惠後學使世之學者由是而學焉德至渥也今世

之士皆知尊尚其書而樂誦之矣嘗不知四書中之所言者果何事也古聖賢之所學者果何學也嗚呼漢唐之儒不知讀其書而不能行其言者吾無責焉已矣今世之士知讀其書矣乃徒慕其名以爲高而不究其實之可用徒知從事於口耳而不知反之於身心終身誦之而不知一言爲可行不亦四書之罪人也乎潑爲此懼不惟不敢貫亦不肯今之世果有願與我同志者乎若有之吾將

與之遊于以共學焉
賦之名何始乎詩有六義一曰賦然有比焉有興焉有一詩而全賦比興三體者焉不獨賦而已矣雅亡於東遷風終於陳靈刪詩之後不復有詩六義隱矣楚屈子遭讒放逐寓其忠愛眷戀之心誠貫金石光奪日月其辭則興少而比賦多故後人或名之曰賦宋玉之徒從而和之然高唐等作已非騷體其後遂爲漢司馬楊班之賦豈復離騷比哉

然擬以今之賦則相去又不知其幾等也而子雲猶且謂之壯夫不爲使見今之賦則其言又當何如子雲身自好之猶爲此言使不爲子雲者則其言又當何如歷魏至唐愈昌愈變愈卑獨隋李諤能覺其繆嘗謂今世之士大夫而所見反出於隋人後乎愚嘗愛致堂胡先生之言曰詞賦本於離騷而不逮騷遠矣聲韻四六本於詞賦而不逮賦又遠矣後世方以之設科取士於是讀書者不復講求義理惟務採摘對偶一韻爭奇一字競巧緝綴成文去本愈遠父兄詔子弟師長訓生徒皆汲汲孜孜焉不爲此則不足以收聲名躋仕路一旦得官回視曩昔所狥之不如也所用非所學所學非所用人才大壞其害豈小小哉嗚呼旨哉言也然則今之賦其可醜也如此則將絶之而不爲乎曰朝廷方以此而設科布衣必藉此而進身士如有志於遯世離群則可矣然不仕無義愛身獨善

亦聖賢之所不許則亦姑從俗而爲之可也第所學則當求之於此外焉爾孔子之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何況於賦
人之一身具耳目鼻口而爲全人其或目而眇焉足而跛焉則皆以爲廢人矣爲其身之不全也人之有是疾也蓋未嘗不恨其身之不若人也人之見是人也蓋未有不懼其身之或若是也然有不幸而出於天疾則固付之無可奈何其或幸而無是

疾而得爲全人顧乃不循理不畏法以至蹈於黥
劓剕刖之辟而有甚於跛眇之可耻可惡焉者當
此之時雖痛自悔恨思欲翻東海之波以湔洗其
前日之所爲而與其身之復全豈可得哉夫黥劓
剕刖顯然有迹而可見者也猶或不知避以至於
陷焉而後悔則夫無黥劓剕刖之迹而其可耻可
惡之實猶有甚於黥劓剕刖者固寘寘然入於中
而不自知也嗚呼人之一身幸而得爲全人而乃

不自謹重以至陷於刑辟矣則亦將如之何哉其
亦盡今以始而自新焉可也悔往者之不可及則
亦圖來者之無或再焉可也雖然孰若謹之於初
者之爲得哉一非足以害萬善而萬善未足以蓋
一非也縱使後之善可以蓋昔之非其視夫終始
粹然無一欠者固有愧矣然則君子之有意於謹
身而免過者其亦於其初而謹之也哉既不能自
其初而謹之則亦及其未至於是而速改之也哉

不能謹於初又不能改於中而所以蓋於後者又
不能以自力焉其亦可哀也已然則君子之有意
於改過而遷善者其可不深思而熟監於斯歟
甚矣人之不可忘孝也孝者何常以父母爲心而已
矣人而常以父母爲心則所以謹其身者將何所
不至哉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
父母父母憂而憂焉父母喜而喜焉行必不招辱
也言必不招怨也其順必足以事長其忠必足以

事君惟知父母之可慕雖有名位之貴而不慕也
惟知父母之可慕雖有貨財之富而不慕也惟知
父母之可慕雖有聲色之紛華而不慕也一瞬息
之間未嘗忘父母則無瞬息之過矣一毫髮之事
未嘗忘父母則無毫髮之過矣孔子以謹身爲庶
人之孝而孟子亦以守其身而後能事其親然人
能思所以孝於親則自知所以謹守其身矣使一
瞬息間一毫髮事而不以父母爲心則是忘其身

之所從來者而又何能知所謹守哉曾子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至哉言也學者苟能深有體於其言則於父母自不能忘而於身自不能不謹矣充之以至其極則雖堯舜文王亦不外是嗚呼此孝之所以為至德也歟

箴五首

勤箴

夏而不扇冬而不爐思則徹曉得則疾書我思古人關洛之儒勤哉勤哉毋替厥初

謹箴

生而請事動言聽視死而知免戰兢臨履我思古人洙泗之子謹之謹之一如其始

予始讀朱子訓子帖而得勤謹二字每常思之竊謂此二字眞持養之要經為學之先務也勤則德性無所懈問學無所倦謹則宅心無所放處事無所失苟能體此二字行則於聖賢之道庶乎其可至矣

理一箴

或問于天予對曰理陰陽五行化生萬類其用至神然特氣爾必先有理而後有氣蒼蒼蓋高包含無際其體至大然特形只形氣之疑理實主是無聲無臭於穆不已天之為天斯其為至分而言之名則有異乾其性情天其形體妙用曰神主宰曰帝以其功用曰神曰鬼專而言之曰理而已大哉至哉理之一言

天以此理位上為天物資以始是謂乾元地以此理而位下為物資以生實承乎乾人生其間眇然有已而位乎中而參天地惟其理一所以如此天地與人理固一矣人之與物抑又豈二天地人物萬殊一實其分雖殊其理則一天地無情純乎一眞至誠不息終古常新曰天地人理則惟鈞或不相似以人有身氣質不齊私欲相因惟聖無欲與天地參理渾然一形骸而三下聖一等于時保之未能樂天畏天之威

畏天伊何無終食違及其至也與聖同歸一者謂誠
惟天惟聖希聖之賢主一持敬敬而戒懼弗聞弗見
敬而謹獨莫見莫顯敬而窮理則明乎善如臨如履
心常戰戰一而無適有失若鮮如或不爾禽獸不遠
人物之初理同一原人靈於物易爲其然形氣之稟
物得其偏是以於理不通其全人得其正固非物比
合體貫通性爲最貴最貴之中又有不同氣有清濁
質有美惡曰聖賢愚其品殊途濁者惡者愚不肖也

其清其美則爲賢知得美之美得清之清無過不及
純粹靈明天理渾然無所虧喪斯爲聖人至誠無妄
聖性而安賢學而行愚而能學雖愚必明愚而不學
是自暴棄下愚不移正此之謂乾父坤母民胞物與
四而實一窮亘今古四者之内物爲最賤天地與人
則無少間胡世之人多間以私上不化贊下甘物爲
上知下愚學知困知就人而論亦分四岐理焉本一
人自爲四下愚之人蓋不足齒困知可賢聖可學能

柰何爲人不求踐形理在兩間一本殊分散爲百行
別爲四端或謂之道或謂之誠千言萬語一之異名
萬事萬物各此焉出理一之義周遍詳密理萬而一
心爲主宰心一而萬理之宗實在天曰理在人曰心
理一曰實心一曰欲

訟惡箴

吾之一心其德本完養而無害心廣體胖少有間之
跼蹐不安是以此心閑之惟艱大哉仁乎人之安宅

伊欲求安誅無戕賊惟理是循一私必克纖欲尚留
安胡可得所謂欲者豈必在事念慮微差滔天私意
天理至安曠而弗居人欲至危甘遊其途謂吾無知
思亦嘗至知而復蹈何如其智謂吾無恥心亦知愧
恥而復爲何可謂義嗟予小子氣質汚卑用力於學
有年于玆累月檢束成之不足失在斯須壞之有餘
險哉人欲匪不克灼猶爲牽引而不自覺賊吾心德
害吾天樂爰作此箴以訟其惡

謹言動箴

君子所重惟言與動凡言必敬凡動必正謹言伊何
言必可師辯事說理讀書誦詩鄙俚之辭䙝慢之語
一出諸口如茹荊棘謹動伊何動必可式周規折矩
趨徐拱遲毋傲毋輕毋惰毋側雖在暗室如對賓客
非禮勿視非禮勿言夫子之學顏子是傳深遠恭慢
辭遠鄙倍曾子之學敬子是誦大聖巨賢惟此之謹
咒予小子其敢弗盡天資匪高俗染彌深不能自覺
以蕩其心江流滔滔砥柱屹立往不可追來猶可及

銘十八首

敬銘

維人之心易於放逸操存舍亡或入或出敬之一字
其義精密學者所當服膺弗失收斂方寸不容一物
如入靈祠如奉軍律整齊嚴肅端莊靜一戒謹恐懼
兢業戰栗如見大賓罔敢輕率如承大祭罔敢慢忽
視聽言動非禮則勿忠信傳習省身者悉把捉於中
精神心術檢束於外形骸肌骨常令惺惺又新日日
敢以此語鏤于虛室

和銘

和而不流訓在中庸顏之愷悌孔之溫恭孔顏往矣
孰繼遐蹤卓彼先覺元公淳公元氣之會渾德之鍾
端日祥雲霽月光風庭草不除意思中中天地生物
氣象融融萬物靜觀境與天通四時佳興樂與人同
泯若圭角春然心胸如玉之潤如酒之醲睟面盎背
辭色雍容待人接物德量含洪和粹之氣涵養之功

敢以此語佩于厥躬

大哉敬乎至哉和乎其仁義之用禮樂之本乎敬近義和近仁敬爲禮和爲樂敬者嚴肅齊莊之謂和者從容不迫之意是故敬則常惺惺地而本心不放外物莫干和則活潑潑地而天理春融人欲淨盡敬則如小程子之嚴厲立尺雪者凛如也和則如大程子之渾厚坐春風者溫如也敬則如張子之氣質剛

毅儼容貌恭肅如也和則如周子之胸中洒落光風霽月器如也敬則如孟子之秋殺而泰山巖巖毅如也和則如顏子之春生而和風慶雲藹如也吾讀敬銘則使人心神收斂百妄俱消如在靈祠中如立嚴師側凄凄乎其似秋而不自覺足之重手之恭也讀和銘則使人心神怡曠萬境俱融有弄月吟風情有傍花隨柳想熙熙乎其似春而不自知手

之舞足之蹈也范氏曰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爲貴敬者禮之所以立和者樂之所由生程子曰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爲貴樂勝則流故和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此言敬與和二者不可偏於一也然愚觀偏於敬而失之離者鮮偏於和而失之流者多蓋敬者必和和者不必敬借使偏於敬而不能濟之以和猶不失爲狷介苟偏於和而不能

主之以敬則必隨爲不恭况乎未有敬而不能和者也若和而不能敬者則有之矣程子謂敬則自然和樂柳下惠聖於和而孟子猶或以不恭病之然則敬勝則離和勝則流固也然與其流也寧離矧未必果離邪聖賢雖言敬而竝言和豈無意哉學者儻專務於敬而能敬焉則雖不期於和而自和矣故吾於二銘以敬爲先而和爲後亦周子之禮先而

樂後之意云

顔冉銘

我思古人明發不寐早彼先覺顔冉二子主一持敬克己復禮出門如賓使民如祭非禮勿言非禮勿發非禮勿聽非禮勿視蟬蛻人欲春融天理彼何人哉晞之則是斬絶自新從今以始自怨自艾處仁遷義指天爲誓鏤心爲記吾雖不敏事斯語矣

自新銘

齒本白一朝不漱其汚已積而本白一旦不類其垢已叫體本白一日不浴其形已墨齒雖汚漱之則即無白雖垢類之則即不體雖墨其形浴之則瑩然如玉潔且清是知齒本無汚其汚也實自吾而本無垢其垢也實自取體本潔且清其形之墨也實自成齒本白而我自汚誰之辜而本白而我自垢誰之咎體本白而我自墨誰之愆辜而一朝漱其齒白者復爾一旦類其面白者復見一日潔其體而浴白者復如玉盍曰向也吾身白者已塵今焉湔雪舊染維新而今而後殆不可復士子守己當如女子文人治身當如武人女子居室必無一毫點汚介然自守如此是謂守己如女武人殺敵必須直前不顧勇於自治如此是謂治身如武女不女易所謂不有躬也武不武詩所謂我非夫者身之白者渾全而未壞貴當以不女之女爲戒身之白者既壞而求全謹無若不武之武人然

自術銘

稟天性治天情正天官盡天倫奚而養奚而治奚而正奚而盡未知之則究之既知之則踐之究者何窮其理踐者何履其事若何而爲仁義禮智之道若何而爲喜怒哀懼愛惡之節若何而爲耳目口鼻手足四肢之則若何而爲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探其所以然求其所當然是之謂窮其理存之於心則如此見之於事則如此行之於身則又如此內而

施之於家則如此外而推之於人則如此大而措之於天下則又如此躬行之焉力踐之焉是之謂複其事然則其先如之何曰立誠而居敬

消人欲銘

人欲之極惟色與食食能殞軀色能傾國紾兄摟女食色乃得將紾將摟不亦大惑必也謀道必也好德而勿謀食而勿好色飲食男女大欲存焉不爲欲流乃可聖賢我思古人以理制欲常戒以懼猶謹其獨

賢賢易色好吾不足何暇色耽恣情悅目食無求飽志學惟爲何暇食求以極口腹如或不然是人其天貪淫蠱惑有愧格言好色是欲德未見好惡食是耻未足議道嗚呼食色令其戒茲戒之如何剛以治之

長天理銘

天理之至惟仁與義仁只在孝義只在弟苟孝於親是能爲子苟弟於兄是能爲弟能爲子弟他不外是此之不能何況他事盡乎人倫堯舜爲至然其爲道孝弟而已知斯二者即所謂知節斯二者即所謂禮實有二者即信之謂安行二者樂則生矣五常百行不離斯二窮神知化亦由此始如或不然流入佛氏名爲閎徧實外倫理事親從兄豈不甚易人非不能特不爲耳嗚呼仁義爲之由己尚勉之哉毋自暴棄

克己銘

去病非難當拔其根己私既克天理復還克他未得但加裁抑固不揭撅終尚潛匿克者伊何譬如破敵

戰而勝之是之謂克二者異情學者當明人欲如敵入據吾城被吾戰勝遠屏退聽不敢復來攻城犯命或敵在內驅之城外閉門固拒控守要害雖不得入禍胎猶在守備一疎又被攻壞一戰有功敵自服從區區固守敵敢力鬪一日克己隨即復禮天下歸仁其效如此克伐怨欲苟徒力制而使不行仁則未去惡之道如農去草既已芟殘復蘊崇之絕其本根殖則吾信無復孽萌不能勝敵其何能國爲學亦然

其可弗力以圡希賢顏眞準的力到功深優入聖域

悔過銘

穆公悔過爰作秦誓武帝悔過棄輪臺地悔不可有亦不可無不可無也其可長歟悔雖可有然不可再是以君子有過則改不遠而復乃可無悔旣悔而幾亦猶未害悔而復悔岌乎危殆頻復之厲大易有戒思昔顏子過而不貳有一不善未嘗復行如得一善拳拳服膺纔知差失便不更然慊於已者不再萌焉思昔太甲度以欲敗其後三年自怨自艾處仁遷義反躬引罪卒爲賢君克終厥德推所從來一悔之力悔心之生良心之萌乘此憤悱有大發啓當悔之餘惟新是圖朝雖爲蹶暮可爲虞當悔之時不圖改之是乃自棄小人之歸

矯輕銘

吾聞君子不重不威立屹然而如山坐疑然而如尸足縮縮如循之疑手翼翼如翬斯飛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欲言則如有鬼物捫其舌欲動則如有桎梏拘其體毅然兮色不可犯儼然兮人望而畏將矯輕而爲重如揉曲而爲直變惡質以爲良最不可以不力能循是而學焉可進進乎聖域

警惰銘

漏下一滴間天行幾萬里一日而一周無時暫停止天以理賦物人獨得其全天特大於人人特小於天形有大小理則一焉天行不息人所當體日有孳孳斃而後已禹寸陰是惜舜雞鳴而起相太聖而且然矧狂簡之小子是必勵自強之志變昏惰之氣終日乾乾夕猶惕厲晝無息之敢閑坐待旦而不寐見進未見止後生誠可畏失今而不爲忽覺老將至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道體本若是我心當何如宰予晝寢夫子深誅朽木兮糞墻何可以雕朽勇猛奮躍而不已造次顚沛之不渝雖超賢而躋聖亦豈俟乎改途惰之不警自棄也吁

明德銘

此心此德如鏡如水物來非照明徹底裏云胡或昏塵集風起云胡復明塵去風止靜無撓心動則察理明斯昭昭大用全體

誠善銘

此性此善我固有之是曰天真而匪偽爲云胡未誠或間以私人所未覩謂彼不知神也與俱豈其可欺誠斯愷愷莫顯乎微

率性銘

仁義禮智性同一初隨其氣質而有萬殊惟性所稟湛然粹然率其所性無一不全苟非聖人其率各偏或相五什或相百千在物尤賊窒塞蔽蒙間有含靈一罅僅通物不能人人則可聖蓋由乎學以復其性復性之學其功有二知性其先養性其次若何而知格物窮理若何而養慎行克己知則知天養以事天孟子之云子思所傳天之自然率而循焉人之當然知而養焉有實造詣非虛語言因孟遡思勉旃勉旃

遜齋銘

粤稽商訓惟曰遜志聿觀周誥亦曰遜事遜之爲言其意曷謂謂當卑順謂宜退避卑順伊何順禮順義退避伊何避權避勢理義謙謙致福之原權勢炎炎召禍之門謙若流水末久滋液炎如火熾奄忽熄息心常卑下不欲尊己身常退後不敢先彼自下者尊自後者先一遜之餘百善萃焉有扁有銘朝夕警惕神所扶持俾爾多益

省吾齋銘

吾之爲吾凝氣成軀前有深阱亦有坦途惟吾所擇任吾所趍兢兢惕惕慎乃馳驅私邪險棘省之鉏之公正平易省之劭之己如不疚內省而慊彼或不賢自省而惕耳聞雷震吾省斯懼目覩機張吾省斯度曾省者三曾省則屢夕省反朝晨省至暮晝之所行夜可告神夜之所思晝可語人俯仰無愧心安體舒

省焉君是吾知免夫

敬齋銘

惟周學聖云主乎靜惟程學周曰主乎敬惟敬故靜
惟靜故定定故不遷心得其正定而無適虛明若鏡
應而無二公乎若秤淡然瑩瑩不將不迎斯敬之功
在我恒性

忍媿堂銘

百字可以睦九世一言可以行終身中人之行聊以
察然君子之道將以同仁苟內所宿㦸渙兮氷雪之
銷則外所周被益然天地之春是知有事於忍者忍
不必有無事於忍者忍不容無斯其可與論元氏名
堂之意乎

紀夢一首

詩不云乎敬天之怒無敢戲豫又不云乎畏天之威
于時保之天之有雷動蕩九垓蟄無不摧震無不頻
陰包陽外陽奮陰內相薄相軋轟轟醒聵當春一鳴
啓蟄發萌土脈以酥萬物以生斷石碎鐵巨木奄折
凡遺之者罔不糜滅起天之旁將奮將揚其聲鏜鏜
若吼若常金蛇一掣過眼一瞥其聲烈烈如破如裂
其在於易與風交激雷風爲恒風雷爲益與電而同
曰噬嗑豐豫出地奮復在地中雲雷屯卦雷雨作解
山上小過澤上歸妹山下則頤澤中則隨天上大壯
天下無妄洊而爲震其成尤迅震驚百里驚遠懼邇
大哉夫子象傳示警君子以之恐懼脩省恐而戰戰
懼以兢兢是以君子雖夜必興謹飭其身思省其過
是以君子衣冠而坐心忡念慮無敢不敬事爲舉措
無敢不正上帝臨汝毋貳爾心慄慄危懼若隕于深
彼天之怒有時而舒此心之敬無時而渝彼天之威
有時而霽此心之畏無時而替維昨之夜仲春之晦
于彼中宵形諸夢寐目有所見赫然電明耳有所聞
劃然雷聲夢中自言恐或有愆天譴予也亦儆予焉
覺中自喜欲圖勉勵恍然而悟肅然而識吾心即天

至靈至神雷形諸夢雷罔非真所貴此心隨觸隨覺豈必真雷而後惕若我問天君如何則可天君答曰嚴師事我凡汝一身我實爲主範我馳驅攝以規矩以理制欲以志帥氣靜而居仁動而由義功深力到全體渾涵與聖人一與天地參于旦而起筆之於紙常寘于懷自強不已

五興 水 玉 泉 火 黃稗

天理難瑩人欲易勝惟不知警遂情其性爰作五興于以自省

始吾立乎溪滸相彼水之清兮湛乎其燭鬚眉天光泓其明兮彼癡兒兮溷以泥兮誠可悲兮

右水

始吾陟乎崐西相彼玉之色兮粹乎其無一疵瑩乎其甚白兮涅以墨兮白其黑兮白其黑兮良可惻兮

右玉

相彼儆泉始涓涓兮積而成淵渺滔天兮以汨汨兮以沒沒兮一滴之泉不可忽也如欲遏之迨其方出兮

右泉

彼火熒熒一明星兮熇而燎原燄張天兮不可邇兮覫可止兮一爐之微不可欺也如欲撲之迨其微之時兮

右火

一粒黃稗苗之害兮曷其除之維農夫兮勿使能育

兮悉吸嘗殺兮其除之兮根尚宿兮雖除之兮害猶著兮假以歲月尤其生兮根吾之稌蕣吾秔兮周任有言必絕其本根兮

右黃稗

講義答程教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

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愚嘗聞之曰欲與思皆心之用也外有所慕者謂之欲內有所省者謂之思是欲者用心向外而思者用心向內也大凡人之有所慕於外者必其己之無是物也若己有是物則亦無所慕於外矣珍寶玩好己所無也則有見人之珍寶玩好而欲之者矣耳目鼻口己所有也則未有見人之耳目鼻口而欲之者也

今夫人之欲貴也徒見夫高堂數仞榱題數尺彼有是而我無是也則不免於欲之徒見夫食前方丈侍妾數百彼有是而我無是也則不免於欲之徒見夫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彼有是而我無是也則不免於欲之嗚呼曾不思彼皆外物而已矣孰若我所自有者之爲足貴哉我所自有何以欲爲抹黛以爲眉華則華矣固不若吾天然自有之眉施粉以爲白姸則姸矣固不若吾天然自有之白公卿大夫

之爵榮貴則貴矣固不若吾性分中自有之貴也人人有貴於己者何必外物之貴是孟子所謂貴於己者果何物哉蓋天之生是人其生也皆有仁義禮智之性人之有是性其發也皆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其推以處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事物之間也蓋莫不各有自然之理當然之則若探其本原而要其極致則雖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亦不過此苟能得之於心而行之於身則舉

天下至矣至好可羨可慕之物皆不能以易此樂其爲貴孰加焉此夫子所以謂好仁者無以尚之正謂人能真知仁之可好則天下之物無以加於此也愚嘗聞之周子曰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又曰君子以道充爲貴身安爲富而塵視金玉銖視軒冕其重無加焉耳又曰富貴人所愛者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貴至富可

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耳嗚呼茲其所以爲貴於己者與斯貴也人人有之特人自弗用而不知其有耳蓋人之性則知愚賢不肖一也而其氣質則不無清濁美惡之不同其氣清而質美則自其初生已能知其性之所有而循其性之自然其或濁且惡也則其於己之良貴固懵然不自知其有矣然人心之虛靈知覺其神明無所不通苟能反而思之則無不可知者人所以不能知己之有是良貴

者亦生於不思而已耳夫惟其不知有在我之貴也是以不能無所慕於外物外物之貴者在我之貴有貴於己者是也外物之貴人之所貴者是也人之所貴者必待人以爵位加諸我而後貴是其貴有待於人而非己所自有豈若吾性本然之善自然可貴者哉趙孟晉卿之尤有權勢者能予人以爵位而使之貴亦能奪人之爵位而使之賤受趙孟之爵位而貴者是趙孟之所貴而已其貴非己有也趙孟一朝而予之

則一朝而貴趙孟一朝而奪之則一朝而賤矣故夫趙孟之所貴者趙孟亦能賤之也夫其必有待於人之予我而貴又不能保人之不奪我而賤是其貴其賤皆係乎人而已無與焉也其貴係乎人而已無與則其貴亦不足貴也已若夫天所與我己所自有者則人又烏得而奪之烏得而賤之哉由是觀之則己之良貴爲足貴乎人之所貴爲足貴乎必有能辯之者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此詩大雅既醉篇之所

言本謂臣下醉於人君之酒飽於人君之恩意也孟子引詩斷章則其所謂飽者言其充足於中所謂德者言其仁義之得於心者也夫其仁義之充足於中也蓋有甚於膏粱之充其腹者又豈有願於人之膏粱以爲飽哉有其實者必有其名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雖不求名而名自至仁義充足於中則其令善之聞廣大之譽自有張施於身而不可掩夫其令聞廣譽之施於身也蓋有甚於

文繡之榮其身者又豈有願於人之文繡以爲榮哉是其所以不願於人者以其自有於己故也苟非其自有於己則始有不能不願於人者矣故孟子此章當分爲三節而觀之其第一節言人皆欲外物之貴而不知有在我之貴也第二節言外物之貴不足貴也第三節言人能知在我之貴則自不願乎外物之貴也第一節所謂欲貴者指外物之貴而言也所謂貴於己者指在我之貴而言也第二節所謂人之所貴者指外物之貴而言也所謂良貴者指在我之貴而言也第三節所謂仁義聞譽者又指在我之貴而言也所謂膏粱文繡者又指外物之貴而言也內外界限截乎其嚴孟子言之所以如是其深切者正以當世陷溺之深故耳嗚呼孟子之時陷溺之深者吾不暇論也居今之世爲今之儒自其丱角讀書惟曰吾爲應舉之文以取科第之貴而已一旦得官則自謂所學既效而平生之志願遂一身之能事畢矣其間見識之頗明趨向之頗正者能幾何人哉蓋嘗求一人焉以與之共學而不可得也是以私淑於經而無所師獨學於家而無所友今先生乃推夫子與進互鄉之心而曉之以義理愚也伏讀三數不覺惻然有契於心者焉思欲有言而不知所以爲言也聊誦所聞如此蓋將演其義而未暇脩其辭也外有私錄二集乃平日自警之辭孝經定本一編亦取他書之言孝者爲外傳十篇而編次未畢皇極經世續書一編蓋以先天六十四卦分配一元之數以推古今治亂相禪之由若書與春秋則嘗裒集諸家之善爲一家之解以補先儒之未及而方發其端未及竟也姑以泰誓一篇隱公一年二年草藁爲獻以求有道之正蓋多未定之見固有已覺其非而未暇銓改者幸先生察其所以而終教之

草廬吳先生輯粹卷之四終

序二十三首

象山先生語録序

青田陸先生之學非可以言傳而學之者非可以言求也盱江舊有先生語録一袠所録不無深淺之異此編之旨乃其高第弟子傅季魯嚴松年之所録者澄肅讀之先生之道如青天白日先生之語如震雷驚霆雖百數十年之後有如親見親聞也揚敬仲門

人陳塤嘗鋟板貴溪象山書院至治癸亥金谿學者洪琳重刻于家樂順携至請識其成嗚呼道在天地間今古如一人人同得智愚賢不肖無豐嗇焉能反之於身則知天之與我者我固有之不待外求也擴而充之不待增益也先生之教人蓋以是豈不至簡至易而切實哉不求諸我之身而求諸人之言此先生之所深憫也今之口談先生心慕先生者比比也果有一人能知先生之學者乎果有一人能爲先生之學者乎嗚呼居之相近若是其甚也世之相去若是其未遠也可不自愧自惕而自奮與勿徒以先生之學付之於其言也

癡絶集序

昔予弱冠與郢程鉅夫同學臨汝書院時月香林君以鄉先達日坐前廡位予二人朝夕出入以諸生禮謁位趨揖然後退不十年事大異各去不相聞也而鉅夫爲達官位于朝予爲農夫耕于野林君亦歸隱

於市又數年君暫出爲縣大夫客始相見予既壯君亦老矣俱忘言不暇相問且相悲也一日君以詠史一編示予予每謂作詩難詠史尤難安得有人能一洗胡曾之謬者如君銅雀臺詩胡曾有是哉君謂觀者必笑其癡而自名之曰癡絶意必有在余不敢臆度讀至中包胥楚人一縷毋亡命盡向秦庭哭得回至魯仲連六國既亡秦一統如何却道帝秦非矍然曰誰謂君癡感歎久之再讀至馮道那知老子癡頑

福曾見官家歷五朝至顧愷之可憐幾幅通神畫只
入桓玄夾袋中爲之撫卷抵掌曰誰謂君癡誰謂君
癡謂君癡者誰乎謂君癡者誰乎烏乎三五以至于
今憂也今君有詠憂語也予謂君語爲憂亦憂語也
彼此皆憂也而於癡人焉語之則其謂君癡也亦宜

虞舜民禮學韻語序

古之教者子能食而教之食子能言而教之言欲其
有別也而教之以異處欲其有讓也而教之以後長
因其良知良能而導之而未及乎讀誦也教之數教
之方教之日與夫學書計學幼儀則既辯名物矣而
亦非事夫讀誦也弟子之職曰孝曰弟曰謹曰信曰
愛曰親行之有餘力而後學文今世童子甫能言不
過教以讀誦而已其視古人之教何如也然古人豈
廢讀誦哉戴氏記拾曲禮遺經句三言或四言管氏
其載弟子職一篇句四言或五言六言皆韻語句短
而音諧蓋取其讀誦之易而便於童習也古書闕而
教法泯俗間教子率以周興嗣千文李瀚蒙求開其
先讀誦雖易而竟何所用士大夫之家頗或知其無
用而舍旃童習之初遽授小學孝經等書字語長短
參差不齊往往不能以句教者強揠而學者苦其難
文胡能使之樂學哉程子嘗欲作詩畧言教童子洒
掃應對事長之節而不果作陳氏五言禮詩近之而
有未備君子病焉江東虞舜民輯古經傳記成訓補
而綴之裁而成之名曰禮學韻語其事該其辭雅凡
程子之所未及陳氏之所未詳一旦悉具而無遺又
有名數韻語一書相輔而行既非千文蒙求無用之
言又無字句參差難讀之患幼而熟複於此長而階
之以稽全經可不謂之有功於初學已乎仁矣哉其
用心也舜民年踰五十志學彌篤其師謝氏節義士
也淵源所漸蓋有自云

女教之書序

女德之懿以柔靜淑慎堅貞修潔爲貴雖其天質之

至義亦未嘗不省於教古之女教略見於內則曲禮之篇而今世之女子或教以文繡之工或教以詞章之靡非矣相臺許獻臣蒐猎經史傳記撅其嘉言善行名曰女教之書凡爲女爲婦爲妾爲母之道靡所不具女子於女工之暇而能誦習焉則知如是者之可慕可效而爲之不如是者之可羞可惡而不爲其於世教豈小補哉夫自王公至於士庶人未有不須內助之賢家之興廢往往係於女德之何如教之何可以不豫也獻臣喪親而孝涖官而廉其身固可以立教而又取前言往行筆之於書儻其書之所以教者盛行於世閨門之內奧室之中莫不感發於其言薰陶於其行久而與之俱且將人人備女士之德不惟世之父母得有賢女而爲舅爲姑皆有賢婦爲夫爲子皆有賢妻賢母化成俗厚駸駸幾二南之風蓋不難也然則是書其可與朱子小學之書並行者乎

虞氏三子字辭序

子生而名冠而字字有辭識於古禮經父自爲辭以教則猶孔庭道詩禮以命伯魚晉卿書訓戒以示無恤之意也展州路儒學教授虞槃德常字其子宣曰雷且曰新豈曰悅而授以辭其言曰雷在地中爲復雷行天下爲無妄知善而慎守知不善而速改復也知之明行之克動斯無妄矣又曰且者初日新明之時苟能於學如夜復明而更新如日方旦亦未已則昏可明弱可強又曰學以悅於己孝以悅於家忠信以悅於國人斯言也至矣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宣也且也豈也其踐斯言乎庶幾如伯魚之克世其學矣翹如無恤之甚習其辭而已哉子及先生吾兄也槃猶子也宣且豈猶孫也是以識于其字辭之右方

金谿傅先生語錄序

陸先生之學不在乎言語文字也語錄僅僅一帙其一帙者亦可無也蓋先生平日教人專於心身上切實用功一時精[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發旨意之懇到如良工斲輪

大冶鑄金巧妙莫可彷彿也而可筆錄乎陸門高第弟子傳李曾人稱琴山先生其玄孫斯正示余語錄一篇所記三十五條將欲鋟木以傳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由傳以遡陸由陸以遡孟在此而已安用語錄爲哉余雖有是言而其鋟木之意不能已遂爲之題其篇端節文

貞觀政要集論序

夏有天下四百五十餘年商有天下六百三十餘年周有天下八百六十餘年三代以後享國之久唯漢與唐唐之可稱者三君而已太宗文皇帝身兼創業守成之事納諫求治勵精不倦其效至于米斗三錢外戶不閉故貞觀之盛有非開元元和之所可及而太宗卓然爲唐三宗之冠史臣吳兢類集朝廷之設施君臣之問對忠賢之諍議萃成十卷曰貞觀政要事覈辭質讀者易曉唐之子孫奉爲祖訓聖世亦重其書爰備位經筵特皆以是進講焉夫過唐者漢孝

文之恭儉愛民可鏡也超漢者夏大禹之好善言惡旨酒可規也繼夏者商成湯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可師法也周監二代郁郁乎文文武之德旦奭之猷具載二南二雅周頌之詩召誥立政無逸之書義理昭融教戒深切率而由之其不上躋泰和景運之隆乎然譬之行遠必自邇譬之登高必自卑則貞觀政要之書何可無也撫士戈直考訂音釋附以諸儒論說又足開廣將來進講此書者之視聽其所裨益豈少哉

臨川王文公集序

唐之文能變八代之弊追先漢之蹤者昌黎韓氏而已河東柳氏亞之宋文人視唐爲盛唯廬陵歐陽氏眉山二蘇氏南豐曾氏臨川王氏五家與唐二子相伯仲夫自漢東都以逮于今駸駸八百餘年而合唐宋之文可稱者僅七人焉則文之一事誠難矣哉荊國文公才優學博而識高其爲文也度越輩流其行

卓其志堅超越富貴之外無一毫利欲之汨少壯至老死如一其爲人如此其文之不易及也固宜宋政和間官局編書諸臣之文獨臨川集得預其列靖康之禍官書散失私集竟無完善之本弗如歐集老蘇大蘇之集盛行於時也公絕類之英間氣所生同時文人雖或意見素異尚且推尊公文口許心服每極其至而後來卑陋之士不滿其相業因幷廢其文此公生平所謂流俗胡於公之死後而猶然也金谿危

素好古文慨公集之零落搜索諸本增補校訂總之凡若干卷比臨川金陵麻沙浙西數處舊本頗爲備悉請予序其成噫公之文如天之日星地之海嶽奚資於序而公相業所或不滿者亦詳究其底裏何也公負蓋世之名遇命世之主君臣密契殆若管葛君以至公至正之心欲堯舜其民臣以至公至正之心欲堯舜其君然而公之學雖博所未明者孔孟之學也公之才雖優所未能者伊周之才也不以其所未明求能自少徒以其所已明已能自多毅然自任而不回此其敝也一時之議公者非偏則私不惟無以開其敝而亦何能有以愜公論哉論之平而當足以定千載是非之真者其唯二程朱陸四子之言乎

陶淵明集補註序

予嘗謂楚之屈大夫韓之張司徒漢之諸葛丞相晉之陶徵士是四君子者其制行也不同其遭時也不同而其心一也一者何明君臣之義而已欲爲韓而

斃呂殄秦者子房也欲爲漢而誅曹殄魏者孔明也雖未能盡其心然亦畧得伸其志願矣靈均逆覩讒臣之喪國淵明坐視強臣之移國而俱末如之何也畧伸志願者其事業見於世末如之何者將歿世而莫之知則不得不託之空言以泄忠憤此予所以每讀屈辭陶詩而爲之流涕太息也屈子之辭非藉朱子之註人亦未能洞識其心陶子之詩悟者尤鮮其泊然沖澹而甘無爲者安命分也其慨然感發而欲

有爲者表志願也近世惟東澗湯氏稍稍窺探其一二吾鄉詹麟若麟因湯氏所注而廣之考其時考其地原其序以推其志意於是屈陶二子之心粲然暴白於千載之下若麟之功蓋不減朱子也嗚呼陶子無昭烈之可輔以圖存無高皇之可倚以復讎無可以伸其志願而寓於詩儻使後之觀之者又昧昧焉豈不重可悲也哉屈子不忍見楚之亡而先死陶子不幸見晉之亡而後死死之先後異爾易地則皆然

其亦可哀已夫晉興寧乙丑歲淵明生越六十有三年而卒自昔丁卯至今丙寅九百年

古學權輿序

曲禮三千今不可得而見矣小戴記首篇之首所引四言先儒以爲古經之遺也句止三字意欲童幼之便於口誦也歟然禮篇中亦猶有三字爲句者蕭陵士劉我綴輯之附益戴記篇首之四言視陳淳安卿五字句禮詩尤馴雅再取朱子所釋弟子職及一二蒙訓通作一編其文易誦其事易行眞古學之權輿矣夫

毀曹操廟詩序

夫姦逆之賊雖去之千載見其姓名猶起人惡怒廟而祀之何居山南江北道憲司巡歷至義陸毀除其牧曹操廟甚快人意當塗轉困悖炎精遂無光朱子嘗有詩慣嘆矣而斯議自掌書申屠駉發之申屠之父御史君擊姦疾惡有聲駉又好讀書講明乎義理

故能啓其長爲是舉也諸君子喜談而樂道之宜哉

邢氏孝行序

晉散騎侍郎賀喬妻于氏養其夫仲兄賀群之子率爲子乳哺鞠育同於已生使喬廣置側媵後有妾子曰纂于亦子之令觀大同穆氏妻邢氏子夫兄之子與夫妾之子恩勤備極二事適相類然于氏爲士大夫之妻通經史能文章咸和五年上表于朝援引古今辭義蔚然以此婦人而有賢行固其宜也邢氏生

長民間非有見聞之益敎學之功也而其賢不滅於予可不謂難能者哉嗚呼近世士大夫不能正身以御家縱其妾婢妒悍無道無子而不肯子兄弟之子鉏制其夫不令有妾阻隔其妾不令有子卒至絶嗣爲不祀之鬼者吾見多矣聞邢氏之風獨不内愧於心乎夫婦人無非無儀豈欲善行之聞於人而君子樂稱邢氏之賢亦將愧夫世之不肖者也

送羅生序

洛陽羅生嘗爲學官矣滞留金陵困于旅泊不汲汲於名不役役於利其去也懇懇惟予言是需或謂生迂生豈迂哉或謂生奇余之言與世之名若利均之爲土梗而何奇之有雖然不敢不答生所需也世之人遑遑不安者其祟有二曰名曰利而已苟是之不務則何適而不適然富貴人所欲生其果不欲人之所欲乎抑時之未可而姑爲是退縮乎欲貴欲富之心生不能無而亦不必無也余不病生之欲貴欲富

而病生之所欲者小爾人人有高爵崇秩美宅腴田即而取之居而治之是爲莫可加之貴是爲莫與敵之富而生欲之乎如欲之已自求而自得不待資諸人也如得之視世間之名利奚翅土梗之不若哉生之不汲汲役役於彼是也而或胥胥悠悠於此非也生其因予之言而惕然以省躍然以悟則余爲不徒言不然雖有言猶未言也洛陽四方中正之地古先聖賢所萃也二百年前有邵子程子游處其間其風猶有可聞者生試玩繹其遺言必不胥胥悠悠於此矣余之言止是生歸求之有餘師生名某字良甫云

送南城教諭黃世弼序

臨江黃良孫世弼爲建昌南城教官將行言於予曰盱江之爲郡有李泰伯曾子固學行文章百世師表某將惟二子者是慕是效以率其鄉人士以庶幾於寡過然嚮者嘗聞先生緒言教者之所以教當進於古之聖人則似非可以如二子自畫其詳可得而聞

乎余曰今之職教者苟度歲月以俟叙遷能思其職慕效先賢以圖寡過者蓋鮮况又不肯安於小成而欲進於古之聖人乎之志如是可尚矣抑古聖人之教人初非過爲高遠而以人所不可知不可能者強夫人也因其所固然革其所不然者而已矣生而愛其親長而敬其兄出而行之於朋友娶而行之於夫婦仕而行之於君臣此良知良能之得於天而人人所同也以其所稟之氣所賦之質不能皆清且淳故

於倫理之間有厚者有薄者有全者有偏者有備者有悖者於是而有萬有不同者焉聖人之教使人順其倫理克其氣質因其同革其異所以同其同也契之教也順其倫理之同也夔之教也克其氣質之異也世弼之處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也有可稱無可議而討論講究修省踐行又有日長月益之功所以順其同克其異者固已知所以用其力精之熟之持之勉之以此治己期於必成以此率人人其有不從者哉

送彭澤教諭劉芳遠序

予之齊年友劉君景亚年二十入大學二十有六成進士授江陵戶曹参禄而歷改有子五人克世父業其季子桂字芳遠年鄉少已能試藝中學官克彭澤教諭彭澤移治江濱非古彭澤也然靖節徵士之流風猶存予嘗過其地徘徊旁皇而不忍去往仕于彼者寧不聞其風而興起乎謹於守身執於應務厚

倫理之常明古今之變居之不失其正行之不失其宜此靖節之所以爲靖節也其發於詩文也人徒見其沖澹退遜而絢爛雄健藏於中後之辭人盡力學之而不能到名明字亮蓋自比於諸葛亮一代之人豪也以士而希賢儻得其一二焉則其爲學官必異於常人他日官滿而遷歸必有以告予予亦有以觀予矣

送傅民譽赴衢州府儒學正序

學正教授之貳其職甚不輕也傅民善妙年俊才清
文粹行選在此職豈冗竊祿尸位者所可儗倫也哉夫
天地之氣鍾聚而聳起者爲山山之高大者嶽也衡
嶽南方之巨鎮郡踞其趾嶽之靈異恠物奇寶不足
以當則生偉人循嶽而南舂陵昔有周子實紹聖道
不傳之統而文定胡先生父子兄弟皆於衡而講道
三百年間流風未泯今之衡安知無有志之士卓然
崛與能躡胡而探周者乎民善至衡試求其人而與

之語若衡之士不過應舉覓官以爲學殆恐未足以
盡嶽之秀也民善其擇焉

送黄通判遊孔林序

余弱歲聞江西部使者薦人以黄吾老豐城之政爲
五十四縣第一因是得君姓名而未識也後十七八
年始識君於盱時君爲黄袀幼安永袀元亮矣又後
八九年再見君於洪則君年益老氣益壯容甚澤而
言議亹亹不衰方將遊魯拜孔林闕里墳廟或謂君
將於是求夫子之道君求之久也孟子云見而知聞
而知知不知不在乎其履也亦不繫乎此行也而君
此行豈他遊比哉余故取其意焉君於昔爲才進士
歷官所至有能聲人所想望以爲可以有爲於斯世
者今以紹定貴老德祐朝士年六十有七猶能跋涉
數千里縱觀宋氏百五十餘年欲至而不得至之邦
其可喜也夫亦可悲也夫

贈李溉之序

濟南李溉之以卓犖之才騄騄然大用一旦辭官而
去將求深山密林以處泯泯於世不相聞而韜其聲
光此豈人之情也哉或曰君子之仕也以行其志也
不于其志之行而惟祿之尚君子恥之溉之之去蓋
亦若是或曰溉之儒者也儒者游乎方之內有游乎
方之外者與之言始悟人之有生爲甚重世儒役於
物以疲蔽其身而不自知殆不免乎以珠彈雀之弊
覬彼之所以自爲不離一身之內而身之外纖芥不

以動于中恍然如夢之得覺醉之得醒而今而後而知四十四年之非也是以然爾之二說者其果足以得溉之之心乎余嘗聞諸先哲人之所行朋友皆可效忠益惟出處聽其自決非他人所當與然則溉之之出處余不復問已而或者以為方外之人重其身吾儒有不能及則未敢以為然夫儒者之學何莫非反求諸身其所以存主而全天之所畀付蓋有甚於彼也彼所存主乃吾之所常存主者彼所保愛亦吾

之所常保愛者也由吾之道則公且廣能與天地同體用由彼之技則私且狹偲偲然獨善一身而已蓋此足以該彼彼不能以知此也惟夫末流之儒逐外徇名而喪所本榮華於表砦柵於裏彼視吾之出其下故得易而轔轢之使吾聞彼之言而驚異焉余竊意溉之之必不為彼所惑而何羨於彼哉昔人語邵子以物理義理性命之學斯人之品不在邵子上也而邵子後來之所造詣實權輿乎此以溉之之資籠

而與斯人者解后其不為駕風鞭霆蓋世之人豪也與余既班或人之說因誦之以為吾溉之贈

送黃文中游京師序

士之生斯世也其必有以用於世也用也者其有於器耶雖然是有二上焉者不器用可也不用亦可也次焉者器也用則可不用則廢下焉者器之未成未成而用而用適其事者鮮矣然則士非用之難而器之成者難也夫器豈一而取之取其適於用而已舟

車之可以利天下也帆檣柁楫輪轄軨蓋其器也室屋之可以蔽風雨也棟梁楹榱桷節棁其器也矛盾弓劍之為兵也鐘鼓笙磬之為樂也敦牟卮匜之以食以飲也皆器也是數者體不相同也用不相通也其適於用一也士之成器類於是黃孚文中嘗學於予予知其為有用器也不遠數千里遊京師將見見聞聞以益其器方今聖君賢相在上其用人也如工師聚眾材長短大小各有施也得如子者數百參

錯中外無一職一守不得其人不亦斯世之幸歟余有望矣夫有用者之得以展其用而無用者之得以安其不用吾有望矣易曰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其器也成其動也時其出有不獲者哉予其行乎

送番陽陳仲江序

番陽陳仲江質美而學劬行完而文懿執筆爲翰林國史之屬有年矣予在國子監時數數同遊處予既南遷踰年而仲江亦去其職延祐二年冬顧予於山

中論學者累日且易其名曰浣其意若曰物之至潔者水也水之至大者江也凡有垢必潔之以水浣之以江則潔之尤潔者也髮曰沐面曰頮齒曰漱手曰盥身曰浴足曰洗器曰滌衣曰浣皆以潔其垢也人之不能爲賢爲聖者垢留於心也吾將如浣衣之垢以浣心之垢庶乎其可以自新乎予察其意而嘉歎焉乃言曰江漢以濯皜皜乎不可尚曾子有得於夫子之道者如此故其傳大學也述湯盤之銘以喻自新之功尚志於夫子之道其不由於自新之學乎滌去舊見知之新也滌除舊習行之新也知日以新行日以新愈新愈潔垢盡而誠存始也有事乎浣終也無事乎浣而今之仲江非昔之仲江也浣之哉浣之哉

送袁用和赴彭澤教諭詩序

劉祖桂芳遠袁梅瑞用和皆吾故人子也相繼爲彭澤教諭昔芳遠之行也予既贈之以言今用和又行

而里中諸友咸爲賦詩予於是序其端曰桂之芳也以秋華梅之和也以夏實士之重於世惟其華與實而已矣彭澤淵明仕國也往仕于彼者其亦想淵明之遺風乎淵明千載士也有華焉有實焉其實也事業不及試其華也文章猶有傳玩其華可與王風楚騷相上下究其實當與子房孔明相後先然其爲詩也沖澹華而不衒如絅裏之錦讀者莫知其藏絢麗之美也其爲人也隱退實而不沽如匣中之劍論者

莫知其有經濟之畧也然則淵明之華之實知之者
鮮矣彭澤當此時沉冥一世豪空餘詩語工落筆九
天上知淵明之實之華莫豫章黄太史若也予今之
爲用和言者猶昔之爲少遠言者也亦惟曰師淵明
而已華其華實其實立名立功光國庇時其不以此
與若曰靖節徵士高人也何敢企而望則非所以尊
已也尚無然哉尚無然哉

送李文卿序

古之仕者後世行可之仕幾於無而際可亦或鮮矣
大率皆公養之仕也夫既曰公養則有親者凡以爲
其親而已於養不便不仕可也盖人之大倫五父子
其首也孝於父斯可移於君自貴戚大臣身繫社稷
安危膺託孤寄命之重不得不以公義奪私情苟守
一官一職去就繇已而諉曰委身爲國不顧其私雖
曰不貪榮吾不信也余猶記數十年前仕而少爵於
子道清議不容不以人類比數坐是終身淪廢者有
焉而竊怪海宇混同以來東西南北之相去地里遼
絕有違其鄉而仕遠方者於其親也或五六年或七
八年或十餘年而不一省不惟安否之問甘旨之供
闕至有畜妻抱子新美田宅於他所而其親自營衣
食自給繇役於家窘窮勞苦而莫之卹老矣而無歡
或不幸永訣而不相聞甚者聞而不奔又甚者匿而
不發飲食衣服言語政事揚揚如平時噫是豈獨無
人心哉其淪染陷溺之深而然與其未嘗講聞禮經

之訓而然與可哀也已邇來國典許人子以終養終
喪此孝治天下之第一事也頹風流俗之中能自拔
者誰乎饒陽李文卿溫溫有君子之德其家七世不
分異其太母逮見玄孫年九十九而終其父年八十
文卿佐漣海兩州戎幕力請解官歸養期年而後遂
買舟北渡於是兩州人士及見者聞者莫不爲詩文
以褒美之夫文卿是舉人子之所當然然行之於人
所鮮行之時亦其天資之粹卓然有以自拔於世矣

歸侍其親諸兒諸子諸孫林林乎其前一家自爲師友即論語孟子周公所制之禮戴氏所輯之記漢魏歷宋諸儒之註疏論語杜氏通典司馬氏書儀及刑統等書參稽熟究見古聖先王禮律所載所議其與今日國典異世而同符緣是悉人子事親之道則立身揚名將俾天下後世聞風而想慕不但二三子區區之褒美云爾

送何太虛北游序

士可以游乎不出戶而知天下何以游爲哉士可以不游乎男子生而射六矢有志于上下四方也而何可以不游也夫子上智也適周而問禮在齊而聞韶自衛復歸于魯而後雅頌各得其所也夫子而不周不齊不衛也則猶有未問之禮未聞之韶未得所之雅頌也上智且然而況其下者乎士何可以不游也然則彼謂不出戶而能知者非歟曰彼老氏意也老氏之學治身心而外天下國家者也人之一身一心天地萬物咸備彼謂吾求之一身一心有餘也而無事乎他求也是故老氏之學也而吾聖人之學不如是聖人生而知也然其所知者降衷秉彝之善而已若夫山川風土民情世故名物度數前言往行非博其聞見於外雖上智亦何能悉知也故寡聞寡見不免孤陋之譏取友者一鄉未足而之一國一國未足而之天下尤以天下爲未足而尚友古之人焉陶淵明所以欲尋聖賢遺跡於中都也然則士何可以不游乎而後之游者或異乎是方其出而游于上國也奔走乎爵祿之府伺候乎權勢之門搖尾而乞憐脇肩而取媚以僥倖於寸進及其既得之而游于四方也豈有意於行吾志哉豈有意於稱吾職哉苟可以攸攘其人盈厭吾欲囊橐既充則揚揚而去爾是故昔之游者爲道後之游者爲利游則同而所以游者不同乎於何弟太虛之游焉得無言乎哉太虛以穎敏之資刻苦之學善書工詩綴文研經脩於已不求

知於人三十餘年矣只口未嘗談爵祿目未嘗覩權勢一旦而忽有萬里之游此人之所怪而予知其心也士之能操筆僅記姓名則曰吾能書爲辭稍協聲韻則曰吾能詩言語布置粗如往時所謂舉子業則曰吾能文闔門稱雄矜己自大醯甕之雞坎井之蛙蓋不知甕外之天井外之海爲何如挾其所已能自謂足以終吾身沒吾世而無憾夫如是又焉用游太虛肯如是哉書必鍾王詩必韋陶文必韓柳班馬不止

也且方窺聖人之經如天如海而莫可涯詎敢以平日所見所聞自多乎此太虛今日之所以游也是行也又從日以廣歷涉日以明識日長而志日超跡聖人之跡而心其心必知士之爲士殆不止於研經綴文工詩善書也聞見將愈多而愈寡愈有餘而愈不足則天地萬物之皆備於我者眞可以不出戶而知是知也非老氏之知也如是而游光前絕後之游矣于行於是乎觀澄所建事之祖母太虛之似祖姑也故謂予爲兄予謂之爲弟云

題跋三十七首

跋楊顒諫諸葛武侯之辭後

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漢丞相諸葛忠武侯語也可以爲萬世相天下者之法矣孔明豈不知爲相之體哉於主簿楊顒之諫也生既謝之死又哀之孔明豈不知其言之忠哉然而罰二十以上皆親覽食少事繁至爲敵國

所窺而厭卒其不久孔明豈不知愛重其身哉其若是者何也嗚呼是未可以常情度淺識議也夫知相之體而未免自勞知言之忠而未見樂取知一身繫國之存亡而竟中敵國厭卒之計苟非甚愚者或有所不爲而謂蓋世絕人之智者爲之乎予故曰是未可以常情度淺識議也且當時事勢何如耶以一木支大廈之傾事君而致其身盡瘁於國遑恤其他夫豈可已而不已者楊顒之諫謂之愛孔明則可謂之

知孔明則未也杜子美詩云三分割據紆籌策萬里
雲霄一羽毛又云潛移漢祚難恢復志決身殲軍務
勞此詩字字有意細味之庶乎知孔明之心而豈常
情淺識之所能測度擬議者哉

題朱文公敬齋箴後

敬齋箴朱子作凡十章章四句其一言靜無違其二
言動無違其三言表之正其四言裏之正其五言心
之無適而達於事其六言事之主一而本於心其七

總前六章其八言心不能無適之病其九言事不能
主一之病其十總結一篇其言持敬工夫周且悉矣

題朱文公答陳正己講學墨帖後

朱子答正己一書備述爲學之功又規正己之失蓋
以其人有志于學故曲盡其言懇切之至厚哉先覺
之用心乎然潛竊聞之大功廢業況服齊斬乎古人
居父母之喪三年不爲禮三年不爲樂斬齊唯而不
對齊衰對而不言自緦一言且不可況可與人論學
哉眉山二蘇兄弟文人爾而居其喪也再期內禁
斷作詩作文寂無一語是亦嘗講聞乎喪禮也正己
斷學聖賢身有母喪而交書論學不異常時則三年
之喪爲虛矣夫親喪本也論學末也忘其本而務其
末不知所論之學果何學歟朱子固已箴其失然含
其大而議其小或者姑爲之掩覆也耶

題得已齋序記詩卷後

得已者何有吾之所自有也吾所自有者何可以自
求不可以言言也非不可言也言雖多無益也竊觀

夫子之與人言未嘗多也若利也若命也若仁也言
之亦罕言不多矣猶以爲未而語子貢曰予欲無言
聖人豈靳於化今傳後而欲無言何歟化今傳後不
在乎言也自漢以下儒者虛言熾而實功微流而至
於宋之末虛言之敝極矣西浙盛君古甫蓋安分知
足無客慕妄想也昔扁其齋居曰得已爲之序爲之
記銘之微之詩之賦之者伍伍什什而彌留彼嘗爵

貨財舉世所耆盛君之操趣尚且視之如糞土以其爲身外物故也而於身外無益之言收聚不少疑若近名務外之障或猶晷塵粹德之光乎崇仁崔令君與盛君交契深俾予增贅其言予方以是尤人尤而效之可哉辭之弗獲聊爲推明孟氏之旨夫孟子所云得已者不失義之穫也所云不失義者得已之穫也而不失義不離道二事一事爾或窮或達時之遇不同其所不失之義即其所不離之道其所不離之

道即其所不失之義道體義用非有二也學孟子之學如之何有實功焉虛言其奚庸必也愼獨養氣靡愧靡作行吾正路動應無毫髮之差斯不失義矣必也主一存心靡放靡馳居吾安宅靜定無須臾之間斯不離道矣實功至是則吾所自有者吾自得於己自玩自樂之不暇雖聖賢格言亦可得其珠舍其櫝得其魚忘其筌況人之虛言蜩甲蛇蛻而已予今復以甲蛻進一覽而棄之可也專乎內勿徇乎外勉乎實勿炫乎名他日有識之君子將喟然而歎曰斯人眞得已者夫

題誠悅堂記後

孟子傳子思之學其言誠身悅親之道本諸中庸然中庸言順親而孟子言悅親悅與順有以異乎孟子嘗云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得親之悅爲得諭親以道爲順悅親者人人可能順親者學晞聖賢而後能也悅者順之基順者悅之極

孟子言悅以該順蓋通乎上下而欲使人人可能也誠身之學則豈人人而能哉夫一語之不妄者誠也一事之以實者亦誠也而誠身之學則不止於一語一事之誠而已知性盡心之餘養性存心之際仰無所愧俯無所怍內省不疚而無惡於志愼獨不欺而自慊於己夫是之謂誠身必嘗用力於聖賢之學乃造乎此生質之美素行之謹雖或暗合而終有未至也若夫悅親之孝則隨人品之高下人人可以勉而

爲大而三牲八珍之奉小而啜菽飲水之歡安其寢處時其溫清愉其耳目適其志意俱可謂之悅也東人陳公嚴家饒財而善事親翰林學士承旨李公扁其堂曰誠悅以人所可能之孝嘉之而卉以人所難能之孝期之公之待人也厚矣公嚴已逝子彥徵克肖悅親之孝不忝其父繼今以往陳氏之家世世有孝子加以博文約禮進德脩業而至於聖賢誠身之學有待焉則其悅親也亦將如聖如賢又非但如常

人之所能者悅親之賢有若曾閔悅親之聖有若舜文夫如是其可謂不負李公之所期也夫翰林侍講李伯宗爲陳氏作記臨川吳澄復識其左方

題朱文公帖

此朱先生遺金華呂子約書蓋慶元乙卯之夏也按先生紹熙甲寅八月被侍講之命發長沙至中途已聞近習用事而憂比及閏十月先生去國還家矣明年春趙丞相罷呂子約以論救丞相貶韶州書云時事已非所及不能復道則先生之憂可知矣其曰往者予弗及來者吾不聞乃述屈子遠遊篇中之語屈子以忠放逐而蔽君誤國之人方得志適與先生值之時同觀楚辭集註釋此二句謂往者之不可及則已末如之何來者之不得聞則世之患徂而未吉從逝而未鹵者吾皆不得以須其反復孰爛而睹夫天定勝人之所極則安能不爲沒世無涯之悲恨書中述此二語而楚辭集註亦成於是歲先生之意深哉

嗚呼忠賢得志之時少讒邪得志之時多因先生之書味屈子之辭令人悠然感慨於千載之下

題思無邪齋說後

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此邪字指私欲惡念而言有理無欲有善無惡是謂無邪無邪斯不妄不妄之謂誠以大學之目則誠意之事也易文言傳曰閑邪存其誠此邪字非私欲惡念之謂誠者聖人眞實無妄之心也物接乎外閑之而不干乎內內心不二不雜

而誠自有以大學之目則正心之事也凡人昧然於
理欲善惡之分者從欲作惡如病狂之人蹈火入水
安然不以爲非蚩蚩蠢蠢冥頑不靈殆與禽獸無異
其次頗知此之爲理爲善彼之爲欲爲惡而志不勝
氣閒居獨處之際邪思興焉一有邪思即遏制之乃
不自欺之誠也夫既無邪思則所思皆理皆善矣然
一念纔起而一念復萌一念未息而諸念相續是二
也是雜也匪欲匪惡亦謂之邪此易傳閑邪之邪非

論語無邪之邪也論語之引詩斷章取義云爾詩之
本意豈若是乎哉豫章熊原翁以思無邪名齋室或
以不二不雜勉之言固甚爽乎疑熊君之未邃及是
也蓋必先能屏除私欲惡念之邪而後可與治療二
而且雜之邪誠意而正心其等不可躐無私欲無惡
念世孰有如司馬公而不二不雜則猶未至終身每
以思慮紛亂爲患故程子惜其篤學力行而不知道
異端氏之不二不雜也自幼而持戒持律已絶去私
欲惡念故也不然諸業未淨烏乎而可以不二不雜
也乎

跋張葛狄范四公傳

韓司徒張文成侯漢丞相諸葛忠武侯唐司徒狄文
惠公宋參知政事范文正公四人之功業不盡同而
其爲百代殊絶之人物則一文成身事漢而心在報
韓仇文惠身仕周而心在復唐祚常人莫能測知卒
克遂其志故邵子稱其忠且智忠武扶漢於末造文

正佐宋於盛際而器局公平廣大設施精審詳密心
事如青天白日遘時雖異易地則皆然故朱子稱其
爲磊磊落落無纖芥之可疑也張鑑子明類四公行事
爲一編其尚論古人也識亦卓哉予是以題其卷端
云

題孔檜圖

孔庭古檜舊聞夫子手植歷世罹燹疇不爲之感傷
得其遺餘或刻以爲像或斵以爲器尊之貴之愛之

重之而又圖寫贊詠以相傳播于以見曾俗之厚也雖然聖人所以遺後猶有大者焉假諸本以像聖人之形未必得其佀求諸已以會聖人之心即可得其真也其可尊可貴可愛可重蓋出乎形器之外豈徒一本之所遺者而已哉有能思及於此否乎

題采薇圖

韓子曰當殷之亡周之興武王周公聖人也以天下賢士與天下諸侯往攻之未嘗有非之者伯夷叔齊乃獨以爲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恥食其粟而餓死夫豈有求而爲哉適於義而已聖人萬世之標準也二子獨非聖人而自是信道篤而自知明特立獨行亘萬世而不顧者也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韓子之言如此後人復何言哉采薇之歌其辭鄙淺蓋好事者託之太史公輕信而誤取焉

題朱子慶元己未十二月四日與益公書

聖賢之道不幸不行於當時猶幸其得明於後世也朱子以慶元庚申之季春卒此書貽丞相益國周公乃己未之季冬相距四月爾當時僞黨之禁如燬殆甚匡人桓魋之厄及至我朝表章崇尚與玄聖俱何其幸歟雖然尊其道在乎上明其道在乎下上之人尊之則至矣下之人亦或明之否乎夫見此遺墨而愛重焉者愛重其道也朱子之道豈繫此遺墨也哉有已陳之跡有常新之心舍其已陳而得其常新朱子之所望於來今也

題朱文公與程沙隨帖

朱子手筆人得之者固多此書與沙隨程先生其間質正孝經疑義及易疑義則非泛泛往復之書比也沙隨先生經學精深朱子多取其說於朱爲丈人行故朱子以師禮事之書中所質孝經之疑程答書云近見圭山汪端明亦謂此書多出後人附會朱子然其言載之於孝經刊誤夫朱既不自足而質之於程又不自有而推之於汪前哲爲學取長於師友而不

自恃蓋如此

書囂囂序後

金谿余國輔爲其叔弟國瑞作囂囂序曰囂囂云者内樂重外樂輕窮達得失遇否不足易其中心素守優游委蛇休休然怡怡然乎讀至此爲之廢書而嘆嗚呼國輔之識固造於是乎朱子以自得無欲四字推廣囂囂之訓釋國輔乃以三十字描寫自得之氣象旨哉言乎聖賢復起不易吾言矣異時竊覸國輔

之學疑其未透此關今與國輔別不啻十數年其學之進可畏也哉不然何其言之到如是也孟子七篇言囂囂者再一則述伊尹辭聘之義一則直宋勾踐好遊之非苟能囂囂雖聘幣之至且辭之惡乎遊孟子不直沮勾踐之好遊而但語之以囂囂不明孟子之意者謂以囂囂而遊也夫謂囂囂而遊者猶曰以堯舜之道要湯爾眞知堯舜之道者必不要湯眞囂囂者決不遊也故其下文有窮不失義達不離道之說此指囂囂之實而言也遊也者儀衍妾婦之爲也不離道不失義者肯爲之哉遊與囂囂之意戾國輔知之明言之當且以固嘗囂囂遊爲悔學既進而知昔之非也然姑爲緩辭而不遽止叔氏之遊者殆不以朋友切切偲偲之義而傷兄弟怡怡之情國瑞察伯氏之意於言外可也欲廣其見不必觀上國故都宮闕山川也欲壯其氣不必跋履齊楚燕趙關陝巴蜀也欲充其學不必謁侯卿公大人奇才隱德也向

年有遊孔林者予問之曰將何求彼應曰求孔子之道予語之曰孔子之道內求之則在吾心外求之則在其書不在孔林也夫金谿先覺之第一則陸子也續千數百年不傳之道者河南程子也集伏羲以來群聖之大成者魯國夫子也一聖二賢豈以遊而得哉難合而易踈寡同而多異國輔備諳遊之況味矣國瑞其可復襲伯兄之所追悔而不爲者乎遊之爲遊外慕妄想也而曰內樂重外樂輕窮達得失遇否

不足多其中吾不信也世俗之游者曰為名為利而已雖可鄙而猶不欺也今以賢貴名其遊詎非借美名以掩其私而為欺耶國輔國賢國瑞伯仲叔皆文儒而肯務學所慮者學末學而非務本也儻果能依國輔内樂重外樂輕之三十字而踐行其實將見金谿之三余猶三陸也夫何慊

題河南世系後

大程先生仕金陵宋淳熙間祀于學既而有專祠既而有書院猶以為未也乃立五世孫奉祠事再替而殤又以名幼學者承五世孫後先生為往聖繼絕學而諸君子為先生繼絕世亦云厚矣嗚呼曾是足以報罔極之恩哉二百年來家藏程子之書人誦程子之言口說沸溢咸謂洛學盛行嗚呼果有一人能明斯道者乎然則世之已絕而復續也若可幸進之已續而又絕也寧不重可嘆矣夫

跋文信公封事

信國丞相開慶封事比忠簡胡公紹興封事尤懇惻周盡胡以罪謫卒以壽終惟公不幸值國運之去他日一節難於中衰以一身而備二忠之事偉哉王若周以公手稾示予讀之泫然

跋廬陵公書後

廬陵公魁多士歷二十年位不至通顯蓋其時非媚柄臣者不可以得志也國將危亡猶為江西安撫招募烏合之衆入衛不見容於内又以江廣宣撫出求及行而國事去矣大兵臨逼邀至相詣軍前陳相遁與相泣不知所措衆推公為右相往軍前祈請至則拘留放逸越閩間關險阻卒以就俘求死不獲在拘囚中乃有鄉人為求誌墓者此其答書也嗚呼稀矣

題朱文公武夷棹歌遺墨

朱子早年肆其餘力於詩章字畫甚雄偉不凡而晚乃若不暇為武夷棹歌年五十有五時作吾詹叔厚父得遺墨寶藏之夫詩章字畫妙一世固人所共惜

而朱子片言隻字流落人間而人之愛之也又豈啻爲詞翰之工而已哉萬世之後有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而余於其詩與字也夫何言

跋胡剛簡公奏藁

宋三百年權姦之誤國亡國者五初亡以蔡後亡以賈開禧之敗去亡無幾紹興寶慶雖未有亡國之禍然挾敵勢貪天功誣上行私使不得盡爲臣爲子爲弟之道則二凶之惡殆浮於三凶當是時以小臣而

敢以言國家之大事以扶天地之常經者廬陵二胡公也忠簡忠憤激烈驚慄一世剛簡援引故實敷陳倫理明白懇切不爲危辭又不抵忤時宰而貽書以感動之忠簡之言似賈誼剛簡之言似陸贄二公知愛君而不敢愛其身一也夫人臣之告君冀其聽納豈欲觸其怒哉夫子之請討陳恒也所以告其君人夫嚴正而不迫如此後之忠君拘國者其尚有味於吾言

題李赤傳後

宗元之傳李赤旨也王韋之門非大厠溷歟過者掩鼻而宗元出入陽陽則固視猶鈞天清都也奇袤之與齒少白好者羞之而將倚之以與堯舜之道非以厠鬼爲殊麗而妻之者邪其友之號而救者蓋有矣而宗元不悟竟以殛死死且不悔易曰迷復凶於赤尚何罪哉

題樊敎諭齋名六峰

敎諭樊君墳墓在臨邛之下去蜀來寓臨川乃以六峰名其齋居之室蓋以故鄉不可歸識墳墓常在目其意豈不悲哉君昔以辟亂出時也故鄉淪落於異國終其身無復有首丘之望豈料天下爲一家也今則東西南北舟車無所不通君歸故鄉易易耳而未之能者貧故也觀君之所以名齋雖夢寐曷嘗不在先人丘隴之側然轉徙艱難年踰六十無五畝之宅百畝之田以養其生栖栖邑學椽苟升合之祿以

畜其妻子且不給詎能兼負徒步萬里而一省其松楸哉此其所以益重無涯之悲也世之仕者或生中州絕漠走涉大江之南養生之具取諸寄種種便利則依依留戀市肥田美宅老于長孫於荆楚視其所生之處如棄敝屣生者是利死者何知爲人生天地間孰無所本始哉墳墓之思一也或欲歸而不能或能歸而不欲其心之厚薄何如也

題廬陵公楊邳徐沛鄆保樓桑涿鹿八詩

三閭大夫既放逐知宗國之必爲秦所有感觸憤悶而有辭盡其辭而後死讀者至今悲焉然其時郢尚無恙也若廬陵公北行之作於今古廢興存亡之際痛慨如創殆與麥秀松栢之歌齊其哀此時此情爲何如又豈三閭可同日語哉德庸得此卷於燕之館伴者讀之欲不作蒯生廢書狀其能乎

題郝令德政碑後

大德六年秋予過金陵人稱御史之才必以郝龍公子明爲最聞于天朝特陞五品僉江西憲事按治所及姦貪懲艾無所容二十年來攬轡澄清之人鮮或有是十年冬予至豫章初識公公前令樂壽時廉明敏惠廢政不舉民愛之如父母既去而有去思之碑前代御史之官多自親民而選匪獨國朝爲然蓋以其詳下情周庶務謹密詳審而非徒擊搏苛察之爲能是以賢邑令即才御史也公於前之撫字也可愛如彼於後之司臬也可畏如此夫威姦貪所以慈吾民其心一而已矣誰謂今之可畏非昔之可愛者哉

題陶庵邵庵記後

徃年嘗於吾廬之側治一室貫文成張司徒靖節陶徵士希夷陳先生康節邵先生畫像其中晨夕瞻敬後以冠禮弗靖遷從不常而廢吾友國子助教虞伯生取靖節康節二賢之氏名其庵與予意豈異也夫二賢所志所學有未易窺測者於其言語文字之遺時或略見彷彿焉至今尚論其人不過見所能見而

已身之所寓心之所會要不可一槩齊而其所以同者一也予欲合陶邵而為一蓋有世内無涯之悲而亦有世外無邊之樂悲與非有為而悲也樂與非有意而樂也一皆出乎其天予又欲并悲樂而兩忘之則彦亦可無也夜根其靜晝握其動旨擊而㞙應風起而水涌有能從吾伯生於浮游以上征者乎

書驛舟

壬寅秋官辦驛舟北還上京師一日或一易或再易或三易其易也得一舟設飾完美從者輙有喜色遇一舟設飾敝惡從者輙有慍色予心笑而諭之曰舟雖甚美所御止一二時若三四時久則半日又久則一宿斯去之矣雖甚惡亦復如是奚以喜慍為也大喜也者非以其有益於已而喜也慍也者非以其有損於已而慍也而一時之情自不能以不發噫人之寓此世亦猶寓此舟耳多者百餘年少者數十年暌革而數遷倏來而忽往何常之有哉而乃以目前之所值移其胸中之喜慍者何也九月二十五日午舟中書時已過新安驛未至呂梁驛

題曾雲叟春郊放牧圖

春岳郊原十牛在牧或奔或馴或行或息或前或隨或飲或食或鼻浮水或背負人各隨其適牛不自知也牧者亦何心哉噫善牧民者亦若是而已矣

題范清敏公贈墨工序後

宋嘉定寶慶間豐城范清敏公宰崇仁澄幼穉時每聽先大父對客談論豐城范公之政神明剛決公至審悉不可一二計蓋自宋初以至季年邑宰未有能如公者後為郡守部使其政皆然澄既熟於耳聞及見公之筆於書者則知公非徒有其政而又有文有學有識也第所見者不過剖析獄訟之語而於他文曾不多見今忽見公贈墨工一序讀竟歎曰斯地而有斯人也夫斯時而有斯文也夫公謂墨工之售墨不可輕售非其人則其墨適足以為斯文蝕吾道

嗚呼嚴矣公以此爲售墨者之戒則用墨者之罪爲
何如哉觀公用此墨以蒞官臨民直無負此墨者使
公得用此墨於帷幄之中白簡之上則弼違補闕擊
奸去邪上有補於君德下有裨於國政是豈小小哉
惜公不得用此墨於彼而僅得用之於獄辭訟牒也
公之文既不多見而此文幾爲人間苞苴廢棄之紙
非吾友陳淵然之卓識尚誼則公之曾孫凱何從而
得此家寶也耶澄之所以把翫不忍釋手而重歎斯

文之幸而存也淵然宋江西提刑諱杰之子與化世
姻凱常仕於朝爲贊儀署丞

跋葬說後

樂幼成葬說曰儒者首當明理惑於異論希求不已
累歲暴露親喪大爲不孝又買已發舊墳攻掘他人
祖宗之骨而望已之子孫獲富貴可乎斯言有裨政
教夫人子卜宅兆藏親之體魄以孝先也豈爲利後
計哉或萌貪欲之心而使貪欲者之伎或持貪欲之
伎而蠱貪欲者之心一則小黠一則大癡噫可歎已
余是以有取於樂氏之言

題程縣尹先州德政詩後

自封建廢而爲郡縣郡守縣令之職猶古之侯伯子
男上之人寔與之分土而治其民民之休戚係於守
令之賢否用得其人則如擇母以乳子用不得其人
則如召狼以牧羊也由漢以來每以守令之選爲重
事至治改元之初詔天下舉守令燕人程侯居仁中

所衆愛特恩守洪之南昌南昌附郭邑地大人衆素
號難治居省府憲府之下雖有長才者莫能獲展侯
至官凡有可利於民者爲之唯恐後苟有不便於民
者去之不憚難民有所訴或曉之以義使知愧而止
或析之以理使知不可欺而退府史不得以售其奸
胥徒不得以肆其橫服屬於官以漁獵斯民者咸思
棄公役而復民伍侯之能是者其美有四廉勤明敏
而已可謂上不負明詔下不負舉主哉侯之名嘗守

洪郡而侯復來宰洪屬邑其政蓋有光於先者焉前此侯任德安府判官以能官稱會光州有宿弊民甚困弊久莫能革河南省府命侯往治之侯悉除其蠹根光民感德入骨髓為詩歌以頌者成帙予過洪士民誠侯之美籍籍既而有以光民頌侯之詩示予予喟然嘆曰安得如侯者千百人布滿天下百里之邑乎樂道其善於是書此于光民頌詩之右方

題真樂堂記後

昔伊尹耕於莘野諸葛孔明耕於南陽蓋將終身焉既而被三聘之禮値三顧之勤則幡然而改感激而許由是出任天下之重驅馳危難之間視其前日躬耕舊隱之地若蜩甲蛇蛻此明出處進退之宜者也河間劉君天爵甫其初非因三聘一顧而出者終身儒學從事政府洊立治蹟以至于今駸駸通顯且將大用而悠然舊居之思乃以躬耕畝畝為真樂堂記寓君之心殆無餘蘊矣夫古人之仕有三行可上也際可次也公養則下焉爾今人之仕欲如古之際可已不可得而行可不可覬也然則公養而已矣公養者不得已而仕也有志之士豈以是為樂乎而没溺於醉夢曾不一醒覺者舉世皆是也孰有如君之有覺有醒者哉雖然仕進榮達之樂外也隱求閑適而假物以樂亦外也劉君自有天爵少貴其樂也無與倫蓋不在此趙村之田而在君方寸閒田也求則得之在我不在外惟此樂之為真他樂皆非真也得此真樂隱退閑適固樂仕進榮達亦樂其為樂也不繫乎出處進退之跡而根乎仁義禮智之心斯記之所未及言君其求之哉

題畫蓮實卷後

蓮實大如指分甘念母慈其房頭戢戢更深兄弟思讀涪翁詩而觀此寧不油然生孝弟之心乎

題明皇出遊圖

潞州別駕來歸定禍亂安社稷可為文皇曾孫矣及

愛兄弟如家人禮朝罷每與諸王游此在開元勤政之初若未甚害然古昔萬乘之尊盍自省方觀民之外不輕於出故曰無非事者而周公之書亦以游爲戒何也防其源也上無典學之主下無格心之臣則視此爲常事而不之怪嗚呼豈待天寶之淫侈驕怠而後可以亡國哉

題遺廖生

寧都廖國器妻陳氏生宋嘉定甲申年二十八喪夫守節廿餘以俟其子之長至元丙子更改之會子死於兵婦亦被掠僅存孤孫人俊生甫七歲劬勞以鞠其孫孫既弱冠哀其父死不葬母去不還痛苦求之詢之遺老得父骨於叢塚間聊慰其心焉伶仃徒步往北方尋訪其母至揚知在滄州至滄則知母在彼有子既死而葬矣欲歸母骨與父之弟不可銜哀而復幾欲無生而祖母年八十一再受賜帛恩及九十有七公朝旌表其門閭鄉里咸稱節孝之家陳氏康寧無疾壽未可量昔陳氏之姑郭得年八十七祖姑鄧得年九十九郭没而鄧猶存陳氏以孫婦養祖姑盡孝今人俊甚孝於祖母而陳氏年壽又將過其祖姑天之所以報昭昭也一門之內有節婦有孝子爲節婦者天既厚報之人俊家禍雖慘而能爲孝子天其不終報之乎或惜人俊未學予謂不然夫所貴乎學豈曰窺鑽故紙諷誦陳言天理民彝學莫大乎是也世之識字觀書號爲知學而倫紀隳斁曾飛走之

類不若者奚足道哉人俊之孝行本乎天性若其刻木象母以附父穴施經佞佛以祈冥福則禮之所否理之所無不爲可也有人僞作予語以貽人俊其間不無違經悖教之辭匪但誑之且或誤之甚哉其不仁也太府提點孫若好德尚義以諗於予爲書此以黜其僞云

跋文丞相與妹書

一代三百年間有此臣一家數十口內有此女臣不

二君女不二夫臣盡節而死女全節而生不愧于天不怍于人可傳千萬世卓哉曼卿出其門藏此帖以珍之噫誠可珍也觀者爲之流涕

題野莊詩卷後

世有身居江海之上而心乎魏闕之下者亦有身繫軒冕之貴而心乎農圃之賤者一則忠一則智也昔翰林承旨眞定董公在家或聞國政之秕輒終夜不寐而嘆野莊圖凡在官必攜以自隨時一展玩若有意於桑麻稼穡之務而不可得此豈淺丈夫之所能測哉嗚呼世之人跋履蹈躩衝犯風波乘危瀕死而往不休逮他日追思華亭之鶴則已晚者其智果何如邪公之吉德而姦凶亦娼忌屢謀加害賴主知之深主眷之篤而彼之計不行公保身之哲固炳於幾先所以未嘗須臾忘野莊也夫其身雖閑退而其心每憂朝中者忠臣致身之義其身雖壯進而其心恒樂野外者智士存身之道也忠與智公其兩全也

題遺方生

生物有一本而無二統恩義有相奪而無兼隆此理也亦禮也理者吾心之所固有禮者古訓之所昭垂世有不幸當人倫之變而不得以蹈天理之常則權其輕重而處以俟于正仰於心而安於義而可斯已矣君閔士宗義之二姓亦人倫之變常者也宗義宜如之何曰從陳族之長擇一人後其舅而已歸于方儻無人可以爲後則於方氏家歲時爲壇以祭其舅至終身而止如是其亦庶幾乎

題耆英圖後

至治壬戌上距元豐壬戌二百四十一年矣至今尊慕洛社者英何也韓潞二相元勳碩望極品大臣乎厚謙降略無一毫富貴態同會九老里居常流爾而溫溫接待未嘗慠慢盛德如此其位冠一時名香後世宜也小器易盈之人名位未崇驕傲已不可近視二公相度爲何如哉雖然一爽堂若最下者不數年

間亦踵韓潞相業無他德相似也

跋黃縣丞遺跡後

宋樂安縣丞黃先生特科出仕清介自持晚節避世不污全名以殁宋末之小官能如是者鮮矣

祭文二首

祭周元公濂溪先生墓文

嗚呼悟道有初適道有途先生之圖先生之書昭示厥初維精匪粗坦闢厥途維約匪紆人生而靜所性天性物感而動所用天用未量布帛分寸在度未程重輕銖兩在衡風雖過河河弗與波形雖對鏡鏡弗藏影動而凝然靜而粲然唯一故直唯一故專道響絶絃千數百年學要一言洙泗真傳有性無欲有一無二猗嗟敎勗久莫克至先生之道萬世杲杲展拜墓前如親見焉廬山峙南大江流北仰之彌高逝者不息

祭樂安縣丞黃文

嗚呼公生於梁長於梁老於楊卒於楊其質厚其氣剛其見定其行方始也辟地出蜀而游終也辟世入山而幽出蜀伊何崎嶇萬里潔身以去就祿而仕入山伊何優游卒歲脩德以處得正以斃辟地以生陳子之清辟世以死張子之寧清則雖生而不辱寧則雖死而猶榮初予識公于通守之庭聞公為當代鉅人所敬聽其言論風旨於是而信公之名既而從公於貳令之廳見公為一邑士民所愛視其行事設施於是而得公之誠曾幾何時風震雨凌公於斯時蟣蝨小官蹇蹇于下事不辭難又幾何時地陷天傾公於斯時螻蟻微軀行于中義不受污嗚呼平居無事凡百有位衒才華矜科第挾崇高恃寵利憑凌萬民傲睨舉世及至一旦茫無寸計臨難苟免從風披靡自詭龍蛇不愧犬豕胡為乎寒松勁草之心乃見於下邑庶僚之底如公之志有隕無二如公之節霜嚴日厲人知公禍福不動為一時之勇孰知公完養

有素非一朝之故公之㓜書嗜學寒暑不廢每慨然於芳草之艾蕭公之安貧守賤表裏一致常怡然於陋巷之簞瓢公之好賢樂善心口嘆喟恨不即上之青霄公之憤世嫉邪辭色峻厲恨不即肆之市朝逮祈死之不得慨偷生之不聊矣投迹於魑魅任爭席於牧樵憂患之端殆無時而不有勁直之氣不與累而俱消外無撓而力毅內有主而神全惟其所稟之異所學之正是以雖老益壯雖窮益堅聖人未見剛者如公蓋庶幾焉嗚呼知公惟予知予惟公今其逝矣欲見何從有山崇崇有水溶溶今其藏矣哀慟何窮冥冥潛德凜凜高風一觴永訣尚鑒哀衷

贊三首

晦庵畫像

義理玄微蠶絲牛毛心胸恢廓海闊天高豪傑之才聖賢之學景星慶雲泰山喬嶽

自贊畫像

峩峩玄冠肅肅玄端人今服古貌醜神完秋霜面目春陽肺肝少也弗秉艸華之耒老而弗持釣渭之竿徜徉煙霞泉石之間悠然而有餘歡其自適以樂水樂山者歟

又

身形瘦削春林獨鶴眼睛閃爍秋霄一鶚遠絕塵滓大同寥廓自鳴自和自歌自樂以爾蕭爾之軀誰謂克滿六合而有餘以爾瑩然之目誰謂周流萬古而不足舒舒其居也于于其趨也其山林樵牧者乎野之耕築者乎

草廬吳先生輯粹卷之五終

書 五首

謁趙簿書

澄嘗謂天之生豪傑之士也甚不數也世之稱豪傑之士者吾惑焉世有以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如曹操之狡猾爲豪傑者矣然而如曹操輩者天地間亂人也果豪傑之士云乎哉又有以顛冥於詩酒放浪於形骸如晉人之曠蕩爲豪傑者矣然而如晉人

等者天地間棄人也又果豪傑之士云乎哉然則何如斯可謂豪傑之士我朱夫子所謂才智過人者是也夫所謂過人者度越一世而超出乎等夷者也戰國時天下靡然萃爲功利之趨而其間惑世誣民充塞仁義如楊墨之徒者抑又滔滔也且當是時也孔子徒黨盡矣而有孟子者生乎其時挺乎其中不趨於功利不惑於楊墨確然[illegible]孔子何其壯也卒之得吾夫子之傳者孟子也以戰國之時而有孟子蓋曠世一人而已嗚呼孟子其眞豪傑之士也歟故其言曰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味斯言也可以想見其人矣孟子死聖人之學不傳曠秦漢三國至隋唐五季千有餘年學者溺於俗儒之陋習淫於佛老之異說而無一豪傑之士生於其間僅有一韓愈奮然而出因學爲文粗有所見而終於見道未明去道猶遠然亦已自奇特爲難得其他蓋不足數也已至于我朝天開文治篤生異

人周程張邵一時迭出嗚呼盛哉夫斯文之喪久矣世之人其父兄相與講明師友相與傳習以爲學者果何事也而周子乃獨能超然默悟此道於千載之下二程子又獨能以周子爲師而從學焉張子又獨能與程子爲友而慨然以吾道自足何事旁求至於邵子則又獨能默悟天地之化窮極象數之微尤人所難能也數夫子之見可謂高出一世之右矣非蓋世之豪傑而能之乎然當時游程張之門者未能得

程張之道南渡以來去程張始將百年而閩中有崇
夫子文能集數夫子之大成則朱子文中興以後之
豪傑也朱子沒至今逮將百年矣以紹朱子之統自
任者果有其人乎今世之儒所學者果何學也要不
過工時文獵科第取溫飽而已嗚呼陋矣哉或稍有
見識與之言及聖賢之學其刻薄者則笑之曰迂闊
其忠厚者亦不過曰可施之議論而難形諸踐履至
於矯詐者則又竊取其名以欺世吁聖賢之學皆切
已事而乃曰迂闊聖賢之學正在躬行而乃曰但可
施之議論聖賢之學不誠無物爲己爲人間不容髮
而乃竊取其名以欺世皆聖賢之所不勝誅也斯人
也縱或擢高科登顯仕愚不知朝廷亦何用於若人
哉澄生十有九年矣家貧不能從師惟大父家庭之
訓是聞幼年頗以能屬文而見知於人然當時所能
者舉業而已未聞道也年十有六始知舉業之外有
所謂聖賢之學者而吾未之學於是始厭科舉之業

慨然以豪傑之士自期必欲爲周程張邵朱而又推
此道以堯舜其君民而後已也試嘗實用其力於此
則豁然似有所見坦然若甚易行以爲天之生我也
似不偶然也吾又何忍自棄於是益務加勉以窮盡
天下之理雖力小任重如蚊負山所學固未敢自是
然自料所見則加於人一等矣嘗謂我臨川之邦前
後人才有王荊公之爲人非常人也然與程子同時
而不與程子同道有陸象山之爲學非俗學也然與
朱子同時而不能與朱子同道吾爲此懼所恨者天
不憖遺大父即世家庭之訓既已無聞而已僻處窮
鄉所與處者皆田夫野人固未嘗有一達者遊吾里
而過吾門也況可與爲師友而資其教導講明之益
哉恭惟先生溥於斯邑其爲政也人皆稱爲公明廉
潔而澄也於頹簷敗壁之下亦嘗側聞先生之風矣
以人所稱已所聞者推之則先生之學似非俗儒之
所學者矣第以官民之間無自親炙未得以一覿賢

人之先而窺先生所學之萬一會先生有民事於吾鄉而過吾門竊於道途望其容貌淵乎其似道儼乎其一古君子也且以爲窮鄉僻途商旅罕行之地而先生忽過其門此誠空谷之足音也於此而不一見焉是自絶於先生也敢脩咫尺之書迎謁道左冀聞一言而終身佩服之儻先生不以夫子之待孺悲者待我而贈之一言幸甚幸甚澄嘗以張子之爲學有得則識之故自爲學以來少有所見無不備錄有草

藁在未敢以爲獻若乎其進尚圖繼此而求印正於先生焉先生請無以猶先儒之名而欺世者例視

謝繆守書

澄嘗謂古之仕者必學今之仕者不必學子張學干祿而夫子以謹言謹行告之則是古之欲干祿者必於言行焉致謹言之不謹而招尤行之不謹而招悔則祿也終不我及孟子亦謂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允雖戰國之時之人獲人爵而棄天爵固殆不足道然於其始也亦不容不脩其天爵以要之猶未若今世之人自初及終曾不一知天爵之爲何事而人爵亦可以唾手取者焉所以謂古之仕者必學而今之仕者不必學也夫今之學者自其齠齔成童時父兄已教之讀書矣晨對而暮誦之窮夜繼晷之費其用心蓋甚勤其用力蓋甚勞然學其所學非吾所謂學也蓋嘗與今之學者共學矣問其所讀之文則曰時文問其所脩之業

則曰舉業問其所志則曰吾將以釣科第媒爵祿而利身肥家也嗚呼士而如此其可謂陋也已澄生廿有一年五歲而讀書七歲而能聯對九歲而能詩賦十有三歲而應舉之文盡通自以爲所學止於是矣年十五六因玩先聖先師之格言而知先聖先師之所學者固不止是也於是始欲自守其所已學以勤乎其所未學日取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四書讀之而以濂洛關閩諸君子之說參焉其大本大原間已各

能窺破至於事之易行者又已竊取其一二行之於家而以之事祖先而以之事父母而以之事長上矣禎嘗深思易書詩春秋四經中間諸儒以彖象雜於本經之中而易亂以小序冠於各篇之首而詩書亂以三傳之說解春秋而春秋亂若易與詩則紫陽夫子已嘗正之獨書與春秋猶有欠整理者甚欲集諸家之善為之訓說以補先儒之未及而破千古之舛訛固嘗略開其端緒矣然而饑寒窮困拂亂其所為

科舉事業又從而分其心慮雖此志牢不可奪而終不能不窘於學舊書之肘者也比者承親之命而來試於棘闈非曰求免於貧賤而貪叨夫富貴也蓋欲脫去科舉之累略專意於聖賢之學而已有司不以其文不能高壓時流而棄之乃擢而寘之三十九人之內因是之故姓名始通於先生之前夫諸侯薦人於天子古也今之郡守固古諸侯職然今之世自非以無用之文為有司所取則雖有曾閔之孝夷齊之廉其姓名亦無自而通於郡侯亦無自而薦之天子今澄之姓名既幸而上聞於先生矣竊惟朝廷科舉於覆試猶嚴焉蓋欲取實才也然愚謂與其取實能文者顧不若取其實有行者也有司既取其文而先生遂觀其志察其學而考其行此澄之所深望於先生也儻先生有以教誨成就之而獲大用於世則必非但知有身有家而誤朝廷禍天下者庶乎可以無負於先生為天子求賢以才之意今者之來隨例具啓

以謝先生大造作成之賜固每科之常禮然而儷葉駢花組織四六乃平生之所不為肯諛以求人之悅己自獎以求人之知己亦素心之所深恥用是不敢以同乎流俗然亦不可以默然而已也敢以書謝惟先生擇焉

謝張敎書

澄聞三代之時取士於校庠序之中其後校庠序既廢獨州縣間有學然州縣雖有學而教養亦無法春

秋二補徒以無用之文而試之是以就食於學者類
多輕薄無行之士稍有廉耻者則以不屑處於學爲
高澄也生於窮鄉不待時游郡學以承先生之教而
講明古者大學之道比者承親之命而來試於秋闈
幸爲有司所録因得進謁於先生然而組綴駢儷之
文諂諛夸大之態乃平生素心之所耻爲者用是更
不具四六啓以爲先生玷姑以書而陳所志幸察
焉澄生五年而讀書七年而能聲對九年而能詩賦

十有三年而應舉之文盡通當是之時不知科舉之
外他有所謂學也年十五六始恍然有悟於聖經賢
傳之中始知科舉不足以爲吾學而欲探夫孔孟之
傳是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之數年于茲奈何
學力微末勝物欲昏消消始欲達[illegible]汲黃流吞今生
二十有二年矣未始云獲也不過僅能有見於大意
而已矣然而俯視俗儒之汲溺於俗學而不能自拔
者則未始不心笑而矜憫之也有如今秋馳逐萬人

之場而相角一日之技非曰欲以媒利祿而掇顯榮
也公欲進對天子之庭以攄其致君澤民之蘊私欲
釋去舉業之累以遂其讀書脩己之心而已儻村直
言天下事於大廷親策之晨以少吐平時所學之萬
一然後退而私居博考載籍力學聖賢則澄之志願
得矣俟其德器成就達可行之天下而後行之庶乎
不至於上負天子而下誤蒼生也得志澤加於民不
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此

愚志也若夫幸科第之就手慕榮途而動心則非愚
之所志先生其許之否

謝程教書

澄嘗謂孟子没而道學不得其傳自我朝程夫子出
而後有以接夫千載不傳之緒澄也厭科舉之業而
欲學夫子之學久矣嘗恨不得生乎其時游乎其門
顧徒私淑艾於遺編而想慕於異世雖夢寐間如或
見之蓋今之世有程其氏者亦莫不願識其人以少

慰乎心之所思今先生職教於吾邦猶也一覩先生之姓恍然若河南二夫子之復出於今也忝以處於窮鄉遠於郡庠不得以抠坐間之春風立門外之尺雪未嘗不為之怏怏今秋試于棘闈幸為有司所録因得進謁於先生惟四六之文乃平生之所耻為用是更不隨例具啓以獻聊為言程夫子之所學而求印正於先生焉蓋澄聞之人之生也其心之所具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發也則有喜怒哀懼愛惡欲之情

其身之所接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日用之間又有萬事萬物紛至沓來之變吾之一心則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吾心所具之理即天下萬事之理理之散於萬事者莫不統於吾心理之具於吾心者足以管夫萬事天下有無窮之事而吾心所以應之者有一定之理人惟不能有以存其心而無以為一身之主不能有以盡其心而無以知天下之理是以往往皆出於私意人欲而不能自反也程夫子之教人也使人居敬以存夫心如主人在家童僕之職各供其使令而不紊賓客之來各隨其所應酬而無差使人窮理以盡其心如善知路之人知適某處當從此知適某處當從彼如善識秤之人知某物為若干銖知某物為若干兩是以處君臣則盡君臣之義處父子則盡父子之仁處兄弟則盡兄弟之禮處夫婦則全夫婦之別處朋友則全朋友之信以至處天下之事亦莫不各有以盡其當然之則此程夫

子教人為學之大畧也愚生自十五六時已有志乎此今川工七八年矣顧為科舉之業所分而未得以專繼此儻得免於科舉之累而從事於此焉則吾之志得矣若夫一舉及第做狀元而便謂終身事業已了當者鄙人也愚竊耻之乃所願則學程夫子先生同姓人也家世之所傳果亦有異聞者乎願以教我

復董中丞書

澄聞學者非以求知於人也欲其德業有於身而已

矣仕者非以自崇其身也欲其惠澤及於人而已矣澄江南鄙人也自幼讀聖賢之書觀其迹探其心知聖賢之學得之於心爲實德行之於身爲實行見之日用施之家國爲實事業資之不敏力之不勤學之四十年矣而未有成是以日夜孜孜矻矻惟恐無以自立於己而不敢求用於時也閒居方册中以古之聖人爲師以古之賢人爲友而於今之世位尊而有德位卑而有學者皆[illegible]願事皆所願交也往年閣下

分正江右側聞閣下之風剛正公廉卓然不倚皎然不滓特立獨行於衆醉群汚之中心切慕焉二年之後始得與同遊之友嘗出入門下者一望道德之光以一朝之所見而益信二年之所聞未幾澄居山中侍我而閣下自南臺入覲足跡無復再至閣下之庭勢位之相懸道里之相隔如九地之視九天無一言可以達閣下之耳無一字可以達閣下之目踈賤甚名何補一草之微意閣下且忘之矣不謂況勤小物

過取其所不足取而以聞於朝聖上聽言如流賢者急才如渴繇布衣授七品官成命既頒而閣下又先之以翰墨敦請諄諭如前代起處士之禮澄何人斯而足以當之夫朝廷用人之不次公卿薦人之不私布衣之受特知蒙特恩如此近世以來所希有也雖木石猶當思所以報稱而況於人乎然夫子勸漆雕開仕對以吾斯之未能信而夫子說之何哉說其不自欺也然則開之可仕不可仕雖夫子不能知惟開

自知之耳閣下之舉古大臣宰相之所爲也澄敢不以古賢人君子之所以自處者自勉而事閣下哉邇年習俗日頹儒者不免苟求苟得鑽刺百端媚竈乞墦不以爲羞祇待嘗養何所不至今之大臣宰相當有以微斡其機而丕變其俗若俾踈賤之人驟得美仕非所以遏其徼倖冒進之萌也澄以古之賢人君子自期則其出處進退必有道矣不然貪榮嗜進亦若而人也閣下奚取焉愛人以德成人之美是所望

於今之大臣宰相能如古人者愛之以德而成其美豈必其仕哉康節邵先生詩云幸逢堯舜爲眞主且放巢由作外臣潑雖不肖願自附於前修成之者在閤下潑感恩知報匪言可殫未縣庭叅敢冀爲家國天下保重臨筆不勝拳拳

詩七首

勉學首尾吟四首

三十年前好用功男兒何者謂英雄世間有事皆當做天下無堅不可攻萬里行方由足下一毫非莫入胷中拳拳相勉無他意三十年前好用功

又

三十年前好用功日間莫只任從容養成驕習皆因富蹉過流光只爲慵人不脩爲何異獸蛇能變化卽成能拳拳相勉無他意三十年前好用功

又

三十年前好用功爲師不過發其蒙十分底蘊從人說百倍工夫自己充舊學更加新學養今朝不與昨朝同拳拳相勉無他意三十年前好用功

又

三十年前好用功過時學力强求通從頭莫枉青春日丱角俄成白髮翁旣冠當除嬰孺態居今貴有古人風拳拳相勉無他意三十年前好用功

自警二首 前丙寅十八歲作

氣昏嗜卧害非輕才到更初困倦生必有事焉常恐忘莫教心要强惺惺縱當意思沉如醉打起精神坐到明着此一鞭能勇猛做何事業不能成

又

元來一片虛靈府埋没經年下滓穢場不特動時多走逸兒於靜處亦飛揚晝間尚被事牽引夜後猶如夢擾攘喚起主人翁警省自家分三徑不曾荒

懷菁縣丞 申時避亂寓同華蓋山丁丑四月

丞君丞君天一所十日不共床頭語粤從天紀渙散

來大半英雄化兒女與世張顛啖㸑壞君獨吐之不
肯茹華世昧目蒙埃塵君獨去之不肯處大鵬垂翅
何人憐神龍失水癡獺侮當道林林立虎豺深山處
處多蛇鼠不堪嘯聚沒復出近來眠食問幾阻奔逃
無所天陰晴腹背浴汗頭沐雨心如清水到底潔身
寄白雲深處任伯夷叔齊上追蹤浮丘王喬與為侶
洞巖殷殷生風雷仙館沉沉鎖煙霧山蔬可羨買米
炊何須更學農與圃有兒讀書紹家風有客清談忘
世務我侶遠來亦云樂尋丈別去徒延佇二親定省
不可曠安得終歲矻矻萬冊岡頭論今古

登撫州新譙樓

至順壬申十有一月下弦之後登新譙樓緬
懷王丞相陸先生之流風成古詩一章奉呈
同志諸友

吾郡山水秀雄麗冠江右巍樓橫中天闊視納宇宙
懷哉二前聞吸料得醇酎身操冬雪明心田秋月皎
運轉八紘鈞繼續百聖青純氣古難齊卓卓尚徽取
曉予二三友高舉第一手杵糜五色石密補二天漏

至順壬申十一月郡新作譙樓部使者郡監
若守請先生觀焉先是先生以第二子京教
授郡學來就養焉登樓後賦此遂出城竟歸
其鄉嗚呼先生此詩之作至於此有不得而
自已者矣昔者曾子著大學之書言脩己治
人之道而中庸之書則子思子憂道學之失
其傳而作者也後千有餘年程子曰周公沒
聖人之道不行孟子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
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嗚呼此
豈可有幾微僭繆疑惑於其間者乎陸先生
王丞相寥乎天地之間氣卓乎千載之豪傑
殆非臨川山水所得而私者也然而臨川有
如是之父兄君子也豈他郡之所可望哉吳
先生微孜之言蓋有慨於先哲之所深憂者

矣明年六月先生卒嗚呼此集之所謂至於
此而不得自已於言者乎先生之門人袁明
善求書此因識其後云至元己卯七月既望
雍虞集書

草廬吳先生輯粹卷之六　終

草廬吳先生輯粹卷之七

學基

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君子以自強不息○君子
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非禮
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出門如見大
賓使民如承大祭○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言忠
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

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
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坐
如尸立如齋○莊敬日強安肆日偷○致禮以治躬
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
心入之矣○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
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
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也○禮也者所以固人肌膚
之會筋骸之束也○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持其志

無恭其氣○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
不存焉者寡矣○苟得其養無物不長操則存舍則
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鄕惟心之謂與○學問之道無
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
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
不得也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
者不能奪也

右前貳拾則

易二 論語五 中庸一 禮七 孟子五

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動而無動靜而無
靜○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定性者動亦定靜
亦定○靜後見萬物自然皆有春意○敬則自虛靜
○有主則虛○敬勝百邪○有主則實○外物不接
內欲不萌○若要作得心主定惟是止於事○心要
在腔子裏○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主一之謂敬無
適之謂一○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此體
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此出○定然後始有光
明○心清時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
○常惺惺○其心收斂不容一物○正其衣冠尊其
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
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
或易守口如甁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或輕不東
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弗貳以二弗參
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
無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氷
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旣淪九法亦斁於乎
小子念哉敬哉

右後貳拾則

周子三 程子十二 張子二 謝先生一
尹先生一 朱先生一

學統節文

易

書

詩

禮　儀禮　傳　通經

周官

小戴禮

大戴禮

春秋

論語

孝經

大學

中庸

孟子

右本言十

邵子

周子

張子

程子

右餘言四

草廬吳先生文粹卷之七終

草廬吳先生粹六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王蓂所選吳澄文也蓂有忠義錄已著錄是編以草廬全集浩繁難竟乃擇其尤精者錄爲六卷以便誦讀澄之學誦說程朱而源實出於陸九淵蓂金谿人與九淵爲同里故力爲表章云

剡源先生文鈔四卷

〔元〕戴表元撰　〔清〕黄宗羲選

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七年馬思贊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剡源文鈔四卷》提要

元史本傳

戴表元字帥初一字曾伯奉化州人七歲學古詩文多奇語稍長從里師習詞賦輒棄不肯爲咸淳中入太學以三舍法陞內舍生既而試禮部第十人登進士乙科教授建寧府後遷臨安教授行戶部掌故皆不就大德八年表元年已六十餘執政者薦于朝起家拜信州教授再調教授婺州以疾辭初表元閔宋末文章氣委薾而詞骫骳骳弊已甚慨然以興起斯文爲已任時四明王應麟天台舒岳祥並以文學師表一代表元皆從而受業焉故其學博而肆其文清深雅潔化陳腐爲神奇蓄而始發間事摹畫而隅角不露施于人者尤多自秘重不妄與許至元大德間

東南以文章大家名重一時者唯表元而已其門人最知名者袁桷桷之文其體裁議論一取法于表元者也表元晚年翰林集賢以修撰博士二職論薦而老病不可起年六十七卒有剡源集行於世當表元時有四明任士林者亦以文章知名云

自序

先生姓戴氏名表元字帥初一字曾伯其世譜可知者六代祖居奉化縣小方門三傳而徙坊郭又再傳而徙剡源之榆林先生生淳祐甲辰五歲知讀書六歲知爲詩七歲知習古文十五始學詞賦十七試郡校連優補守六經諭即脈去游杭作書言時政激摩公卿大人無所避杭學每歲貢士得三百員試禮部中者十人入太學謂之類申二十六歲巳巳用類申入太學明年庚午試中太學秋舉歲終校外舍生試優升內舍辛未春試南省中第十名五月對策中乙科賜進士及第授迪功郎升學教授癸酉冬起昇及乙亥春以故歸舊廬改杭學教授辭不就既而以恩

轉文林郎都督掾行戶部掌故困于主簿會兵變走避鄰郡及丁丑歲兵定歸鄞至是三十四歲矣家素貧燬劫之餘衣食益絕乃始專意讀書授徒賣文以活老稚鄞居度亦不可久遂買榆林之地而廬焉如是垂三十年執政者知而憐之薦授一儒學官因起教授信州噫老矣大德丙午歸自信州時體氣益衰而婚嫁漸以畢即以家事爲諸子使自力業以治養其然性好山水每杖策東游西眺不十里近纔數百步不求甚勞意倦輒止忘懷委分自號曰剡源先生因以名其集或稱質野翁充安老人云

敘

有宋戴剡源文鈔凡四卷蓋得諸四明范子石⿰月悤云石⿰月悤與予後先執灑掃於梨洲先生之門先生每論文必稱剡源不置惜無刻本未能廣傳一日石⿰月悤携以見授因爲手錄成帙秘枕中者七八年矣自予學圃龍山荷鋤之暇時出其

書盤石上行吟坐諷未嘗不精神寂莫穆然想見其爲人適從子仲安來有奇文共賞之請遂付剞劂先是石⿰月悤挾是編渡黃河而北也忽風雨驟作魚龍亂飛箱篋貲囊盡委水若而此編巋然獨存豈剡源固越人南枝之戀愴北風而思返耶抑天之未喪斯文也將試諸危

嶮震蕩冀託諸西村樵人而欲享以千金也嗟乎文之在天地間一氣而已矣天地之氣鬱而不舒則擊而爲雷閃而爲電夫人秉天地之氣以生文之而當時莫能鳴其豫卽遲之又久而天下後世必不能閟其光故讀其書論其世而其人之語嘿憂患如親炙之所謂藏諸名山傳之其人是也且剡源之時何時乎陽氣既遁於黃鍾變徵絕弦慨當以慷乃一不露其鋒芒而韻味深長初讀之朗月入懷也既而悽風苦雨中猿吟而鶴唳也又既而泠泠乎飄飄乎行雲御風轉春和之沃若也剡源乎蓋得天地之中氣鬱而不舒必待雷電交激而

後百果草木皆爲之甲坼乎紀其代閱三數朝問其時歷五百幾十歲始得從塵煤蠹鼠之餘發其光采非其氣足以留之不至此予老而失學喜得阿咸宮於春秋嗜書蒐古表章先輩他日讀中秘書見所未見如剡源者皆得詮次而流傳之皆於是爲息壤矣爰手書簡端上正先生先生當听然謂石牕能傳其習以公之於友仲安又能廣其傳而且及於天下後世是予之幸也夫是予之幸也夫

康熙歲次戊辰陽月淛西日觀山樵朱

邁書於南陔草堂

叙

王充著論衡八十五篇蔡邕入吳秘諸帳中或取數卷邕丁寧曰唯我爾共之勿廣也夫充之文未行世邕能賞識則得矣靳而勿廣未勉私所好焉且文之至者固非一人所得終秘者也剡源戴先生在淳佑大德間與柳文肅並以文

章爲東南名宿顧柳集賴門人以傳而剡源文則幾至湮沒梨州黃先生表而出之以授石窓范先生石窓先生擕其集渡河而北魚龍翻飛卒不可奪以示家叔氏日觀先生日觀先生又勿之秘出其書以授小子思贊思贊讀訖而歎曰有是哉閱四百餘年兵燹風波之險而精光不沒予生也晚猶得從諸長者之後一窺其議論未必非造物之有待于予也予固陋雖不足以知剡源之文不亟播之以公當世則又烏知大儒具眼肆爲鉤索互賞珍奇者皆當勿秘其美而廣其傳也哉用是付棗梨并序得是書之顛末庶見諸君子之有功剡源

不淺若曰思贊將附以不朽則勿敢居也剡源自序六歲知爲詩其序人詩每自許不置惜未得合而梓之豈當世更有如梨州石牕日觀諸先生者實其詩而將余告乎則又予之所深幸而企望者矣

昔

康熙歲在戊辰冬仲漁村馬思贊仲安

撰

〔印〕馬思贊印　〔印〕朱仲虎氏

攸三

剡源先生文鈔目錄

剡源先生文鈔卷之一

梨洲黃宗羲點定　後學朱爾邁人遠全訂　馬思贊仲安

記

喬木亭記

喬木亭在清河張君燕居之東張君望清河籍西秦其先世忠烈王嘗以功開國於　邸于杭子孫五世而所居邸之坊至今稱清河焉余兒童遊杭見清河之張方盛往來軒從駢闐塡擁歲時會合鳴鐘鼉笙絲磬筑相讌樂飛樓壘榭東西跨搆縈縈然無閒壤豈惟清河雖他貴族蓋莫不然如此不數十年重來杭睹宮室衣冠皆非舊物他族亦皆湮微播徙殆盡而惟清河之張猶存余嘗登所謂喬木亭而喜之風煙蔽遮林樾清湊美乎哉其可以庶幾古之故國喬木者乎主人對余而嘆曰嗟乎吾喬木乎是亭者幾不爲吾有吾幸而復得之吾生於忠烈之家自吾之先未嘗無尺寸之祿當其時出而遨遊入而恬居耳目之於靡曼妖冶心體之於芬華安燕固未嘗知有喬木之樂也自吾食貧不免於寒暑饑渴之患吾之處世不待勸而休涉事不待困而悔日夜謀所以居吾躬者百方欲復疇昔之髣髴不可得時時無以寄吾足騁吾心則瞰好風景佳時取古聖賢之遺言就喬木之傍而諷之其初不過物與意會久而覺其境之可以舒吾憂也爲之徘徊爲之偃

息爲之留連不忍舍去故倦則倚喬木而憩悶則扣喬木而歌沐則晞髮於喬木之風臥則曲肱於喬木之陰行止坐臥起居動靜無一事不與喬木相爾汝蓋吾昔也無求於喬木而今者知喬木之不可一日與吾疎也吾是以必復而有之余聞其言益驚喜昔人有欲存謝公宅者云愛召公者愛其甘棠有文靖之德而不能比數乱之宅李衛公愛平泉草木至自作記戒子孫去勲[illegible]之家自不能保其存而使子孫存之子孫又不能存而使他人存之今清河忠烈王諸孫乃自能以力學好修存其先業至於皆什而獨完幾棄而復振不惟無愧於後而反若有光於前與美乎哉于是張君止嘆而作洗酌而謝曰非君吾亦

不自知吾美之至此也盍書其詞于吾亭以自勸且亦勸後之人

質野堂記

剡源先生幼而資居長而浪遊老而羈栖獨嘗嘗以爲與時傲得餘閒營一區之宅於山林間則將名之曰質野以遂吾志自爲斯言憧憧然往來於心者五十年而不能成也蓋方其盛時川浮驚流陸走峻坂鯨鯢滿前狼虺怖後竊自思吾惟學文干祿以至危于道路使但爲芻嘗人何悲無容足之地而安哉及失勢而奔逃扶攜老弱經涉險阻見所過窮村鄙人籬垣潔修雞犬驩嬉又未嘗不起卜鄰結社之美乃大德丙午之孟冬歸自上饒於是筋骸倦衰世念益薄而眼前子息各以長大平生婚嫁漸就淸簡發橐中裝舟車薪米傭賃雜費之餘尚留三千緡以爲陸

買分金則不給以爲蔬何買田則難多且專議與築伐材於近岡聚工於後麓役工以旁而使之自食煩隣之暇而量予之直不三月質野堂成以次充安閑名堯亭緇軒雪鏡諸役仍舊名而增新構前後左右凡一百三十六楹溪山面勢烟雲情貌無不欣合桑蔬徑術禾黍行伍無不周密客有在傍嘆曰先生之志則少遂矣抑欲以質野自晦而未忘於名也何居先生曰子不觀於山木草木蟲魚之爲物乎物之居於世未有無名者也草木蟲魚之可資於用也黃帝名之山川之著也禹名之惟羽毛有識之屬能以聲自名其名者然後人亦因其名而名之以余之區區持衰窮之身托於山川群於草木蟲魚羽毛之屬以爲居

游顧五十年欲成一質野堂不能得而今也晚暮幸得成之而得自名之而何不可樂而復何譏乎客聞而愈笑先生亦笑因復自名爲質野翁以記其辭于質野堂云

廣心堂記

鄞剡之交有塢曰漣溪其傍之山層盤陡矗悍急而無倚岥其水舂衝激瀉紆繞不知幾折而始達於漣獨近乎儒者祥卿之居則襟靈發舒矚眺展聳祥卿遂題堂之榜曰廣心意以爲其地當二邑之中勢若至此而稍廣者衆皆奇之余獨晚而知之蓋山將止也當其地之中皆爲心有百里數十里纔一止而爲心者有不能數十里即止而爲心者亦有十里五里止之少而爲心者心之廣狹視其勢之偏全若水則惟山之趨山止而止山行而行山全而全山偏而偏今夫漣溪是當鄞剡數十百里之中爲山之適止勢之適全心之適廣而茲堂又當漣溪之中爲止之又

止全之又全廣之又廣者也而祥卿豈偶然得而居之哉余試與祥卿登堂而飲飲酣而歌歌懽而遊望其東之諸峯想像唐賢皮日休陸龜蒙躋攀唱咏之迹班班具在至花臺月榭無復存者其西之穹林窈洞則從劉罡夫婦晉孫承公兄弟所從登仙避世之遺烟霞蔽遮不可物色其南之荒關斷棧鼯啼鳥噪固當江左王謝家衣冠絲竹之窟穴而其北之陰嵐海氣噴薄杳靄猶庶幾齊魯安期生鴟夷子皮之徒不死而浮遊其處方當諸公功名盛時形神炎炎朝馳暮奔去人何遠而惟高懷絕識之士揮而却之如棄涕唾想其靈臺太宇池融淵淨畧無絲毫畦畛遐幅傳不云乎得其大體爲大人得其小體爲小人夫人之

所具耳目口鼻肢體皆同而大小如此相遠者豈亦以其心耶吾觀祥卿天資瀟洒門不輟客軒騎惟多心乃怏怏而遐荒歲不進產待窮交不改愛自盛年懷儒官之牒不求詞授子一經不廢業行藏去就動有古大人長者度量是真能爲溪山佳主人對之兩無慚色矣故爲之記

水心雲意樓記

淳安胡天放嘗爲余言黃灘之美也曰黃灘南於淳安之治二十里所背崇嶺面雙溪巖林澗壑之所縈盤風烟魚鳥之所奏泊自曾大父岳陽公以上世居之岳陽公旣貴而徙居邑之西塘大父桐川公繼貴莫之有易也然時時念念不忘黃灘焉迨今西塘之廬且四世當承平時人情以游宦爲樂雖西塘闤闠中不得久處而暇數數遠顧黃灘乎邇來名宦事息邑墟於兵廬燼於燹吾將返吾初而隱焉丁丑之春旣披荆伐翳架樓十餘楹於黃灘之上取杜子美語名之曰水心雲意而子爲我記之余聞而歎曰嗟乎賢哉胡君之歸黃灘信美矣而何以有取於水與雲

乎夫水無心人之習於動者得之以爲心雲無意人之習於靜者得之以爲意及乎淵停與蓄風起雨作動者未嘗不靜靜者未嘗無動而二者卒不自知其然也今吾與天放以其藐然之身二十年行乎世故之江河而生物之息吹從更起而嘘之昏深而莫辭險數而不悔故方其盛時視人間之可歆艷愛悅者莫如名第官爵車馬揮訶於門途僮妓笑歌於館驛淸人之突未黔郎吏之駕已秣使西塘之人咨嗟仰望以爲不及雖比鄰雞犬草木亦有功名富貴之色此如水之方波雲之初族雖欲不動而不可得矣洎夫心疲意倦而當休也則畝畆榮于祿食徒步安于騶御禽虫之歌唫不儉于鐘鼓之考擊丘原之陟降不煩

於筆楚之奔走子朝出而游於黃灘黃灘之漁者將與子分磯而坐黃灘之牧者將與子同川而飲暮歸而休乎茲樓黃灘之寸妍尺媚將縱橫自獻于几席之下此如瞑雲歸山冬瀨迴宅雖欲不靜亦不可得也天放歸而屬好事者用王維盧鴻側圖黃灘以見寄天放善爲詩凡與天放游者登於茲樓多所詠述而黃灘濱溪有一老石盤陀可愛岳陽公屢屢爲之賦詩而未及刻也余憂患之餘比天放尤早衰决已無復四方之事旦夕按圖髣髴或因而起興得附題于諸君登樓之作又不鄙而託名刻石之末則幸矣

容膝軒記

始余讀書則嘗想像古人居處服食動作百物之態以質諸書中之所言合者以喜不合者存而求合然後已出而語於人曰如子言則嘗席地而坐汙竹簡科斗書編韋而讀之而後可又益求不止則夫是棟宇衣冠飲饌者將皆不合而子豈不爲怪民哉余曰孟子之論友也先論世而學禮者道古昔稱先王豈曰吾具耳目口鼻四體儼然但當爲今人也而已乎自爲此說與世之人落落不相同之日亦已久矣而終未遊會稽孫君凝字德夫築別室於寢之東偏聚古聖賢人之書以學於其中命之曰容膝余聞其名而思之蓋聞古之君子所以居其躬也勞矣雖一欠

伸一俛仰而不得肆也其揚之有次而動之有業聚之有分而息之有時凡其得專席安車凭几杖而休者惟老而貴若爲師者爲然餘人則否而士非其世家若秀孝有聞於上則何能脫乎沾體塗足之勞而近於册書琴瑟之事若今之士職未離于子弟而享父兄之安身爲匹夫而兼封君之奉不賢者在所不論賢者亦不過飽食放言於禮法之外故夫昔之有爲容膝之言者體已若少倨然非三代學士之所得行也又嘗下之而論則昔之抱膝而嘯者今之道家導引之似也昔之膝行而謝者今之禮家匍匐之似也其云容膝乃近於今浮屠家趺坐而儒家反以爲非禮者也於戲以三代學士之所不得行而今得行之以

吾人所笑以爲非而或以爲是是可不思其然哉然余竊嘗聞之古之學者左圖右書國家以來士大夫好事家往往猶能置圖書於壁牖間暇日賓游者至即與之左索右索以徵古事之所繇起故談笑動作皆有本末孫君世家詩書多聞而嗜學方今葉軒棠薄城市而爲山人處士之事挈其居清氛蔚然傳不云乎禮失則求諸野他日余也力作之隙踵門而來俯身而請儻幸惠然教之君曰吾固願聞於子者也盍書之以附于吾訛之後軒成之明年剡源戴表元記

充安閣記

剡源翁居不能二十楹界其中之後垂薇之以爲閣冬舒其簾夏達其牖溫涼晦明則時闔闢之以趨便焉人皆不堪其隘且勞而翁居之彌安家無浹辰之儲兼金之値而有書一車悉取而陳諸閣之四旁坐閣而臥諷之左右縱橫充然無不滿之處因命之曰充安嘗嘆曰昔周元公有言君子以道充爲富身安爲貴我不敢希其人而希其言可乎然雖名之久而猶疑之一日忽悟而笑曰吾所以疑於元公之言豈不以富貴爲美物而不敢居哉夫聞其名猶疑之而遇其實將如之何是故不可以無學也今夫余也固剡山之窶人也而昔之嘗仕者亦余也有仕有不仕

而余一也昔嘗見有乘車而行於途也皆不乘車者相與美之他日逢大官於途則其乘車者先俯然下之豈不以其尤嵬嵬哉等第而充之人之相美無有紀極而山林道學之士非而詘之曰是俱不足爲吾道者若是者亦高矣又有遺世忘物之士笑其爲高者曰彼自爲彼吾何以存於口而非詘之爲我與之俱行於途如壯夫之覩優不怒不悅如飽人見嬰兒之珍其餅餌不嚥亦不唾也然則余今之窶爲何所失於余乎余行四方而不知田疇稼穡之事今始力而爲之而筋體已疲不可勉强顧吾居之左右前後無非農者而余安得偃然獨辭其勞呻吟傴僂一年而知其候二年而通其業三年而寒暑燥濕欲與之俱化

毋至釋鉏解笠之暇入休乎充安意挾一冊而披之見古之高人勝士如鴟夷子皮張子房之徒辛苦兵革之中晚暮脫乎不測之險遺其千金相印幾無所適欲如余之徜徉鄉井棲伏原圃脩然爲無名布衣而不可得也見申屠蟠司馬德操輩遁于喪亂全於貧約若可以無預人事而身居名賢之目其風采爲四方人士之所走集欲如余之交疎黨棄指議不及伸眉縱足於是非臧否之外而不可得也見皇甫士安王仲淹幸可以充默自容而何用著書以取名於時見諸葛公房喬丞相起畎畝而騰風雲嘆其忠勞以沒而惜其子孫遂捐家世耕漁之舊以輕其身而余於是閑心無遠馳業不他慕時勤而作遇倦而息屈伸

偃仰以舒吾體周旋涉歷以散吾目環堵之內方寸之小而山海衆物之藏具焉宗廟百官之美寓焉古今九州萬里之交聚焉當其氣快體適何有乎王公之尊何睹乎宇宙之廣何慕乎千百世之下名余爲何人哉而況乎人間區區饑寒得喪榮辱之懷何足以空言言以是爲充安於元公之言可乎不可乎且吾闇吾名而又何疑可不可於他人耶言畢諸兒　書執筆請曰翁今之言大於韋絃不可以無識也豈惟翁自命之其有所教矣遂書於閣之壁

芷屋記

鄉友范龍友字雲仲嘗以芷屋名其居而從余謁文以爲記余嘗問之雲仲屋凡數楹種芷若何雲仲曰吾寠人未遑於是殆有托於騷而云爾余聞其言竊有感焉蓋余少而喜騷私念其居近市囂隘故嘗思爲楚人飄蕩浚詭之辭冀援以自廣既而思其所服食思其所佩襲思其好樂思其寄托獨恨與屈大夫同生江南而騷中草木名字往往不能通解豈繇湘浙風氣土俗不同而然耶久之得一官遊楚日與楚人博物通文字者往還舉而問之其范范不知去吾浙人無幾耳余然後始大悟夫學騷人無庸以名物爲志亦聊取其志而已然方是時不免爲科舉利祿

之役既以不貲之身爭得失於千萬人喧呼之場衝風露冒暑潦跋涉一二千里水陸以千升斗之粟此何足與語屈大夫之風哉邇來形顏悴枯氣質變化異時隻言片語所探掇於騷以爲妖者油然觸心不知百憂之集則聞雲仲之言豈不亦有不期而同者乎雖然雲仲之言雲仲之志余所慕而慕也而名不可以無當也余近所居山麓旁多閑壤頗欲規數十百弓之地爲一藥畦聚衆芳而環蒔之四時挈玩蓏條搜摘根實以寄老寄窮於其間因念楚物如江蘺杜衡蘪蕪宿莽蘭蘭蕙菌之疇猶可以類取惟芷之在騷是不一族曰辟芷曰白芷曰白茝曰芳香曰葯蓋皆芷也然則是物宜江南最多有而最不易識雲仲誠

有之則幸以見飾以補山中之缺顧花不難致而余畦成
未有期恐亦與雲仲之屋相類耳雲仲笑曰姑記之

題苦無生發一着迹便俗文妙有別趣非熟於法者
不能也芝房

玉林記

學仙者貴溪桂君之居名玉林客有異之以問於余余惟玉林之得名於理不可知而就余之所可知請畧爲客言之而客畧爲余聽之蓋天下之物未有生而即貴者也生而貴者莫如玉而玉與石固同類也玉與石同類而貴於石猶爲仙者與人相同居同遊而人不知也今人之言仙也過高以爲仙當在雲霄風日之外不飲食而無饑渴不葛裘而無寒暑不車而馳不舟而遊以至寢處起居服用玩好之屬一一俱當窮奢極靡兼王侯將相所無之豢養而後爲貴且樂而玉林之說興焉假令如是亦不足怪而其心營營然方將與俗物相勝負而何以異於人而爲仙乎至德之世沉珠於淵藏金於山此猶未免於顧惜論吾黨之士少知道者視璆琳琅玕之過目與能使之如泥沙瓦礫不以挂意而況於仙人則又何說故古之雜書圖畫所載仙人蹤跡皆蓬頭垢面敝衣惡食塵埃市井腥臊穢腐一無雜色而處處超然而於玉林乎何居抑玉之最近而多稱藍田荊山藍田荊山之玉信多矣當卞和氏時不知者幾以石廢世又久無和如之何不胥而爲石也嘗有發玉者求玉於藍田至輒多得玉既給用所棄餘皆光明瑩潤無非玉者後人躡其迹從故處求之絕不得一玉是知一玉也遇之得其人則爲玉遇之不得其人則爲石吁嗟乎玉林乎其果又在有有無無之間乎桂君年甚妙質

純而氣清其所師承模楷高流名輩與余厚善客往而問
塗焉去玉林不遠矣

秋山記

宣之爲州州之居人多因山以爲勝而鰲峯亘山之東南於山爲稍高稽法師之居所謂秋山在焉元貞乙未歲之六月法師與余相遇於錢塘西湖之上嘗道其勝而不得詳也曰子姑以意爲我記之余謝唯唯越再月余來宣乃始得登鰲峯而訪秋山之居則凡州之勝溪山城堞樓臺阡陌郊壓風物之狀無不軒揭呈露一一趨集於檻席之下余爲之咨嗟笑詑以爲茲山固造物者故爲設之以供高人逸士之所棲玩法師曰不然吾與子皆適値其逢耳蓋夫鰲峯者雖高於諸山而當春夏之時紛華蔽遮塵囂往來吾居之所欲攬取以爲玩說者雖有智力無所得施

迨至於秋而氣之暄者爽然而淸物之壅者豁然而流故非分之妖難致之美不謀而獲無約而赴又夫秋之爲言收也天地之間取數過羸者有時而收焉吾宣州盛時聲馳勢奔家公戶卿山之幸而附於其旁高者天榭風臺卑者錦林繡谷兵爭以來忽焉而化爲風烟返爲丘墟異時衣冠鐘鼓之區但見寒螢野燐幽蟲過鳥相與窺遊聽承於荆榛草莽而已故夫彼之滯於實有者旣盡而後吾之寄於虛無者始完雖千變萬化而要其終焉吾豈患夫吾秋山者乎於是余聞其言中心脩然亦若有所遺失稽氏固世有仙種而是時陵陽琴高諸仙翁之迹往往而在法師方以道術名行見重於時倘可以求其人乎

中枝山葬記

剡源中枝山之葬起我先考府君以至元甲申季冬十有七日兆穴震向又明年丙戌伯考府君卒以仲冬二十八日祔葬先考府君墓右旁山爲穴五後壁三用兕尚右最右穴葬伯考府君穴居中又次虛穴爲左遂稍前左右各虛穴一外曲角如貝形內皆甃結磚槨仍實土以待他日右男左婦而祔焉余家初絕貧來榆林又日淺又連歲遭大喪然不敢不卽葬葢幸旣有中枝山而家世居喪不用俚俗禮無緇黃濫費鄉鄰姻友莫賻所入歲可取貲以故僅僅得以成葬又古禮士葬踰月陰陽家放其意葬在百日者不問內殺故自初喪卽極力治葬具無他營以及於事又江南山狹水迫難用中原昭穆爲穴穴多者惟以磚槨隔分左右中枝之祔穴不先甃結則後不可動每見世人有餘資多買田而不畜山畜山又不可用於葬比居喪不惜資財以供雜祀廣會以沽兒童婦女之稱譽久之心移力倦不暇能葬而昏巫謬史拘忌禍福之說緣之而入有三年五年十年不得葬葬又鹵莽知後有當祔而不豫爲穴至於臨時穿鑿崩損驚傷先人之肌體爲可恨也故爲記以戒吾子孫毋忽

粹括儒者之言 [illegible]

唐書西域圖記

唐書西域圖一卷卷凡四則每則各先書其國號風土不同而同爲羌種畫者又特畢其槩每國書一王而一二奴於後挾持之王皆藉皮坐於地侍者皆立二王掀掌倨語員皮頭帽如鉢項細鐵下垂至藉皮服衣裘牛脚鞾胷懸一員金花一奴小員皮帽斂衽受事一奴曳冪羅手上下奉酒壺若俟而進裘鞾與王同者蜀郡西北二千餘里附國民夷也一王皮韜小髻餘髮垂雙辮如纓皮裘玄鞾者解交手按膝一奴布韜髮餘垂獨辮朱裘玄鞾者吐谷渾之南白蘭之北彌羅國也一王烏氈冠如首絰上標白犛牛尾旁綴二雕翎皮裘朱帶玄履絲襪二奴一冠飾裘帶履襪與王同而組纓一組帶素襪而朱鞾者又西於白蘭數千里竹貶欲歸國也一王二奴皆垂髻王白皮裘黃毛韉坐而使指數曲奴青襦黃屨者拊手爲節而歌面有酒色丹襦皮束項者與王同目右注而盼衣皆及項者又党項之西千彌國也所藉皮或毛或不毛色或素或淡紫或紛錟或紅波人物膚肉溢生紙面顧指向背動止進速諸態觀之變然如生條器深穠精潤功參人鬼不可探度余考唐史諸國名俱不經見當繇史官追書不能詳如當時事而當時來朝此鬼瑣者混居羌中亦無特出名字故若是淺淺不著此可以見唐治之盛而爲國大體正不必當然也今人皆恨生世不如太古生太古時風氣不當如是

而已。無官府而能不亂。無城郭而能不危。無宮室玉帛魚
肉蔌藾而能不害其爲生。誠可比於不雕之朴矣乎。

記語參錯有法嘅嘆處亦簡淨不支芝房

戴氏剡源張村葬記

嗚呼我先考府君以寶祐丙辰葬我祖考府君於剡源張村之長錫嶴山十八年爲德祐甲戌而我祖妣鄭夫人卒以其歲自金陵官舍舉櫬歸祔葬我祖考府君兆西又十年爲至元甲申而先考府君卒卒前囑其孤表元曰昔吾藏吾二親於此踰家三舍人皆以爲遠雖吾亦以爲遠也今脫此持空身來得與汝等同廬居衣食於此朝夕如見吾親焉昔吾得數寸之壤纔足以爲墳甲戌之葬吾以金陵賻錢而易諸鄰餘遂今計之爲畝幾累十昔吾之貧愈於汝家無守人視護不時今山有毛吾手所自樹亦且向拱不言而封之樵牧不忍至吾於藏吾親無所悔惟是餘壤之未完心猶歉然表元拜而請故則申囑之曰吾非多求也吾長錫山之顛在兌兌顛拆下蛇行數千步而屬於家者吾既易而有之長錫顛之表少右而庚復有顛焉曰望春尖望春之小支垂爲瓠藤曰天廚嶴之右又從庚顛分垂高支披之益長以抱長錫長錫之左曰郭浪嶺郭浪之左其顛與天廚齊如二肩垂支加高而長綿綿延延其將停也廻巖峭壁駐於艮溪曰青梅潭青梅天廚之間磯磵砂磧不堪往來有役於山者往往取逕冢下儌幸而蠧有其處歟者爲樊夷者爲舍以寧吾親不亦善乎甲戌之葬力可爲矣而不暇今暇而力不給柰何顧吾家有壽藏吾父丙申八十吾母庚戌八十五吾庚辰今方六十五年

若盡吾齒必能成也小子識之於時見先考府君語訖泣
然欲泣嗚呼安知語出不旬月遂竟爾不祥乎蒙天之罰
不敢死既以十二月十七日卜葬藏我先考府君於西二
里中枝之山又二十年賴先世遺澤凡所欲於長錫左右
青梅天厨罔不畧備表元幼愚逮事先祖考妣祖考府君
寬慈朴謹君子也於雲臺府君爲同祖兄弟祖妣鄭夫人
聰敏精書計於鄉貢進士諱一枝字龠甫爲同父妹雲臺
府君以毛氏詩起家官四方晚始貴于剡祖考府君不及
卒業故先考府君學于外家以外家之學學賦學成復以
教表元戴氏起雲臺府君以來仕者三葉其以賦學决科
則祖妣夫人先考府君之爲也祖考府君有子五人先考

府君在仲最愛祖考府君始疾以夢諗先考府君曰屬寢
於張山甚燠而安我死汝必以是藏我既丧在殯先考府
君於近郭之山但號張者靡不如也率不合既而踰信宿
不歸家人惑焉一夕忽自歸曰有剡客與我言問其居居
張村吾欣其名懼失之因不及之告而往往而睹一麓甚
美與吾父夢合也吾其圖諸然而無資則往謁館於大姓
許將教授其子弟既館詢其麓乃楊氏之麓也房而隸之
且累十圭先考府君以誠謀於許曰公能以館我數年之
資假我使吾親得成葬自兹而往吾悉心力以償君如約
焉許亦長者惻然相成用其資佐家之所出者分致焉十
圭又曰具醴食人求其諾殫勞竭瘁迨於畢也肌顏樵悴

而後得葬也於乎勤矣人子於親得稱善先考府君之勤
不可沒也若先考府君之隱德祖妣夫人之教與吾子孫
之得居剡源者皆不可以不知也苟知之不可以不念也
表元因齋沐追記其事梗槩於冊以示後之人大德十年
丙午二月朔日孤表元謹記

小方門戴氏居葬記

小方門在奉化治南二里許寶化山之陰。戴氏之祖居之。戴氏古大族。從漢晉來比比以學行顯重關河間。而居江南者莫著於剡。剡與奉化相犬牙。譜系宏近。然昭穆不可得而詳矣。小方門戴氏始於八代祖曰九府君。妣曰趙氏夫人。七代祖曰十三府君。六代祖曰十五府君。妣曰徐氏六夫人。皆葬龍潭宣公石橋山。九府君之葬。據横坳面左。地理家謂之斬關穴。十五府君之葬。臨低坳面右。謂之盡龍穴也。惟十三府君迷其葬。嘗在衆兆中不敢定。十五府君始定居小方門。遂生二子。長諱杲。居忠義仇村爲仇村戴氏祖。次諱昇。居縣東郭戴氏花園爲花園戴氏祖。又次

諱暹。曰廿六府君。仍居小方門。葬龍潭山高坳。亦面右。爲小方門五代祖。妣曰劉氏夫人。事具崇寧闕石銘。生四子。長諱宇。曰六四府君。妣曰陳氏夫人。傾氏夫人。葬小方門西南樟樹灘。府君性寬良長者。嘗以衙前役服勞縣庭一年。故平決闘訟。與讐釋勸諭而解者無慮累百家。役滿日。縣大夫遣子弟擁藍輿簪花帽以華其歸。樟樹灘距家七百步。其葬有崇阜左拱。水縈縈環之。龍源廣庋。石棋盤諸山趨迎顧揖。皆合地理家。又謂之冠帶穴也。是於表元爲高祖。次諱宏。曰八十府君。再傳而絶。又次諱實。曰八一府君。居小方門西宅爲西宅戴氏祖。又次諱寅。曰八二府君。居小方門益西洗馬橋爲洗馬橋戴氏祖。六四府君生六

子。長九一府君諱顏。次九三府君。又次九四府君。又次九五府君諱辛。貧而極孝讓。又次九七府君。又次九八府君諱充順。九七府君去居鄞。餘皆不離小方門。而九五府君於表元爲曾祖。以六月十三日卒。妣曰六一夫人。以五月二十五日先卒。同日葬小方門東北王家塘青墪。青墪在川隴間。與將族聚盛。田皆戴氏物。墓有封樹。今屬單居遂。爲一顧視之不周。將爲犂鉏所及。吾子孫不孝之誅何以自贖。九五府君生三子。長爲一府君。次爲四府君。皆絶。又次爲三三府君。諱汝明。字叔晦。是於表元爲祖。始去小方門別居坊縣綿絲行。妣曰鄭氏千十夫人。諱如玉。初六四府君之六子有十二孫。九一府君之季子諱簡字簡之。最

後以毛氏詩爲待補太學弟子員一人。九八府君之長子爲廿九府君。諱杰。字順仲。又字良英。太學上舍附甲戌進士乙科。仕至宗學武學諭。出倅溫州。終於奉議郎。主管華州雲臺觀。次子爲三三府君。諱杏。字懷英。魁丙子鄉貢。終於禮部特奏名。其子謙四府君。諱頓。字平甫。復入乙未太學。先祖府君獨朴魯有至性。兄弟間以房院擁隘。辭讓出婿於鄭。夫人。夫人曾父先生諱一枝。妹也。曾父先生以詞賦教授里中。有重名。鄉舉十四人時預其高選。鄭夫人矜譽又殷。甥孫緣外家故。始皆改用詞賦業。府君生丙申七月十日亥時。年七十九。卒甲寅十一月二十七日。夫人生庚戌五月二十日辰時。年八十五。卒甲戌八月十二日。[illegible]

源張村別有記府君生五子長再十六府君諱潾字默叟性貌酷類先祖舊法中朝官三歲得牒上其族子弟名之在緦功親者試國子監試中補國子生府君以伯父武諭牒至杭試一不中卽罷棄晚歲自號拙逸居士生庚午五月六日辰時年七十七卒乙酉八月二十一日妣曰袁氏三八夫人生丙寅八月十五日子時年五十卒乙卯九月七日次再十八府君諱瀨字商叟生庚辰三月二十九日卯時年六十五卒甲申七月十九日次再十九府君諱頔字子美次再二十府君諱南一字梅叟次再廿一府君諱須凡七孫在者四人而表元孫居士第三子為仲父後兵毀無所歸己卯竟歸剡源張村東二里榆林諱奉二父葬

榆林西中枝山袁夫人先妣之殯則尚寄小方門西南二里張山下陳家園先兄桂二府君兆東旦夕當卜榆林附近之壤而遷焉表元因念為兒童時躋巷無過從旬日必取間道歸方門問父兄宗黨舊事頗知未離析前諸房鳴鐘會食縣南軒蓋惟吾族及王趙二家嘗相往來花園之族歲一見仇村之族大慶弔則一見花園後雲臺公三十年有六八府君諱鑫字淳父亦用毛氏詩自太學上舍附甲辰進士第釋褐仕至承議郎太平倅七九府君諱嘉字良父太學特奏名迪功郎主新昌縣學盜纔自表元得通家展敘龍潭墓有山租錢若干緡麥若干斤每歲一人以其祖其清明祭祀祭之日小方門西宅洗馬橋坊郭老稚傾室來羅拜墓下拜訖餕祭之餘歸舍復治酒數行果盤食飾雜饌如式富不敢奢貧不敢陋最後湯餅一箸而散闔族聚會歡諧自以為至樂花園比仇村絕近亦不至其旁枝居鮚崎者榮一府君諱履字元泰又字行之以詞賦入庚戌太學成三舍正奏名榮五府君諱元春字仁長辛酉歲貢每與表元兄弟語為之嘆息故表元自金陵歸卽先復小方門特奏公故廬而居之漸欲增墓田廣宗讌力不暇及而止惟奉化戴氏甚緐至於明經入學決科登名獨小方門為然祖德沒長未易俄測而後裔轉徙方張莫知本始鈇於科合失今勿圖後悔滋甚輒盡所睹聞登載簡冊以示剡源子孫并錄副本使小方門坊郭西宅洗馬橋仇村花園之後於表元者通知而總其名曰小方門戴氏居葬記

此篇於叙述繁複中寓提頓線索之法非大手筆不能最宜詳味芝房

婺源羊鬪嶺施水庵記

徽之山縣閩出其緜連東行千委萬折將舒而爲婺源也五[illegible]焉氣雄形深修峭阻阨而其途爲三吳百越商旅之所必經加以霾霧暑潦風雪之蒸薄蒙冒前無停居後無行羣則鷙惡獸異物隱見駭惑不可聊賴往來者胥以爲病有主人洪君覺震當五嶺之中日羊鬪嶺者躬刊棘之勞創精廬若干楹以休行人之艱憊又烹湯茗飲以沃其渴煩既又懼功惠之不既爲捐稼田爲畝者五圖地爲步者二千一百六十使學道者徒守而居之於是人之有役于婺源者如無五嶺之險焉余嘗見世儒非楊墨氏楊之持己堅墨之徇人廣而要其終俱不能以無弊若洪

君之不憚疲其躬以濟物不近於墨氏之道者邪而人何辭非之蓋嘗先王時斯民之行者雖累千百驛山不逢虎兕水不憂蛟龍疑也有鑄之以象迷也有指之以車阻也有達之以節勞也有止之以舍饑也有輸之以食使洪君生於其間欲行墨之道如今之爲其何所施乎然若是者世必有眞儒能爲之顧諸君談何容易而洪君之事近在目睫不可以不紀其始使來者姑有考也五嶺於婺源爲著其外有回嶺彌險前是洪君既嘗廬之因附書焉大德五年歲在辛丑八月既望

此樂堂記

弋陽徐覺民爲尤溪主簿時太夫人年適七十覺民歸而率其子弟諸孫奉觴爲壽懽如也顧舊堂頹迫隘明年因其後隅闢而新之爲个五爲楹十二廻深廓方有翼有容遂取白樂天對酒詩中語名其額曰此樂堂而屬余爲之記余惟天下之樂出於力營勢致者莫不皆有淺深豐約之不齊而惟奉親之樂得於中心之誠然不以貴加不以窶損迫乎情眞事愜適無觝牾則單門素士之養或有公侯卿相之所不及樂天名位固不爲甚高其清才至性發於惟暢形於歌詩鏗鏘膾炙轟人齒頰覺民有羨於此而取焉無所不可抑區區之論以爲覺民似不必羨于樂天

今樂天在固將求爲覺民而不可得也何以言之樂天奉母時家貧俸薄嘗從禁林乞兼京兆戶曹參軍以便養妻涼酸楚聞者憐之後來祿食稍充居饒園池樂備絲竹則其樂日與賓游儼伎共之而不及親矣新井之篇爲母受惡一斥司馬再遷分司逃讒畏譏浮沉終身兼之門清祚薄子息稀絶晩節寂寞自同枯禪而何樂之言乎今吾覺民官雖淺足以行志居雖僻足以全貞進無箭罾之憂退有山林之安而太夫人自其盛年秉節勵操勤勞之獲積成豐餘貞烈之若舒爲康怡歲時晨昏問安展慶綵衣盈前含飴擁後意動而甘旨具願指而供帳給討人生居此承順之悦一一無所虧缺豈惟樂天愧之將世之凡爲人

子者舉願爲覺氏此樂而不可得也古者朋友比兄弟之
義將登堂拜母覺氏子余不可辭乃次第所欲陳之云云
以先之而因以爲記大德八年四月既望

計籌山昇元報德觀記

人與人相美美而至於不可及者以其能也而有能者不
必富且貴能矣富貴矣而於物也必勞益有以命世之英
王侯卿相終身之榮而不能得山林隱逸一日之樂兼其
樂矣而人之生必有死死則美者始窮而人之窮者欲不
可窮也而神仙之說興焉神仙者於世之死不足爲於世
之榮不足有於世之名區勝壤辟人力所不能致者空飛
幻出無江湖之阻寒暑之變費糧車馬之煩而皆得信其
所往又能長有其樂而不死嗚呼是豈不知可願哉然自
秦皇漢武以來疲精畢歲以求之卒無見者而幽閉荒寂
之濱枯槁之士往往有忽然而遇無意而得者焉余自四

方之事及經喪亂所至凡佳山水不一每從樵夫獵人訪
知爲古來名跡則爲之徘徊瞻眺不忍舍去所居敝廬抵
道家所稱四明洞天者遠無數舍歲時過之蓬蒿沒人猨
猱宅焉私嘆安得瑤臺玉宇也而辱仙人居之乃聞吳興
山水清絕之鄉有計籌之山當餘英之東南古禺氏國之
要衝崇峯秀整峭立天外而棟宇雄嚴與其地稱竊欣慕
之問山之所繇得名則地志以爲越大夫計然嘗登此山
籌度形勢以營隱居久之成道躡山顛危石乘雲而去至
漢而葛玄煉丹其上故嘗有雲氣騰騰然護其丹穴天朗
夜清吳人候望金龙之光以占豐年問棟宇之所以盛則
初也有壇尋丈以行鄉民崇祀既而壇廢既而復置爲觀

宋紹興初和國楊武恭王帥覲之故而新廣之始有肖像之地退食之堂棲鍾之樓集經之閣與凡所以居止供具始莫不備問居之之人其居之所以能久則當武恭之時亳有祖君慶章王賢其人以禮聘居之爲置永隆仁和之田爲頃畝二十有八武康之山爲畝畝五百以充其用乾道丙戌之春太上皇爲枉車駕幸其山中又爲內出御書經文及他錫賚寵祖君之後始改今額爲昇元報德而居昇元者一執祖君之道最後得當塗杜君道堅王之五世孫顯祖賢其人又爲置山壤之田并昇元若隸昭忠廟者爲畝畝千又有所謂科儀用經始於祖君以來諸人至杜君益成之爲畝畝二百山爲故而田如先其山川若是

其人之爲也若是而昇元之美始完余嘗知之夫何必爲仙人翔翔是山之中而後爲樂誠使憂患不加毀譽不至得爲昇元之徒採是山之毛以爲衣挹是山之泉以爲粱已不啻王侯卿相所無之樂矣然吾聞神仙者不遠人凡與人居行而人不知不必專在深山窮谷之間亦不必以世俗心寃之謂其欲長處以自全今道家言神仙宗老子雖于許然也亦云得道於老子其遠事不可知。而吾讀老子書。有惝然憂世無憀之心。其言忌取物多。以有力爲苦。將憂人之憂而自爲者樂乎。抑皆其無憂而後能樂乎。他日余持此說也。從山中之人。叩而學之。

梨洲黃宗羲點定　後學 朱爾邁人遠 馬思贊仲安 仝訂

序

趙子昂詩文集序

吳興趙子昂與余友十五年凡五見必以詩文相振激子昂才極高氣極爽余跂之不能及然而未嘗不爲余盡也最後又見於杭始大出其平生之作曰松雪齋集者若干卷屬余評之余惟人之各以其才自致於世必能相及也而後相知必相知也而後能相爲言余於子昂不相及而何以知何以言乎子昂曰雖然必言之余曰必言之則就

吾二人之今所歷者請以杭喻浙東西之山水莫美於杭雖兒童婦女未嘗至杭者知其美也使之言杭亦不敢不以爲美也而不如吾二人之能言何者吾二人身歷而知之而彼未嘗至故也他日試以其說問居杭之人則言之不能以皆一彼所取於杭者異也今人之於詩之於文未嘗身歷而知之而言之同者亦未之有也子昂未弱冠時出語巳驚其里中儒先稍長大而四方萬里重贍以求其文車馬所至塡門傾郭得片紙隻字人人心愜意滿而去此非可以聲色致也而子昂豈謂其皆知我哉故古之相知必若韓孟歐梅同聲一迹綢繆傾吐而後爲過而後世乃欲望此於道途邂逅之間則又過矣余評子昂古賦凌

歷頓迅在楚漢之間古詩沉滑鮑謝自餘諸作猶傲睨高
適李翺云子昂自知之以為何如大德戊戌仲春既望

仇仁近詩序

景定咸淳之間余初客杭見能詩人不一二數不必皆杭
産也時余雖學詩方從事進取每每為人所厭薄以為茲
技乃天之所以畀於窮退之人使其吟謠山林以洩其無
聊非涉世者所得兼余嘗隘而非之諸君子非失職安得
為此不祥之言離去二十年復來事有不可言諸詩人皆
盡而余恍然獨行獨止如羈禽越鄉而無與羣如馬行過
其故櫪徘徊而悲鳴也嗚呼嚮昔之歎豈不以此哉然猶
未敢自斷何世無人何人無心特余交際先後疏數之間
不足以得之久之屠君存博白君廷玉二君者皆壘壘志
於古人皆不棄余而肯與之交私心自喜久之因二君得

仇仁近也遂以余鈔成一巨編叩其藏未鈔者尚什百於
此余驚其多而服其善美其斂而徹其寄自是寓客中抑
鬱不自暢不得與諸君晤語則取其所編張之案端行坐
諷之以為快仁近又方力學期樹立以為千百年後世計
視余區區相知於耳目間似不足為既竊自喜茲編之不
絶於世而余猶及見之耳仁近詩余不敢託於知言就杭
人求之比其盛時又過之無不及也余年視仁近不甚相
絶而氣盡衰苶不早就進退皆無足據幸君之相親庶幾
諸君愈益見厚時時得新聞以洗舊蔽不敢望有名譽或
藉以一樂稍稍捐去晚暮孤貧之憂即君賜大矣若君之
所願君自得之余無以進君也

桐江詩集序

紫陽方使君平生於詩無所不學蓋於陶謝學其紆徐於韓白學其條達於黃陳學其沈鷙而居常自說欲慕陸放翁豈其晚年安貧守約忘懷出處有偶相貌類者而姑引之以自託耶抑放翁雖生長東南承接中原文獻獨其為詩亦親經東萊茶山諸先生指授遂為是虛心傾思如不可幾及也此前輩風流盛德非近時沾沾自喜之徒所可窺議然有一事不謀而合放翁晚起家得嚴州為詩幾千首翁去而州人愛其詩版傳之於今使君垂老亦守嚴多為詩州人為刻其桐江集者六十五卷錦峰繡巒淋漓翰墨前後照映於百年間良棋紛畫表元因念生世不早不得事放翁而竊幸熟從其子孫游聞翁為州日江湖詩客萃扣其門傾箱倒橐賙施之無吝色及解印東歸扁舟撈然使君去桐江属邑耳儆盧羅餐人人見之者不知其嘗為二千石也偶遇臺閣御玉揮金貰酒識客終日一時雄襟雅量略視放翁何遠故其為詩笙鳴鏞應磁動針合雖不規規求與之似而自有不容不似者其居使之然乎於是同游之士來謂表元子於門墻衿佩巾若知言者盍識其云云以為桐江集序

周公謹弁陽詩序

人嘗言作詩惟宜老與窮彼老也窮也事之嘗其心者多矣故其詩工人孰不願其詩工而甚無樂乎老與窮則夫詩之必至此而工者人之見之宜相弔以悲而顧好之何哉曰天固以是愁之也天以是慰之則凡人之得工於詩者命也非其性能也詩之工非其性能而有挾之者是挾命歟曰是亦人也人少而好之老斯工矣其窮也亦好之而詩始工也其不好者雖老且窮猶不工也人之好工其詩且好老與窮歟余亦好老與窮者也然亦適遭之也若吾周公謹父之於詩謂有遭非歟公謹少年詩流麗鍾情春融雪蕩翹然稱其材大夫也壯年典實明贍賭之如陳周庭魯廟遺器蔚蔚然稱其博雅多識君子也晚年展轉荆棘霜露之間感慨激發抑鬱悲壯每一篇出令人百憂生焉又烏烏然稱其為纍臣羈客也公謹盛年藏書萬卷居饒館榭游足僚友其所居弁陽在吳興山水清峭遇好風佳時載酒殽浮扁舟窮旦夕賦詠於其間旣使失祿不仕浮沈明府但如燕子美沈睿達輩亦有足樂者今皆無之雖其弁陽且不得居顛顛皤髮離鄉索立而欷歔如此而人方美其詩工不知於公謹何如哉雖然公謹非此愈無以適其心余丙戌春道杭遇之氣貌充然不衰頗有道術者此又非後生俗子之所可知也詩凡若干首猶係之弁陽示不忘土風云

李時可詩序

余自五歲受詩家庭於是四十有三年矣於詩之時事憂樂險易老稚疾徐之變不可謂不知之槩然而不能言也夫不能言而何以爲知詩然惟知者爲不能言也今夫人食之於可口居之於佚服之於燠而游之於適誰不知美之問其美之所以然則不得而言之昔嘗有二人射其一百發百中若矢生於手而侯生於目共一時而中焉時而中者每中輒言百發百中者未嘗言也揖百發百中者問之其人啞然而笑曰吾初不知吾射之至此也問可學乎曰可學而不可言學之法固問之曰月射而已矣夫學詩亦猶是也故余平生作詩最多而未嘗言於人亦不求人

之言今年辛卯春余來吳吳士李鳴鳳字時可以其詩示余余以前說告之時可曰雖然必强爲我一言蓋時可之於詩勤類余居家窮類余窮而不廢業類余壯[illegible][illegible]熟時可携書就食諸公間東家饍幣西家發廩妻孥終歲充然無不悅之色而今此樂何可復得時可間關憔悴猶日爲詩自娛爲詩必擬古自近古名能詩人陶謝以來之作規模器蓋故下筆輒無今人近語時可之於詩其視余殆可謂莫逆於心者耶嗟乎時可休矣今與時可別更五年三年相逢於江湖之上樽酒班荊握手道舊嘗亦慨然于吾言之非誣也矣時可識之

胡天放詩序

嚴於浙中爲佳州奇山帷攢清流練飛世之騷人稱之有錦峯繡嶺之目迨至於淳安則佳益甚山叢而益奇川疎而益清異時余嘗識其間知名者數公衣冠笑談楚楚然稱其山川者乎然當是時諸公之文章方期於用世無有肯刿心彫形沈埋窮伏而爲詩者山川雖佳其煙雲魚鳥朝夕真趣不過散棄爲漁人樵客之娛而已兵戈以來游宦爭息乃始稍稍與之相接而前時諸公訏謨典策之具亦且倚閣無用呻吟憔悴無聊而詩生焉去年春識胡天放天放者淳安諸公中之一人也讀其詩獨無呻吟憔悴無聊之聲焉余疑而詢之蓋夫天放生二十石之家而甘

簞瓢之操懷四方萬里之志而存丘壑之好自其童年厭薄世蘇疎擯舉子已就爲詩今之所編稿欲十易於乎美哉乎余於天放交游視淳安諸公爲晚古人有言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余於天放獨安得而無言乎天放名僑

張君信詩序

人之於藝苟非其攻而好之者則不能精余少時多好好仙好俠好醫藥卜筮以至方技博奕蹴踘擊刺戲弄之類幾無所不好翰墨几案間事固不言而知也然皆不精惟我攻詩最久而異時以科舉取士余嘗治詞賦其法難精一精詞賦則力不能及他學在杭州見異方之精詞賦者莫如闞士闞士中有尤精者焉當是時張君信闞士中尤精詞賦之一人也余既早成進士去益爲詩君信雖精詞賦選大進取輒不利然亦數數爲詩嘗以贄見其鄉先生陳性善學士陳學士戲曰子欲持是上春官乎君信慚之棄其詩復專攻詞賦而科舉廢矣於是君信若愠若狂益

放意爲詩不復如前却行顧忌辛卯春余來吳君信盡出其所作累百篇相示酒酣氣張音吐清暢余爲擊節從容停蓄雋永惟呼適哉雖然余於君信皆漸老矣余自追念少年血氣盛强時所好諸藝皆爲無益幸而不精雖精於詩亦復何用曾不如醫藥卜筮方技猶可以自給蹴踘博奕之流猶爲人所愛幸東方生嘆陛楯郎之不爲優旃太史公羞節士而尊貨殖非空言也君信此事姑止闕新年移家湖上爲我種魚千數頭柵雞圈豕令牧養可作百十日共藝秫釀美酒數不余以深冬訪子爲子屢醉不一從來二晉父子淵明太白精於詩者無一詩不及酒余二人亦何緣此擬言乎君信名華

張仲實詩序

異時搢紳先生無所事詩見有攢眉擁鼻而吟者輒靳之曰是唐聲也是不足爲吾學也吾學大出之可以咏歌唐虞小出之不失爲孔氏之徒而何用是啁啁爲哉其爲唐詩者汨然無所與於世則已耳吾不屑往與之議也詮攷舉廢詩事漸出而昔之所靳者驟而精焉則不能因亦浸爲之爲之與於唐則又曰是終唐聲不足爲吾詩也吾詩懼不逮於古不懼不逮於唐其爲唐詩者方起而抗曰古固在我而君安得古於是性情理義之具諱爲訟媒而人始駭矣杭於東南爲詩關之二說者余卯開焉蓋嘗私評之詩自盛古至於唐不知幾變每變愈下而唐人者變之

稍差者也今人服食寢處之物玩適之器不暇及古雖古不能信其必古但得唐人遺緣斷楮廢材敗繢數百千年間物即古之疑其攻能精絕亦喈喈嘆美以爲不可及至於爲詩去唐遠甚然談及之則不以爲古誠古不止此抑尤其類焉姑無深詠唐乎武林張仲實循忠烈王諸孫在杭友中年最妙而詩尚最力强志多學嘗與廬陵劉公會孟往復是能爲唐而不爲唐者也故吾槩舉諸人所疑於古者告之亦以堅仲實之學云

洪潛甫詩序

始時汴梁諸公言詩絕無唐風其博贍者謂之義山豁達者謂之樂天而已矣宜城梅聖俞出一變而爲沖淡沖淡之至者可唐而天下之詩於是非聖俞不爲然及其久也人知爲聖俞而不知爲唐豫章黄魯直出又一變而爲雄厚雄厚之至者尤可唐而天下之詩於是非魯直不發然及其久也人又知爲魯直而不知爲唐非聖俞魯直之不使人爲唐也安於聖俞魯直而不自暇爲唐也邇來百年間聖俞魯直之學皆厭永嘉葉正則倡四靈之目一變而爲清圓清圓之至者亦可唐而凡枵中捷口之徒皆能託於四靈而益不暇爲唐唐且不暇爲尚安得古余自有知

識以來日夜以此自愧見同學詩人亦頗同愧之頭白齒搖無所成就來上饒得新安洪焱祖潛父潛父詩優游雋永處不減宣城沉著停蓄往往豫章社中語視永嘉雕琢俯手而徐就之耳爲之驚喜贊敬恨相得晚而潛父之年非余所及謙躬强志於書方無所不覩於理方無所不究誠若此其升階而遡唐人室而語古不患不自得之余愧矣不能從也大德八年九月朔日

許長卿詩序

酸鹹甘苦之食各不勝其味也而善庖者調之能使之無味溫涼平烈之於藥各不勝其性也而善醫者製之能使之無性風雷月露蟲魚草木以至人情世故之託於諸物各不勝其爲迹也而善詩者用之能使之無迹是三者所爲其事不同而同於爲之之妙何者無味之味食始珍無性之性藥始勻無迹之迹詩始神也余自垂髫學詩以至皓首其間涉歷榮枯得喪之變是不一態詩之難易精粗深淺亦不一致雖不敢自謂已有所就然不可謂之不勤其事也方其勤之之初煣呻楚縮經營轉折幾亦自厭其勞苦及爲之之久積之之熟則又皤然貴之以爲樂戊戌之冬過錢塘瑞石山許長卿於逆旅中與之商論及此長

卿曰夫我則亦然蓋長卿生於二千石之家嘗通金馬門之籍從下士之列而游東諸侯之幕府技後遂爲文相國知用志既不展則幅巾布衣浮沉民伍故其詩徘徊窮蹇情鍾意劇如高漸離李龜年之過都歷國驚欣而悽愴也噫嗚慷慨神張氣旺如唐衡莊舄之懷人思士若不願居而中不能什也登山臨水留連觴洽如宋玉司馬相如之感遇而有所適也掃門却軌呻吟沉著如虞卿馮衍之獨行無與而莫之悔也嗚呼茲非余心之所同然者耶茲非人情世故之所託於無迹之迹者耶雖然長卿之齒在余後而才氣在余先非汨然無所用於世者不得以余爲比

縣至家極力孝養其母扁舟往來吳淞震澤間瞥翔水峙見之使人毛髮清竦旦夕幸西游或當就而問之此中多非馬塵非論詩所也

李元凱詩序

括蒼諸老先生之賢而文者余猶及識長山葉公其稍後則梁君子奇又稍後則華南伯胡國器與余相莫逆者也當是時括蒼衣冠名宦㕘起爲執政侍從諫諍官者六七輩不止浙河東西儒儒寄客依之成聲然至於談鄉曲學問淵源本末則諸公歉然各有所避讓毋私居盛集長山翁幅巾擁肩專席中坐南伯國器之徒㩦齊群趨執簡交門如師弟子惟子奇以嫌在遠不得至會所覩其一時會合風致浮沉雅俗發吐華實眞如建安鄴下元和鄜城之適而今想像何可復得庚子春有李元凱舜臣過余吳山坊中蓬蒿風雨之舍問其年與余同甲子也問其業與余同詞賦也問其居括蒼問其族其父兄嚮昔與余同集於長山翁之席者也於是元凱老而好詩呻吟噴嚌心愈勤而身愈窮又不得寧其居而游其事種種有與余相類者及爲詩之曲折悲嘆炎凉之感盛衰腴瘠之變疾徐繁簡古近之發開懷抵掌顛倒傾盡亦往往與余合嗟乎元凱乎夫身既已老而窮而方好詩以游游將何之而詩復將爲何用顧爲詩亦窮不爲之亦窮吾人姑毋尤詩惟游當少止元凱歸山中疏少微清冷之風以爲絲竿釃石林沆瀣之泉以爲醪粱委蛇行吟徜徉醉歌詩不少康乎爲我問訊長山翁子奇南伯國器之徒之子若孫其亦有可與元凱同游者乎

國南仲詩後序

往時國溫州使君官錢塘余方弱冠嘗熟游其門值衣冠盛集鄉人自寧海至無慮累十數人人以爲詞宗賦伯談辯縱横無所避獨胡俊甫舒東野在坐則衆客停喙聽其談謔以爲笑然二公多說詩當其時自二公外諸君皆薄詩不爲使君居席端兩容之余間起避使君挑二公欲私有所問輒搖手不肯答語然余心知其不必語也俊甫窮布衣得一官歸死使君歸自溫州亦即棄我去獨東野老壽巍然高臥間風香巖上三十年浙河以東學詩者朝暮至余以貧賤逐食時時得一相過從間去歲又棄我去矣嗟乎余之悾悾乎其處於世豈曰不遇而今若是乎於是

歲丁仲傚神消氣懾若孤行無鄰若中渡奪楫有儒學子褁詩一編邂逅錢塘客舍叩之其居寧海其氏國其字南仲其名煒蓋使君季子而余故人也發其編閱所爲序東野公也問嘗識俊甫否曰吾鄰且父友也逆而討其言當余在使君傍問詩二公時君垂髫踞躕知狀也余爲喜慰甚喜以幸使君之有子慰以私其孤窮而將振其陋也然君方欲余評詩君詩本有家法又經鄉先生二公爐鞴風姿格力已超脫凡近至于年加境變則識當自長此非他人可預雖使君與二公之初亦不以語余也然則是行也君歸而行吟坐嘯於南岡北澗之間脩然而喻矣

朱伊叟詩序

往時吾州皀磯劉艮佐有詩名其詩多山林田野之思江湖交游相爲引重者吳郡范至能山陰陸務觀其尤也於時浙中諸老林立寄公僑客自中原避兵來者泉集而吾州尤爲淵藪衣冠談笑朝暮翕合若皀磯之徒雖鶉衣芒屩塵垢滿面徒行於市井之間人豈有蘄蘄者哉自余爲兒童猶及見父兄行年三四十不遇則去而挾詩以游或藏重草廬中莫不皆有王公之高千駟之貴嗟乎古先賢達不及識士窮如此豈不亦浩然可以無憾於世乎戊戌已亥歲余與鄉友朱伊叟相遇於錢塘逆旅白髮蒼髯皆老矣皆窮皆能以文字自樂而伊叟示余手抄詩一編讀

之藻艷律熟於皀磯時時過之無不及也顧江湖交游不得范陸有位貌者以爲之名雖相知如余輩聒聒何足爲伊叟損益因相爲扼腕太息而伊叟一不以爲意惟殷勤欲知吾詩可不可何如耳是其中愈非俗子所可窺測遂留其編俛衍而書私情之感慨者以復伊叟云

劉仲寬詩序

余少時喜學詩每見山川江湖中有能者則以問之其法人人不同有一老生云子欲學詩乎則先學游游成詩當自異於時方在父兄旁游何可得但時時取陸放翁入蜀記范至能吳船錄之類張諸坐間想像上下討其往來何止日行數千萬里之爲快已而得應科目出交接天下士大夫識其鄉土風俗已而得官學江淮間航浮洪流車走巍坂風馳雨奔往往經見古今戰爭興廢處所雖未能盡平生之大觀要自胸中灑灑然無復前時意態矣身又展轉更涉世故一時同學詩人眼前略無在者後生輩因復推余能詩余故不自知其何如也然有來從余問詩余因不敢拗之以游及徐而考其詩大抵其人之未游者不如已游者之暢游之狹者不如游之廣者之肆也嗚呼信有是哉鄱陽劉仲寬自其鄉橐詩數十百篇東來不肯妄以示人而專求一言於余余讀之終帙其道整而鎖飭者升許丹陽之堂其頓挫而悠揚者摩黃豫章之壘訊其所以然非過從經歷目之所獲足之所涉則一語不以嘗於心而諷諸口今觀卷中山川草木雲烟島皆有余往年經行蹤跡無遺落者仲寬蓋似與余不同謀而同法也抑仲寬年方盛仕方開材良氣銳游恐不止於此方當褁糧載筆與中原燕趙梁宋齊魯諸名儒弦歌二南之風笙鏞九成之音其次尚當頌碧雞賦洪都歌於蔦於以發揚太平

製作之美如此則游益廣詩益肆而非余褎窮拙陋者之所可知已

方端叟詩序

余於吳與方端叟以詩交三十年矣其初見在錢塘吳山下於時年方盛壯意氣疎爽詩如杜牧之落魄放游不顧人世拘撿但欲自快胸臆耳再見在秦淮官舍詩如曹景宗得一州雖左右顧盼自如而終不如漁獵山澤間之爲樂三見在山陰逆旅傴流移初定相顧驚嗟唶悵詩如張中郎海外遠歸神氣自完而容澤故少四見當大德庚子之春乃幸復在錢塘吳山下余既以饑窮裹書投徒而活忽忽何暇作詩間作詩不過如今龜年白頭感慨悲歌對人羞澀人亦無與聽者此余自叙平生血氣盛衰之大略也嘗舉以語端叟端叟曰夫我則不然吾自喜爲詩以來游江漢淮鄂最久江漢淮鄂間諸將吾識之幾盡其時談封侯富貴之事如取諸其寄而今歸來窮山深谷中風露之與梗草樹之與鄰禽魚兎鹿之與群外之榮枯宣寂之役內之悲歌强弱之變是不一態而吾詩未嘗一日而廢吾所以出吾詩者亦未嘗一日而異也而子何以若是紛紛然乎余聆其言慇焉既而端叟示詩一巨帙通若干首徵余序余讀之信乎能充其言者也端叟居越諸暨諸暨之方與桐廬近學詩者大抵祖玄英先生玄英詩既高晚年更以節著端叟今年七十餘出處淸謹余知其爲玄英子孫不辱矣宜乎能充其言哉

琦上人刪詩序

人之於言少繁而老簡彼其中固有定不定也言之至者爲文而人之文有涉於刑名器數而作者不必皆出于自然惟夫詩則一繇性情以生悲喜憂樂忽焉觸之而材力不能與焉此其老少之變繁簡之異豈得不有待而然哉琦上人學佛氏之道違世避俗與木石並居於大山長谷之中余不敢以嘗情論之顧獨喜爲詩出所作十百篇示余請余曰爲吾刪之余疑而嘆焉夫古之學佛之徒以吾書所載如支遁佛圖澄二人者於其時最號能言能使國君大臣公卿子弟人人傾聽之然其言傳者甚少將其所爲言與今浮屠之言不侔乎抑固多有之而不見於吾書耳文敎益衰詩律濫觴於是其徒始有棄其空言之說而以能詩鳴於世者蓋兵亂已極衣冠之流鉛槧之士逃於其類而爲之非佛氏之爲敎或當然也上人本三石陳氏儒家子年未四十氣貌嗒然如不欲語今又厭詩之繁而務刪之是不待年之老而能簡於言者歟夫繇佛氏之說則不如無言繇吾之說則氣識定而言當自簡上人其幸思之

珣上人再刪詩序

余識東玉師在紫芝山中且一年嘗爲序所刪詩者也還烏石之明日入剡源村省拜丘墓禮畢循溪行恍恍若有所失有衣緇褐之徒脛其行滕而來蓋東玉宅里在焉余邀歸信宿見其雖習爲超世忘物之說而溫篤孝友信乎仁義人也且別出一編見余曰子昔所嘆於吾師者吾刪之旣矣吾歸而諗之吾法於吾徒之言有所不屑而何子言之須乎雖然必爲我竟言之余聞而益疑蓋佛之說異於吾之說者不獨此也吾以百世千萬世爲久而佛曰是旦暮之駛爾吾以九州四海爲廣而佛曰是得其地初無幾何爾吾以生人以來莫堯舜夫子爲聖而佛曰是聖人於人間世而已爾其大者若是自餘刑名器數民物事爲宏無所留於心而况饑渴寒暑之感昆虫草木之喩嘤嘤然呻吟雜擾以爲辭者視之何直翎首之吷哉何東玉遺於大而未能遺於小也吾觀東玉行應法言近道其必有所異於諸人之得者矣雖然東玉之道於今爲甚㦤其輕單無累之身輔之以學將何行不可至何入不可得余憊矣不能從也家有三老人方謀備貲山樊之間動搖筋骸以治養具於其暇日修問種牧之書與溪丁野稚講而治之幸而征法不加饘粥無絶上下相保優游天年斯旣多矣他日東玉游行而歸過相勞問於是益出瓌聞詭觀以發藥其蔽陋是則余所望於平生還往者也餘何有哉餘何有哉

凡作文須尋題之上一义[illegible]方
是大宗之筆法上[illegible]於一段[illegible]
宗人父子之宗派彼絶人遠世為我[illegible]今[illegible]煙雲一
片尤為作者[illegible]

楊氏池堂讌集詩序

丙戌之春山陰徐天祐斯萬王沂孫聖與鄞戴表元帥初台陳方申夫番洪師中中行皆客於杭先是霅周密公謹與杭楊承之大受有連依之居杭大受和武恭王諸孫其居之苑御多引外湖之泉以爲池泉流環迴斗折涓涓然縈穿巖間松篁覆之禽魚飛游蓋雖在城市而具山溪之觀而流觴曲水者諸泉之最著也公謹樂而安之久之大受昆弟捐其餘地之西偏使自營別第以居公謹遂亦爲杭人杭人之有文者仇遠仁近白珽廷玉屠約存博張模仲實孫晉康侯曹良史之才朱棻文芳日從之游及是公謹以三月三日將修蘭亭故事合居游之士凡十有四人

其讌於曲水客皆諾如約而大雷雨作自朝達晝不止官逵水尺行者病涉十四人之中其六不至公謹望望然冀之起視曲水則旣漫爲壑恚而曰余惟客缺是愧若飲豈必曲水哉乃揖其在者遷酒與殽近集於臨池之堂堂有危構翼然俯納衆碧大受又特具禮領客陟之旣又復于初公謹大出所蓄古器物享客爲好或膝琴而鼓或手矢而壺或目圖與書而口歌以呼醉醒莊諧駢讙競御各不知人世之有盛衰今古而窮達壯老之歷乎其身也酒半有作而嘆曰玆遊樂哉其有思乎抑亦知夫玆遊之所繫變也蓋夫玆遊者蘭亭之變蘭亭者鄭之溱洧所繫變也鄭之溱洧在當時小人知慚之而晉之蘭亭在後世君子以爲善也雖然人生而感樂哀之情猶天時之不能廢於寒暑其廢之有節而導之有故苟使變而不失正則歲時樂游以爇人事之適豈惟君子雖先王張弛之道其孰能廢之方晉之未遷故都之氓處五方之中而習累世之盛男往女袂春游而禊焉固其閭閻委巷之所通行也晉之既遷名士大夫僑居而露宿愁苦而咨嗟有願爲故都盛時之氓不可得矣故且駕言出游以寫我憂而何擇於禊之有吾觀蘭亭一時臨流援筆之作率辟嚅唶黙如長沮荷蕢寞然而遠懷其能言者不過達生捐累如莊周條條然羡死灰枯骼之適若是者謂之樂乎非耶今吾人之集於斯也安又不得視晉人而樂於晉人何耶於是坐中

之壯者茫然以思長者愀然以悲向之嘆者欲黯然以離既而讙曰事適有所寄也今日之事知飲酒而已非嘆所也且我何用遠知古人盍各爲詞以達其志辭之達志莫如詩公謹遂取十四韵析爲之籌使在者人探而賦之不至者授之所探而徵之得其韻爲古體詩若干言得其韵爲近體詩若干言鞏篇咸成咸有倫理是庶幾託晉賢之達而返鄭風之變也已矣因次第聯爲巨編而命表元爲之序

游南巖詩序

余既棄故業以文學掾至信州葢老而遠行意惻然不自聊頗聞州之南有危巖空寬僧廬其中林泉瀏清禽鳥往來幸而一游得以發攄積紓固滯然至官四閱月不能遂也乃季秋二十有八日高春約朋客出關駕輕舟西浮可七八里所捨舟遵小徑益南披蘺高下起伏又三里所得巖形如剖瓠穰窅懸綴飛屑仰積橫嶂旁豁崩湍欲窮未半倏湧居者緣其餘隙礱坐床斲步道曲會人意巖東有泉時時出一滴石罅中地亥拒霜花于是暄晴光彩穠澤可愛滿巖鐫來游人名氏前漫後缺獨朱晦翁辛幼安題蹤儼然數之適百二十年歲月日與今游皆相同良爲奇

事巖西躋磴上小窩無數其一稍盤窈云古有得道老釋結坐於此乎出轉南竦藍一石峯相直次第刻成立梯者五卷其巔州城郭可俯眺余極力及四梯不敢盡登而止所見已不貲矣初約以昏歸抵巖既哺遂治宿具歌飲巖中夜向深氣倍淒峭非人境凌晨再周遭按歷俱不忍去是游之事取饌於漁因庖於樵假筆於僧惟牢鑵壺酒糜米燭賓客有預攜者懽縱之極他無比喻埀歸忽自笑余也固習於山居平生行吳楚間見若不少而獨爲此留連不能忘情何耶余既不自持抑諸人者方英年盛氣又多士居何亦若是復慘慘乎於是分韻各賦詩一篇同游者大名王應葵景然先歸餘客鉛山虞舜臣舜民宋如晉吾省上饒鄭仁則則榮曾道華華父徐如璣若金王叔太正輔叔謙自收則榮之子義榮鄱陽湯及翁而余剡源戴表元帥初是爲歲大德壬寅良月朔日序

陵陽牟氏壽席詩序

天下之樂有可以力得之者有不可以力而惟其所欲則得之者可以力得之者富貴紛華燕私之奉皆是也不可以力而惟其所欲則得之者家庭顏色起居飲食甘旨之情是也士大夫當鐘鳴鼎食時豢養百爲纖悉如意勢足以厚其親而行須輿衛居仰安宅禮或有以煩馳暇或有以勞奪至於窮栖寥處杯漿爵酒觴鮮粒飡非心營手治則不能給可謂艱薄已甚然即而將之其歡忻暢悅反過於備物之享何也力在外可屈而情縣中難量也陵陽牟先生自還會稽使者節食貧茹辛臥苕溪上二十餘年夫人同郡鄧氏毗陵使君之子冬官二卿秀巖李先生之外孫家世軒冕忘其貴奢相與隱約產息煩衎更衣而煥併釜而饎清風苦節與陶淵明家亢儷翁稚相同人皆高其賢而嘆其約也丙申春先生年七十其長子余同年弟成甫帥諸弟大設醴食私第爲二親壽二親燕而樂之游從朋客甥孫中外聞而爲詩以歌吟頌美者累十百人越三年歲己亥春鄧夫人復七十成甫帥諸弟設醴食如前禮二親加樂焉于是聞者相率爲詩以歌吟誦美而余適預名其間咸以爲是事兵革以來衣冠閥閱之所無有余重自惟念以牟鄧蜀大家先生父子又東南久宦極今之豈左不能親昔之儉而真情懽忻暢悅如是衆人之歌吟頌美如是吾徒所爲優游自得於斯世者真不係於外物之去來由今而後聞風而作感義而起知人人孝德之易爲而明將禮俗之將成也遂率意爲辭表諸篇端而題爲陵陽牟氏壽席詩序

客棧冬夜會合詩序

五官四體之於人皆不能以無役役而有所獲則因而資之以爲樂農之於耕商之於市百工之各於其業當其衝風埃觸露潦艱難曲折窮心思之所營殫筋力之所獵而後能有區區之羸餘或終朝莫息或窮年暫逸幸而値之則收形神散肌膚與妻孥姻黨笑談讌集以展平生之綢繆以補壽常企願之所不及豈徒若是而已人之能以功名志業致其大欲於世者雖賢愚臧否爲人稱慕姍笑之不同而皆未有不爲而成者也況若吾人之云云進無所榮於時退無所佚於家疲其躬苦其心自兒童佔嗶學誦間關於名賢之得喪顚頓於事物之變遷其勤勞又有過於農賈百工者矣而欲何所成而何所資以爲樂耶於是必有黙然而自喻者焉而不必人之同之也雖不必人之同之而必有同之者焉何者四海之廣也千萬人之衆也我爲迂人必亦有爲迂者焉我爲獨人必有亦爲獨者焉大德戊戌之孟冬余客杭久且念歸而方部卿自婺至顧伯玉自秀至一夕不約而胥會於霄陳無逸之邸四人者皆窮皆好迂行獨間關顚頓而不悔而余與部卿老矣相顧尤不能爲情因相留止宿無逸大出酒炙饌具飲飫左觴右奕前歌後笑至於語洽氣酣感慨之極則又各以古今名義相振激舂撞擺闔略無道途羇旅之感意度相與讙甚夫豈貧賤而得其求者樂止於妻孥姻黨而已耳富

貴而肆其欲者樂止於多僮奴侈賓游美衣豐食則亦足矣而豈復有賢於吾四人相與者耶是果有與吾同不悔於徒勞者耶夜聿云半詩籌再探羣篇告成厥有序引是月二十有三剡源戴表元序

王丞公避地編序

父黨王丞公子兼字達善避地編古律詩雜著凡七十五篇始丞公以文學行義傑立鄉閭閒余初爲童居相距無半舍不能識也來錢塘乃始邂逅定爲忘年之交聚散數歲各守一官江浙不相聞乙亥之夏皆失仕歸余又買廬於公爲隣於世嚮昔重郵累驛之不可接者一旦蓋得之當是時兩家生產亦立徒有六經諸史先秦以來古文奇刻處士之書合數百千卷每閒暇時輒速聚論日至五六往返間又爲歌詞韻語以發其燕居之娛私心甚幸以爲吾徒雖不得志於世固有以樂矣越明年兵聲撼海上村郊之民往往持橐束緼而立伺塵起卽遁余與公勢不得止余自東其故業指山中可舍者爲之歸蓋其事不能相謀而流離轉徙困頓百折不自意復相出於天台南峽之麓自是而行同途止同旅交同友客同門急則傳聲疾呼老稚携挈以遁須臾之命緩則握手勞苦流涕譬釋以寬離鄉棄土之戚此於人情何所暇逸而長篇大章交至迭出倀倀乎若不知其身之受死禍而饑渴寒凍之號其後也滌瘉極感深力不可掩遂且猖狂放恣以暢其鬱滯而不自知耶今觀編中次第一一而在竊嘗想像當時交際間事惟馬嶼時爲詳或臨流據石佇思而遲成或寨姿鄙筆率意而立就獨吾丞公鬚眉老蒼矩步就席至一字不肯出口少焉廹之而作語益遒妍音度諧合比事屬辭默

寫如注衆客始爲傾嘆自失而已若無有焉是不亦盛德長者人哉公平生他所論著悉燬於火既出峽率妻孥耕墻地而食終日言不及利天果不欲喪斯文乎何其老而堅也余雖不材旦夕從東阡南陌後和叩牛之行歌續負苓之坐論尚能爲公好之

千峯酬倡序

故友謝羽阜嘗爲余言唐詩人在江東者郡最多不過三四人而獨新定自元和至咸通間施處士肩吾方先生干李建州頻章協律八元之屬以十許余考之信然豈其山巉水駛風氣疎爽士大夫得之而爲清能靈解往往有非他郡所可幾及耶恨平居以來不得攜簦扱屩往從之游以縱觀其如何之爲快庚子歲余在錢塘有攜千峯酬倡過余朱墨伊優中取而疾讀之蓋皆新定諸公所作亦有與余江湖場屋庠序之舊方其濯纓清流連鑣層雲雍容雅言優游燕歌固當他有汲汲於今時之爲者風霜摧落砂礫淨盡平生扳援馳逐之好一切不以介意乃相率倪首從事於山川篇翰間一以逃喧遠累一以忘情遺老寒暄榮悴叢寂禽出卉木百物之變出沒於前憂愁喜樂窮達貴賤史冊古今之感往來於中一一可與吾接而不得爲吾累也何莫非詩之助者嗚呼快哉然而余言諸公之詩顧若倘然無所遇而作非如唐人朝暮刻苦挾之以資身華世者也夫爲詩不挾之以資身華世而倘然以清能靈解自適其不遇此正古仁人君子隱居求志之事而於唐人乎何誇惜羽阜不在不得反覆究極此論姑摭大略題諸卷端而歸之

李氏族譜後序

奉化江口李氏其先自閩來明至秉義復以盛德者起家其諸孫多美而文皆能因緣科目以取貴顯當其盛時舉族幾無布衣蓋江南之取士有二途其一曰進士甲科其法以三歲之秋舉於鄉於漕於國子監試用經義詩賦策論明歲春再試儀曹中即進之大廷策之第爲五甲而高下皆授之官其二曰三舍法其法儀曹於春試進士畢取去歲秋舉之見遺而不忍棄者畢試之經義詩賦中即升之成均曰外舍生以經義詩賦論策月各一試而學官自考之曰私試歲終較其優升內舍曰外優優成又取內舍生月考之歲終較其優曰內優優成儀曹再歲取內舍生通試之爲優平二等曰上舍試內優成而再入優爲上等上舍授官比進士第二人其次一優一平爲中等上舍其次二平爲下等上舍與教授而通名之曰釋褐外舍生之未升也儀曹又每歲以經義詩賦論策一試之亦分優平曰公試既升而試如上舍法李氏之與自族譜外有傳科錄別載子孫中諸科者名字有棣華集載子孫中諸科之文以其法之細且煩得之支艱而李氏於傳科也歲無虛籍於棣華也月不停書如此垂七十年殆亦可謂盛矣兵火以來高堂列宇作爲灰塵傳科棣華之彷彿不可復考而舊譜亦再以燬廢於是水口鎮通直公之子明新以爲懼日夜以所記憶精詢備葺而譜得畧完惟其漏落者不

能增加傳聞者且將就盡爲之憮然不寧而徵言於余余家三世成均與李氏爲硯席交知其事不爲不熟且亦自惟宗祚荒凉後有問闕閱曲折於兒輩者卒無以對因以身履目睹之故備陳之附書譜後比之紀遊述夢萬一或有考焉若夫李氏祖澤積累之源則有傳宗龜鑑建炎備祭錄江口橋記及諸墓碣去之百世不可磨也至大已酉秋季既望剡源戴表元書

送陳養晦遠游序

自余居剡源得一士焉曰陳君曰成字養晦養晦當其時年方二十許而手姿器識如四五十者每見余狂歌劇飲叩壺擊筑爲沉酣痛快之適未嘗不懽然與余和答以相樂及思極愁生闔門擁衾爲呻吟憔悴之作又未嘗不憮然與余同憂也然余平生好鐫磨後生嘗自恨涉世太早故未亂而學未冠而游未壯而仕未老而休方氣血盛時東南馳騖自許要不齷齪而豈知有今日窮居剡源欲爲耕漁樵獵而不可得耶故時時願養晦輩以爲戒而不願以相激發慕效自爲此言諸少年聞者多首肯惟養晦曰不然士患不欲學耳欲學則無不可能患不欲游耳欲游

則無不可遂必如公言是世之拘儒愿夫朋友不出保社之間耳目纔周於几席之內時然而言時然而趨者然後爲可安得聆度外之談乎昔者孔孟之門固已無所不游無所不學故莊周滑稽史遷駁雜屈原馳騁而忘返楊雄汗穢而不慙皆蒙譏後來而自適於當世吾今方將賦招隱歌遠游洗塵冠綻敝裘不惟厲吾志氣以盡荊吳齊魯之觀而已閩燕代之南沂瀧之北有魁梧奇傑之才自埋於傳徒劒客者不可勝數吾將往而求之農桑什一章句興亡之學不足爲吾事也以爲公嘗喜而强之亟反咻我爲余聞之爲之心熱不自持恭所謂伏櫪之馬聞北風而嘶鳴者也屬余實已衰憊無所用於世平生有高賢交友

散布四方甚多養晦爲我物色而問其知余者亦必有以知養晦焉

英氣逼者不可逼視 兰房

送鄭聖與遊闕里序

東南慷慨士大夫異時局於地狹不得遠游以爲恨自中原道開游者嚮奔影赴惟恐居後然皆不能無所健羡未有無求於人而往者也余惟見吾里中儕六七輩相結約徒步禮五臺天台一黃冠思慕嵩高緣嶺踊躍既至其地而歸皆後然以道自重問以所遇城郭富貴王公大人如目未嘗見蓋其心不在是也先師仲尼之闕里在東魯今爲兗州縣矣越計之不過三千里而近而人未有慕而游焉何耶不爲儒者姑所未論爲儒者平居高談自命動以孔氏徒相緣飾或至詆浮屠老子二家如仇如不足與吾抗而爲智反出其下長纓華組雕鞍輕轂憧憧於燕趙宋

魏之郊又益外而遠之踰萬里不憚而其師之居在三千里之魯則不暇至豈果力不暇哉以所爲從事於游者有求於燕趙宋魏之外而無求於魯故也江東之貴溪有鄭君聖與名沂獨毅然勇往余甚異而嘉之客有靳余曰子以爲聖與之游理所必應然乎夫今之爲魯者非昔日之爲魯者也昔之魯也以夫子之教止行於一邦今夫子之書徧天下而郡國所在得設廟學建像祠則往往皆闕里也而子何魯之拘乎且士患不學孔氏不患不能游魯余曰兹說是也而懼愈爲游嵩高五臺者笑也古之君子其身存而人爲之式其閭表其鄉沒而百世猶祭其社禮其丘壠甚者愛其所經歷山川草木何也爲風聲德義有以

並存於人而不可忘耳夫子之道並我如天地存我如父毋其甚盛美非獨余不能言而窮天下之辨博者亦未能爲之辭也而諸人欲忘之乎茍諸人之不能忘則聖與之游爲在所取矣聖與名在天官之板他日戴星重趼以求速化乃方徘徊燹縮爲人之所不及是尤可嘉也

送張叔夏西游序

玉田張叔夏與余初相逢錢塘西湖上翩翩然飄阿錫之衣乘纖離之馬於是風神散朗自以爲承平故家貴游少年不翅也垂及强仕喪其行資則既牢落偃蹇嘗以藝北遊不遇失意亟亟南歸愈不遇猶家錢塘十年久之又去東游山陰四明天台間若少遇者既又棄之西歸於是余周流授徒適與相值問叔夏何以去來道途若是不憚煩耶叔夏曰不然吾之來本投所賢者貧依所知知者死雖少有遇而無以寧吾居吾不得已違之吾豈樂爲此哉語竟意色不能無沮然少焉飲酣氣張取平生所自爲樂府詞自歌之噫鳴宛抑流麗淸暢不惟高情曠度不可褻

企而一時聽之亦能令人忘去窮達得喪所在蓋錢塘故多大人長者叔夏之先世高曾祖父皆鐘鳴鼎食江湖高才詞客姜夔堯章孫季蕃花翁之徒往往出入館穀其門千金之裝列駟之聘談笑得之不以爲異迨其途窮境變則亦以望於他人而不知正復堯章花翁尚存今誰知之而誰暇能念之者嗟乎士固復有家世材華如叔夏而窮甚於此者乎六月初吉輕行過門云將改游吳公子季札春申君之鄉而求其人焉余曰唯唯因次第其辭以爲別

送鄧善之序

大德戊戌春巳酉鄧善之以材名被徵將祇役於京師於是甘泉近臣乘馳而致詞瀛洲仙官揚鑣而先途友朋星羅從徒蟻奔扳末光附餘聲之士儗善之於郊者退而無不頌善之於家曰嘻乎偉哉善之其果能去此而行其志也乎哉方善之清修苦學於隱約之中蓬門縕袍筆硯爾汝顧單力不可與饑凍抗則日與其徒歌吟古聖賢之說以自壯至於寒嚴永夜聲出風雨赤日流汗而挾書不知此其堅忍強志欲何爲耶當是時有無故而與之千金度善之能辭卒然而加之連城列乘之貴較其樂亦未易以彼而易此也及乎名成行孚高臥而車馬愈喧無求而羔雁自至然後岸幘迎謁深衣拜聘其一時風規器量雍容談笑之際度越諸人何止萬萬而豈一朝一夕能偶然哉雖然善之之志初不止此也今夫人之於飲也有飲水而樂者有飲茗而樂者有飲酒而樂者有俱不飲者不飲者則過矣強飲水者以茗有不能如飲水之安也強飲茗者以酒則往往沉湎醉極而亂習熟之久蓄初有不堪升勺而終也能至於斗石何也彼其初自不知其樂之至此也善之前日之隱約也是安於飲水之類也榮途方開紛華嗜慾可以醉人之具不一惟無使之沉湎斗石而亂也哉古之論人也自弱冠而強以至於老老之爲言考也成也他日善之取通使上大夫執珪結綬而歸而余野人也將

賀善之之成而因以考焉三月朔日剡源戴表元序

送曹士弘序

歲壬戌余初游武林識廬陵歐陽公權先生於秘書之署其人清純簡重雖居蓬萊道山間而布袍蔬食之氣鬱鬱然見於眉睫余時年少自衒飾务從其所歸未嘗不發慙而汗也以杭學博士弟子識拜劉先生會孟會孟亦居廬陵其人亦英爽嶠邁下筆造次數千言不休而躡之無復近世軌迹至於清談滑稽四面鋒拔一時聽之畧與李謫仙人何遠然舉足不忘歐陽先生十有八九語稱吾師嘗是時歐陽先生以迂廢高臥里巷不出余受劉公之愛於文字間特厚未幾劉公亦歸而余年長四方之游從日以況盡其士大夫自廬陵來而喜與余交者則以二先生之故也最後入太學太學之徒廬陵爲多余一一皆識之大抵其人之懷中强項敦志業而好潔修者歐陽公之教也其人之英資高哉多風聲而精簡要者劉公之法也顧嘗數數爲曹君學可商論及此學可曰子似未足以知吾州鄉俗之美也予之稱於吾州二先生猶以其名若吾父兄之在吾州而不獲乎其名者了安得而知之余聞其言殊自悔以爲稍久必當有以滿吾志與學可別三十年余遂窮老不可出戶聞學可死亦久矣而始識其兄子士弘士弘者於其鄉之文獻靡不聞於其家之行能靡不習余于是不獨知士弘又因知士弘之父在其州即吾學可所謂不獲乎其名而人不得知之者也於戲誠美哉已亥三月士弘拜選省戶下倦游將西須一言以處別余自顧無以振激士弘而盛意不可虛辱獨敘平生不得於君家父兄師友者還以諗於士弘詩不云乎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士弘盍歸而自樂其樹檀乎哉

送趙學古歸永嘉序

古之人有祝其世爲不足居而忘之者其次有忘其鄉其次有忘其家其次有忘其身其達之有大小故其忘之有輕重固也夫物莫著乎天地之運事莫甚乎古今之變今有人言山川之崩竭日月五星之運蝕生人以來爲衣冠爲血肉爲君臣爲鬼蜮與廢治亂之故往往嘗試而道之人亦嘗試而聽之有人曰我能蹈死如路生受危如受泰聽者必曰是怪人也有人曰我能捐貨財遠妻子離鄉去土而不戚聽者必曰非人情也是何達於大而不達於小忘於重而不忘於輕歟蓋推其遠者易爲理處其近者難爲情也余於趙侯學古之歸於永嘉也尤有以動余心趙

侯生於神明之胄長於貴戚之里策名四十年不求人知白首下邑仕遂其將不婚不阿陳力遂去嘗窺其爲人殆非有意於斯世者各食特久悵悵然無所歸問南東行者知故廬先墓獨無恙而父兄子弟盡矣輒仰天發泣不自禁一日修贏幐約敝篋戒陋車弱僕告行於邑中三四儒者噫嗚啼嘘悲動路人嗟乎趙侯人生離合之懷他時嘗有如此者乎余家世剡人幸既得一區於剡源之上筋骸方強法當備耕以供三老人養具語不云乎人窮則反本勢使然也趙侯之鄉不得在永嘉而以永嘉爲歸亦値其源者宦學可息合并無期趙侯歸而自愛强志以光曉昇所謂不忘其身者非全之之謂也力業以訓子孫所謂不忘其家者非私之之謂也敦義以厚風俗所謂不忘其鄉者非客之之謂也雖然趙侯行矣趙侯之心其不可得而忘者寧惟是三者而已三者不忘而曰能忘其大者是能忘於言而已苟可得而忘於言雖是三者亦可忘也於是諸公載酒餞諸邑南門而余爲之序

[illegible]

[illegible]

送甘老秀才序

人幸而得至於老又不幸老而窮此人情之所矜而不敢慭然者也故先王之時於其老也有祿與位者尊而優之無祿與位而窮者存而賙之然其人必皆有以自重大之典籍辭令必有可以備諮訪次之詩書學問必有可以教導其鄉里子弟惟孤窮廢疾無所依賴然後始仰食於有司而盡其齒然亦未嘗使之生缺其養而死失其歸也後世籍無齊民人一老而窮則爲人所賤而老者亦氣昏志阻不敢與强壯齒儒窮尤甚余來上饒之明年有池陽甘中立以行卷謁余於學宮卽之貌枯而行腴學專而思宏與之談於易書以來程邵二家先後天之義涉獵貫穿於蒼頡以來字畫形聲之清濁輕重推索遂窮蓋江東之衣冠盛時一種高人奇士之所傳授中立嘗私淑得之而徜徉山林棄鄙科目其動心忍性之日亦已久矣自余之同業若所嘗還往皆敬中立而無以療其窮中立浩然且將入閩余訝中立非氣昏志阻者閩多故家去中都進趨之途遠至必有學徒築館重幣而相迎於武夷雲谷之上益養聲實樹門戶俟著書成藏之名山傳之其徒視世間虛有祿位而斯陋姿姿黃金輿馬淹淹日暮無一名可論者相去豈不遠甚哉

贈談星者謝生序

余十八九時游杭杭故多技術家其用星曆驪度去來逆順言人災祥貴賤以邀名逐利者甚衆大抵重簾複肆業愈售則愈貴重有不可褻有歐陽可山栖栖自江西來白晝侍官塲設案席夜卽篝燈露談市中余間往聽之術與衆星翁異往往雜取五行生尅制化之說士大夫既相駭惑而衆星翁亦共排斥之以爲何必乃爾可山翁曰我術誠不欲强人然不出三十年必當如我說也余游戲猶記其語越十年去杭又二十年再過之舊所接識人物一一無復存者况於可山之徒復何從物色於是後一輩談星家無高下例以五行生尅制化爲斷如兵法吏律從之則合於算違之則謬於測雖不識可山翁者靡不悉然余驚嘆錯愕竟不知可山翁之語何以如此驗也東山謝生亦學可山翁之術加精密初聽似任心輒發及揣摹其禍後當如彼其福後當如此無不應其履舄所經裹囊握劵以候之帀門恐後噫可異哉謝生之父與余爲　凡弟本業儒儒無所售而出於此其意若以余爲覆市之戒獨感可山翁之自信不以勞辱廢用卒能使人尊用其道不疑非近於古之身死言立者耶而吾黨何爲乃獨不然因爲遂書所見勵生且以自勵云

送子儀上人北游序

自中州文軌道通而東南巖岯島客無不有彈冠濯纓之想彼誠鬱積久而欲肆其揚揚者也然皆不能無所誘焉其無誘者雖使周穆之御談廣莫於前楚國之卿夸後靡於後聽之寂如也故余竆居二紀以來多喜與山林世外若爲浮屠氏之學者相往還以爲樂庚子之春有越僧子儀者訪余錢塘吳山授徒之舍貌甚慈辭甚文氣甚肅曰吾將北游余聞而異之儀公曰君勿異也吾之遊無所願於彼益吾居越吾於世泊然草衣木食而已矣長能游游南天竺視南天竺猶越也久而得一剎餘姚山中初至之日山焦然爲之五年而山麃然然吾視之猶南天竺也從

餘姚得天台之瀑布瀑布吾所未狎吾視之亦不過如餘姚山中耳願爲瀑布則有瀑布事瀑布有當北游者吾以爲如瀑布游且吾聞薊丘之陰涿水之陽有五臺焉因得一寄目以攄吾懷則亦幸甚而吾何知所誘而君復何所見而異乎於是余爲之憮然自失不獨悔言之淺且益信夫世外自有所謂曠達知道之士而其不在深藏固閉以爲高也於其行書之以爲序

朱尉開伯求葬親費序

朱開伯承孫在吾鄉爲故家子孫人無知者巳巳之歲表元入館下同業生以其居於鄞也往往問識朱開伯乎則對曰不識毋問皆然其知者諱之曰開伯學行在其先出室不相接其少年者見輒啞然而笑表元然後始愧赧羞伏知其學之陋也蓋開伯之先世居桐鄉西漢時名邑者爲吏而有德於民遂家焉曰後世子孫奉祠我不如桐鄉民者也歷千年世緒不墜建炎之亂衣冠播越始有散而入浙者而紫微公新仲遂爲鄞人紫微公文章道德載在宇內開公之風猶師慕之況其學居吾鄉乎吾之愛其人也及其胥及其樹及其屋烏況其子孫乎表元既感於同

業之言求交開伯甚浹時時從開伯誦家世所聞皆浙中士大夫之未言者其淵源本末可考不誣獨以父兄樸學不肯隨時作纖巧語故短於爭名他人或鮮知之雖然其家世則容有知之者矣表元得一官則失仕開伯亦抱會稽之牒而居榈榈焉竆相似也丙子之禍表元扶三老人走三州五縣犯死道數十越多年賴一親戚物色得之天台山中援之歸鄞久之益困謀居浙河之西又不可則遷而歸烏石又謀還剡以開伯之舊也往別之及門見開伯方儼然負其齊衰經失聲而哭其毋卻立俟其氣定問之開伯咽而言狀既而曰吾門不開三日矣誰爲吾來者問能斂乎曰幸斂矣問能葬乎曰吾無貲也而何以葬問有

以殯乎曰吾喪於斯非吾居也而何以殯問有爲子之喪者乎曰吾鮮兄弟也而孰爲之喪問有賻乎曰吾羇旅之人也而孰爲之賻表元聞其言持其手泣益悲之曰若是固朋友之職也爲之留行而圖之爲之經紀爲之告於人而人不知戚也返而告之曰是表元之未至也天下之物苟以其力致之者無不獲也天下之事苟以其誠持之者無不集也天下之人苟以其已動之者無不應也今夫端居而簡重守讓道而不求者士之節也不愛其身嚴其親之終力盡而繼之以死者孝子之義也昔者子之先之居於斯也有其故矣則亦惟我禮義之邪有尉於德而恤人之不獲者故輕千里而長其遺息於此今其車蓋過子之

門者其先人皆崇徵公故所等夷者也且子惟不願知於人人則何自知之今有所居而求焉而有謂不知子也者知子而不能免子於不孝也禮義之責有所歸矣開伯曰吾心悴悴然安能爲之辭於是退而次第之且係其私於開伯者以爲之序

送鉛山王亦詵歸鄉序

物之能爲其類之宗者必異世言鳳飛而羣鳥從之以萬數世固未有識鳳而見其飛者也誠使世之人嘗見有異鳥而其羣萬數從之則豈不駭眩而異之也故其名可聞而其身不可見不然方見異於人之不暇而何以能爲宗庚午歲揚子江漁人網江得一龜長一尋横之以進蕭水聚小魚千百横中魚湊集龜口旁若拱伏聽令不敢言兒童强從魚罟遠處終湊集拱伏如初禹貢荆州九江納錫大龜以其地考之良近然注家說大龜緣尺有二寸雖古人亦未嘗見大龜如所遇於漁人之横者也以龜之易獲不可見則其不足以識鳳固宜孔孟荀韓之於儒其當爲

宗何以異於龜與鳳然方其存時從夫子而游者夫來之大畧不過三千人孟荀加少韓之門不叛去僅六七惟其久也人始聞風而宗之此一聖三賢豈翹翹然欲見異以取眩駭於天下之耳目直不恐孤守己道推而同諸人耳而奈之何人不可得而同也鄉愿流俗楊朱墨翟釋老之同烏鳶蛇蚓之同也羣然而飛羣然而游又羣然而止而已矣余初學儒時見世之慕利達者宗科舉科舉初罷慕名高者宗隱逸隱逸之視科舉有間也當是時猶各有大儒遺老有名實者爲之宗學者賴以不散歲月推遷心志變化昔之爲宗者且將銷鑠就盡而士漸不知其宗吾爲吾道吾類懼焉鉛山王亦詵遠學於余期月歸省親請益

余書此說遺之余友李君明過釋禓大學第一清修博學
高文章亦詭之鄉之龜鳳也亦因以諗之何如大德乙亥
歲十月望日前進士剡源戴表元序

送謝仲潛序

始余以文學掾游金陵時年纔三十爾性喜攻古文辭每
出一義策諸生以觀其能占對與否而鼓舞抑揚之同時
執簡數百人有謝仲潛嘗在甾甲中余愛其材而未嘗不
期其成也別去二十有五年余寄食錢塘市舍授徒于是
耳目疲耗心膽銷怯値稠人廣席談辯縱橫輒畏縮如不
勝尤有所挾乎外者尤不敢仰首視乃聞有吳江教官能
禮貌舊老自民伍起余太學周孔明於庠披間待以賓客
不用官府法爲之喜甚已亥秋八月吳江教官考滿以謁
來見余余延坐問之蓋仲潛也曰自笠澤來一日不廢學
然益更事諸變故寒凛暑焮較前爲諸生時意氣亦不復
有其俛仰升斗之祿直欲少避嗇夫亭長訶辱耳故邂逅

冠服與我相類者亦稍稍有志扶持之嗟乎仲潛乎始余
愛仲潛尙不過相期文墨几案間事繇今想之科舉子累
有器業者之所能辦不見二十五年乃能涵養成就至此
充仲潛之志所欲爲與儒者之職所當爲世上何有紀極
而紛紛乎孰非與吾同類者同是人也居是世也而儒冠
儒服者吾師友類也吾優之居是世也同是人也雖不儒
冠儒服而其名德可以臨接我者吾父兄類也吾周之居
是世也同是人也雖不儒冠儒服而其年輩推讓於我者
吾子弟類也吾柔之居是世也同是人也雖不儒冠儒服
且不可皆與父兄子弟類也而不幸饑渴寒暑之情若待

我而獲者吾比鄰里巷知識類也吾憂之居也則曰吾必有以爲之教也行也則曰吾必有以爲之政也嗟乎仲潛乎儒者區區之一身而何以當衆人紛紛之求乎古法四十而祿五十而爵年愈高仕愈貴者人之望之愈詳顧余之賤且衰已非世所齒及幸嘗愛仲潛而期之而仲潛亦幸不負余之知也故於其去吳江而將受民社之寄且將進備乎郎大夫論議之選也而望之以詳焉仲潛愈思充其類而盡其職也乎哉是歲大德三年季秋朔日前進士

剡源戴表元帥初序

剡源先生文鈔卷之三

梨洲黃宗羲點定

後學 朱爾邁人遠 馬思贊仲安 仝訂

誌銘

游縣丞墓誌銘

君諱子賢字俊伯游氏其先世居建之長平歷漢魏隋唐官緒不絕詳具族祖文清公所爲譜建亂徙信今爲信上饒人大觀中舉八行有以長子中某科官升朝積封至中大夫者君七世祖也曾祖某祖某父某俱隱不仕妣張氏君幼爽敏讀書一目輒成誦十二三作詩賦驚人蚤喪父孤苦樹立卒以成學教授鄉里養寡母嫁二妹雖環堵

之室困庖屢空而時節設施展敘曲合禮度嘗領鄉貢進士舉泊上禮部試成均同業及所受教者滔滔先登獨坎軻不售辛未歲遂用累舉恩授容州文學改廸功郎轉循職郎調贛州興國主學會文丞相帥贛一見奇君檄主贛縣簿贛令倚君辦其縣事俗好訟有墓獄積年不能決一黠胥一譁儒君承牒詣墓所徵訊得實傳以經律具牘上府决之聞者相戒毋犯主簿敘贛苦鹽遠不能致帥委君度嶺運南鹽至則爲鄉人徐經畧留攝新會丞司其征賦葢當是時兵事新起官府奔播人無寧懷君佐新會廉恪慈恕如平時公帑之美不歸私裝商榷苛比減從其寬邑有譚氏林亭爲登臨佳處休假則與寄公僑士覩風訪

政其間廣破鄉民爭迎致藏免君如慈父君亦以耄辭不復出矣並海買田宅婚男嫁女若將爲新會民而終焉初君之孫頵入廣也屬長子應梅居守而次子斯道從迨棄官新會斯道以崖山巡檢前死越一年君亦死女子嫁新會者與婿相繼皆死十七年應梅始自上饒間關數千里販涉物色問歷得君殯於新會瀧水里之均頭村於是發土撤茨奉餘骨歸葬上饒某山之原以巡檢衣冠祔兆域焉人嘗疑科舉士無實才予奪得喪若有鬼神焉戲之君起衡茅用文墨得一邑佐吏不爲通顯然所就落落出人意表上饒人能言君布衣時滯袮間徐侯爲禮行經界景定初黃侯蛻招義勇皆君畫策建議臨大事慷慨有馬周

張齊賢之風晚歲流離倉卒身羈家散竟以客死禍福果何如耶將非出適然而鬼神亦有所不能盡知其情耶聞義而行知難而退孤老窮饑僅免兵革天又遺之賢息使游魂寓魄歸妥塋廟然則君之於此自可無憾世不必皆知君也君嘗種梅於所居南榮稱君者有梅谷之目年七十五生嘉泰甲子十月卒至元戊寅正月葬以大德某歲月日配趙氏繼王氏子男二應梅兩　鄉貢進士斯道女二長壻將仕郎濟南辛衛次故廸功郎新會尉　平可翁孫男二長肖龍次肖鶚爲巡檢後曾孫女一銘曰生爲勞儒死羈客星風瘴霾魂焉薄不如鄉丘安可樂嗣續展省延遺澤綿百千祀鎮茲宅

故禮部進士徐君墓誌銘

取士以明經設科垂二千年其法詳記誦精傳註使人崇本勤業不虛爲浮藻而已王荆文公行新經義始命舉子昉對策依題爲文多者遂至汎濫累百千言嗚呼取士明經授題限晷刻倉卒至累千百言而求上不畔先王之教與老師宿儒相傳之說下不失有司之程度豈不甚勞且難哉余來江東聞饒士徐君志禹未弱冠以尚書應鄉貢進士舉入院日未晡不熱膏已篇滿成文復紓餘思拓別紙縱筆滔滔成篇同院生仰視交口驚異比揭名君與兄堯龍聯翩居前行再作者亦冠二榜時饒士以尚書爲額踰萬計充貢者纔十五人君方妙年逞高才能捷取奇中

如是世所稱賢詼陸士衡何足多慕既而其從子之祥以君將葬狀君行來求銘按志君諱予孫字志禹徐氏饒德興人徐之世出伯翳傳偃王以慈棄國民爲立祠龍丘依而居者代不乏顯人唐季有成避亂黃頓子盤游學於饒因家焉是爲君七世祖曾祖允武祖次陳廸功郎循州長樂尉父公著廸功郎致仕關東軒數十楹以琴書娛閒自號東軒翁君少聰穎其學尚書以鄉先輩舒君成大余君未爲師宗人節甫爲友問塾櫛比書燈熒熒君雄其間鄉舉之歲在乙卯人謂明年南宮試乘銳可速擢既不售益自刻厲曰天將徐之以大吾成乎先是東軒翁以好客闢鄉里之客有器識能文章者往往聘致結約恐後君繼其

志禮器有加如程君顯甲洪君以中平生游從最厚自餘吳君安行曹君應龍張君應霖方君清之流以姻以舊朝熏暮摩久而益親晚歲學成行尊世念踈落而故相集賢馬公退休於家時時相過訪道德之遺言考古今之故實脩然非復少年場屋時徐志舌矣所居西偏舊有會文之齋曰化龍至是增葺改名雨軒嘗爲子弟曰孔孟之道昭如星日學之者可以修身善性可以康時濟物秦漢以還異說用興其慎所習勿爲虛誕襲淺者所昧庶幾有益於世聞其言者知君非科舉士且悟雨軒之云將有所潤澤也君承親孝撫弟友處族婣和雖不顯融充裕而天與公多男子有田可食有經可傳於世未爲不遇生以戊戌六

月某日卒以大德庚子六月某日享年六十三娶張公廷評公孫女子男五大中積中斂中允中高中女一適同邑張涇孫女二其墓在里之塘源葬緩有故以甲辰九月某日銘曰惟衡且角雲族而不澤吾藏吾斵以還於冥漠是之謂眞宅

單君範墓誌銘

吾剡源有爲明經之學者單氏諱庚金字君範君範初與余俱以詞賦行州里間有　名旣一再不得志於貢舉即去而他游庚午秋余在錢塘叨太學薦送兩浙漕運使者亦以君範名聞明年春余成進士君範竟守母喪居廬迨甲戌歲始來就南省別試所乃見黜兌於是遂歸隱剡源嵊溪山中者三十年日夜取古聖賢經傳遺言洗濯磨治家無贏餘口不道營殖而不帶憂愠飲水茹蔬客至開門清言款接忘倦蓋眞以德義自給者而余解棄官守攜持老稚晚方徙依君範同鄉而居每見之未嘗不內愧也君範卒且葬其孤函裘父所著書及事狀來徵銘按單氏之

舊自婺遷明奉化凡三枝居剡三枝稍會稽理曹掾徙居居下邿枝稱鄉貢進士淵而嵊溪枝稱君範曾祖光茁祖大年父欽字崇道世醇儒君範知讀書崇道公解衣食用以供其師姚龔氏尤賢明游學資費取之篋耳無吝惜其書已脫藁有春秋三傳集說分紀五十卷用呂氏程氏所纂自左氏公羊傳穀梁傳以來諸家之異同定於一書後學得以依據又解春秋正經題爲春秋傳說集略者十二卷又讀論語去取諸家本題爲增集論語說約者若干卷雜著五七言詩擬古樂府題爲嵊溪處士餘力藁者又若干卷嗟夫君範惟無利祿得喪於心故能善其道全其身若令得一下士之秩祿碌碌驅馳塵土中終復何所成就令

居產能致千金裝執與清素傳子孫之爲安然君乾性謙曠非他人能商畧利害爲避就往往大山長谷故家遺俗風聲氣澤陶冩停積而然乎生已亥十一月十九日卒大德九年乙巳十月二十四日壽六十七娶鄞縣西山吳氏子男二涵池孫女二素心如心以十一年丁未十一月某日葬嵊縣忠節鄉葛竹山之源兆穴手自銓製蓋於地理家亦臻其奥矣銘曰大山嶙嶙長流沄沄是爲晦溪明經處士之墳百世之下寧無智者勿躪其石勿翦其榎

伯妣袁氏夫人遷葬志銘

嗚呼我伯妣袁氏三八夫人之譜繫奉化城西管山居鄞城南世遠不能詳其始所徙可知者外曾大父名珏外大父諱伯顯皆不仕夫人歸我伯考拙逸居士府君時家方貧政出祖妣鄭夫人持綜嚴急居士府君惟豁達好飲酒寸絲勺米心籌手量然後經用猶時時闕絕又多生育初得女曰鳳娘嫁同里連山王之禮長男表正次沂次慶孫次表元沂以後皆琦氏姑而表元以後仲父伯妣夫人慈甚見人窮窶忘巳之乏必予之乃巳嘗被遣出治南山下龍潭村别業村中媼嫗聞夫人來懽忻服役至有所須不言而如約用此生理少振然累日重竟悒悒以病歸卒於

家乙卯歲九月七日也生丙寅八月十五日子時年五十時新遭祖考府君憂坊郭廬舍不能數堵大喪在堂小喪在戶仲父負重裹力貧以其歲權殯夫人張山下陳園旁以待他日得地而遷焉表元生年在十二越十四年入太學又二年成進士又二年仕建康又二年自建康歸累從遂定居剡源榆林家始極貧何暇議遷葬事又七年居士府君卒葬榆林中枚山可以合祔而有所碍不得遷又十七年仕信州又五年自信州歸於是表元年巳六十三扶憊往謁陳園之殯不得封樹蕩析耕犂侵之麥芃芃然幾無以容拜展爲之心震神悸竊自痛念先夫人勤勞多艱生無以奉一日之養死又不得中壽所遺諸孤同氣時零

丁夭折無至五十者獨表元移承旁宗偶幸未死荒塋壘
寄沉綿五紀以吾世能念之尚不免棄捐荆杞如是有如
屬疏事遠何所不至且吾年向老早暮不可知而貧勢未
止不得尚以力薄爲解居之東北有山曰紹地近始發而
蓄之亦既卜吉兆以爲壽藏於專葬無所得乃以大德十
一年丁未十二月二十三日啓殯陳闔夲遷葬西二十九
日改窆紹地中壠壬穴丙向廼迎祠重瑗衛秀齋望居士
府君中枝之襚冠襟而屏機也古者子不敢銘其親權以
愛溢稱表元銘伯妣夫人以紓幽懷以期永久銘曰生爲
勞母而不及承一日之養死爲慈婦而不得與同穴之藏
日吉辰良作兹新岡凡我剡源子孫其謹勿忘

文之序之性中流出未其溪徑些別

梨洲黄宗羲點定

後學　朱爾邁人遠　仝訂
　　　馬思贊仲安

書後

題陸渭南遺文抄後

右陸渭南遺文一帙用王理得本傳抄帙後有庚饒州槃講饒州端士惜放翁所作韓氏南園記無甚諛語而子孫諱之不載於家集其論厚矣自饒州以下又詆其閱古泉記及賀平原二子除秘閣等啓以爲不當作余蚤聞好事者說謂放翁晚歲食貧牽於幼子之累賴以文字取妍韓氏遂得近臣恩數徧官數子此說既行而凡異時不樂於放翁[illegible]括以排之至於死且百年同時爭名角進之人亦已俱盡安有定論而猶未止蓋其事可傷悲者焉渡江以來如放翁可謂問學行義人矣縱其放廢而不傷困窶而能肆不可謂無君子之守就令但如常人之見欲爲身謀爲子孫謀當盛年時知已如麻何待七八十歲之後始媚一戚里權幸而爲之恥雖血氣既衰聖人不免於戒不可謂世之君子必當然也謂世之君子必當然者其自待亦不厚矣然放翁固有不得辭者翁不能忘仕爲文不能不徇人之求龐眉皓髮屑屑道途之間而印我意非有他也人誰能諒之哉此編取饒州之意於南園閱古二記存而不去使世人知放翁不絕於韓

氏者其語止此其賀除秘閣等啟絕不類本作余於文不敢謂知之若俗雅四三人望而能辨其爲放翁與否也併旨理得使刪去云

題趙幾仲詩編

趙文昌幾仲自錢塘赴東嘉守時余方在太學錄余仁翁胡國器交游故亦及造館下文昌以諸王孫奇才高等名爲詩所與相倡和者劉養厚柴景山爲多二君皆布衣頗以章句自負仁翁國器終有名宦心不敢與較高下也至余則從旁傳賞嘆羨而已然其音響氣趣未嘗不熟詢而詳叩之故於時雖科舉俗學之累多若詩之古近與廢本末不可謂不畧知其槩矣越數火兵奔播偶有天幸不死俗學於是盡廢詩亦不足以爲名近憶舊有從游姓氏茫然不知誰亡誰在來上饒有閩清趙主簿攜致軒詩一編見示讀之文昌所作也自唐宋以來詩之存而傳者皆其人手自科簡或家有賢子孫能珍鑒之故不致冗雜散逸主簿君於文昌爲嫡嗣所編既一一精選博蒐而卷中養原仁翁之徒燗班在目爲之喜而感感極而繼之歎也文昌時蘘淯於放翁潛夫賁爽於莾章季蕃其襟懷學問遠有渡江前諸老端緒非近世單閈陋識所可窺議主簿君更爲搜訪彙聚以俟知者出焉

書張浮休郴行錄後

元豐靈州之役士大夫不得其位而不能諫止則有之矣又可攘臂踴躍於其間哉余讀浮休公自序此篇之辭軒軒如喜事少年不以三數萬不得同歸之人爲戚而以其身得周游縱觀爲快初甚疑之久而知公爲長者人也師之初出朝廷貴臣自呂公公著孫公固而下皆嘗引大體爭之不得張公於時一陳留縣令耳被檄從軍辭受之節行留之責皆非力所能及既在行寔隸高遵裕帳下而靈州傅城之戰沮劉昌祚軍使不得奪關而入者敗形自遵裕始遵裕固非公所素事然乘其敗而訐之則𡖂爲人僚屬之誼且既皆受罪於朝疏之則近怨故一不敢置辭而但載經行交際寒暑變遷風土異同以爲好事之助西羌爲中國患幾數百年患不善攻不患不可攻故又激發言之以啓後來者此仁人志士之所喜聞者也世之人食焉而共其祿勝焉而分其功小有戾責揭於書暴於人曰我不與我不與是尚可立足於公之下風哉

題梅巷柴君所作詩後

吾鄉汪村有隱君子曰汪度仲容朴學而好修當魏文節公家無恙時仲容年少及以布衣客於其父子間文節家[illegible]多士仲容又特喜交結四方知名人因而不遠數百里[illegible]與仲容遊從者不絕余生晚不及識仲容游過其間[illegible]徘徊踊容致歎而後得去袁氏兄弟與汪有婣一日從汪村旁近小民家梁度間得故紙一束摘摭而綴葺之知爲梅巷柴君爲仲容自書所作詩柴君諱庄字張甫梅巷其別號也計當與王季夷張武子一輩前後在文節公家文節公家數世丘壟皆在吾鄉茂時往返不一柴君豈非從後車載來耶抑或如晉宋間人相思命駕[illegible]泛舟而行也一時溪山草木辱其傾聆或發於[illegible]亦甚光寵矣柴君詩極佳字體奇崛縱恣讀之不能盡悉卷中所與人達者如眞舍人宋眉州窮者如葛天民白玉蟾間往往度史丞相家群從相去未百年向來功名富貴忽然如電光石火之過眼而廢箋敗墨出於塵煤虫鼠之餘者令人愛惜如此古人輕齊景公千駟而高孤竹君二子之義豈不以此哉汪村人尚能言柴君豔豔然一狂酒徒耳來仲容家家人厭其索酒不已不無倦色而仲容禮之愈勤夜分醉極不能引體即睡擁被曳席明日四壁有吐迹葛天民名行怪濁世言白玉蟾事尤可駭而柴君與之相好逃形變跡亦相類世無[illegible]己果有之大丈夫

不得志於俗子中則飄飄然凌雲霞鞭鸞凰而游於块北八極之表以逞發其所欲適何足恠哉前輩風流日就泯沒秖如仲容本末言者亦少後來益不得聞此卷幸袁氏兄弟寶之他日更會稡柴君他事相發以信其爲人也

題萬竹王君詩後

吾鄉萬竹詩種發芽於高公端叔端叔本中原將家右族扈從南來以丘壠在萬竹察廉岡愛而居之學者因尊稱之爲萬竹先生其詩醕純委宛出於離騷號茶甘集然端叔實未嘗得久居萬竹居萬竹久者大家惟王氏而不爲端叔之學非薄其學不爲大抵異時江南士大夫發身亢宗必須縣明經詞賦進士業而端叔雖名高道尊往往不得志於科舉余聞之舅祖鄭公善父鄉貢嘗假館王氏秀發諸祖家言端叔歲時一歸上冢必詣王氏留連欵篤如鄉曲王氏先世待之如奉貴官及退而輒相與嘆其無成而惜其徒老以死如此何緣肯爲其學至秀發之子莅居

古桐始爲詩有茶甘之風古桐君死三十年而羣從某以棠墅葉傳棠墅之視古桐直肩隨之其闖茶甘亦可翹足及也傳不云乎居必擇鄉游必就士今科舉學盡衰士得反本趨古萬竹之世家不患無古桐棠墅之好故余於題其遺編而爲詳具文獻之淵源如左以俟聞茶甘之風者考焉

題蕭子西詩卷後

蕭子西詩若干篇已經其姊夫王丞公達善校定者一一可諷詠未經者屬余許之始余與丞公往還時居柘鄰雖說詩大抵各以承平世家學問相蕩滌譬如飲食之於庶羞肴饌以爲不可闕耳未知詩之雋永極味也年俱老荼加之以世故兵革羈旅炎凉之變攻之於外田園婚嫁朝暮之迫撓之於內於是詩味之酸鹹苦辣煎熬百出如存廪果竟力盡津竭而廿生焉故平生與丞公倡酬之日惟避地天台時爲多又方其時同游佳朋友皆無恙舒舜侯在馬磐劉正仲在雁蕩胡元矜在峽不知兵休事定輒一會合必有詩郵急于置返危韻或乃共和爭奇闘博下至傳舉生徒執硯童孺欬唾相薰亦有法則今一輩衣冠悉皆凋謝而惟老大隻然孤存人遂無從余問詩者竊自快快恨數謂不復談此事矣里閈之間乃得子西山陽笛聲之感黃公酒壚之憶爲之悠然上心抑余許子西詩氣清而能不枯趣廣而能不埋其摸擬造詣處不愧古人殆猶當在丞公伯仲之間乎使舒劉諸公在必以余爲知言

題翁舜咨所藏文丞相梅堂扁

近時縉紳先生以梅堂名於世若東武趙侍郎粹中毘陵蔣忠文公重珍其最著也建業翁氏亦有梅堂盧陵承相文公天祥爲宋端題其扁亦爲人所歆重嗚呼江南士大夫吾見其藤荷充宦荷廷節崇園池飾館榭佳名美號以相標者十人而十百人而百也而第圖修飾之夫欲自托於好事一有營創輒從當時有聲勢者求其翰墨以爲光寵當其盛時大書深刻金璧輝絢與藁草隸之徒嗟誇而嘆詫然其爲人卑汙齷齪雖復巧施爲高布置蓋已不勝俗態奇醜狀不過反爲林泉草木之辱有識者往往含笑棄唾而去。然。則人有所傳於世其行止進退何可不先自重哉。文公之書點墨今成千金而翁氏數百年世家舜咨又堅苦好學擇粟而餐審泉而飲有貞儒碩士之風余也幸他日童稚成人門戶清立或輕舟道丹陽上三茅因尋建業以來舊游而得登舜咨所謂梅堂者羹蔬啜茗相與仰瞻文公之清風而爲舜咨詳論趙蔣諸賢之遺躅緒行因一快也。

題趙子昂琴原律畧後

趙子昂好音凡古之言音者靡不知也知之靡不能爲也爲之而示於人人習於今之音也駭而避之既又相聚訟非詆子昂子昂抱其器與書發憤以悲余始聞其然亦以爲子昂誠高絕其成書似太鋭且當虛心盡人之言數十百年聞爭音樂異同甚於聚訟獨今人紛紛哉久而得其書琴原律畧等讀之則知今人所爲非子昂者持今人而非之非持古人而非之也嗚呼豈不眞可憐哉子昂爲音始於琴子昂之琴子昂既自見於書吾衆今人琴以明之今人學琴者惟傷司農司農之琴不用律以手指抑按絃聞得其梓然者傳於白雲之曲曰此折竹聲也得其啞然

者傳於夜烏之曲曰此投林聲也諸爲曲皆若是曲成而合其當然後曰某王某絃爲某音爲某音而琴成夫司農之琴幾近於莊生所言籟聲而安得爲樂音乎將司農不以樂乎琴而用無律之音乎將司農巫於伶倫后夔律成於心而無所事器乎嗚呼何必子昂雖余之愚豈不能非之然當司農時猶自謂之新聲司農殁一譜成而尸琴祭於寢曰吾安能爲是聲吾琴必有祖吾祭祖余嘗且譏之是司農琴當司農自爲祖而食之琴祖不食也邇來司農琴擅天下投林折竹之聲兒童婦女聞而愉之闃然而笑始也兒童婦女習之久也縉紳大夫之安於近者幸其聲之託諸古之器也隨而習之嗚呼何必子昂雖余之愚

不能悲之然余雖知不當爲司農琴竟亦不知當爲何爲雖知人之學之非而自無以語人今得子昂書始豁然有以質於余心以子昂之於琴不謬也推之於他樂知其皆可徵也願子昂寄余知之又竊而人之好司農者方盛姑私其書而勸子昂自重以俟其定焉

題唐師善談乘

往時木石尤先生居吳中每朝膳畢四方之賓游雲擁其門先生幅巾野服出見客薄茶一啜坐中談說典章儀註經術吏事以至巫醫算奕之類無所不有日且中又茶一啜而散以爲常羣子弟載筆札從屏後竊記其所言雖未嘗執卷問學而人人談吐各有本末無自丁之媿於時陳端明居崇德林直院劉南兵居莆亦然丁巳歲尤先生史禍發此事俱廢表元生愈晚又居窮鄉自社然猶及識老先生十數公時時衣冠賡席必援引前言往行以助談柄故亦不至虛爲年少一二十年來無復此樂欲畧聞嘉定及端平前後成敗曲折禁口瞠目有茫然之嘆每羣居燕

聚閒閒卷帙第覆近事則相與哄堂絕倒而已可勝言哉臨安儒者唐師善深潛而駿發出其平生所著談乘十二卷者見示於塵埃羈旅風雨呻唫之中讀之快哉舜嘗雜書多重複紙牾而此編一一精確可以補亡決惑者甚衆固幸遐拜之猶有所遇而恨師善亦有衣食憂旦暮且去而不得欵曲相成也於是竊題其梗槩於卷末云

剡源文鈔終

剡源文鈔四卷　江蘇蔣曾瑩家藏本

國朝黃宗羲編宗羲有易學象數論已著錄其時載表元剡源集傳本尚稀因選其記十六首序三十六首墓誌銘四首題後九首宗羲亦閒有點定其持擇頗精審然不足以盡表元也

趙待制遺稿一卷

〔元〕趙雍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道光間長塘鮑氏刻知不足齋叢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趙仲穆遺稿一卷》提要

趙待制遺稾

玉耳墜金環 即燭影搖紅

乳燕交飛曉鶯輕囀花深處畫堂簾幕捲東風晴雪飄香絮猶記當時院宇悄寒輕梨花暮雨繡衾同夢鴛枕雙欹綠窗低語　春已闌珊落紅飄滿西園路強拈鍼線解春愁只是無情緒無奈年華暗度黛眉攢柔腸萬縷章臺人遠芳草和煙萋萋南浦

浣溪沙

楊柳樓臺鎖翠煙楊花簾幕撲香綿佳人何處隔江山芳草已生千里恨玉笙吹徹五更寒夜深和淚倚闌干

落盡楊花滿地春綠陰如淬淨無塵日長庭院掩重門斜墜金釵雲半嚲淡妝香臉粉輕勻相思偏是少年人

憶秦娥

春寂寂重門半掩梨花月梨花月芳心如醉暗思當日金釵欲墜烏雲側佳人望斷天涯客天涯客今年又過清明寒食

踏莎行

畫角聲殘金爐煙裊長空澹澹連芳草朱簾半卷晚霞明寒鴈無情音信杳　雨散雲收離多會少相思負个令人老不須惆悵且開懷一尊滿引愁如掃

春夜曲

去年美人未還家綠窗青春桃始花桃花今年只依舊美人別後長咨嗟芳心欲傳向誰愬捲却羅袖彈琵琶琵琶聲哀思欲絕衣上啼痕幾時滅共君別久胡不來菱花寶鏡生塵埃君隔揚子江妾居黃金臺臺雖高望

無極人萬里兮天只尺春水綠波春草碧來魚去鴈無消息日既暮兮月色寒相思如夢彤朱顏青燈炯炯照不寐攬衣起坐空愁歎

早春

高卷朱簾日漸長梅花庭院雪飄香悶倚闌干看新柳不知誰爲染鵝黃

暮春

綠陰庭院碧窗紗半卷朱簾映晚霞芳草萋萋春寂寂東風吹盡落殘花

短歌行

君不見潁川水首陽薇民到於今慕夷齊巢由之民誰不知又不見千門萬戶宮神明通天臺及今千五百餘載空遺荒土飛黃埃西風蕭蕭秋草萋野花灼灼啼鳥悲落日欲留不可得夜深明月依然來玉樓朱閣盡如夢自古興亡何足哀

結羊腸 都下風俗至正月十六日家家兒女以紙九條或用皮者結以爲卜謂之結羊腸其名甚古因以詠之

孟春之月春始和陌頭柳色黃如鵝落梅紛紛稍覺多

白日炯炯曜綺羅曜綺羅日漸長春風庭院花草香十六初過上元節家家女兒結羊腸含情暗卜心自語何時得似雙鴛鴦結成羊腸腸反斷惆悵春閨坐長歎強持游怒嬌且羞折花倒插金釵頭

美人曲

美人如花花不如翠滑難勝碧玉梳道脩且阻無音書蛾眉長顰未曾舒春風吹衣裳黯然淚沾襟亂啼本無心轉添愁海深窗前紅梅花落盡不可辭玉臺明鏡如秋水疑有人朋兩門了美人不可彤朱顏朱顏但願長

如此

千里思

顏如花膚如雪秋水雙眸面如月千里相思不相見當時却恨輕離別美人美人顰蛾眉綠窗寂寂春風微巫山夢斷君何處化作朝雲縹緲飛

攤破浣溪沙

春草萋萋綠漸濃梨花落盡晚來風試問相逢何處好小樓東　朱箔影移無限恨玉簫聲轉曲將終獨倚闌干誰是件月明中

蝶戀花

顏色如花膚似雪嬌眼傳波密意曾低說羅帶同心愁未結情多不忍成輕別　別後相思心更切異日重逢鏡裏花難折寶篆香銷煙漸歇玉簫吹徹黃昏月

浣溪沙

緊鎖蛾眉別恨濃羅衣初試怯春風相思只爲兩西東簾捲玉鈎雲澹澹香銷金鴨雨濛濛此情都在不言中

蝶戀花

枝上流鶯千囀巧好夢方成又把人驚覺臨鏡慵妝眉澹掃羅衣寬盡腰支小　別久啼多音信少應是嬌波不似當年好簾卷東風深院悄落紅滿地和芳草

有所思

紛紛落花飄美人在何許相思杳如夢寂莫春已莫一別久不見一往久不還相望雖只尺如隔千萬山

南鄉子

別久漸生愁知有音書苦未收此際多情應盼我凝眸帶得啼痕上小樓　舉止忒風流只在城南淥水頭只

尺藍橋重欲見無由兩地相思甚日休

人月圓

人生能幾渾如夢夢裏奈愁何別時猶記眸盈秋水淚溼春羅　綠楊臺榭梨花院宇重想經過水遙山遠魚沉鴈杳分外情多

又

相思何日重相見山遠水偏長鳳弦雖斷鸞膠難接愁滿離腸　最傷情處鮫綃遺恨翠斷香故人何在濃陰深院斜月幽窗

江城子

仙肌香潤玉生寒悄無言思綿綿無限柔情分付與春山青鳥能傳雲外信憑說與帶圍寬　花梢新月幾時圓再團欒是何年可是當初負个兩無緣極目故人天際遠多少恨凭闌干

又

五陵衣馬恣輕肥競新奇亦何爲混處賢愚誰與辨雄雌任爾刺天何足道終不肎羨羣飛　燕山花落暮春時杜鵑啼勸誰歸耿耿孤忠惟有此心知天賦我才還

有用應不至負心期

燭影搖紅

新綠成陰落紅如雨春光晚當年誰與種相思空羨雙飛燕寂莫幽窗孤館念同遊芳郊秀苑香塵隨馬細草承輪都成腸斷　別久情深幾時重約閑庭院高樓終日卷朱簾極目愁無限莫恨藍橋路遠有心時終須再見休教長怨鏡裏孤鸞篋中團扇

水調歌頭

春色去何急春去尚徵寒滿地落花芳草漸覺綠陰圓馬足車塵情味暑往寒來歲月擾擾十餘年贏得朱顏老孤負好林泉　寶裝鞍金作轡玉爲鞭須臾得志紛華滿眼縱相讒功名自來無意富貴浮雲何濟於我亦徒然萬事付一笑莫放酒杯乾

七夕

初月纖纖照露臺枉將瓜果鬧嬰孩今宵自有經年約何暇閑情送巧來

牽牛河東織女西相望千古幾時期夜深只恐天輪轉地底相逢未可知

古詩

西風聲蕭蕭愁來如夢寐鄉關萬里遥兄弟何時會遲此相見期眞以日爲歲別來經八霜朱顏恐頹頹人生宇宙間名利何足計何如雲中鶴翱翔隨所至

又

我居水精宮遠遊來朔方離家近十載兄弟遥相望始見世情薄紛紛名利場富貴不可期人生難忖量乾坤本無私江山歎興亡蟬聲噪落日露草啼寒蛩明月如有情照我肝與腸西風動林末蕭然秋意涼回首歲云

暮信美非吾鄉展轉復展轉愁多知夜長

思歸

嫋嫋秋風動客懷啾啾猿鶴苦相催簪侯不遇闕天意

臧氏焉能沮我才萬里驅馳離鄉國十年奔走在塵埃

吳興山水何清遠一棹扁舟歸去來

初秋夜坐

夜深庭院寂無聲明月流空萬影橫坐對荷花兩三朶

紅衣落盡秋風生

月明如水侵衣溼臺榭沉沉秋夜長坐久高僧禪語罷

澹然相對玉罏香

秋聲

邕邕鳴鴈復南征十載栖遲在帝京黃葉未零寒未應

秋聲偏動故鄉情

即事

萬籟同一寂月明天地淸淒淒白露下滿襟秋意生

獨坐對明月遙遙千古情西風兩三日庭樹已秋聲

木蘭花慢

恨匆匆賦別回首望一長嗟記執手臨流遲遲去馬浩

浩平沙此際黯然腸斷奈一痕明月兩天涯南去孤舟

漸遠今宵宿向誰家　別來旬日未曾過如隔幾年華

縱極目層崖故人何處淚落蒹葭聚散古今難必且乘

風高詠木蘭花但願朱顏長好不愁會少離多

延祐六年春正月寄呈德璉姊丈一觀冀改抹幸甚

書於大都咸宜里之寓舍趙雍

趙待制風流習尚不減魏公而詩文不傳間見於卷

軸間不過單辭數言而止未有若此卷之富者楷行

間作轉益妍美後云書寄德璉姊丈葢魏公長倩王

國器也國器長於今樂府楊鐵崖亟稱之故此卷所

書樂府爲多豈亦因其所好耶余從烏程王天雨借

觀遂題其後是歲正德已卯五月既望徵明題

趙仲穆書克紹松雪家學時能亂眞此卷尾非署名

及與姊丈德璉云云殆以乃翁目之矣所書凡卅五

首而黟詞特多或偶興爾閒如少恨凭闌干水調歌

頭二闋并古詩二篇思歸一律頗以孤忠自許紛華

是薄而興亡骨肉之感默寓其中意其父子之仕當

時亦容有不得已者良可悲已吳興太峯茅君攜示

此卷實出烏鎭王少白氏太峯之於少白亦猶仲穆之於德邁者是宜與共何嫌也仲穆書法之善衡山公論之巳詳予復何贅辛酉春吳郡許初題于茅君舟次

趙待制詩詞流傳希少前年偶得此墨跡横卷以校顧氏秀野堂元百家詩則正從此卷采獲但其詩尚有遺者而詞更有所不暇及也余因并付開雕以志區區嗜古之癖其前後次第胥仍舊云乾隆七年八月援鶉居士書

附錄王國器詞

菩薩蠻　題黄大癡畫卷

青山不趁江流去數點翠收林際雨漁屋遠糢糊煙村半有無　大癡飛醉墨秋與天爭碧淨洗綺羅塵一巢棲亂雲

踏沙行　題破窗風雨爲性初徵君

潤逼疎櫺寒侵芳袂梨花寂寞重門閉檢書翦燭話巴山秋池回首八千里　記得彭城逍遥堂裏對牀夢破簷聲碎林鳩呼我出華胥恍然枕石聽流水

右二詞見于鐵網珊瑚吳興王國器之作自題筠菴其自號也詞致風流瀟洒不媿王潤之對冰清焉乃今氏名滅沒志吳興者寂寥無聞良可慨巳因校仲穆遺槀書此附于卷末巳亥穀日焯跋

此稾得之書船上惡札爛鈔未堪迴讀有友言于余仲穆手蹟在吳下舊家扁舟往觀字畫鈎勒徵緩疑是摹仿然別風淮雨之訛藉以校正爲功多矣因手書一通藏之祕笈并松雪集中誌狀之誤附記于後康熙五十八年已亥小年朝雪中繡谷亭主吳焯手錄

雍字仲穆魏公仲子以蔭守昌國海寧二州歷官翰林院待制其詩詞娟麗可誦卷中僅三十五篇特一斑耳繪事絕佳緯有父風龍子虎兒殆不是過方魏

公以文章受知兩朝出入承明垂數十年然爲奸人側目者屢矣幸仁宗之明而剖之卷中有讒俟不遇之語斯殆有所慨而發歟春王五日繡谷亭書

黍卷尾仲穆自署延祐元年是歲甲寅元仁宗在位之第三年也方仁宗在東朝雅知魏公賢卽位拜公集賢侍講學士中奉大夫是爲皇慶元年壬子明年癸丑改翰林侍講學士尋轉集賢侍講學士正奉大夫又明年改元延祐是歲十二月升集賢學士資德大夫則仲穆書軸之時公方爲集賢侍讀學士時方纂脩國史最被上知上諭有趙子昂帷幄之臣置之館閣使之討論古義典司述作傳之後世足以增重國家此正居京師咸宜里第之日也楊載撰魏公行狀云公延祐丙辰拜翰林學士承旨用一品例推恩三代竝得加贈妻管氏贈魏國夫人考丙辰乃延祐三年夫人方從公于京師時封吳興郡夫人至延祐四年公始進承旨于是有三代之錫管因加封魏國夫人見公自撰管夫人墓志則公拜承旨與管拜魏國皆在第二年抑且不應書贈也又楊狀稱夫人先

公四年卒考墓志管之卒在延祐六年已未是春公請旨歸里四月發上都五月十日夫人卒于臨淸舟中公以後三年英宗至治二年歲在壬戌六月卒于故里則夫人之卒先公僅三年耳楊爲公之門人其作狀距公歿才兩月不應疊誤至此且仲穆身聞於時而于家系不爲之釐正何也因校是編旣爲手錄并考其作書之歲月而附記于後八日焯再書

趙仲穆遺稿一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舊本題元趙雍撰雍字仲穆孟頫子也官至集賢待制同知湖州路總管府事是集凡詩十七首詞十七首卷末題延祐元年春正月寄呈德璉姊丈後有文徵明跋稱此卷行楷兼作轉益妍美從烏程王天羽借觀因題其後蓋從墨迹抄出者詩詞皆淺弱如所謂坐對荷花三兩朶紅衣落盡秋風生者殊不多得徵明跋又云德璉孟頫壻王國器也長於樂府楊鐵崖亟稱之云云疑好事者依托雍作並假借國器名也顧嗣立元詩選已附錄其父孟頫詩末今姑存其目焉

清江碧嶂集一卷

〔元〕杜本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鈔汲古閣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清江碧嶂集一卷》提要

清江碧嶂集一卷

元杜本撰本字伯原清江人事蹟具元史隱逸傳父謙在文天祥幕中嘗毀家以佐軍本讀書能文頗留心於經世吳越歲飢本上救荒策江浙行省丞相布呼密用其言米價頓平遂薦於武宗召至京已而去居武夷山文宗即位再徵不起終於家嘗輯宋遺民詩為谷音一卷鑒別極精而所自作詩乃粗淺不入格顧嗣立元百家詩選譏其多應酬俚近之作非苛論也

清江碧嶂集序

清江碧嶂集者程君方遠所集清碧先生之詩也先生平日未嘗存藁故芳遠所得僅如此易先君晦父嘗與先生論詩先生時時誦一二或書以示之先君請曰先生何不存藁以惠後人先生笑曰亦嘗念之然觀藝文志載古人文集何翅千百今其存者百無一二又有幸不幸者焉故不必存也易事先生武夷山中請學為詩先生言今代詩人雖渾有氣無若浦城楊仲弘

仲弘詩法得於句章任叔植士林其後叔植之詩乃不及仲弘可謂青出於藍矣仲弘嘗謂取材於漢魏而音節以唐人為宗此吾詩法也小子識之易始知先生詩法得於句章浦城者為多故其賦詠在任楊之間而高者逼仲弘絕句則又過之新巧雕鐫之語一不出諸其口是以當時不惟好之者亦希矣芳遠又以所集刻而傳之使來徵序不可辭則述其所見聞於先生者著於集之首嗚呼知先生詩法則可以讀先生之詩矣至正十有七年五月初吉諸生建陽蔣易拜手謹序

元故徵君杜公伯原父墓碑

前史官危素爲文

至正十年八月丙戌徵君杜公伯原父卒于武夷山中十月乙酉葬諸崇安縣南郭後一紀廣信舒彬淳海抵京師門人建安藍智等以其同郡易狀來請書墓上之碑素迺與公里中國子博士諭立翰林編修高厚述其所聞而備錄之公諱本字伯原姓杜氏其先京兆人從宋高宗南渡寓台州後遷臨江之清江曾祖某祖某父

謙妣鄧氏父在文丞相幕中毀家以佐軍用父桑孫母攜之鞠于陳氏姑就學而母亡去從隱君子簡先生某游得皇極之旨時臨江皮氏尊賢禮士若廬陵劉太博會孟郡禮部中父蜀郡虞公及之豫章熊鉉判與可及我吳文正公皆在焉公與同里范供奉德機年最少從諸公講學不倦及壯超然有遺世之意杜真人堅居虎林宗陽宮若吳興趙文敏公四明袁文清公浦城楊推官仲弘錢唐仇儒學仁近群助教宗海

多會館中退則深居靜室盡閱其所藏書江浙丞相忽刺术聞公名願求見時吳越大飢遂止救荒之策未償頓平丞相奇其才還朝欲挽以俱不果行丞相拜御史大夫數言于武宗後二年公始至有旨令入見公適它出物色之之不值後旬日侯見西宮而公車弗駕公慨然曰吾不獲對德音奉清光非命也夫公在京師獨與逸人呂平何失得之相好既不樂久居思天名下名山去游金華與柳待制貫許處士謙吳禮

部師道爲友詹撫州天麟故家武夷延公俱歸得平川一曲衍沃深邃有終焉之意手鈔六經刊傳注作思學齋雍公之子文靖公爲之紀作懷友軒而自記之文宗在江南聞其道行及即位詔甘學士忽都不花齎幣即山中起公不赴釋書無逸篇附遞進請文宗嘉納焉至正三年春令賀太傅爲中書右丞祭三朝御容於翰林國史院詢於經筵官承旨康里文憲公學士禮剌爾忠肅公僉作從丞相入朝有勅舉隱士孰

可以當之二公舉手曰主上聖明舉此盛典素
時為經筵檢討二公趣為書薦公與脫寅伯顏
張僅四人夜半取印識之納于賀公明日丞相
脫脫入奏或論公雜學欲尼之丞相色變詰之
曰人多才藝政國家所須卒奏授翰林待制兼
國史編修官又奏對品奉議大夫使者至山中
致君相意必欲一出不得已就道僅至虎林以
疾留素適以事至江浙丞相趣公行不可素曰
先生出處之道非常人所敢知相國問焉則將

何辭以對公書簡見授曰以萬事合為一理以
千載合為一日以天下合為一心以四海合為
一家如是則可言制禮作樂而躋三五之盛矣
公生至元十三年十二月卒時年七十有五娶
彭城孫氏次同里溫氏子男二人公早以宰氏
子燧為之後後乃生熚女一人壻詹濬公為人
湛靜寡欲終日無疾言遽色夜則嗒然而坐或
達旦不寐與人交尤篤於義王供奉執謙及楊
推官沒為經紀其家刊其詩文辭助教死于幼

扶使之成立閑居書冊不釋手經史天文地理
律歷度數名物款識皆探其精微蔣易嘗聞於
公曰先天之學伏羲而下有邵子邵子已大段
發露明白蔡元定窺見端倪近世吳文正公獨
嘗留意聽吳公言不知夜漏之既旦也又曰邵
子其亞聖乎故所著四經表義即皇帝王伯之
學也史原曆原即元會運世之學也律原韻原
即律呂聲音之學也六書通編即觀物之學也
類編同文正聲類韻書成吳公見之曰天下不

可無之書也蓋其大欲以參化萬之原細足以
推制作之妙此其所得者歟前修淪落素蚤畀
公期待執筆論撰不知其僭踰也銘曰
於乎先生學綜百氏蚤謝浮榮優游山水皇極
經世妙理莫窺著書立言人莫我知斐聲遠聞
使詔徵起衆方欣欣公靜坐而止武夷平川如
古桃源思學之齋懷友之軒經籍可珍金玉非
寶究極玄微探索突奧邵子之幸生于太平公
殁未久兵戈遽興永懷洞天雲月清白載此銘

韋式昭隱德

清江碧嶂集

程嗣祖芳遠編集

門人黃　謨仲言校正

和虞太常寄謝何得之

先生隱君子有酒開尊新招我二三友爲言此
酒醇勸我飲令醉勿染門外塵坐我菊叢下嗟
嗟言古人古人不可見見此古人淳哦詩近風
雅豈惟劉阮倫陶然得真樂自謂葛天民柴門
閑白日綫屋足容身開書有所忘與世何緇磷

書中幾豪傑歲久亦湮淪倘非拔俗士千載誰
相親機聲軋軋處達者宜卜隣

送李茂遠分韻得酒字

章江水陸達民俗多穠揉李君專檄來號令肅
巡振姦回既消匿狐鼠亦遁走春風有歌姬夜
月無吠狗築提捍水災皆自將軍手至今閭井
閒稱謂嘗在口遂令萬家市安集日豐阜我來
自京師始得一聚首經過日已數言論自開剖
如君經濟才乃爾困升斗詎云勞績多反使歲

月久銓曹每推擇往往褋瓊玖當今天子聖賢
智在左右北行須薦進入直紫組綬莫負平生
心事業當不朽非敢為贈言裁詩侑杯酒

題楊府判平反事

建寧楊別駕直氣髯如戟啁啁起言論政蹟能
指畫自云作倅時馬諜乃邦伯豪黠肆姦貪民
庶多逼迫傳聞張月娘嬌媚色紅白百計欲致
之由祀囚無隙誣以叛逆名弓兵恣窮索良賤
百餘人悉使罝刑辟楊君視其冤謂國有三尺

飛章赴省臺陳述為質實況抑遂獲伸老幼口
嘖嘖豈云天網疏妖狐竟誅戮馬諜何爾愚禍
惡亦深積不聞喪敗者聲色成癥傾國與亡家
覆轍昭往昔作詩告後來理欲宜慎擇

題薛玄卿瓊林臺

上清山靈都凡山無與儔況茲瓊林臺雲氣接
神州嶽示扶地軸鬼神動天球珠樹粲瑤城玉
衡縣清秋曾冰積高寒梯構靡其由外史洞玄
化於焉宷真遊珊珊紫霞佩皎皎明月鉤手攜

千歲藤足弄萬里流仰觀玄圃運俯視入極周
緬彼大瀛海變滅多浮漚悠然發舒嘯永矣此
夷猶

武當山張真人奉詔禱雨有應

祈禳致風雨傳說自古先京師大旱連二年地
蒸熱氣如雲烟林林嘉木盡槁死毋論黍稷生
秋田武當真人張洞淵為道有心如鐵堅祖衣
惡食夜不眠兩眼弈弈光射天天子有勅丞相
宣詔君禱雨紓憂煎君坐默不語奏達虛皇前

將吏驅蛟龍雷電相後先童童雨脚晝夜懸平
地涌水如通川稗禾出土芃芃然小草大木爭
芳妍都人士女喜欲顛謂君真是真神仙我今
為作喜雨篇勒諸厓石千年傳

天冠山二十八首同諸學士為祝丹陽賦

龍口岩

呼吸通元氣飛潛順化機風雷生倏忽造物豈
兒嬉

洗藥池

采藥雲白裏洗藥清池中池水尚香潔仙人已
乘空

鍊丹井

鑿石通泉脉鑄鼎鍊丹砂丹成騎鶴去滿地生
雲霞

長廊岩

磬聲遠搖曳鐙影明參差洞章歌已徹行道尚
委蛇

金砂嶺

緩步長廊岩更上金砂嶺慎勿貴金砂忘却昇
仙境

昇仙臺

黃鵠去不返白雲還自飛神仙豈有無何事蹈
危機

逍遙岩

鵬搏九萬里籬鷃飛只尺所以達觀人亦各適
其適

靈湫

白雲縹緲處驟雨頃刻來神龍一奮迅為農魃
旱災

寒月泉

嚼冰漱齒頰爍雪滌胃腸此水若寒月飲之年
命長

玉簾泉

燦爛金為屋玲瓏玉作簾飛泉來百道定有老
龍泉

長生池

滄海幾淺深此水淨無淤定有得仙人洗髓毛
伐去

道人岩

岩花自開落山鳥時來去道人息深深凡聖難
窺覷

雷公岩

陰陽一回薄肖翅皆奮飛安知聲氣原畜生甚
細微

石人峰

臨風衣自整對月影偏長獨立經寒暑真成石
作腸

學堂岩

萬象自森列千載瞬息間仙家學無爲心境兩
清閑

老人峰

雪披素髮短雲覆錦衣長遠近瞻南極高風有
景光

月岩

空岩何團團老樹亦纚纚天光雲景中明月忽
在指

鳳山

鳳有五色瑞千載一來翔往者不可見相期白
雲鄉

仙足岩

神仙已遐舉誰復繼其躅安知蓬萊山在此不
移足

鬼谷岩

昔有鬼谷子術知亦多奇遂令後世事靡靡競
趨時

風洞

天地本空洞運化無停機冷然萬竅作起自一
噓唏

釣臺

高臺垂釣人應是經綸手尚父與嚴陵解后豈
無有

磜潭

澄潭湛無底俯觀毛骨寒但見龜魚出焉知龍
下蟠

一綫天

蒼蒼倘非天天竟何形似莫於通塞中見此一
綫止

馨香岩

月中古桂根岩阿種來久秋風昨夜生馥馥透
窗牖

三山石

海上三神山可望不可到此是三山坐與論至
道

五面石

何年星墮地化作五面石面面不相看相看還
是一

小隱岩

山深人寂寂澗曲水沄沄顧爾非忘世遺身在
白雲

題王氏笑簡亭

奎章學士謫仙儔筆力真能回萬牛題在咲閒
亭子上主人與客日同遊

題天遊觀

萬壑千涯崖指顧間畫圖能有此溪山何當喚
取雲中鶴飛去飛來自不難

題觀復齋

萬樹森森凍欲僵九泉拂拂動微陽先生獨坐
調鉛火卦滿周天漏正長

題子昂與崔進之湯德昭二帖

青李來禽世不傳小松蘇合喜聯篇絕憐進學
齋中石盡化蛟龍上九天

題子昂竹石

紈素精明照輝人此公已往筆如神能知八法
仍知顏始識吳興寫善真

題吉學士墨梅

冰雪肌膚鐵石腸翩翩和月按霓裳臨窗喜見
橫斜影却有王孫翰墨香

題柯敬仲植木墨竹

絕愛監書柯博士能將八法寫疏篁細看古木
蒼藤上更有藏真長史狂

題江村圖

樹林蓊蔚水縈環知是江南何處山幾載幽并
倦行役按圖欲借屋三間

題小景

秋雲滿地夕陽微黃葉蕭蕭雁正飛最是江南
好天氣村醪初熟蟹螯肥

題張卓然歸朱氏宗卷

物與民胞本共原分殊理一在推研仍須恩義
無相掩乃見人心卽是天
武夷道士陳浩然攜至虞太史所作萬年
宮碑求予書丹就虞所作三章以贈
武夷從昔有仙君蜕骨曾岩上白雲獨是棹歌
遺響在誰人能向夜深聞
九曲溪山信所聞移家恨不住深雲昨朝仙友
來華蓋傳得青城太史文
經世文章寄弱毫歘光更比洞天高仙靈應是

頻呵護長有玄裳下九皋
春日有懷何得之
年年客裏過春風萬紫千紅幾日空爭似東家
何處士一生全付酒盃中
雪中寄虞奉常
風定塵消氣肅然疎林搖曳見炊烟便當過我
煎新茗莫似山陰雪夜船
和康子山雪中寄詩
侍燕歸來香滿衣靜看書史探深微高齋獨坐

應遐想萬鶴盤空上下飛
趙虛一送橘
五十黃柑遠送將山中風味豈尋常擘來不敢
輕輕擘恐有仙人裏面藏
題道士許冰壺遊維揚詩卷
淮南秋月漾清波照徹冰壺秋氣多二十四橋
春似海羨君騎鶴數經過
贈師相黃鑑堂
鑑堂兩眼閱人多人物詩書訪澗阿且向茅簷

同睇背世間何物不消磨
寄題嚴氏別業二首
此去長安市人傳有隱君園池新卜築車蓋日
紛紜志業光先世聲名大後聞玉堂元學士紀
述著雄文
見說見樊州地嚴君別業存竹深延夜月花密
暎朝暾約客留詩句呼童具酒尊豈應多勝概
時得醉丘原
清遠泊舟

水宿逢今雨郵程記昔時關河仍阻絶岩壑竟
棲遲有客思南土無家住北陲所期敷聖德方
可正民彝

和何得之歳莫見寄

籬下菊班班猶能傲歳寒春風誰主宰客夢自
清安此老憐才乏何人惜夜闌管寗如可友浮
海竟誰歎

寄題竹軒

綠竹脩脩處華軒楚楚深莫雷雛鳳宿曉聽蟄

龍吟月進窗櫺影雲移几席陰居然淇奥趣莫
使俗塵侵

贈潭輝州

送君從此去何日到輝州父老應迎候山川喜
獻酬秋風禾黍茂夜月戸庭幽恐有蘇門士乘
閒一訪呵

和潘明之

欲試淮南術難期海上翁自為吳地客不記楚
人風蒲黍隨時白葵榴過眼紅獨醒還獨醉至

竟與誰同

贈昌禪師二首

明星雙闕曉白露一庭秋嘉遁終與清言獨未
休雲霞雖異色江海本同流妙絶陽曲非師孰

與酬

中原萬里路杖錫欲言歸碧樹秋風急蒼山落
微日塵埃從此遠儔侶足相依江國何時到天
邊數雁飛

落日

雲霧紛紛起紅輪又墜西向曾論野馬今始悟
醯雞儒術真何有天經亦自迷誰能江海上相
與竝凫鷖

祝母挽詩

祝母來衣氏鄉稱有母儀承家遺厚澤教子慎
民彜潛德藏山坎雄文著墓碑為闡玄行孝泚
筆賦哀詩

挽文學士

吾鄉尊舊族王室貴名臣自致飛騰疾兼承寵

渥新退朝行紫綬入直縮絲綸古謂寔隨俗高
才信絶倫引車登道路抗旆出風塵始作殊方
使俄為異世人浮湘臨浩渺拜岳仰嶙峋靡彈
馳驅久應愁瘴癘頻賈生曾賦鵩宣父獨哀麟
紫塞無來日青原有葬辰劇談徒合志痛哭信
傷神未掛延陵劍長江擬問津

至元戊寅元旦試筆

至元丙子混江南正統垂衣紀十三萬里車書
同典憲一時人物遂朝參君臣父子綱常事道

德詩書禮義談涵養撫摩幾百載為霖作楫得
無慚

己卯歲春日書懷

春到連陰獨閉門每從藥裏廢清尊已看山色
烟中暝更覺溪流雨過渾㶁㶁垂楊新態度纖
纖細草舊根痕回思輦路經游處玉館瓊樓鼓
吹喧

二月朔日

偶從休沐去紛拏竝馬城西道士家隱約松筠
藏闕依稀花柳透烟霞連疇宿麥雲初覆隔觀
岸夭桃日半斜無限新詩樵唱裏待尋雅調向
人誇

元日試筆

天歷三年王正月乾坤闓闢再清夷仁明天子
龍鳳表義勇將軍虎豹姿且願田家收小麥莫
教蠶婦賣新絲萬方寔謐綱常正始是君臣際
會時

元旦試潘墨

元旦開窗雲氣垂硯池光釆照須眉羨牆每見
堯天大畝畒猶知舜日遲獻納傳誰劉向槀臨
摹自愛蔡邕碑廷英諸老稱潘墨好寫春阿洞
酌詩

聖節

聖智如天覆八荒固應有道竝虞唐巍巍蕩蕩
居皇極秩秩衣冠列紫房四海謳歌朝象魏一
時製作聚奎章埜人豈但華封祝亦有箕疇致
壽康

春日同潘明之諸公山行偶成

勝情勝具已難兼連日春陰屐屐淹暫借籃輿酬宿昔便穿松逕入深潛山花紅白何如錦野蕨鮮肥未用鹽百拜勸酬猶得醉坐茵藉草不須嫌

莫春遣懷

東風吹盡滿林花底用無涯始有涯飲素慳難止酒客懷雖惡少思家已諳世味茶如蔗未信仙人棗似瓜為愛絲陰春晝永出門轉覺換年

華

端午

十年為客半輶軒賸有山河欠討論擬買扁舟浮楚澤莫將漫刺到侯門驅蠅且試淮南術端策應從太史言縱獨得醒還獨往何如濁酒對清尊

中秋

南樓今夜月明多相對無如感慨何漢苑秦宮來牧笛吳江楚水載漁蓑曾聞徐市樓船去還見劉通露桂磨更後千年更今夕共誰把酒共高歌

重九

還把茱萸憶故人知余海上獨垂綸青山白水寧無意紅葉黃花正有神高處登臨何磊塊靜中䌷繹絕緇磷比來始覺交遊絕猶愧岩耕鄭子真

中秋夜懷舊遊寄虞伯生

高齋獨坐對中秋見月令人憶舊遊翠館題詩

爭刻竹瓊樓買酒賸添籌解嘲雖辨玄猶白作賦徒工道不侔同學幾人天闕上誰能采藥訪蓬丘

至日呈姚桂隱

長因至日思親友喜見陽生遂舊遊高義獨能青眼顧閒情仍為白雲留晴窗晝永寒威退煖律春回氣候周安得杉家來紫翠清風朗月數賡酬

至日病中懷柳道傳

天心又復一陽生遠遡羲皇太古情歷歷梅花春有意涓涓泉脉夜無聲猶看雲氣連三島何待簫韶九合成老病最思同學友因陳皇極致昇平

十一月廿五日至節

絳燭燒殘夜未央斗規斜月照西廂沉沉永夜更新箭渺渺重泉動稚陽雲物有祥書太史烟塵無警賴明王山中景物真堪玩日晷從新喜漸長

清明遊山橋次韻

步入堪岩石逕微尋山頗喜願無違重重丘壑藤蘿古遠遠泉源草木肥定有幽人居處密應知俗客往來稀初平兄弟今何許甚欲從之論化機

中秋寄高混朴

去年見月轉添愁滿地干戈未肯休動有萬人塗草莽豈論斗米換衣裯今宵相對還青眼後夜相逢又白頭尤恨故人難會合若為把酒獨登樓

秋興

兩峰高聳拉秋霄雙澗分流送晚潮月冷誰家頻搗練風清何處細吹簫七閩荔子丹砂顆五嶺梅花玉雪標黃鵠不來空悵望自歌雅曲和漁樵

自和

紛紛鴻雁下雲霄袞袞蟾烏出海潮山色侵窗朝看畫泉聲遶枕夜聞簫青天白日羲皇世明

月清風玄度標不是詩人泥聲色清時慮不到漁樵

漫興

頗覺幽潛類隱淪經行終日不逢人窺魚白鷺驚節竹課蜜黃蜂避角巾歲月漫教消筆硯江湖猶待漾絲綸故人音問雖遼絕獨喜梅花樹樹新

送人還江西問訊清江諸友

為愛名山入武夷溪潭澄澈石委蛇蒼松翁蔚

藏玄鶴綠蘋蕨蕤隱白黿欲共結廬雲以外何因分秋水之濱歸時倘語余親友獨守空經貴所思

送士明之長河尉

雲白山青曉日紅送君恨不共推篷重尋水驛曾題新句佩銅章吏領戎灘鸂鶒飛翔看夜月鷗鵬變化待秋風因君甚憶張從事想見勞形案牘中

送簡棲碧

滕王閣下買扁舟六月南風好順流細閱山川成史記更尋疆理驗春秋親知別後煩相問歲月看來算易愁須記生平何所志高堂白髮恐罹憂

送彭萬里廣東憲使

天下車書已混同況逢堯舜道應隆高才何塵埃裏壯志寧辭廣海東栢府已看秋月白梅關先逐曉霞紅故人接武登臺閣自愛臨流學釣翁

送陳君舉之東陽教諭

讀書讀律濟時才況有能名在栢臺牛從雞尸還自擇鵬搏鷗化竟誰推高山流水宮商合麗句清辭紫翠開好似彭城陳正字平生節操少低佪

送李伯循

已聞盤谷最深幽便欲從君遂此遊春氣和柔朝採藥秋風清澈夜行舟岩花冉冉難留客汀草纖纖獨倚樓楊柳新條不堪折只須貰酒換離愁

送詹景仁之廣東憲僉

繡衣持節自天來紫誥恩榮錦席開攬轡澄清酬素志臨軒顧盼惜餘才清風凜凜龍顏喜明月團團鳳詔催驛路看花過庾嶺直須調鼎用鹽梅

送楊敎授之京師

閩山萬里到京師海霧初收曉日遲不有一言裨廟算豈無五字正民彝江湖浩渺多鴻雁宇

宙微茫少箕廸閒說慈親垂鶴髮早持思誥慰
相思

送趙伯常歸揚州

往年初記抵京師正類機雲入洛時未說鬢頭
分赤管先傳馬首控青絲瓊樓舊醉家家酒金
刹新題處處詩此日揚州歸去路錦衣光采照
城池

送查廣居北遊

紫極宮前江水流查君久已具扁舟爲尋幽冀

盧鴻宅還上青雲李白樓自有秉鉛添日月豈
憂寒暑變春秋歸來攬結詩千首絕勝曾封定
遠侯

送丹陽代祠武當

太和峯頂接岷峨上有金銀觀闕多溪谷深幽
麋鹿狎嵒扉肆葉鬼神呵九重每遣天香萬里
里今看驛騎過只待祠官傳好語聖皇垂拱鎮
山河

送廬陵劉卓謁廣微天師

白鷺洲前江水流記得少年曾此遊文山忠節
傳千古澗谷頹波勞萬牛獨憐孟老踏雪去轉
憶王郎返棹休雲錦山中見仙王刀圭乞得勝
封侯

送徐士弘待父之官宣城

金華先生儒者宗諸生多進明光宮尤聞徐子
有遠識不效凡曹求近功綵服每隨遊宦轍青
鐙常憶古人風敬亭師友崇高誼尊酒論文
日與同

送尹典史省兄

義門九世令師尹兄弟俱爲文字官鴻鴈飛
時梁稻少脊令鳴處雪霜寒江山豈憚千
重隔風雨唯期一夕歡後夜相思異閩淅祇
憑傳郵報平安

送黃仲言之莆陽學錄

筮仕由來貴有端祇今聖代重儒冠青雲浩
蕩天門近黃閣崢嶸地步寬九命正須臂一
札十年行見轉三官莆陽荔子胭脂應照先

生苜蓿盤

贈劉普二御史

至正八年真御史相看冰雪凜寒芒七閩兩
浙開衡鑑三府二司肅紀綱徽省已知遵憲度
柏臺端不紊刑章臨軒若賜詢民瘼臣普臣楨
善對揚

贈文明章

自愛幽居不用名尋書種樹未能成羨君遠道
詩情苦過我高軒劍氣橫夜雨誤談時否泰春

風惟識草枯榮重逢舊如相問為說蕭蕭白
髮生

贈全真馮無名

武夷山色高嵯峨近接蓬萊雲氣多已見結廬
依紫翠又聞振衲出烟蘿先經海若搏鳥兒還
向羅浮醉象犧回首慢亭仙掌外滿空鸞鶴起
盤阿

用楊仲弘韻贈張月梅

夷武山九曲好清流且棹扁舟試一遊高挽藤
捫翠壁緩穿竹樹問丹丘黃金徒貴誰求馬白
石空歌自飯牛盛世鳳麟如要識莫耽幽討更
遲留

贈謝有源之福州監官

羨君家乘慶猶長使擬新沿向福唐欲與斯民
開壽域還從祕笥出神方詩囊句律皆風雅藥
籠參苓豈泛有此去若施醫國手願今海宇盡
平康

道士羅鑒空攜至故人虞范二太史詩因

韻奉懷併贈鑒空

棲遲自愛戀名山環佩曾期紫翠間端世鳳麟
能幾見投林猿鶴只空還遠天高每看風雲變地
僻誰知日月閒獨羨青城虞太史蟾宮有藥駐
童顏

酬李溉之

武夷九曲之平川主人借屋傍林泉已栽修竹
圍行逕更插垂楊繫釣船遊目每看雲變化支
頤時水潺湲移書莫謂多違俗猶愧無端草太

太玄

寄許笑隱

四壁圖書盡沒塵閉門伏枕連經旬一春風雨應多病遶屋寒麻却自貧故舊有懷音問遠夢魂無據往來頻囊餘藥物非時用且引雙肱學鳥伸

寄曾庭泉

扁舟風雪泛清江瀹茗焚香對小窗却憶古人千載近况聞高論寸心降清風朗月思玄度翠竹

黃花見老龐最想過庭盡詩禮屏山曉日耀鴻龐庬

次韻聶鐵峰見寄

風雪燕山似素交為曾華路聽鳴鞘清溪月冷應同静紫陌塵深豈自淆未辨和羹鹽作齊試看承露玉為梢歲寒已為三友紅翠春深恐見抛

寄和同志

東華門外柳絲絲猶是相逢二月時治郡已聞和氏最移文遠愧故人知青山疊疊雲蒼莽紫陌濛濛渺瀰方外先生千載隔何因重與論心期

寄楊仲弘

老來自愛黃叔度少日真期魯仲連高卧獨無田二頃忠裾誰有篋三千蒼波渺渺浮鷗鷺白日翩翩換歲年却憶江東楊少尹劇談終夜不成眠

酬虞伯生

滿窗風雨夜沉沉獨對青燈萬古心徒有故人憐白髮自無奇骨換黃金芹簷暖日須看獻竹簡遺經正用尋豈愧執鞭非所好甘隨麋鹿放山林

寄詹景仁僉憲

庾嶺梅花玉雪明使君持節五羊城白雲渺渺思親意滄海悠悠戀闕情秋氣肅時鷹隼熱朝陽和處鳳凰鳴山中芝草琅玕長何日歸來擷絳英

酬高泯朴

極目研華總是春經行豈但意天津百年禮樂彬彬盛一代衣冠濟濟新吾道固須時所尚此情何待酒為真應期朗月清風處論茗論詩莫厭頻

壽趙子昂承旨

東觀道家蓬萊山神人来往乎其間銀鈎勢壓蛟龍桷玉佩聲聞虎豹關秋露滿天濡絲髮晨光出海耀朱顏金函已注長生籙蘿下種蒲史

斑斑

白塔山為詹景仁壽

高秋浩氣上淩空絕頂躋攀興不窮玉宇已無塵可到璇宮端有路能窮俯觀海日三山外平天挹風雨袖中且向清時為雨露他年來此住崆峒

孟氏母八十壽詩

長安孟母已高年況復諸兒貴且賢恩誥東歸雲作壽錦樽西致酒如泉晨供甘旨羅豐

鼎夕侯溫清奉細氈聖孝由來多錫類陳詩端為盛時傳

次韋知事韻

乘槎直欲泛星河歲月侵尋鬓已皤白雲固應同調少黃金何事得情多青天白日生雲霧滄海時時起浪波從古盛名纏坎坷真松留看雪霜多

題陳若虛思蘭亭

蘭亭勝事已千年風致如今尚宛然蜀郡文華

金匱秘吳興筆力翠珉鐫斯有感俱陳迹吾道道無端在太玄獨羨高情重懷古何因重泛剡溪船

寄題屏山堂

聞說南州處士家構堂清美近龍沙屏山翠積千章木錦壁紅抽百種花坐上琴尊多雅致門前車馬少諠譁時人只羨思公谷靜閣寰中幾歲華

次謝疊山題建陽東觀韻

中洲東觀水縈迴兩岸樓臺倚碧開竹屋無塵成獨往草堂有客記曾來好將日月消棋局更引乾坤入酒杯却羨能詩陳大令憑闌時復事歆推

寄題周錬師散木軒

高館新題散木軒承聞景物勝桃源已知鄭老能肥遯尤羨莊生善寓言夜雨恐成龍變化朝陽應是鳳騰騫摛毫誰獻淮南賦定有瑰辭麗道園

題武夷大王峰

天下名山此最奇溪潭澄澈路逶迤塵埃衮衮終難到樓閣重重未易窺況是高人能閱世儘多勝處可題詩十年來往追尋遍似與山靈有夙期

題雲谷山

晦翁築室此山巔梁棟親題乾道年苔蘚爛斑封斷石杉松鬱密護流泉精神已與天相偶文字猶為世所傳袖疏歸來嘉遯吉至今遺像尚依然

過劉忠顯墓下

拱辰山下水鏘鏘上有忠臣死骨香翠石斷文存彷彿金鍾遺響墮蒼茫一時大節稱劉李千載芳名並許張近日傳聞三市事不知誰是繫綱常

題壽安堂

堂上慈親鶴髮新堂前花木四時春白魚收得調羹美綠橘懷來薦酒頻向夕奉罈隨氣候侵

晨進饍諄勤唐生況得知人術定有貞賢願卜鄰

張真人席上次碧桃詩韻

看花長憶武陵春把筆題詩愧昔人玉雪娉婷疑楚女翠雲縹緲見湘神猶水思驛重逢舊還向玄都一賞新清致獨宜林下客紛紛紅紫若為倫

題南翁悠然閣

大江之東彭蠡南周家高閣與雲參秋風裊依

啼青嶂莫雨蛟龍起碧潭遶屋千叢生杞菊過簷百尺楩楠何時共𣑭登臨樂指點山川與縱談

題周學士慈庵

山中鬱鬱盡松筠埋玉三泉竟幾春故相文章書日月上方鍾鼓報晨昏白雲紫氣千年瑞孝子慈孫百世親朝士題詩滿青壁定須終古不湮淪

寄題皮季賢逸亭

逸亭結構奉慈親古木修篁遠市塵棐上圖書千載事座中賓客四時春兒遵詩禮傳家學女執尊彝具鼎珍聖代論才先孝行應承明詔展經綸

習隱齋詩為高隱士程隱上賦

茅齋結構向山隈中有高人日往來曉席彬彬霜月友秋衣楚楚芰荷裁青燈永夜壽墳典紫詔何年到草萊最是翰林題扁重千鈞一筆萬牛回

題程氏歲寒堂

程家兄弟信能賢先世詩書亦共傳松栢冰霜留晚歲風雲鵰鶚在秋天參差青史文應續爛熳黃花色共研況有河湯孟從事為圖三友入花箋

康州阻風

自因三宿致綢繆豈為狂風殢客舟鄉國十年思舊雨河山千里記前遊黃雲釀雪香將刈綠霧籠橋漸收離別不堪成悵望雁孤飛起白蘋洲

哭楊范二君

煌煌文星照九州早將辭賦動宸旒萬言未試黃金闕一日俱登白玉樓海內共師楊范眼中頓失孟荀儔沈珠隕璧如何意獨向空山涕泗流

挽毛靜可

月山碧水士如林共仰先生造詣深近法鄭玄明古訓遠師孟子正人心伏生典誥無從問庾

信文章有可尋者德表門尤不忝故應閭里動

哀吟

題槑堂林堂

使君秉德元芳潔尤愛槑花玉雪標月上階除疏景轉風生庭院暗香飄冰霜應是同嚴肅鼎鼐還須待燮調臺閣英賢多賦頌聲華久已著

清朝

拾遺

致樂堂詩

有嘉斯堂寔誰致樂在番之陽周氏所作作堂渠渠種樹祈祈百世所基晨昏之宜宜尔子孫奉盤獻尊曰冠曰笄曰嫁曰婚婚嫁既尔毋則安止大夫委蛇服章纚纚纚纚服章日登斯堂寔致誰樂樂亦洋洋

漁隱圖詩為程子純賦

山下白雲縹緲水邊紅樹依稀信有桃源深處漁人今亦忘歸

題柯敬仲梅竹

點點苔枝綴玉珠珠檀蘂凝香還記當年月色簫聲暗度宮墻

翠雨娟娟帶潤清風細細生香頗憶當年供奉閒情都付流光

余喜谷音集深得楚騷遺意輒慨想伯原之為堪與盡蘭不盡地鄭思肖並稱今讀危素所撰墓碑始知其名謙在文文山幕中毀家以佐軍用其矢志固有自來人但異其至正間屢詔不起豈知其幼時即從隱君子簡先生游已超然遺世臣耶素曰先生出處之道非俗人所敢知真知己也恨未多見其詩吳門顧為功携清江碧嶂集見眎乃朱堯民家藏本諸躰具備凡一百四十首驅蚊讀之復正數字擬與鄭所南謝皐羽二集合梓以傳因方選我　明高僧詘無餘力爾有以谷勸入元人集中殆未知伯原者也尚余欲刊去墓碑額上元徵士三字改題宋遺民九泉有靈當必為之听然也因附谷音後虞山毛晉

汲古閣

清江碧嶂集一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元杜本撰本字伯原清江人事蹟具元史隱逸傳父謙在文天祥幕中嘗毀家以佐軍本讀書能文頗留心於經世吳越歲饑本上救荒策江浙行省丞相布呼密用其言米價頓平遂薦於武宗召至京已而去居武夷山文宗即位再徵不起終於家嘗輯宋遺民詩爲谷音一卷鑒別極精而所自作詩乃粗淺不入格顧嗣立元百家詩選譏其多應酬俚近之作非苛論也

太平金鏡策八卷（存卷三至八）

〔元〕趙天麟撰

北京圖書館旅順博物館藏元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太平金鏡策八卷》提要

○運八柄以公天下之爵禄

○慎名器

臣聞方圓互轉則圓者易流邪正同行則正人多滯方正有丈夫之志圓邪皆妾婦之倫言至於斯每招悵得其綱則一舉而衆紀皆從獲其流則竭力而病源常在是以慮思也然爲也暫煩於立法之時悠守之勉行之享逸於法成之後因而見效易以收功我

國家設官分職以來政迹彬彬寖成文化比歲有逐末之樂敷天無失所之人凡以得人故也自至元十四年新破宋區權臣行海放之法使負販屠沽之輩賕獲厮役之才或受

皇宣或膺

敕劄填街塞市車載斗量望江淮而去者皆懷劫掠之心就閩廣而宦者雖有公清之德行疊在上而不能禁按察嚴分而不能糾豈非瘡痍之地生蚊蚋之蟲牛羊之群縱豺狼之獸哉及乎滿中上移除貪叨者不知紀極益思營取而甘宦蠹方懼險者已致不肯寧降等級而還官腹內於是東西南北濫予交行漢劒未加朱雲瞎嘆十餘年間選法大壞或者以比斉龍開府衛鶴乘軒臣猶以爲未也夫龍鶴雖爲鳥而豈嘗害民也哉近年以來舊弊猶有存者仰賴

聖朝之福賢相之力一皆刋職但恐病源未塞當立法以防之臣以爲選用之法莫貴於德莫急於才才德兼全者大丈夫也德勝才者君子也才勝德者豪英也有德无才者浮士也有才无德者小人也才德兼无者愚人也故明明德於天下者浮士以上四德皆所當用也小人愚人皆所當棄也於是辨二德分而爲九科簡八才分而爲二十六等所謂二德九科者一曰正直

之三科直而溫也亂而敬也擾而毅也二曰剛德之三科剛而塞也强而毅也簡而廉也三曰柔德之三科柔而正也愿而恭也寬而栗也翕受敷施九德咸事皐陶告舜詳具虞書所謂八才二十六等者一曰贊化之才三等文史也禮官也樂官也二曰銓選之才三等知人也敬賢也考校也三曰風憲之才二等糾察也廉訪也四曰戎事之才六等宿衛也籌計也扼險也鎮防也屯田也芻養也五曰政事之才四等使臣也決訟也農桑也董役也六曰臨守之才二等關津也營造也七曰錢穀之才二等明利也筭數也八曰方術之才四等僧官也道官也醫官也陰陽也八才之等以德爲基臣又以太陽下照恩賜雲來自當賞者寧多賜錢幣而名器也不可以假人也伏以方今俳優之戲具見喜之庸人間有腰金紫衣紫服者竊恐臣下或有勤勞將士或有當賞而賞益難照者聞斯事則不能不啓悵〻之心而鮮其體焉此馬周所以恥驂騶與俳子鳴玉曳履同立於朝而上疏以諫文皇也伏望

陛下以三德九科八才二十六等之說明諭選曹使之從事於斯凡未嘗進而初進者據此法而置之於所宜之方凡已進而考滿當流轉者據此法而就改於當然之地更望

陛下惜名器之重勿以假於人如是而行之何患弊之不革乎何患官之不稱乎官稱而政成政成而民安民安而

國體尊矣

○量短長

臣聞夫龍之爲物也千變萬化無適不宜大則乘風雲震雷電奮迅其頭角翕闢其爪牙沛霖雨以洒八荒潤禾苗以濟群下小則陶侃之梭張華之劍蟄閒之蛇費公之杖或躍在淵或蟠于泥此蓋既能大而又能小者也夫鵬之爲物也化質於北溟運程於南海背踰千里之大翼若垂天之雲擊洋水之三千搏扶搖而九萬以之搶榆枋則不及介鷃以之捕狐兔則不及鷹鸇此蓋能大而不能小者也夫雞之爲物也翱遊庭除夕宿塒桀文備一身之采武鬬一時之命至於遂晨三唱風雨不移毫釐不失若以鵬及希有比之則霄壤懸矣此蓋能小而不能大者也物既如此人實不然故爲委吏而會計當爲乘田而牛羊茁者宣父也範圍天地有教立道爲萬世帝王之師拯六合生靈之溺者亦宣父也非龍而何哉孟公綽可以爲趙魏老不可以爲滕薛大夫黃霸長於治郡而功名損於相位即小大之殊也龍乎龍乎豈可以常得乎伯夷聖之清柳下惠聖之和猶且失於一偏孟子謂之隘與不恭然則人之周於道備於事者千載一二人耳其具體而微乎微者或嘗有之亦已希矣由此觀之舉世英賢多皆一節爲人上者取一節可也董子云量材而授官其此之謂與今

國家選法腹外二年爲一考腹内一年半爲一考自非負罪之員皆有進而无退臣謹按虞書云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言舜之考官如是也又按漢史云文帝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其二千石亦安官樂職言文帝之任人如是也臣以爲方今選法宜以賢能爲先不宜以日月爲上不革此弊則是公卿之位或可累考幸超而希之也凡人才有大有小例以初仕者職小則淹滯英材例以久宦者職千則施爲安得皆稱哉切恐郡縣之官以苟且存心有更張之事則計之曰三年之後吾將去此何用勞吾心哉因循而已矣見賄賂之物則思之曰一日交代未獲即除何以爲家貲哉營貲而已矣又況郡縣之民迎新送故甚爲勞費其弊將至於无如之何矣或者以郡縣之官久則淹滯生事錢穀之官久則私弊難制臣謂此言非也若借二懲

臘也二十三曰僧官之美一類弘宣釋教守戒精嚴也二十四
曰道官之美一類弘宣道教守德精嚴也二十五曰醫官之美
一類科品明分奉無不應也開發後進成材者衆也二十六曰
陰陽之美一類曆法推步授時無舛也卜筮循經不爲詭異也
所謂三要者一曰公二曰廉三曰勤徑情服事不邀功利謂之
公賄賂在前不以爲念謂之廉服勞
王室悉心竭力謂之勤九徵之徵盡矣二十六美之類備矣三要之
要具矣選法考校之源委悉矣伏望
陛下以九徵考左右攜僕僕臣正而厥后盛以正矣更望
陛下以二十六美之三十九類與夫三要之說明諭選曹及內外
百官若三年當考之時凡一美二美三要者爲上等凡一美一要者
爲中等　凡一美一要者有要無美者有
美無要者皆爲下等凡美要並無而雖無大罪者亦停免之凡
罪犯顯明則有憲職在焉始以三德八才用之終以二十六美
三要考之則自中及外大小官吏將若玉壺之冰秋霄之月澄
乎其清皎乎其明矣

○推公舉

臣聞君子進上則思進賢小人秉時焉能汲善君子之人君子
朋之小人之人小人黨之同声相應同氣相求德不孤必有鄰
自然之理也夫賢者知有国而不知有其身嘗喻義而未嘗喻
於利是以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讎以舉而不恐妨其位古人
君子有行之者若祁奚舉祁午於晉侯而以爲中軍之尉蕭何
降曹參於漢祖而以嗣相国之位以至于子皮薦子產於鄭而民
謂之毋國繫其賢鮑叔達管仲於齊而九合諸侯匡天下者皆
是也小人則不然懷私挾詐以濫天官飾智巧心以固權寵親
同類而沈之賢害君子如惡炘燭又嘗欲使後進皆出已下而
恐其踰於已也古之小人有行之者若驩兜薦共工於堯蔽而
家共滔天上官評譖屈原於楚王而人亡邦国以至臧文仲不薦
展禽聖人謂之竊位公孫弘不引董生劉平詣其妒賢者皆是
也易嘉拔茅春秋述惟賢能舉其類豈輕乎哉今
國家求賢之心極重取士之路未廣且內外官僚所食者
國家所錫之田也所衣者
國家所給之禄也脫紙綿之賤而得享厚榮溢宗祖之光而獲班
鼎癸女不知織男不知耕如此而不思報
國家之厚祉其可乎哉且食草之鹿尚呦呦以呼群出谷之鶯猶
嚶嚶而求友此皆物也况於人乎故伊人之將道途也當思繫
白駒而恐有遐心寔賁之未至止也嘗念汕嘉魚而与同宴樂
此上臣之大節盛德之良心也伏見方今雖有貢儒貢吏之格
尚未遍行或闔郡而不薦一賢或終考而不舉一士因循爲務
苟且爲心不幾於　杜宗劉勝之徒乎臣竊以任職立功治民爲
善未若舉賢之爲美也何以言之舉一賢則賢者復舉衆賢而
報國之績爲多不舉賢則止一身而已故也伏望
陛下載宣
天旨明諭中外凡郡縣臨民正官七品以上及諸衙門官三品以
上每三考之中各薦一人凡薦之上須稱其人籍貫性行委係
何德何才可充何職凡薦書達
上委於都省判送吏禮部以三德八才之法照薦書考校其人果
爲應不然後中省已隨選奏而用之凡以後其人稱職則初薦
官至考滿之日優加爵級凡其人不稱職則初薦官至考滿之
日隨輕重以黜其爵級凡其人臨官有非常之罪則初薦官亦
放歸田里可也使方方士子咸慕貞淳在在官僚共求賢者而
賢者知

國家之尚賢莫不出矣又奚須寧戚悲歌于毀飯牛而自進之不盛
又奚須成湯幣聘高宗圖形而自求之哉野无遺賢此亦一助也

○別儒文

臣聞聖人之行教也暢達情性而言詩條理紀綱而定書因天
理人文以制禮宣国風民俗以作樂參天兩地發揮於陰陽而
爲易尊上卑下嚴示於名分而爲春秋自上古洪荒之時節文
雖未分而此理未嘗不具也統言之爲道分之爲五常散之爲
百行可以修身可以齊家可以治国可以平天下此之謂真儒
昔者聖人之學有諸內而形諸外傳於心而應於口蘊之爲靈
明現之爲英華出言啓語莫非文之自然也後世輕才淺見之
徒拾古人糟粕之餘瀝以文章爲極致乃有聚螢積雪孜孜汲
汲窮一經而皓首成一藝而歷年與自詩變而離騷變而漢魏
六朝至于唐末儒風掃地矣其間耀名千載卓然不群者皆三
都兩京大人長楊之流春草池塘楓冷吳江之類自以爲儒者
之宗師而不知其已陷於俳優之小技矣夫儒文同宗而異派
斈世莫之肯辨也孔門四科之中文斈子游子夏臣嘗就論語
而考之子游之爲言曰本之則无如之何子夏曰雖曰未學吾
必謂之學矣此之所謂文學適所以務其本也豈後世趨末失
本之文哉聖人以其文勝猶抑之於政事之下則知夫聖門文
不可純而亦未嘗貴之也故因文傳道道傳而文爲筌蹄矣道
喪以來昧道之人競相推重以文不加點爲顏孟以咳唾珠璣
爲曾閔憒公卿而飛精奏大猷而莫顧比之窮一經之流又出
乎其下矣選曹擧之而採人時議欽之而緘口及其身居要職
家食豐祿處事罔然權歸吏手飽千古之書泯无決之論抱一
介之廉滯當時之政事條叢脞治迹紛擾雖使才同司馬廉若
范丹介而不實情而不幹將安用哉遂使狼突兒曹夜吾而相
諸曰儒者之道民知之矣聽其名則徹於青霄之上考其實則
似於黃泉之下矣臣以爲此非真儒也皆文章俗士處聖人之
門牆
國家之職忝竊天下之名濫齒四民之首使歐陽論之必大以嗚
呼使賈誼聞之決爲之痛哭聖人曰女爲君子儒又曰天之未
喪斯文也今
國家車同軌書同文臣以爲莫如用真儒亦未宜遽棄文人之類
也伏見方今內本 京師外暨府境皆設學校以易風俗張皇
化紀伏望
陛下載宣
天旨令有司策問科學限人數以權衡天下才德之人則儒文兩
無遺矣凡對策擬等堪以從政者擧二德八才量入政事流品
凡詳習禮義文學宣瞻者許令試課閱實其等授以教官凡數
官考滿不限人數許令對策策中累階方官不然則止於教官
內流轉凡已進政事之官者則有考幽明之法在焉庶乎官无
曠官儒无腐儒且使家塾黨庠術国學莫不究極於道學之妙
研精於政化之源幼而學之壯而行之潤當代之憲章綿社稷
之福祚安黎庶之生資壯名教之元氣一舉而四便立矣

○飾譯學

臣聞意須言而後布故四方之言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
狄鞮北方曰譯所以交通事務互運中外而釋其疑滯也言非
字而難傳故歷代之字陰陽之會河洛圖書篆隸楷文八分真
草所以紀辭書事載迹陳情而暢其作用也言非意也得意而
忘言字非言也得言而忘字哉
聖朝命脣于上運景于天今四振天声一新
國典自至元六年命 國師創爲蒙古字之後

宣勅制詔並皆用之又內立翰學外設提學臚路置教以宣其風

又於凡百公府各設譯史以程其用仍令天下能

本朝字語者授以官爵蓋以重北方之言廣

本朝之字也臣固知天章焜耀照徹十方　國語新奇迥超千古

然以

國家初統北方乃北方之

主而尊崇北方也今則東西南北罔不承風龍今昔而同歸總神

祇而獨祀何代之制非

陛下當行之制乎何方之民非

陛下敷庇之民乎乃所謂天下之

主而非若統北方之時也豈宜獨尊異北方之言哉且精于文墨者由此路而進用則爲美之又美者矣恐有輕薄之徒浮濫之子或竊膏粱之富而生望外之心或釋耒耨之刺而趍捷疾之徑一時之計直上長安并載之學定獲高位其間亦有不能盡通語言不能盡曉書字者設或通之曉之亦何益哉臣伏見北方二歲嬰童身然雖保口猶乳臭已皆可學語言矣其八歲孺子若使之赴學誦讀模糊翰墨已皆能曉書字矣彼不精文墨創學語言書字而干祿者奚異於北方嬰童孺子哉至如戎戈外動武事相交滄浮海之風濤動邊庭之劍戟當是時也嬰兒孺子能抗之乎又如民業未安盜賊未息訟庭之春草未生簿書之叢條未決當是時也嬰童孺子之藝能定之乎至如貨財旁午工役交與勾檢雜沓之計籍應對往來之使命當是時也嬰童孺子之心能悉之乎臣知其斷不能也此皆政事之類猶且不能若復轉移於清要之職豈能和

聖朝之化以行安

上易俗之道哉臣意非謂絶蒙古字語仕進之途也但願誘而運之於明啓審化之路焉耳矣若然則

金文奄霽曙光而

金語復聞賞用矣伏望

陛下裁當

天旨令省司凡考試蒙古進士仍限人數照依至元十一年

聖旨問以時務利害五件各以所見用蒙古文字爲對知所對事情切當言語有倫理字畫無差錯者爲中選全通爲上中四通爲中中三通爲下中然後各考其等之高下既又據三德八才而量用之凡已進預舉者則有考幽明之法在焉凡已進譯史教官者待當轉遷之日依前試之中選則異階而量用之不中則姑於譯職而轉然不之免也如是行之可爲擴官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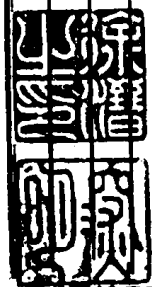
一　請興學

臣聞治國之方得賢爲首齊家之本教子爲先立身之法務學爲貴此三者天理之極人事之大也三代之隆人生八歲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有十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所以備多任也今

國家庶叙宜用子弟已任　則臣下及外職莫不各有其格也其用之則不……隳其宗之則有論才德者消蒿異學問優長乃足以負荷

龍光增崇階陛儀……氣像振豪風俗勢吹靑行空顧影耀衣服之鮮麗挾馬之……征大飛鷹嗾犬挾彈嘗識聖賢之道哉於是父兄既不能教之以義方又何不使習以彈歌舞之藝從而矜衒其毬獵妙絶也既後行文經傳賓庶職司王事不亦難哉及將乎秉正從貧於決斷則子文之治猶在不可

以志之而使人臣解休也正欲原其罪邪則亦慁多賜已殺不
可以有之而使後人自恐也終亦寧志已往之歷而覬得來者
微以賞其人於法矣則不若初不與之 為愈也夫犯牛之子
騂色者固當用之矣犂之子赤角者其可用之乎務以秀麟
脫輓而建漢議之安政孫通起於拘敵而立漢廷之儀寗戚飯
牛下車而題齊孫叔敖拳於海上而霸楚此四人者雖无閥閱
而皆有實用也故王者之用人如工師之用木雖有可用之
材不以藪阿之地卑而棄之豈顧有无用之材不以厄頓之地
高而用之也君子之教子如富家之有玉不以玉為己有貴價
而不使玉人彫琢之不以子為己有貴甚而不令嚴師教訓之
也志士之好善如貪夫之喻利貪知利可喻而喻之雖得利既
多而不厭也欲令官門之下子弟勸善在乎
君君令已行在乎父兄父兄付于明師其善在乎子弟矣伏望
陛下截官
天旨令有司試閥閱子孫弟姪不限人數問以時務五件兼楷書
寫略如試蒙古進士定其高下等第及當蔭之資格既又據三
德八才累等第資格之高低而用之凡閥閱兄鄉府省三試直
赴
御試凡善術能諫及不能赴試者姑令孝焉待其中選而用之凡
閥閱之辜不第
恩蔭出身量用凡已進者則有考幽明之法在焉臣又以居官者
皆化下民者也有子弟而不能化何以化民哉更望
陛下截宣
天旨凡見任臣官之家子孫弟姪八歲以上三十以下不通經書
而父兄不令習經書不曉文法而父兄不令習文法者委憲職
糾察見任官而罰之使居官者懼憲職之糾察而欲師以教其
子弟矣為官門子弟者知官貴之不可幸希須先善而後獲則
甘啗於善聞矣
國家得天下之英才而樂育之以備他日之用可無遺恨矣
一削冗員
臣聞設計張綱莫如消簡建官置吏切戒繁多夫爵者官之尊
也階者官之次也品者官之序也職者官之掌也位者官之居
也祿者官之給也吏者官之佐也雖則事非位立而不辨亦有
事因位多而益生此聖王所以貴寡而不貴衆欲靜而不欲躁
也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周制分職各率其
屬厥後職員愈多而治效愈不及古矣是以漢光廢四百縣而
下民業安隋文發五百郡而天下政行皆以官不用多而在乎
得賢政不在煩而貴乎省事也今
國家立制自王及國王郡王国公以下為爵自特進崇進至將軍
大夫校尉郎為階自正一至從九為品掌典當行為職各職所
居為位各位養廉之資為祿各司贊佐行文之史為吏其制亦
以詳矣然而文武二等分布中外未欲圖寧而以千難寧也臣
伏見京師不急之司院無用之局署及隨
朝省臺院部以下諸有司官吏可兼不兼可併不併亦已有之
矣 畿外行省隨省諸有司宣慰廉訪等司路府州縣倉庫局
監等諸衙門及各衙門內官吏亦有冗者矣武臣萬戶所管不
滿萬人千戶所管不滿千人之類亦已有之矣臣竊以冗官之
大弊有三一曰選法之弊二曰政事之弊三曰軍民之弊夫文
武官吏員數既多當考滿之時近者秋之選省部之廳擾擾紛
紜保薦之文交錯旁午有司行文猶且未暇奚暇顧孰果有才
孰果有德而考校之也哉既不進者校則取準於籍文薦書之
所陳布者矣如此而欲雜流之人不進貨賄之際不開豈可得

乎雜流行賄亦得志則人皆可以仕矣以致貪多賄少无如之
何經營者早得遷除巻高者坐淹歲月此選法之弊也夫寸識
官吏貪戮既多有當決之事而不決有當行之事而不行問其
職則曰我此職也問其施爲則曰係爲非一豈我之所能獨主
哉況齊挚而難辨受王命而自安又乎
朝廷聞之遠近稽違期限之罰不亦甚歟此政事之弊也夫文武
官吏貪數殘多
國家用人路廣澤濫亦升選使臨治在下豈能敷政化哉政化不
敷而刻剝之害役使之煩爲害良多此軍民之弊也二弊不絕
而立法以防之主法者不能旁照貪者增矣貪增而弊亦自有
矣況法立而懼法之人姦欺之計愈生乎故須二弊尽絕而後
法方可立也伏望
陛下凡京師不急之司院無用之局署及天下諸衙門可罷者罷
之凡行以省隨省諸有司宣慰廉訪等司路府州縣等一切諸衙
門及萬户千户所所管不及數之類可併者併之凡省臺院部以
下有諸司之官吏及天下諸衙門之官吏可減者減之然後以
慎名器之法[illegible]人而用之又以考幽明之法順理而考之則與
選者易見其入易程其效而選法清矣臨政者事有所歸職有
所主而政績成矣在下者省於煩役免於苦刻而民業定矣民
者天下之本也民業定而天下太平矣

太平金鏡策卷之三

太平金鏡策卷之四

陳撤八事以豐天下之食貨

○限田産

臣聞天時地利養萬姓於鴻鈞富户貧家皆
一人之赤子理无輕重政貴施行臣謹按井田之法六尺爲步步
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凡九百畝其
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辦然後敢治私事百
畝之糞易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五畝之宅樹牆下以
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井百爲成成方十里成百爲同同方百
里同百爲畿畿方千里臣嘗計方千里之地提封百万井山川
城市等除百分提封之三十六外定六十四萬井爲私田五万
千二百萬畝其井中屋除宅居二十畝之餘爲公田五千[illegible]
千萬畝又兼除粟稻等子粒之多寡每畝歲只率一石五斗而
計之則私田子粒可得七萬六千八百萬石公田子粒可得七
千六百八十萬石其鰥寡孤獨無告者須先振恵焉上下相濟
貧富相均此隆周所以旁作穆穆迓衡而孟子所以不憚區區
告人也自嬴秦變法之後富者田連阡陌而貧者无置錐之地
回思古道邈矣哀哉越至於今迫於豪富官貴而不能復也我
聖朝東西南北地境無窮
國家用費之資僅足下民愁嘆之聲未絕且古者方千里之地得
公田子粒七千六百八十萬石方今能得之乎臣知其斷不能
也伏見今王公大人之家或占名田近於千頃不耕不稼謂之
草場專用牧放孳畜又江南豪家廣占農地驅役佃户無爵邑
而有封君之貴无印節而有官府之權恣縱妄爲靡所不至此
而弗治化寔難行又貧家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荊楚
之域至有雇妻鬻子者雖土風之常然亦衣食不足之所致也

衣食不足由豪富之兼并故也方今之務莫如興復井田尚恐
驟然騷動天下豪富之家宜限田以漸復之伏望
陛下一新田制凡
宗室王公之家限田幾百頃凡庶族官民之家限田幾十頃凡
限外退田者賜其家長以空名告身每田幾頃官階一級不使
之屈其所也凡限田之外敢欺田畝者坐以重罪凡限外之田
有佃户者就令佃户爲主凡未嘗墾闢者令无田之民占而闢
之且全免第一年租税次年減半第三年依例科徵凡占田不
可過限凡无田之民不欲占田者聽凡以後有賣田者買田亦
不可過限也私田既定乃定公田公田之法凡九等一品者二
十頃二品者十八頃三品者十五頃四品者十二頃其以下俱
以二頃爲差至九品但二頃而已庶幾得民獲恒産官足養廉易
曰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此之謂也如是而行之五十年
之後井田可以興復矣

○務農桑

臣聞稻粱黍稷絲枲布帛極今古以咸資貫人神而並用口非
匏瓜終日不可不再食身無毛羽卒歲不可不製衣一夫不耕
天下有受其飢者一婦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若使男不通畝
以盡地利女不下機以盡人力則豈有飢寒不足之人哉我
聖朝君稽古道既立司農司又令臨民官兼管内勸農事凡以當
務之爲急也然天下有无田可耕之家有有田不耕之者所以
凍餒之人尚衆乞丐之人尚多臣謂四民之勞苦天下之大本
莫過於農家而已夫士人爭以居位勤而不勞者也工人作巧
成器勞而不苦者也商人通財鬻貨逐末而本者也農人之閑暇
惟冬而已矣於是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以待春陽播
破百穀以趨東作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沾體塗足殫身竭
手而糞不遑洗頭蓬不暇梳丁壯與功老弱饋食披星帶月夜
不安眠冒雨衝風晝不啓処耕事未已而蠶事起矣懿筐採桑
斧戕伐揚一月之閒古人謂之寇盗之至非虚言也至於炎天
熾火午日流金耘耔荒莠用其嘉種氣如微線汗若翻漿以至
秋成而登場築圃尚未知天意之或水或旱或豐或歉如之何
也於是父母之仰事妻子之俯畜租税之科斂軍民之差役胥
吏之侵漁鄰役之費給鄉里之慶賻婚嫁之賻會宿負之还償
田具之補置一年之計但望於成一産之資破散不一故區區
稼穡汲汲蠶桑計其經費選者而鬻之而納之而折之其餘
絲粟之荒穢者自衣之穀稻之秕粉者自食之設如年豐則一
年辛苦而一時歡樂鷄豚社酒擊壤謳謡尚可道也儻遭水旱
則雖号泣旻天孰救之哉將并田宅而鬻之矣雖然上至
天子下至庶人不可一日无農家故曰四民之勞苦天下之大本
莫過於農家而已也又按豳風有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之語蓋
皆百姓勤其事而愛其吏自願饁之非督使供食也今之勸農
者皆自貫饋饟往詣于田恐有汙濫之官因勸農而適野遂恣
意以宣驕飲食非膏粱先之以怒詈酒醴非名旨繼之以鞭朴
饜其腹於民吏殺其餒於鷹犬名爲勸農適所以擾農也臣竊
傷農家之勞苦憤官吏之擾擾願天下之大本伏望
陛下軫於睿慮垂此農桑
躬耕籍田后親蚕以先之凡農家之孝弟力田者鄉三老具實
舉之免其人當年所耕田租税之半凡民恃富无他故而有田
不耕有桑不蚕者鄉三老具實舉之就於當年倍科其所耕田之
租税凡民老幼有田不能耕有桑不能蚕者
令下之後限一年須要雇傭客户完置牛具違限者如无故不
耕蚕之例凡勸農官管内有田桑无故不耕蚕者委廉訪司

勸農官而罰之凡逃戶田桑
令下之後限一年官為召人耕種違限則委廉訪司察勸農官
而罰之凡勸農官皆可自具飲食悉以後復有擾撓農家者委
廉訪司察之如受賄之罪罪之可也如是則官皆慎勸民皆力
耕男有餘粟女有餘布矣

○廣屯田

臣聞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万而亡粟弗
能守也由是觀之兵者城之守也食者兵之給也兵无以守
城兵食无以給兵兵足而城安食足而兵壯兵食二者強国之
計也謹按古者井田之法地方千里出兵車万乘甲士三万人
步卒七十二万人馬四万疋牛十二万頭且耕且守人无阻飢
之危有室有家下獲樂業之慶三代以後去古既遠千百制度
蕩然遂絕歷代常患兵食不足至有令人入粟補官而濫官者
矣又有令人入粟免罪而敗法者矣亦有賦斂煩劇而失民心
者矣亦有重刑極罰而徵民物者矣是皆見目前而忘後患得
其一而失其百者也乃有卑術實矣又思革其弊矣屯田之事由此
而興若元国之於[illegible]鄧艾之於壽春以至魏武屯於所在而
倉廩靡不皆滿羊祜屯於襄陽而積粟可支十年其餘獲利者
不可勝數然猶未達之於天下也唐置六百二十四府府各有
兵无事之時乃耕于野永徽年間斛米二錢寇賊遂息旅行千
里不持寸兵盛之至也今
国家大業已定不忘武備江湖瀕海閩廣川蜀西北東北邊塞之
地皆有軍兵以戍之坐食糧粟雖南北等処有屯田官府而屯
田寡未之廣也為今之計宜廣屯田況當承平之秋兼同征行
之日須立父長之妙法庶幾感應之並行使先備後伍之流務
南畝東皐之事一朝有警則執戈以守而奮其戰勝攻取之[illegible]
群寇消散則力稼服田而求其一倉萬籍之積取於農隙以講
大事完其營壘以防不虞亦既免飛芻輓粟之勞而又有用寡
生多之益也義歸一致功可坐成伏望
陛下念茲在茲凡戍兵之處命戍卒為農開墾曠田每百人限幾
頃凡所用之牛官為出直於南方西方市買而分給之凡所用
之田器官為於諸冶鑄造而分給之凡所用麥粟之種官為出
直於民間照市價平糴而分給之凡力田及不力者明立賞罰
以勸懲之可也雖一時勞費而實惟永逸之基借眾軍餘力而
建此富強之業庶乎軍民皆以自贍而各得其所矣

○課義倉

臣聞政化並言則化切於政衣食合論則食急於衣欲天下之
化行莫先於義欲天下之食足皆在於農農有預防而業可求
安義有素行而俗自相睦隋開皇五年長孫平奏令軍民當社
共立義倉收獲之日隨其所得各出粟麥貯之當社社司檢校
勿使損敗當社飢饉即用賑給至于隋末公私廩積可供五十
年長孫平之力也欽奉至元六年八月間
聖旨條畫內一款該每社立一義倉社長主之每遇年熟每親丁
留納粟五斗驅丁二斗半年粟不收許納雜色官司並不得拘
檢借貸動支後遇歉歲就給社民食用社長明置收支文曆無
致損耗欽此臣竊見自是以來二十餘年于今矣然而社倉多
有空空如也之處頃年以來水旱相仍蝗蝻蔽天饑饉薦臻四
方逃苦轉互就食隆冬盛暑道途之中繼踵不絕維持保抱號
泣於後子號於前老弱不能遠移而殍者眾矣延及京畿亦嘗
如是不亦痛哉臣居山東山野之民飢食樹果寒衣敝絮者多
矣若更饑饉不息民將奚以為生乎彼隋立義倉之後而富今
立義倉之後而貧豈今民之不及隋民哉意者勸督未及於義歟

未行天氣未和人事未盡以致之哉若幸從臣所謂務農桑之
法之後自當有餘粟矣
國家許陳
朝廷得失臣試陳之今條勅使義倉計丁納粟其意以為又饑饉
之時計丁出之故方其納粟而計丁納之以取均也又條勅使
驅丁半之彼驅丁亦人也尊卑雖異口腹無殊至儉之曰驅丁
豈可獨半食哉又計丁出納則婦人不納豈不食哉又同社村
居無田者豈可坐視而獨不獲哉且夫義倉者貴其義也若計
出納之錙銖辨親軀之多寡則是有義之名而無義之實也樂
歲粒米狼戾乞丐者踵門猶宜與之況一社之人而至儉豈宜
分彼此哉是善當時大臣議法者有所
陛下之本心也若從臣言限田產之法之後其田數之多寡亦不
甚異矣伏望

陛下曾班
明詔詳諭農民凡一社立社長社司各一人社下諸家共穿築倉
窖一所為義倉凡子粒成熟之時納則計田產頃畝之多寡而
聚之凡納例平年每畝粟率一升稻率二升凡大有年聽自相
勸誘而增數納之凡水旱蝗蝻聽自相免凡同社萬一豊歉不
均宜免其歉者所當納之數凡饑饉不得已之時出則計排家
口數之多寡而散之凡出例每口日一升儲多每口日二升勸
為定體凡社長社司掌管義倉不得私用凡官司不得拘撿借
貸及許納雜色皆有前
詔在焉如是則非惟共相振救而義風亦興矣

○寬逃民

臣聞貧民業輕而易牽下民心愚而若神撫之則聚擾之則散
可以得綏而不可以力勝可以道遇而不可以智欺之也今
國家灼知此弊是以辛酉
詔令中統建元以前逃戶復業者戶下差稅第一年全免次年減
半三年然後驗等第依例科徵自此以後累頒
詔文優恤逃戶蠲免欠負斯皆
先帝天覆地載免冤克仁之惠也臣謂逃民之故有五一曰天二
曰官三曰軍四曰錢五曰愚何謂天有田之家田無恒產變經
飢儉糧竭就食如此而逃者天所致也何謂官守令苛刻役斂
煩冗富以賂免貧難獨任如此而逃者官所致也何謂軍二資
不贍鬻賣田產二既盡矣無以供給如此而逃者軍所致也何
謂錢生理不周舉借乾沒子本增積而不能速償債主稱辭而
訴官急徵如此而逃者錢所致也何謂愚弗幹父蠱隳廢遺業
悔恨不及窮困失所如此而逃者愚所致也夫逃民皆無奈之
民也儻能存生豈肯逃哉又
詔云可避差發臣謂此則狀民

之罪乃官長之罪爾昔漢兒寬為內史重發負租課殿當免民
聞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繦屬課更以最此蓋民信愛之
故也官長誠有愛民愛民之心而民亦信愛其官長豈有苟避
差發者哉又聖人云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非務本而不能
治也若
國家但矜而免之則將致浮浪之民輕牽而苟免之心生若
國家欲急而刑之則將致無恒之流計極而邪僻之事起且
國家矜而免之急而刑之不若使之樂業而不逃也欲使不逃盡
亦務其本矣伏望
陛下一新汙俗再鑿淳風下哀痛之
詔該化導之義凡令下以前逋負差稅並行除免凡有田而逃者
聽復本業優恤之理並同辛酉
詔文凡無田而逃者聽於曠土占田優恤之理如有田復業者

樵業占田而貧無牛及田器者官為買而頒之限三年外酬其
賞主之直而無息也其限內自欲酬者聽凡因軍而逃者驗貧
貧與助資之户凡欠負他人錢債者復業之後限五年之外一
本一利償之其限內自欲償者聽凡既復業而尚游手荒廢
業者鄉三老牽于官而罪之逃民已定於是慎名器以絕濫虞
之官限田產以絕兼并之家務農桑以絕廢業之人課義倉以
絕凶歲之危向之逃民雖賞之亦不復逃矣此謂之務本

○薄差稅

臣聞晁氏云三王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〻〻莫不欲壽三
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
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今
國家灼知此道斐究時宜既立斤絲貫鈔包銀丁石之法又立賦
稅三十而一之例然而公廩無弥年之積私家無備急之儲皆
以郡縣不均之所致也承平之時猶以萬里境壤相接饑大旅
閧或耽樂遊遨或修〻飭勞或樓遲偃仰或力役數拏富者貪
後而自富貧者困窮而愈貧臣謂不急救之行無及矣古者什
一之法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夏后氏立貢法而義士猶以
為不及助徹管夷吾取關市之征五十而一後人謂之霸道蓋
國法有經而但當此立民財有而不可輒奪也方今賦稅三十而
取一外有關市之征及酒醋鹽茶金漆竹樹銀銅錫鉛山場湖
濼海船江鄉碣萬物而權之能利源而課之
國家亦已富矣古者什而取一〻其實止什一也方今三十而取一
此古者其實什五也夫
國家之用有八一曰宮禁之資二曰宴好之將三曰賞賜之頒四
曰俸祿之給五曰軍旅之粮六曰工役之費七曰凶荒之用八
曰勳祿之具於此八者之中軍旅之粮量為從大幸從臣言
之戍而不動備屯田以自贍亦不須多取民之糧矣其宮禁醫
好俸祿勳祿已有供之者焉其餘則其所用而用之亦豈多哉
哉臣又以號者民之日用增其課例而人不以為苦也伏望
陛下降彌天之恩福顧下土之微民罕希
玉音允符帝會凡天下農民自屯田隨處並興之後例除租稅之
半凡天下民户自諧課約量增添之後例除差稅之半於是乎
從臣先所獻萬言策內均科差稅之法明諭郡縣而均定之用
為成式若然則廓造化之洪恩振內外之實慶謹神祇之降祐
發太平之祥徵民安而社稷自安民富而社稷自富矣

○禁奢侈

臣聞上古洪荒數天朴略標枝野鹿猶未掉豚衣鳥獸之皮食
鳥獸之肉何尊而祈飲簣稃而土鼓冬則居穴夏則居巢其前
涂〻其質于〻當此之時淳風未散民皆自以為足也及乎伏
羲作而書契之法興神農作而耕織之功立軒后作而器用之
資漸備自茲以降澆漓益生是以堯居茅茨禹戒雕牆周王之
卑服漢帝之弋綈非徒尺寸儉素之本心亦以杜人民之奢汰也
至元年間都堂議得民間喪葬紙房金銀人馬彩帛衣服帳
幙等物欽依
聖旨事意截日盡行禁斷又准中書省奏定到官民嫁娶聘財筵
會等事此皆
先帝慎儉德以懷永圖推其餘以化下民也夫天下之人或有見
衣服鮮明鞍馬翔整者從而羨之見衡門安志樂業循常者從
而笑之乃薄民之淺昧世態之恆情然而權利濫官豪富子弟
知其如是大逞厥心以驕淫相夸以奢靡相尚以節約為恥以
貞廉為愚既不副於
上心又重傷於家業延及士庶轉相倣効習以成風非一日之能

改也殊不知衣敝縕袍不恥狐貉者子路之何用不臧也食前
方丈後車千乘者鄒軻之得志不為也桓宮丹楹刻桷而御孫
諫之晏子一狐裘三十年而紫陽稱之夫衣足蔽体食足充飢
外之皆非吾人之所有也彼錦綉繡組之衣以之禦寒與縕褐奚
以異哉彼熊掌膾炙之食以之餬口與蔬素奚以異哉豪賢宴
會理足而已又奚用越名于分傾貲破産以為之哉故古人之
言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又曰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
能實漏卮言生一破百而易無子遺也又曰城中好高髻四方
高一尺城中好寬袖四方全匹帛言京師者天下之仰從也且
聞奢施於身不顧人之文繡理義悅我心如芻豢之悅口今之
王公大人宜去奢從約以增美其名乎宜務華還儉以徒飾其
身乎伏望
聖上體
元帝之意禁　京師內王公大人之奢侈則天下之官民不令而
自從矣蓋覔在
上者先儉而知儉之為美故不得不然

○停淫祀

臣聞大易有云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鬼幽
而神明鬼陰而神陽一呼一吸無非鬼神也一動一靜亦無非
鬼神也是以聖人必知禍福之相關爰立祭祀之大礼及其弊
也殷人尚之墨子明之幾何其不胥而為邪祟蠱惑之流邪礼
天子祭天地及天下之名山大川諸侯祭社稷及名山大川之在
其地者大夫祭五祀士祭宗廟庶人祭祖考于寢上得兼下下
不得僭上皆有制以節之也故礼不在煩而在乎誠事不在過
而在乎中以之應神祇庶乎其近矣今
國家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既有礼部又太常司侍儀司以備其節
文又詔令所在官司歲時致祭五嶽四瀆名山大川歷代
聖帝明王忠臣節士之載在祀典者猗歟休哉皆其宜也竊見方
今小民不安常典妄事明神其類甚多不可枚舉略舉一端惟
陛下察之夫東嶽者太平
天子告成之地東方諸侯當祀之山今乃有倡優盛譁之流貨殖
屠沽之子每年春季四方雲聚有不遠千里而來者有操手金
家而至者千越
邦典瀆神明停廢産業耗損貨貨亦已甚矣昔季氏魯國之
上卿旅於泰山孔子猶欲其宰救之況小民之賤乎或者以天
人無二幽明相通報應之誠無不可者臣竊以為非也設如此
言則虛驚高遠貴賤兩忘其或有事而不經官府直訴
闕廷亦當理邪所謂執道之空臆而亂名器者也大人之教不以
一介為之則將紊矣小民之心不以名器繩之則將怠矣況臣
祀者事神之誠極其希福之念貢其多且父慈子孝何用焚香上
安下順何須禱幣不然則雖竭天下之香燭而焚之殺天下
之豬為幣而款之臣知其必無益矣何以言之神者明也正直
倖倖之訴豈受枉濫之賂邪君子之人守其恒心未嘗妄祀傳
福而福自隨之愚惑之人居於下流每欲妄祀禳災而災常集
之故知禍福皆人所召非神之所能加損也然而聖人立祀礼
者報其當然之本行吾當然之義也伏望
陛下申明前詔使天下郡縣官各祭名山大川聖帝明王忠臣節
士之在其地者凡下民當祀之神如祖考及門庭戶竈等聽之
凡非其所當祀而祀者禁之無令妄瀆凡祈神賽社襲酒灌肉
飾立神像泥金鍍木者禁之無令妄費如是則非但巫風之寢
消抑亦富民之助一也

太平金鏡策卷之四

太平金鏡策卷之五

暢八脉以鼓天下之正風

○革副封

臣聞江海所以為江海者以其善納也聖明所以為聖明者以
其善聽也古先哲王君臨天下乃有播鞀函匭以達所聽摶匭
旌旗以幸輿議求之如不得用之如不及雖或涉於誹謗而貸
不之罪也故智者盡圖直者盡議能者獻藝慮者効忠內契於
心則不決天聰外宣於政則謂之事業由是觀之
天子之居深拱九重任獨見則务袤之外有若萬里開言路則兆
民之繁庶事之冗了於掌中令
国家累班明詔博採直言盡堯舜之變心又民不得不然也欲能
堯舜之勞心乂民不得不然也欲能纂華無遺宜杜其弊夫在
下之以賴　聖世之慶運流
聖世之恩波諒有犯不測之龍淵效芻蕘之狂妄以答泝觀者之
然或家貧力弱趺涉之資內非許史之親外無金張之託雖視
升天之路未由觀
国之光因詣有司繳申書疏若過無私之人尚可道也其或有司
未肯即中追照副本委於刀筆之小吏付於章句之俗儒嗟
事而弗行迷大体而弗顧擅成誣罔之議晤存恩曲之心逞
志士沉光英材飲恨誰
天章而自惜投明月以無因卞和之玉不免於石名郢人之歌見
諫於白雪如斯之類可不防乎兩漢以來皆衷封事後世至有
絕尚書副封以防壅蔽者令
国家詔令上書陳言者或封奏獻
聞奏未有絕追照副封之明文竊恐外路諸司因緣作弊夫上
書■言者兆言

蔽之得失即言軍民之利害言軍民之利害即言作吏之情
蹤設如官吏畏其直筆按捏於內託名校勘遷延歲月進而弗
辨則兆盛德之所宜退而自止則盛事弗達乎上此又副封為
害之甚者也伏望
陛下班詔四方絕外路追照副封之事則言路無壅矣臣又以言
路既開天下風動夫白屋集士自鄙亂積季以至有成聞斯
詔旨抒誠罄言修策論於衡門之下於是乃再四而思之欲盡其
以言邪則恐忤
上心欲引而不發邪則有乖公論人之重者莫重於生多包周身
之防慶免無妄之禍故言不尽意而什存其七書不尽言而什
存其五避嫌省約而什存其三懼觸犯之罪以改之什但存其
一矣求其情哉彼折其什一之議民猶於泉壤之下儻加微鑒
則在下以類相激雖日奉求言之詔亦將為噤寒之蟬矣此之
焉以避雷霆之萬一又孰敢若朝陽之鳴鳳向
天闕以翱翔哉冥望
陛下包荒納善捨短從長批鱗逆耳者何患不多哉幸從臣言下
無遺才上益
聖德而求超乎百王之治矣

○樂公議

臣聞明堂之材非一樹之枝太平之功非一士之略以衆人之
聽為聽則其聽於聰以衆人之視為視則其視於明堯有衢室
之問舜有總章之訪兼天下之智悉天下之情故能文武聖神
受
皇天之眷命臨求濟哲增文德以無窮此帝王之極功古今之美
美也令
国家体堯舜坐皇天民自

先帝以來乾坤再立日月重明一家之典式惟万新万姓之風俗
漸變大和方云屯運還乘有共工祟伯之徒蔽陷天方命之禍
上幸降聚殲厥渠魁復用賢臣克復治具然而積習難除之地
生靈無告之者餘風未殄盛化未弘知此事者宜乃官亦不加
詳聞熟肯明言臣謂內外官僚出膺
天命或申風化或牽先綱或整治軍民或臨守疆者各居其職各
掌其事斯皆達情弊之淵源見利害之精微皆不陋之為
國之心坦坦至公之論以
國家雖開言路未嘗專詢于百官彼百官其意將曰布衣之人韋
編餘稼無官守之拘而有言責之階則上自
朝廷下及軍民無非所當言者故敢言之也今吾輩既當職分職
分之外非所宜知進則恐有侵官之嫌退則自違忠鑒之志於
是超然無懼敢陳仁義於

王前者萬無一二焉臣竊惜
國家之聽覽猶有所遺而百官之忠告未獲盡伸也唐文皇貞觀
五年詔百官言得失中郎將常何武人不涉學家客馬周為條
二十餘事皆當世所切太宗怪問之何以實對且言周忠孝人
也此蓋無學者假手於人而為之亦足以見其交之何如也且
方今山野草茅之人白屋衡門之士猶使之上書陳言況內外
之命官乎伏望
陛下增光鸞紙垂問鵷聯旁及外路之官俾適中心之願天人之
相通察以審之　帝王之一揆察以行之
朝廷之美慶察以增之古今之大体察以增之古今之大体察以
撫之守成之治道察以先之化刑之先後察以言之綱常之重
理察以本之外方之未服察以求之閭閻之疾苦察以救之有
司之私弊察以革之食貨之富庶察以　之其此等未能悉致

者皆具奏以聞之凡省臺院部及軍民官五品以上內外諸衙
門三品以上官並各對之凡官品不在限內而欲對者聽凡系
文者具實事凡所對在京師者就呈都省在外者繳申所統達
于都省都省未敢開折照視乃
奏聞于上
上命大臣議之於是都省判送礼部礼部官要察院官一同評議
既定具呈都省都省及御史臺翰林院官議其可行者
奏聞而行之凡言中者至考加階其不中者無罪凡英才卓犖超
絕倫流者別行不次用庶幾若然則
國家之聽覽無遺百官之忠告獲伸虞書云明四目達四聰此亦
其一也　○采風謠
臣聞

國家之政或有弛張下民之心即殊哀樂驗於民而知其政聽其
聲而見其情蓋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詩有六義之分道無二端
之異一言可以蔽之思無邪焉耳矣所以采史掌於前聖人刪
於後三百餘篇班于六經固非輕也豈惟此哉上世以來稗官
皆立九流之內小說預焉凡道聽途說之所造閭里小知之所
及亦使綴之而不忘庶或一言之可采也戰國而下縱攬權綱
以為狂夫之議鮮有得中聖人之書是以為法是以
天子不採詩諸侯不貢詩樂官不達雅國史不明變惟漢武之朝
定郊祀之礼祠太一於甘泉祭后土於汾陰乃立樂府而采歌
謠於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然帝徒能好必而復複祭失故
當時之體斷不能肩上世　帝王之治也方今
聖主撰極賢臣毗政群生已遂四海咸賓又察循市井閭閻之語
哉但以古今聖賢之所同者志於三一而已厚其民而已其則詞

夫政事之因時損益之中節則不同也何則譚結繩之事於
濯乂之世其能行乎談無為之理於救弊之際豈可從乎故雖
有先王之陳跡而亦未能一一盡從之也遂不先於旁搜遠覽
博達群情庶乎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也
聖朝開言路之後陳言者莫非通經典之儒士習文法之吏皆
持大体以泛言未悉輿論而備紀臣旦觀之則市井閭閻之語
亦是不可棄者也昔堯有四凶堯不能去及舜為相而去之非
舜之明明于堯也以舜之陶漁耕稼在下親被其害故知之也
況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可不先於民乎臣
竊以為
國家若立采風謠之官則下民之疾苦可以知矣守令之賢愚可以
辨矣
朝廷之得失可以聞而戒之矣又審市買之高低則知民之所從
尚者矣察方俗之善惡則知政之所當加者矣聆歌謡之哀樂
則知法之所當守者矣伏望
陛下令翰林使者巡行之日兼採閭里風謠達之富者凡政事之
失者移文都省改張條目
奏聞
丹闕付于隨處行省而行之所以廣仁恩也凡祝頌之和者行下
太常撰為雅頌
奏聞
丹闕薦于天地宗廟而歌之所以廣孝敬也仁恩孝敬既廣于上
而百姓心和于下矣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
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朱草生
山不童澤不涸麟鳳在郊藪龜龍遊於沼沚蓋和之至極也蘇
人云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其此之謂歟

○明名分

臣聞道直無形聲發育之樞機標榜無方設群生於寰宇無實
統有〻無〻者道之体也有〻者名之分也是以下民流槃
亦存天地之先上古混沌即在乾坤〻未及乎一元洪化万象
奚分動植林〻榮枯滾〻達人之所大恐中下之所甚迷体用
双全嗚呼大矣夫首体髮膚榮衛骨肉口鼻耳目心意性情莫
不昭乎其可知冥乎其易辨然而吾身果安在耶故曰無也豈
惟身哉大而天地小而塵芥亦皆如是故混之為一物貫之為
一理止之為一心齊之為一說儒者謂之無老者謂之虛釋者
謂之空其實一也惜乎烝民好德日用不知是以聖人立茲名
教太極之理分而為五曰木火土金水五行一太極而本無其
極但以有名〻之也大道之体分而為五曰仁義礼智信五常
一大道而本無其道亦以有名〻之也道即太極也有名者道
也非有名不足以定烝民之心非有名不足以立烝民之柄昧
全理而執偏似者皆異端之流有上達而無下學者皆乱人之
類故名教之源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
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
地成形變化見矣此名教之源也由此言之天下者皇天之天
下也人君者皇天之子也
天子之職代天理物濟衆在下執一機而庶彙咸與出一言而光
人聳聽方其
神威高鶩大造旁馳風雲不可喻其迅鬼神不能濯其靈賁育不
敢程其勇聖愚莫不稟其命者何哉皆由名分以制御之也名
以分而後彰分須名而可辨有名無分謂之虛名有分無名亦
為虛分此名分所以若形影之未嘗相離也今
聖朝官分九品職治四民正名之政亦已先矣正分之事亦已行

矣代所
陛下繼天開統光
祖承基纘使愚臣誠陳常道夫五典之教父子有親也君臣有義
也夫婦有別也長幼有序也朋友有信也夫五等之服一曰斬
衰之服二曰齊衰之服三曰大功之服四曰小功之服五曰緦
麻之服斯皆人紀之當然天秩之天節礼經之昭立邦典當行
臣竊恐方今上自王公大人下及諸色士庶猶未有能悉其制
者伏望
陛下令有司大明儀則爰定微猷使內外諸色士庶皆習其儀備
探其眞亦不須泥瑣碎之煩文庶可以識聖賢之大体如是則
尊者忌臨制之道卑者傾承奉之心上下相安大小皆定更望
陛下無分者宜惜其名無名者弗許其器盖名以出信信以守器
器以藏礼故也如是則名分先正而名器無不正者矣

○節服章

臣聞上古聖人之立制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紀綱
萬事彫琢群情有等有差無豐無殺俾華實之相副庶儀則之
可行至於日用之間咸有天然之道降及後世損益相須代代
殊文其理一也今
國家官階各異服色惟三貫一統於中央該二儀而混一裳衣幅
爲式佩環畫削致文咸遵近世是故有紫有紅有綠有碧者蓋
唐朝之公服也蓋或水一火二木三金四者用四方之閒色也
今又奉二等之色而遺其碧者從當時之宜也至於玉犀金角
之飾帶金銀鍮鍮之殊節象板以爲簡銀銅以爲飾此在公之
品級也嘗悉兮其天下之儀刑猶爲未備昔周室獨章於隆道
仲尼嘗惜於繁纓蓋將以杜僭越之門絕覬覦之望定後民之
心志塞富後之淵源究而論之可謂大矣夫中者乾坤之極致

人物之妣幾不及則遏下而爲固太過則踰上而不遜若夫中
無定体事在合宜不可以並迹而平心不可以膠柱而稱物此
乃中之至也臣謹山節藻棁複室重檐黻繡偏諸有繪日月皆
古天子宮室衣服之制也今市井富民藏獲賤類皆敢居之服
之此臣所以惜之也臣又按車馬者古之命物也今六合爲一
與代馬多天下之人皆得乘之亦無傷也然大夫不敢徒行是
以有車今市井之家往往以駿服駕車而乘之與士夫無異此
臣所以惜之也臣又按上自省臺下及州府吏人前世皆因袋
色以为之今猶躬然出入公庭與庶人無異此臣所以惜之也
臣又按僧尼道士之服自有其宜今此等或不遵本教雜混常
俗紗羅紋綺慢流難辨此臣所以惜之也臣又按古之五
十者方得衣帛七十者方得食肉今之富人墻屋被文繡鞍轡
飾金玉婢妾曳綈縠犬馬食菽粟每召賓客一筵之費是直下

貨競相推尚比古者亦以奢矣古人之儉是以多寡侈也貧人
甚希今人之奢是以兼并風行貧人愈困此臣所以惜之也方
今之弊在於下民之心太過攝御之方未及須爲
裕制以救之庶乎貧富各得其正伏望
陛下略從前古用御方今凡房室車馬之類明立節制截自令下
之後並不得干冒僭越凡僭制在令前者隨即改之凡吏員及
僧尼道士各從其服色服之凡墻室鞍轡器皿衣服勿用金銀
璧貝文繡珠翠之飾凡違令者有司以違
制論其罪可也幸從臣言則奢者雖家積萬金亦無所矜其紛
華炫耀之氣而貪懦之志自皆止矣僭者雖素懷驕恣亦無所
啓其望外僥倖之心而陵犯之念自皆息矣奢僭既絕而廉讓
由興廉者守潔於己讓者推遜于人聖人謂能以礼讓爲國乎
何有夫奢僭尚存而欲礼讓之化行兩者必戰斷不能[illegible]

者皆於明節制

○同制度

臣聞四海若一堂之上聖王無二上之尊須法制以為先俾和同之咸若昔有虞之巡狩覲国君於四方先之以協時月正日次之以同律度量衡延及姬周之時立司市以平物價至于炎漢之世命張蒼以定章程究而言之由来尚矣粤自晉刘鼎峙南北瓜分前乎此則七雄之疆域参差後乎此則五季之風塵擾攘欲其同也不亦難乎古制猶存前書備載今
國家尭天蕩〻禹迹芒〻一民莫非其臣也尺地莫非其有也然其間番者姚福殘怨齊舒皆風土之漸摩習俗之常然欲移易以非他得乎中而止矣若夫方〻異政縣〻殊俗不為一新何成盛化且天為繩而貴直地為準而貴平東方之神其名勾芒執規司春南方之神其名祝融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其名蓐收執矩司秋北方之神其名玄冥執權司冬由此觀之準繩規矩權衡所以為六合之司職也臣考虞夏商周之法不可得而詳矣惟刘歆之義載在班書最為詳悉臣試條之一曰備數二曰和声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参伍以變錯綜其數稽之於古今效之於氣物和之於心耳考之於經傳咸得其實靡不協同所謂備數者衛審規圓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而不失故紀於一協於十長於百大於千衍於方也所謂和声者律呂以成之支干以該之故中於宮觸於角祉於徵章於商宇於羽也所謂審度者以子穀秬黍之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黄鍾之長一為一分自分而上十為差率故別於分忖於寸蒦於尺張於丈信於引也所謂嘉量者本起於黄鍾之龠以子穀秬黍之中者千有二百粒可實其龠自龠而上十為差率故躍於龠合於合登於升聚於斗角於斛也所謂權衡者亦起於黄鍾之龠以龠二十四銖成兩十六兩成斤三十斤成鈞四鈞成石故始於銖兩於兩明於斤均於鈞終於石也臣又以刘歆之法三十餘斤為一斗今則不可從也然其理有可從者今数已宣於天下皆已職於太史樂已協於常聲已協於律其所以雖有而未定雖定而未齊一者度量衡而已矣臣居山東但見山東数郡或隔一鎮或隔一河其度之長短量之多寡衡之輕重已皆不相同矣則何以示四海一家之平哉伏望
陛下詔令都省照依制度採刘歆之說驗其可否定其高低既約黍粒之多寡勻長為一尺復約黍粒之多寡平重為一斤外但約今法以十有二斤為斗五斗為斛兩斛為石〻重百二十斤水平為縣用銅為則焉二者既定須付行省散於隨路以為各路之的可也截自
今行之後違者有罰治其罪廢乎自有司此知制度〻〻出於外于中等資財之出納聖人嘗謂謹權量四方之政行焉此之謂也

○汰僧道

臣聞如來演教四十九年老氏遺經五千餘字後世有恢弘之者前人多推奉之文色〻空〻無〻有〻西方淨土括世界之三千東海蓬萊會仙真之九億自漢朝明帝中国源開周世昭王先天義起由是壯千年之象法遵宇崇異体七變之神威琳宮盛飾窺其室者知性命之說而靡不長趨適其門者聞罪福之言而亦皆敬信此二教之弥隆絡乾坤而罔間也我
太祖以龜圖啓運受元始之金書
先皇帝以龍德飛天握仁王之宝鏡今
陛下宏開福国優礼高班凡黄冠圓頂之流无差税軍徭之擾仁斯甚矣臣切傷之且如來本慈故群生於苦海之中老氏真詮

業行於無何之地方今天下僧道猥多不織不耕坐獲溫飽
既翔游而久同德士朝簪冠而夕並法衣內有僧經文而不曉
詩文數以箔身應戰億兆之財無益實靡之用此猶為害之小
者也凡這當身食從偈懷士辭親割愛離利休名此其本教也
今則不然遞生驕恣自相誇尚男女或服綾錦之衣公肆或衒
綺縵之飾或遊於酒壚茶肆之中或迷於歌舍優場之畔與常
俗而競利營産業以無厭育子孫於僧房擁妻妾於道舍其至
畜薪鬻器夜從寇盜傷人之命火人入室如此等事未可勝言
此邪為害之大者也使略知教旨豈為如是之害哉蓋皆不通
經旨不知命戒苟避差役之幸民故如是也臣竊以為民之多
幸
國之不幸耗蠹
國家之財虧損
國家之力無亂大方之教盛增穢惡之風沙汰未加其令　以臣
之愚意豈有他哉但欲使塵埃掃靜顯大地之黃金雲霧消殘
露中天之皓月各明真贗益示尊崇昔唐高祖嘗沙汰僧尼道
士無防檢以繩之故其後復皆泥兄及唐武宗時又行沙汰其
勒令歸俗者凡二十六萬餘人收膏腴土田數千萬頃臣以為
既令歸俗不宜復奪其田也伏望
陛下區分玉石明辨薰蕕凡僧尼道士性行淳雅及深通本教一
經之旨者乃命隨處廉訪司及名教綱領一同面試中選聽有
司除名各教附籍出執照盡免本身差役凡繡衣使者循行之
日再加考試若有虛冒則停試官之職凡年六十已上者不在
試限凡已出家者仍前法以沙汰之其不中選者有司收付軍
民籍而姑令峯嵩於其中選則免其差役凡民間子女欲出家
者聽但仍前法以施行凡所有田産驗寺觀內係僧道籍者幾
人幾頃為之立例其餘退歸于官凡
今下之後食酒肉衣以綾升及非所當為而為者坐以重罪凡
男女有妻室及女流淫蕩者係愚昧不移無恥過甚之人勒令
歸俗約為軍民凡僧尼不得交雜往來道士女冠亦同此例凡
良家婦女非因大故不入寺觀者並以極刑凡僧官道官與儒
學教授教諭平階如或見僧尼道士之罪而不舉及躬犯罪者
委廉訪司察而免之可也若然則如來老氏之教明僧尼道士
之流息苟避差役之人絕傷風敗俗之事息矣

○恤困窮

臣聞南風之君彈五弦以宣阜財之意征伐之主封丞相以為
富民之侯一則休道而居常一則知非而悔過故得黎庶若赴
擅之蟻徙子孫如在天之龍飛振發此意愛民之效
也矣常以之類也蓋施仁況於少而無父之孤老而無[illegible]獨
老而無妻之鰥老而無夫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　王
制無文皆有常餼禮也幼賤之給食小白之遺衣帝堯之不虐
孝文之收恤霸王之道何莫由斯
國家甲子年間
詔條內一款節該鰥寡孤獨不自存者給除暗　濟口粮有疾病命
官醫調治其薪給物惠民局支給今又
詔加米絹孟博施之仁濟衆之聖其揆一也臣竊以
聖人之心甚重而在下者不能承宣故猶或未之盡也下民之困
情理多端今略具民之無告者四條惟
陛下察之乃有讒樓八鼎遷塞他鄉俯一介之微軀趁諸軍之大
役雲霧露瘴殺氣霖霖之月冷霜凄寒心悄悄或遭疫癘或值傷
亡感白日以沉光掩黃沙而抱痛此其困者一也又有家寒力
弱徭役頻多官吏不肯責於前倩子追徵於後兮天蹐地無訴

於愁怨上騰災異乃降或自甘於縊刺或轉死於他方望桑梓
以長辭恨終天之不逮此其困者二也又有殘疾跛躄聾者然
煢六親無依倚之人
雖有所矜恤之教偶遇正官廉吏尚承優恤之文如其暴吏濫
官執啓■胥之顧已甚
卅訴還謁朱門或輾轉之弗能向溝渠而委命此其困者三也又
有梟獍其心性馬牛而襟裾或當冢宰之時或值年飢之際由
號衣之歎々咬菽藿以孜々恒産既無良心盡滅東西南北輕
遺父母以逋逃冬夏晨昏但見老羸之啼泣霜風易至日月難
延罔極之恩恍然猶憂加之以
王事靡■以籍常存侍如何哉維其瘵矣此其困者四也其餘冗
事艱以且陳若此之類皆
國家之所當憂者也伏望
陛下寬父母之慈心極生靈之困苦凡隻戍之病者命有司[illegible]
以醫工治之凡軍役之後亡卒遺骸聚於一所命大將軍以下
具三牲之礼以祭之庶幾下民知恩意之深抑亦在上慈恤之
之理也凡廢疾而無依倚者在不得自存之例所在官司不以
化周贍者以違
制論凡民之父母年及六十以上及年雖未至六十而有殘疾者
孫弟姪不許遠離々者以不孝弟之罪々之如已有人養者亦
得已而遠離者聽然後慎名器以建官者省冗以裕貪淘賦役
以立法務農桑以敦本課義倉以振災先文化以易俗禁奢侈
以壯財薄差稅以優民若然則無告者可絶其九矣其餘
前詔而行之雖欲見一困窮之人亦不可得也

宣八令以建天下之恩威

○設武舉

臣聞荀子曰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
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
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於此道以觀之夫仁人之在上爲下所仰
猶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扞頭目此仁義之兵帝王之事也夫
步伍有法帥長有要所也之處雷電相澔所至之方秋毫不犯
有功決賞有罪決刑不攻則已攻斯取矣不戰則已戰斯勝矣
此節制之兵大將之事也夫臨敵不懼視死如歸驅馳於荊棘
之中橫突於熊羆之陣如霆之迅如鷹斯飛者此銳士之兵也
夫希孟賁之力習慶忌之捷望風埃而怒髮衝冠負勇敢而英
驍義路行所孝之絶藝壯無敵之
威者此威武卒之兵也夫襟懷遐遠多識詭爲先挾弓矢以三聞
樹戈矛而互動因山借水倏猶神鬼後衛前行藏不測者此
技擊之兵也且荀子之言雖非一國而所行之事實存兼全致
非技擊則武卒何濟非武卒則銳士曠助非銳士無以副節制
之嚴明非節制而無以見仁義之可用兼之者若泰山之壓卵
有餘勝矣不然則較勝負於一時猶未可決也但其要以仁義
節制爲之本焉今
國家仁義可謂厚矣節制略已明矣臣猶以爲士卒之類素非練
習或興儒之流或老羸之輩或市井体嬌之子或農家力鈍之
徒若言充數不其然乎如曰才捷百無一二謹按隆周之時群
方已服於是乎中春教振旅中夏教茇舍中秋教治兵中冬教
大閱所以不忘戰也孔子謂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其斯之謂
歟至於唐朝遂置武舉其制有長垜馬射步射同射馬槍翹關

貴重其材之選以至軍謀將略絕藝奇技莫不兼取蓋以有其
材者與其職則其職無曠非其人而居其任則其任將曠所以
使之知進退疾徐之節審旌旄金鼓之儀也服勤之久求之耳
精之一旦臨事則無不勝矣伏望
陛下審文武之二柄固乾坤之一家先從臣所謂守文化以儒文
之法以成持盈保大之規復從臣所謂審兵機設武舉之法以
盡安不忘危之理以之治內則穆穆巍巍之道益隆以之御外
則桓桓赫赫之威彌厲矣所謂設武舉者採前代之遺事潤色
以當今可行之理而行之君有非常之傑不世之才可以充大
將者則以臣所謂詮大將之法而休之俾程其蘊焉
國家之長策於是乎定矣

○詮大將

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危事也既不可不慎動矣將軍者
國家之爪牙人命之關係尤不可不慎選也上古以來民無定志
聖人既作大統由分自黃帝用弓矢以擒蚩尤之後周有方叔
召虎尹吉甫之徒漢有淮陰條侯霍驃姚之輩趙之廉頗燕之
樂毅楚之吳公齊之孫子矯矯然樹四方之英氣昂昂然振百
世之風聲或有搴旗斬將之功或有轉地回天之技或有助伐
罪弔民之德或有懷佐君匡世之才莫不感會風雲契合魚水
依光日月垂名竹帛以至尚父之鷹孔明之龍吳漢之敵國李
勣之長城斯皆將軍之善戰善勝者也彼有視人如草菅而刈
之御衆如蜂蟻而貌之行伍不整疾徐無節三令五申而其令
不行耀材陳兼而其材不中營壘輕而可掩襲也甲仗利而徒
無益也故眞子爲督將軍一戰勝者猶且不可白起勝趙長平
坑死之人四十餘萬桓眞乳臭狃媿王之師轅門兒戲致孝文
之誚此雖爲將者之責抑亦有司選將者之失也所謂良將
者剛則決矣可望而不可干也柔則法謂可撫而不可入也若
如收權可見而不可追也留如丘山可瞻而不可動也此之所
謂良將不亦大哉然後龍韜豹略發乎胸中雲師領于壁
下赫然一怒秉鉞遣鉞者將授運而來矣俟其有爭鋒近刃之
敵哉是以選大將者固非餘將之比也驊騮騄驥不乎千里
騰驤乎九州非敢多數倍于常不足以盡其能全其力而役之
以取效也良將亦然方其
國家無事之時遴選英雄高爵以寵之厚祿以食之加之以殊禮
處之以閒職一旦卒然有急則行尊委之道焉於是乃有折衝
于樽俎之間制勝於疆埸之際心口相誓而委命自甘肝腦塗
地而亦不無吝者豈非王者善於將將之所致而然邪
先帝之平江南也用此故也若夫無事之時偃然不慮一旦有急則
養矣肉食之流設或犯
皇家之大戒矣
丹闕之威嚴無復將何嗟及矣伏望
陛下深符 祖宗採宏材
下詔採泉
飛書以告豈凡德足以鎮服人心能足以超越倫類計足以出消變
故勇足以深入敵陣者縣以續食令與計偕至于京師館于上
室中之以
天監接之以優禮勉之以元事之崇班寄之以不時之大用昔者
唐用郭子儀而身為安危者二十餘年更望
陛下凡武臣宿將功高望重德厚才清者宜加殊遇以厲將來臣
非不知
聖朝與天齊福啓運正隆但以家承遠以文尚矣賴于將軍之力哉
然而審事務防變故者聖人戒慎之至不得不如此也

○試副將

臣聞至重者將也至險者兵也雖係于將而其原皆在乎
君也君之任將得人則用之如神守之如山馳之如風登之如網
之在綱矣設或任非其人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焉故鄭尚將
帥乃渭水之漁翁伐夏大臣即莘郊之農父又豈但將門方有
將哉采葑采菲無以下体建官惟賢位事惟能詩書之言信不
誣矣若謂箕裘遺業多習其事因而用之加諸上位亦當因其
名而驗其實斯可也不然則亦猶夫渭水漁翁之子命作太師
求莘郊農父之族升爲右相欲伊呂之姓雖同而伊呂之才則
否求其實効不亦難乎非徒无益而反害也今
國家統兵之臣子承父職乃有不閑武藝之流不讀兵書之者或
充副倅或鎮方維或兆甲以遐征或横戈而應敵幸而殊方納
款醜寇消聲斯皆
社稷之靈威
皇上之洪福矣有將軍之智乃哉不幸而不勝則既損天光又使
功臣之子孫骨委邊塵魂飄異域士卒之命石火風灯流血成
河髑髏蔽野不亦哀哉究而言之皆不審於用將故也況於兵
有六險一天二地三人四間五使六卒是也夫祁寒暑雨疾風
迅雷捲陽塞之沙飛崇陽之尾或鬱積之氣然爲霧靄而敵天
或愁恨之情騰爲水雹而戰路此天之險也大長山峻岅深谷
茂陵或九折以升天或千盤而入井卒徒罷倦輜重艱難伏百
萬之敵於數步之間降三六之軍於九天之下者此地之險也
夫佯奔詐北驟勝趍行或當前而尅後相襲或在左而于右夾
出彼衆我寡彼彊我弱者此敵之險也夫縱横之子捭闔之徒
衛或之言迷惑之語似忠而復侫似實而還誑者此間之險也
夫交兵之際行人在中出言一失而難救其端奉辭兵投而激

怒其心登至有泄吾機事誤彼逆流者此使之險也夫狹風偶爾
驍事由臾機不定兮兵爭危令不行兮人意離者此卒之險也
冒六險而行向非良將誰能當之夫良將有四術一曰定心二
曰飽氣三曰策勝四曰身鬭故疾雷破山飄風振海而不驚駕
士鼓卒視衆猶寡而不懼險實不能說廉孝不能攻見小利而
不趍存大端而自厲所謂定心之術也養威蓄鋭飲直行仁承
三命而徂征禦姦風而坐鎮其英可以上凌紫氛其信可以下孚
蠻國所謂飽氣之術也機至而風從獲指而草靡洞穰苴之方
[illegible]孫吳之六奇所謂策勝之術也挾匹夫之勇而氣壓勍敵
[illegible]天之軀而威加殊域若仁貴之三箭唐公之秉矢所謂身
鬭之術也[illegible]將此四術之將而六險不足以爲險矣非此四
術之將所[illegible]有不[illegible]之地也伏望
陛下惜禁衛九重之威保功臣子孫之命典致外敵之得利勿令
中七[illegible]孫與凡武臣九品以上子孫承蔭爲承襲者皆令樞密
院試其實能然後加以職若然則天威永固民命更生下無
趙括之危上再軒皇之逸抑使武臣之子孫知天官之不可濫
得則盡心以習其家業矣

○軍勞賞

臣聞欲逸者臣民之同情臨制者
帝王之能事皇天降命眷顧
神主天下雖大兆人雖衆既畏上天之景命而甘分以從之又服
聖人之大德而竭蹷以趍之於是爲君者巍然在上處萬姓之極
崇高然居尊役萬姓以自奉宜乎萬姓厭勞而惡賤也然而不
厭且惡者以其非
聖人不足以保吾之生非
聖人不足以安吾之業故也聞生况當不揣其宜竊覩上隣而総行

毁天心而以備遐陵
國犯邊夷邊封掠無罪之生靈孩弱深之禍乱惟
王立統寬容盜之人豈可坐視變故而姑息自安有越民生而撫心
不慮哉是以命将與師宣威止殺適以全其生聚之德也於此
猶以爲未能息彼邪萌遂立戍兵於郡縣而鎮之救他日之安
方啓行無回顧卒然之憂故爾此
帝王臨制之術之大者也且人情莫不欲逸今則驅之以戰爭之
事其勞也人情莫不欲生今則率之於萬死之地至苦也而不
加之以厚犒申之以厚勞則誰復有竭力效功之心哉方今將
帥南征北討略無寧歲已降之域縱士卒而暴之已服之人縱
士卒而驅之劫之所獲金帛或入将家或奉
王府未聞以之賜士卒也抑且見其暴掠驅劫而不之罪焉強者
多矣弱者未之有獲也老稚死矣壯者未之承

賞也若夫得雋而紀于露布以
聞之散于六軍以分之彼六軍乃
国家之六軍也散之則是猶置于
國家之外府外庫也又能激将來之實効焉若夫寇敵犯罪而伐
之既服而舍之彼寇敵皆
國家之頑民也而脅從者皆非其本心也又何須以爲奴妾羣囊
而縱士卒以掠之乎彼寇敵與脅從者亦且效吾士卒之忠而効
掠中国之民矣則是四方之民互相驅掠乃復乘威因怒轉戰
無休直士不敢以獻言忠臣不敢以納諫健兒繼踵以就死原
其所致皆因犒勞或未及節制或未明以至于是也爲今之計
莫若守之而不攻按之而不動儻有不臣之国逆乱之徒當令
信使再三以諭之持
詔以

放之使知非自新回邪嚮正其或益生驕煎然有悛心則明敕
其師以征之簡車馬嚴號令備糧餉厲戈矛固其巢穴以要害
壯力雄傳遞義冀其惟無戰戰則勝矣使軍伍各安其部伍以
得遂其心昔文王之詩有采薇出車杕杜之篇以皇之駕有
上轅門細柳之辛湯后之伐夏也耕者不變歸市者不止誅其
君而弔其民周武之滅商也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
四海而萬姓悅服斯皆仁以行之義以宜之勇以威之賞以恩
之也伏望
陛下探賾索隱發政施仁幸從臣所謂設武舉詮大将試嗣将之
法則節制無不明矣復從臣所謂寬猛賞之法則戎卒皆
無辭矣若其偃兵戈廣屯田之後亦無所事於厚勞賞之法以
但防其萬一故云然
以宥不庭

臣聞文德者養平之費武威者定亂之藥若當太平之時而
耀威振武所謂以藥石伐膏粱之用其爲害也寔曰非輕是以
定乱右武守成右文方
國家久長之計也方今
龍飛九五臣服億兆太祖以神武開基受天眷命奄有區夏誕膺
多方
先帝以聖德承統繼其　祖武纂刑沐化異域來庭今
陛下若稽上古之勳光紹
前王之頭皆畧輕成降德音令臣幸生於太平之世竊見
國家近年以來討山浮海征討不停謹獻愚議惟
陛下察之臣伏以殊方遼邈風壤特異天下有故則窺隙而先叛
天下已定則觀化而後服五帝之所不決羁三王之所不臆臣
然其見利則越見害則避之心與中国之人一也若將應之以

艸冊諸之恩同類餘方仰
於父母一家之化矣

○郤貢獻

臣聞式九圍奄八方據宝位以尊臨布至仁以統下者帝王之
常事也执壤奠傚上貢身居五服之外心在京畿之内者臣人
之常職也故上之臨下如皇穹之覆幬后土之持載蕩蕩以
生成爲心非期於自暇自逸而為奉養之資也下之事上如嬰
兒之慕父母葵藿之傾太陽非宜於自驕自恃而遂不庭之愆
也商書曰民罔常懷懷于有仁周書曰敦信明義崇德報功由
是觀之上施仁而在下不歸懷者未之有也不竭忠而明主不
見知者亦未之有也今
國家天降百祥天開景運臣竊見遠方玩異繈屬不絶殊域奇珍
駢羅而至梯山航海贄賕與金或重譯而来皇或望風而並奏
府無虚月此不絶書若以冠帶百蠻車書萬里而論之則不世
之嘉致莫大之神功若以
帝王大体古今通義而言之則受之而不卻啓之而不杜亦所以
未尽
聖明之本心也且中国九州地逾萬里各以山大川之所出日異月
新而以億計謹按夏禹任土作貢之物冀州蒜都有供無貢兗
州之域厥貢漆絲厥篚織文青州之域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
畎絲枲鉛松怪石厥篚檿絲徐州之域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
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及魚厥篚玄纖縞楊州之域
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之類厥篚織貝厥包橘柚
錫貢荊州之域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幹栝柏礪砥砮丹
惟箘簵楛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豫州之域
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梁州之域厥貢璆鐵銀鏤砮磬
熊羆狐狸織皮雍州之域厥貢惟球琳琅玕織皮也此九州之
力亦足以盡
國家之所用矣夫古天下今天下一也豈以古之中国有其物而
今獨無之須待求諸他国而後可以充其所用哉故召公戒其
主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珍禽奇
獸不育于国不寶遠物則遠人格真知言者也東周之際楚子
不臣包茅不至無以茜酒齊桓仗義而問其罪春秋大之西漢
之時大宛未服天馬未來以激中国武帝恃力而侵其城當代
病之此二者足以番中国之貢乃所當然而遠人之物未宜取
之也豈惟遠人之物未宜取之哉至於中国无益之物亦不可
取之也是以孝文還千里馬元帝罷齊三服官仁儉之名如揭
日月雖欲下民之不感豈可得哉且異物蕩心其害一也使外
國聞之而以国家爲有嗜好其害二也水陸轉運役人非細其
害三也有三害而无一利亦何尚之哉伏望
陛下昭播徽音俾遐邇境凡四遠之納款者聽其款表聞而不求
其獻物賜予歸入朝而不求其納賂若然則化天下以德示天
下以无欲將見四番東徼之王君長蒼桑六洲之酋長承恩而來
享慕道以承王式

○偃兵戈

臣聞武貴止戈兵貴靖乱
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我朝誕膺天命撫御宇歷代之所不服者
莫不稽顙效節傾心歸命奉正朔以貢獻因信使以上書雖或
有拒命苟安而不至者亦已希矣原其所致盖有由焉人皆謂
聖祖神宗英武以得之殊不知皆由累世積仁施義殺一救萬
之德陰爲之本也傳及
陛下更化革弊稽古治今萬機之條綱猶根之於枝葉風之於道

木叢安而見衆篤近而及遠以臣之狹見觀之
聖朝之疆宇固如金甌平如衡權三代以來罕能同議然而安不
忘危者
聖人之常戒武定文綏首
王人之大計臣今請借漢唐以諭之在昔漢唐之時亦嘗合天下
爲一家其所以致弊者皆因希功倖賞之人下輕一介之軀上
干九重之聽肆議邪說以爲可以計取遐陬力闢土宇世主從
而信之襲太平富厚之資忽在下无罪之民委之於不毛之地
驅之於虎狼之口至有不習風土疫癘横生鋒鏑之交糜軀碎
首孤寃无依於萬里之外究血浸漬於窮邊之沙孀妻孺夫老
父泣子野祭巷哭悲乎涼哉爲民父母夫何使民至於此極也
設如王師小却兵人失氣上怒下懼又乃繼以卒五厲其甲仗
奮鏕爲名勝而後已幸而得儁則財殫力已竭民心已怨而天
氣已失和矣計其所得安能補其所費哉於是世主不念无辜
之濫死不慮国財之耗費獲無用之地献俘于祖薦歌于廟
殊不知天生烝民樹之司牧將以安之也反以其所以養人者
害人豈天之心哉国以民爲基民以財爲本地雖廣而无所益
崇虛名而受禍亂之希功倖賞者方且紆朱懐金榮妻蔭子
以成其志矣彼漢唐之所謂良將聖人之所謂民賊也夫人君
豈不欲國安民富坐享榮華但邪說既行欲心遂啓以至于是
焉大槩漢唐天下之弊皆希功倖賞之人之罪而漢唐之君亦
失之於過聽故也是以王者之臨下未平右武已平左文厲兵
戈而不黷積粮儲而自因偃游无事則繕治以備无虞之師至
于用之則雷奔電激雲騰雨施濟之以英神行之以仁義將有
不陣而自服因壘而來降者矣又何須寄頂衝襟委人濤擊恐
後爲无敵之師哉今
国家推不忍人之心有罪以陷禁網者猶或
赦之况元元赤子未嘗有罪忍寘諸死地臣知
陛下尤不忍行如此之事也伏望
陛下深鑒漢唐之大弊勿從在下之侼說令軍士嘗切自儆戒
無虞因田教閱順時講武若遇陵強弗顧則聲其罪以討之方
其境內獲安境外無寇則安吾民之業益
国家之備以全之如是則財豐民足而社稷延於無窮矣
太平金鏡策卷之六

德以致之昔陳仲弓一閭人猶且化一梁上君子而[illegible]
无盜況乎握郡縣之柄者乎既不反求諸己而思有以自[illegible]
復絕頑民自新之路逞无過不測之威不亦不能新民之甚乎

又

國家之法未有薄罪當死之刑今而郡縣猶以爲威虐害職聞之而
不禁省部視之而不禁宜不傷
聖朝之仁化哉夫罪有故犯者有誤犯者有重者有輕者常以馭
故犯以馭誤極以馭重薄以馭輕究而詳之莫非中也彼敗常
之人其罪雖不及死然以有苟存犬馬之命幸免漏魚之網教
之不知導之不移方其始犯之也
聖人惻然而憫之小懲而誠之彼猶不悔及其再陷刑網聖人猶
曰焉知其不復改邪仍前以治之及乎三陷刑網聖人乃曰此
將終无所改矣非惟殘戕良民而抑且累澄清之化也故
国家於夷而不惜犯者雖死而无辭矣今有屢犯刑章而方且徂
恣自得由然无恥縱情以陵无玷之人者豈不虧
聖朝之政刑哉書曰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言三犯雖細
[illegible]而不之宥也伏望
聖[illegible]之[illegible]之源凡盜賊細罪一[illegible]
[illegible]无[illegible]
一[illegible]
一年[illegible]限[illegible]又[illegible]然後以爲[illegible]不能改而施之以[illegible]
刑也凡[illegible]之罪未及死者同如是則官吏无[illegible]之權而人
化可行犯者知將來之不免而有以自新
国家除不悛之患昧而刑罰少措矣

○決疑事

[illegible]聞人以渺然百歲之壽位天地育萬物而獨衆人以[illegible]
尺之軀周事變具衆理而咸備者毋斯道者寔惟心乎及乎青黃
白黑之文間錯而眯乎 不能瞭矣淫哇正雅之聲交雜而耳
官不能靈矣視聽不瞭不靈而心神蔽撤不瑩矣自中以下豈
有心神曠朗而无凝滯者哉是知无凝滯者惟聖人而已何以
言之蓋聖人之知既已特明而天下之事莫不有理以吾特明
之知決彼有理之事雖萬務叢于前百爲継於後豈復有留心
者哉今
國家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尚恐內外官吏有審諦之所不
及而罪政迹者安可不立法以定之哉夫財有可以取可以无
取而介乎兩間者爲民
父母之心但欲益下而已奈何閭妄之地人共窺覘天下之達
者常少不達者常多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或姑取之而俟後議
或卒取之而傷廉化可勝言哉夫事有可以行可以无行而介
乎兩間者方其議之也以爲不急而稽延歲月莫之能定焉及
其行之也有司應文而怠慢苟簡莫之能謹焉況事有至微而
關利害之至大言有至細而存風化之至深者豈宜輕哉夫刑
有可以輕可以重而介乎兩間者此又方今弊之尤大者也伏
見郡縣之間一夫繫獄九族衒悲產業以之而傾田宅以之而
鬻者衆矣
国家未有律令有司恣行決罰竊恐貧者犯刑未嘗不重富者犯
刑未嘗不輕且鞭笞之下何求不獲故有家貲者行賂於當塗
之人而委曲以成其輕犯之文矣彼寒素之族室於懸磬故所
求不應激忿怒於无告之人而挾氣以溢其所抵之罪矣貧民
習知如是雖无罪而与官吏有相干者或貿什器以就錢或立
文約以假貸輸於官吏冀獲矜憐如此則不疑之獄欲輕則輕
欲重則重皆成疑獄矣乃欲化洽政治豈可得哉若其果疑之

嘗迂延尤甚有就徙繫之中而死者有及十餘年而不決者犯罪之家包苴私謁所費不貲犯罪之人久拘囹圄所苦無極漢諺有之曰畫地為獄議不入此虛語也今雖未至于此亦宜立法防之伏望

陛下溥班明詔宣示百司凡贖財可以取可以无取者明開其義減半而取之凡資財可以與可以无與者明開其義減半而與之凡事可以行可以无行者明開其義以便民從事凡疑獄可以輕可以重者明開其義從輕而決之凡常獄易決而黨有贓汙弄法者亦從臣先所謂慎公器杜利門之法而行之則自當絕矣若夫愚昧不悛則有憲職在焉如是而清俗澤下之道含成因感不息之理無歉矣

太平金鏡策卷之八

舉八要以壯天下之財力

○顧形勢

臣聞

聖明開世混萬國之車書法制臨時便群機於掌握廟堂霆斷區宇風從故得其要則可成長久之功動其機則可底化安之效欽惟

陛下貴為天子所衣不過禦寒而已所食不過適口而已然而智周六合仁濟衆有而不憚煩者蓋皇天降命歸于有德推脩身之餘以理之也臣伏以定已然之事者須據其形審將來之形者莫如於勢察形勢之大者莫大於財力財者義之基也力者德之資也今

國家德義行乎上而下猶未之盡從財力壯乎末而本猶未之至定臣所以冒死而言之也欲下民德義之風行宜在上財力之方無失也夫財貨重則穀帛輕財貨輕則穀帛重是以有子母相權銅楮遞用之法焉此蓋財之形也方今至元鈔法以一當五可謂審於財之形矣上好義則下亦好之上好利則下亦好之臣但以在上之利皆出於民轉相兼并以至窮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蓋財之勢也夫曩者之時宋據荊楊則其險要在於江漢金據中原則其險要在於河山以至遼人之海蜀人之棧得一郡則有開疆拓土之勳失一郡則有斷臂士肩之患此蓋力之形也今立行省于外維持錯綜衆建其官有諸侯之鎮而無諸侯之權可謂於審力之形矣然雨露霑濡之地乾坤蓋載之區莫非吾之民也但以

國家一統朕於燕都非同金宋遼蜀之君守最尔之地以為民上也且瓜分之國形勢在地一統之運形勢在民約力量財惟宜

爲甚此盡力之勢也財壯於下而化易行化行而知職知職而
禮讓興矣力壯於上而權易持權持而民新民新而王政成矣
伏望
陛下顧形勢之大明財力之源凡息民之務如偃兵戈之類未舉
者舉之凡養民之道如限田產之類未行者行之凡數天兆姓
四遠諸方有銜冤無告者以肺石達之凡軍役之家宜令樞密
院差官隨處與處官一同照戶口產業冊行定之臣竊見軍
戶有財竭力丞丁壯俱無而婦人嬰孺承其門籍者有孑夫百
丁良田千頃而亦與貧人一例應當役者或謂軍籍不敢輕動
則是敢於苦貧從富而不敢行均一之政也凡軍役廿年一定
限內皆不可改移限至許告消之凡定軍之法但升降軍籍之
家不得已而採工匠之上戶以充之可也若然則財力之形勢
並壯而德義之化靡有不從者矣良由形勢係於下民而下民
既均且逸矣
國家豈有不壯者乎德壽言有不孚者乎
○辦至公
臣聞運元氣之神以安五行而盡自然之健者天也協五行之
位以定元形而備無疆之順者地也據五行中五方法健以爲
動效順以爲靜者
帝王也帝王之德參天兩地貴于公而不私焉公者義也私者利
也量義以動則憂以天下樂以天下而
王道備矣放利而行則既失民望又失民心而
王政怠矣是以　聖人其臨民也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其撫民
也柔乎若慈母之視嬰兒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且下
民皆
國家之民也而民財皆　國家之財也又何須從取於下而輕用
於上哉竊見郡縣之中賦斂之時鄉司里正定其貧富東加擾
滅營利于中富家之例優游有餘貧家力不能及遂舉債于他
家其或失期搐限罪莫可逃齊之以號令威之以刑罰愁怨之
氣冤苦之聲充塞天淵伊誰救者又或不辦則官吏亦從而得
罪矣及其會計上司納于府庫凶年不發其積貧民不蒙其賜
樂工之流呈戲技而圖之倖寵之人迎喜氣以期之豈不傷於
用財之至公哉且怒者　聖人之所不免也一怒之中事存萬
理故中庸以中節爲和顏子以不遷爲德竊見數年以來北征
閩塲之叛東伐浮海之國近又大舉南征輜重未嘗停戎轡未
嘗解諺曰
天子怒起伏尸爲里信乎其如是能不戒之哉臣竊以四遠未知
禮樂之當然還從無常翱翔遠徼勝之不足喜得之不足以今
乃煩
天威而怒之因怒之而討之豈不傷於用力之至公哉伏望
陛下思地利之艱難上審天心之仁深知民之欲富也則寡用其
財而象生之知民之欲逸也則省其力而務存之知喜之太
過而損其陽則節之知怒之太過而鑿其陰則息之知
王者之貴於無私則務公以御之知信之可示於天下則推示
心以治之財積而下富上足心固而下定上安喜怒有宜而内
外無可悔之機公信既宜而上下無相疑之意如膠漆之固如
壎篪之和
垂手致於無爲民不知其帝力然而兆人之不富四遠之不服未
之有也
○平功役
臣聞乾下坤上謂之泰損上益下謂之益民雖殺賤而存亡
之理則安矣

葵宋武碎琥珀枕斉君同土價於黄金唐太悲若寒之鸚鵡食
前方丈孟子所爲鄭声之淫顔淵欲放斯中主之雄匹夫之豎
猶能卓然特立而
国家乃使纂組綾錦涗其　擧身金珠璧貝涗其聖心禽鳥犀象
涗其視猟傒鄭声涗其耳珍羞異饌涗其口腹臣竊爲
国家惜之也伏望
陛下明探治本杜絶奢風凡纂組綾錦金珠璧貝之用不關礼經
者一皆絶之凡犀象鳥獸珍羞異味之献不在貢典者一皆卻
之凡上方及外路无益之局署一皆罷之凡俳優之流不宜使
之優　禁掖而肆狂戲一皆放之幸從臣言則源清而流清
上行而下效不及十年風俗移易矣

○束利官

臣聞誠之所感可透金石節之所待可凌霜雪皆天資卓厲人
力難加設或中下之流已有委去之志故見利而思義者上也
捨軀而就利者下也伏惟宇宙中人甚多莫非從化之徒亦在
率之而已今
國家委誅嗜利之臣用謝士民之意至如官階内外爰分清濁之
班人物高低遂有賢愚之辨処貨利之司者定惟麁豪之人而
清肅其心者皆掩身以避之領商計之務者但選市井之族而
廉幹其德者皆因各以棄之則是未居于職已防汙濫之辜其
身名既用伊人先約貨財之償其失陷致使當職之人肆情征
取上失在公之委任而虚其位下爲私室之經營而枉其心愈
治之而姦詐愈生愈防之而計数愈歉然財貨係于諸課而爲
國家之大本不可一日廢焉矯枉者不能不過于直也伏望
陛下載宣
天旨令有司定制凡倉場庫務之諸官舊係省部出付身者今並
宜以
物牒分品次之高低視城郭之可否而設之凡銭穀官舊係随路
出付身者並以行省剳付増崇其職凡銭穀官舊无俸禄者今
並宜依品次量多寡以給之凡中外官貧不拘門格或憲職或
民官皆量材以充銭穀官考満銓功過以黜陟凡利官既成高
爵又蒙重禄又得歯於臨民之官又思以後遷升之益自然相
率而廉幹矣其或故犯贓綱不尽心於正職者則自作孽而已
實足恤哉十年不断然後降等量材而用之可也其或誤犯憲
綱非力所及者則責父而已矣止徵其所當償既足而隨即降
等量材用之可也若然則利官得人利源通暢上有裨於国用
下不損於民資矣臣又以方今倉場庫務官一年交代意者因
恐虧陷之多積弊於中人而難救故也若循舊制則雖一月一
代其弊益空何則蓋立制以相縻無厚祿以相厭直利以相啗
也且一年一代而上出付身者將行文照驗之不暇又何暇
其人之廉與不廉幹與不幹哉更望
陛下載宣
天旨令有司定制凡銭穀官三年一考而易之凡銭穀管曽无[illegible]
久委隨処廉訪司每年四季四度奪覆凡有虧欠者則令[illegible]
廉訪司就行別擬廉幹之人代其犯者之職由上宋之猶犯
而徵所償既足則申上定之若然則自无虧蕪之人設或有之
亦不至於數多而難以徵矣

○便水運

臣聞亜棋以運天下之事靡不從命者
君之道也尽職服
王室之勞而不敢外思者臣之理也故聖人設官錫以寵光之辜
以報效而已矣而周公之忠亦猶曾子之孝但可也而已矣

[illegible]臣之際尊卑懸異與市井平交之道豈可同哉上古以來不嘗
而勸降及中古民漸澆漓須用賞以激之亦未聞食一品之禄
居二品之位[illegible]四靜而希重賞　國家亦從而賞之者也竊
見方今海道運粮之官雖萬億及秭亦皆冒汪洋之險借風浪
之力以致之於神京之中誠可謂之有功然亦其當然之職也
[illegible]數之斛斗而酬之不啻巨萬亦以甚矣伏望
[illegible]旨可定制凡海道運粮之官三年一考超升於高職而用
以言不失優崇之禮又待超升高官之後而以漸抑其賞賜之
資亦
國家之大端也臣非惜錢物而已但以與
國家出力者非惟運粮之官如皆賞之則不給如獨賞運粮之官
則猶未免大恩於一偏也且居其職者行其事何用賞乎此臣
所以欲正其名分也臣又以會通河首有用之名川也然運之
無者由是而經行官場南北者由是而往返雖復江淮河漢之
大亦所以賴其朝宗雖復閩廣川蜀之遐亦足以達其輸運有
利有害者理之常有通有塞者物之變湯湯然清浚之内流沙
滯焉蕩蕩然坦途之上盜賊生焉又每歲立秋之後積於數月
之間瀕河農民極破搔擾又有沙之地以板衛岸皆非經久之
計也更望
陛下載宣
大旨年年下當知河道地脉之人改修會通河之有沙者以避之
不然則數年一度修理甚為煩費不可不杜其源也復宜分河
路南北畢府為三五所而以千夫長各領之不満數者[illegible]
以充之不須出征之流不在營田之限使之專以巡護非常之
警充給況舟之毀閘梁有圮則修之堤岸有損則築之[illegible]則

農民廢乎安帖盜賊廢乎消[illegible]而效多費少而求逸矣
○蕃畜牧
臣聞昔者聖人之開天也去其害人者而已驅猛獸而遠之服
畜獸而役之故用者能馴而拘之以福傷觸者蹋而馭之以紲
絆以盡天下之力以全天下之才夫中人之産未踰十金於是
然所用之有關乎患而周慮之渥隊時之或歉設備而預防之
豈有過哉皆其宜也況乎應千年之河水岳巍然之神器九萬
世子孫之業詎宜無備云乎哉況縣以它鷹犬異毛鳥獸
國家之所宜棄也反以役之駝羊牛馬其用甚重此皆
國家之所宜廣也反不廣之豈愛駝羊牛馬之不及鷹犬哉亦由
於久處太平之世而因循弗慮故也武王勝殷放牛於桃林之野
歸馬於華山之陽然與方今其勢有不同也方今四征不息粮
餉不停就使棄弓矢而不用戢干戈而不起則安知他日無罰
罪之事哉然則牛馬之不可暫闕也明矣至元癸巳括士民之
馬而拘之郡比務文稱上司之語而謂官酬其直也馬既頒軍
直又不酬士民失望臣非但以
國家之棄信而傷之抑亦由
國家之不修馬政臨急取士民之御者故傷之也謹按唐太宗時
有馬五千疋太僕少卿張萬歲掌之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
馬七十萬六千疋以致八坊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
之以給芻秣八坊之馬分為五十六監及明皇時國馬益耗乃
以空名告身市馬於遠方纔得二十餘萬疋命王毛仲領内外
閑廐至開元十三年乃有四十三萬疋牛羊稱是由此觀之畜
牧之多寡但以留意與不留意故也伏望
陛下精思緩急之務灼明備用之源凡鷹犬之類可縱者縱之凡
鷹坊等職可罷者罷之凡駝羊馬牛宜以御府繒帛及空名告

外夷四遠之地及中華之境市而牧之凡所市之馬諒宜倣古制立天駟監以孳育之凡牛羊駝孳諒宜立群牧所以蕃殖之凡芻秣之具諒宜擇良地募民耕以給之若然則可以富國可以強兵可以俯宣王考牧之詩而小之可以思漢武伐宛之事而笑之矣

太平金鏡策卷之八　終

太平金鏡策八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元趙天麟撰天麟自稱東平布衣其始末無考書中有國家道光五葉語則當仁宗之世矣其書以建八極修八政運八樞樹八事暢八脉宣八令示八法舉八要爲綱而繫以六十四子目其文皆儷偶之詞無所建白葢延祐間初復科舉坊賈射利之本卷首題經進字又冠以進表一篇語意弇鄙如云若國家使隨流待詔更傾三峽之波濤若國家使無罪容身自有五湖之烟月自古以來豈有此對揚之體至末云謹上書乞赦以聞尤爲無理殆詭題以炫俗耳

水鏡元公詩集一卷

〔元〕元淮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水鏡集一卷》提要

水鏡元公詩集一卷 旧抄本
溧陽揔管元淮水鏡 六世孫道泰
淮字國泉號水鏡臨川人至元初以軍功顯於朝官至溧陽路揔管其詩有
擊壤集之風其集亦名金囦因古體字與仇遠金淵集同名蓋與遠同官溧陽
均取投金瀨之故耳 吾宗正統九年邵武儒學教諭[illegible]序以存[illegible]
[illegible]

水鏡元公詩集序

聲詩之作其來尚矣蓋肇自虞夏之咏之風雅及其後也增而為五言六言七言又變而為辭賦歌引從古于今詩之鳴世者不下百千家然求其辭之工聲之妙多出于草莽羇旅至若王公貴人志得氣滿非性能而嗜之篤者則不暇及茲卑職教邵庠嘗聞前水鏡元公當宋季元初以武功定寇亂以聲詩鳴治平而久不克見今年秋八月公六世孫道泰乃奉遺稿一編兆予再拜請言以弁其端謂將重壽諸梓用廣前人志因得編觀焉玩夫立春人日之句而公燮調氣象寓焉味夫昭君楊妃出塞入蜀之什而公感奮情思發焉至于閑帰行李軽如羽沿路吟詩有一船則識公之廉介渭川湘水多烟雨我欲垂鈎過此生又知公功成身退之高其他大章短篇悉皆清新俊逸舂容閑雅熟複之若膾炙在口宮商盈耳誠足以起人之敬慕惜夫前末脫畧未具泰復曰先公存時是詩已刻行矣中罹灰燼板毀書遺迄今百有餘年泰外舅時知有是書嘗求弗得近因郡城西塔浮屠師永寧訪得之它姓予聞而驚嘆曰物之晦明有時譬諸日月昏蝕終必復舊水鏡渾翳久之情明龍泉太阿豈終汩沒而不遇張華出耶用是益知公之文顯而晦晦而復顯也蓋有所俟也韓子云莫為于前雖美弗彰莫為于後雖盛弗傳如元氏述作前後皆有其人豈有美之盛而弗彰弗傳耶且凡聞善不慕與聾聵同見善不敬與瞽同知善不言與瘖同則聞之先達久矣矧公有濟世之大畧安民之偉績敢不敬乎有邁古之雄風傳世之美玉敢無慕乎仰前修而莊誦徽音敢無言乎言不稱文辭不彰德達為累而已矣于是述夫聲詩之由叅夫公詩之要以貽公之後用傳于不朽不愈于默乎時太明正統九年甲子歲秋九月吉鄉進士邵武縣儒學教諭吉水謝卓序

水境元公詩集

目録

春風曲
賞春楼書懐
郊行
寒食 戊子
再賦絶句
趙信国南園
春閨
讀李易安文
訟檄 并引
上巳日 戊子 并引
建平道中
書建平縣驛 有序
春分日雪
南園杏花
春閨
次趙国信
信国南園
文婦詞

郊行
次盧疎齋贈溧陽道録徐松隱韻
贈儒術馬菊庄 并引
春感
可笑
水灾行 有序
試筆
秋至
立秋 戊子七月初六日
水鏡
姑蘇長老以詩惠茶次韻奉酬
白鷗
北望
賞心亭妓宴
晩眺
金山寺
贈溧陽表背梅生
戒僕

送廣德路同知蕭友山

初秋

南園越女

秋閨

七夕

鳳凰臺重登二首

西風

饑民 并引

試筆

碼字

光陰 戊子

觀獵

石頭城二首

寒光亭在江東溧陽三塔院歲月寖久今無之矣唯存癈基碑碣草立而已騷人墨客登覽之餘可勝感慨即席賦草分韻得速字

暮秋

上雪樓程侍御

九月十五日 戊子

水鏡

農家

戊子中秋 丁亥歲此日閱戊溧陽

再賦

望淮樓

附録 并引

天台山

白露

中秋席上贈歌妓

豪飲

太湖

秋江遠興

寒露

淮河

次虎丘山劍池韻

小春

水鏡元公詩集

溧陽捴管元准水鏡　六世孫　道泰

立春盛雪戲作 丁亥臘月二十三日

玉漏城頭報打春連宵積雪蔽園林須春亭畔千夫掃鼓角樓前五尺深老守拈香敧墜多營軍㩩土勝争金轝鞭不見牛蹤跡旋叱衛兵撥雪尋

又和名字

雪亂長空布粉霙低窊一息盡填平幾多樵叟難尋路觸處梅花不記名歷折琅玕如許重飛來簷幙又還輕東村南畝農夫喜雪霽春風二麥榮

上江東道憲使跦盧副使

清如氷雪重如山問俗觀花化梗頑貪吏風聞應喪胆書生日見盡開顏吟來薊北文章貴治得江東訟諜閑若福蒼生布霖雨他年休道不相関

歷涉并引

予乙亥春收建邑里源草寇謝黄五秋勦黄龍峒丁伯崇丁丑春會時城之師破汀寇陸監阜及擣鼠寇高從周石硐峒继後擒賊首丁先潘才辛巳圍困鍾石　指收高日新甲申冬勦政和黄華復訖建陽縣十載之間歷百餘戰浮功奏捷斬賊萬計此書生用武安民分内事也比此來守宰溧陽暇日因筆于趙信國南園晩香堂云

復了東陽斬逆黄閩中水鏡姓名香手持國憲安良善口喻兵機勦叛亡截髮搓繩聯斷鎧擔旗作帶繫金創卧薪嘗膽経營了更理毛錐治溧陽

金陵即事

天連衰草接殘陽猶有金陵郡望香點檢六朝遺跡處斷碑仍舊管興亡

石硯行

溧陽渺：紅塵杳訟牒簿書何日了日斜猶向未休衙砍痕樓頭已催曉政出多門空擾：休誇金印大如斗君不見古人惜硯如惜珪瑞溪妍醜紛不齊此來囊中無一錐但携石硯作靚隨官羅奚奴背歸去濃磨香墨賦樵溪

投金賴貞女墓

古栢荒烟土一丘當年廿作楚江囚野棠滿逕開无主金瀨依然水自流

廢祠金陵道中

繞殿烟蘿歷幾春依稀似漢類亡秦斷碑埋沒蒼苔裏年代凄涼不可詢

小窗新竹

戢：龍孫脫籜新此君直節儕蒼璘閑窗戲作文同体紙上蕭：為寫真

窗小滿

子規聲裏雨如烟潤逼紅綃透客氈映水黃梅多半老隣家蠶熟麥秋天

訪屏風山

獨出南關訪翠微鐘樓佛閣藹霏：草根傳壁題墻了更與山僧伴話歸

四月八日戊子

天氣輕烟細雨中江關節序頗相同去年此日延平過滿路薔薇襯落紅

南郊訊步

竹鎖橋邊市青帘賣酒家幾多臨路抑無限出墻花遊女尋芳艸田翁種玉瓜吟鞭遙指處烟雨暗桑麻

弔昭君 馬智遠詞

昔年上馬衣貂裘不慣胡沙萬里愁閑旧無言窺漢將偷生陪笑和箜篌環珮影遙青塚月琵琶聲斷黑河秋當時若賂毛延壽安得高名滿薊幽

除夜吟 并引

予丙戌歲除寓三山暫造南臺浮橋丁亥除夜仍客溧陽嘆故園樵嵐之九曲

傷人生如此〻溧零懷古感時因有是作

去年臘月客黄山今歲江東尚未還浪萍蹤梗傷漂泊經歲天涯未得閑：未點檢人間事秋月春花知幾度浮生端的為誰忙〻踏紅塵路樵溪九曲歲將暮沙堤橋畔春如許臘殘春近憶家山樵嵐筍蕨還知否朝中宰相五更寒鐵甲將軍夜度關豈問嚴寒并盛暑何嘗半霎得安閑官途自古同逆旅駟馬黄金等塵土小園

昨夜梅花香獨坐書窗對溧陽自嘆孤蹤何所似〻年〻此際費平章丙戌除夜寄海鄉南臺舟楫為施張成此與梁不三月橋高激浪如飛雪萬邦車馬登此橋丁亥除夜客吴頭吴頭楚尾佳麗地淮水淮山依舊翠淮民近日訪老夫問我姓名驚且畏國泉水鏡即元淮：上英雄安在哉唯有鳳凰臺下水夜深隨月過長淮月來水去空相向淮北淮南謾惆悵世異時移自古然只有江山似〻無恙朱雀橋邊柳色新烏衣巷裹盡埃塵功臣將相今何處滿目荒烟野草青君不見六朝遺跡傷心亭清涼寺畔石頭城晋代風流隨水去墨客騷人枉費吟又不見今人視昔揔傷神後人猶能來視今隔江猶唱當時曲半是秦淮新附人光陰轉轂不曾停天涯桃李又還新感慨歎飄零兩朝水鏡作儆臣吟遍秦城及漢陵眼前有景說不盡寓意且吟除夜吟

復吟屠蘇爆竹閙堦庭太平簫鼓閙歌聲今年除夜多生意臘月廿五已交春

戊子元旦試筆

向曉排門賀起居歡聲鬨沸動閭閻春水破玉遊魚戲臘雪溶酥细柳舒物象山川添秀麗風流水鏡試圖書臘前三見田中白破瑰催耕已下鋤

人日書懷

麗日池塘凍水銷嫩红嬌白見芳苗郊原雪霽東風軟離落梅殘碧玉凋便好踏青穿细草不妨携酒駿鳴鑣逸懷九曲沙堤畔多少鵝黄上

柳條

南園繁梅

每見梅花輒舉觴月香水影共商量南園一樹春風裏費盡留雲借月彰

元宵盛雪戲作

一夜東風怨春水散作花條柳金綴玉紅杏粉龍霞頃刻蓋山白縱橫雪片斜遊人都買炭燈火两三家

初春

春入枝條柳眼底草根纔見雪消時梅花片片飄香玉多半隨風落小池

其二

春淺芳苗冷未禁輕紅嬌白露芳心陌頭楊柳黄金嫩一夜春風一夜深

子暇日喜観書画客有示以二圖乃昭君出塞楊妃入蜀悉是寅和名筆客以詩請就書卷

昭君出塞

西風吹散舊時香收起宮裝換北裝殘帽貂裘同錦倚翠眉蟬髻怯風霜草白雲黄金勒短舊愁新恨玉鞭長一天態在琵琶上試倩征鴻同漢皇

楊妃入蜀

楊妃亡國禍根芽剛道宮中解語花慣得祿山謀不軌釀成中國亂如麻馬嵬坡下東風悪龍鳳旂前戰士譁吹落海棠紅滿地至今猶作画圖誇

春詞

繡被春寒掩翠屏家常只繫石榴裙鮫綃誤落花磚上旋向沉香火上薰

早春即事

柳線初黄涓碧天绿窓金獸裊輕烟年年春事関心事斜裊鶯腔賦此篇

午寝

鶯来踏碎亂红翻晝日簾垂晝永閑午睡覺来香味遠金猊猶有鷓鴣斑

鳳皇臺

此地可消憂長江不斷流橋邊朱雀市城外白鷗州鳳去名猶在潮回浪倒收六朝春夢散遺跡在荒坵

春丁宿無價雪李平山出示賦雪長句燈前就書一絶以還

春丁夜半雪翩翩壇杏宮槐勝玉鑄不是趁陪行祖呈便當借筆續長篇

南園新柳

萬縷依依帶嫩黃斜穿紅杏弄踈狂直長舞得東風困半倚秋韆半拂墻

春遊憶武陽

繞郭烟嵐溪上來千峯碧玉一環開紅雲亂上㸃春路蕉幕重重闕楚臺

寄頼樵山戊子

去歲客三山今春寓溧陽傳書愁裏過笋蕨夢中香官冷無餘俸吟豪富錦囊樵山能念舊郵傳不相忘

春遊子京詞出入

盈頭花壓帽簷低泥污春衫任醉帰紅杏枝頭春意鬧綠楊影裏曉鶯啼歡聲笑語蕉攏外小巷花藤錦繡園日暮都門猶未掩管絃兩兩過城西

花朝勸農

守令郊行致太平田夫有話不能聲勸農勸得民無擾試問如今有幾人

遣興

公餘試筆画梅梢茶罷焚香擲卦文卜冊古書多讀遍閑來燕子壘新巢

春閨

杏花零落燕泥香閑立東風看夕陽倒把鳳翹搔鬢影一雙蝴蝶過東墻

春風曲

佳人對繞着衣裳鶯囀新聲入洞房闘草可憐春夢惡今朝輸却縷金裳

賞春樓書懷

醉盡春風與未闌飲豪惟恐玉盃乾狂風横雨
春能幾卧酒貪花意自寛彼々奔名腰似沈區
區競利髮如潘人生最貴閒為貴不待三年即
挂冠

郊行

城東一簇野人家門檻清流淺帯沙籬角欲晴
喧燕雀門前過雨濕桑麻橋回春水三叉断柳
碍東風一向斜景物自知寒食近村々開遍野
棠花

寒食戊子

花光淡々見鞦韆又值清明錫杏天去歳新
鑽燧火今年依舊起廚烟萬井罇罍人祭鬼几
原松栢紙飛錢家中對此吟魂断處々山頭有
杜鵑

賦絶句

城西爛熳析桐花珠翠郊原散倚霞試問溧陽
新燕子今年寒食又无家

趙信國南園

海棠深院雨餘天紫燕雙飛整淚翻夾岸緗尭
紅似火滿街楊柳緑如烟夜遊就月燒紅燭午
與持竿上釣船水鏡此情天付與個中髣髴任
熙川

春閨

滿院楊花不捲簾落紅滿地艸芊々夜來妾梦
頻驚覺元是窓前有杜鵑

讀易李安丈

緑肥紅瘦有新詞画扇文窓遣與時象管鼠鬚
書草帖就中几字勝羲之

泌徽并引

寒光亭在溧陽三塔院後余奉檄廣德
建平修訪民田水災舟行過此謾書
一作以紀歳時戊子三月一日

東風吹柳拂輕烟画舸西流訪水田萬頃寒生
波底月一湖印出鏡中天舟移曲岸看新燕乎
拂殘碑歎昔年惆悵于湖生感慨寒光亭下草
芊々

上巳日 戊子并引

丁亥歲修禊日予家福唐得助揉詩人李北山約與危西麓湯中山鄭梅心諸公東禊曲水之遊予以冗奔不及歲月流轉今日捧檄于廣德建平持觴之餘就書一絶

去年上巳客三山詩友追就不及攀今日建平南領上停驂把酒望闌闌

建平道中

數雨閘江天前村漲綠漲馬嘶橋外柳人喚渡頭船紅杏飄零玉凄風透薄綿欲沽村酒吸林外有吹烟

書建平縣驛

廣德路建平縣臨湖西北之田與蘇湖常秀溧陽溧道相隣丁亥秋夏之間枣潦不止禾苗悲為水毀農家非惟失望而官租不能免該蒙上司委予親行体訪已得其实力為保申少蠲倒懸此去不特蠲租其賑恤之惠兼行矣就書五十六字寄邑之驛舍以為民田水潦之証即也戊子春仲

秋夏霖霖浪拍堤田疇水與樹腰齊一年歲計成潢潦萬頃洪波入稻畦户户炊蒸木葉家家晚飯煮黃虀老夫捧檄蘇民力且免農夫日夜啼

—

春分日雪

怪得春陰透骨寒東風吹雪壓闌干漫天柳絮迷鴛尾擬她鸞毛凝遶小闌亭閣林飛舞葉撒韆巷陌不成歡玄翁海角應知否搖盡珠簾未見還

南園杏花

燕脂萬點快憔寒蕊枝頭綠雪乾昨夜南園春雨過玉人晓起揭簾看

春園

東風寒似夜來吹繡被重溫夢彩霞斜倚屏珊枕冷生愁凍損海棠花

次趙國信

物換星移又幾年　西淮依舊水參天　當年舟楫成何濟　祖逖中流還擊鞭

信國南園

南園天然處　玻瓈一鏡池　氷壺天上下　雲錦樹高低　御筆揮亭扁理宗書晚香堂　江山助賦詩　今餘刪古史　此意有誰知

文婦詞

掠起雲鬟賦小詩　文窻畫永背初肥　木香架畔薔薇落　簾幕无風燕子飛

郊行

詩句多于馬上成　推敲未穩少誰評　吟安一字迷歸路　誤入杏花村裏行

次盧辣斋贈溧陽道錄徐松隱韵

眠雲隱市應付月　能自樂鐘鳴不閉　心松風助齒齶

贈儒術馬菊庄并引

菊庄馬君縣文乃淮海之秀士也驕人墨客甚佳之扶範圍之學流寓金陵一日携詩過訪為書一律少見江湖歲寒耳

種菊吟詩道味全　四時長是菊花天　成名萬古為詩品　元傳于今號菊仙　君負長材雖建鄴　我羈寸祿客金淵　八田縱得三千頃　爭似君平賣卜錢

春感

一樹緗葩不忍看　料伊天際獨凭闌　欲知无限傷情處　滿低春心豈未乾

可笑

寥無隨輩續三章　議論中間字字香　南海一詩多寓意　就中窺切有餘芳

水災行

丁亥六月十八日霖潦大作蘊湖常秀與溧陽圩田禾苗悉為水毀黎民絕食溴舟衛尾過江乞食于中州司管賦此

丁亥六月十九日此日立秋〻葉碧連宵洶〻雨滂沱萬頃圩田盡作河高田淂些禾倍出低田不能收一粒只今斗米值萬錢縱有金珠无處覓哀我田失遭此荒蕪湖富戶吃糟糠富戶吃糠犹可為貧民山中掘野蘼君不見小舟纍纍若魚貫奔入中原乞飯梳中原有客念尔飢餘鋪剩粟悉與之飢民〻〻心勿欺尔今飽後當自思不是中原多米麦淅西无術療尔飢

試筆

水鏡行軒筆似椽醒揮醉掃淂相兼墨污衫袖翻鴉黑紙落雲烟發筆鋒從横未謙偕懷素放蕩還同白玉蟾一從梦淂他陽墨就步江淹〻
自謙

秋至

秋思无消遣從来不下棋汲泉烹建茗對月論唐詩更羨陶潛醉從教宋玉悲雨中尊菜美此意有誰知
立秋戊子七月初六日

報道南國景物由楼頭新月挂銀鈎懸閑河溪淒景會未見梧桐一葉收梦裏不知身似客尧来方信夜来秋遠情水鏡清如許門外依然几曲流

水鏡

水鏡秋来後寒光分外明青天磨不盡神筆画雖成風月吟情足琪嵐帰路平一般閑富貴不肯讓公卿

姑蘇長老以詩恵茶次韵奉酬

一紙親書到微茫水國賒不煩霜後橘先寄雨前茶石鼎烹新火銀濤慢煮卓枯腸搜未遍已尧筆生花

白鷗

江上白鷗居身輕入太虛清標從古瘦非為食尤魚

北望

公餘信步上琪楼雲淡天低萬里秋遠望神州烟霧裏夕陽紅處是瓜州

賞心亭妓宴

冷落孤烟晚照斜凭高撫幾暗銷魂休嗟淮水
東頭月且聽飛瓊勸一樽

晚眺

極目高樓四望賒西風颯々動胡笳遥看水遠
孤村處无限殘陽送暮鴉

金山寺

金山突兀列窓軒四面雲濤襯画船烟水模糊
迷佛國風雲彷彿隔青天鍾声響處魚龍避泉
眼通時海井穿吟罷倚闌江北望淮頭處々息
峰烟

贈溧陽表背梅生

正直端方表御屏群書滿巻日相親慣裁翰苑
宣麻紙曾緻都堂拜相綾古史凡經標目錄新
詩長為出精神更煩懇損江南画作我書窓枕
曲肱

送廣德路同知蕭友山

漢後君家得正傳論功久合台躔詩番淮海文

章富名重山東道豪全好去朝中居[illegible][illegible]暫来
江左治桐川年來廢却雲萍錄他日相逢誦此
篇　祖

戒僕

南圃吟詩處鈎簾對遠山野花常自落啼鳥不
曾閑自恍疎迎接何嘗絶往還詩翁任来往門
鑰不須関

初秋

萬里青天一鴈飛黄蘆白葦顫斜暉関川猶自
熾秋暑昨夜淮頭換裌衣

南園越女

金杏墻頭竹粉消柳陰々下水平橋鳳簫貼出
尖新字鬟影低垂品々么

秋閨

團扇初隨碧簟收画簾歸燕尚遲留閑將弄影
穿明月笑捲流螢說早秋

七夕

兩過涼生枕簟秋玉人乞巧會粧樓未將彩線

穿針孔先隔珠簾望玉鉤

鳳凰臺重登

獨上高臺望帝鄉石麟無語草茫茫重來只見淮東水不把閑愁付夕陽

又

龍爭虎戰舊江山潮打空城指頹間見說丽華沉井處石痕猶帶鷓鴣天

西風

西風一夜過長郊吹透孤松野雀巢荷減翠時黯雨蕭柳添黃處脫枯梢不煩紅袖揮紈扇頓有新詩作故交水繞池邊秋留貴夫容十頃尽開苞

蘇民并引

予丁亥秋溧陽之任蓋余困乃金陵之上邑也至元丙子歲陞為溧州繼淺為溧陽府又從而陞為溧陽路凡科數和雇和買却與饒信建康一体應辦以致民力凋瘵本路府判吉祐之陳言乞依舊為縣隸建康路管領似望官民兩便在後展轉行下依覆未蒙定奪庚寅春予回公到省以常州路宜興縣嘉興路華亭縣留石戶計皆浮于溧陽之上亦止陞為散府是乞合元將溧陽路改作孤州少蘇民力已蒙准呈入參議咨未妥從否先賦此篇以侍解戒云耳

溧陽風土類淮頭古頭金陵接上游雖陞一路猶如縣力上三章乞改州不待折腰歸几曲故里名地便尋故事賦三休老夫若有從人意民嗔民憂淨少瘳

試筆

薄宦金困久常同僧道覲此來為遠家歸去作閑人豈羨朱門貴何憂白髮貧吟餘揮帉帖水鏡愈精神

雁字

一夜西風一夜寒翻鴉亂桑滿長安送天印出

書室雁好似張顛字一般

光陰　戊子

去年一路稻花開今歲秋成社又來意外日光
飛野馬竹根水活長蒼苔休誇列鼎鳴鐘貴寧
免朝烏夜兔催惺眼梅花飄溧水想陽律管又
吹灰

靚稼

西成萬室慶秋收一望黃雲作勝遊不特出郊
沽社酒更携詩友訪清幽

石頭城

石頭據險昔人城斷壟連山接杳冥豪傑盡隨
流水去年年江上草青青

又

霸業回頭一笑空山河千古送英雄眼前几許
興亡事盡在秦淮落照中

寒光亭在江東溧陽三塔院歲月浸久今
無之矣唯存廢基砌礎草莽而已騷人
墨客登覽之餘可勝感慨即席賦草亦

韵得遮字

連天接水送青蛇怨入王孫似可嗟薊北茫茫
青塚茂江東苒苒暮雲遮歲烟帶雨燕城暗傍
砌侵堦夕照斜野火可憐燒萬頃一絲赤雨又
萌芽

暮秋

曉節堂前碧澗通南園倏忽老西風經旬不到
茅家墅葉落新添一絲紅

上雪樓程侍御

王立清臺吐膽肝高風凜凜襲人寒裂山摧岳
詞臣筆觸佞除奸獬豸冠翰苑十年刪野史雪
樓千古號清官倘憐遠宦飄零客勝獲金爐九
轉丹

九月十五日　戊子

獵獵西風吹帽斜騎驢閑引野僧家莫言草舍
无紅袖試看籬邊有菊花憶昔道峯書夢記如
今江右聽胡笳吟餘束起如椽筆水繞归來學
種瓜

水鏡

水鏡澄澄浸素秋就中富貴抵封侯晚来天卷
紅霞散万頃玻璨瓓不收

農家

田夫有話向誰言麦飯蒔蒔野菜羹半頃薄田
憂户役近来賤貴與人家

戊子中秋

萬里天衢夜不扃婆娑樹下有蟾兲庚六樓上
詩千首水鏡池邊玉一巵去歲辞家登古道此
宵對月撫余思故園若桂應無恙見説秋来分
外馨

再賦

去年此日離棋川昔舊般勤別馬前歸路寸步
如千里倐忽中秋又一年筆愁無招奸吏如句
家常淂野僧編閑歸行李輕如雨沿路吟吟詩有
一船

望淮樓

向晚登樓望遠山浮雲盡處是長安無詩可説

淮頭事獨倚西風十二闋

附録并引

洪内相邁字景盧饒州人尝中詞科入
從出籓在翰苑最久慶元间嘗有表
云孤平一介遭值四朝叨科第于紹
興乙丑之春正趣索于乾道丁亥之
歲虎太上議堂之詔啟孝園嗣國之
謨有夷堅志及容齋随筆續筆至五
筆予非角持螢閱随筆内一則吳激
小詞云先公在燕山赴北人張總侍
御家集出侍兒佐酒中有一人意狀
摧抑可憐扣其故乃宣和殿小宮姬
也坐客翰林學士吳激賦長短句紀
之聞者揮涕詞寄人月圓云南朝千
古傷心地還唱後庭花旧時王謝堂
前燕子飛向誰家恍然相遇仙姿勝
雪雲髻堆鴉江州司馬青衫淚濕同
是天涯激字彦高米元章婿也徽宗

朝光翰林苑直學士又春從天上來海角飄零之詞亦彥高所作也其人月圓一詞除容齋隨筆所載于自州前已來未嘗見人拳似自歸附之後有中州士大夫或書于郵舍之壁或歌于樽俎之間始信隨筆所言不謬矣其詞中所謂雲鬟推髻者自漢唐及宋中外士女無問高下皆一体梳宮髻雲鬟蟬鬢靖康間徽宗被囚之後中原仕女悉效從金服飾梳粧雲鬟者已無之矣因筆戲書一絶以紀婦人衣粧之承襲云

越女吳姬不解愁鬟〻雲鬟罷梁州雲鬟倒呼要体樣如今都學緊梳頭

天台山

髲髻天台隱石橋風烟高處露遥眺就中有路通車馬此外無山礙斗牛萬壑時聞泉韵響半空常有磬声幽老僧說適天台許我來生可剃頭

白露

一夜西風掃敗荷井梧淅瀝葉辭柯蹊君疫處青娥會裂葉紅時白露多水鏡三年為楚客張騫几度泛天河田頭父老勸新酒更說今年好晚禾

中秋席上贈歌姬

珠履金蓮細釵横玉鳳凰樓簾邀夜月開宴出紅粧玉笋敲檀板櫻唇破海棠月斜人欲散餘韵尚悠揚

豪飲

艷質風流說玳筵吟詩賭酒索圍拳年來事〻多情懶只有樽前似少年

太湖

画圖詩句總相宜賀老當年作品題好是素秋明月上鏡中一萬頃玻瓈

秋江遠眺

移舟買酒過菰蒲北望揚州有若無雁字欲書

興廢事長天無語接平蕪

寒露

昨夜西風急朝來物象舒正當寒露節偏稱野人居水繞清如許宵濤勢若書黃花紅葉外看我坐茅廬

淮河

一片黃河兩角秋西風獵獵過淮頭當年戰骨消磨盡只有長江不斷流

次虎丘山劍池韻

蒼蒼古木擁高樓劍跡依然石半留試問虎丘山上月古今幾度照蘇州

小春

橘綠橙黃紅葉少海棠無奈小春何猶去幾點燕支開閒到南園第一叢

試墨

閑來試墨仿蘭亭得句清新滿晚唐竹几暗坐龍尾潤筆鋒微帶麝臍香庭桂膠法燒魚剤岩客烟煤點漆光水鏡吟豪多得助一齊收拾付

詩囊

南園記筆

公餘不省利名書每到南園輒賦詩意外烟霞常自得胸中水鏡本無私從他愛把銀燒鐵信我能調藥染髭七寸筆同三尺劍就中亭有幾人知

己丑春廬氏總管李壽卿公出溧陽酒边

稱頌

尚書省椽王貞卿父母俱在堂齊年八十乃人之罕有者囑予即席賦詩以詠其美

見說靈椿萱兩枝貞卿宜掛老來衣一從教子人間有八十雙親世上稀

遣興

筆法新來分外清呼童洗硯遣餘情好詩每向無心得戲墨時于信手成醉裏草書前赤壁燈前細讀短檠行新蔬果未炊香飯石鼎茶細苗細烹

公餘日課

萍梗江湖上勞生不暫停客塵今古道秋梦嶢
長亭水鏡清无滓天衢夜不扃如何供日課寫
字誦黄庭

秋興

棲鳳枝頭落葉黄漂陽新鴈已成行尚園莫許
无佳致梨葉紅時秋興長
天水鐵對月 戊子小春

昨夜新霜釀曉晴晚霞入海耀南閩可憐天際
鄉関月也到金甌照旅人

閩中謀

麟却農原為戰伍漁樵无計望升平近聞闢地
抖銀謀還有英雄作火評

立春日賞紅梅

昨夜東風轉斗杓陌頭楊柳雪後消晚來一樹
如繁杏間向孤村隔小橋應是化工嬿粉瘦故
將顏色助花嬌青枝綠葉何須辨萬卉叢中奪
錦標

懷古

金陵古號帝王州盡日長江不斷流甲馬如山
今羽化城壕似鐵只空休千年天塹猶平地六
代宸宮盡土丘昨夜秦淮新鴈過壯懷客裏始
驚秋

又

鳳凰臺上鳳皇遊一水中分白鷺洲古寺曾經
天子幸此詩知是謫仙留晉帖龍蛇猶任紙恭
棲珠翠已无休笑元戊子重登覧多少英雄白
了頭

評史

從古于今九建節文英武烈足規模與亡自古
皆天理非是前朝不丈夫

崇玄道院徒任軒韵

占得金鰲山上山就中景物與天寬日高翠麓
神仙過夜半虎磬列宿寒自有佛泉通水鏡 春興
山大 為泉 叟无邪氣礙侵境老夫移此山中擻要使
龍蛇想獲安

再賦灣字韵

枕江獨秀號春山新建琳宮鎮碧環掛眼烟霞圖画裏闌淡楼閣紫雲间玄狭戲掬清泉飲隐士常同白鹿閑水鏡顔為林下客憑君添我釣松湾

金山寺

江濤滚：獲袈裟擁出金山一逕斜門前古木碍新月塔尾風幡麥暮霞水鏡揮成千佛閣曉鐘催起萬休鴉望中霧色微分處隐：揚州十萬家

筆硯

常將筆硯賦吟情吟得南園物：灵掃盡許来三百幅何時會寫換鵞経

南楼

向晚西風入翠微西楼一陣透斜暉寒蟬底事聲凄切催得飛鴉打陣歸

蘇堤秋宴

湖上秋来景物清天容緑橘间黄橙一壺水鏡清无際萬頃秋光静不轟新雁數行书草帖画船相共吹笙瑛奴倡得歌喉穩倒棹秋蟬勸玉觥

又

南北交峯鎖翠雲藏楼閣帯烟輕欲凋楊柳猶貪舞半破夫容未老成波底画橋天上動湖邊珠翠鏡中行水晶萬頃浮波面照出孤山分外清

又

誰築長堤壯錦城東坡千古得佳名棲霜夾岸同丹桔水鏡迴廻數月明白酒黄柑呼妓唱紅螺紫蟹就船烹我来祗賦西湖水還有高人鑒此情

閨情

嘆尖芽樓濕燕尖繡出相思一首詩綉到相思情極處天涯得粉可曾知

端陽新月

五月初三後天網夜不高遥看一痕月掐破楚

天青

棋嵐小景

沙堤九曲接郊原寫字樓臺傍水軒不個池塘
魚極樂捲簾廳院燕支思道峰一直迎窗戶棋
水三迴透竹園月白風清誰是侶西江水鏡相
山元

戊子臘雪

海闊雲濃凍未收滿天和氣到皇州幾多粉蝶
穿粘樹一點紅塵不礙眸水鏡憁橫梅印月畫
簾几漏沁懸鈎釀成四海豐亦兆軍餉氏安百
不憂

又

同雲一色覆郊垌零亂長空布粉霙門巷轉頭
樓忽白兒童拍手哄還驚竹林何曾千鈞重池
面山來一羽輕皓雀中宵迷夜月西湖水鏡不
勝清

又

四野寒雲攪不開六花飄墜舞徘徊一池水鏡尤

織翳萬里紅塵絕點埃柳絮渾疑春思老夜窗
驚許月華來生涯漸入東風裏二麥如苗處處
開

守歲戊子

餞臘餘酥又報春風光大半到南閩棋川兒女
團欒處應說金困薄宦人

己丑鞭春

塑出泥牛春信回隨作五彩應時開田頭父老
推犁把天下公侯侯管灰偷寒送暖來門去搶
脚爭頭向上來水鏡今亦多利市春幡雪柳滿
攢鬢

余囦南圃

信國魯居此掌兵老夫流寓可逃名門闌竹石
如詩淡水鏡池塘類月明就買田園資老小更
狀村僕作家丁棋嵐風月終无恙何必區區問
戰征

暮春

南圃紅鋪綠又肥連宵風雨怯春衣曉來江漲

柴門外夜半山尖杜宇啼麦浪翻：翻細绿柳
彿裳：閑高飛客中寫此堪人事盡付家僮帶
去歸

己丑清明

自小江湖習簡編墓田壠：在臨川十年福建
還兵火兩度江淮遇禁烟莫許兄家寒食客識
如得道地仙杜鵑不必多言語已買江東二
頃田

三月三十日賦楊花

簾几溜花懸鈎醸成四海豐年兆軍飽民安百
不覓

又

同雲一色覆郊垌零亂長空布粉霙門巷轉頭
楼忽白兒童怕手哄還驚竹林何曾千鈞重池
面由來一羽輕皓雀中宵迷夜月西湖水鏡不
勝清

又

四野寒雲攪不開六花飄墜舞徘徊一池水鏡尤

織翳萬里紅塵絶點埃柳絮渾疑春思老夜窓
鶯語月華來生涯漸入東風裏二麦如苗處：
鬧

守歲 戊子

餞臘餘酥又報春風光大半到南閩撫川兒女
團欒處應說金閨薄宦人

己丑鞭春

塑出泥牛春信回隨他五彩應時開田頭父老
推犁把天下公侯：管厌偷寒送暖來門去搶

顛狂隨蝶飄池館尖巧同風入洞房今日似知
春欲去天涯條繞餞東皇

自遣 竟夫今

閑中筆研養精神水鏡長同天地春休許未全
貪賤樂也能康濟自家身

新月

遥望城頭若一彎清光未滿已堪觀不知天上
何年有底意金閨獨自看水鏡揮毫先賦此庭
樓鳴飲未成歡嬋娟三日便成魄我欲乘風入

嵓寒

冬至用草堂韻 戊子年子時冬至

子年子月子時催〻渇江東春信来重尋彩筆

賡詩句一任香膏地燭灰水鏡潜忻千里夌西

湖嵩羨萬株梅太平春自無形像祇聽人间勸

酒巵

又 己丑

瞬息光陰不待催金回又見一陽来繡工剩剌

三廻線古鏡多燒一篆灰元地春回舒化日圈

林雪霽見真梅沙堤細柳润春眼萬國迎春鸞

壽巵

己丑正月二十日雪

紛〻糝玉若琳琅萬里江山色果常嘆玉梅英

飄賦粉藏金柳眼弄輕黄中宵竹圃琅玕折向

曉水壹水鏡光遙望太湖三萬頃绝憐一葉小

漁航

戊子己丑庚寅元宵下雪戯作

聳翠鰲山棲漢霄年〻此際六花飄萬家簾幙

闹燈火一色彤雲翳斗杓是處園林粧雪柳金

笛呼鼓飲葱椒里橋火樹瑶花落片〻飛来上

水消

正月十六日雪霽庚寅

萬里官隆午夜同皓然天地玉壹中元宵已報

梅花信入夜還飄柳絮花銀箭催殘春漏短瑛

枝壓破小桃紅曉来生意乾坤大四海春風棒

日曈

春雨一月戯作

一春花柳半沉埋深院霏〻桦燕叙四野濃雲

霾麗日三旬夜雨滴空堦烘晴乖杏燕夫滴根

翼鴛央錦翅乖欲向東郊試油壁阿那還背為

擠排

重過玉山縣

玉山一塔插青天紫樹蒼藤鎖翠烟懷玉山人

今已矣大年文譽尚依然楊億字大年祖文逸

逸夢一羽衣白稱懷玉山宰王山億生之久文

詩送来弟章河泉知玉山人覓而億生億後有

奥我思祖德洋沾衣縣斎縣云懷玉烟霞特武

製錦普遺覺庭樹蔵

宸長旧潮彭澤公田今已廢逸東邑子半虛非

洋亭送別顆四首
籍在金明未得歸
送邵武經歷郭器之榮歸
甘棠遺愛滿樵川畫道君如召杜賢耆老不須
晉秩任皇恩止許依〻年來秋客路多紅葉清
儉行粮秖奉錢別後燕春山上月應隨文旆去
朝天
上福建閩縣按察留耕曾僉事
攬轡巡行致太平好施大手試經綸霜威閩海
皆知姓清譽人間總道賢〻傑一門名四海弟兄
三人俱有能声
号一門三杰
六巖兩字重千鈞還知部屬民
嗟怨〻道無錢買課銀
再績福建唐祠山紅字夢中作
予丁亥春客福唐嘗過九仙烏石山拜
謁
祠山因繼壁間紅字韻絕句庚寅秋因
公還想一〻夕夢与陳蘭心復到祠下
仍繼壁間前韵覺而書之紀歲月
吳天樓閣接長安千里江山入座中一〻自落霞

翻海後更无人押壁間紅
旧題云秦差墊誇晴
空万古灵山占此中
玉磬晚朝天州水
落霞翻海浪花紅
樵嵐九曲
水鏡軒窓面〻山幾多風月任其間歸來問有
如何樂清夜安眠白晝閑
庚寅冬至
樵嵐歸興有詩催春去田鞭作伴來一氣陽生
舒日暴萬方暖律報葭灰人间未雪迎新臘天
下光春占早梅水鏡歸來開小酌頻呼兒女覆
金盃
自頌
興來俯仰邀明月筆健從橫掃古詩水鏡此情
真隱叟被人對喚作同知
贈星命徐竹亭二首
竹亭徐君携詩二篇過我議論星命誘
予赴功趋事進以超猟噎功名富貴
乃金枷玉鎖北印漢塚烏江楚廟水
鏡識破此理不貞掩梟一〻咲耳予所

愛者棄置人間事眠雲臥月釣雨耕烟以樂天年而已豈羨區區一品而自取馳驅拘縛那等筆奉酹六韵以贈竹亭之行

不問窮通試問君斗牛烟畔有何人莫言官祿宫中事使罰扁州訪水濱

又

湖海清幽號竹亭此君直節滑高名渭川湘浦多烟雨我欲垂鈎遇此生

寄建康竹蔓石塘吳都事

贊畫烏臺第一人江西宗派擅文聲石塘有水明如鏡判筆無私見若神根本一爐來建鄴廿棠千頃在安仁（曾在安仁縣政民甚愛之）事他時事業沖霄漢須記相逢寓七閩

水竹軒乃予退居之所政與熙春棋嵐相隣朝暮之間雲烟變態四時之景氣象萬千其画不吟咏之所不能畫者皆致我書窓几席之間因賦棋嵐間居水竹軒十字韵十首邀好事者和之

水鏡滑閒居修竹蔭軒廡棋嵐城市外迥有山林趣幽窓宜習靜孤坐忘百慮風枝碎韵秋寒葉更飛雨絲來息斧走即此成燕處道勝物自輕杖筆皆糞土

二

環溪數百竿幽獨伴清廡木榻予獻居雅有瀟湘趣倦遊還故廬便靜忘俗慮此君二美并宜交六冥雨向來隱七賢今者吾獨處昨夜龍孫織織争出土

三

休官遠市朝何心羨公廡修竹遶清泉幽絶樂真趣靜坐入精微閑心無雜慮浮閑仍居此足可蔽風雨生計在桑麻天意必能處早晚課家僮勤灌園中土

四

一掩樓熙春九曲抱深廡靜有山水樂實無烟霞趣終日聊娛憂度歲可消慮澄潭俯幽鑑

苴節滔秋雨悠然心事遺世與麋鹿處因嗟舉
門人朽骨髮荒土

五

客勝出小軒野與厭廊廡潺潺水竹幽寓此得
佳趣憂道輕黃金身外何足慮水鏡瑩無塵竹
圃自烟雨幽栖雖寡徒筆硯可同處更喜芋區
旁尚有種瓜土

六

深居絶送迎薜逕荒門廡幽池若鏡明林壑多
雅趣水竹小洞天翛然散孤慮閑存天地心猶
出聽夜雨小閣餘一老此意能自處飽飯樂天
年何必首陽土

七

紅日耀東窗幽竹蔽西廡隱几自忘機永晝得
閑趣出閑尚風塵藏拙消萬慮碧藻集雖鮮翠
篠洗新雨憩此與无窮心期得幽處卜居棋嵐
門曲逕非曠土

人迹罕有到敢壁依頹廡竹逕長蒼苔杖履宜
涉趣遠碧挂窗標釣篋可忘慮水寒浸明月竹
窗藏細雨歸來隱玆軒古史可想處門外柳成
陰憩愧沙堤土

九

閑居琢故人燕雀喧亭廡俯視水竹閑欣然得
悠趣氷雪映襟懷塵烟无足慮襲襲生仁風蕭
蕭作暮雨月來動吟興開戶與區處詩成天地
寬吟筆勝守土

十

郊居景翛然清幽隱林廡薜蘿依墻生倍有田
園趣且　淵明詩何必蘇秦慮水竹本清洲時
復過小雨幽絶勝高僧孤懷數野處新種武夷
松雅称棋嵐土

辛卯春旱三月廿六日夜春雨截作

三更霖雨喜已到一半井泉猶尚枯孤桃莫辭
終夜聽一春已是五旬无

七臺山夢中作并引

邵武七臺山距古樵僅百里山有七級
磅礴于邵武汀劍三州之境福有福
唐劉聖者居之著後虎豹封真濟慧
應大師居民建祠但為千居官以來
之溧陽以上書陳言閩間病民弊事
庚寅秋為因公還樵甚欲一到酧答
心香冗奪未果冬仲二十五日夜登
其山瞻礼之餘天宇豁然臨軒凝眺
峯巒礼比萬里風雲一日可了回观

東北落霞爛然上下天光澄輝千里
遙想浦陽故居其下覽景興懷賦詩
一律聞僧借筆擬書于素壁之間風
號古木頃然驚悟乃坐蒲團擁地爐
兀睡于樵嵐草舍中方知所見乃夢
也側聞樵樓夜已三鼓矣所賦之詩
歷歷能記因舉筆就書封寄送舊佛地
以為異日之榮觀耳至元庚寅冬仲
二十九日夜水鏡元湛書于樵嵐福

山道院

路入穹蒼草木芳尋盡偕便一還鄉山橫萬疊
如丹翠地跨三州若小航伏虎當年人已見齋
僧今日飯猶香登臨休說三山近爛錦霞邊是
溧陽

熙春小景

一逕樵嵐入翠微紫藤紅樹靄霏盡禽也學如
簧語唱得春山笋蕨肥

己丑秋楊州懷古

閑登此地憶隋朝昔日迷樓今上此古澗尚存
獅子口荒池常浮鳳釵頭笙簫聲逐秋風去歌
舞人隨薤露休千里汴堤連塞草錦帆不復掛
龍舟揚帝時浙人項昇進新宮圖帝覽之令揚州依圖營建既成帝幸之曰使真仙遊此亦當自迷乃今名迷樓

題閣學何公月湖文集并引

予祖居撫之崇仁本邑藏一閣輸陳公
以居月湖西麓相近古樟之下予少
年嘗學于茲雲輪之後至元庚寅歲

予想川偶得月湖文集乃天堂移牒
所需之本集尾有月湖侄萍鄉宰書
識可驗披閱之餘不免感慨就書一
律以紀歲月云耳

此書魯到天堂來水鏡衾朝試展開馬蹄黃塵
昏宇宙同已青史墜風埃尚存魯璧三車字猶
勝秦坑一聚灰百有餘年鄉國事重逢想水亦
奇哉

郊行

夜來一雨洗桃花向曉東郊景物賒遠近酒旗
招過客淺深紅杏簇人家樹藏古寺茶烟渺水
遶孤村竹逕斜喚酒携魚深巷去閑中水鏡樂
年華

登平翠樓晚眺

崔嵬樓閣景飛雲此景僧繇模不成列岫縱橫
環翠麓湍流洶湧接灘聲西風搖落秋林瘦白
鳥斜飛夕照明平翠樓高宜晚眺暮鴉啼散轉
孤城

歸興

一秋何必說西湖故里田園樂有餘碧眼奚奴
收藥草剪囊隨吾返吾廬

九月十五乃予始生是日訪雲峯古刹以
避囂喧就廣漢陽太守吳公賢良韵作辛
歲

一逕羊腸曲更微猶勝宦路踐危机雲藏古寺
鍾聲近烟鎖嵐光遶岫稀松頂霍來枯榦立小
腰僧帶夕陽歸閑來避俗同遊此安頓平生俯
仰非

想嵐隱居

草色自侵黛山莊帶郭田想嵐鼓翠麓水鏡印
青天九曲隨春漲孤舟任畫眠鄰翁來往浙猶
欠買銀錢

范文正公饒州治政事宣

憶昔雷轟薦福碑范文正公坐朋黨出知饒州冷齋夜話云公守饒日有書生獻詩甚工自言平日未嘗飽時歐陽率更薦福字碑墨本直千錢文正為打千本使售京師紙墨已具一夕雷擊碎其碑東城詩一夕雷轟荐福碑也祠堂頌德何新詩

錢川歲貢新茶十萬斤民甚患之文正領郡日奉表乞免上從之詩人李深題文正祠堂云一章奏免貢新茶惠及饒民萬家遺當年一依老至今懷德政為余談此舉皆嗟

蕪民表落在都陽天下知

熙春山會景福地

環碧江山入座中雨賜應詩無窮祥光

影裡金鰲上俯視人間曉日紅

上福建閩海廣訪弘道趙僉事

江淅能聲四海知人欽恩命下龍墀為憲閩縣

海夷尤酷故遣皇華節重持攬轡澄清行閩[illegible]

觀風問俗恤民瘼頒公大展經綸手細聽民歌

德政詩

治政

善醫民瘼有真方俊傑嘉言滿世香千古蕭曹

刀筆吏〻能全不在文章

磨鐵

當時德化及漢熊輕利安民欲舜堯何咲治書

權萬紀只言銀發在宣饒按通鑑所載唐太宗朝有治書侍御權萬紀獻言宣饒二州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上曰朕貴為天子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佳言可以利民耳與其多得數百萬緡何如賢十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而專言稅銀之利昔堯舜抵璧于山投珠于谷漢之桓靈乃聚財為私藏卿欲以桓靈俟我耶遂黜使還家

癖習

竹窓試筆畫梅花石銚煎湯煮草茶別是一般

清意味不堪說與五侯家

水鏡竹藏

家住臨川村學堂小作逃難在閩鄉當詩有味

功名小萬事無心歲月長種芋栽茄兒女飽抄

書堪嘆古今忙秋來想水清如鏡廿與妻孥老

釣航

余祖始水鏡公宦溧陽時著余因集仍梓為後

經兵火几于泯矣六世祖道泰公授而復之正

統間板又厥燬迄今僅存一二怏余因謂兄輔

堂與其弟善曰吾輩遊庠學予業先人之

諸將述大之使祖有芙弗傳責罰辭為余同精

校之俾重梓以為家庭訓廣于金國之集復續

于後道泰公對揚之孝得貽于無窮云

水鏡公詩集卷終

水鏡集一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元元淮撰淮字國泉號水鏡臨川人至元初以軍功顯於閩官至溧陽路總管是編一名金囦集囦古淵字與仇遠金淵集同名葢遠亦嘗官溧陽教授均取義於投金瀨耳其詩有擊壤集之風而理趣不逮視遠詩則不可同日語矣